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雜史

二十五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第二十五册目錄（總第86册）

左京大夫氏政
上総介氏真
氏真來奔
修好謙信
義勝逃歸
父松豊前守
鼇頭標記
與武田氏構難
元亀二年
從五位上侍從
小笠原與八郎
秋山伯耆守
菅沼新八郎
青山喜大夫
山縣三郎兵衛
信長不來援
去歲之勞謂姉川之役有功勞

日本外史卷十九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初信長深畏武田信玄事之甚謹而信玄常欲西其兵
議曰信長使家康當我而自取易取之地以致強大今
先獲家康則信長隨手而亡當是時與信玄勍敵者唯
有北條氏康及越後國主上杉謙信是歲冬氏康卒子
氏政立請和於信玄信玄以其仇今川氏真難之使氏
政殺之以表意氏真懼航海來奔大夫給以邑善遇之
氏真素與謙信通好勸大夫修幣爲謙信喜答之約夾
攻信玄大夫異父弟久松義勝質駿河數年爲信玄所
奪幽于甲斐至是逃出蹈雪而歸足指皆墮大夫厚視
之信玄於是決意絕我而德川氏與武田氏始構難矣
二年正月大夫進從五位上遷侍從二月信玄入遠江
三月攻高天神小笠原長忠堅守乃引兵去令其將秋
山晴近侵東參河招降三族獨菅沼定盈不降四月參
河諸城多陷我民叛應信玄欲襲岡崎侍從遣青山忠
門擊平之忠門戰死侍從出陣于吉田遣兵擊信玄將
山縣昌景走之信長聞我與信玄交兵甚危之而不敢
來援使人來言曰聞信玄數侵貴國某當赴援以報去
歲之勞而以西事殷未之果也顧濱松當敵衝宜避徙
岡崎侍從謝曰某請徐計之使者出侍從笑謂近臣曰

去此當蹋折刀劍
三年
謙信爲聲援
内藤三左衛門
大久保七郎右衛門
鼇頭標記
本多平八郎
截蜻蛉
刎軍之間信成軍與甲斐軍之間也
過分者二
伊奈四郎勝頼
馬場美濃守
備中守清善
信長遣將來援
佐久間右衛門佐
平手甚左衛門

吾而去此當蹋折刀劍不復用焉信玄何足畏哉十二
月信玄兵侵吉田楡木侍從自將拒之不敢戰而罷三
年正月侍從入駿河三月上杉謙信將兵入信濃以爲
我聲援十月信玄將兵三萬餘來侵拔鞆飯田二城陣
于袋井見附内藤信成大久保忠世將四千人至西島
與信玄遇信玄曰敵兵輕出勿使一人還麾兵來逼信
成曰濱松八千之兵其半在於此而衆寡不敵一敗塗
地也何以再戰乃退侍從聞前鋒危自出陣馬籠使本
多忠勝率精騎往援之忠勝至一言坂信成等欲退甲
斐兵尾之結而不解忠勝善用槍所愛一槍名曰截蜻
蛉於是忠勝戴鹿角冑提截蜻蛉單騎馳入兩軍之間
兩軍乃開於是收兵而退命卒積薪坂頭而伏銃其側敵
至銃發火起敵不能復尾時我兵多蒙唐首信長所貽
也甲斐人爲之語曰家康有過分者二唐首也平八也
已而信玄遣其子勝頼等攻二股馬場信房備我援路
侍從赴援渡天龍河不敢戰歸敵結筏河上以絕城汲
道守將致城收入濱松我諸城多叛降信玄信玄合兵
逼濱松乃令松平清善往拒宇津山濱松諸將勸請援
於織田氏侍從不欲之諸將曰信長富五倍於我而連
請我援我以二國抗強敵未嘗請援今而一請何不可
也侍從從之十一月信長乃遣佐久間信盛平手汎秀
等來援相持踰月十二月信玄部兵四萬陣于三形原

點注標記

信盛牽衣諫
三形原之役
鳥居四郎右衛門
命將挑戰
渡部半藏後忠右衛門
大久保治右衛門
柴田七九郎
石川伯耆守
榊原小平太
小山田備中守
酒井左衛門尉
大須賀五郎左衛門
我軍大敗
松伊守家忠
成瀨藤藏
本多肥後守
安藤木工助
夏目四郎右衛門
槍鐵策馬
畔柳助九郎
正吉代死

縱火濱松城外。侍從怒。欲出擊之。信盛牽其衣諫曰。寡君戒臣等曰。信玄老將也。其兵精強。天下無敵。德川欲出戰。汝當固止之。侍從曰。嚮信玄入小田原。遊擊其門而氏康不出。世傳以嗤之。今敵踏藉我城下。而不敢發一矢。非丈夫也。果然則吾當削髮披緇耳。諸將固諫而止。二十二日。信玄退入井伊谷。侍從遂北出陣三形原。日已晡。分兵八千。為九隊。遣鳥居忠廣往覘敵狀。返報曰。信玄返軍而來。陣堅勢銳。戰必不利。請速收兵。侍從不聽。更使渡部守綱往。亦報曰。勿與戰。侍從叱曰。人入我室。蹴我枕。猶有臥而不較者哉。命大久保忠佐。柴田康忠往挑戰。守綱止之。不肯。而馳與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榊原康政。共擊敵將小山田昌行。走之。侍從以麾下與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擊山縣昌景。亦走之。追北而進。勝賴與馬場信房。自傍進逼我麾下。昌景昌行皆返之。信玄自縱奇兵。橫擊我軍。軍亂。信玄乃鼓全軍而徐進。山岳為震。我軍終大敗。信盛走。汎秀死。數正與松平家忠止戰。不支。侍從切齒。口出沫。厲衆返擊。成瀨正義本多忠眞。安藤基能。鳥居忠廣等。死者凡二百餘人。敵兵益逼。侍從自度不脫。欲返決死。士多喪馬。步從夏目正吉在濱松。聞急馳至。諫曰。勝敗常事耳。此非大將授命之日。君第速走。臣請代焉。乃扣其馬南向。以槍鐵策馬。馬走。正吉呼畔柳武重曰。子以我君免。武重欲止。共

日本外史　卷之十九　〇廿三

點注標記

高木九助
髠首貫刀
為尾張人所沮
尾張人謂信盛等
都築宗左衛門
秀綱妻煮粥
開門酣睡
鳥居彥右衛門
本多作左衛門
重次儲糧仗
天野三郎兵衛
兵何強項
石川日向守
富永討敵
富永孫太夫
北首俯南首仰
德川氏之兵向北進戰無一背於敵
而走者故死尸俯
而倒者首在北仰
而倒者首在南
天正元年

死。正吉揮而去之。自奮槍拒敵。苦戰而死。侍從得間而走。使忠世樹旗于犀崖。以收敗軍。敵以為大將。爭赴之。侍從因得達城。城門闔。武重大呼曰。君歸矣。盍開。開而入。一城聞敗大擾。高木廣正得一髠首。而還。侍從命貫之刀鋒。徇曰。兩軍鬭亂。吾獲信玄矣。衆乃定。侍從下馬杖槍慨然謂從者曰。吾恨為尾張人所沮。戰失其時。乃取此挫衄矣。取腰間扇。以賜武重。都築秀綱妻豫煮粥以犒士卒。賜之衣服。時已昏。或請闔門。侍從曰。後者安歸。且示敵怯。非計也。命開諸門。篝火。而自飽食酣睡鼻息如雷。敵方追北。逼城見門開。恐其有伏兵。不敢入。鳥居元忠渡部守綱等三百人。出門而戰。敗兵自敵軍後譟而還。信玄乃退舍。忠世康政行破敵兵入城。本多重次喪馬。殪敵一騎。奪其馬還。初重次多儲糧仗。於是衆賴以安焉。侍從召諸將議守禦。忠世曰。敵新勝。當挫其鋒以振我軍氣。侍從然之。收城內銃手得十六人。以忠世及天野康景將之。五更登犀崖。亂射甲斐營。營亂。多陷谷死。信玄曰。家康兵何強項也。會石川家成自掛川入援。我軍稍振。侍從上城樓。望甲斐軍。顧富永其曰。汝以為敵去留何如。對曰。軍無輜重。竈不見烟。是必去矣。明日信玄果去。陣刑部。馬場信房謂之曰。臣檢敵屍。北首者俯。南首者仰。可以見家康訓鍊矣。向使主公與家康和。結以婚姻。以為先鋒。則天下何足圖乎。天正元年。

日本外史　卷之十九　〇廿四

點注標記

與一郎忠正
塵砦擇堅木如鹿角者連植之以閑人馬足也
村松芳休
鳥居三左衛門
吹笛發銃
定盈忠正不屈
與平監物貞勝号道文
伊豆守正貞
刑部忠榮
平岩七之助
久能三郎左エ門
信玄卒

正月將軍足利義昭下教信玄使與信長及侍從和信玄不肯引兵攻野田菅沼定盈與援將松平忠正堅守敵蒙竹楯用龜甲車外城陷乃退保內城敵環塵砦鑿地道以絕井泉侍從自將救之甲斐軍不可犯退次吉田馳使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敢出城中有善笛者村松善銃者鳥居村松夜上樓吹笛敵數騎來城外聽之標竿而去鳥居晨起見之曰聞信玄喜音得非是乎密定準安銃逮夜使村松復吹笛敵復來聽銃發墮一騎且日敵中傳言信玄有疾來諭致城定盈忠正請出城自殺以免士卒信玄許之比出城伏起被虜囚于長篠誘降之二人不屈初與平道文菅沼正貞菅沼刑部置質於濱松而叛降甲斐於是請歸二人以易其質信玄乃使人來言侍從許之嘉二人守節加其采邑二月信玄病創分兵而去使我叛將守七城以逼濱松侍從曰可使敵在我近郊哉三月使世子信康石川家成平岩親吉久野宗能復其五城餘皆解走四月信玄創復發歸國途卒勝賴當國秘不發喪五月侍從徇駿河六月巡二股壁于城山七月攻菅沼正貞于長篠以火箭焚其城正貞退保子城乃築壘熊山留兵而還八月勝賴來援攻熊山侍從自將邀戰甲斐諸將退保險阻侍從伏兵而佯遁敵不敢出遂去城陷正貞出奔甲斐敵將還助之戍鳳來寺又助與平道文戍筑手道文之叛也其

點注標記

美作守貞能
九八郎信昌後美作守
繇卦兆之占辭也
蛇年之人死
武田左馬助
貞能戒從者
本多豐後守
主殿助伊忠
二年
進正五位上
勝賴大舉來攻
信長聞信玄死乃來援
與八郎長忠
信長贈金
三年

子貞能諫之及信玄去道文危疑貞能子信昌略識書志爲筮之繇曰蛇年之人死道文謂信玄生歲辛巳必既死也遂決意歸欵勝賴在黑瀨徵質於貞能貞能不能拒遣其少子或告貞能有異心武田信豐召之貞能即往戒從者曰未見我首勿動入見信豐信豐詰之貞能笑曰公莫信又聞信豐意解與之圍碁畢局而出勝賴軍監城道壽招之飲又往道壽使人出呼曰奧平氏被誅從者不動貞能出而歸城乃舉族來奔甲斐戍將追之侍從遣本多廣孝松平伊忠迎之瀧山擊破追兵進戰築手下又破之勝賴怒殺其質十月勝賴遣諸將擣濱松留守本多重次等迎擊卻之侍從乃還勝賴出陣見附不戰而去二年正月侍從進正五位上三月上杉氏來修好侍從修長篠城復諸亡地四月攻乾城遇雨引還城兵尾擊殿軍多死者五月勝賴大舉來攻野田城壁未修菅沼定盈棄城退六月勝賴進攻高天神侍從乞援於信長信長聞信玄定死乃肯來援勝賴疾攻以利誘降城將小笠原長忠長忠遂降信長聞之止次吉田侍從赴謝信長亦謝其扞信玄之勞贈黃金二袋而去侍從以長忠邑賜大須賀康高使守馬伏壘九月勝賴將兵二萬來侵侍從將兵七千陣于天龍河我兵分爲二一在上流一在下流欲俟敵渡夾擊之甲斐諸將視我陣不可犯勸勝賴退去三年正月天野康景

康景獻吉夢
肥後守直親
井伊直政
後兵部大輔
松下源太郎
以長篠賜奥平信昌
外記伊昌
彌四郎懷異圖
文無害謂能守文法而不刻害人也
小谷甚左衛門
倉地平左衛門
山田八藏
山田自首
反接縛兩手於後也
二城岡崎濱松也
鋸彌四郎
長篠之役
乞援信長
甕城甕城也以形名也
環塹柵於城也
強右衛門

有吉夢以為克甲斐之兆獻之二十日因命連歌會著為恒例二月侍從出獵城下見一成童容貌秀俊問之對曰井伊直親孤子名直政幼字萬千代育於繼父松下清景侍從曰仕我否直政曰奉命乃載歸遂賜其舊邑井伊谷統故部曲是月以長篠賜奥平信昌井伊氏奥平氏皆南朝時屬官軍者也侍從知信昌可用使松平伊昌助之益修守禦以備勝賴四月勝賴侵守理我吏人大賀彌四郎者以文無害起岡崎晉徒至司二十餘邑税務竊懷異圖與其黨小谷倉地山田三人謀通款甲斐曰臣掌岡崎管鑰城之所有世子與諸將質耳請啓大師挾質以臨濱松無不降矣勝賴大喜刻期來襲山田中悔自首世子世子使人伏其臥內聽之盡得其實急報之濱松倉地小谷知事覺逃捕斬倉地終執大賀窮治服罪乃反接馬上徇之二城先磔其妻子然後生埋之地而鋸其首勝賴潛兵至楡木聞大賀敗轉掠楡木牛窪侍從拒吉田世子拒法藏寺擊卻之五月勝賴大舉攻長篠築壘于鳶巢山分兵絕其饟道信昌與伊昌厲衆堅守侍從使小栗大六乞援於信長信長不果出奥平貞能自往固請信長許之未至信昌出戰卻敵焚其竹柵勝賴攻奪兵甕城益修攻具鑿地道環塹柵攻擊連晝夜信昌謂其衆曰孰能出促援兵者鳥居勝高素倔強稱強右衛門進曰臣請往矣信昌許之

鉛硝鉛丸也硝火藥也
勝高仰城大呼
金七齎書
小栗名稱未詳
授密謀于卒
兵庫頭信實

夜縋而出至侍從營致信昌命曰城兵未疲鉛硝亦具所欠者糧耳不急救之則信昌自殺以免士卒侍從召見慰勞之曰信長既在途吾亦將以明日出因留勝高自從辭曰城中延頸遲報臣不忍留也即夜馳歸將踰柵入城為敵邏兵所執勝賴命解縛諭之曰汝往語城兵信長家康不能來宜速出降也則吾厚賞汝矣勝高曰諾乃使甲士十餘人露刃擁之至于城下勝高仰城大呼曰諸君努力大兵來援不出三日言未畢刃叢而死勝賴益嚴防備張索濠上以防城兵逃出十八日侍從以騎卒二萬先進陣高松信長與長子信忠合五萬衆陣設樂信昌望見之作書曰城猶足堅守請勿遽進損兵敵若急攻當鳴鐘報之使鈴木金七齎往夜踰濠以短刀截索泅而來達侍從獲書以告信長信長甚憚甲斐人植重柵穿塹守以鳥銃使侍從亦倣之大久保忠世其弟忠佐奉命以銃手三百為先鋒參河卒小栗某奔在甲斐於是為勝賴使上國而還竊懷歸志過本多忠勝忠勝攜謁侍從授之密謀使歸告勝賴以援軍易與狀勝賴大喜欲戰將佐皆諫弗聽乃分兵當城使武田信實守鳶巢山而自進渡瀧澤勒兵為十三隊本多廣孝酒井忠次相謂曰我誘敵入死地矣成瀨正一嘗在甲斐記敵旗幟侍從召之指甲斐軍問曰左者為誰曰山縣昌景也問其右者曰馬場信房也問其中者

忠次請焚鳶巢壘

撈蝦舞

點注標記

城將也
伊忠戰死

突騎謂其驍鋭可以衝突敵人

蝶爲兄鏡爲弟

曰公族也。忠次因說曰。敵鋒嚮我。銃甚。請分兵遶出其背。焚鳶巢壘。使敵顧後。則克矣。侍從曰善。未告信長。信長數發候騎。候敵皆曰兵衆而整。不可犯也。一軍失色。二十日。信長召諸將。問計。諸將氣沮。莫敢言者。忠次進曰。臣使人間視敵兵。寡羸敗死皆備。請明日決戰。信長曰。汝之勇果如所聞。因命酒觴忠次。使傳之信忠。曰聞汝善撈蝦舞。爲我一爲之。忠次起舞。衆敲箙和之。舞畢。復議戰。忠次復進曰。是役係寡君國事。臣不敢辭讓。因進襲鳶巢之策。信長心善之。而恐其漏泄。佯叱斥忠次。忠次怫慄罷。已而信長陰召還之。附兵力千。使行侍從命。松平伊忠。其子家忠。本多廣孝。菅沼定盈。阿部定次。

與平貞能。率三千人。肦忠次約曰。至則擧燧。忠次不歸。舍而發。乘夜踰險。五更達壘下。伊忠謂家忠曰。我必戰死。汝全軀以事主公。家忠泣請共死。伊忠叱曰。國恩未報。又絶先祀。忠孝安在。乃分兵附之。訣飮而去。昧爽。忠次擧燧大喊。逼壘。信實惶遽出拒。伊忠力戰死之。終破殺信實。遂焚諸砦。甲斐軍驚動。我兵覩燧大喜。織田氏將挑戰。忠佐謂忠世曰。我主彼客。使彼先戰。我之恥也。忠世曰然。乃共出柵外。誘敵。敵左陣突騎三千先縱。我銃隊擊卻之。敵中軍繼至。忠世忠佐周馳健鬭。信長望其旗幟號。使人來問。曰一人以蝶爲幟。一人以鏡爲徽。其將衆也。如臂使指。敵乎我乎。侍從對曰。蝶爲兄。鏡

發銃用槍

武田氏宿將精兵畧殲

勸乘勝長驅

賞信昌及將士

點注標記

侍從信長互謝

長髭將何不來

左近忠次

名城曰牧野
周武王率諸侯敗紂王於牧野

爲弟。皆僕家舊臣也。信長歎曰。德川氏何多佳士也。當是時。爲二人所擊破者。皆轉赴信長前軍。敵右軍亦冒銃直進。信長前軍走入柵內。柵殆破。敵逼其麾下。侍從馳騎告信長曰。公令諸隊齊發銃。我軍用槍橫擊。可以克也。信長傳令。敵兵大沮。本多忠勝。松平忠正。鳥居元忠。榊原康政等。攢槍接戰。甲斐諸軍遂大潰。信昌伊昌出長篠。夾擊殲獲。勝賴。勝賴僅免。是日自卯至午。戰凡五十八合。斬首一萬餘級。武田氏宿將精兵畧殲於此。侍從往說信長曰。今乘大勝之威。長驅追北。則甲斐信濃可一擧取也。羽柴秀吉從在軍中。亦勸之。信長弗聽而去。侍從見信昌。賞其堅守。加賜釆邑。許以女妻之。遂

大賞將士。數日。親往岐阜。謝信長。信長亦謝曰。卿之君臣。以寡擊衆。爲吾扞東面數年矣。不則吾安得定京畿哉。今勝賴一敗。褫氣。不能復出頭。卿宜取駿河。遂及甲斐信濃。吾亦當相助焉。因見邑從將士。曰長髭將何不來。蓋謂忠世也。忠佐在邑從。對曰。家兄有故。不得拜趨。信長曰。吾子兄弟長篠之戰。可謂絶類逸羣矣。手賜衣服。又賞忠次功。賜薙刀。侍從辭歸。六月。侍從攻二股。使忠世守蜷原砦。以當之。轉至掛川。攻光明城。使諸將逼其前。而自潛兵襲其後。下之。七月。與世子信康攻諏訪原。至八月下之。城在田中高天神之間。難其守。松平忠次請守。乃賜偏諱。改名康親。稱周防守。名城曰牧野。以武田

黙注標記

忠次勸戢兵
二城光明諏訪原也

自是世子常從軍

岩村在美濃
水野下野守

信長賜死信元
季子後稱土井大炊頭利勝

四年

久世三四郎
坂部三十郎
渥美甚五郎

納氏真於駿河
安倍大藏

五年
穴山伊豆守

從四位下右近衛少將

六年

氏比殷紂也自是勝頼數出遂不能深入侍從遂攻小
山酒井忠次曰我已得二城師暴兵疲不可不戢勝頼
慓悍過父我攻小山必來援之前有堅城後有強敵取
敗之道也康親勸往遂往九月勝頼募兵二萬陣大井
河上侍從曰果如忠次言乃循河班師城兵出躡世子
信康殿而退勝頼不敢逼自是世子常從軍十月使大
久保忠世榊原康政攻二股踰月下之遂取伯耆塚八
荒山信長復下岩村佐久間信盛與水野信元有郤譖
信元通岩村欲殺之信元懼來奔侍從固請宥之信長
弗聽遂賜死使信盛取其邑盡逐信元族人獨其季子
留匿參河四年春侍從築城横須賀使大須賀康高守

焉以久世廣宣坂部廣勝渥美勝吉屬之勝頼納糧于
高天神侍從自出相拒芝原欲戰内藤信成諫而止乃
交綏上杉謙信出兵上野遙爲應援勝頼不敢南出侍
從乃納今川氏真於駿河使松平康親松平家忠並視
其政八月自將援撙井砦使安倍光真守之五年八月
侍從入山梨撃甲斐將穴山信良破之甲斐兵又攻撙
井光真撃郤之十月侍從修築濱松城十二月侍從進
從四位下遷右近衛少將六年三月少將徇駿河攻田
中井伊直政從軍每戰先衆與諸將破其外郭而還八
月大須賀康高破甲斐兵于國安河少將侵掠駿河乘
持舟而還過田中恐其兵出尾爲攻城狀敵不敢出我

黙注標記

七年
長丸生
長丸台徳公

土井利勝

信康剛厲

關口氏妬悍

姑氏關口氏也
織田氏疏世子罪

母状無行状也

誅關口氏

世子自殺
少將意不在殺也

荻丸
後越前中納言秀康

立長丸爲世子
三郎景虎

兵乃還十一月勝頼陣小山少將陣馬伏徙于總社世
子夜潛濟水覘敵營歸欲撃之少將曰據險之敵不可
輕撃復交綏七年正月勝頼又入遠江聞少將出乃去
四月三子長丸生于濱松母西郷氏以故水野信元孤
子土井利勝爲其侍臣利勝從其母依土井氏遂冒之
也初世子信康爲人剛厲至手刃近臣酒井忠次大久
保忠世數諫不聽所生關口氏以妬悍被廢居岡崎其
婦織田氏亦妬而無男又爲姑氏所離間憤怨是歲七
月織田氏遂作書以姑氏陰事告信長因疏世子十二
罪會忠次赴安土信長示而問之對曰信信長怒使歸
告少將關口氏與勝頼通欲除卿以立世子遂滅我也

卿其亟計之忠次過岡崎不入世子憂悸八月少將至
岡崎放世子于大濱使俟後命其明世子親來哀訴弗
聽平岩親吉爲傅請曰世子材武今遽殺之後必悔焉
臣爲傅無状願斬臣首以謝信長少將泣曰喪我良臣
而兒終不免悔更甚矣數日遷世子于堀江遂遷二股
令忠世護焉誅關口氏信長意未解九月望終使世子
自殺年二十一世咎忠世輩不曉少將意也初少將姫
人永見氏孕而獲罪出產於其鄉世子潛擧之呼荻丸
三年而見之少將不子也本多重次抱持而賀曰酷肖
君君處戰國宜多子矣臣請育焉世子卒時荻丸甫六
歲而立長丸爲世子先是上杉謙信卒義子景虎與從

熙注標記

春日次景勝使會津中納言
三國交盟
八年進從四位上
岡田竹右衛門
九年
岡部丹波守
大河内源三郎
政局守節
少將與織田氏大舉攻甲斐
十年
長坂血鎗九郎

子景勝爭國。景勝賂武田勝頼。合攻殺景虎。景虎北條氏政弟也。氏政怒。絶勝頼。遂來修好。於是三國交盟。約曰。武田侵伊豆。則德川出兵駿河。侵遠江。則北條出兵上野。侵美濃。則德川北條並向甲斐。使織田毋東顧也。是月。勝頼氏政相持于黄瀬河。少將聞之。自將入駿河。酒井忠次諫曰。踰險深入。其危不測。少將曰。約不可違。且二人相持。而我乘其弊。必有利矣。使忠次留陣瀬戸。而進逼田中城。攻持舟拔之。縱火至由井。勝頼引兵來迎。氏政不敢尾。少將欲逆擊之。諸將諫曰。勝不可必。而敵城在背。乃還。忠次爲殿。十一月。松平家忠伏兵瀧坂。擊破甲斐兵。八年正月。少將進從四位上。三月。攻高天

神。連砦逼之。五月。攻田中。侵掠而還。持舟兵出躡之。返戰大破之。七月。復攻田中。岡田元次曰。天將雨。大井必漲。請速收兵。少將乃濟河而還。其夜果雨。勝頼聞我攻田中。疾驅而至。河漲不得濟。九年二月。高天神兵力屈。而逃。我兵邀擊。斬守將岡部與行。初小笠原氏叛降甲斐。我監軍大河内政局不從。武田氏以利誘降政局。啗罵不顧。幽于石窟八年。至此得出。癈不能起。少將賞賜之。少將遂與織田氏議大舉攻甲斐。十年二月。信長遣信忠將前軍入信濃。而自繼之。少將將騎卒三萬五千。入駿河。陣牧野。分兵攻遠目。鞠子。持舟。久能諸城。皆陷之。甲斐將穴山信良在江尻。少將遣長坂血鎗說降之。

熙注標記

依田右衛門佐
武田上野介
加禮勝頼首
五州駿河甲斐信濃上野下野也
庇武田氏諸將
長篠之役武田氏宿將精兵皆爲我軍所殲故曰奪其爪牙也
寓公謂失地之君寄寓其國也
河尻肥前守
森武藏守
織田氏諸臣受我節度
往安土

信良潛來謁。走還其邑。乃進陣江尻。遣人降田中守將依田信蕃。不肯。乃使信良以書諭之。三月。信蕃致城而去。府中守將武田信龍棄守逃。少將以信良爲鄉導。自市川入甲斐。所過秋毫不犯。沿道望風歸降。當是時。信忠已下信濃諸城。進入甲斐古府。北條氏政以兵三萬臨境上。勝頼逃無所之。乃以殘兵據天目山。織田氏兵逼殺之。獻首信長。信長罵曰。豎子使乃公不得高枕數年矣。今果何狀也。傳至我營。少將下胡床加禮曰。公以五州主將。而遂至於此。豈非天哉。甲斐信濃士民聞之。皆竊歸心於德川氏。信長初誘武田氏諸將使叛。及勝頼死。皆誅之。下令逮捕。期無遺類。少將潛庇之。多得免

者。依田信蕃久守田中。以抗我兵。少將最嘉之。收隸部下。於是少將會信長于諏訪。賀戰捷。信長曰。長篠之賊。奪其爪牙。今日固易爲力。皆卿之力也。遂分武田氏地。使少將取駿河。少將曰。今川氏真寓居僕所。願割其半予之。信長不許曰。予以兵力取駿河。何分之一寓公乎。遂割甲斐一郡。賜穴山信良。使我統屬之。置瀧川一益于上野。經略關東。置河尻鎮吉于甲斐。森長可等于信濃。皆使受我節度。四月。信長焚惠林寺。鏖其僧徒。遂自海道西歸。少將供給甚豐。五月。少將西往安土。穴山信良從焉。信長命吏除道。使明智光秀掌饗于高雲寺。親饋之。使信良及酒井大久保石川井伊本多榊原六

長谷川藤五郎
茶屋四郎次郎
經京師至大坂及界府
光秀之亂
十騎聚馬首
老成之慮出於少壯
吉川稱呼未詳
高力與兵衛河內守
普賢谷在山城
草內渡在木津川

將侍食。召優人。爲樂。因謂少將曰。卿盍遊觀京畿。吾亦當踵往。少將與信良以小隊發。信長使長谷川秀一京商茶屋晴延從之。經京師。至大坂。織田信孝將畧南海。屯于大坂。迎饗焉。少將遂往界府。遣晴延入京師。以候信長。六月二日。將還入京。師水多忠勝先發。至牧方逢一騎來。近則晴延也。因指謂忠勝曰。公不見夫炯乎。明智光秀作亂。右府已被弑矣。忠勝大驚。回馬返報。少將已至飯盛山。望見二人。察其有異。留從隊。獨與五將挺前。二人告變。少將前晴延悉問之。秀一亦來。十騎聚馬首。計無所出。少將曰。吾義當立討光秀。而從兵至寡。今獨有入京自殺而已。乃引隊北上。使忠勝前行數里。忠勝回謂五將曰。僕欲敢獻異議。今光秀方得志。擁大軍。據要地。吾浪戰貽禽。徒取笑天下。曷如歸國舉兵徐圖誅討哉。願公等勸之主公。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曰。老成之慮。乃出於少壯之人。吾輩慚愧。乃勸之。少將且曰。光秀已扼衢路。宜取間道。少將曰。我不諳地利。必爲土寇所困。終不若自殺。秀一曰。此間士民素慣臣。使令臣能使之導。晴延亦散金募之。大和人越智玄蕃使其臣吉川某爲鄉導。土寇乘夜起。侵我輜重。高力清長數返戰攘之。穴山信良自懷猜疑。不欲同行。自普賢谷。分道而去。至草內渡。爲村民所殺。明日。少將至水津。不可渡。有二舟來。呼而欲乘。舟人不肯。忠次擬銃脅之。舟人怖

槍繳破舟
山岡美濃守
本多佐渡守
鯖尾四郎兵衛
正信教筆重言
達於參河
永井傳八郎右近大夫
欵兵討光秀
二國美濃尾張也
班師論功
扞衛扞禦護衛也
凌轢踐踏也國人謂甲斐國人也
百助信俊
甲信無主
成瀨吉右衛門
岡部次郎右衛門
招來甲人
橫田甚右衛門
城織部後号意安
大村伊賀

艤而載之。既濟。忠勝以槍繳撞破其舟。以防追者。織田氏將山岡景隆帥衆來迎。已而光秀覺少將逃去。出兵諸路要之。本多正信聞少將當厄。馳至宇治川與景隆議。諭茶商上林發上人。護入信樂館于鯖尾氏。使土人馳還。設篝火河上。宣言德川公將來於此。光秀亦兵聞之。并以候焉。而少將已入伊賀。伊賀炭初信長鏖伊賀人。獨匿我管內者得免。於是其父兄相告。來護入伊勢。自白子浦上舟。七日。達於參河大濱。入永井直勝家。將士迎賀。即日。少將徵兵管內。討光秀。美濃尾張將士。使使送欵。或勸急取二國。少將曰。右府故國也。吾可乘亂利之乎。十七日。進陣于熱田。聞羽柴秀吉以山陽兵入討。光秀已伏誅也。乃班師。論賞織道扞衛之功。當是時。四方聞變騷擾。河尻鎮吉初藉信長威權。凌轢國人。每事行新法。國人囂然。及信長斃。鎮吉恇怯欲走。不敢。少將至參河之日。遣本多百助護鎮吉曰。予欲西歸。宜借道於我。國人流言曰。本多圖河尻鎮吉。乃饗百助。醉而殺之。國人乘之攻殺鎮吉。森長可等皆棄守西走。於是甲斐信濃空虛無主。上杉景勝北條氏政並出兵爭之。少將聞鎮吉死。遣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成瀨正一入甲斐。以武田氏降將依田信蕃岡部正綱爲介。豎旗於柏坂嶺。以招來國人。武田氏骨鯁之臣橫田尹松城昌茂等相踵來歸。凡千餘人。少將皆予之印信。安堵如故。大村

石川長門守
諏訪安藝守
小笠原掃部助
親將入甲
六將更殿　六將者大久保、石川、伊、本多、酒井、榊原也
水野藤十郎後日向守
松平備後守
三宅彌右衛門
左衛門佐氏忠
左衛門大夫氏勝
乘西于新府郊外
曲淵庄左衛門
美濃守氏規
真田安房守
保科彈正忠

其者欲導氏政兵入甲斐兜山氏部兵擊平之又遣大久保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將兵繼往招諏訪賴忠小笠原信嶺皆降之七月少將留兵守駿河諸城親將入甲斐甲斐父老爭供芻糧進陣于古府撫循降附分守諸要遣忠次忠世以下以兵三千徇信濃圍高島城八月氏政遣子氏直將四萬騎入佐久郡諸將聞之退屯音骨遂引還初諏訪賴忠不服忠次少將更遣忠世乃服二人頗有郤於是爭殿不決衆和解之六將更殿而退氏直尾之行七里十餘合我兵不損一人氏直止陣若巫少將乃措伏自將數百騎出淺生原氏直不敢進少將使鳥居元忠水野勝成松平清宗三宅康貞守古府而自陣新府氏政遣弟氏忠族氏勝將數千騎入郡內氏直潛遣使告焉曰古府兵寡予攻取之則新府隨潰家康當自下山遁乃夾擊殲之古府四將諜知其謀以二千人邀擊之氏忠氏勝大敗遁去少將望塵曰我兵勝矣已而四將以首級三百還獻命梟之新府郊外氏直兵視之皆其子弟親戚也乃悲駭不欲鬭少將賞四將賜元忠以郡內氏直砦于豆生田參河人久世廣宣甲斐人曲淵吉景皆有功焉氏政又遣弟氏規窺駿河松平康親守三枚橋本多重次守沼津擊氏規破之氏直數招甲斐人甲斐人斬使者獻其書信濃人真田昌幸保科正直初降北條氏九月少將使依田信蕃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九　〇十七

招降昌幸
氏政請和
甲信豪傑盡屬
因武田氏舊制苛煩細也
弔勝賴
嘉內膳忠節　內膳者大信也數諫勝賴遂廢錮勝賴走天目山也進及其死事見武田氏記
井伊氏赤隊
十一年
松平康國　修理大夫康親嗣
酒井忠次有功賜姓名松平康親
宇佐美民部
北條氏迎女
正四位下中將

招降昌幸合兵屯碓氷嶺絕關東糧道正直因酒井忠次來降以高遠兵取箕輪招諸城以屬我氏直益窘十月氏政乃使氏規來請和曰公取甲斐信濃我取上野且請為氏直娶少將女少將許之十一月氏直撤兵而修平澤砦少將使人誚之曰我初欲取上野遇和而止今既和而築是偽和也使諸將發兵赴之北條氏兵懼毀砦而去是時上杉景勝既取河中島築砦四外少將遣依田信蕃柴田康忠菅沼大膳等攻前山高棚小田井諸砦拔之於是甲斐信濃豪傑盡屬我部下少將撿其采邑或依舊或削之使平岩親吉鎮甲斐大久保忠世鎮信濃務因武田氏舊制無所更變獨除其厚斂苛刑建寺于田野以弔勝賴嘉小宮山內膳忠節召其弟又七祿之以其季弟為僧者為田野寺主收山縣土屋原一條四族之兵屬於井伊直政軍裝皆用赤色井伊氏兵自是勁矣十二月少將乃還濱松以降附四人掌採訪北條氏使使納幣織田氏故將柴田勝家亦使使賀平定十一年閏正月賞松平康親功賜河東二郡二月依田信蕃攻拔岩尾而死之少將祿其子賜姓名松平康國依康親例也乃命大久保忠世助康國攻拔小室走守將宇佐美定行景勝不敢援七月北條氏迎女酒井忠次護送之八月少將如甲斐修法令賜真田昌幸以上田昌幸侵上野取沼田十月少將進正四位下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十九　〇十八

點注標記

遷右近衛中將

日本外史卷十九終

天正十二年　五國將士盡賀正
參議從三位
與秀吉通好
秀吉欲傾信雄　岡田長門守　津川玄蕃允　多宮裕朝
默注標記
池田勝三郎紀伊守勝入
瀧久太郎左近將監
稻葉伊豫守
蒲生忠三郎飛驒守
信雄乞援
和泉守忠重　日向守勝成
北面上杉氏也東面北條氏也

日本外史卷二十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天正十二年正月朔參河遠江駿河甲斐信濃五國將士盡賀正于濱松謁中將及世子長丸二月中將遷參議進從三位當是時故織田信長將羽柴秀吉爲政於京畿略有十餘國威權獨熾參議亦與之通好信長二孤信雄信孝勢皆出秀吉下信孝擧兵圖之不克而死其黨柴田勝家等皆爲所攻滅諸宿將梟傑皆俛首事秀吉信雄孤立無援秀吉復欲激而除之故遇之亡狀誘其驍將岡田重善津川義冬淺井多宮使叛降已信

雄怒三月召三將誅之分兵攻其邑遂與秀吉絶池田信輝與二婿森長可堀秀政在美濃信雄秀吉並招之秀吉特啗以利乃附秀吉瀧川一益稻葉通朝蒲生氏鄉等皆黨之信雄益窘乃來乞援於德川氏參議曰吾荷信長厚誼視其孤之窮蹙而不援焉將何以對天下即諾之遣石川數正水野忠重其子勝成往助信雄攻拔星崎勝成先登秀吉陰誘諸將忠重不納而獻其書忠重故信元子也於是四近城邑交相攻擊迭有勝敗參議聞秀吉大擧且東下也欲親將援信雄慮北條上杉窺其後使大久保忠世備北而松平康親平岩親吉鳥居元忠備東而十日親將發濱松酒井忠次與平信

見信雄議戰
小牧山之役　本多豐後守　長篠之役勝賴渡瀧澤而大敗
搏鬼武藏使知技倆
默注標記
入清洲
秀吉軍于犬山
陣小牧山

昌等以前軍先發敵攻城邑者聞之往往解圍去參議四月而至清洲見信雄信雄謝之參議曰公安之某在焉秀吉之兵雖有百萬不能以病公也乃引諸將議戰守之策榊原康政曰宜進取小牧山以瞰國內莫使敵據之參議然之本多康重曰往年勝賴侮敵踰川而進終以取敗今盍監焉酒井忠次曰勝賴之激我我之敵秀吉不可比也參議遂命忠次修小牧故壘十六日自擕信雄往駐軍焉發間使入南海招雜賀根來及阿波土佐諸豪使並起圖大坂秀吉患之未果來遂令池田信輝據犬山森長可陣羽黒以拒我軍長可稱武藏守以驍勇著有鬼武藏之目忠次請曰嘗試一搏鬼武藏

使京兵知參河技倆也乃與諸將進縱火誘之長可出軍八幡林隔水挑戰奥平信昌單騎先濟衆從之擊走長可斬首三百級信輝與稻葉通朝聞之來援或止之曰敵兵乘勝未可與爭鋒宜按兵憑高待其來而下突信輝從之參議諜知其謀令諸將收兵終留康政於小牧而自入清洲使本多廣孝築城小幡以使參河往來秀吉聞羽黒之敗大怒罷戍南海而自將而來軍于犬山兵凡十二萬五千人分爲十五隊自按視地形仰視小牧山曰吾後矣乃穿空濠二重于山前使數千人守之起壘植柵以頒諸軍軍營彌亘數十里參議聞之留內藤信成等守清洲而自擕信雄合兵一萬八千復陣

康政移檄
蜮短狐也又謂射工一名射影含沙射人爲災或投水中人影殺人
身首異處猶分其死也
秀吉謂戰

小牧山康政爲信雄移檄敵軍曰秀吉蔑棄君恩爲鬼爲蜮加兵於君之遺孤天下之人孰不切齒汝將士嘗與之比肩以事先君乃爲其所驅役果何心哉德川公受依託圖征討盡發五國之卒親將至此大義所臨必梟豎子汝將士苟改過歸順皆聽其自償不然則併誅戮之身首異處其勿悔秀吉覽之乃購康政首千金參議上樓櫓望見塹柵笑謂信雄曰彼襲尊公長條之策豈以我比勝賴乎乃下令軍中禁擅進秀吉遺書參議請戰曰且日吾欲背塹柵進戰使士無退志公亦盍倣我所爲渡部守綱以銃長在前部私答書曰來諭所言不足以聞寡君寡君固欲與君樂戰敢不奉約至斷後

弊邦之士有進無退
信輝說秀吉
長谷川藤五郎
孫七郎秀次傳聞白
秀吉戒信輝
勘助氏次
二郎三郎氏重

之備君自爲之弊邦之士有進無退不必須此也秀吉獲書大恚欲進戰而不敢乃上邱而罵四月秀吉兵益至充滿山野而我兵無繼四日池田信輝說秀吉曰敵悉銳拒此料參河必空虛我潛軍出敵背擣其窟穴則彼必顧而潰因夾擊之可以獲其渠魁矣秀吉沈吟不答明日復說曰公速斷之遲二三日敵亦爲備秀吉乃許之信輝將前軍森長可將二軍堀秀政將三軍長谷川秀一將四軍秀吉甥秀次將五軍兵凡三萬翌夜潛發秀吉戒曰愼勿侮敵信輝諾而往至篠木柏井誘土寇以向參河織田氏將丹羽氏次爲岩崎城主時從在小牧其弟氏重居守信輝等欲先取岩崎以及岡崎岡

酒井備後守
傳發尾軍
倉皇急遽貌
勝川
長湫

崎賈人聞警走至丸根告之守將酒井忠利忠利單騎來小牧白之參議發諜覘之悉得其實八日晡秀吉陣燧起參議曰是爲號也乃密戒諸將夜半傳發選輕騎四千人自將之皆卷旗裹馬啣尾信輝軍而馳榊原康政水野忠重等爲先鋒至小幡砦遣斥兵五十詗敵敵前軍襲取岩崎斬氏重信輝撿其首級大喜報捷後軍遂向岡崎黎明我先鋒至稻葉則敵後軍頓東山下傳餐而坐我兵急擊之秀次秀一倉皇起鬬終大敗走於秀政秀政報敗前軍而自回擊當是時參議携信雄至勝川問其地名而喜之謂其兵曰吾勝矣擐甲而進途得捷聞遂至長湫有來告者曰先鋒再戰大敗矣我軍

康政歸謁
高木主水正助左
三郎
勝機在此
褥搦籌也籌算子也
幢主俗所謂旗奉行
葵章白旗金扇馬標

危懼已而康政歸謁參議執其手泣曰汝得無恙乎康政曰臣等一捷而兵疲爲秀政所乘以君在也忍恥至此秀政已與信輝長可合追北而來或說曰敵大衆來勝勢不可抗不若速走保岡崎也參議哂而不答渡部守綱還報曰敵亂次追北以麾下迎擊必克高木清秀提敵首而還曰勝機在此急擊勿失本多正信侍側進曰是行危徼幸也盍就萬全之策清秀守綱怒曰子坐褥握籌可耳何沮戰機乎參議曰二人之言然乃命幢主擎葵章白旗金扇馬標遶出山後敵兵望見驚沮參議乃麾軍而進井伊直政自南山下以銃手擲擊敗秀政軍奪其陣據之長可信輝與麾下相挑勝敗未決安

安藤帶刀
二婿既敗矣盍擊破阿翁
二婿秀次長可也
阿翁信輝也
永井傳八郎
紀伊守之助
內藤四郎左衛門
收兵入砦
忠勝與秀吉並行
鼇注標記
具華實者
二魁織田德川也
毋勝必危
秀吉還樂田

藤直次獻計循左麓發銃長可挾進指揮中而斃其陣大亂參議大呼曰二婿既敗矣盍擊破阿翁我兵爭進陷池田氏陣永井直勝覘信輝據胡床也舉槍刺之安藤直次斬信輝子之助諸將追走斬首一萬五千級而日已加午高木清秀內藤正成白曰我兵疲矣卒與生兵遇必敗參議曰然即收兵而退入小幡砦秀吉聞敗大怒獨度以為我兵恃勝懈惰也以數萬騎疾發酒井忠次石川數正本多忠勝松平家忠留守小牧忠次欲乘虛襲其營數正沮之而止忠勝曰敵大兵赴援主公必危自率兵五百追及秀吉與之並行相距可四百歩秀吉問曰彼為誰左右曰本多平八也秀吉曰名不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〇五

虛已每兩軍相近忠勝輒發銃其騎逐馬追入敵中忠勝獨騎馳取之授騎共還秀吉兵請擊之秀吉不肯遂至長湫則僵尸蔽野而不見隻騎問偵人曰敵安之曰入小幡矣秀吉歎曰家康可謂具華實者也乃欲遂攻小幡以日暮兵疲乃止下令曰二魁在一砦是天所予旦日闔而取之遂舍龍泉寺忠勝見參議于小幡說曰臣不與於戰人馬皆銳秀吉之兵衆而不整臣遣老兵覘之悉其可擊矣願主公益臣一隊兵夜襲敵軍走之必取秀吉首于大山以南致之麾下參議曰吾得大勝毋勝者必危且秀吉未可侮也即夜取路於平戶以歸小牧旦日秀吉來攻不及曰家康何神也乃引兵還樂

赤鬼
秀吉西還
入清洲
九鬼大隅守
山口長次郎淺脩
理亮
鼇注標記
可宇沮兵機
成瀨隼人正駒形
小吉
勝蟹尾沙不通記
安田弥十郎
岡部泳次郎內藏
正
一益乞降

因益增壘柵使堀秀政蒲生氏鄉等以萬人守重濠參議出勸兵濠前氏鄉等馳使中軍請戰秀吉曰俟彼來攻整隊防之不然則勿出參議亦下令曰敵來瞰濠勿戰兩軍最畏井伊直政以其裝赤色目曰赤鬼五月朔秀吉留戍樂田撤軍西還自度大舉徒歸恐取人笑乃攻取美濃二砦入大垣六月參議使酒井忠次留守小牧而收入清洲信雄亦歸長島是時織田氏故將瀧川一益九鬼嘉隆皆黨秀吉一益將略最著侵信雄統內誘蟹江及下市前田三城降之又誘大野大野守將山口重政拒戰不屈一益將以舟師入蟹江城中舉烽為應參議望見之急發兵赴援呼記室作檄有吾可親往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〇六

之語參議曰可宇沮兵機命削之即締衣上鞍奮鞭而馳井伊直政成瀨正成內藤宗成水野勝成等追及於路信雄亦來俱至蟹江江潮方落一益舟膠不能進我兵急追之一益兵潰僅得以身入城我兵隨攻之別使石川數正安倍信勝攻拔前田走其叛將岡部長盛山口重政又擊嘉隆于下市走之參議與信雄以中軍攻下市城城負大澤澤多蘆葦參議曰蘆葦蟠根或可踐而行使人試之果然乃徑澤逼城城兵不備因立拔之斬其守將乃合兵圍蟹江榊原康政起土山下射城中城中大困嘉隆以大艦來援我兵迎擊復走之一益終乞降參議曰斬叛將獻之盡致邑於信雄則宥死一益

黙注標記

秀吉復入尾張

金扇復至矣

保科彈正忠

相持屢克多來通款者

元親貞政約夾擊
長曾我部土佐守
畠山左衛門佐

秀吉乞降於信雄

使此書在十日前則
秀吉可生致
凱旋濱松
秀吉請和
富田左近將監
津田隼人正
瀧川下總守

盡如其命。七月、出城、遁去。秀吉在大垣、得蟹江急報、愁
軍來援不及、乃屯桑名。參議進至神戶、修築諸砦。聞秀
吉引去、乃還清洲。八月、秀吉將兵八萬、復入尾張、前軍
至樂田。參議出陣岩倉、信雄陣氷村。九月、秀吉至茂呂。
參議與信雄援軍赴之、親出巡師。西軍覩我馬表曰、金
扇復至矣、相驚擾不可定。大久保忠佐率騎乘之、秀吉
夜退軍二十餘里、砦于大野・奈良、自入大垣。參議乃還。
是月、信濃諸將攻妻籠、聞西軍來援、解還。城兵追躡。保
科正直殿戰、卻之。十月、參議留酒井忠次守清洲、榊原
康政守小牧、松平家忠・菅沼定盈守小幡。而收兵入岡
崎。德川氏羽柴氏相持美濃尾張之間者幾乎一歲。天

下聞德川氏屢克羽柴氏、不競、多來通款者。南海兵倍
奮、屢侵大坂。土佐國主長曾我部元親與故紀伊國主
畠山貞政皆應於我、欲刻期夾擊秀吉。而未果約也。秀
吉懼。十一月、將兵入伊勢。信雄與之對軍。參議聞之、赴
援。秀吉遽乞降於信雄。信雄許之。秀吉面謁獻誓、馳歸
大坂。參議至清洲、聞之憮然。使石川數正賀和成。十六
日、還岡崎。而土佐・紀伊書至。參議慨然太息曰、使此書
在十日前、則秀吉可生致也。今已後矣。勞使者遣之。南
海之兵所在皆解。居六日、參議凱旋濱松、論賞長湫戰
功。秀吉遣富田知信・津田信春來請和。信雄亦遣瀧川
雄利介之。參議召詢之諸將。石川數正嘗爲秀吉所誘、

問義如何耳
土方勘兵衛後河
內守

與和遣荻丸
隱岐守定勝後叙
名少將
嫡父松平長勝質駿
河數年爲信玄所
參州子甲斐後逃
歸
越前中納言秀康
清洲薩摩守忠吉

武田万千代丸信吉

成政來見
佐々內藏助後陸
奥守

十三年
參議患疔重次憑言

心竊倚之、進說曰、主公之國不能當秀吉之半。而氏政
叔其背、景勝逼其肩、三面受敵、事不可爲矣。宜速聽和、
以爲國家之計。參議怒曰、問義如何耳。至勝敗之數、則
乃公自計之。乃遣歸。三使秀吉復使土方雄久數來請
焉。十二月、信雄自來濱松、謝出援之勞、且謂曰、公與秀
吉素無仇怨、特爲援我構兵耳。今我已與之和矣。公獨
何自執乎。宜聽其所言。秀吉以無子、欲養公之子。公宜
予之一人。參議不得已聽之、欲遣異父弟松平定勝。母
水野氏泣曰、渠兄嘗質於今川・武田、已極艱楚。其忍復
之乎。參議愍然乃止。時世子之外有三庶子。曰秀康、忠
吉、信吉。秀康乃荻丸。忠吉嗣東條松平氏。信吉嗣穴山

氏。乃遣荻丸。時年十二。本多重次・石川數正皆以其子
從之。秀吉大喜、養爲子、稱羽柴秀康、給邑萬石。後任參
河守。是月、織田氏故將佐佐成政自越中來見參議、及
信雄、請戮力攻秀吉。信雄不許。參議厚遇之。諸將惡成
政倨傲、交勸勿援、曰、北地阻絕、不可赴援。參議乃謂之
曰、吾不必與秀吉戰、卽戰亦不必借子力也。雖然、子之
來意不可不答。他日有緩急、當爲之聲援。成政謝而去。
十三年二月、城吉良。三月、參議患疔、危篤。臣民憂懼。本
多重次造枕請曰、臣嘗患此疾、有一醫治之而愈。君請
命焉。參議曰、毋爲也。吾已決死矣。重次憑曰、君自絕命、
臣請先焉。乃趨出。參議驚、命左右止之。重次不顧、強而

折腰。拜揖也。

癃。老病也。

彷徨。猶徘徊也。支吾。與枝梧同。

根來部

昌幸數降

取償於內地。以甲斐都留郡信濃佐久郡換之也。

秀吉景勝援昌幸以圖我

率至參議曰。汝何得此言。吾賴有汝曹也。以瞑也。汝曹宜全軀撫循子弟。以保我家。汝何得此言。重次泣曰。否。否。臣不欲生也。臣近覩甲斐將士喪其首領。折腰於我門。情狀可羞。今臣喪主。公亦將如是也。臣少小從軍。面目創。手足鈇。一被癰翁耳。特以主公眷顧。頗爲人所畏。主公一瞑。鄰國四襲。我子弟沮喪不支。事可知矣。當是時。臣彷徨支吾。人將指曰。彼痰癃翁何不恥之甚。臣設寧速死。不欲生也。參議曰。然。吾能從汝意矣。汝亦能從吾意。爲吾忍恥乎。否。重次曰。君苟聽於臣。臣豈敢違。乃召其醫。醫曰。宜灸。重次手灼艾。進藥。其夜。疔潰而瘥。重次喜極而哭。是月。秀吉南取紀伊根來。僧兵來奔二百人。乃置根來部。五月。參議巡甲斐。先是。眞田昌幸侵上野。取沼田。北條氏直請還之。參議諭昌幸使還之。取償於內地。昌幸不奉命。終屬上杉氏。因降於秀吉。大久保忠世鳥居元忠平岩親吉率將士攻之。八月。秀吉北取越中。降佐佐成政。上杉景勝又舉越後降之。秀吉密與景勝議。使援昌幸以圖我。閏月。我兵攻上田。不利。敵追至利川。忠世以十餘騎殿。而濟陣南岸。欲返擊。二將不肯。明日。忠世濟統摩川。陣八重原。昌幸陣手白塚。忠世使柴田康忠還告二將曰。公等壓河而陣。與我夾擊。必殲之。二將曰。吾暗於地理。不若持重。忠世怒。又使謂曰。公等怖敵。猶當來我後。以爲聲援。亦不肯。往復之間。昌

脫籠禽

左衛門佐幸村

修築府中

北條氏尋盟

攜貳。攜離貳心也。

重次取兒而還

歆。羨慕也。

數正送款出奔

小笠原右近大夫

近正部將獻書

五左衛門近正

主殿頭家忠

臨忠次第張散樂

彥左衛門忠教

幸已退陣于城下。忠世切齒曰。脫籠禽也。於是諸將列壁相持。昌幸不敢出。參議遣井伊直政等援之。昌幸出兵犯康忠營。康忠擊走之。岡部長盛要其歸途。又敗之。九月。聞景勝大舉且至。解兵而還。直政康忠爲殿。昌幸子幸村請追之。昌幸曰。將勇陣整。不可追也。忠世於是留守小室。以備景勝昌幸來襲。參議欲徙國都于駿河。命諸將士修築府中。北條氏聞景勝與秀吉連衡也。大懼。十月。使將士來尋盟。益固從約。本多重次自度曰。物情恟恟。而我兒在上國。恐受攜貳之疑。乃使使大坂曰。兒之母有篤疾。請使一訣。因取其兒而還。石川數正守岡崎。其兒亦在大坂。秀吉資望日隆。位至關白。賜姓豐臣。諸名族大邦入謁者。皆被恩榮。數正竊歆之。秀吉亦以八萬石邑招之。數正遂送款焉。與眞田昌幸及小笠原貞慶通謀。又誘其部將松平近正。近正怒不肯。曰。使者再來斬之。因獻其書。十一月。數正挈家出奔大坂。時將士多在岡崎。松平家忠自深溝馳至。護其四門。酒井忠次亦至自吉田。馳使上變。中外動搖。參議行放鷹。至岡崎。即日。臨忠次第。命張散樂。人心即定。乃召大久保忠世。忠世曰。景勝日伺我隙。而貞慶舉兵應之。又聞昌幸迎故信玄孽子某。以煽將士。吾一動。則甲斐信濃皆覆沒矣。弟忠教曰。敢請代守。生死以之。忠世喜。乃發。會大雪。踰歲。景勝昌幸不能出兵。忠教得代而歸。參議

內藤彌二左衞門
秀吉遇數正甚薄
秀吉使來議和
長湫之獲信輝長可等也

修岡崎塹壘、厚褒近正、以數正部兵屬內藤家長。於是諸將皆獻質。參議多還之。數正既至大坂、秀吉過之甚薄、或摽其門嗤之。數正羞縮不出。秀吉既定南海北陸、以爲我已奪德川氏左右臂、嗾景勝背之、其國又有內訌。於是時而與家康和。和必成、家康必來。天下莫足復圖者。乃與信雄議、使羽柴勝雅・土方雄久來議和、戒使者曰、德川以數正故也、意必不平、汝輩善處之。二使來岡崎、卑辭厚禮、陳秀吉信雄之意、請參議入覲京師。參議面諭曰、長湫之獲、皆秀吉所愛重。其欲甘心於我久矣。吾不敢往。至旗鼓相見、敢不努力。二使乃去。或諫曰、主公不往、則次郎將不免。參議曰、羽柴秀康爲其父所

命重次守岡崎
內藏助成重
十四年秀吉使復來
織田有樂齋
可一搏擊不能就人絛制
絛制猶羈束也

殺、我何與焉。遠近傳言秀吉大舉東下。參議乃修守備。問群臣曰、岡崎我墳墓之地、而當敵之衝。誰可使守者。本多正信曰、緩急能手刃妻兒、抗城而死者、而後可。參議曰、作左衞門其人也。乃以精兵數百屬本多重次、往守之。重次辭出、意色甚決。參議乃約其子成重襲封、給以手書。十四年正月、參議適岡崎。秀吉復使羽柴勝雅來固請入覲。信雄亦使其叔父長益來慫慂之。參議不肯。使者不敢去、在其館候之。參議獵于吉良。使者承間來見。參議臂鷹而顧曰、可一搏擊、不能就人絛制。明日、復見。參議曰、若未去乎。吾不欲復聞若說。勝雅進曰、願君侯少容之。使臣得終其說。夫關白以百萬之兵翼天

秀吉能來則來不能往

子出令、西有毛利之援、東有上杉之助、俊雄豪傑爭爲之用。復何欲而不致。而屈節招君侯、使者三反矣。君侯不思安危之決、徒以放鷹逐禽爲事。臣視君侯境內、城壘不固、溝池不浚。關白一舉趾、則上田之南、鳴海以東、非君侯之有也。臣竊爲君侯危之。參議起色曰、何呶呶也。秀吉兵雖衆、不過十萬。我兵雖寡、可得三四萬。要吾兵於熟地、邀險而擊之、何難之有。歸語秀吉、能來則來。不能往也。勝雅・長益返大坂、慮秀吉怒、僞伏復命。秀吉徐曰、家康言良然。堀秀政・蒲生氏鄉等爭勸東伐。秀吉不聽、沈思竟日。其夜四更、急召勝雅及信雄、披衣而出曰、吾業已使家康來矣。二人驚問故。曰、彼亡室。吾以我

以妹繼室以母爲質
堀尾吉晴帶刀
生駒親正雅樂頭
佐治自殺
天野佐左衞門
秀吉使來議婚
馹音日驛傳也

妹繼之。彼寧不來。國人猶有不安、則以我大廳爲質。堀尾吉晴・生駒親正侍坐。問曰、尊妹何在。曰、佐治之室是也。初秀吉有異父妹、適佐治日向者。秀吉欲奪之、改適於我也。明日、使吉晴・親正諭告佐治。佐治勉強聽命。遣妻而自殺。二月、乃使長益・勝雅及富田知信・天野雄光來議婚、別授密旨於淺野彈正少弼。繼發四使至。因酒井忠次求見參議。不見。忠次告故、固請。數日延見之。四使曰、嚮關白無子、得養君侯子。聞君侯亡室、欲進關白妹。參議曰、好意至此。吾豈拒之。獨有三事。約之而後婚。請問。不答。使者曰、淺野彈正帶密諭在清洲。乃以馹召。至。參議書三事示之。曰、新婦有出、不可爲嗣。故嗣子不

三事暗合
與氏立盟示意於外部而示無異心也
婚成
秀吉謁見家康
秀吉請釋昌幸
議西上
黙注標記
秀吉遺親書與送質
大和大納言秀長
彼亦謂吾甚狹小也
詔遷參議中納言
中納言入朝
彼亦有天命當世之定亂
石僧日則守

可出質。吾或衆世不可割寸地。彈正少弼曰。其祗關白。手書亦有三條。出而視之。皆暗合焉。參議怡然。遂許婚。信雄來賀北條氏聞之。意頗危疑。請盟。三月。參議與氏直盟于黃瀨河。抵歡而止。遂毀沼津郛。以示意。四月。納幣京師。秀吉使彈正少弼送女。參議使榊原康政往。告禮成。館于富田氏。秀吉就見曰。吾欲見子面久矣。小牧之役。醜詆我者。非子乎。吾嘗購子頭千金。今德川已為我婿。我婿有材臣如子者。吾所喜也。七月。參議將自將討上田。秀吉聞之。使使來言。關白為昌幸請釋之。八月。令昌幸及小笠原貞慶來謝罪。焉參議遂議西上。酒井忠次曰。彼雖婚。未可輕信。宜確得其情。然後往。是月。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〇十三

秀吉遺親書固請。九月。使彈正少弼以下六輩來。約送大廳為質。秀吉弟秀長諫曰。以母為質。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何不征伐之。秀吉哂曰。汝何狹中。是非汝所知也。十月。詔遷參議中納言。秀吉奏請之也。中納言遂決意入朝。諸將皆諫曰。秀吉威力如此。豈真以其母為質。恐有詐謀。吾陷其計中。雖悔可追。願君勿往。秀吉怒而來。臣等當以死拒之。中納言曰。吾亦不保其非偽。雖然。彼百方修好。至以母為質。而吾猶遷回。世謂吾怯也。且彼亦有天命。吾當助之。共定天下之亂。今復與搆兵。則亂曷有止乎。捐我一人之命。以救億萬生靈。不亦多乎。乃令世子留監國。大久保忠世。石川家成輔之。井伊直政。

秀吉母至
秀吉來見
為天下屈節
義所在天下從之
秀吉請枉意而降
聚樂延見
黙注標記
館外積薪
有短長摺有變故也
大廳馳書
乞諸袍

助本多重次守岡崎。而親帥上下萬人西上。至岡崎。遇秀吉母至。迎夫人見之。信矣秀吉命。沿道諸國修橋梁供帳。二十七日。至京師。館于茶屋晴延。秀吉與弟秀長及彈正少弼以下來見。曰。自長篠之役。不相面見十二年矣。今吾子一為天下屈節。吾事成矣。遂見總從諸將。謂本多忠勝曰。小牧之役。汝與我軍抗而行。可謂一騎當千者也。遂命酒饌。自嘗而進。贈賄極厚。如是者連夜因從容問曰。我起微賤。諸侯多不心服。奚為則可。中納言對曰。公第莫違義。義所在。天下從之。秀吉曰。善。既而曰。明日見子于聚樂。子枉意降我。以視諸侯。十一月二日。入聚樂第。秀吉大會諸侯延見。如儀。中納言拜跪甚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〇十四

恭。諸侯皆改容。其明日。大饗。當此時。秀吉母在岡崎。岡崎役卒日積薪其館外。其侍婢怪之。召役卒問故。對曰。作左避中納言歸也。曰。若有短長。焚殺大廳。此老性急。今旦已欲縱火。井伊公留之。而止。婢大怖。相謂曰。往年參河任子求關白指其一人。曰。彼鬼作左之兒也。今其鬼乃欲殺我輩。遂白之大廳。大廳憂悸。馳書秀吉。促中納言歸。中納言方受秀長之饗宴酣。秀吉至。揣袍默。若曰。請。祖於聚樂。乃與偕出。諸侯皆在門外。秀吉曰。吾欲我母之早歸。故使我婿趣就國。秀長躡中納言。足中納言進乞其揣袍。秀吉曰。此我衣也。中納言曰。家康在焉。不使公復戎衣。秀吉笑脫而附之。因左右顧曰。吾得快

鼇頭標記

起第于二條　藤堂和泉守初佐渡守　進正三位　元忠辭爵及養子　左京亮忠政初名新太郎　歸參河　送還大廳　直政不答數正　多佳士可羨　菅沼定政後土岐山城守　徙居駿府　勝重爲奉行　板倉四郎右衛門後伊賀守　八右衛門好重　喜藏定重　又右衛門忠重　勝重與妻計　內謁婦女請謁也

婿矣。衆讙然。蓋使秀長豫㪘中納言也。秀吉遂起德川氏第于二條。賜酒井忠次宅。命秀長部將藤堂高虎監役。以近江地三萬石爲湯沐邑。賜忠次。十一月二日。中納言進正三位。井伊直政任兵部太輔。榊原康政任式部太輔。皆叙從五位下。其餘將須受官爵。有若鳥居元忠以爲是秀吉假朝爵結納我輩也。乃辭曰。臣關東野人。創夷之餘。不便跪起。豈任衣冠哉。後秀吉使羽柴勝雅以女妻元忠子忠政。因養爲子。元忠曰。臣兒不可使有二君。亦辭之。十四日。中納言歸參河。重次以下迎賀。乃令直政送還大廳。諸侍女譽直政有禮。秀吉喜饗之。中納言之在京師也。秀吉請許石川數正謁見。及饗直

政。又使數正接伴焉。終饗。直政不交一言。指數正謂衆曰。彼人面而獸心者。一坐失色。大廳侍女又愬重次亡狀。請加罰。秀吉笑曰。家康多佳士。可羨。十二月。駿府城成。中納言留菅沼定政守濱松。而徙居駿府。以板倉勝重爲奉行。勝重幼爲僧。喜讀書。父好重弟定重皆死事。兄忠重卒。無子。中納言乃令勝重蓄髮爲吏。終識拔之。勝重固辭。不許。乃請曰。願得歸家與妻計焉。中納言哂許之。妻欣迎曰。有人告夫婿有變事。何也。勝重脫朝服坐。謂之曰。吾受奉行之命。欲與汝計之。以辭而歸。顧汝謂何。妻驚曰。是公事也。妾何得辨之。勝重曰。不然。自古爲吏者。誰不以內謁敗事。自今以往。汝於我所爲。無一

鼇頭標記

苞苴苞裹也苴小藉也凡以物相遺必以物苞裹之故　撚戾也　平允公平而當也　十五年　秀吉不復虞東面　岩石城跨豐前筑前之間　轉大納言進從二位兼左近衞大將左馬寮御監　十六年　辭兩職　秀康進左近衞少將　天皇幸聚樂執柄會盟　浮田中納言秀家　詔班清華之上　秀吉責北條氏　氏政因我請和　相模守左京大夫氏政　閏五月　忠次致仕　左衞門尉家次　伊達氏通好　左京大夫政宗　十七年　昌幸送質　源三郎信幸後伊豆守　惣藏昌恒

有議於外人。苞苴無一有受。則吾拜命矣。妻曰。敢不唯命是聽。勝重與之誓。復被朝服。穿袴而出。妻送見其袴後撚也。呼還欲正之。勝重怒曰。何背誓也。妻惶恐謝。於是往拜命。就職。訟獄平允。百事大治。十五年。三月。造駿府二城。秀吉既與我和。不虞東面。於是大舉西伐。中納言遣本多廣孝勞師。師攻岩石城。廣孝力戰受賞。七月。秀吉定九州而還。中納言赴大坂賀之。八月。轉大納言。進從二位。乃還。十二月。兼左近衞大將左馬寮御監。十六年。二月。辭內職。三月。大納言朝京師。秀康以從西征有功。進左近衞少將。我諸臣多遷任者。四月。後陽成天皇幸聚樂。大納言與內大臣信雄等爲先驅。關白秀吉

爲後乘。秀吉要大納言以下。盟辭將詔。大納言與信雄秀長秀次及浮田秀家。班清華之上。禮畢。東還。於是秀吉以北條氏未至。乃遣使責其不庭。北條氏遷延意欲得婚及質。如德川氏。而秀吉不加於意。閏五月。氏政使來。因我請和。六月。大廳有疾。大納言與夫人赴京師問之。九月。留夫人而還。十一月。酒井忠次請致仕。大納言優旨答之。固請。乃讌其第。盡驩竟日。使其子家次襲封。是歲。陸奧伊達氏來通好。十七年。正月。眞田昌幸以子信幸質於我。是月。大納言獵于中泉。息清見寺。有一兒捧茗而出。問其名。僧曰。甲斐人土屋惣藏之孤也。惣藏事武田氏。死於天目山之難。大納言喜得其胤也。載歸

一口護身刀
民部少輔忠直則
平三郎
左兵衛佐晴朝
秀吉遣秀康為結城氏嗣
氏政請得侵地
秀吉入朝請東伐
橫行萬國可也
十八年
夫人卒
修理亮正成
變野樣為京樣
不留我兒欲借我城
伊奈熊藏後備前守
發兵誓師

謂世子曰、吾與汝以一口護身刀、拉兒附之後、賜名忠直、常侍世子。時少將秀康在京師、益長、有英氣、嘗習騎。秀吉牙騎失禮、秀康馳斬之。秀吉不問。是時、關東諸家往往因我降。結城晴朝亦降、請得豐臣氏族、為子。秀吉乃遣秀康。三月、大納言如京師、兩月而還。先是北條氏政請得我侵地沼田、而後入朝。秀吉不懌曰、吾欲伐北條氏、以其為德川姻戚、姑假之耳。七月、秀吉發三使、求請。大納言乃使人諭眞田昌幸、致沼田、而就內地償之。因說氏政以順逆、勸其入朝。亦勸伊達政宗。皆不聽。沼田守將亦侵其傍地。十二月、大納言如大坂。秀吉入朝、請東伐。詔許之、以大納言為前軍。秀吉謂諸將曰、家康

為前軍、秀吉為後繼、雖橫行萬國可也、況於北條氏乎。令大納言還國治兵。十八年正月、夫人病、卒于京師。以東事興、秘不發喪。大納言遣世子如京師。井伊直政、內藤正成等從。至聚樂。秀吉喜迎曰、佳兒也。執其手入內、使夫人淺野氏結其髮、更衣袴、親取金飾刀帶之、携出、謂直政曰、變野樣為京樣。大納言見之、必驚喜。大納言朴實、其送幼兒、蓋以與北條有姻故、以此擬質也。吾豈有所疑哉。宜速護去。世子還至。大納言曰、秀吉不留我兒、是欲借我諸城也。乃命本多重次、本多正信、掃除海道諸城、命伊奈忠次造浮梁于富士河。居三日、秀吉使者至、果如其言。二月、大納言發兵二萬五千、誓師而發。

重次不迎謁秀吉
三成耳語
石田治部少輔
淺野長政
重次罵假城
咄咄之聲也
嘻懼辭也
稠密也稠人猶衆也
秀吉就我營諮軍事也
諮與咨同謀也

軍于長窪。三月、秀吉發京師、入岡崎。本多重次留守焉。不肯出迎。秀吉召見之。重次曰、非我君、何謁焉。辭不入。秀吉至吉田。伊奈忠次曰、天雨河漲。請待霽而行。秀吉曰、吾聞、兵行臨水、宜亟涉。不則後者病焉。對曰、是所以行寡兵耳。以行大衆、則溺矣。秀吉從之、留二日、至駿府。將入、石田三成耳語曰、聞德川與北條通謀。勿入。秀吉猶豫。彈正少弼諫、言勿信。乃入。三成自童年以面首承寵。及長、慧巧過人。秀吉以為奉行。任治部少輔、與少弼同僚。自是浸有釁隙。大納言聞秀吉至、留兵而來會。與上國諸將皆在。其次、本多重次以事來謁、自後罵曰、咄、主公為此大怪事。主於國者、豈有空其城假人哉。如

是則人或欲借夫人、亦許之乎。且罵且出。諸將相視而嘻。大納言謂諸將曰、彼本多重次者、僕舊臣也。自僕幼時從、而百戰。僕亦愛憐之也。然天質頑縱、及老益甚。今於稠人中、詬僕如此。諸公可以想其平時矣。衆謝曰、聞此老之名、久矣。今乃得見。有臣如此、眞可倚賴。已而大納言復至其軍。秀吉至沼津。二十八日、親巡敵寨、就我營、諮曰、諸將皆說我曰、氏政父子擁數萬精甲、而不出戰、是欲誘我於險而四襲之也。卿以為何如。大納言對曰、以某觀之、是畏我焉爾。今宜為三軍、一攻韮山、一攻山中。彼或來援、則以一軍邀擊之。秀吉曰、彼果來、煩卿邀擊。對曰、諾。某嘗將一萬、與彼之四萬、戰於甲斐信濃。

二城韮山山中也

中村式部大輔

周防守康重

纂註標記

戰袍尚餘一領以賜中村一氏見松蒙紀事等書

秀吉取偏名名世子

秀吉約我盡領北條代地

修理大夫康國

木村常陸介康忠

美濃守忠政

十合九勝固易與耳雖然今彼據險以待若不利公
幸繼之秀吉曰諾是必勝之計也雖然彼不肯出則奚
爲曰二城必取一臣則以手軍自古道出於酒匂驛陣
于早川以扼八州援路而公以大軍直擣小田原敵必
不能支焉曰酒匂之道得無城寨乎曰有鷹巢足柄新
莊三城曰何以踰之曰彼不能守也武田信玄嘗以二
萬入小田原如行無人之地今兵什倍信玄其不能守
必矣曰焉知無鯁將拒我者乎曰能然我所欲也其當
攻而殲之秀吉乃還其軍夜發令日明攻二城豐臣秀
次中村一氏攻拔山中北條氏不出大納言則以別軍
出古道松平康重本多忠勝等爲先鋒攻鷹巢陷之足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十九

柄城潰進攻新莊守將拒戰不克而走秀吉繼至與諸
將相見于湯本出戰袍三領使大納言取其一且使以
其一授秀次因戒秀次曰汝宜學德川也又使大納言
召世子於駿府秀吉自取甲被之曰宜類我也自取其
偏名名曰秀忠秀吉益以事勢未定務結納我也四月
松平康重等攻宮城野破之湯本竹浦解走三日大納
言先諸軍至於酒匂城中驚怖我兵復伏衢路要擊敵
援兵多所俘斬秀吉大喜約我事平盡領北條氏地我
將松平康國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助前田上杉氏入上
野武藏下諸城本多忠勝酒井家次等助淺野木村氏
會前二將徇上總下總還入武藏攻岩槻陷之本多忠

總社在上野

衛門大夫康貞

召政宗使來見

左衛門大夫氏勝
黑田勘解由如水

諭降氏勝

遠山右衛門尉

隱岐守信丹

大谷刑部少輔

三成忌功

纂註標記

左馬助嘉明

是豈主天下者言乎

中山勘解由

狩野主膳正

勘六郎昭守從點

解由

左助信吉後備前守

兩軍禁戰

勝子忠政斬首級城兵就本多忠降五月康國攻總社
爲降將所賊弟康貞手斬十餘人定之大納言以康貞
爲嗣是月小田原城兵夜出襲蒲生氏陣轉赴我陣陣
堅不動乃收入六月大納言召伊達政宗使來見玉繩
城主北條氏勝初守山中敗保其邑秀吉遣黑田孝高
說降之弗聽大納言使本多忠勝諭之乃降江戶城主
遠山景佐初守新莊爲我兵所敗走入小田原其弟川
村兵部其姪遠山丹波與島田信丹處守江戶丹波信
丹納款於我大納言遣兵逐兵部收其城石田三成大
谷吉隆攻館林不拔氏勝諭城兵乃降三成等轉攻忍
城彈正少弼助攻將諭降之三成忌其多功紿口城兵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二十

已有內應者請分隊攻之城兵怒而戰三成曰內應敗
矣遂引水灌之不得地利而罷前田上杉氏以降附萬
餘來謁秀吉不賞曰彼無血刃之功或屠之或降之可
也西將加藤嘉明竊言曰是豈主天下者言乎二將遂
攻屠八王子守將中山家範狩野一菴等死之大納言
索一菴子主膳家範二子昭守信吉祿之時小田原固
守數月兩軍禁戰徒以弓銃相挑先是我軍從子築地
鑿地道入城未達井伊氏營前有敵別壘一橋通城城
兵時出戍壘直政私計以部下子弟襲之會暴雨地道
壞城樓崩陷直政設伏軸外而進攻輒取壘直政至橋
自發銃銃炸傷手進而不已士卒力戰斬首四百縱火

紀伊守家忠
少年輩乘雨入城
丹波守廣勝
諭降氏規
氏直乞降致城
與八郎長忠
氏政自殺
縱氏直

下城城兵益出而我兵無繼乃收兵卻城兵追躡過伏
敗還我中軍望火而愕松平家忠曰少年輩乘雨入城
耳捷聞至秀吉大喜賞之是役得城中首級是為始也
織田信雄及西將數人攻韮山數不利大納言遣小笠
原廣勝視之廣勝怒諸將逗撓自進奪其門無繼而死
七月大納言又遣內藤信成諭城將北條氏規降之五
日氏直遂出就我營乞降致城大納言遣井伊本多榊
原三將與西將二人入受城嚴禁抄掠盡出氏政以下
我叛將小笠原長忠自甲斐亡依小田原於是執誅之
十一日大納言入城其明氏政自殺秀吉遣四使大納言
遣榊原康政蒞焉縱氏直高野厚給之德川氏於是鎮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廿一

秀吉陰謀徙我於
關東與饗通饗欲之
我
里見安房守
宇都宮三郎左衛
門
結城左衛門督
佐野修理大夫
皆川山城守
蘆名平四郎又曰
內守
八州亦我宗故國

關東八國近江地九萬石為朝宿邑海道地萬石為旧
纖邑凡二百五十萬七千石秀吉害我國逼京畿而
人心固結日久也乃乘事徙之以八國之名厭其心其
實武藏相撲伊豆上總下總下野六州而已安房有里
見氏下野有宇都宮氏其他結城佐野皆川諸族割據
一方隅者頗多而北條氏餘黨所在潛伏兵變之餘城邑
荒廢乃趣我使徙居焉而以駿河甲斐信濃遠江參河
割予於親臣宿將故織田信雄奪尾張伊勢予之於甥
秀次以拒塞我陸奧會津葦名氏故國也為伊達氏所
侵請復之秀吉不許予之於蒲生氏鄉以鎮壓我五國
士民大失望諸將亦快快不樂大納言曰可也關八州

振旅入于江戶城
師入曰振旅振旅言整
旅也
論功分地
主殿頭家忠
周防守康重
河內守清長
丹波守康長
內膳家廣
相模守忠鄰
河內守重忠
掃部助信嶺
玄蕃頭清宗
七郎右衛門忠世
佐渡守正信
豐前守信成
彥右衛門元忠
信濃守秀政
因幡守康元
山城守定政

亦我宗故國自古稱用武之地養士撫民足以觀天下
之變矣乃發兵四出代諸城邑未服者盡定之遂相地
建都將士以為非小田原則鎌倉也大納言乃與秀吉
議營于江戶八月朔振旅入焉即論功分地賜武藏忍
于松平家忠其私部于松平康重其岩槻于高力清長
其東方于松平康長其松山于松平家廣其羽生于大
久保忠鄰其河越于酒井重忠其本莊于小笠原信嶺
其八幡山于松平清宗相模小田原于大久保忠世其
甘繩于本多正信伊豆韮山于內藤信成下總矢作于
鳥居元忠其古河于小笠原秀政其關宿于松平康元
其相馬于土岐定政其蘆戶于木曾義就上總緒瀧于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　○廿二

千次郎義就
中務少輔忠勝
五郎左衛門忠政
左衛門大夫康通
彌次左衛門家長
宮內大輔家次
主計頭親吉
右馬允康成
小大膳定利
新八郎定盈
和泉守家乘
美作守信昌
右衛門大夫康貞
豐後守康孝
式部大輔康政
兵部大輔直政
此他賜采邑者尚
有三十餘名皆屬
一万石以下故亦
書不載

本多忠勝其久留里于大須賀忠政其鳴渡于石川康
通其佐貫于內藤家長上野碓氷于酒井家次其厩橋
于平岩親吉其大胡于牧野康成其吉井于菅沼定利
其阿布于菅沼定盈其那波于松平家乘其宮崎于奧
平信昌其藤岡于松平康貞其白井于本多康孝其館
林于榊原康政其箕輪于井伊直政直政康政忠勝皆
食十萬石忠世元忠康元食四萬石其餘有差總內外
士八分為五隊以直政忠勝康政康通親吉領之更番
京師北條三浦木曾保科久能岡部諸族皆給封邑乃
促就封焉命吏度遠近輕重以給資用眾皆忘其遷徙
之勞十月遣使京師致五州地秀吉服其神速江戶之

秀吉既致逸神遊　太田備中守持資　号道灌　平衍沮洳　斷灘也　土木之事徐議之耳　大番士　雜揃制而　於那渠濡泥而　制度因舊　佐藤四郎兵衛　忠勝還冑　秀吉銜重次無禮

重次本　奥羽寇起　秀吉請親出　世子敘從四位下任侍從　小笠原信濃守　十九年　將士賀正于江戶　賜香勅

地東帶隅田川南控海灣西北接武藏野上杉氏將太
田道灌者始城之而平衍沮洳蘆葦叢生城郭隘陋至
用船板為階本多正信白曰是不可以視外賓請更之
大納言哂曰汝乃執此婦女之見乎土木之事徐議之
耳乃因地勢區處士民賜大番士以西北地雜高塩界
以置第宅東南鑿渠疏於葦泥土起街市以通運漕之
道復以板倉勝重為奉行諸制度盡因北條氏之舊而
除其煩苛者國内大服秀吉之東下有人獻佐藤忠信
冑曰今日當被之者本多忠勝也乃賜之忠勝忠勝長
子忠政謂其父曰忠信源九郎從僕耳大人以德川氏
將領而被其冑以為榮乎亟還之秀吉之西還銜本多

重次無禮諷我罰之大納言不得已置之上總小原潛
給三千石時使人慰問之尋病卒是月陸奧出羽寇起
伊達氏陰助之蒲生氏鄉等來乞援於我彈正少弼西
還途聞變亦來乞焉乃遣結城秀康榊原康政赴之十
二月秀吉遣甥秀次東伐使石田三成來請親出是歲
世子敘從四位下任侍從秀康襲封食十萬石忠吉敘
從五位下任下野守信吉封下總小金食三萬石以故
世子信康女妻小笠原秀政秀政貞慶子也十九年正
月八國將士皆賀正于江戶大納言覲出至岩槻聞亂
平乃還勸伊達氏入謝閏月如京師二月天子賜之御
香勅入朝觀花禁闈三月東歸五月陸奧復亂六月秀

奥羽定　最上出羽守山形　少將　駿河守家親初左馬助　侍從轉少將尋遷中將　朝鮮之役　浮田中納言　匡拂忤旨匡正也　中將贈參議

文祿元年　諸將西行　佐竹右京大夫　南部大膳大夫　下總守須賀小將　松平忠明　修拓江戶城　參議遷中納言進從三位　延藤原肅于幕中　藤原惺窩先生　金吾中納言秀秋　廿　明詩家　外征元帥

吉復使人來請節度東北諸將七月親征非伊本多榊
原各將一軍從焉八月軍于岩手九月盡定陸奧十月
還江戶最上義光世主出羽山形通於織田豐臣氏大
納言輒為說其名家使善遇之義光深德之於是請以
其次子臣我乃賜名家親屬之侍從是月侍從轉左近
衛少將兼武藏守尋遷右近衛中將於是海内盡定將
休息於無為而秀吉汰侈喜事諸輕銳小人承旨進說
會其愛兒死欲用兵朝鮮以自遣浮田秀家首慫慂之
乃讓關白職于秀次自稱太閤建行營于肥前使人來
告我令來會焉伐木伊豆以造舟艦海内騷然諸將皆
心知其非莫敢匡拂十一月中將陞參議帶前職文祿

元年二月大納言命榊原康政輔參議處守而自將兵
萬五千西行率伊達佐竹南部最上諸將會于肥前是
月徙松平家忠于下總小美川以忍封下野守忠吉三
月徙五郎信吉于下總佐倉各食十萬石尋封外孫奥
平忠明于上野小幡四月浮田秀家等將兵入朝鮮七
月大納言遣命松平家忠修拓江戶城參議如京師九
月參議遷中納言進從三位十二月還江戶先是京師
儒人藤原肅忤秀吉避之肥前豐臣秀秋與之有故迎
客之大納言聞其名時延之幕中諮詢古道二年三月
江戶上功告竣先是外征諸將取朝鮮所過殘滅明氏
出軍援之連戰不決黑田孝高在行營議以為元帥不

點注標記

奮辭色願從行
淺野左京大夫
與淺野氏親善
二位內大臣秀賴
還江戸
聘藤肅待以賓禮
三年
貸錢也
西上監役
直勝進茗
問答戰略
媒女釋憾
次信輝子輝之憾也
三左衛門紛播磨宰相池改

堪其任。堪其任者新田公。不則前田利家若孝高而已。秀吉又慮功不成而有內變。會諸將宜言。欲自與前田利家蒲生氏鄉。將三軍入朝鮮。而留大納言守國。大納言即奮辭色。願從行。彈正少弼極諫秀吉。秀吉怒欲手斬之。諸將救而止。秀吉斥少弼。不許見。會肥後冦起。秀吉乃悟。大納言攜少弼入謝。令少弼長子左京大夫討冦。以本多忠勝助而平之。淺野氏嘗坐其臣僞造金幣獲罪。大納言潛往其家。審實為白之。事得以寢。日益親善。八月。秀吉庶子秀賴生。秀吉大喜東歸。大納言自西中納言自東皆往賀之。豐臣氏將吏在朝鮮。竊懷歸志。間說秀吉。曲成和議。弭兵而還。十月。大納言還江戸。聘

藤原肅。待以賓禮。講論益力。三年。春。秀吉大城伏見。課諸國助役。大納言令榊原康政諭管內將士。貸傜錢出役丁。尋自西上監視。秀吉要之共遊吉野。四月。永井直勝敍五位。為右近大夫。大納言之在肥前。秀吉過其營與語。直勝出進茗。秀吉問知其名。曰是往年獲池田者乎。因問大納言曰。爾時吾與卿對壘。卿何以不攻我重濠之兵。對曰。慮樂田兵夾擊之也。抑公亦何以不來戰。秀吉拊掌曰。吾誠置餌兵于濠。欲俟卿來夾而殲之。故不往戰耳。諸將傍聽者皆悅服。秀吉於是來請冒直勝以豐臣氏。遂有斯命。大納言二女。適北條氏而寡。秀吉自媒再嫁於池田信輝子輝政。以釋其憾。次年。又以三

點注標記

蒲生藤三郎後飛驒守
忠世卒
相模守忠鄰
四年
少將秀康也
大饗秀吉
秀次滅亡
增田右衛門尉
構讒構也
大納言戒中納言
挾引也
土井大炊頭
利勝奉世子奔伏見
悉程西上
秀吉嗜殺
三成誣政宗等
政宗使者戍庭周防
罵使授對
政宗所對即大納言所授也

女嫁蒲生氏鄉子秀行。九月。大久保忠世卒。子忠鄰嗣守小田原。兼世子傅。四年。大納言中納言少將共在京師。大饗秀吉。秀吉既生秀賴。欲廢秀次。秀次素諂倉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等。從而構之。五月。大納言東還。留中納言于京師。戒之曰。秀次將及禍。即來誘。慎勿應之。七月。秀吉自伏見使使京師。就聚樂第詰秀次。秀次誓而遣之。以事已迫。欲取我中納言為質。因挾我兵自援。即夜五更。使人來告曰。關白欲供朝餐。請速來。土井利勝答曰。世子未起。當俟起告之。使者去。利勝告大久保忠鄰。忠鄰使之奉奔伏見。從者六人。議取間道。利勝直由大路南馳。使者復來。促忠鄰。故留之。度中納言已達。乃

出見曰。世子早有茶會之約。赴于伏見。秀次聞之大悔。秀吉見中納言來。悅曰。眞新田公之子也。乃以書告變江戸。大納言即發途。聞秀次已被殺。兼程而至。秀吉大喜。秀吉素嗜刑殺。及老喜怒不測。至治秀次獄。尤極慘酷。三成既陷秀次。遂欲連累諸將與已者。誣伊達政宗為叛黨。秀吉大怒。欲徙政宗于伊豫。政宗在京師。第使人往伏見。就請大納言營救。大納言不答。賜使者食。食畢。請對。大納言罵曰。而主怯懦。不足與言也。且吾輩欲徙伊豫。餧於魚乎。死京中。餧於狗乎。必居一焉。因召而前之。授對。遣歸。既而伊達氏兵皆裹甲而譟。京師大擾。秀吉聞之大驚。使使詰問政宗。政宗便服出迎。言曰。臣

敎義光
睚眦怒目相視貌
三成獨畏我
中納言娶淺井氏
京極若狹守三位宰相
小西攝津守
大野修理亮
加藤主計頭
福島左衛門大夫

點注標記

獨禮北廳
慶長元年
詔爲内大臣敍正二位
秀吉再征
忠次卒
周防守康親
和泉守家乘
大番頭
五將更番伏見
三年

僕從皆曰失累世之國漂泊客土不若死也臣制止之輙斥爲怯夫在目下者猶如此留在國者不審其爲何狀使者還報秀吉患之會大納言親往申理事遂得釋最上義光女嘗侍秀次及敗被併殺三成又誣義光亦爲大納言所救衆皆睚眦三成而秀吉寵之益甚三成專權無復忌憚獨畏德川氏九月我中納言以秀吉旨娶淺井氏淺井氏有二姊秀吉自取其長者生秀賴稱淀君少者嫁京極高次後稱常光皆故織田信長外甥也秀吉夫人淺野氏稱北廳及淀君專寵北廳失勢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小西行長大野治長等皆附淀君加藤清正福島正則等爲北廳親屬不敢附清正與行長

並爲外征將爭功相惡内旨各有所助及秀賴生諸將益黨淀君大納言亦與之有姻戚而獨禮北廳慶長元年五月詔以大納言爲内大臣敍正二位後二日入朝是日秀吉亦以秀賴入朝敍從三位任中將九月明及朝鮮使者來謁秀吉以來辭非其所望復大徵兵以明春濟海而置吏行營不復親出十月酒井忠次卒十二月以松平康親松平家乘爲大番頭初内大臣置大番五隊以内藤永井栗生三家子弟爲頭皆不滿萬石者於是諭二人曰吾以此職累子子必不厭心雖然世事未定中軍之鋒非子不可又令井伊本多榊原石川平岩五將更番伏見頓于藤杜以備非常三年正月二日

感吉夢
黧面翁可畏耳首坐云々謂德川公
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

點注標記

秀吉倦軍事
秀吉疾篤
長束大藏少輔
前田德善院
諸侯與麾下有郤
沖子幼小也曰秀賴

内大臣感吉夢潛詣石清水祠當是時内大臣及前田利家毛利輝元上杉景勝浮田秀家等爲巨藩大老秀吉嘗會諸侯而抱秀賴自室中闚視問曰彼列坐者誰最可畏輝元狀貌尤魁偉秀賴指之曰彼最可畏秀吉哂曰否首坐黧面翁可畏耳秀吉欲試内大臣從容語諸將曰弓箭之事方今莫及乃公者諸將皆伏曰誰敢望殿下内大臣作色而起曰某在於此殿下未可出此言殿下獨不記小牧之事乎諸將相顧駭栗秀吉默然起入内諸將交謂内大臣曰適所聞公戲言之耶内大臣曰否否雖太閤有天下至弓箭之道僕不肯讓一歩雖觸譴怒所不避也頃焉秀吉復出談他事而罷諸將

皆謂内大臣善直言也秀家等再伐朝鮮與明人戰不決自外師興至此前後七年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秀吉亦自倦乃置軍事於度外獨與秀賴及諸姬侍日爲宴樂窮極奢侈婾取快一時性素喜土木天下未定時建方廣寺造大佛索材諸道費累鉅萬金遇震而崩是年五月欲復更造之罹疾而止於是豐臣氏紀綱寖弛其中軍將士與諸牧伯互相讎視六月秀吉疾篤召奉行淺野彈正少弼石田三成增田長盛長束正家前田玄以曰如聞諸侯與麾下有郤是大亂之本也宜使相協和以翼沖子十六日五人乃大會内外牧伯將吏傳旨衆對曰協心奉嗣君則敢不奉命至於私憾各有

熙注標記

公等責家康舉坐仇敵

疇古名將不能過

秀吉託後事

秀吉用三成等言

石田大野氏有甲

所由不能輙聽從告諭再三終弗肯也秀吉乃召内大臣告之曰頗以煩卿内大臣乃出而諭之衆對如初内大臣作色厲聲曰公等已言協心奉上協心奉上者猶挾私怨乎果挾私怨是懷貳也安在其奉上也衆亟服頓首曰唯唯謹奉命内大臣入報秀吉大喜命五人大饗衆衆復爭坐位雜席而食及酒行皆離次忿諍中村一氏生駒親正傳旨周旋不能定復入告内大臣内大臣復出踞而按劍曰公等責家康乎家康以公等言報太閤太閤乃喜賜此饗公等猶尚如此非責而何舉坐皆我仇敵我誓不縦一人因顧五人趣闔諸門一坐讋服莫敢出聲淺野中村自傍慰藉之使衆謝罪更獻酬

爲讙而罷明日秀吉聞之召内大臣曰疇昔之事雖古名將不能過焉非卿威信素著於衆則安能如此哉垂涕謝之秀吉已憂内難又悔外征欲班師鎭國而兵連弗解又恐明朝鮮乘喪來侵計不知所出七月終召内大臣盡以後事委託之曰秀頼當立與否一在卿之心内大臣謝不敢當秀吉曰天下莫若卿者故不得不煩卿内大臣固辭而退秀吉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議之二人素有異謀因大諫以爲勿專託德川秀吉然之乃定五大老三中老五奉行使前田利家輔秀頼已而伏見城下一夕大擾井伊直政自藤杜馳至内大臣使直政與天野康景出詗之還報曰石田大野氏有甲諸第

熙注標記

日向守勝成和泉守忠重

秀吉薨

三成紿長政

班外師令諸將

有訛言

内府一動則海内搖矣

相告自備故致此騷擾也已而事定人莫知其故若水野勝成爲父忠重所逐歴游西國聞警來歸請自效内大臣悦諭忠重宥之八月五日秀吉召内大臣曰以卿固辭謂列老奉行令則悔之而令已布矣雖然雄武強任誰若卿者卿當冠諸人統軍國事乃要諸將盟誓旬餘薨於城中遺命彈正少弼及石田三成秘不發喪三成素惡少弼之善内大臣也乃紿之曰秘喪當以訃吾與子貽魚於内府以覘外人少弼從之其明内大臣以中納言入城問疾遂與三成遇三成使人密訃之内大臣還歎曰治部疎於我者也猶告大故彈正何以外我乎人心固不易測也卽夜命世子治行且日遣歸江戸

以鎭本國九月命少弼及三成以遺令赴那古邪班外師遣德永壽昌濟海密令諸將十月有訛言明大舉扼我歸路内大臣曰我不可不親往前田利家寢疾聞之曰内府一動則海内搖矣我當輿疾往肥前指揮諸將衆皆止之以藤堂高虎習外事請遣之内大臣曰然乃使高虎代往外師已大克而還十一月盡至伏見内大臣與諸老俱慰勞之

日本外史卷二十終

○

慶長四年代決天下事

淺野長政

征之功
義弘補四位宰相
全我弘
大隅守三位中納
言家久和名忠恒

三成長盛謀離間二家

密移 密書也自此
移彼使彼見知故
言書付曰文移
越中守參議三位

日本外史卷二十一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四

慶長四年正月，內大臣在伏見，代豐臣秀吉權決天下事。與大納言前田利家、中納言毛利輝元、中納言上杉景勝、參議浮田秀家、式部少輔中村一氏、雅樂頭生駒親正、帶刀堀尾吉晴、彈正少弼淺野某、治部少輔石田三成、右衛門尉增田長盛、大藏少輔長束正家、法印前田玄以，俱論外征諸將之功，奏請天朝，以島津義弘全我國兵功最大，任參議，其子忠恒任左近衛少將，加封四萬石，賜刀劍，其餘行賞有差，豐臣秀吉之遺也。嗣子

秀賴猶幼，內外疑懼，口耳相屬。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相與謀曰：德川與前田協心出政，我輩徒為其所驅役，方今之計，莫若離二家，二家已離，乃可以逞。二人乃為相惡者。長盛事我，三成事利家。利家嘗欲饗內大臣，期已定。長盛遽來警曰：大納言將不利於公。乃託疾辭饗。他日長盛謂利家曰：曩有流言，內府是以辭，今事已白矣。公復請之。利家曰：前日之事，吾辱已甚，吾不堪再被辱。長盛固請曰：內府悔不來也，苟請之，必欣然來。利家從之。長盛馳見內大臣曰：利家奸計既成，公慎勿往。內大臣曰：吾不忍再辱之。及期，將駕，長盛復至，出密移於袖示之。內大臣驚怪，乃託事不往。利家慚憤。細川忠興與

忠興後号三齋

利家奉秀頼徙居大坂

天下牧長豪傑皆忌我

玄蕃頭四位侍從
有馬豊氏
兵部大輔四位侍
從直政
和泉守四位少將
高虎

陸奥守三位中納
言政宗
福島左衛門大夫
因幡守康元
阿波守四位侍從
至鎮
信濃守秀政
岡崎三郎信康
諸老奉行連署來詰

三左衛門三位宰
相輝政
若狹守三位宰相
高次
源五郎四位侍從
長益
加藤主計頭
左馬助四位侍從

利家有姻。利家召而語之曰：吾衰老，為人所侮，何面目立世乎。吾將歸國也。忠興曰：公之憤固宜，然廢遺命，棄沖子而自引之國，是自舍威權而取嗤於人也。利家乃止。而終與我有隙。是月，利家奉秀頼，徙居大坂。內大臣送之而還。舟至平潟，見岸上有兵，衆失色，以為大坂人追躡也。或曰：得非井伊兵來迎乎。近則果然。乃使般而還。當是時，天下牧長豪傑，人人有自立之志，而概皆忌德川氏，相與欲圖之。一日，內大臣觀散樂于有馬氏。井伊直政來請間曰：今日外間騷擾，恐有變，宜及未昏還也。藤堂高虎繼至，密語久之，共扶而出。關東士氏在京識者，更相告言曰：我君將有難，盍往護之。來護第者數

百人。先是，伊達政宗以上總介忠輝為女婿，福島正則以松平康元女為婦，蜂須賀至鎮自娶小笠原秀政女。康元，內大臣異父弟之子；秀政者，故世子信康之婿也。諸老奉行使人讓三家私婚背遺令。三家分疏不服。諸老奉行遂連署來詰，使解政柄。內大臣曰：我固不欲執政也。諸公厭我，我當引去。於是我諸將以前日變故皆有蹤跡。反詰之，京畿騷然。黑田孝高、其子長政，福島正則，池田輝政，藤堂高虎，細川忠興，京極高次，織田長益，加藤清正，加藤嘉明，蜂須賀家政，森忠政，有馬則頼，金森長近，山岡景友，新莊直頼等，獨歸心於我。每夜來護議事，或勸入京極氏大津城。內大臣不肯曰：當是之際，

嘉明
彥右衛門阿波守
家政
美作守三位中將
忠政
中務大輔則賴
金森出雲守
山岡宮內法印
新庄駿河守
進一步得勢退一步
失勢
榊原式部大輔四
位侍從
塞政塞關
本多佐渡守
伊奈熊藏備前守
延正信問謀
調和也停安定也
居間和解也
長政始知爲三成所
賣
肥前守三位中納
言利長
忠興諫利家
傾搖其頭也
蓑笠操舟

進一步得勢、退一步失勢、乃止。榊原康政以吏番至勢多、聞警疾馳至大津。故止不進。塞關以遏行人。行人壅咽、乃開關通之。京師以爲東兵大至也。黨々之計以故大沮。本多正信・伊奈忠次等適監秘西上、亦兼程至內大臣。延正信問謀。且曰、三中老調停尋盟、要我於大坂、可往否。正信曰、不可。因問曰、淺野彈正近爲何狀。曰、亦負平生久不來此。正信即赴淺野氏、與俱來內大臣。讓曰、吾與子親暱日久。太閤之喪、治部猶計於我。子何獨欺我乎。彈正以謝。始知爲三成所賣。流涕陳謝。自是益傾心焉。而三成等務推戴前田氏、勸除德川氏。利家嗣子利長寄告之細川忠興。忠興曰、吁、子亦爲治部所欺也。利長色變。忠興曰、子悔告我乎。前田氏存亡、將決於此。不敢不忠謀。生死必與子俱。子勿憂。利長大悟曰、微子、我殆不免。請煩子諫家君。忠興乃入諫利家曰、治部推戴公。公知其情乎。彼欲專事權而憚內府。與公乃欲假公力以除德川氏。今日除德川、明日及前田。公獨暗於此乎。公總知其姦。今乃在其計中而不自知也。夫內府雄資智畧、諸將無出其右者。彼輩百計圖之、適竟自禍耳。公與彼輩共被其禍、不若自結於內府以爲子孫之計也。利家頷曰、然。唯子爲我計之。忠興即夜赴伏見、比曉來入我第、具告以故。自是忠興屢往來兩府而憚外人指目、被蓑笠自操舟。時利家有疾。忠興與淺野加

利家語勸託兒
三成縱流言
越前中將言秀康
藤孝侍舟中
兵部大輔四位侍
從藤孝號幽齋
女輿入第終詣利家
利政有異心
孫四郎利政能登
侍從
目攝怒視以攝禁
之也
諸奉行會議
小西攝津守
無噍類噍利笑反
嚼也無復有活而
噍者也
玄以沮行長

藤等俱勸其力疾赴伏見、面內大臣。利家從之。內大臣乘輕舸迎入第、手設饌使坐。利家悉語諸奉行密謀。勸我徙向島第以絕覬覦。曰、吾百歲後、公中善視我兒。內大臣許諾。利家喜而去。忠興又請我往答之。內大臣許之。三月內大臣欲赴大坂。三成故縱流言以沮其行。欲使利家怠之。福島正則又諫曰、大坂姦人巢窟、不可輕入。內大臣曰、並相來、可不答哉。吾有警備、奴輩何能爲。十一日遂行。以將秀康留守、加藤池田細川福島黑田淺野諸將皆從。以弓銃護。水陸細川忠興以與利家有姻、遣父藤孝侍舟中。其實質之也。舟至大坂岸。有一女輿一人自輿中出、視之藤堂高虎也。進曰、道路恐有變。宜御此而行。內大臣從之、入高虎中島第。終詣利家。利家喜狀起迎謝。利家次子利政有異心、爲兄利長所制、而止。及饗諸將皆侍。利政佩利刃將近內大臣。利長目攝之。利政不敢發。其夜內大臣復宿高虎第。諸奉行會于小西行長宅、獨彈正少弼以我館伴辭弗往也。三成議曰、內府已相復協矣。我輩將無噍類。爲之何如。行長建策曰、吾請今夜襲藤堂氏、縱火攻之、不則要之歸途、可以獲志。前田玄以素歸心於我。因沮之曰、嗣君未長、我輩受諸老之令、同其分也。今私動兵、背天下約、縱使得志、豈能晏然哉。且諸宿將皆護內府、不可輕。得志交戰不決、而結城秀康以東兵來援、必大敗矣。增田長盛亦

歸伏見第
忠興探謀
宮部長房
福原右馬助
黙注標記
爭議天明
徙居向島
諸奉行著僧服謝罪
七將連署請誅三成
利家卒

然之長束正家曰。且諜之。諜還報曰。中島列炬如星。乃止。明日內大臣北還。榊原康政爲前驅。井伊直政爲後拒。遂歸伏見第。三成等悔恨。又謀襲擊我第。以爲非擒忠興則事不可成也。乃因玄以請忠興晤。以大封。忠興密告之諸將。諸將曰。且可佯聽以探其謀。忠興乃與三成會于長束氏。問三成曰。欲除內府有何策。三成曰。我諜其邸。邸兵僅二千。邸側宮部氏福原氏皆爲我黨。而其宅頗高。我率衆據之。際放火箭。俟其避火。迫以鳥銃。可以鏖之。問其期。曰令夜矣。忠興憂之。而不動辭色。徐曰內府素訓練其兵。二千人決死出鬬。公保必勝之乎。且放火箭。何論地高卑。彼苟諜知我計。則我能放之。彼亦能放之。是非策之得者也。我有一策。我以我兵二千爲予爲先鋒。突入死戰。而公等以大衆承其弊。克之必矣。三成等不肯。忠興力爭。議未決而天明矣。忠興走告之加藤清正。並馳來白內大臣。曰吾亦非不覺之也。奴輩來攻則吾自焚第。出東北廣地決戰耳。忠興等從徙向島伏見故城址也。乃修築之。以二十六日徙居焉。諸奉行知事泄。皆著僧服。要謁于豐後橋。以謝其罪。物情稍定。池田黑田淺野細川福島兩加藤七將皆與三成有仇隙。於是遂連署請誅之。內大臣不許。時三成依於利家。七將遂赴大坂請之。利家亦不許。閏月利家病卒。七將議伺三成出要擊之。毛利上杉浮田島津佐竹五

右京大夫四位中將義宣
三成女裝乞命
主公已思之臣不必言
中村式部少輔
酒井河內守
三位中納言景勝會議
三成就邑
黙注標記

家素善於三成。三成於是乃間行入浮田氏備前島第。而以五家兵自衛。秀吉在時。佐竹義宣嘗賴三成。得以兼併其國。深德之。義宣是時在伏見。聞三成急馳見之曰。衆怒不可犯。能制之者。獨德川翁。治部盍自歸焉。乃使女裝而往。自入乞命。內大臣許之。七將追至。欲治兵各第。而固請焉。內大臣心自計之。寢而不發。本多正信入謁。欸曰何亟就寢也。內大臣自中呼而問爲誰。曰正信稟事。曰所稟何事。正信曰。謂治部何。內大臣曰吾方思之。正信曰。主公已思之。思則得焉。臣不必言也。趨而出。旦日。內大臣使伊奈圖書出諭七將曰。治部窮來投我。我不忍與之諸君。且諸君欲以私憾戮重臣。吾何得許之哉。諸君必求遂其意。吾當助治部而與諸君決戰。七將大驚。勉從之。乃使中村一氏酒井重忠諭三成曰。衆情恟恟。子盍解職就國。是爲幼主紓以靖國家之亂也。三成謝曰。當熟慮而答焉。三成乃潛馳使大坂謀之於上杉景勝。景勝大會諸藩主議之。謀曰治部宜聽命就邑。退伺世變。然後上杉佐竹皆歸藩聚兵。不復來覲。下兵於八州。以撼其根本。則內府必自將赴討。毛利浮田以下乃奮起其後。夾內府而東西擊之。從征諸將。置質大坂。必不棄此黨彼。內府孤立。服背受敵。雖有男智。無復所施。竟窘蹙而乞降矣。天下之事皆可圖也。乃使使者還審報之三成。七日三成聽命。十一月就其邑

入伏見城

諸將就國
悉悉知也

伊集院右衛門大夫

點注標記

源二郎久直
高雄在京城北
山口勘兵衛
寺澤志摩守
入朝京師
赴大坂見秀頼
三成授計於長盛正家

大野修理亮
土方勘兵衛河内守

澤山。内大臣慮七將要擊之。令少將秀康等護送之。七將不能發。三成既被擯而諸奉行皆不自安。因中老請内大臣入伏見城以鎭京畿。許之。六月十三日。自向島從焉。諸藩主皆來賀。威望益重。七月。命諸奉行。令征韓諸將皆罷就國。上杉景勝請曰。去歳徙封。未及施政。奥地難服。君所悉也。請一往措置焉。佐竹義宣請曰。統内寇起。請往定之。前田利長亦以襲封後未視國政。謁歸。皆許之。於是前田氏歸加賀。佐竹氏歸常陸。上杉氏歸陸奥。毛利氏歸安藝。浮田氏歸備前。而黒田氏歸豐前。加藤氏歸肥後。細川氏歸丹後。其餘諸將皆就國。是歳春。島津氏重臣伊集院忠棟有罪。島津忠恒誅之。伏

見邸。衆尤其擅殺。忠恒懼。屏居于高雄。以俟罪。内大臣遣伊奈圖書率兵數十。迎還其邸。聞忠棟子忠眞在國擧兵。令忠恒歸討之。至是又遣山口直友勞之。賜以衣物。尋遣寺澤廣孝諭降忠眞。八月。内大臣入朝京師。九月七日。赴大坂。欲以重陽節見秀頼。三成在澤山。聞之遣授計於増田長盛。長束正家。長盛正家乃就館。告内大臣曰。加賀黄門與淺野彈正通謀曰。内府入城。則彈正倅與之傅。因拉其手。令大野治長土方雄久耦刺之。内大臣與從者議。本多正信曰。宜稱疾不入。而徵兵伏見。以歸。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曰。不入則曲在於我。臣等從焉。以死衛之。内大臣兩用之。乃徵兵。兵來

野人不知禮節

託言觀大紙燈
酒井與七郎備後守

北廳淺野氏

入西城

放治長雄久使長政就國

點注標記

加賀守三位宰相
長重
忠興爲利長白寃
横山山城守
命利長質母
坂崎出羽守
戸川肥後守
岡越前守
花房助兵衛
長船越中守
島左近
三成延勝猛爲謀主

五年

鼠巣馬尾
文治中平氏宗盛
鼠巣馬尾亂兆
致大紀

者三千八百。九日。率而入城。外堂從外者十餘人。衞士欲止不納。直政厲聲曰。内府有戒心。關東野人不復知禮節。内大臣入見秀頼母子。直政忠勝康政隔障而坐。彈正少弼聞有議言。稱疾不出。内大臣出至中廚。託言曰。厨下大紙燈。東國所無。當使從者觀。酒井忠利出招從兵護衞歸館。内大臣曰。吾子在此而我居伏見。其勢隔絶。奸所以易入也。吾將徙居與之密邇。長盛正家請以西城。奉之秀頼嫡母北廳時來寓西城。於是去歸京師。内大臣代入焉。使秀康留守伏見。十月。與正信議。放治長雄久。使彈正少弼就國。不敢就。而赴武藏府中。以依其子内大臣。遂下令擊前田氏。前田氏治于金澤。丹

羽長重請曰。臣邑小松與金澤隣。北伐之役。願爲先鋒。許而遣之。細川忠興聞而來見爲利長。白寃。因馳書加賀。使其老横山長知來謝。内大臣命以利長母爲質。利長聽命。是月。浮田秀家將坂崎戸川岡花房四人。討攻嬖臣長船某。秀家欲誅四人。内大臣制之。以四人附吏。時關東宣傳上杉氏有異圖。石田氏亦招四方有名之士。島勝猛者。嘗仕甲斐山形氏。稱爲知兵。三成延爲謀主。修繕守備。内大臣使人詰之。答曰。澤山當衢路。其荒廢不可不修也。五年正月。内大臣在大坂。受諸將參賀。二月。中納言所騎。有鼠巣其馬尾。人異之。或引文治故事以爲亂兆也。是月。内大臣令增田長盛大谷吉隆

東北諸國上變
直江山城守
親將東征
監物直政
彼執一槍吾亦執

點注標記

保科彈正忠
筑前守四位侍從長政
佐野肥後守
元忠留守伏見
鳥居彥右衛門
元忠
五左衛門近正
內藤彌一左衛門
主殿頭家忠
永訣足痺

促景勝入覲。景勝稱疾不來。而東北諸國爭上變告景勝有反形。乃令伊奈圖書再往詰之。景勝校梧不服。四月。復令僧承兌以書諭景勝。老直江兼續五月兼續復書。書辭悖慢。內大臣大怒。遂欲親將東征。中老奉行並請命將代往。弗聽。乃大議軍事。按東國地圖部署諸將所嚮。伊達氏自信夫。佐竹氏自仙道。最上氏自米澤。前田堀村上溝口氏自津川。自餘侯伯。從內大臣自白川進。堀氏老堀直政進言曰。白川之路絕險。所謂一夫當關。千夫不過者。恐難於進。宜爲之計。內大臣曰。彼執一槍。我亦執一槍。何難之有。乃下令諸侯伯治兵。以來月會江戶。石田三成佯請自從。不許。乃徙前田氏質于江

戶。養保科正直女。以妻黑田長政。十五日。秀賴來祖。明日。內大臣留佐野正吉于西城。而自至伏見。以鳥居元忠爲留守。以松平近正內藤家長松平家忠副之。元忠嘗從三形原之役。傷股而跛。及老益難步履。於是聽堂上用杖。是夜入謝曰。留守之任。臣與近正足矣。會津事勢重大。家長家忠皆宜扈從。內大臣曰。京畿不保無變。四將吾猶以爲少也。元忠曰。無變則已。苟有變。則此城先被兵。而四無應援。臣當死以報國。他將帥不宜留以貽敵也。內大臣慰勞之曰。吾童時質于駿河。汝自參河來侍。蓋十二歲矣。今何老也。留而與談。夜已三鼓。元忠曰。明朝早發。君少就寢。因辭曰。臣以此爲永訣。亦不可

駕發伏見
丹後守高知
乘婦人輿過水口
彥右衛門尉一榮
大久保相模守
至江戶
三成議舉事
中學也
大谷刑部少輔
樫原彥右衛門

點注標記

國棋出意表
中手匹敵手也國手一國中之本手也

知也。將出。足蹣跚。內大臣命侍者扶出。目送涕泗而入。旦日。駕發伏見。謂諸將帥在者盡從。至大津。見京極高次。賜物及其諸臣。以其弟高知而行。及石部水口城主長束正家請饗之。會有告其異謀者。乃東歸。人與夜過城下。正家驚。追及於土山。謝罪。內大臣溫言遣歸。諸侯伯相踵來從。得兵五萬。沿道將士以次饗之。至駿府。府主中村一氏篤疾瀕死。使其弟一榮從軍。軍至箱根。中納言使大久保忠隣本多正信來迎。七月二日。至江戶。七日。大饗內外諸將。休士馬數日。下軍令十三條。使前部先發。三成候內大臣之東也。曰。吾計中矣。乃議舉事。會大谷吉隆自其邑敦賀將會東師。三成使其老樫原

某要之垂井。吉隆問知其故。語樫原曰。治部雖有才。而不爲衆所善。今舉大事。誠能推戴元秀家而自下之。合其軍以懲景勝。或可徼幸萬一焉。雖然。我軍未合。而內府及姊則所嚮魚潰矣。予將以此諫治部也。乃至澤山。問三成曰。子何以克內府。三成曰。西道豪傑皆應嗣君之令。當不日會大坂。而東北諸國。檄通於景勝。景勝牽內府數月。而我舉西諸侯長驅踰箱根。可一舉而克。是諸老所定議也。吉隆曰。是亦可謂善計矣。而吾不保其中也。子獨不見夫奕棋者乎。中手相對。善成者勝。即遇國手。其所爲皆出我意表矣。內府國棋也。吾恐其出子之意表也。且子舉事有不可者五。內府於小角武田北

三成舉事五不可

上圖者一國十九人

膠漆謂人心固結也

放虎還山

吉隆不忍棄三成

立花左近將監

小野和泉

跋躓也、疐躓也。老狼之頭下有懸肉、進而躓之、則退而躓其尾也。言進退不如意也。

立花參河增時入道號賀

將勝無形

如水孝高

孝高清正不應徵

黜注標記

條諸豪老於兵機。以故大閤之英畧、終不能加焉。況於今人乎。其不可一也。內府國富兵強、諸大國莫敢背。其不可二也。內府資望重於諸侯、而予以卑位微力、首事。其不可三也。內府多熊虎之將。在昔織田右府選諸家將、率圖繪其像。時德川氏有參列一國而上圖者十九人。今又不知其幾倍。我將士有類之者乎。其不可四矣。德川氏撫士、非一日也。部屬精鋭、義與國始終者、不可勝數。即有死事、祿其孤、於微賤士之親附、如膠漆然。我乃以瓦合之師、抗之。其不可五矣。有五不可、予必止焉。三成曰、我已定約。其可止乎。且諸大國皆仇內府。內府不足畏也。吉隆大息曰、吁、子而有此謀、盍蚤告我。我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十一

託送內府率兵從之、與長東大藏夾擊之、可一擊而獲。今已東矣。是放虎還山也。乃辭出。既而不忍棄之、遂還佐其謀。與俱至大坂、移書遠近、誣內大臣不利秀賴。抑留西諸侯赴江戶者。立花宗茂在柳川、得大坂檄。其老小野某曰、內府雖握兵、不能較西軍之衆。前跋後疐、不過保守箱根之險、而天下皆歸豐臣氏矣。不若速就大坂。衆皆是之。立花增時曰、公等所言、皆其形也。吾聞智將勝於無形。內府之東、必豫知西之有變。聞變之日、即還軍矣。且黑田孝高加藤清正在我近地、而素與諸奉行不善、必應內府。我宜與之俱進退。宗茂終從小野所言。孝高清正果不從大坂之徵。曰三成籍口幼主、以樹

義弘應西軍

小早川金吾中納言

秀秋陽應西軍

三成收質于城內

和泉守忠重

忠興妻自裁

正吉奔伏見

輝元入西城

元忠答長盛

馳使告變

鍋島加賀守

黜注標記

私權、不可與也。乃勸島津義弘、令歸東軍。而三成急從義弘。義弘終應西軍。孝高清正又諭小早川秀秋。秀秋嘗爲三成所讒、獲罪於秀吉。以內大臣救之、乃得免。常思報效。其從母北𨒪氏又戒勿負內府。而諸奉行陽推奉之。秀秋亦陽應之。三成議收諸將孥于城內、以爲質。遣兵諸邸取之。池田輝政妻爲內大臣女、加藤清正娶水野忠重女、與黑田長政妻並爲內大臣養女。其族人留守者、皆以計脫之。細川忠興妻明智氏、使其婦前田氏先遁、而圍已合、乃下令禁闔、縱火自裁。三成懼而戢兵。使人入西城、諭佐野正吉。十四日、正吉以諸姬徙、自奔伏見。毛利輝元入居西城。於是侯伯會大坂者四十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十二

餘人、爲應援者三十六國。乃議引軍東下。令增田長盛遣使伏見、諭鳥居元忠曰、大兵東下、將先攻伏見城。城本豐臣氏之有也。子棄而東、誰得詰議。吾受內府眷顧、又與子親善。故相告也。子速決計。元忠與三將答曰、我知受君命而守、不知聽他人令而走也。足下誠念寡君之顧乎、則當見勉厲。今乃示以走路、殊非所望。德川氏不乏於人。而我輩特受此任、固決死於此。雖有百萬敵、不敢逃避。請速來以試我鋒。使者再至、有死而已。乃馳使關東告變。二十日、浮田、小早川、島津、鍋島等十將軍、合兵四萬來攻城。兵僅二千。元忠盡焚城下街市、謂諸將曰、吾與諸君、以寡兵守大城、不可相救、各守其所。

木下若狹守

正吉入守明志

日者曩日也

一林竹崖

茶匙爲號

西軍別攻藤孝

至小山聞報

取天下在今日

傳命客將

情愛質子之情也　義奉幼主之義也

頤指但動頤指使則所欲皆如意也

正則請前驅

死而後已。乃命酒訣飲、分門而守。木下勝俊守城內、不自安、而出。佐野正吉請入守。內藤家長辭曰、不可俱守者。正吉曰、我日者入坂者、以諸姬故耳。我將死于此以明我志。乃納之。茶商一林政重素受元忠知、亦請而入城、以茶匙爲號。秀秋義弘送款於元忠、請入城俱守。元忠不納。諸軍乃圍城。松平家忠出戰不利、乃收兵固守。大坂兵乃別攻細川藤孝于田邊。伏見受圍之前日、中納言發江戶。其明日、內大臣繼發。行四日至小山、而伏見使者至。內外大驚。中納言自宇都宮還。大將秀康自結城來。親信將士皆會焉。本多正信曰、從征諸侯、其質盡在大坂。必不爲我用。爲今計者、宜盡縱歸之、而獨與諸舊臣固守四疆焉。衆多然之。井伊直政進曰、德川氏取天下、正在於今日。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殃。盍速反大旆、掃蕩羣雄、區區保一隅、臣所不知也。作色而出。秀康曰、直政言是也。宜留要將而舉西上。內大臣曰、然。使秀康出迎直政入、畢前議。且日下令盡會諸侯于小山。使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傳命曰、大坂將吏與景勝通謀、構而大亂。彼挾諸質子而說言於幼主。諸君縱知其奸、亦情義之所難違也。即欲歸西軍者、宜速解去。吾毫無所憾焉。當資其芻糧送而達之。諸將相目、未有所答。福島正則進曰、三成首事、非幼主所知。臣等焉受其頤指、以敵於足下哉。願充前驅、殄滅剗黨。淺野左京

壽昌知勝

德永右馬助

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

騮紫騮赤馬黑尾也　驪純黑馬也

二將請間

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

義宣觀望

大夫與黑田長政池田輝政細川忠興加藤嘉明等皆贊其議曰、吾曹從足下、固不顧妻孥。內大臣深賞之。伎人問曰、東山受敵、我馬首所嚮、先東乎抑先西乎。諸將答曰、西哉。正則引滿觴、長政目並目以飲、一座皆哄、爲下物。內大臣出而謝諸將、諭曰、公等先行、我亦當繼往。因謂德永壽昌曰、子知兵矣。今日之事、勝敗如何。壽昌曰、雖諸侯伯舉敵足下、而各自爭威、號令不一、敗形已觀矣。內大臣曰、然。凡勝敗之決、在於元帥。我雖無似、又更事者。諸君尚聽我約束、吾平天下、不出五六十日矣。即賜壽昌騮馬、以爲鄉導。賜正則驪馬、以爲先鋒。直政忠勝請間曰、諸客將之意未可測也。藉第令無他、彼此輩下手以徇成功、異日必曰、我輩取天下以授德川氏。臣爲主公羞之。請以臣等充監軍、當率以往焉。乃許之。諸將將發、皆獻誓書、納質。於是擇留守之任。本多正信薦秀康。乃召命之。秀康曰、兒願效力而討。何留守爲。內大臣曰、汝年少、不知留守任重耳。且諸侯質在江戶。非汝莫以繫羣心。秀康猶不肯。內大臣曰、汝畏景勝耶。秀康乃頓首曰、兒留矣。苟許兒以大將、則不使景勝出白河一步。人人勿復憂。正信進賀其勝曰、壯哉郎君。無論爲大將。內大臣激泣、取一甲授之曰、是我少小所被。未嘗覩背於敵。今以附汝也。秀康拜辭、以爲人陣上。宇都宮令東北豪傑皆受其節度。初佐竹義宣觀望兩

車丹波

端陰逆鳥將車猶虎率兵救景勝及西事作稍修守備
内大臣使人詰之曰子擁四萬之衆無一人東馳者哉
不能無疑苟不懷他心則速擊會津且納質焉答曰僕
於足下素無怨仇何有他心哉至若妻子盡在大坂無
復可納者諸將請討之内大臣曰且置諸上國本也東
鄙末也苟發其本末不患其不靡矣乃使平岩親吉松

平岩主計頭
松平勘四郎伊豆守

平信一統下總諸豪以備之初伊達政宗在大坂請先
馳歸以備會津内大臣奨曰子又發故態乎事平當賞
以地慎勿邀戰政宗歸國即襲取白石内大臣使中澤
主税往告而事問其去就政宗誓不貳主税曰内府有

主税帯密旨使于政宗

別命使公君臣熟議三之而後告之政宗請速聞之不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十五

答明日問請乃答曰内府使謂公曰吾留兵宇都宮而
西上公収兵退守其疆彼慮其後不敢尾我我捷而軍

虞從後處後有政宗也
此城謂白石

而來可夾而殲之政宗曰吾力戰取此城豈可遽棄之
宜來勢入會津上杉曰是内府所以丁寧也勝敗不可
必苟有敗衂過張敵勢四鄰皆叛翼而嚮其鋒豈易
過乎願熟思之公苟聽從寡君更有密旨政宗沈思久
之乃問曰密旨何如主税附其耳語曰事平以會津白
萬石附公政宗大喜使人送至小山乞印信収兵歸大

政宗乞百萬石印信

崎最上義光素戴内大臣則首攻會津率東陲諸侯臨

最上出羽守以位少將

米澤口堀直政其子直寄與溝口村上氏數擊擾後人

丹後守直寄
溝口伯耆守
村上周防守

應會津者内大臣皆下令禁戰於是東事處置畫定乃

西征諸將發小山

使西征諸將以二十八日發小山當是時大小名士卒
西嚮皆來往如織而父子兄弟分處兩地者從懷危疑
訛言沸騰内大臣使召還黒田長政謂之曰福島正則

長政保正則

之心如何也答曰臣保其無他即有他臣控禦之乃賜
長政鎧冑遣之生駒一正蜂須賀至鎮九鬼守隆其父

生駒讃岐守
九鬼長門守
雅樂頭近正近正
即親正
長門守守隆
大隅守嘉隆
山内對馬守
一豊

皆在西軍内大臣留之不遣既而一正父近正至鎮父
家政皆送款守隆亦固請歸志摩將其父嘉隆乃皆遣
之山内一豊之室自大坂馳使告事以路經敵中發書
爲笠糾一豊得之不解而獻内大臣還之曰猶歡也一

蓋發使搬之糾谷繩也蓋當時爲此譽使
救不嫌如中
忠氏首納城
堀尾信濃守

豊又問堀尾忠氏曰子何以表忠忠氏曰欲納城一豊
曰善乃自納其掛川城先是忠氏父吉晴受内大臣命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十六

自濱松赴越前將守其別邑府中途過所知刈井重茂

刈井彌八郎

者與俱至刈谷刈谷城主水野忠重饗之卒爲重茂所

水野和泉守

刺吉晴驚立斬重茂重茂石田氏所使也報至小山曰
吉晴殺二人内大臣不懌衆欲執忠氏中納言曰吾識

日向守勝成

彼父子爲人是必謬傳也已而得實遣忠重子勝成還
撫其衆而忠氏首發納城之議一豊既納掛川忠氏亦
納濱松中村一榮納駿府有馬豊氏納横須賀池田輝

田中兵部大輔

政納吉田田中吉政納岡崎福島正則納清洲乃令諸
舊臣代守焉海道於是闢而山道未闢本多正信建策
擢木曾氏遺臣山村良勝千村吉晴歸徇木曾盡逐西

山村甚兵衛
千村平右衛門
遠山久兵衛尉
西尾豊後守

吏命遠山友次徇東美濃取其故邑西尾光教以美濃

昌幸幸村西走

信幸之妻命士卒衆陣

分軍由二道

檄淺野等前利長

富田信濃守 稻葉藏人 道通 伯耆守 爲道是道通伯之兄役

子書于孝高諭西

秀秋送書

伏見諸將捍禦不屈

亦書射卒

甫安稱左衛門尉

兵來歸。眞田昌幸以信濃兵叛去。昌幸長子信幸志定、感眷顧、固諫之。昌幸使之赴小山、而自與次子幸村西走。度過沼田、沼田信幸邑也。欲入見其婦。婦本多氏、忠勝女也。辭曰、良人不同歸、是必有故。妾不敢私開門。欲見其子、曰、公欲抱孫、何必今日。遂命士卒衆陣。昌幸不能強、去。歸上田、勒兵以俟我軍。我軍分爲二、內大臣由海道、中納言由山道。令定未發。內大臣乃檄淺野大野上方三人、以上方雄久與前田利長有姻、遣之北陸防利長、使發兵扼越前。令富田知信、稻葉道通等就伊勢、各自爲守。又發間使子書于黑田孝高、加藤清正、遙授方略、使統西海將士以撓西軍之後。孝高益以書諭

小早川秀秋歸款於我。秀秋自伏見送書小山謝曰、僕發跣前來上國、本將會於東、而不圖爲賊所要、共攻伏見。勢不可獨異。請俟大師來倒戈、償前罪。初西軍向伏見、以爲當一鼓而收也。已而我諸將捍禦不屈。敵益用大礮巨熕攻擊、作書使城中有甲賀人、長束正家部兵與之相識、浮田秀家命射書於城、誘其內應、曰、不聽則磔汝孥。八月朔、甲賀人縱火於城。西軍爭登。秀秋逼名越堡。松平家忠、松平近正力戰死之。島津義弘逼西堡。內藤家長開門而射、殪十餘人、被創退入什書門。卒曰、汝潰圍走之關東。遂縱火自殺。其子小一郎與安藤定次、佐野正吉、山岡甫安皆死之。外城已陷。鳥居元

七合七北

雜賀孫一

元忠自刃

貫人竊首埋葬 貫人佐野四郎右衛門

是日東軍進發

親憲有憂色 杉原常陸介

竹柄紙麾亦毋用矣

三成遺書昌幸

忠之卒勸其自殺。元忠曰、未也。殺敵一人、亦作報國乎。乃毀壁銃射、殺傷過當。敵發火箭焚樓櫓、隨撲隨燎。元忠知不可守、率兵二百開門而戰、七合七北。敵衆蟻進、我兵皆殲。至所養之卒、與不戰死。元忠杖劍踞階側息。敵人雜賀重次進欲擊之。元忠曰、吾本城大將也。取汝首。重次捨槍揖曰、僕豈敢。君請自處。元忠乃使重次釋己鎧、自割腹而死。年六十二。重次剄而裹之、其首函首傳于大坂。貫人某竊元忠首、葬之知恩院。是日、我前軍發江戶。內大臣發小山、四日至江戶。得伏見之報、多慟。恤戰死者、子皆令襲封。來擇曰、諸侯聞伏見陷、六臣歸江戶也、疑懼。引還越後。諸侯亦收兵自保。越後人

應景勝者亦收入津川。上杉氏將士請邀擊內大臣。景勝不敢許。其將士竊相賀曰、內府西顧、狼狽而回。我勝必矣。獨杉原親憲有憂色曰、內府回軍、非不得已也。內府若勝、則我公何以獨立乎。初、內大臣之赴小山也、遺其軍麾中路、覺之。從騎欲馳歸取之。內大臣曰、無以爲也。命伐道傍竹篠爲麾柄、取紙手裂之、束於柄端、試揮之者再。曰、如景勝者、用此而足矣。及發小山、擲之地曰、此亦毋用矣。石田三成遺書眞田昌幸、報知上國大捷、轉致會津。且曰、內府分兵守管內十餘城、與上杉佐竹相持、焉能歷二十日行程而來上國哉。即能來乎、邀之海道、擊而擒之耳。子善守山道。諸老皆欲質子以信濃

頭注標記
利長不應三成
吉隆等入越正家等入伊勢
脇坂中務少輔
朽木河內守
赤座越中守
小川左馬助
毛利甲斐守
長曾我部土佐守
秀信等應西軍
岐阜中納言
氏家內膳正
羽柴下總守
岡部孫次郎
青木紀伊守
山口玄蕃允
內大臣舉動如常
前軍至清洲相持
市橋下總守
吉直啣命而至
村越茂助
解體有離叛之心也

也吉幸嘉益治兵三成等又遣書北陸數招前田利長利長不應大谷吉隆導京極高次及脇坂朽木赤座小川諸將入越前長束正家導毛利秀元及長曾我部等入伊勢中納言織田秀信在美濃岐阜介居東西衝要之地西人誘以大封秀信欲應其臣諫曰豐臣氏嘗負我德川氏嘗收我宜以今日決去就焉前田玄以爲京師所司代亦教其歸東軍秀信弗聽終爲西人城守氏家行廣以桑名羽柴勝雅以神戶九鬼嘉隆以鳥羽岡部某以龜山丹羽長重以小松青木一矩以北莊山口正弘以大正寺皆應西軍西軍總十八萬騎其圍伏見者引而東下入美濃修大垣城以爲根據使四近將士

屯于犬山以援岐阜十一日三成先入大垣以迎諸將警聞至江戶者項背相望內大臣曰我已處置之矣舉動如常十三日我監軍井伊直政本多忠勝引前軍二十七將騎卒五萬至清洲距大垣七里相持未戰毛利氏前部攻阿濃津城城主富田知信受東命固守不下夜出擊敵將長束正家走之我將德永壽昌與市橋長勝攻福東高須二砦取之以絕大垣桑名糧道而大垣兵日加我軍有流言前軍諸將與敵通欵二監數返使江戶促內大臣親出欲以鎮軍情不獲命十九日村越吉直啣命而至二監迎問其旨吉直曰稱疾不出耳二人大驚曰子愼勿將此命累將則諸將解體矣因私改

頭注標記
嘉明悟旨
議進取
監諭二將
悻悻然很怒也
一柳監物
蹊徑也
右近先登別堡

其命授之且日會諸將而引吉直吉直心竊謂二監所言是公豈有不知中假素以寧直名而特受此命者哉我不枉其言也乃言於諸將曰內府言諸公久屯良苦吾有寒疾不可遽出二監失色諸將默然加藤嘉明曰臣聽命矣福島正則曰何謂也嘉明曰吾曹與敵對壘未嘗出戰大府之不西上不亦宜乎正則拊掌曰然然遂議進取正則曰岐阜兵衆而阻木曾川未易攻我聲言攻犬山則彼必分兵援之我則逼岐阜岐阜陷則犬山自潰二監從之織田秀信果分兵來援二監乃部署諸將留藤堂高虎黑田長政等備大垣犬山令福島正則涉尾越川出其面池田輝政亂河田渡出其背諸將

分隸之兵各萬餘正則以河田上流路捷欲自赴之以先諸軍輝政又以出敵背爲恥二監諭正則曰公已受先鋒之任誰敢爭之但公主本州舟楫可辦池田不然也諭輝政曰公德川氏之婿當務利其翁何悻悻然與衆人爭尺寸乎二人乃服岐阜人聞警請堅壁以俟大垣援秀信不聽出兵阻水二十二日輝政亂流邀敵于米野破之攻北門正則攻陷竹鼻砦攻南門城兵善拒不可拔淺野左京大夫與一柳直盛等攻其別堡堡險而隘左右泥淖大夫老臣淺野右近年長美濃諳其地理蹊田而先登揚幟于壘上大夫望之曰右近不可亡也爲上揮槍身先士卒士卒皆奮奪壁而入斬城將南

岐阜陷
三監折二將
加藤左衛門尉　竹中丹後守
關長門守
大山濱　合渡即河田、渡古相通
三成等還大垣
藤堂玄蕃　高政或作良政

黙注標記

蜂軍赤坂
秀家為元帥
三成沮戰
參議秀元也　中納言輝元也

部迷山以下五百人。餘兵走城。城中驚擾。諸將門乍谷
秀信遂令降。逃命高野。正則與輝政爭功。欲鬪。一監州
乙曰。以私忿忘公事。曾辭之實安在。二人服而罷。人山
敵聞敗而懼。戍將加藤貞泰與竹中重門關　政皆款
歸我軍。自餘諸將皆適大垣。敵聞我攻岐阜。部出援之
島津義弘石田三成陣呂久川。遣三千人。進至合渡。長
政高虎等謀知之。相謂曰。是吾輩任也。乃分道而渡。天
方霧。敵兵不覺。諸將急擊敗之。逐北至呂久川。義弘曰
前軍雖敗。吾與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曰。敵兵銳進。岐
阜蓋陷矣。吾已不能援。何可當新勝之鋒乎。收敗兵。俱
還大垣。高虎族高政進至赤坂。諭居民使安堵。諸將繼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至。以舍定為頭軍之地。南與大垣對。會浮田秀家至自
伏見。三成迎而犒之。惟為元帥。秀家曰。敵兵戰疲深入
客地。吾乘夜襲之。以逸擊勞。必得大利矣。三成曰。當與
島津小西議。秀家曰。兵貴神速。何議之為。吾獨出戰
耳。三成止之曰。島津小西皆以為地勢沮洳。不便夜戰
且夜戰以寡擊衆者也。今以衆擊寡。何必效此。今七利
參議在伊勢。安藝中納言在大坂。俟其盡至。合軍決勝
秀家曰。我軍盡至。則敵軍亦盡至。勝其可必乎。雖然。予
稍老輩之言。吾後生也。不敢違焉。惟子勿悔之。乃入大
垣。小早川秀秋自伏見至高宮。稱疾不前。一成等疑之。
使人往議事。內判之。秀秋覺。不果。於是稱疾愈。來於美

左京亮光嘉　興山高野木食上人
細呂木在越前

黙注標記

秀元屯于南宮山　秀秋屯于松尾山
曾根在大垣城東北
中納言先發
因幡守康元　日向守家成　丹波守康直
親將發江戶　酒井作右衛門

濃。不收入大垣。大垣草師。以岐阜陷。召伊勢越前之軍
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等。再攻富田知信。知信堅守累日
上野城上。分部光嘉棄城來。歸與俱守。知信妻有勇略
夫而戰。其郛已陷。嬰守內城。於是敵使僧興山入諭致
城不聽。強而後聽。秀元正家等乃入美濃。秀元族將勸
秀元歸東軍。遂陰送質大谷吉隆。數誘前田利長。利長
不應。與弟利政攻拔大正寺。進至細呂木。欲攻北莊。遂
聞東軍敗于海道。乃退。過小松。兵于淺井畷。力戰而還
吉隆與京極高次等。取大正寺府中。於是亦入美濃。高
次素歸心於我。欲城守大津。故遲回不發。脇坂以下先
發。亦已通款焉。而吉隆不知也。使之陰備秀秋。秀元屯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二十二

于南宮山。秀秋屯于松尾山。皆在大垣城西。島津義弘
屯于城東。城北有長松砦。砦將某為西軍守。及我軍至
赤坂。棄守遁。二監遣一柳直盛守之。多旗幟張疑兵。又
遣水野勝成守曾根砦。為其聲援。西軍衆議不決。我軍
亦以敵兵衆盛。不敢出戰。日俟內大臣至。內大臣得村
越直之報。大喜。乃命榊原康政輔中納言。以兵三萬
西上。以二十四日發。下野直出山道。關日。得岐阜捷報
使人馳告東陸諸國。賜書正則輝政以下。賞之曰。且勿
戰以待我出。命異父弟松平康元及石川家成留守江
戶。五郎信吉及松平康直留守其所城。遂命諸城留任
九月朔。內大臣親將發江戶。酒井某村串某擊金扇馬

村串與左衛門
近藤登之助
大久保彥左衛門
伊奈圖書助
成瀨隼人正
安藤帶刀
西方塞擊而開之
絡繹屬道布陳連續也
秀康遣使景勝
堀左衛門督

表葵章白旗在馬前近藤秀用大久保忠教掌擁渡部
守綱伊奈令成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等十五人爲弓銃隊
長下野守忠吉以下親屬將領三十餘人。兵凡二萬五
千。石川家成白曰。臣聞星家之言今歲西方塞。宜請避
方而發。内大臣曰。西方塞。則我擊而開之。遂發自東海
道鼓行而西。近畿西國將士爭發使者。比狀馬首者。絡
繹屬道。而東北空虛。宇都宮軍中訛言會津悉甲南下
少將秀康使人言於景勝曰。小子受父命居守於此。不
能從上國軍甚苦無事。願與公一戰。公能來乎。抑小子
當往也。景勝辭謝。遣兵北攻山形。最上義光伊達政宗
與之對守。堀秀治聞岐阜陷。大軍西上。乃攻取津川前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二十三

利政叛
高次守大津
藤孝守田邊
内記忠明
清正奇邊爲肆掠
大友修理大夫義統
山道軍不下
大垣落手
至赤坂

田利長將會大軍發兵復攻小松。小松既通款。乃攻大
正寺。逐敵守兵。遂拓北莊。會前田利政以能登叛。乃不
敢進。京極高次守大津。西軍三萬攻之。不能拔。細川藤
孝守田邊。與西軍二萬相持兩月。加藤忠明迎擊毛利
氏軍于伊豫。加藤清正攻小西氏於肥後。黑田孝高攻
大友氏于豐後。迭有勝敗。十一日。内大臣至清洲。召直
政忠勝於赤坂。賞其功勞。止軍二日。以俟山道軍。軍不
至。内大臣決策獨發。十三日至岐阜。或獻巨柿實。内大
臣戲曰。大垣落我手矣。擲之地。使近士爭取之。蓋以垣
柿國音相通也。十四日。發岐阜。前軍諸將迎謁呂久川
上。内大臣面褒岐阜戰功。遂率諸將至赤坂。當是時。天

天下之兵東西分屬
赤坂多白旗
踏跙欲行不行之貌
大垣壯固秀家非暗者
建旗鼓于岡山　岡山今呼勝山蓋由戰勝也
東軍壘外

下之兵美濃以東者概屬我軍美濃以西者概屬敵西
四方豪傑割據方隅者皆觀望其成敗。而東軍以内大
臣來士氣大振。西軍偵騎走報大垣曰。赤坂多白旗。得
非内府來乎。秀家三成等陽大言曰。彼方憂上杉佐竹
踏跙不進。焉得遽來此乎。我諸將請乘機攻大垣。内大
臣曰。大垣城壘壯固。兵食皆足。秀家雖少非暗者也。而
義弘行長正家吉隆一心戮力持重不出。攻之必損我
兵矣。獨三成輕而恃衆。若誘出之外。使秀秋秀元挽其
後。則可一戰鏖也。我且動軍以試之。日午。建大將旗鼓
于岡山。令諸將少移陣而前。三成邀秀家登丘而望曰。
東軍壘外何也。偵騎爭報曰。内府來矣。諸軍聞之恟懼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二十四

式部一榮也
田邊大津之兵攻細川京極氏之兵也

島勝猛曰。是張聲勢以怵我耳。我當乘其動搖擊之。秀
家曰。然。藉内府來。亦吾所期也。吾與治部當以先鋒挑
戰。勝猛建策。設伏於一色村。而遣輕銃涉株瀨。犯中村
一榮陣。一榮迎戰。有馬豐氏在其傍。分兵援之。西軍走。
一榮張左右翼追之。内大臣自中軍望見。謂侍臣曰。式
部善練兵。隊伍可觀也。追者渡而進。内大臣曰。嘻。敗矣。
果遇伏。走者皆返。我兵不得退。内大臣命直政忠勝往
收之。二人則馳左右指揮。自殿而退。敵兵不能尾。收入
大垣。大垣諸將會議曰。内府來。唯也。何以決勝。秀家曰。
彼必悉銳來攻。我守備既具足以待之。田邊大津之兵。
將不日來會。安藝黄門亦當繼至。我疲敵于堅城之下。

點注標記

三成沮秀家之策

中納言指秀家

宣言直取大坂

西軍決議出戰

宰相也

三國備前安藝薩摩也

中務大輔家久

勝猛沮夜襲

飯匕爲矩

飯匕爲矩便游也匕匙也可以用取飯矩正方之則也

而內外擊之。其勢如鷹鸇之搏烏雀。是合勝之策也。三成曰。不然。今敵兵半於我。吾聞倍則戰。未聞倍則守也。我輩擁大兵征伐關東。而坐守孤城。不敢出戰。天下之望我者皆沮喪矣。往年小牧之役。太閤過慮。當戰不戰。終成內府之名。今豈可貳過哉。諸將負勇者多右其議。吉隆正家爭之曰。當今之世。誰與內府決勝於野戰者。獨有持重以疲之而已。中納言謀慮深長。宜聽從之。議未決。內大臣諜知之。乃宣言曰。敵不敢出。我將置兵而西。直取大坂矣。皆束裝大垣。諸將聞之。終決議出戰。曰。備前中納言出陣關原。安藝宰相以前軍邀敵。薩摩參議自菩提山赴赤坂之北。遶出敵背。三成以下分爲三軍。皆機合擊擒東軍于呂久合渡。乃下令治兵。使人出戍三國之軍。即夜島津義弘使族家久入說曰。東兵遠來。衆心未定。請今夜潛兵襲擊。吾爲先鋒衝其麾下。必利。不利乃赴關原爲未晚。島勝猛曰。詰旦之事。吾將再見德川甲背。何必草草爲也。三成曰。然。家久顧勝猛曰。子嘗見德川甲背乎。對曰。僕少仕甲斐。嘗追之遠江矣。家久曰。今德川非舊德川。子同視之。可謂飯匕爲矩也。不辭而出。毛利秀元素通於我。乃託言不欲爲秀家先驅。三成親往諭之。不肯。三成乃約曰。吾輔浮田君與敵交鋒。而公横擊之。吾俟其時舉烽爲號。秀元佯諾。三成乃赴筑前軍。見秀秋勗之。遂北赴小關村。大垣諸將繼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二十五

點注標記

西軍布陣分也

有馬修理大夫

河尻肥後守

糟谷內膳正

石河光吉

布施飛驒守

玉置小平次

平塚因幡守

戶田武藏守

鍋島信濃守

長曾我部宮內少輔

祖父江法齋

馬矢皆濕

敵墮術中

下令部署諸將

中驅第二陣也

戶川肥後守

津田長門守

京極丹後守

稻葉右京亮

遠藤伯耆守

小出遠江守

龜井武藏守

寺澤志摩守

松平丹後守

西尾豐後守

津輕右京亮

左衛門尉家次

本多豐後守

大須賀出羽守

奥平藤兵衛

貞治監秀秋軍

發。設大炬于栗原山。以燎路。路隘隊伍不整。又遇雨。衣甲皆濕。五更而達。浮田秀家島津義弘背天滿山東向而陣。小西行長陣其左。石田三成又陣其左。有馬則兒糟谷石川布施玉置氏陣其右。大谷吉隆與平塚爲廣戶田重政又陣其右。小早川秀秋屯松尾山。脇坂安治小川祐忠朽木元綱赤座久兵在麓。毛利秀元屯南宮山。鍋島勝茂長束正家長曾我部盛親安國寺惠瓊在麓。皆北嚮而陣。騎卒凡十二萬八千。福島氏候吏法齋者走報曰。敵出矣。正則問何以知之。曰。臣撥馬矢皆濕。是以知之。正則乃使人赴岡山告之。既而長松曾根諸砦皆上狀內大臣。哂曰。敵墮我術中矣。乃下令軍中。部署諸將。以福島正則爲先驅。下野守忠吉與伊井直政本多忠勝爲中驅。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細川忠興田中吉政生駒一正竹中重門戶川達安等。爲右軍。藤堂高虎山內一豐織田長益津田信成京極高知等。爲左軍。蜂須賀至鎮筒井定次稻葉貞通遠藤慶隆小出秀家龜井茲矩寺澤廣高等。爲游軍。淺野左京大夫池田輝政與中村穗永市橋有馬金森等。備南宮山。水野勝成松平康長與一柳松下西尾津輕等。備大垣。內大臣自以麾下爲中軍。酒井家次居前。本多康重大須賀忠政居後。騎卒凡七萬五千。遣奥平貞治潛赴松尾山。監秀秋軍。使俟戰酣爲內應。黑田氏將毛谷主水使至中軍。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二十六

點注標記

鬭士三萬耳
擐甲不冑
南宮之敵謂秀元
賜忠勝三國驪
天霧遇于關原
忠吉先馳
東軍衝陣　出雲守忠朝　義弘等力戰
正則督戰
長政襲勝猛
吉隆健鬭

召問敵數對曰三萬曰我候騎皆以十餘萬告汝何所見對曰臣算其鬭士而已內大臣大悅十五日黎明親擐甲不冑而出上馬率諸軍進至桃配野召忠勝曰南宮之敵可疑忠勝曰彼若挾詐當下山陣今猶在嶺是無慮也內大臣曰然則忠勝以名馬三國驪者進之自進軍可半里家次以白旗十二旒先行三百步會天大霧咫尺不可辨東西之軍遇于關原日加辰而天霽敵諸將覘我軍已近欲誘致而夾擊之未敢挑戰忠吉時年十二與直政以兵三百踰正則陣而前正則臣可兒才藏誰何之答曰下野公子井伊侍從自爲斥候也曰候騎不可多直政乃附兵於其老木俣右京而以十餘

騎馳既而中軍鼓譟起諸隊大鬨弓銃已交忠吉親冒義弘陣與一驍騎搏墮馬命從兵斬之復進被創直政扞戰右京尋至忠勝乘三國驪橫衝敵陣陣皆披靡其子忠朝手斬二騎義弘行長戰甚力秀家亦擊正則殺傷數百我衆將卻正則叱咤督戰會游軍來援合兵疾擊我右軍自菩提山南循櫓而進長政隊揀死士十餘自從欲必擊三成先諸將迫其柵驚三成將島勝猛吉政一正與三成將蒲生備中北川十郎戰而不利嘉明忠興擊其橫吉政等返之左軍諸將自道南進直擊吉隆吉隆與爲廣重政健鬭我兵不可進時日將午兩軍迭進互退勝敗未決西軍數擧烽秀元不敢動秀秋亦

點注標記

發礮松尾山
平岡石見守　稻葉佐渡守
傳令齊進
西軍大敗
將帥無一人死者
勝而肅冑恭　恭冑繫也勝而肅然緊結冑繫謂不驕怠也
擯與儐同擯介也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在主曰擯在客曰介
中務忠勝也
視創注藥
鷹之俊者其雛亦俊　直政以雛鷹之俊比忠吉故內大臣謂縱爲因直政之言發縱指示得宜猶言教訓勒驍將也
醜醜惡也
雉而遇鷹固宜如此

不敢應東軍東軍發礮松尾山以試之與平貞治亦依之秀秋乃以兵八千下山平岡重定稻葉正成爲先鋒迫吉隆之右不利貞治戰死脇坂朽木小川赤座諸將與我左軍相翼而進信成長紐斬重政小川氏郎兵斬爲廣秀秋返戰三而合擊於是內大臣傳令諸軍鼓譟齊進聲震天地西軍大動我先驅乘之擊走秀家我左軍旣獲吉隆進與右軍夾擊走三成斬十郎備中行長之軍望見擾亂欲卻而整我申驅迫擊走之義弘以一軍東南走正家盛親等皆潰西軍遂大敗我軍乘勝追北斬首四萬級原草爲之赤未時戰罷我士卒死傷不滿四千將帥無一人死者盡赴中軍效首虜內大臣據

胡床顧左右取冑左右怪問故內大臣笑曰諺所謂勝而肅冑恭者也乃以忠勝爲擯延見諸將忠勝贊曰列侯今日之戰皆絕類離群矣正則曰中務用兵乃過所聞忠勝曰敵脆弱不足較也忠朝來謁刀反不入室數寸衆壯之忠吉直政裹創而至內大臣起視直政創手注藥以其餘賜忠吉直政告忠吉戰狀曰鄙語言鷹之俊者其雛亦俊臣於四郎見之內大臣曰發縱者得宜爾秀秋秀元疑懼未至內大臣使人召秀秋乃與脇坂安治等來謁膝行而前莫敢仰視正則耳語長政曰黃門何醜也長政曰雉而遇鷹固宜如此內大臣使秀秋攻澤山自効以小川赤座有罪奪邑放之秀元使使賀

決天下勝敗於一日
心未降心未安者也
取寄將家室而後凱
令藤川
旬月間海內盡服
點注標記
族誅石田氏
懸令索渠帥
細川右馬允
熊谷内藏允
垣見和泉守
相良宮內少輔
秋月長門守
高橋右近大夫
丹後守乘長
備中守長吉
獲正家捕行長三成

捷以為其父輝元在大坂。不敢先謁。引而西歸。池田淺野等亦撤備上謁。正則進而言曰。足下決天下勝敗於一日。振古所無也。岡江雪曰。譬之猶昏夜向明也。盍凱。內大臣曰。諸君為我努力。得以取此大捷。而諸君家室皆在大坂。吾心未降也。不出數日取附之諸君。然後凱耳。諸將聞之。有感泣者。於是使井東紀捷於中納言及水將秀康。使直政忠勝西次。令狥。自以諸軍止舍藤川。內大臣既大捷。西軍崩潰散之四方。四方豪傑莫不震慴。旬月之間。六十餘國。盡服於德川氏。先大捷四日。田邊圍解。細川藤孝徙龜山。先大捷一日。大津陷。京極高次之高野。敵閩二城者。或奔或降。大捷後一日。內大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二十九

臣進踰磨鍼嶺。陣正法寺山。使直政忠勝率小早川脇坂以下攻澤山。澤山兵已逃。殘黨死守。明日直政自城後水道入。縱火焚之。諸軍繼入。族誅石田氏。遂徙陣永原。明日又徙八幡山。懸令大索諸渠率。我軍留備大垣者。聞關原戰作。進薄其陴。城將福原堯。石田氏戚屬也。與熊谷垣見相良秋月高橋等固守不下。松平康長令銃卒。以銃代拾。破陴而入。奪其外郭。議曰。大帥既捷。是何足損我兵。乃緩攻之。四日。相良以下索通款。於是斬熊谷垣見以降。福原剃髮遁。尋賜死。我軍留備南宮者。奉命追擊。多所斬獲。池田長吉龜井茲矩遁水口。獲正家還報。以城內貨財賞賜之。近江人捕行長獻之。田中

大使來勞
除秀賴母子
怙服安定也
昌幸不應家康招
左門一面
點注標記
仙石越前守
森右近大夫
怒山道軍愆期
怒過此所失期
酒井備後守
彌縫猶補合也
牧野右馬允
本多飛彈守

吉政捕三成于伊吹山中。獻之。十九日。內大臣幕于草津。天皇使使勞之。內大臣拜謝。曰。頃人託事擾亂天下。臣家康賴諸將吏之力。得以攘除之。四方殘黨。當不日來降。幸勿勞聖慮焉。乃命池田左衛門尉福島左衛門大夫淺野左京大夫。先入京師。鎮撫士民。且慰問比聽氏。大坂聞敗。內外失色。輝元長盛馳使。乞降。內大臣不答。使大野治長往諭秀賴母子。曰。近日之事。吾明知不出沖子也。今亂人既獲。宜安堵如故。於是衆情大安。京畿怙服。而山道軍亦至。山道軍以是月二日。至小室。使眞田信幸招其父昌幸。昌幸不肯。榊原康政曰。彼必夜來。敵備以待。昌幸果至。不敢迫。本多正信勸攻之。戶田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三十

一西爭之。不聽。六日。攻之不利。乃令小室城主仙石秀久川中城主森忠政備之。而西。十七日。至妻籠。遇報捷使者。兼程以至。內大臣怒其愆期。稱疾不見。中納言埀泣而出。康政正信與大久保忠隣酒井忠利請見。亦使井伊直政辭之。直政素受寵任。又為公子忠吉婦翁。於是出傳命。因婉言曰。儲君迫捷不及大事。公毋亦為得不分責也。諸將惶恐而退。獨忠利留。謂之曰。儲君後期。以攻上田爾。主公不必深尤。子何遽訴之。為直政曰。吾為儲君歎恨。不能不言。忠利作色曰。藉令儲君失驩於主公。子黙戚也。宜彌縫之。今乃衆彰其過。果何意乎。願得聞其說焉。扣刀而進。牧野康成本多成重救解而止。

舌戰勝武功
舌戰以口舌爭也
上野介正純
爲天下猶奕棊
敵子者敵碁子也
譬言善筭
凡攻戰博棊勝曰
贏負曰輸
褒一西
命長政助秀康
令弟謂秀政
利長囁嚅不對
囁嚅欲言不言貌
尊公謂利家
山岡道阿彌
福島掃部頭
坂倉四郎右衛門
後伊賀守
加藤喜左衛門
大久保十兵衛後
石見守
護吏行所司代事
中納言入京師
内大臣入大坂
梟三成等首

衆指忠利曰。彼今日舌戰過往年武功萬萬。本多正純入白曰。愆期由於正信也。願罰正信以著儲君之無過。内大臣意稍解。二十日。至大津。召見中納言。謂之曰。爲天下猶奕碁也。能勝其全局。則雖有敵子存者。何足較輸贏哉。汝未聞若說乎。中納言曰。爾時戶田左門諫紀勿以小失大。誠如大人所言。曰。彼微者也。故其言不行耳。乃召一西。褒之曰。吾使汝言。可行矣。命爲大津留守。淺野彈正少弼奉命從中納言而至。内大臣召而謂之曰。西面之事。我與秀忠觖辨之。東面獨有秀康。子任助之。以經理奧羽。彈正少弼乃東。於是兩道之軍盡萃于大津。侯伯將士來謁者如雲。前田利長囿青木一矩于

越前。數日而捷聞至。一矩懼降。納質及賂。利長受質郤賂而來謁。内大臣慰勞之。問曰。令弟何如。利長囁嚅不敢對。内大臣曰。子安之。尊公嘗以子兄弟託我。我豈忘之哉。使龍侯命山岡景友奉命徇伊勢。援福島正賴守長島。及捷聞至。出兵要南宮敗兵。擊走之。取桑名龜山神戶諸城。而來謁。内大臣乃遣奧平信昌入京師。以坂倉勝重加藤正次大久保長安爲副。行所司代事。捕僧惠瓊。二十二日。遣直政忠勝率列侯臨大坂。輝元長盛復乞降。不答。二十四日。中納言入京師。二十七日。内大臣入大坂。遠近屏息。十月朔。命奧平信昌徇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僧惠瓊。斬于六條河原。併長束正家首梟

放長盛
勘兵衛了一名吉
光
削輝元六國
六國備中備後安
藝伯耆出雲石見
也
三國備前美作出
雲也
秀家之臣以死聞
修理大夫龍伯義
久
許義久之降

于三條。磔伏見城中應敵者十八人于衆田口。遂下令伐西南諸國未定者。以中納言爲大將。刻期發軍。十九日。中納言入大坂。輝元長盛乞降。益力。乃放長盛于高野。使藤堂高虎收其郡山。釋其留守渡邊了。以屬高虎。削輝元六國。收浮田秀家三國。浮田氏臣某來告秀家既死。而潛使秀家奔依島津氏。島津義弘之歸自關原。其兄義久因之而乞降。内大臣曰。我初遇義弘父子甚厚。何所負而黨亂人。與國在所不許。雖然。吾不忍復勞兵。乃許其降。義久欲來謝。會疾作。伊集院族亦爲亂。以故未能來也。初豐後故主大友義統應西軍。欲復其舊國。首過杵築。杵築告急於黑田加藤氏。黑田孝高方以募

中津在豐前
中川修理大夫
太田飛驒守
大村丹後守
水股在肥後
久留米侍從秀包
筑紫上野介

兵萬人。發中津。南伐開之赴援。與杵築兵合擊破。而降之。轉攻熊谷垣見氏邑。偶得關原逃卒。縱入其城。城皆降。遂助中川氏。攻下太田氏。盡定豐後。還入豐前。攻香春小倉。踰月皆下之。轉入筑前。加藤清正援杵築不及。乃攻宇土八代。肥前大村氏始不應西軍。於是發兵助清正。清正亦使關原逃卒入諭焉。二城皆降。薩摩兵援八代。至水股而遁去。清正乃與孝高約。來攻筑後。鍋島直茂與兵應之。擊立花宗茂。宗茂既降東軍。孝高清正和解之。召立花增時行成。宗茂乃出面曰。公等豫知内府必勝。非我所及也。清正置之熊本。遂與孝高徇下毛利秀包筑紫廣門邑。十一月。合二肥二筑二豐兵。臨薩

伊東修理大夫
定九國
佃四郎兵衛
鈴木平兵衛
定四國
賴明重勝
小野木縫殿助
石川掃部助
藤孝長詞學
谷出羽守
呼乘石志摩
守隆乞父命
信幸乞父命

點注標記

摩境。七日向伊東氏世與薩摩仇。攻取宮崎佐土原。引兵來會。內大臣聞之。下令告島津氏。既降。罪其兵以定九國。初毛利氏遣將徇伊豫。攻湊崎。加藤忠明爲兄嘉明留守。與其將佃一成。隨方防禦。大破之。長曾我部盛親還自關原。因井伊氏乞降。許之。盛親有庶兄。與藤堂氏善。讒盛親。恐其代己。迫使自殺。內大臣怒。遣井伊氏將鈴木重好。奪其封。以定四國。初福知山城主小野木重勝與圍田邊城。既解。據其邑。及大捷。細川忠興以其父仇。請而討之。重勝自殺。石川賴明與圍大津。及捷而降。其父數正爲我叛臣。以故不許。當斬。并重勝首梟之。細川藤孝之守田邊也。以死自矢。藤孝長詞學。受古今集於西三條氏。敵將谷衛友等。其弟子也。陰通款不丸於銃。朝廷恐其學絕傳也。遣廷臣諭使行成。及聞捷。藤孝自愧遁高野。京極高次亦愧不敢來謁。內大臣使人諭高次曰。子守孤城。使數萬敵衆不及於事。功亦多矣。乃召見之。以前田玄以坐視田邊大津之難。黜之。徙封丹波八上。青木一矩丹羽長重等。亦坐觀望失邑。九鬼守隆初招其父嘉隆。嘉隆不肯。守隆乃上陣于畔乘。及大軍西上。恐獲罪。乃進戰。效首級於途。內大臣不懌。及大捷。嘉隆懼奔新宮。守隆爲乞命。得允。馳使迎之。未至而嘉隆自殺。眞田昌幸與少子幸村求乞命。不許。長子信幸因井伊榊原二氏。固請內大臣。使言之於中納言。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三十三

東北亦稍定
敍天下賞有功
根本八國
宗族舊臣
外藩
出雲守可重
古田兵部少輔
池田備中守
木下右近大夫

點注標記

中納言曰。我失關原之期。實終身之憾。而致之者昌幸也。必處之死。信幸固請曰。獨也臣寧負父。不能負君。今也寧死殉父。不生事君。榊原康政入白。兩公嘉之。爲皆死一等。放之高野。先是關原之報至陸奥。上杉景勝大驚。急召還山形軍。佐竹義宣亦懼。議降。東北亦稍定。十二月。內大臣與中納言。及諸親信議。曰。禍亂略定。當敍天下賞有功。乃以關東八國。立爲根本之地。居江戶城如故。以越前尾張近江伊勢封宗族舊臣。其餘盡爲外藩。賜加賀能登越中于前田利長。爲一百萬石。賜肥後于加藤清正。爲七十萬石。賜備前美作于小早川秀秋。安藝備後于福島正則。筑前于黑田長政。播磨于池田輝政。並爲五十萬石。賜豐前于細川忠興。爲四十萬石。賜紀伊于淺野左京大夫。筑後于田中吉政。並爲三十萬石。賜丹後若狹于京極高知。因幡伯耆于中村忠一。出雲隱岐于堀尾吉晴。土佐于山內一豐。阿波于蜂須賀至鎭。讚岐于生駒一正。伊豫于加藤嘉明藤堂高虎。並爲二十萬石。賜飛彈于金森可重。丹後福知山于有馬豐氏。美濃高須于德永壽昌。伊勢神戶于一柳直盛。其阿濃津于富田知信。其松坂于古田重恒。伊賀于筒井定次。信濃上田于眞田信幸。因幡鳥取于池田長吉。備中庭瀨于戶川達安。豐後日吉于木下延俊。或益封或依舊。賜肥前西萬石于寺澤廣高。美濃二萬石于西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三十四

降附改嗣

以三國隷大坂

毛外藩後舊臣

入朝告成事

點注標記

冒豐臣氏者復本姓

定皇嗣

六年

辭大將軍拜

中納言爲大納言陞從二位

使大納言往平關東

義宣請降

尾光數。以信濃之邑賞木曾諸士。諸降附之國。以立其嗣。賜薩摩大隅日向于島津忠恒。爲七十萬石。賜長門周防于毛利秀元。肥前于鍋島勝茂。並爲三十萬石。以攝津河内和泉六十餘萬石。隷大坂。賜越前于少將秀康。爲六十七萬石。賜尾張于下野守忠吉。爲二十萬石。賜近江澤山于井伊直政。爲十八萬石。賜伊勢桑名于本多忠勝。併舊封爲十七萬石。賜美濃加納于奥平信昌。其大垣于石川康通。賜上野高崎于酒井家次。駿府于内藤信成。濱松于松平忠賴。岡崎于本多康重。增酒井忠利秩爲萬石。餘各有差。外藩以今歳發命。舊臣以明歳發命。乃使中納言入朝告成事。令諸冒豐臣氏者

皆復本姓。豐臣氏嘗立皇庶子良仁爲太子。而非天子意也。於是欲立皇嫡子政仁。諮於内大臣。内大臣對曰。是非臣所敢議也。嫡庶之分。唯帝心裁之。天子即以政仁爲皇太子。六年。正月。内大臣在大坂西城。中納言在二城。入見秀賴于本城。列侯諸將盡朝西城。先是。修伏見城。三月成。徙焉。朝廷欲酬内大臣勲勞。擬以大將軍。大將軍之拜。自足利氏亡後。莫復舉其禮。内大臣不敢當。且恐其勞費天下也。固辭。乃以中納言爲大納言。陞從二位。下野守忠吉叙從四位下。任侍從。舊臣多進爵者。於是以西事既平。使大納言往平關東諸國。四月。發伏見。歸江戸。佐竹義宣懼討。迎之品川。謝罪請降。

觀望可鄙之甚

許景勝降

蒲生飛驒守

督命猶曰慎勿遂職之命也

南部信濃守

前約猶曰賞以會津百萬石之約也

戸澤右京亮

本堂源七郎

點注標記

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

遣歸利常

小松中納言利常

利常即利光。蓋利光後改名利常

延諮治策

信勝備顧問

羅山先生

向派

蓮如兼壽

顯如光佐

使往伏見請之於内大臣。内大臣曰。來時舉事與雄之常。不足深咎也。獨觀望兩端者可鄙之甚。故吾憎義宣過於景勝。乃不許見使。就第候罪。景勝屢因少將秀康謝罪。秀康以爲景勝方失勢。來之非武。因爲請納其降。内大臣許之。七月。景勝來謝伏見。八月。收其會津一百萬石。賜米澤三十萬石。以會津賜蒲生秀行。食六十萬石。伊達政宗藉大捷之威。數侵上杉氏。違約命。又誘南部支臣和賀忠親作亂。及事不成。殺忠親滅口。乃誇前約。割上杉氏地十二郡六十二萬石賜之。加最上義光堀秀治之封。命二人率南部戸澤本堂村上溝口氏。擊平會津城邑未服者。會津之老直江兼續。初與石田三

成定密謀。本多正信請特加刑。内大臣曰。與此謀者。豈獨一兼續。吾蕩滌天下。何必介介也。釋不問。九月。召前田利長。任子利常。冠之。遣歸。以大納言女妻之。内大臣方銳意求治。時藤原肅夙有名。石田三成嘗欲聘之。不就。尋應淺野氏之招。至是内大臣數延之。諮問太平之策。後聘其門人林信勝爲博士。以備顧問。是歲。見奏加供御之地。及廷臣食邑。給豐國廟以萬石。其他寺祠皆給采田。初本願寺祖姓藤原氏。稱親鸞。創一向派。蓄妻食肉。八世孫兼壽。始建寺于山科。寺徙大坂。其曾孫光佐與織田信長構兵。所在門徒爭戰不已。後助豐臣秀吉西伐。誘其門徒通薩摩之道。以功建寺于京師六條。

教如光壽
准如光昭
東伐討上杉氏也
以武定天下何借浮屠力
東西本願寺
勝重專任所司代
大番士戍二條城

鼇頭標記

牧長請朝于江戶
清成爲關東奉行
內藤修理亮
青山播磨守
奥平大膳大夫
內大臣進從一位大納言進正二位
利長朝江戶率先也利長先朝江戶爲天下諸侯率先也
據藩翰譜烈祖成蹟諸書馬鷹上所賜銀時服下所獻疑此文錯誤
適大坂賀正

光佐死。二子光壽光昭。光昭、母美秀吉納之。因立光昭。
內大臣之東伐、二人皆送之江戶。爲石田氏所沮。光壽
獨間行而逆歸諸京師。已而大軍西上。黑田長政請誅
門徒撓京畿。內大臣曰。吾以武定天下。何借浮屠力哉。
乃止。大捷後光壽迎賀大津。內大臣曰。光壽本當嗣也。
乃爲建寺于六條東。令天下門徒分屬東西。以板倉勝
重加藤正次爲京師所司代。掌獄訟及寺祠事。尋罷正
次專任勝重。亂後物情不定。事務極繁。勝重詳雅強敏。
人人無不厭心。其他大津草津界浦尼崎等地皆置吏。
吏皆稱職。又城于膳所。使戶田一西守焉。遂命關西諸
侯城于京師二條。以爲駐駕之地。以大番士人更戍之。

十一月。內大臣乃歸江戶。尋使大納言居于城。而自居
西城。天下牧長請朝于江戶。辭不許。先是以本多正信
內藤清成爲關東奉行。以綜庶務。於是命青山忠成爲
副。賜與平家昌以宇都宮食十萬石。七年正月。內大臣
進從一位。大納言進正二位。前田利長請朝江戶以爲
天下之率。自山道東下。內大臣避之京師。留大納言當
之。利長至。大納言親迓之于板橋。待遇甚渥。利長喜出
望外。乃就第。獻名刀馬鷹金百枚。旦日入謁。大納言出
坐前殿。諸將群臣左右臚列。擯者出延。利長坐之下坐。
尋行饗禮。賜名刀一口金百枚銀千枚時服百領遣之。
利長遂赴伏見謁內大臣而去。三月。內大臣適大坂賀

入朝請香
水野氏卒
詰浮田氏臣
宥秀家
直政卒

鼇頭標記

右近大夫直勝
收義宣秩封
常陸介義重
忠次郎貞隆
康政辭徙封

正。尋還伏見。後以爲常。四月。賜島津氏印信。島津義久
既平國內。及者欲輿疾入謝。及者復起不果。五月朔。內
大臣入朝。二日。朝皇太后。因留在京師。六月。奏請剪南
都黃熟香。天使來蒞。本多正純掌其事。八月。生母水野
氏卒。爲建傳通院。十月。內大臣歸江戶。十一月。復如伏
見。十二月。島津忠恒盡平國內亂。來謁。謝其嚮緩之罪。
先是。前田利長告浮田秀家未死。乃召浮田氏臣嘗告
其死者詰之。告者請死。內大臣嘉其忠。祿之。於是忠恒
白曰。秀家實在臣所。彼爲關原渠率。天下所不容。雖然
窮來投臣。臣不忍殺。願幕下枉包容之。乃宥死一等。流
之八丈島。以明年赴配所。是歲春。井伊直政卒。直政以

關原功。冐賜石田氏故邑。居于澤山。尋奉命城彥根。未
成而沒。其子直勝襲封。是歲夏。內大臣欲廢佐竹義宣
爲庶人。以其父義重乞哀。乃收其常陸八十萬石。賜出
羽秋田二十萬石。收其弟貞隆之岩城。賜出羽龜田以
秋田氏不從關原之役。收其國。賜常陸宍戶。命松平康
重撿常陸地。佐竹氏將車猛虎作亂。襲水戶。康重豫知
之。迎擊擒猛虎。是歲冬。小早川秀秋卒。無嗣。收其備前
以其老稻葉平岡氏嘗有功于關原。召而用之。內大臣
欲賜榊原康政以水戶。辭曰。臣有罪於關原之役。免罰
受賞。臣所不安。臣邑密邇江戶。緩急得以致身。不可徙
也。遂馳還館林。本多正信使人止之。不聽。於是封五男

點注標記

封信吉忠輝
上總介忠輝
鳥居左京亮
酬元忠死節
天下大定
詔為征夷大將軍右大臣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
朝拜命
天皇賜酒諭旨
永井右近大夫
就藤孝諮禮式
封忠輝義直
尾張大納言義直
西道牧長朝江戸
以孫女妻秀頼

信吉于水戸二十萬石。以其舊封佐倉封七男忠輝。以
岩城賜鳥居忠政。食二十萬石。以酬其父元忠死節。自
關原之役至于此。賞罰畧畢。天下大定。八年二月。天皇
詔以源家康為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兼淳和奬學兩
院別當。補源氏長者。賜隨身兵仗。十二日。大納言藤原
兼勝。參議藤原光豐。以傳奏司奉詔書。就伏見拜焉。以
將秀康進參議。敍從三位。其餘戚屬將吏敍任有差。二
十二日。入朝拜命。井伊直勝本多忠勝等十餘將騎從。
輿儛。參議德川秀康。參議細川忠興。參議京極高次。以
將池田輝政。以將福島正則為後乘。獻白金萬兩。皇后
皇太子。及宗室百官。皆有贈遺。天皇賜之酒。曰天下之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三十九

亂久矣。汝能略定之。朕勤汝功。使舉乃祖之職。宜統我
師。以鎮護王室。大將軍誓首曰。家康雖不才。敢不服膺
王命。禮畢而出。文武庶僚悉詣二條城賀之。大將軍初
捷於關原。卽使永井直勝就細川藤孝。諮室町禮式。於
是又與藤孝議禮。是歲春。封七男忠輝于信濃川中。封
八男義直于甲斐。義直幼。未之國。使平岩親吉攝其國
事。徙川中城主森忠政于美作。加其封。三月。西道牧長
盡朝江戸。四月。大將軍還伏見時。豐臣秀頼為內大臣。
年已十一。大將軍欲以孫女妻之。六月。大納言使夫人
淺井氏攜女赴京師。七月。使大久保忠隣送女于大坂。
黑田長政以弓銃手三百衞之。大將軍聞之。怫悖豐臣

點注標記

大將軍辭右大臣
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補右馬寮御監
信吉卒
封賴宣
紀伊大納言賴宣
召直孝
掃部助直孝
九年
定道程置堠樹
堠樹封土為埒植樹以記里也
淺井氏舉男
高虎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戸
孝高卒
以孝高比張良
紅毛安南諸國來貢
松前伊豆守
朝鮮使使請入見
十年

氏。素內奢華。於是欲以白綾覆城內道途。片桐且元白
德川公不喜此等事。遽撤之。婚既成。秀頼不妻視之。定
君不婦視之。使福島正則密徵西諸侯誓書。十月。大將
軍辭右大臣。尋歸江戸。十一月。大納言兼右近衞大將。
補右馬寮御監。先是水戸城主信吉卒。無嗣。封九男賴
宣於水戸。是歲。召井伊直政遺腹子直孝于江戸。九年
二月。令東北三道。定道程。置堠樹。以三十六町為一里。
用織田氏故法。既而西南四道皆做之。三月。大將軍入
京師。六月。入朝。七月。大納言夫人淺井氏生男家光于
江戸。大將軍授其幼字。呼竹千代。是歲。藤堂高虎倡議。
使諸侯置邸及質于江戸。相良氏首納其母。衆繼之。是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四十

歲。黑田孝高卒。關原之事。孝高之計居多。其定九州。不
妄戮一人。既而告老。謝絕世事。大納言比以漢張良。及
卒。殊悼惜之。自關原之捷。德川氏威溢海外。紅毛安南
諸國皆來貢。而松前慶廣奉教旨。約束蝦夷。先是大將
軍謂對馬守宗義智曰。豐臣氏伐朝鮮。非我所知。我與
彼皆無怨仇。彼苟欲入貢。我當許之。然非自我求和。子
體此意。往試計之。義智之國。遣使諷之朝鮮。朝鮮苦明
人來戍也。欲速成和。然喜懼相半。是歲。使孫文彧等來
對馬。請入見。且求還其俘。因義智馳使報之大將軍。答
曰明春吾父子將入朝。卿率詣京師。以俟義智如其教。
板倉勝重受旨館之大德寺。十年正月。大將軍入京師。

見韓人于伏見
大納言入朝
戟備也
大將軍辭職
詔秀忠為大將軍遷
內大臣陞正二位
大御所
諷秀賴使入朝

二月。見韓人于伏見。令諸道撿韓伻返。予謂義智曰。吾
將老矣。貢使來致之江戶。又曰。吾欲舉鎌倉禮。使右大
將拜賀。期在近矣。宜留韓人。觀其儀衞。乃賜義智邑于
肥前。三月。大納言率上杉佐竹伊達最上氏。西上。特命
鳥居忠政為殿。伏戟載途者十有七日。先入伏見。遂
入朝。拜大將命。四月。大將軍奏請辭職。優詔許之。且欲
遷為左大臣。固辭而還。十六日。詔以源秀忠為征夷大
將軍。遷內大臣。陞正二位。仍帶舊職。弟忠吉進位中
將。弟忠輝任四位少將。十日入朝。拜命。東諸侯及前田
毛利島津氏盡從。自是世號前大將軍曰大御所。五月。
前將軍諷豐臣秀賴使入朝。淀君性猜忌。固執不遣。少

修伏見城
池田武藏守
松平隱岐守
命定勝娶二氏
造方金
後藤光次
石見守長安
造金幣鑄新錢
十一年
修拓禁廷

將忠輝奉命往告襲職焉。六月。大將軍歸江戶。七月。課
諸侯十餘名。重修伏見城。十月。前將軍歸江戶。十二月。
養榊原康政女。妻池田利隆。又謂異父弟松平定勝曰。
島津淺野皆冀與我結婚。汝二男皆已有室矣。宜使
長男娶島津。次男娶淺野。定勝奉命。是歲。令金工光次
更造方金。初上杉氏有佐渡。毛利氏有石見。皆出白金。
然不能多鑄。迨豐臣氏收佐渡。亦無大利。及前將軍收
二國。使甲斐人大久保長安掌之。居二歲。得數萬斤。長
安又採於伊豆。其利亦等。乃因豐臣氏故制。造金幣。次
年又鑄新錢。民皆便之。十一年。春。前將軍建白禁廷。狹
隘不可行朝儀。遂課天下侯伯修拓之。各刻名于礎。參

修江戶城
康政卒
遠江守康勝
賜忠恒松平氏及偏
諱
江戶城成
封賴房
水戶中納言賴房
忠輝娶伊達氏
安藤對馬守
十二年
城于駿府

議。秀康掌其事。秀康尋還中納言。又大修江戶城。使藤
堂高虎率池田福島加藤黑田淺野細川等十九姓助
工。三月。前將軍赴京師。五月。榊原康政卒。命子康勝襲
封。九月。賜島津忠恒松平氏及偏諱。改名家久。自是諸
藩多賜氏。是月。江戶城成。宏壯稱天下第一。藤堂氏以
功賜備中地萬石。其餘有差。十月。前將軍歸江戶。是歲
封十男賴房于常陸下妻。食五萬石。為少將。忠輝娶伊
達氏。罷內藤清成青山忠成奉行職。以安藤重信代之。
徙駿府城主內藤信成于長濱。十二年。正月。課海道及
畿西諸國城于駿府。前將軍嬰疾昏倒。既而愈。有訛言。
二月。乃張四部散樂。下令縱觀。前將軍將軍率諸侯臨

忠吉卒
徙義直于尾張
秀康卒
三位宰相忠直
大和守直基
前將軍老于駿府
韓使入貢永屬我
博士掌書信

焉。訛言立止。先是中將忠吉有疾。少閒。來江戶。寓大久
保氏。三月。忠吉卒。無嗣。徙義直于尾張。食六十萬石。令
平岩親吉居犬山。中納言秀康為伏見留守。是月。以疾
謁歸。兩月而卒。秀康武而善政。內外惜之。其子忠直襲
封。後任少將。次子直基。繼結城氏。三月。前將軍老于駿
府。以松平定勝為伏見留守。以井伊直孝副之。先是韓
囚歸其國。說我新政。韓主心嚮之。五月。遣使者呂祐吉
等入貢。詣兩府。自是每將軍禪代。輒來。永為我屬國。兩
將軍奏宗義智之功。為四位侍從。比十萬石。前代外國
書信。皆委僧侶。於是命博士林信勝掌之。是歲。課東北
諸侯。作江戶天主閣。十月。前將軍之江戶。舉西城府藏

點注標記

茶會招將軍
十三年再城二駿府
主膳正利宗
周防守賴重
城二于篠山
十四年
封高虎比勲舊之臣
按治姦濫
封賴宣
徙賴房
諸侯妻子至江戸
新納刑部
樺山美濃

既將軍又設茶會而招將軍以上杉景勝佐竹義宣伊達政宗爲接伴皆手賜茶當是時兩公數臨諸侯邸每極歡焉。十二月。前將軍還駿府。府城災。十三年再城之。三月成。九月。將軍率諸侯往賀焉。自是兩公往來二府。而豐臣氏以下歲使使駿府賀正。是歲簡井定次以淫虐前田利宗以喪心並收封。以利宗邑八上徙封松平康重。以其地形不足以阨山陰。乃改城于篠山。課藤堂及池田福島加藤淺野氏。十四年正月。義直之國。前將軍送之。二月。歸。九月。徙脇坂安治于大洲。富田知信于宇和島。以伊賀伊勢二十三萬石賜藤堂高虎。治于阿濃津。比勲舊之臣。先是廷臣有結伴奸淫者。前將軍奉

勅命板倉勝重按治之。十一月。誅其首罪一人。流竄其餘。十二月。封賴宣于駿河遠江五十萬石。治于濱松。徙賴房于水戸。是歲。諸侯妻子盡至江戸。令其會同者。留期年而去。著爲永制。禁西諸侯多造戰艦。先是島津家久奉教招琉球。琉球不至。請而討之。是歲春。遣其將新納一氏將八千人南伐。樺山久高爲先鋒。抵東求島。執琉球戍兵三百。夏攻雖巴津。虜以鐵鏁聯舩扼守津口而津傍有山。險多蛇蝎。虜恃不置兵。我軍放火赭山而上。進奪陽喉灘。戰于千里山。不利。轉攻朝築城。拔之。琉球王尚寧使其弟具志求乞降。不許。五戰而至國都。擒尚寧及王子大臣數十人。而嚴禁抄掠。安撫國民。以六

點注標記

長谷川左兵衛
阿媽港人來謝
十五年
志摩守忠重
左衛門大夫正綱
伊豆守信綱
備中守正次
豐後守正秋
越後守忠俊
監物直清
丹後守直寄
郎君之衆什倍信玄矣
城名護屋
獻土木者宜就國候命
琉球王來謁

十日定琉球。秋。幕議以琉球賜島津氏爲其臣隷。先是歲我賈舶至阿媽港。皆見誘殺。其三人潛逃歸告之。是歲港人二百至長崎。幕府命原城主有馬晴信助長崎奉行長谷川藤廣擊鏖港人。後二歲。其大人來謝。乃給印信許互市。十五年正月。將軍以內藤忠重爲嗣子傅。松平正綱。子信綱。阿部正次。子正秋爲侍臣。二月。將軍過駿府。先是堀忠俊之宰堀直清專政。譖庶兄直寄逐之。直寄奔訴之駿府。閏二月。兩公親聽之。直清辭屈。放之山形。放忠俊岩城。封直寄于信濃飯山。以越後封少將忠輝。倂舊封爲五十萬石。治于福島。尋遷高田。是月。將軍大獵于遠江。本多忠勝自桑名來謁曰。往年老僕從

太公拒武田信玄于茲。爾時以信玄兵爲衆盛不可當也。今郎君之衆什倍信玄矣。是春。爲義直城名護屋。課前田氏以下十七國助役。諸侯助篠山役者告疲。命助名護屋。福島正則謂池田輝政曰。土木荐興。我輩困獘。若夫兩府所不敢辭。此等私役。復驅使我輩何也。子爲駿府愛婿。盍爲我輩說之。清正奮髯曰。左衛門何出此言。不欲助役則不如速反。不能反則何出此言乎。輝政大笑而止。前將軍聞之。使輝政言諸侯曰。獻土木者。宜速就國。高壘深溝以俟我旆。諸侯大懼。併力就役。數月而成。八月。島津家久攜琉球王來謁駿府。獻方物。遂造江戸。九月。將軍釋王使復其國。命島津氏歸俘虜。十月。

點注標記

忠勝卒
五十餘戰不被一創
美濃守忠政
十六年
後水尾天皇
修上皇宮
往年前將軍使秀賴入朝淀君固執不遣故曰不可再違命
秀賴詣二條城
長政卒不復奕
釆女正長重
清正卒
肥後守忠廣
角倉了以
通漕
水運曰漕
入貢乞互市二十餘國
贈書於明
長崎互市
耶歟子上變
禁耶蘇教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四十五

本多忠勝卒。忠勝自十四歲從軍，大小五十餘戰，每戰皆捷，而未嘗被創。前將軍殊悼之，使長子忠政襲封。自是藤堂高虎代忠勝鎮伊勢。十六年三月，前將軍如京師。先是，朝旨欲以為太政大臣，固辭不拜。是月，皇太子受禪，是為後水尾天皇。前將軍命諸侯修上皇宮，多置供御地。前將軍使人謂豐臣秀賴曰：「自結婚，未相見。恐生物議，願一來以定衆情。」秀賴年十九，驕逸不知外事，事皆決於淀君。淀君欲不遣，嫡母淺野氏使使諭其不可再違命。乃遣之。四月，詣二條城。前將軍饗而還之。遣義直、賴宣往大坂謝之，遺白金一萬三千兩。乃歸駿府。是月，淺野彈正少弼卒。前將軍最與少弼親善，以常陸眞壁五萬石為其湯沐邑，而時召見，與圍碁。及其沒，不復奕也。乃賜眞壁于其季子長重。五月，加藤清正卒，嗣子忠廣猶幼，幕議使藤堂高虎往視國事。十一月，兩公借獵于上野。先是，京師富人角倉某上書言便宜，請通丹波之漕，許之。尋命通甲斐、駿河之漕。是歲，又請引鴨川通伏見，又許之。當是時，蠻番入貢若乞互市者二十餘國。前將軍命史贈書於明福建守，因故事請勘合印。明疑懼不答。而其商舶來者益衆，乃以長崎為互市地，禁他依泊。初，豐臣氏禁耶蘇教，既而禁弛，至是蠻人邪歟子上變，告倡蠻教者皆覬覦非望。乃令海內檢蠻人盡逐之。我民奉其教者，命僧諭之，不聽者處流斬，置邪

點注標記

告修蠻教者本多正純僚史岡本大八也見後卷
賜死晴信
十七年
親吉卒
修春日祠
禁新立祠
本多飛彈守
下野守忠明
十八年
修皇宮
輝政卒
池田氏實楠氏
帶刀判官正行
兵庫助教正
紀伊守恒利
武藏守利隆
左衛門督忠繼
宮內少輔忠雄
幸長卒
前將軍深畏幸長
玄蕃頭康長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〇四十六

歟子于江戶東郭，厚視之。又有告有馬晴信修蠻教，次年收晴信于甲斐，尋賜死，其子為前將軍義女孫婿，因得襲封。十七年正月，平岩親吉卒，無子。親吉為義直傅，父以故不敢立後。前將軍適尾張，二月，歸。六月，徙京織豪商于江戶。七月，修春日祠。先是，祠樹折，朝議以為凶兆，來諮前將軍。對曰：「是神欲以修祠耳。」乃有是命，因給穀祿，准伊勢大廟。又嘗與朝臣議制天下寺祠修造之節，而嚴禁新立焉。是時，越前列宰爭權來愬，十一月，兩公在江戶聽之，一人坐不直，處流，一人慚恥自殺。前將軍遣本多成重為宰，與舊宰董視國事。成重，重次子，幼侍秀康者也。是歲，蒲生秀行卒，子忠明以我外孫嗣襲會津。十八年正月，命三十七藩修皇宮。是月，池田輝政卒。池田氏實楠氏，楠正行之死節，遺腹子教正育於攝津池田氏，其裔恒利始徙尾張。恒利孫為輝政，輝政助德川氏定禍亂，人以為不辱其祖。長子利隆襲封播磨，二弟忠繼、忠雄，亦以我外孫分領備前、淡路。八月，淺野左京大夫卒。關原之役，大夫首破岐阜，功最大，而保護豐臣氏不衰。前將軍心深畏之，遂約以其女妻義直，未成婚而卒，無子，有二弟，仲長晟稱但馬守，以在大坂國人避嫌，請立叔長重。前將軍命立仲襲封。是歲春，大久保長安姦利事覺，會病死，誅其七子，故石川數正子康長，連坐奪邑，以康長邑深志賜小笠原秀政，復其舊封。

點注標記

富田信濃守
高橋右近大夫

江戶老中
駿府老中

中原在相模
忠時嘗告忠隣
馬場八左衛門

加賀守忠常
但馬守重政

正信忠隣有郤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四十七

是歲冬。富田知信。高橋元種。皆有罪收封。是時大久保
忠隣。本多正信。土井利勝。安藤重信。酒井忠世。爲江戶
老中。本多正純。成瀨正成。安藤直次。爲駿府老中。分執
天下諸政。是歲秋。前將軍適江戶。十二月。將還駿府。於
于中原。甲斐人馬場忠時上變事曰。大久保忠隣謀不
軌。馬場嘗蒙譴。故小田原請忠隣申雪不見省。怨望。先
是忠隣喪其子忠常。乃稱疾謁歸。又與山口重政婚。吏
劾其不告。奪重政封。忠隣謝罪不報。乃杜門不出。馬場
時之也。又聞正信與忠隣有郤。遂因本多氏誣告。前將
軍驚。還入江戶。令忠隣如京師。撿耶蘇教。蹤跡正信傳
命京師。放忠隣于彥根。毀小田原外郭。逐其士臣。設兵

點注標記

里見安房守忠義

奉之止正成
南光坊天海

忠隣則顯君惡
大猷公時賜忠隣孫忠職
肥前唐津八萬石及
其子忠朝時復舊
領小田原以白父
祖之冤見後卷

刊經籍購遺書

備于箱根。前將軍乃歸駿府。板倉勝重奉命詣忠隣館
人走報忠隣。方與客奕。徐斂局而出聽命。京師驚擾。忠
隣乃縛鐵伏送之板倉氏。終赴彥根。其族皆連坐。叔父
忠佐卒。亦除國。毀城。安房守里見氏坐與忠隣交通。奪國
忠隣自配所上書駿府曰。臣縱伏誅。而明無叛心。有司
不敢通。獨成瀨正成爲通之。僧天海以密教。見親近。亦
從容申救。以將軍怒不釋。乃止。及井伊直孝鎮彥根。勸
忠隣再訴。辭曰。是顯君惡也。亦止。兩將軍思大久保氏
舊勳。使忠常子忠季襲其封二萬石。後竟復其前將
軍素留意學術。捷於關原之年。即取經籍未經刊行者
盡上之木。以修禮文爲志。自讓職以來。徵令天下購求

點注標記

親試頌賦
爲政以德草尚之
風必偃並論語

日本外史　卷二十一　○四十八

遺書。引廷臣諳典故者。與林信勝等講究於前。又不
倦。又招文學之士。與縉紳皆禮重之。是歲。親試以爲政
以德頌。將軍亦試草尚之風必偃賦。

日本外史卷二十一終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五

黙注標記

慶長十九年
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
朝命孫女爲中宮
治長等陰謀
大野修理亮
織田侍從有樂齋
加賀中納言利長
福嶋侍從左衞門大夫
利長獻書

慶長十九年三月。大將軍陞從一位。遷右大臣。天使就拜焉。四月。天使歸自江戶。過駿府。諭內旨。以前將軍爲太政大臣。准三宮。辭不敢當。又諭納孫女爲中宮。乃奉詔。當是時。豐臣秀賴已長。其臣大野治長等。陰謀舉兵。復其舊業。治長有姿容。密通淀君。所言莫不聽。與淀君季父織田長益謀。遺書前田利長曰。先君有遺命。君盡來輔嗣君。城內甲仗豐足。福島正則等所貯。穀粟積至數萬石。足以有爲矣。利長以疾辭之。以其書來獻兩府。

黙注標記

利長卒
肥前中納言利光襲封利常
且元常誡秀賴
片桐東市正
今川治部大輔義元
今川上總介氏眞
織田右大臣信長
織田內大臣信雄
大坂群臣猜防且元
右近友祥
飛驒守如安
吏二名一爲川口但馬守一爲間宮權左衞門
大坂有訛言

五月。利長卒。命子利光襲封。秀賴傅片桐且元。常誡秀賴曰。德川太公不失義元之誼也。而納氏眞。不遺信長之好也。而助信雄。先公知其然。故臨終託孤。君務不失其驩心。則可以長久矣。不則禍將不測。秀賴頗悟。而群臣不悅。以且元數使關東。意其有私。稍猜防之。先是秀賴造方廣寺。以繼先志。至是畢功。又鑄巨鐘。乃使且元來告請慶之期。以七月。秀賴親往。是歲高山友祥內藤如安等。以奉蠻教。下京師獄。前將軍遣吏二名往與板倉勝重議放友祥等于海西。流餘黨於是界浦。有犯人二。史往按之。途經大坂。有訛言曰。且元假秀賴出。導東吏取城。秀賴懼不出。二吏既按界浦。遂之長崎。訛

黙注標記

鐘銘觸忌諱
林羅山
南光坊天海
且元治長等來謝
召女使不問鐘銘
上野介正純
責且元以輸誠之實
且元三策

言乃止。將慶之。其鐘銘觸忌諱。類呪詛者。上據牌亦不如式。林信勝僧天海等交言之。前將軍怒。乃馳使傳其慶。八月。且元治長等來謝。女使二人。又奉淀君命至。前將軍召二女使。謂之曰。右府吾孫女壻。淀氏亦吾婦之娣。吾豈相負哉。吾視右府猶子。而右府視我猶仇讎。如聞大坂日招士。繕甲多峙糧餉。吾未知其何謂也。今吾在猶如此。況後世乎。雖然是非出於右府。母子蓋爲奸人所詿誤焉。爾苟悛非。輸誠則國家無事矣。不復問鐘詞。二女大喜。遂趣江戶候夫人氏。九月。使本多正純僧天海責且元。以輸誠之實。且元請其旨。不答。且元乃與二女偕辭去。行思之。得三策。曰。納淀君爲質。曰。使秀賴

黙注標記

勝重飛書來報
大坂冬月之役
諸侯罷就國
勝重漕送不受一穀

居江戶。曰。避大坂徙他國。密啟曰。質母於德川氏者。先公所嘗爲也。是爲上策。或譖且元賣君。淀君大恚。與群臣決議誅且元。擧兵。且元奔其邑茨木。遣近騎急報板倉勝重。飛書來報。十月朔。報至駿府。前將軍方與諸子觀散樂。得報曰。孺子終不悟也。不得不除之。乃撤樂。使報之江戶。是春。課東諸侯城于高田。是秋。課西諸侯修江戶城。於是皆罷就國。以備大坂。秀賴亦益散金募兵。關原餘黨若諸藩亡命者。四集大坂。號稱十萬。又四出抄掠。以貯軍須。東府穀五萬石在其城下。板倉勝重使人謂大野治長曰。聞之道路。諸公將有旗鼓之事。不與弊邑之穀。敢犒從者。治長辭不敢取。勝重乃使賈人漕送

點注標記

隱岐守定勝
建部內匠頭
武藏守利隆
越前守重㬢
大坂六諏守備
政宗將被
伊達陸奥守
家久卻幣
島津大隅守

京師不勞一兵。伏見留守松平定勝、井伊直孝、與勝重議、遣諜大坂、悉知消息、輒報之東府、置關于淀驛、禁以撿兵仗往來。尼崎城主建部某、關原降將也、與池田氏有姻。前將軍命池田利隆、遣其戚屬下間重㬢、將兵援守。片桐且元已納降於我、將自茨木赴界浦。與大坂兵戰尼崎下、求救於重㬢。重㬢疑其僞、不肯救。且元敗走。大坂兵始合、而捷、氣倍壯。大諏守備其城、故秀吉所築、窮天下力、塹壘壯固無匹。西北帶水、東南多池澤。於是益設塹塞、置守兵。遂發間使、招諸侯。伊達政宗遇之小山、縛送江戸。島津家久卻其幣、馳告駿府、日請師期。淺野但馬守國富兵強、而與大坂相爲脣齒。議者以爲大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　三

長晟爲伏
稱故下令
世子家光守江戸
世子竹千代
上總介忠輝
河內守重忠
備後守忠利
蒲生下野守
最上駿河守
賴房留守駿也
水戸家始祖
中山備前守
義直尾張守
尾張大納言義直
成瀨隼人正
紀伊大納言賴宣
安藤帶刀

患已。而大坂果數遣使、誘其君臣、以利。但馬守答曰、我父兄所以報故太閤、足矣。吾於東府、恩猶非輕。今無故倍之、以黨亂人、不義孰大焉。使者猶來、百計勸說。但馬守乃欲斬其使。懼而止。前將軍得諸報告、乃下軍令於伊勢、近江、美濃、尾張、越前諸兵、急扼淀勢多。大和兵自守其地。北陸諸國兵陣大津、坂本。中國兵陣池田。南海西海兵陣和泉海濱。遮侯大軍、勿輕戰。東海東山將帥皆隸前將軍。關八州及陸奧出羽將帥、皆隸將軍、而世子家光與少將忠輝及酒井重忠、其弟忠利等、留守江戸。蒲生最上氏以下隸之。賴房與其傅中山信吉留守駿府。義直與其傅成瀨正成、賴宣與其傅安藤直次、皆

點注標記

前將軍發駿府
勝重攝津守
天使勞問
越前少將
開圖議戰
直孝高虎爲先鋒
美作守信昌
飛驒守忠政
伊奈統復之

從軍。義直初爲右兵衛督、賴宣爲常陸介、並敘從四位下。後並進從三位、任參議兼右近衛中將。賴房初爲左衛門督、後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少將。於是分賜白鎧於義直賴宣、諸豐臣氏特恩者不許從。十一日、前將軍以數百騎發駿府。大坂發刺客、入京師、欲狙擊、且焚二條城。板倉勝重覺之、盡捕下獄。二十二日、駕至京師。傳奏司傳勅勞問。少將忠直以二萬人、前田利光以三萬人、皆會駕居。三日、召諸將、開大坂圖議戰。曰、西南兵未至、宜以先鋒挑戰。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爲先鋒。松平忠明本多忠政繼之。忠明與平信昌少子、以外孫故、賜氏封龜山。是歲其兄忠正卒、代領其衆。新美濃將亡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　四

壅二川
長柄在淀川之下
鳥飼在大和川
上流壅斷之以阻
下流使進濟也
毛利甲斐守
福島備後守
大仙陵在界東
蒲田隼人正
山口左馬介
渡邊主殿正
渡部勘兵衛
大眞君兵爭東
左衛門督忠雄
宮內少輔忠繼
城織部重昌茂

於是先鋒自南而進、以北面難濟、令伊奈忠政壅淀川于長柄、壅大和川于鳥飼。尋使利稱爲氏助之。十一月、高虎至大仙陵。時城將蒲田兼相以弘定拒平野、望之而走。城將大野道犬焚天王寺、以挑我軍。高虎不動。終與直孝進陣住吉。城將賜氏弘掠界浦、聞之而走。過高虎軍前。前部渡部了意其有伏、不敢擊。淺野但馬守將兵發和伊、行擊土兵應大坂者。來與高虎議事、遂陣大鳥。池田利隆與二弟忠繼忠雄至神崎川。城昌茂奉命監其軍。一弟亂下流、利隆涉上流進。本陣柄川。城將織田長益等以萬人守天滿中島。利隆欲濟、昌茂止之。其使一弟復渡下流、逐守兵、以取中島。將軍以前將

上杉中納言　佐竹右京大夫　相馬彈正大弼　秋田城介　堀尾信濃守　寺澤志摩守　伊達陸奥守　金森出雲守　淺野但馬守　蜂須賀阿波守　鍋島信濃守　加藤刑部少輔　山内土佐守　森美作守　有馬玄蕃頭　九鬼長門守　向井將監　環圍不遺尺地　使人議和

軍入京師之出發江戸兼程而進十日至伏見其明請
一條議事十七日前將軍陣住吉將軍陣平野義直賴
宣陣住吉北少將忠直前田利光陣岡山井伊直孝藤
堂高虎陣天王寺上杉佐竹相馬秋田堀尾寺澤諸將
陣平野西伊達金森諸將陣今宮淺野蜂須賀鍋島諸
將陣今宮北池田加藤山内森有馬諸將陣中島九鬼
向井諸將以兵艦泊傳法口兵總五十萬人環城四面
不遺尺地前將軍度城中必悔使人議和不肯已而往
吉邏騎夜捕一卒曰欲適藤堂陣誤至此也撿其懷得
秀賴書曰二魁深入我地子計中矣宜速令東國歸
欺諸將斷其後路事成則加封如約前將軍覽書哂曰

鼇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五

彼欲離間我謀何淺也召高虎賜書及卒高虎訊得其
實乃斷其手足指縶額曰秀賴縱歸之城兵又誘也出
利隆曰事成封以備前播磨美作利隆鎖使者獻之納
將軍終議追取阿部正之安藤直次永井直勝小栗忠
正等數十人爲巡使大須賀氏部下久世廣宣坂部廣
勝議罪出亡以老兵事被收録其役皆爲巡使傳令諸
軍進退操縱莫不如意蜂須賀至鎮攻取穢多崎九鬼
守隆向井忠勝以水軍奪敵艦船數十艘上杉景勝以
鴫野佐竹義宣攻今福皆破其柵城兵分道出拒船載
銃手出其中間力戰交綏已而城兵以柵難守棄之而
退將軍令片桐且元代入也備前島以其最近城爲以

忠總欲以功贖父　不愧忠世之孫　諸將爭進　旗植而無烟　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擊手諸將攻博勞淵二寨北寨下有洲生蘆葦皆以
銃卒守之我軍欲先取蘆洲洲不容多兵兵寡者又不
可守石川忠總實大久保忠隣子也欲以功贖父乃請
以手兵往得舟二隻以棺爲棹而濟敵守洲者皆走上
寨發銃忠總仰攻連晝夜九鬼氏給舟數十助之拔北
寨又得蜂須賀氏援兵遂拔南寨進取上佐港阿波坐
港運放首虜前將軍曰不愧忠世之孫矣於是諸將爭
進池田忠繼臨蜆川而陣部將花房職之望野田福島
一寨曰旗植而無烟是已逃也使人伺之不見一人乃
濟中島諸將欲繼濟城昌茂止之曰太公命我護軍戒
其持重公等違我言乃違太公言也諸將乃止已而中

鼇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六

軍傳令責諸將逗留諸將咎以昌茂前將軍召昌茂使
林信勝讀孫武傳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乃顧昌茂
曰汝拘我命見機不進何也因遂之令諸將進入福島
淺野氏以船兵至海口爲其聲援阿部正之白曰西北
諸砦相連陷浪川場天滿六寨脆薄背水必遁其夜果
焚寨而退城將大野治房守道頓堀亦驚走入城蜂須
賀氏兵追獲其旗幟十二月忠總忠繼與淺野鍋島九
鬼諸將進入川場利隆等進入天滿東南諸將亦進逼
城伊達政宗至川場井伊直孝藤堂高虎至生玉臨空
濠而陣城兵焚外城諸橋獨存淡路本街高麗二橋石
川忠總與城兵戰于高麗橋欲使敵不得焚橋遂使請

豈賊何恃橋　勿妄鬭以損一卒　遺書使議和　大公必有神算　中略公輔光明　出城守直下

點注標記

前將軍未嘗衷甲　橫田尹松　此公喜當矢石　兩帥大授　前將軍徙陣茶臼山　湟河功竣

救之。前將軍叱曰。止矣。我軍欲登城。何恃橋哉。彼自斷出路耳。令忠總退舍。遂令諸將曰。設柵列牌。俟令而進。勿妄鬭以損一卒。又以天寒增糧食。本多正純受命。以金工光次為介。遺書城中。使織田長益大野治長議和。將軍聞之。使來請曰。圍合矣。請令諸軍四面齊登。以天下兵攻一城。何難拔之有。和議若成。不可及已。前將軍曰。未也。將軍不懌。本多正信曰。大公必有神算。願少俟之。藤堂高虎私射書城上。誘南條光明。使為內應。光明約期事覺被殺。藤堂氏兵不知而進。井伊氏兵繼之。加賀越前子弟亦進。逼玉造。戴城。秋考康與子直政亦登。建幟濠上。而城將眞田幸村普拒我兵。死傷頗多。前將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七

軍望之怒曰。奴輩敢破我令。顧安藤直次往收之。將軍請罰破令者。前將軍曰。破令者亦不可得也。兩公屢巡視諸營。前將軍未嘗衷甲。被葵號戰袍。上馬從十餘騎至生玉。以城兵望識之。叢銃兩注。衆爭請避之。前將軍不顧。按轡徐行。橫田尹松從之。排衆而進曰。此公喜當矢石。矢石之來。莫甚於川場。請往焉。乃扣馬而西。使去城遠。他日將軍巡至天滿。登有馬氏壘。據城兵狙發大熕。從者請去。不肯。水野勝成曰。元帥巡。帥與卒異。不當專視一處。乃肯去。城將後藤基次曰。兩帥皆天授。豈可徼倖捉衆。勿妄發。六日。前將軍徙陣茶臼山。將軍徙陣岡山。築連珠砦。掘樓壍河之功既竣。湟水多涸。

鼓譟五次　使復議和　約三事

點注標記

不交睫　公辭優詔　使常光氏議和

城兵大驚。我軍以上勝。鎮湟。列竹柵。排鐵楯。起距堙。鑿地道而發銃鼓譟者每夜三次。使城兵不得休止。前將軍令諸將射書曰。降者有賞。城中人人相疑。將軍復請攻城齊登。前將軍曰。吾聞良將不戰而勝。日損兵而得城。吾無取焉。復使金工光次入城議和。城中衆議不決。多願和者。大野治長等建議曰。德川翁旦夕入地。捐載西吉東。以且約和。以為後圖。乃勸秀頼請和。前將軍曰。右府誠自全。則吾莫復介意。城內客兵。皆釋不問。因約三事。曰塡周池。曰徙大和。曰以淀君為質。必居一焉。秀頼日答聽塡周池。而請為客兵加食邑。前將軍怒曰。釋之已多矣。若勝養之乎。議乃輟。乃命工益造攻具。或謂井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八

伊直孝議事。直孝方睡。起揩目而出。或曰。子何懈也。曰。我慮敵出襲。夜不交睫。唯晝間得睡耳。城將大野治房愧道頓濠之敗。欲有報之。時阿波兵陣本街橋西。治房夜出襲之。阿波兵亂。死傷頗多。人乃服直孝先見。天皇使大納言藤原兼勝。大納言藤原實條。來勞。於是復來傳詔旨曰。卿以耄老冒風露于戎間。宜委軍事諸將以還息於京師。卿欲和議。將詔秀頼成之。前將軍皆自曰。臣少慣軍旅。且職分所存。不可獨逸。勿勞聖慮。於和議。臣自修之。不足以煩大詔。使秀頼奉詔。則所損不奉詔。適增其罪。臣則不得不誅之。是以敢辭。乃令女臨阿茶如京師。迎常光氏。常光氏京極忠高母。而淀君

點注標記

奸也。伏之入城、勸和、紛丁場、而往工人千百成群、造諸
攻具、懼橋櫓、皆以千數。常光入城、具說淀君。淀君初
與秀賴俱巡視城內、見守兵頗羽。鈞也大喜、遂上天主
閣、以望東軍、則極目皆兵、旌旗際天。淀君色動。已而備
前島軍發大熕、中閣第二層、二女震死。淀君始大驚、勸
秀賴成和。而會常光至、則喜懼交集。常光傳命曰、右府
必欲居大坂、則於其舊封一無所闕。將遂諸客兵、使東
軍毀外城、填周池、以背和觀之實。秀賴召子呂諸將議。
議未決。求多正純、使人言治長・長益曰、公上之議已成
矣。子等遲疑、罪將至矣。二人大懼、急因後藤光次、獻質。
治長欲遣其幼子、光次斥之曰、稚弱者何用。乃舉其家

子而還。十九日、和成。約旗、周池、逐客兵。二十日、叔倉重
昌入監秀賴誓書。秀賴問曰、兩公何可呈重昌私。對曰、
呈人公。持書而歸。前將軍目逆、而問曰、獨遣汝、不命其
所呈。如何。重昌告狀。前將軍喜曰、非汝不能辦也。城將
度我恃和而懈也。欲襲我曰岡山、夜使人候覘、見其嚴
備、乃止。初西藩獨島津氏未來會。二豐二筑將帥受密
命、亦不發。於是以兵艦三十餘艘至兵庫、則和成已四
日矣。前將軍使人勞而罷之。遂令諸軍撤闈。將留熱舊
亡將頓塹、以本多正純・安藤直次・成瀨正成掌之。諸侯
爭助役。伊達政宗・藤堂高虎等請曰、秀賴聽命終不可
保也。恐遺後患。不若及今除之。前將軍曰、吾與豐臣氏

點注標記

以義合者也。長秋從後聽和入京師、始冊征伐、終受
詔。關原之役、乘勢擊大坂、事固非難。今彼乃以怨報恩。
吾苟欲除之、直使卿等言哉。吾特念太閤舊好、以保全
之耳。彼復負我、敢行不義、則自取亡也。卿等且勿言。大
坂諸將欲要擊前將軍。二十四日、前將軍與數十騎夜
發、行營。比曉、入京師。衆以爲神。初、前將軍之出京師、命
林信勝等、來御府及公卿家典籍。命五山徒、開局抄寫。
在大坂軍中、遣督其役使者往來不絕。至是畢功、爲三
本、獻納其一、置二于駿府・江戶。二十八日、入朝。上皇・天
皇慰勞懇至。命織正朝廷爵位、與諸節會。時京師流言
池田利隆懷觀望、逗留中島。故其尼崎戍將、不救目元。

前將軍怒、欲奪其封、以與其弟忠繼。利隆之老番氏明
來陳謝之。不聽而入。氏明率諸號哭、以死爭之。初氏明
父大膳爲國人長淑之役、池田輝政見父兄、攻戰死。
大膳扣馬遏之、輝政怒、以鐙踢其頭、血被面而不縱。遂
存其祀。前將軍記之、嘉其世忠節也。乃釋利隆。次年、忠
繼母子皆奉命、利隆攝備前國事。伊達政宗長子秀宗
幼質於大坂。關原之役、始得放還。政宗避嫌、立小子忠
宗爲嗣。於是秀宗從軍。前將軍愍之、封以喜田氏舊邑
宇和島、食十萬石。筒井定次、遇所多懸大坂募、以故、勝
之次死于配所。將軍在岡山、功論賞諸將十九日、從井
伊直孝以兄直勝廢疾、不勝事、代攝其軍、有功。將軍遂

命納其國。直孝辭曰。直勝雖有先臣養。且在南自君
事臣攝焉。而從可矣。令以嫉孽先嫡長。臣所不安也。又
內安藤直次力請。將軍嘉賞。而不許。乃賜彥根十五萬
石。別賜邑于直勝。初直孝有故。育於民間。比十一歲。有
強盜數十入其家。輒拔刀斫一人。父直政密召見。以常
所執軍麾授之。而卒。及長。召用為書院番頭。稍進大番
頭。於是既受命。次日入謝。徐進坐執政本多正信之上。
坐者消然變色。既罷。謂正信曰。今日之狀甚不恭也。然
已承故侍從之後。不能不然。正信曰。公唯能然。所以有
是命。吾竊愛郎君知人也。當是時。諸侯中已與外湟。遂
及內湟。城中詰之。曰。初約填剛池。謂西南外濠也。今及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一

於此何也。成瀨正成對曰。謂之周者。周內外也。且和親
已成。何用湟為。今欲存內湟。其意如何。城中不能爭。遂
晝夜督役。遂夷而畢。獨餘牙城一湟。元和元年正月。
日。前將軍發京師。十九日。將軍入京師。盡罷諸侯所聞
使安藤直次追及岡崎。告功竣。日告大城自內舉之計。
居五日入朝。又五日東。二月。會前將軍于中泉。密議而
往。四月四日。前將軍歸駿府。將軍歸江戶。江戶之士有小
幡景憲者。有罪出亡。仕前田氏。五造之戰。先衆奮鬪。城
將大野治房識之。及和成。潛誘以厚利。景憲佯應。夜入
見治房治長。具遂告內舉之計。因約期遣歸。景憲歸
聞於板倉勝重。勝重馳報之將軍。將軍與前將軍議。為

不知者。以候其動息。大坂益召募兵。以間使招景憲
勝重遂騰書之。曰。兩公西來。諸軍復集。不出五十日。其
間城兵。或侵京師。挾至尊以東鄉。則恐費力也。治房退
之景憲謀而往。城中諸將有議沮師者。治房兄弟固執
不聽。信景憲之說也。或說治房曰。景憲謀賊也。請驗之。
之。治房驚。發甲圍其舍。景憲笑語自如。治房召之。即從
一奴入。治房曰入。言果不可聽也。乃置之界浦。使時來
見。兩將軍已熟知敵情。而秀賴未知之。三月。使青木一
重及二女使來請。曰兵荒之後。食祿不給。請賑貸之。時尾
張義直將娶故淺野左京大夫女。前將軍謂二女使曰。
右兵衞督成婚在近。吾亦將往尾張。國女子不嫻禮節。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二

汝等幸往相之。婚畢則吾自適京師。以計賑貸之事。乃
遣之尾張。已而京師報至。曰。募兵聚大坂者十四五萬。
兵勢倍前。從前將軍使曰。多多益可。然不必禁之。終
下令諸侯。皆如前役。先命井伊直孝藤堂高虎率兵往
護京師。京師多訛言。城兵來自攜四走。或入禁門。又
公卿宅。板倉氏僚屬請為兵備。勝重曰。置諸。乃使派遣
行。是與中日上下。倚安馬。而諸將卒。直孝備東寺。高虎
陣淀。長岡之後。山口重政欲以功自償。至輸糧不得出。
於是間行屬井伊氏。藤堂氏將渡淀。了縱敵於枚方。高
虎自以為疑其請。了撰小兵。了欲先進。敵人也。了請去
不許。四月八日。前將軍下尾張。召入。以使者問府

兵多食乏固其當　秀賴不聽命　將軍欲緩前將軍

術復募兵兵多則食乏固其當已吾將往驗其虛實也
因留使者不遣遣常光氏再論弭兵居三日成義直婚
又三日發尾張十八日至京師常光氏來報秀賴不聽
命又使後藤光次往亦不告乃御徵內應大坂募者散
其妻子降者背也將軍以前將軍至尾張之日發江戶
少將忠輝與黑田長政加藤嘉明皆自請而從二十一
日至伏見明日來謁二條城前將軍欲以二十八日出
師將軍以兵未全集請少俟之前將軍曰此役當決於
野戰野戰不用多乃公以見兵先往汝合大衆繼之將
軍曰兒在此使大人先世謂之何前將軍曰吾老矣不
復可遣事必先與一衆戰本多正信侍側曰吾聞軍之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　十三

軍之先後在地之遠近　諮方略于高虎　定諸軍所鄉　水野日向守　先作　皆槍故態

先後在地之遠近太公在京郎君在伏見其次已定矣
太公甚無道理前將軍乃止召藤堂高虎諮攻城方略
高虎對曰利於速不利於近轂兵挑戰俟其遠出擊之
則敗衂之餘無復守志前將軍撫掌曰子言如出我口
也遂定諸軍所鄉石川忠總守高槻池田利隆池田忠
雄守尼崎其餘山陽山陰將士自神崎進濱野蜂須賀
以下南海將士自和泉進而大和伊勢美濃諸部自大
和口先進少將忠輝伊達政宗爲其帥水野勝成爲其
先鋒前將軍召勝成曰我大和口先鋒非汝莫可者汝
諭大和將士有不用命者先斬而後聞與直孝高虎相
爲鎭應期其全勝愼勿作　除槍故態勝成感謝而出

榊原遠江守　松平周防守　小笠原信濃守　仙石忠前守　諏訪因幡守　保科肥後守　丹羽左京大夫　中井大和守　筒井主殿助　長池在小城　龜田大隅　塙團右衞門　岡部大學

井伊直孝藤堂高虎以近江伊勢兵爲中軍先鋒榊原
康勝松平康重與小笠原仙石諏訪保科丹羽諸將繼
之自河內口進先是城兵侵大和火法隆寺有工人
中井正次前役爲東軍造攻具城兵怨之圖法隆寺焚
之二十六日大野治房於郡山守將筒井定慶棄守
遁水野勝成進至長池聞之謂部下曰敵若焚南都亦
恥也疾馳赴之治房至不敢遇避遁去勝成追躡至法
隆寺會淺野但馬守以兵五千赴和泉至佐野治房
等誘紀伊土寇使起其後而以兵二萬逆之紀伊將龜
田高綱曰平地之戰寡者必敗宜退至樫井敵林塞蹊
而陣但馬守從之明日黎明治房先鋒塙直次岡部則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　十四

淡輪六郎兵衞　谷輪或作淡輪　上田主水　多胡助右衞門　勝成　孫兵衞　松倉豐後守　國分嶺　鐵鞭山　勝重伊賀守

綱淡輪重政等爭先而進高綱以銃手要擊傷則綱紀
伊將上田重安與直次接槍傷而交退多胡某射斃直
次遂獲則綱重政治房在貝塚聞敗走而紀伊土寇亦
平但馬守復進勝成至其部下爲二隊以邀直寄於曾
重正爲左右隊將重正不告而進直寄繇民間捷
路對曰編肯猶最捷然昔物部守屋由此路取敗武人
相傳以爲凶也直寄曰吾既從軍必甚且守屋以
敗安知吾不以勝乎遂踰嶺先至國分嶺已而勝
成引諸軍繼至少將忠輝猶陣忠部兩將軍以四方兵
斬奧讒謝出會大坂細作八字師欲燒禁內及二條
板倉勝重捕下獄前將軍以故稽行五月五日乃發令

令將三日糧食來與

大坂議戰
渡部內藏助

勝成在嶺頭出

諸軍持三日糧食以來。賜酒饌。擁自從。駕肩輿而行。將軍發伏見。上杉景勝留守京師。陣于男山。前田利光少將忠直以下皆從。即日前將軍舍星田。將軍舍角南。城中聞我大軍至。乃議戰。後藤基次薄田兼相渡邊尚出陣平野。大野治長眞田幸村木村重成長曾我部盛親相繼而出。兵各萬餘人。計邀擊我先鋒。基次乘夜潛甲而南。勝成在嶺頭。謂諸將曰。炬火北來者。至道明寺而滅。是敵欲出我不意也。乃嚴備以俟。而馳使告之中軍。直孝高虎亦起。中軍取節度。而將軍曰。事如我意。六日昧爽。與將軍俱發。至平岡。勝成遣肖寄重正等赴道明寺。遇基次于片山。重正不利。直寄進擊其橫。重正又

美濃守忠政
下總守忠明
片倉小十郎

勝基次斃相

大破治長
諸氏等促戰

新藍助

之。兼相尚來救基次。勝成擊尚破之。本多忠政松平忠明與伊達氏將片倉景綱擊基次兼相。亦破之。大野治長眞田幸村等自道明寺以二萬餘騎援。至景綱與幸村戰。不利。陸奧銃隊承之。幸村卻。於是勝成與諸將齊進合擊。伊達氏銃手欽又市射基次斃之。水野臣騎士河村新八鐵兼相亦斃之。本多松平丹羽氏繼左右翼大破治長。治長尚皆走。幸村退保南阜。勝成馳使從伊達政宗曰。公自進中軍。以備幸村橫擊。則吾追其北。不使隻騎返也。本多忠政亦促之。政宗以兵疲丸盡辭。一時直寄在越後部下。請進援前軍。忠輝不肯。幸村與尚遂更戰而退。藤堂高虎自千塚南趨道明寺。其一族將

藤堂仁右衛門高刑

藤堂新七郎良勝

了爲斥候

高刑良勝戰死

先得堤者勝
菴原助右衛門

勿亟用槍

長次郎弘隆
伊豆守重信

高刑良勝先進渡濠。自爲斥候。遣報曰。道明寺鼓聲漸西漸微。是敵已敗也。乃舉鞭左指曰。矢尾若江有敵。高虎使人過先部。轉旆而左。曰。此地沮洳。請由別路。乃馳傳令。高刑良勝不顧而進。至矢尾堤。遇敵將盛親伏堤下。二人死之。盛親愈進。力戰收兵據高阜。馳促高虎。高虎怒其不救。二將不肯。井伊直孝趣道明寺亦轉而左。與木村重成戰于若江堤。其將長坂某曰。先得堤者勝。皆銃隊奪堤據之。槍隊欲進。老臣菴原某曰。勿亟用槍。亟用槍則敵近而勢竭。銀冒進不利。敵爭壓之。菴原乃麾而進。山口重政與次子弘隆奮戰。被創。長子重信深入。斬二騎。進與重成鬪而死。直孝麾下縱遣

猪中次
安藤長三郎

定盛親
斬奴不死於死處云
何嘵嘵
毀與詭同嘵嘵

丁斷監使

將樹旆幟指揮可觀

菴原刺殪重成。安藤某取其首。敵兵皆潰。井伊氏兵追北里餘。其游兵見盛親幟。識迫之。渡邊了亦見。亦爲來也。乃奮擊走盛親。進抵平野橋。復使人促高虎。欲遂道明寺敗兵。高虎曰。斯奴不死於死處。今何嘵嘵。乃斬歸節。勿過宜速收兵。會有一監使至。了迎而告曰。臣欲有請。盛親雖潰。幸村等將至。要擊壓之。則大坂之陷不出今夜。使之入城。則明日之戰。又將費力。爲臣策之至熟。如和泉守弗聽何。監使然之。往說高虎。高虎不答。以日已暮。益促了收兵。了遂縱火而退。後直孝赴高虎營賀戰捷。高虎曰。我自悔夫多喪我良。是爲憾耳。直孝曰。僕自若江赴矢尾。見貴部將樹旆幟追敵。指揮甚可

榊原遠江守　木村主計頭　康勝瘍　膿流而止　小笠原信濃守　藤田能登守　本多飛騨守

觀斯人亦死否。高虎默然。了兒胄進曰。所謂席戚卽臣
也。因呼其屬兵曰。掃部君有覆詞。我輩不徒勞矣。然了
終以傲謾見黜。是日。榊原康勝等至菅江。擊敵將木村
宗明。康勝患瘍。膿流至鐙。氣不爲撓。奮戰破之。與小笠
原秀政等進赴若江。監軍藤田信吉扼之。而止。少將忠
直與其老本多成重等。陣四條畷。在井伊氏後。皆不逞
事。兩將軍聞先鋒戰酣。欲以中軍繼之。而捷報累至。勍
首虜於馬前。日已暮。前將軍次千塚。將軍次道明寺。下
令曰。詰朝攻城。先鋒戰疲。當以他軍易之。忠輝忠直皆
以逗留失旨。本多成重以忠直命來窺。曰。明日之戰。越
前兵何陣。前將軍罵曰。惰夫晏起。不逮事。尚何言哉。我

惰夫晏起不逮事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七

小笠原秀政亦悵　尺前無寸卻　忠朝不受遺財　乃父爲戰未嘗問險易　乃父忠勝也　前將軍部署　本多康俊　本多康紀　遠藤但馬守　片桐主膳正　石川主殿頭　蒔田權之助

軍等惴恐還報。目曰。君努力。忠直乃徇其士曰。明日我
不先登。則先死。怖死者自此去。小笠原秀政亦悵爲監
軍所譏。出雲守本多忠朝。其戚屬也。秀政夜往見之。曰
明日吾有尺前無寸卻。忠朝曰。子得我心。初忠朝父忠
勝臨死。囑長子忠政。分遺財於忠朝。忠朝曰。宗家多費。
用吾已辱分地。不敢受。忠政固予之。忠朝曰。且貞之兄
氏以俟我需。及役。忠政問焉。答曰。既辦之矣。及在大坂
病其營處多沮澤。請易之。前將軍曰。乃父爲戰。未嘗問
險易。若何不肖。爲忠朝慚恨。以故終與秀政約死。既而
前將軍部署諸將。前田利光爲右先鋒。本多康俊。本多
康紀。與遠藤慶隆。片桐。石川。蒔田等在其右。本多正信。土井

大隅守忠政　六郷兵庫頭　丹波守康長　左衞門尉家次　將軍將右軍前將軍將左軍　稻垣攝津　水野隼人正　青山因幡守　越中守定綱　高木主水正　阿部備中守　內藤若狹守　安藤對馬守　植村出羽守

利勝。酒井忠世。本多大隅。黒田長政。加藤嘉明繼之。少
將忠直爲左先鋒。本多忠朝。小笠原秀政。與秋田。六郷
淺野。丹羽。仙石等在其右。榊原康勝。松平康長。酒井家
次。稻垣重種繼之。大將軍親將右軍。水野忠清。青山忠
俊。松平定綱。以書院番頭。高木正成。阿部正次。內藤清
次。以大番頭。並在其前。安藤重信在其後。前將軍親將
左軍。本多正純。植村家次。板倉重昌。本多信勝。內藤帶
部等衞之。參議義直。參議賴宣在其後。井伊直孝。藤堂
高虎。與細川忠興。在右軍之左。水野勝成。與松平忠明
本多忠政。伊達政宗。少將忠輝在左軍之右。部分既定。
遣偵騎候戰地。而城中未之知也。以大敗後。衆心恟懼。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十八

如聚落者皆軍隊　落者也聚落人所聚居卽村落也　森豐前守　四名掃部　城兵悉銳而出　何謂大兵　前將軍紵衣黃掛

會議決計。曰。東軍來逼。不出一二三日。欲誘之於南郊。而
自西橫擊之。天未明。使人出爲斥候。候者東南望見聚
落如常所無者。或以爲曉霧。及日出視之。則皆軍隊也。
乃大駭。馳還告急。乃傳令諸將。眞田幸村陳茶臼山以
當我左。大野治房陣岡山以當我右。森勝永。竹田永翁
大野治長及七隊長。陣其間。明石守重等。以別軍出于
今宮。而秀賴親將繼之。鎧仗旌旗皆極嚴整。城兵悉銳
而出。其將帥人人欲必當兩將軍。將軍候騎來白。於左
軍曰。大兵出矣。請速進。前將軍叱曰。敵空城而出。不
過七萬。何謂大兵乎。及住吉。乃命輿卒。擁左右進。鎧斥
之。曰。賤奴輩。何以鎧爲。紵衣黃掛而上馬。其騎與前軍

點注標記

駒左重ニ
將軍中而不肯
幕下之事無不如意　第與葡何術與　觸也　御常衣持團扇拂塵
佳癖　癖嗟好之派也
直入關雖戀　入關雖戀入快意　王觀李重也一名決　死
秋篠守忠昌侍從　前守刑
斬幸村
秀頼欲出戰見
我藏作本營門　仲藏守處諸　久留功忠貞

惆重扣鞍不可於顗命傾刀尹松尹松進呼曰駒左重
行道闕而行沈人。趨馳告義直賴宣曰速求戰請竹屯
汝而命傳呼將軍平安長政嘉明出謁。請傍將軍中
而不肯單騎從二十餘平巡師見二人立馬揖之二人
進執其衛曰晴皆敵達出。憚其逃入也而今又大出寇
按其首幕下之事無不如意也。將軍背肖曰今日勇戰
之本多正信第與從馬捋常衣持團扇拂塵而過長政
嘆小何不類乎日成藏也嘉明曰吏於常而輕於變德
川氏之癖長政曰可謂佳癖矣將軍行平前部命令而
歸兩軍既近左先鋒隊將本多成重一卓候戰忠朝秀
政與勝永永應以銃手挑戰戰少不利幸村乘之成重

顗覺我軍軍乃進忠直曰吾自此直入關雖戀也因呼
發之而食之一人捧餐一人持冑食畢而冑請左右曰
我既食矣必不墮餓鬼道騎而直前軍鬪而從之忠直
弟忠昌手斬二人成重與吉田修理荻田主馬各有斬
擊幸村軍終敗走追至安井西尾久作與幸村鬪斬之
忠朝見其軍卻乘暖馬白里馳且呼曰出雲守在此當
回戰敵聞之四集忠朝執槍殪二人一人以銃迫之射
洞其腹忠朝跳而下馬拔刀斬斬者其闍進鐵鎚乃左
奮擲右揮刀殪八人身亦被二十餘創踰滿而僵敵爭
其首從騎大學長伏屍上扞敵而死秀政亦躬自力戰
終死之其長子忠脩死於擱槍下少子忠貞被創欲死

點注標記

渡多見渡邊　安積覺兵衛
治房敗入城
鍋島兩相拘纏中　蘇一作擊　面白者敵兵
歐遣人誘
大敗敵軍　進上茶臼山岡山
登先登第七
秀焚樓
神崎　丹楠

其臣渡多見永安積永扶而還右先鋒隊將伴八彌安
昆台近等進衝治房軍書院番三隊繼進迭有勝敗本
多達藤諸將橫擊之治房敗走逐戰一稍前又敗續淀
入城右軍已前左軍稍前直孝高虎顧助左軍酒井榊
原諸將方承敗進而戰未決直孝高虎橫斷森氏軍發
破之與七隊長遇不利安藤直次以前將軍令至督衆
逐擊破之勝成率所部奉命赴住吉望左軍戰作轉向
天王寺行破敵兵而邀川場與明石守重遇交綏而北
大將三隊以將軍令邀擊守重于勝曼走之時兩軍翻
戰埃塵大起彼此紛拏不可辨阿部正次以爲東兵冒
署迷來面目皆黑城兵則否乃令曰面白者敵兵也因

物色斬數十級諸隊相傳傚之斬獲無算秀賴欲親出
鬪城中自反者不果又以前將軍敎遣人誘和召還大
野治長等治長等走還敵軍皆躡我軍乃乘之遂大
敗之斬首一萬五千級前將軍進上於茶臼山將軍進上
岡山少將忠直進至川場縱火市舍城中自爲內應者
忠直兵乃自高麗橋破京口門而入植幟城上是爲先
登第一吉田修理轉自天滿濟溺死水野勝成繼忠直
而入忠直分兵焚諸樓櫓終及天主閣烟焰衝天諸軍
皆呼皆破門而入秀賴避火于潮月樓淀君及夫人德
川氏以下皆從之池田利隆發印鳴路望其烟而馳濟
神崎並擊敗兵多得首級石川忠總與京極忠高高知

仙石宗也
加藤式部少輔
和泉守乘壽
遠地侯伯皆不及
可謂乃公孫
右衞門大夫正綱

點注標記

吾復有十四歲乎
堀內主水
坂崎出羽守
木村輪右衞門一
作求村
遂免其夫與姑
盍與乃夫俱死
秀賴入倉
石川八左衞門
加々爪甚十郎
太閤舊好吾竟不能忘

發高撫與敵將仙石某戰于備前島敗之毛利秀元及
加藤明成以水軍至傅法港口松平乘壽自森口金森
可重自岸和田至皆獲首級淺野氏蜂須賀氏最後至
其他遠地侯伯皆不及也前將軍據胡牀望見火起左
右有更關原之事者乃顧謂之曰吾復捷矣已而將軍
來賀前將軍曰汝之功也使歸陣本營忠直來見乃執
其手曰可謂乃公孫也忠直見不顧義直賴宣自後軍
馳見諸軍輜重屬途爭進賴宣曰是軍既捷將舍也已
而天主烟舉賴宣咄嗟而進義直從之至茶臼山則諸
將賀者大聚賴宣攬涕曰大人盡見後軍使不及事松
平正綱曰君十四歲矣前途脩遠不患不建功賴宣變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〇　廿六

色曰吾復有十四歲乎前將軍曰汝此言足以當首功
也時秀賴猶在樓上大野治長欲免夫人以成和也使
諸姬侍擁而出蒙葵章衣竄步亂兵中城將堀內氏久
覩之進當其前辟人而出呼我將坂崎成正護送之治
長遣木村某追及因求多正信言其意正信來啓前將
軍前將軍喜曰吾且遂免其夫與姑也正信又啓將軍
將軍叱曰盍與乃夫俱死秀賴遂入糒倉中益發使乞
命而日已暮將軍遣井伊直孝及安藤重信石川正次
等守糒倉以俟命八日前將軍遣求多正純及加加爪
某往驗之且言曰事已至此然復可言太閤舊好吾竟
不能忘尚母子皆出乎置秀賴于高野給淀君以萬石

軍中唯一輿
發銃倉中
秀賴以下自殺
大戰後當雨
前將軍入二條城
將軍凱旋伏見

點注標記

斬盛親磔道見
伊藤丹後守
盡忠所事者我皆赦之
石佐右近
古田織部正重然或作重識
作重能
忠興子式部興秋
忠興必先我至
賜金馬

治長入告出答曰謹拜命不辱當往謝之獨萬兵所注
目願得一輿而往直孝疑其詐乃使答曰軍中唯一輿
右府請騎往復不決直孝謂重信曰大人雖仁恕貽禍
之道也是在我輩耳乃發銃倉中者二秀賴以下知絕
皆縱火自殺前將軍方進至櫻門以待秀賴出直孝等
來告狀請罪前將軍頷之即日午時還命駕獨從板倉
重昌北歸京師曰驅之大戰後當雨從者不信已而雨
大至上下沾濕及淀取雨衣夜二鼓入二條城而大坂
諸軍一無知之者將軍令阿部青山水野高木四將守
天王寺玉造青屋京橋四門又令安藤重信留西面四
道卒以修理城壘收屍于岡山以祭軍神九日凱旋伏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〇　廿七

見諸侯爭捕殘黨來獻十五日徇長曾我部盛親于京
師斬于六條磧後二旬磔大野道見于界浦大坂將伊
藤長實奔在高野請得監使自裁前將軍曰治長等誤
國盛親等煽亂皆所不宥也其他豐臣氏舊臣盡忠所
事者我皆假之長實及青木一重岩佐正壽等改圖而
仕者數十人古田重然通大坂事覺伏誅細川忠興庶
子獲罪於父奔歸大坂及敗被捕幕府宥之忠興賜之
死冬役忠興以備薩摩不來會及夏役與前將軍謂近
臣曰忠興必先我至駕次星田忠興果至七日之戰與
有功焉於是西南諸侯後至者相繼謁兩公兩公收大
坂金賜井伊藤堂氏金馬直大鈑千枚者各二六月賜

以大坂予忠明
前將軍入朝告成事
議賞罰
内記政勝作政朝誤
右近將監忠眞
式部大輔忠次
宮內少輔忠雄
左衛門督忠繼
將軍入朝
奏樂
頒新式十三條
二條關白
定朝廷式十七條

大坂。于松平忠明食十萬石。忠明修荒殘經田里。期年而殷實如故。十五日。前將軍入朝。告成事。獻白金千兩。二十八日。將軍來二條。議賞罰。加封直孝高虎各五萬石。後並至三十萬石。水野勝成違教告。輕自接戰。故不賞。後封郡山。遂移備後福山。食十萬石。本多忠朝死事無子。以兄忠政子政朝襲封。小笠原忠眞襲父秀政封。榊原康勝殤劇而卒。大須賀忠次實康勝兄子也。命復本姓。襲其封。以大須賀氏絕。屬於頼宣。賚藤田信吉失軍機。收其邑。令池田忠雄襲兄忠繼封。以其舊封賜蜂須賀至鎭。少將忠直遷從三位。進參議。前田伊達淺野氏皆進官爵。前將軍季女寡於蒲生氏者。再嫁淺野氏。

至次年成婚。閏月十一日。將軍率諸侯入朝。獻白金萬兩。二十七日。兩公偕觀樂于二條城。奏振鉾還城樂延喜樂太平樂諸曲。天下大亂。伶官耗散者數百年。前將軍招撫有年。終復舊職。朝廷之樂。自是興矣。先是前將軍參考貞永建武式目。與林信勝等議定新式十三條。七月七日。會諸侯于伏見。頒之曰。文武之道勿不修。佚遊群飲勿不禁。犯法者勿舍。謀反若殺人者勿不告。諸國民勿移其所。勿私築城郭。立異結黨者勿不告。勿私結婚姻。侯伯會同勿衛從過節。衣服之差勿紊。無爵位者勿乘輿。諸將士勿猷儉約。國主任人勿不擇其器。又與關白藤原昭實等議定朝廷式十七條。其略曰。天子

宇多帝寬平九年禪位於皇太子自著書誡之
不敢斷毀廟
將軍至江戶
前將軍至駿府
花井主水
血槍九郎信政
放忠輝
前將軍東歸江戶
出羽守少將義光
駿河守家親
大藏大輔義成

宜因寬平遺誡。專學古道。而傍習和歌。見任三公。宜班諸王上。武家官位。宜在公家員外。廷臣繼嗣。不宜取異姓。諸服章不宜踰等。才藝異等若累功勞者。其超遷不宜拘門地。諸僧官不宜濫授。諸朝士違關白及有司者。諸浮屠妄冀官達者。皆宜處流竄。是月。封織田氏子大和上野諸邑。本多正信請毀豐臣氏祖廟。前將軍不敢私斷。終與諸王公議。請焉。有詔廢祀。與任其頽廢。十九日。將軍發伏見。八月四日。至江戶。是日。前將軍發二條。二十三日。至駿府。初少將忠輝受封信濃。漫驕縱。擧善鼙鼓者花井某。遂委之政事。有三將驟諫。不聽。乃許之駿府。忠輝馳至謁。三將有罪。賜死。及徙越後。益驕。及大

坂之役。行至森山。從兵與將軍旁騎鬪。殺三人。長坂信政之嗣在焉。已而向大和口。聽花井言。逗撓不進。前將軍東歸。過森山。驗實。大怒。遂使人往。請其罪有二十。自謝以解之。前將軍不信。遣吏按之。且詰其逗撓。花井歸咎於山田將監。逐之。次年。前將軍召忠輝。母茶阿曰。少將驕健。吾期其成立。不圖荒惰乃爾。又擅殺長坂血槍之嗣。在吾在時如此。將軍時何如。吾不得不絕之。茶阿懼。報之越後。忠輝懼。來謝。不許見。遺命將軍放之伊勢。後遷飛驒。遂遷信濃。卒。十月。前將軍遊獵關東。遂如江戶。最上義光先大坂役而卒。其子家親嗣。庶兄義成陰憑大坂。事覺。命家親討夷之。十二月。前將軍歸駿府。途

毀壘砦毀公使　改武門服章　二年

前將軍得疾

天使就拜爲太政大臣

經伊豆泉頭以爲退老之地期以明年營焉是冬以天下盡平令五畿七道毀諸壘砦毀公使巡察諸國二年一巡又以武門服章不備因明春正會改之二年正月朔侯伯將帥隨爵位具衣冠賀正兩府二十一日前將軍獵于田中得疾留四日乃歸將軍報大驚犯行二月朔至駿府日夜看護衣不解帶諸侯伯相踵來候前將軍自知不起卻醫藥不用三月天皇使廷臣二人就拜前將軍爲太政大臣二十七日前將軍力疾衣冠拜命尋使將軍饗天使四月前將軍疾篤乃屏婦女不許入侍十四日召諸侯伯諭曰吾老病旦夕將入地吾既平定天下將軍執大政有日吾不復以後事爲憂雖然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不諱言死者人之常故言不諱也

天下將大亂矣　治天下之在於慈　長政大臣要　葬于久能山　天皇賜郵典

吾死而將軍或失政則侯伯當其器者宜代執天下之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吾何恨哉乃分賜遺物令罷就國以俟後命初諸侯各度有如不諱當拘留累年於是皆出意外既而召將軍曰吾諭諸侯曰將軍失政善者取之汝愼其政治勿毫有私曲而天下若有方命者雖親戚勳舊宜速加誅伐將軍歔欷而退召義直賴宣賴房誡以善事將軍召其傅成瀨正成安藤直次中山信吉勗以輔導十七日疾革乃顧將軍曰吾將死汝謂天下何將軍答曰將大亂矣前將軍曰善吾可以死也召嫡孫家光曰汝他日治天下者也治天下之道在於慈乃薨壽七十有五葬于久能山天皇賜郵典甚厚賴宣

七郎右衛門淸政

歸廟大權現　三年　改葬建新廟

贈位賜號

親王護廟

詔改大權現曰宮　用兵如神好學愛人

就建廟焉初榊原康政兄淸政輔故世子信康及世子敗棄官出亡晚依康政前將軍召賜祿守久能壽卒長子淸定留仕宗家乃令少子服久襲父職祿親近之臨終枕其膝以絕將軍因使服久掌祀事僧天海請號廟大權現三年將軍以遺命改葬于下野日光山就建新廟四月八日畢事既望移主正殿天皇遣廷臣三議宣命贈正一位賜號曰東照是日將軍自江戶來六日祀焉梶井親王尊純掌禮後三世益修祠宇天下侯伯至諸外夷皆獻器材而親王更來護廟以爲常後三十年詔改大權現曰宮東照公爲人沈毅有大略用兵如神而好學求治愛人善容處事必規百世之後其事朝廷

事朝恭順

事稼穡

養士氣開言路

主將不取小慧者

池籞池中篽竹以養魚也

直言之功愈一番槍

恭順殊至以鎭護王國爲己任自執儉約不敢驕侈最重稼穡之事雖至微細無不諳知秉性遠略以訪疾苦其爲政務養士氣開言路防巧佞浮華之習公幼質於尾張有獻百舌者卻不受左右問故公曰吾聞主將不取小慧者其在岡崎有犯禁者二人其一亡于圍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于兵鈴木某欲誅之未有路乃故自縛令取池籞之鯉煮而食之他日公獵於池問守者守者告故公大怒欲手斬鈴木鈴木入張目罵曰嗚暗主以鯉魚易人愚乎得爲天下公大悟擲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鈴木復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犯敵者眞可倍犯君者罰不可測也公在濱松名三士入命

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

安危在心

點注標記

用舍

大貳術四郎

我欲改

因舊貫

事其一人留請曰臣承聞敵有自出一踊丁懷歡焉公使其讀而聽之每條輒稱善讀畢謂之曰爾從有所見勿憚於言其人頓首出才多甲信侍坐敵曰彼何證乎也且其所言無一可取君何優之公曰吾喜其忠也且徒無可取者則可取者至矣公嘗欲官一士問之於土井利勝利勝曰彼不常來臣家臣未知其如何公懌曰汝宰我家務在勸人材材者宜致所推者哉如彼所言則知恥好義者將日趨柔媚知恥好義國家之元氣也元氣消則國家衰矣其能久乎昔酒井正親以神谷某不禮己也謂我曰彼真可用者因請信其俸正親為公忘私獎勵士風汝寧何不類焉又嘗諭將軍近臣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　廿七

大意謂天下安危在將軍之心宜留思焉撻節義擯輕薄愛士民信賞罰賜賚勿濫濫則士怠用人勿偏偏則國危國之有臣猶木之有枝也枝偏大則壓其根猶鷲鳥之有爪翼也愛其爪翼所以期搏擊臣之用舍可不重哉足利尊氏之任高師直豐臣秀吉之用石田三成皆以取人怨矣我亦誠用大貳稍陷危禍可不懲哉乎凡天下之亂起於主將縱欲而宰臣專權也為氏胄血盟之府軍日日能臣是為君舊怨耳日特才能者必以舊法為廷臧動欲更改之武田上杉今川大內氏所以喪亡皆以此也且政在因其舊我嘗赴陸奧見謝賴朝榜牌其辭曰國事皆因泰衡之舊吾信賴朝之能定

介冑如鐵衣纓如金

酬功臣

忠於天者天授之以大柄

患隣國

點注標記

講武備

悼義元故

五年

將軍入朝收正則封

伊奈圖書助

鳥居左京亮

東陲也夫介冑之習如鐵衣纓之習如金金可以為虛飾鐵可以為實用國家將衰必有喜衣纓之習者建立新法務其華飾是大蠹也我家法度皆與祖考昔議深謀捷慮期其無弊勿有所變更警之刀鍛鍊一成傳之子孫子孫各異好尚數附治之則刀終不可用矣凡所貴於故家者以其存舊製養舊臣焉爾侯伯將士者與我同苦勞者子孫亦宜與同富貴勿無故滅絕之所以酬其祖先之忠也凡所謂忠者豈獨忠於德川氏哉乃忠於天也我亦忠於天者故天授之以大柄然自有其柄驕者怠惰以虐士民則天將奪之矣故吾主岡崎患隣國攻守上關東患三道治亂定天下患四境安危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　廿八

未嘗一日懈怠夫折衝禦侮以守王國武官之職為然武臣而遺武是竊其職也可不懼乎公必與武田氏遺氏後講武備多取其法或謗曰武田之舊必甘其餓使中人而難救也請救之公嚬曰忍哉孰非天下之民因令曰德川之舊必固其餓使中人而易救也公始為今川氏所育今川義元之甚在于桶峽公哭過必下拜其忌日義蓋天性也將軍襲職一奉其訓職以綏撫天下五年夏將軍入朝收福島正則封正則關原之役負功驕橫嘗殺人伊奈令成大坂之役陰通謀城中又擅增築城郭酷虐殺戮國民不聊生於是將軍與井伊直孝決策使鳥居忠政就正則于江戶邸傳命旅之津

三家　賴房冠譜第將帥　大坂城代　六年　大番頭　毀伏見城置奉行　七年　納女禁內　女御和子　田中兵部少輔　八年　源五郎義俊　放正純

點注標記

正信辭加封　傷倫要名必不令終　康景忠良之寃　告晴信陰事書條數敘也事見前卷

輕以其太僻改放信濃給七萬石邑舉其舊封賜於淺野氏徙封參議賴宣于紀伊所食如故自是尾張紀伊水戶稱爲三家諸侯無敢抗禮義直慈仁賴宣雄豪賴房謙遜賴房特不之國冠譜第將帥以護幕府是歲復立花宗茂舊封徙松平忠明于郡山以大坂爲鎭府遣勳舊一將守之稱爲城代六年置京橋玉造兩戍遣大番頭率部衆更戍與二條城同於是毀伏見城獨置奉行比於界浦奈良長崎佐渡七年將軍納女禁內備女御後進中宮稱東福門院是歲田中氏無嗣國除八年秋最上家親後嗣義俊以不能統族屬國除冬本多正純有罪放于出羽初正純父正信爲老中東照公嘗欲

增其封辭曰臣叨恩眷而無矢石之勞加之封上誠不自安願以其賜臣者益養材武以鎭平天下而臣得送老於其間何晛若之遂以二萬石終後東照公者五旬而沒正純嘗於關原之役請斬父以解將軍之過頗有得色安藤直次語人曰傷倫以要名必不令終也及爲駿府執事與國寺城工卒誤殺公邑民邑宰求償於城主天野康景康景不肯乃因正純訴之東照公素知康景忠良不輙決正純誣康景令逮斬卒償之康景不忍殺不辜乃棄封出亡東照公欲復之會其病卒而止世寃之有馬晴信之誅阿媽港人正純僚吏岡本大八揣晴信之希賞也詐取其貨事覺抵罪在獄中告晴信陰

馬場忠時撰小鄰之寃因正信與忠隣有郤而誣告事亦見前卷　三弥正重左衞門尉　九年　上書致事　世子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大將軍　故越前　寬永元年　三位中將越後守光長　宰相伊豫守越前忠昌　四位少將出羽守直政

點注標記

兩將軍入覲　天皇幸于二條城　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　駿河大納言忠長　夫人淺井氏甍　四年　下野守參議忠鄕　中務大輔忠知　加賀守長重　七年　天皇讓位　明正天皇　酒井讚岐守　伊豆守信綱

事晴信以故敗大久保忠鄰之寃世亦以爲正純父子所爲也正純時食小山三萬石及將軍時食宇津宮十五萬石安藤直次曰正純將及於禍是歲奉使赴山形以其增壘擅殺部屬收封被放其子弟前後皆死獨叔父正重之後存焉九年七月世子家光覲京師將軍因上書致事世子時爲正三位大納言八月入朝進正二位遷內大臣任征夷大將軍先是參議忠直負功觖望數不奉法又縱酒色殺不辜幕府數以密旨勗之不悛是歲放之豐後荻原剃髮號一伯寬永元年徙封其子光長于越後後三世以不能取其下徙之美作食五萬石其弟忠昌直政皆有功於大坂之役忠昌封于河中

尋徙高田於是封之越前食三十萬石直政初支封于大野後封出雲十八萬石一伯之敗本多成重復歸幕府列爲諸侯三年八月前將軍將軍共入覲九月六日天皇幸于二條城兩將軍率諸侯伯饗之前將軍遷太政大臣將軍遷右大臣於是義直賴宣忠長並累遷大納言賴房及前田利光伊達政宗島津家久並累遷權中納言忠長將軍弟也是歲前將軍夫人從二位淺井氏甍四年蒲生忠鄕卒無嗣國除後數歲弟忠知卒亦無嗣國除以白川十萬石封丹羽長重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諱興子德川氏出也是爲明正天皇將軍遣酒井忠勝松平信綱賀之詔以忠勝爲少將信綱爲

八年 置少老職
九年 前將軍薨
贈正一位大相國謚台德
孝敬
忠隣克襄嗣
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與唐太宗所謂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往矣守成之難方與諸公愼之者同一意矣
點注標記
公不啣一臣忠吉亦避忠隣
友愛
信不可失
崇儒術

侍從皆不敢拜告幕府而後受。八年始置少老職副老中掌諸雜事。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前將軍薨。壽五十四。葬于増上寺。前將軍位至從一位官至太政大臣。贈正一位大相國。謚台德。台德公爲人勤謹和厚。朝廷以外舅故禮秩異等。而公益小心。嘗在禁內獨休于便室。或闚之。公衣冠肅然。莫有惰容。其事東照公。盡心承懽。至微細事無不咨稟。關原之役。公不及事。而凡秀康弟忠吉皆有功。其歲東照公召諸大臣問曰。吾欲定繼嗣。誰可者。井伊直政右忠吉。本多正信右秀康。大久保忠隣曰。冢子資望已定。不宜動搖。且自今以往。撥亂之才不若守成之器也。東照公頷之。公聞之。不啣直政正信。而

忠吉亦避忠隣。益與之厚。每來江戶。輒館其第。公以同母故。最愛忠吉。忠吉疾病。公親往其館候視。使者日夕往來。饋食隨報加損。又以庶兄故。最重秀康。凡西諸侯會同者。不得齎火器。秀康嘗赴江戶。具銃隊入碓氷關。關吏呵禁。秀康曰。汝不知越前宰相乎。公聞而驚。命吏勿問。自迎謝之。及其卒。悼惜殊至。東照公嘗以義直賴宣賴房屬於公。曰。我百歲後。善視之。公常念其言。故特愛重三家。凡公每聞宗族功臣之喪。雖燕樂之時。必變容憫淚。其出行。既戒駕而止。則親面徒御罷之。嘗戒行漏刻報期。公方食。含著而出曰。信不可失也。居常無所耽嗜。特崇儒術。好書及歌。諸武技皆究其精。而不以傲

家君喜使人
三傅
備後守忠利
面諭侯伯
點注標記
置大目付
徙封光政
新太郎少將光政
相摸守少將光仲
美濃守侍從忠政
放忠廣
加藤肥後守
徙封忠興
信濃守長次
存二氏祀
收忠長封

臣下。以故諸宿將豪傑皆馴服焉。嘗謂其下曰。織田豐臣二子。喜爲人所事。家君則喜使人矣。所以異也。以故諸政治皆效東照公。而最愼於選人。將軍之幼。以雅樂頭酒井忠世。大炊頭土井利勝。伯耆守青山忠俊。爲傅。忠世以嚴。利勝以和。忠俊以直。共盡心輔導焉。利勝常侍燕樂。乘間說曰。願聽伯耆言。不則雅樂謂之何。將軍輒悟。酒井忠利。子忠勝。自扈從爲側用人。公又以爲傅。亦大稱職焉。公既薨。諸臣欲秘之。忠勝以爲不可。即夜發喪。於是將軍下教。盡召諸侯伯。親出面之曰。前將軍薨矣。諸君或冀望天下。則唯其所欲。然家光既係軍職。當以弓箭授受之。諸侯腭然未答。伊達政宗進而言曰。

孰不被德川氏恩澤。今日有敢挾異心者。政宗請先往蹂躙之。衆同聲答曰。誠如中納言所陳。乃退。是歲始置大目付。專掌監察。六月徙封池田光政于備前。初光政父利隆封播磨。叔父忠雄封備前。皆卒於元和中。光政嗣徙于因幡伯耆。至是與忠雄子光仲易封。先是台德公女適大坂而寡。改爲本多忠政之婦。生女。於是以其女妻光政。是月加藤忠廣有異圖。發覺國除。放于出羽。徙封細川忠興于肥後。割忠興舊封賜小倉于小笠原忠眞。中津于其兄子長次。追賞大坂之功也。後幕府索加藤福島二氏遺亂。召而祿之。以存其祀。十月收大納言忠長封。忠長與將軍同母。幼字國松。爲母氏所鍾愛。

將軍爲此一時內外傳言將有易嫡之意止了秘密
春日局者往駿府告之居數月東照公使人言將軍曰
久不見幼孫盍使來見兩公了乃來見公迎世子于上
座忠長欲踵升公叱叱汝敢欲升斯座乎坐定供餅
公取其一命左右曰進於竹千代取其一投與忠長曰
阿國與之衆望於是定矣中了爲大納言在西城城豪
多鳧忠長手發銃獲一鳧焉以小夫人夫人悅甚命宰
之侯台德公入饗焉曰阿國所獲也公悅嘆之問曰此
何處得之具對以實公叱喝怒曰何得此大怪事謂西
城誰所居乎乃罪其從者忠長既長亦和中封甲斐寬
永中增封駿河遠江既而驕恣失歡於台德公公擯之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三十二

就國及公有疾田獵自如公疾病將軍爲請召見之不
許及公薨忠長無戚容嗜殺暴怒無常於是將軍廢除
服乃收其封置之高崎附城主安藤重長忠長不悛次
年重長受命諷使自殺自是駿河甲斐直隸于將軍府
兵是時自大番及書院番從兩番更戍駿府十一年堀尾
氏無嗣國除次年徙封京極氏焉後十一年亦無嗣收封
召其臣了賜播磨山六萬石十一年將軍入朝進從
位遷左大臣始置京師町奉行斷市人訟獄十四年十
月肥小西氏餘黨以耶蘇教煽民據肥前島原作亂將
軍下教西海諸侯遣板倉重昌臨其軍討之尋遣松平
信綱命求對勝成贊謀焉十五年正月朔重昌戰

死信綱以城陷誅賊渠帥一餘人斬首以徇由此綱鎮於
於海內十六年始置大老職以十一月利勝忠勝爲之忠老中
連署而猶參人議十七年生駒氏無嗣國除十八年將
軍生長子家綱是歲始當勘定奉行數員掌錢穀以松
平信綱告老中以信綱實部吏大河內秀綱者子冒松平
氏長於理財繼事世常爲度支嗣子信綱秀綱繼孫
而養於其綱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妹是爲
後光明天皇天皇正保元年將軍生二子綱重後爲參
議封甲斐二年生三子綱吉後爲中將封上野館林慶
安四年四月二十日將軍薨年四十八葬日光山贈
官位如前代謚大猷人猷公幼有偉東照公器之戒台

點注標記　日本外史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三

德公門易嫡胤之本也日竹千代後必成明將宜速定
儲貳爲擇其保傅下至必求其人類已是不協之家也
宜因其器成就之吾於二郎有終身之憾汝其勿使將
軍由家減也及長聰明勇決恩威並行東服台德之世諸
已藩各自假處其會同者將軍或郊迎之禮分亦近又
大猷公時嘗盡召天下侯伯于大城自諭之曰我州考
因卿等力定天下日以其嘗與肩同等故加禮待不敢
比諸第將士至於家光則擁襁褓之主天下自自與州考
異者今以臣隸之待而亦不事權非所可也自今待
卿等當同於譜第諸侯卿其各之國細思之戒熟思
以決去就諸侯皆逡巡不敢不聽命公乃起入於內德

以次延諸侯賜佩刀。公便服盤坐、侍臣所佩諸侯之刀、
拜。公曰撿視、諸侯懷息抽刀引詣、輒還。自是德川氏權
勢益定。然而其事皇室益謹。如故。其再入朝、朝廷欲以
為太政大臣。公固辭曰、先臣嘗以此職幸得全首領、以
沒。臣敢復哉。公甚敬祖先諸老臣、侍燕間言及就原六
事。公輒曰、少俟之。乃改衣帶、盥漱然後聽之。善摘發臣
下是非、而不輕發之。曰、遇有縣隲之議、輒曰、某親如此、
性如此、其所知過於諸老。久世廣宣三子、廣之為側衆
有權寵。公一日卒問之曰、汝今朝得諸侯贈遺乎。廣之
拜而對曰、然。問贈者姓名及其物件、廣之悉對。公曰、未
盡也。廣之取簿記於懷檢之、果然。因怪而退、更相告

警。堀田正盛・太田資宗等以春日局緣故、皆見寵任、皆
不至橫邪。時承平既久、殿下風習漸趨奢、後往往不能
自給。台德公之薨、頒賜遺金、又聞如其俸、陪從與卒
皆得貸於官、而稍告困。世子生之明年、有教蕃之
下士人及諸吏、衆皆謂當有變。既也、公出、自息頭、備以
手巾約額、扶杖而出諭衆曰、聞汝等困之狀矣。即明日
有緩急、出汝品川之。不可觸也。如是則汝等欲置吾於
何地乎。因大息泣下。衆莫能仰視。酒井忠勝在側、曉言
曰、諸君荷先恩忘奉上之道、從今以往、不容假貸、各
自量度、勿勞公上之念。衆心服而罷。已而下令諸士子
弟亦長臣用物盤亦皆上。因給俸之、置尉皆以大番了

弟亦從之。又追使諸道削罰、勢皆擊鬱猶誣之。世以德公
時有小忠俊獲罪、放于遠江。及公嗣位、赦之。未及復之、而死
配所。乃召用其子宗俊、號紫陽邑。信濃面諭曰、吾
之幼、汝父盡忠輔翊吾躬、不為意、使之死配所、予每無
及也。猶將報之於汝焉。無幾賜其采邑、自今汝事我、
猶汝父事我也。君臣皆嗚咽。又賜大久保忠常。肥前
八萬石。及其子忠任、於復舊封內藤小田原以自文祖
之。凡天下悅服焉。公之時、名臣盈朝、肥後守松平正之、
掃部頭井伊直孝、大炊頭土井利勝、讚岐守酒井忠勝、
周防守板倉重宗、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
等為其最焉。自公為世子時、信綱忠秋為侍臣、公嘗見

尾上孔雀、命近臣往捕之。屢失。將軍燕栖其最往、乃
推信綱曰、汝年幼體輕、宜往。信綱勉強受命、夜潛緣壁
索之、失足墮庭中。豫然有聲。將軍提刀、夫人執燭而出、
見信綱、問其來由、對曰、臣欲雀兒、受之、覓來捕也。將軍
曰、若是必有主使者。窮詰再四、而不告。將軍怒、內信綱
於巨囊中、而緘其口、懸之柱曰、汝不首實、不許出。信綱
自囊中爭之。翌旦、且日將午、出晚。朝夫人憫信綱之忠
而慮其飢、私解囊口、以飲食之。復緘其口、如初。日中將
軍入、復詰之、終不改辭。夫人固請而縱之。將軍曰、吾焉
謂夫人曰、孺子能如是、後必將為良臣。如其言。信綱
警敏絕人、而能下於人。公嘗欲急改造一城、授信綱指

利勝忠勝譏信綱

裂印表状

掃部頭不識人足跡
不識人足跡者謂
獨立特行不踐
他人之轍跡

勝重薦子

京師驚擾可知

下。一背而成以白紙刺鍵如斯要在利勝議之曰不成
則已是使人主責難於下也信綱謝曰僕請終身以為
戒信綱嘗如京師朝旨有所徵求疏十餘條信綱盡辨
其不可而逆擬稱其欲忠勝譏之曰列世體顧之旨子
豈不知乎何必盡排之哉信綱驚悔無措公之娩親致
也下教曰大小之事盡如東照公約伊達政宗上狀曰
東照公曾約封我百萬石願如約幕議病之利勝曰掃
部頭能辨之乃命直孝直孝延朝直詰伊達氏面見政
宗曰聞公舉前代約請封信乎曰信曰所謂約有印信
乎曰有曰蓋偽也政宗曰何得謂偽乎吾且示之即出
示之直孝受而熟視曰是故紙耳乃扯裂投爐火中政

宗色然而駭直孝笑曰此約益出一時權宜且事既往
矣今乃持以要利何計之淺也政宗曰甚夫哉矣因笑
而止福島氏之收封也幕議不決或告勝重薦直孝曰
掃部頭不識人足跡者乃召直孝議遂得決當勝重為
京尹年久元和中以老辭職台德公優勞使舉以自代
勝重曰莫若臣長息乃命重宗重宗慎密寡言以為
不愧其父公嘗有疾不劇遠近疑懼既而愈謝使京師
報之重宗答書平曰臣遊獵數日而歸以獸奉獻猪
公覽之曰京師驚擾可知也明日忠勝入謁其書曰京
師驚擾可知也侍者無解其意侯忠勝退問之對曰周
防守務示暇豫非鎮衆情乎侍者乃服其上下一心概

神家掛葵章幟
依村此掛旗
遂顯達也

檀越檀那也

貴人指將

正之稱侯
義直已卒頼宣頼房
讀九
明曆二年
江戶災
謂羽柴舊領
將軍親政
選諸侯

如此忠勝直孝相與為大老信綱忠秋自少老進老中
而正之將位于諸老之上正之為台德公孽子公侍婢
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掛章幟
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得其故有旨左遷以聞保科
正光以無子請得為嗣命名正之大獻公立而承遇也
公嘗校獵於驪鄉单騎馳而自息公與近臣數人微行
入邑中佛寺寺僧誰何公曰吾齋衆也願少息此僧與
坐而談公既其壁畫頗雅讚之曰貴寺在僻何以得若
是畫有大僭越邪曰無有也唯有保科氏亦貧之不足
有為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怜只爾貴人
何情薄如此公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幕騎至

索將軍門之僧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觸曰是將軍也
僧大驚懼詠居無何有教增封正之于山形二十萬石
賜松平氏給驪鄉寺香火邑後正之徙鎮會津累遷四
位中將性敦實好學公特親重之公臨終召諸老而為
世子家綱此子襲職甫十一天資仁恕時利勝已卒正
之以下受遺命補佐幼主不敢為慶讓以侯其民之納
言義直先公而卒賴宣賴房猶健國多流言明曆二年
江戶災踰歲不滅城郭館舍延燒略盡物情恟然信綱
忠秋指麾內外事皆立辨忠勝等協贊盡罷諸侯就國
各撫其民經理土木盡復舊觀天下不復動搖既而親
藩老臣前後皆卒而將軍親政選諸侯賢者城中者于

默注標記

常憲公　文昭公　有章公　有德公十四　惇信公　浚明公　自公至嚴有公敘任

名擧禁殉死在職三十一年薨於寛永寺諡嚴有自足之後寛永增上二寺爲德川氏塋域初東照公事祖先甚謹後陽成帝嘗欲賜公以菊桐章辭曰此已賜足利氏非新田氏之榮也臣自有葵章焉天恩苟欲酬微勞伏願録臣祖考而贈之上祖義重從四位下鎭守府將軍父廣忠正一位大納言其歳與台德公俱職于上野使上井利勝等如新田世良田德川諸邑問其父老得義重義貞故址建一寺曰大光以奉詔書與參洲大樹寺皆爲勅願寺台德大猷二公益嚴祖考以故謀嗣以親拜兩塋爲常務如上野參河則遣使修祀而在職之中必一詣日光廟以爲重典嚴有公薨而無嗣弟中

將諱綱吉自館林入紹職二十九年薨諡常憲從子中納言諱家宣自甲斐入紹職四年薨諡文昭世子諱家繼襲職四年薨諡有章無嗣賴宣孫中納言諱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大修曾祖之政厲精爲治多所釐革天下號爲德川氏中興之主三十年辭職後六年薨諡有德世子諱家重襲職十七年薨諡惇信世子諱家治襲職二十五年薨諡浚明浚明公以上至嚴有公敘任官位嗣有常例爲世子時敘正三位任大納言及襲大將軍進正二位累遷內大臣右大臣兼右近衞大將及薨贈正一位太相國賜諡其軍職所帶皆同大納言以前敘任如源氏足利氏故事而天使就拜布告天下自大納

默注標記

官俸增減法　三等　文恭公復將軍　拜太政大臣

言始初有德公爲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官俸增減法及祿其二子不復建封土給廩米十萬石賜第于田安一橋惇信公又治例祿其一子第于淸水皆爲省邸及浚明公無嗣令公自一橋入爲世子名家齊實有德公曾孫及襲職復修其政任賢使能百廢悉舉在職最久累遷左大臣終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得命又以世子家慶進從一位內大臣於是使掃部頭井伊直亮越中守松平定永入朝謝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官者獨公而已蓋武門平治天下至是極其盛云

外史氏曰吾嘗遊江戶觀其城闕之壯侯伯邸第之夥既而歷東海彷徨尾濃之間北望信越諸山綿亘重疊

而來遂赴京畿而其南沃野洪濶與參遠接眞天下之衝路想見千軍萬馬之馳驟今之市邸列築者其初皆決鬭於此也蓋源平以還治少亂多爭雄蜂峙分裂梗塞不知其閱幾百歲而今吾緩帶中橐不齎糧而行焉則誰之力耶世論者或稱大坂之事爲累東照公之德是不知時勢之論也吾以公之取天下不在大坂而在於關原不在關原而在於小牧夫公織田氏與國也而太閤其將校也太閤以織田氏將校起身殲其君之遺孤欲加之以兵諸同列畏其力私其惠逡巡而莫敢爭而公獨毅然扶弱而抗強對陣一戰獲其一驍將問足以破奸雄之膽而服天下之心當是之時太閤所

瓦合見前卷烏集如烏鳥之聚集非舊故也
瑕(?)樸謂其心閒暇
求炊猶曉節也
驕婦謂淀君騃孺謂秀頼

操不過近畿諸州瓦合烏集人懷觀望而公以參遠勝滌之氏加以甲信之精鋭熟諳忠義如雲如雨使和親不成兩姓搆兵天下之事未可知也昔者曹操謂劉玄德天下英雄唯君與我袁本初輩不足論今以太閤視柴田勝家等猶操之於本初而其憚公也不啻玄德豈其卑辭厚禮百方請和是太閤至計所以速取天下而天下之權已在於德川氏矣何哉我戰勝而彼求和求者在彼許者在我我欲和則和欲戰則戰安危禍福一取決於我我不已有天下之權也耶唯夫權在於我是以班爵之崇封上之隆不得不置之天下侯伯之右太閤求路兵連于外亡亂于內而莫之能定能定之者公

而已矣太閤一瞑制取天下者非公而誰是其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特未有釁耳關原之事是羣雄相聚推天下而貽德川氏者也何則彼自開釁而使我除之我有辭於天下天下誰能禁之於是朝廷授之上將之任以統天下侯伯會同朝聘莫不於東則大坂徒一侯國之坐食者耳公已不忌織田氏之孤寧復忌於豐臣氏之孤乎蓋思有以善處之而彼不察焉專挾猜疑再自開釁而速其覆滅於公何累焉公之雄武老鍊雖太閤非其所畏況於當時羣雄直兒童視之而何有於驕婦騃孺哉而謂公當謀措置而斃之皆不知時情者也公自少小轉質隣國以撫數虞及其主國又接境勁敵百戰

老猶也大有餘也

爭鋒寸攘尺取漸定五州而織田豐臣氏以其閒奄有近畿暴致強大蓋無不以公爲遲鈍而不知天之所以成公乃在於是二氏之於天下唯速得之故速失之公未嘗急於取天下也而天下之譽歸足以開公嗚呼是其所以長有天下以基今日之盛業也歟

日本外史卷二十二終大尾

明治八乙亥年二月刻
吉原呼我標注
關機校訂
開心庠舍藏版

勝村治右衛門
柳原喜兵衛
北畠茂兵衛
稻田佐兵衛
牧野吉兵衛
牧野善兵衛
世古六太夫
栗原宇兵衛

馬杉繫 著

續日本外史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府阪上半七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府阪上半七刻本影印

續日本外史

明治九年九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續日本外史序

馬杉文苞續日本外史稿成矣。萬里郵遞。屬余校閲且謁序文。余受而讀之。其自序首言所以續成余先人所著外史之意焉。次讀目次。爲卷凡十。其第一至第三。署曰德川氏正記。而第四第五署曰德川氏後記。附以三德川氏。一曰名護屋。二曰和歌山。三曰水戸。其第五附兩松平氏。一曰越前。二曰會津。其第六至第七。署曰天皇前記。附錄島津氏蜂須賀氏鍋嶋氏兩池田氏及細川氏。而附記毛利氏山内氏淺野氏佐竹氏。第八至第九第十。署曰天皇正記。以見統屬焉。凡嘉永慶應之事。皆以至明治復古之隆運。所繇來合敍而分記焉。以見世態事状。此文苞所以苦刻著此書也。如其序論若論贊不

敢放之高論。記中防剛以照應叙事。如其署題記者防最加謹焉。此二者何其時我外史相似類之一至於此歟。余既讀至藩於天皇前記叙現今十氏也。是猶叙寫外史各家記中承孫元德間群雄割據之蹟記中與將卒興敗之事交錯照管處能似類三國志。至其論則倚何低回逼肖五代史論。文文範之命意匠心可謂勤矣。

余因歎曰。著續外史之書在豈非余任乎。而文範剏著。代余為之。以繼先人志。此余所大悅又莫擇。嗣子與他人乎。儕先人知之。其掀髯泉下。何足云之哉。抑又有可稱道焉。蓋者先人之著外史。翁擬以氏盛時。是以於之得不免嫌觸者在焉。文範自序不言乎。有所事沒而世人存焉。在有其人沒而其子孫存者焉。意者文範攬筆著此書之時。事述紛錯。愛憎係焉。其刪修之苦心。殆乎有甚於先人者也。在昔北魏崔浩修史。直書而不諱。遂取奇禍。唐韓愈懼人禍而不修史。並述物議。蓋其叙目前之事蹟。安得不遠奇禍而來物議哉。而文範際會明時。著史而不諱。又擇益於世教。而莫崔浩韓愈之累。雖謂時運使之然。亦可不

謂文範之至幸也哉。遂書為之序。

明治十年五月十有二日識于

平安鴨河之山紫水明處

支峰賴復

續日本外史緒言

繫嘗讀賴子成上松平樂翁公書以爲子成自
比蘇轍以公比韓魏公其賢與才如魚水相會
者然子成素無求於公公詢求於子成則以有
外史之著也繫伏在筆硯間每賀子成之得知
已矣其修外史有自言司馬遷宮大史總領天
下文籍以作文猶不免疏畧輕信之譏況以寒
陋一書生獨力網羅古今其不自揣而招大方
之嗤笑必矣頗繫不才無識妄修近世之史其
不自揣何啻子成之喻耶而所以有此著者繫

實以天保壬辰四月生於京師子成以斯年九
月歿於京師其生與歿雖同異途而其地與年
同之何也乃繼子成之遺意以作此書蓋然近
世之事寔無好筆錄足校讐者坊間所傳稗史
野乘左支右吾大率多可疑者今也有其事沒
而其人存焉者有其人沒而其事存焉者質之
言談間徵之實踐際則支吾紛出不可復收
也使人擱筆三歎不已何以垂信於後世況繫
獨力網羅亦不免疏略輕信之罪必矣輒止乎
繫實遭遇嘉永慶應之事變際會

明治復古之
隆運而所目擊耳食蓋不爲尠焉其間奇政萬
狀屈指殆二十餘年積爲一篇書乃是也未可
以謂修史矣然外史即野史也叙其事叙其言
約無義例焉故斷然鋭意徵之稗野史乘詳於
諸家筆錄凡係國事者摘採繫之所自信舉筆
之書其引據剪裁皆成一家私乘之體亦足以
貽淺陋之嘲矣而叙言叙事一倣子成所修外
史之體貌以故稱謂論說亦如大欠尊崇者況
叙

朝家之事叙
天子之言頗失恭敬然依事表名分申成敗興衰之
狀與謀戰忠邪之跡以明大義之所繫乃條理
截然讀者自能看認之其附將家武藩之後以
天皇記者蓋肯於子成之意焉雖然近世之變起於
勤　王攘夷終於　朝敵亂賊要之皆係
國家之興衰而其議勤　王攘夷者必承
詔敕之意矣出兵宗樞要以討亂賊者亦皆由
詔敕非肯出於人臣之私意也親王大臣奉
錦旗討賊於百里之外建武延元以降所未曾

有聞見焉則非應永天正間諸氏如互相鬬也
況文久元治際
朝權幾乎復矣天下之
大政出自
天皇則不可記之武門諸氏款內矣故特創
天皇記謹詳
天旨之所繫與
朝威之所振起使人知挽回將泯滅之
皇權於千載之下
明治

隆運之所由焉是繫區區修史之衷意不可不
為大方一言之然繫才不辯菽麥學不能識徑
庭何以褒貶世故貽後世之勸戒也繫實無求
於大方大方或求於繫未遑待知己焉輙蒙
官准以公諸世嗚呼繫之著續子成之史所謂
貂不足狗尾續者也而續者劣矣固不待言焉
大方諸子其諒之
明治十年一月書於東京錦巷之寓廬

馬杉繫文苞再拜

續日本外史凡例

一天皇皇后書崩太子親王書薨如臣下自從一位至三位亦書薨四位以下書卒士民無位者書死其遭禍害或犯罪殞命則雖有爵位書[illegible][illegible]國史法也此書從之

一官名職名及城邑山河皆以近世所稱書之如其人名通稱書之以名字書之大率無義例一從當時稱呼而不書其姓尸必書苗字者從大政維新之制度也

一外史表敘將門興廢政統沿革以形治亂變故此書主在補天皇記者所以一敘政統之所繫而其中有所略故自明白焉故以德川正記與天皇正記並而屬君上臣下繫之於一或如不得體者然敘其實際不得不如斯也

一此書起稿於德川家齊生誕閣筆於朝鮮信使來聘其間事諸氏各家祖蹟罔統焉故有事在於近而其端仍於遠者其敘之遠近不一

一天皇[illegible][illegible]敘歷朝事蹟而[illegible]然啓端於孝明天皇亦如不得體者乃所以為野史也

一尾紀水三氏及越會二氏倣武田上杉二氏傳例而薩長二氏倣楠氏傳例蓋取法於外史

一大凡事係兩氏或涉數家者文書之故書一於兩所又書同件於數所重見複出如可厭者然不詳於甲而略於乙略書於客而詳書於主亦皆取法於外史

一編頭所揭之各家者係嘉永以來馳集闕下寄鞅掌王事之諸氏矣非敢依氏族之大小新古也其僻處於一方蹤外上國之擬議者雖巨藩舊族而不叙次之

一事故之無可援引者又無可訂正者或書焉或不書焉其隱僻不可徵者錯雜難理會者皆闕如焉

一諸氏各家系譜及公卿將士生卒叙任之類他日附記標註之令讀者詳其始終顛末

馬杉繫識

續日本外史引書目錄

○

古事記　日本書記
逸史　日本外史
東照宮遺戒　東照宮遺訓百箇條
東照宮年譜　東遷基業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烈祖成績　大業廣記
三王外記　續三王外記

續太平年表　續々太平年表
藩翰譜　續藩翰譜
文恭公實錄　視聽草
東藩野乘　北陲杞憂
天明錄　天保日記
清々舍日譜　今日鈔
不恤緯　懲毖錄
松前紀行　金桂叢露
接鮮紀事　征韓要略
竹堂日錄　羽山日記

列侯事蹟　常山紀談
天草軍記　中山問答實錄
休否錄　松陰年錄
白頭翁　近代月表
潛中日記　蝦夷之夢
柳營婦女傳　一橋儀同公轉任記
柳營略譜　續柳營略譜
難波物語　大塩後素日錄
[illegible]物語　樂翁公略譜
[illegible]大秘錄　要[illegible]辨志

武家秘鑑　尊王廷議
西山遺事　桃源遺事
銀臺遺事　南紀君臣言行錄
水戸之花　景山遺文
明訓一斑抄　常陸帶
回天詩史　弘道館記述義

○

大系圖　大成武鑑
知譜拙記　雲上明覽
續王代一覽　正保遺事

公卿補任　武家補任
槐記　百數
天文間記　修學寺行幸記
和漢年契　新選年表
華族名鑑　島津家系圖
島津家譜　島津家記
毛利家系圖　新編纂圖
家忠日記
○
近世觀聞錄　近世野史

近世史略　續近世史略
近世事情　國史擘要
慶弘紀聞　采華新話
皇國太平記　續國史略
名山史料　南山踏雲錄
照顏錄　坐獄錄
幽囚錄　留魂錄
有節錄　闢邪小言
松陰文抄　東湖遺文
立志詩抄　星巖集

夢路日記　英烈遺墨帖
奎堂文稿　奎堂遺稿
篠園遺草　春雨樓詩鈔
象山詩集　大和勇士傳
星巖詩存　紅蘭集
骨董集　殉難遺草
歎涕和歌集
○
櫻田春廼雪　進取餘篇
南山日記　大和日記

大和軍記　銀山雜誌
筑波日記　耕雲齋行軍日記
歎廼重荷　鐵石醉話
幕罪錄　幕罪略
三田尻日記　筑紫日記
甲子戰爭記　馬關軍記
小倉戰爭記　天理可樂譜
無根草　雨窓筆談
函館日記　純義隊日記
佐賀征討記　台灣問罪錄

續日本外史

目次

續日本外史卷之一

馬杉繫著
賴復閲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一

續外史氏曰。明治二年。鳳駕之東東京也。余以微官從之。途經三河岡崎。入東京。因觀德川氏之遺址。乃歎曰。其盛如斯。而其衰如斯。何也。余觀以為盛者。非高城深溝之謂矣。余觀以為衰者。非婦女笄簪之謂矣。初家康在岡崎。僅食西三河。務從節儉。艱苦以養

慓悍。夫西三河之為地。南瀕海。北接山。而其野狹隘。不可驅馳萬馬千兵也。岡崎最瘠鹵。其城郭亦矮小。而勍敵二鄰。未嘗有間暇之歲。家康孤立守之。亦忘吞天下。何其大且壯乎。遂戡定五州。以岩槻。河越。佐倉。關宿。古河。高崎。宇津宮。小田原諸城。為外郭。開府江戶。江戶天下之心胸。居心胸以制頭足焉。勢不得不震矣。可以想見當時之盛也。昔日秀吉攻小田原城。據家康登函根。下視關東八州曰。吾嘗觀地圖。自此迤東可二十里。有地曰江戶。襟帶河海。地濶土肥。即取以予卿。卿宜居于此。由是觀之。秀吉已知江戶之為勝地。而不自居之焉。以老於京攝間矣。所以為家康所籠絡也。古人有言。制馭天下。莫善於形勢。苟失形勢。不致分裂者鮮矣。家康法眼於此歟。可謂能察天下之形勢者也。家光承家康之遺業。恃勝地而倨傲。其為政武斷。亦雖曰承戰國之餘風。漸失天下人心。家光不之察。吉宗慨然身居將軍之尊。綿衣三十年。務從節儉。以慰撫侯伯。乃有家康之遺風云。然武斷之政。遂不能更革焉。家齊承家治秕政之後。倚松平定信。松平信明輔佐。雖無事終世。而政益武斷。務衛虛飾。蓋不過恐嚇愚夫愚婦耳。何其志之淺且

小乎。世之論者。當時已惜其尾大不掉矣。然麾下將士。皆忘其所向。賄遺愉從。競取安逸。至其甚。則視弊風之盛。稱為邦政之盛。脅肩諂笑。豈知德川氏之衰態在諂笑之中哉。如家定。家茂。夙承累世之餘弊。不能力田之世。譬之足利義晴。義輝。未可謂過貶也。其麾下將吏。亦浮薄為風。以狡黠為才。而西騙東術。不嘗知大義之所繫矣。偶有忠慨論事者。則抑壓貶黜。以防其口。遂覺家康之遺業。無固足論者。由是言之。江戶之盛。得之於家康艱苦。而失之於家齊安逸。其出自死取天下。創業之難。家康已嘗之。而驕奢生於

宮皆務劉生於所忽守成之難家齊不能愼之以貽
衰弊於子孫其家齊所謂將軍也耳亦不知當時其
身觸[illegible]可不勝歎哉賴子成修外史閣筆於家
齊余起稿於家齊以續之後之論德川氏者嫌其所
以盛與其所以衰則庶幾乎

德川氏出於新田義重義重十七世孫曰家康慶長
中自三河徙居江戸任征夷大將軍累遷從一位左
大臣家康生秀忠秀忠生家光家光生家綱家綱無
嗣弟綱吉自館林入紹職無嗣綱吉弟綱重子家宣
自甲府入紹職家宣生家繼家繼無嗣家康第十子

賴宣孫吉宗自紀伊入紹職吉宗生家重家重生家
治世[illegible]江戸[illegible]任征夷大將軍累進從一位左大臣
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家治無嗣養吉宗
曾孫一橋治濟第四子豊千代爲嗣先是家治賜內
宴於治濟酒酣羅列婢嬪數十人令治濟擇其所容
儀者治濟固辭而不得乃指一女應[illegible]一女盛
加裝飾之治濟邸治濟就視之則非鬻所指[illegible]
以爲侍妾有身生一男豊千代是也天明元年五月
聘右大臣近衞經熙養女茂姬配豊千代茂姬實島
津重豪女也是歲十二月家治賜名豊千代曰家齊

二年四月天皇使油小路隆前久我信通賜命家齊
叙從二位任權大納言以加首服井伊直幸爲加冠
松平定信爲理髮皆如前世故事六年九月爲將軍
家治薨葬寬永寺勅賜諡曰浚明家齊襲職勅使來
傳勅拜家齊征夷大將軍兼淳和奬學[illegible]院別當源
氏長者進正二位內大臣[illegible]焉
於[illegible]家[illegible]于京師仰大命
之[illegible]世子家齊猶幼頗有異議內外
疑懼[illegible]居忠意阿部正倫松平定信相爲
[illegible]中定[illegible]田安宗武子爲人偉度明敏乃與忠意

[illegible]以主殿頭之爲姦故將軍既知之然止
[illegible]以嗣君猶幼沖未及知其陰謀抑主殿頭
之[illegible]將軍也以襲斂僥巧顏得殊遇累進爲老中
威[illegible]將家上[illegible]教與奪皆在其提掌而[illegible]行
拜其馬塵者天下皆然今也斷罷職[illegible]恨內積日彌
縫其不良者豈惟二三有司早不爲之[illegible]焉
於蕭墻乃將其十罪稟家齊家齊大驚命削主殿頭
田沼意次封一萬七千石毀其相良城意次初名龍
助其父意行爲和歌山藩番吏及吉宗入紹職也意
行從之命列近侍尋而意次襲父職仕家重家治家

治寵之進。為側用人。寶暦中賜封二萬石。班列侯。威焔日熾。意次嘗謂不可使將軍讀書焉。且不可使之知閫外事也。若使知前代得失。曰今利害。則吾輩威權恐墜矣。將軍幸好畫。可以消日。乃薦畫師侍之。戒其近臣莫語外事。有近臣山村良旺者。好講學。嘗語三河風土於家治。家治喜之。良旺乃每宿直懷三河後風土記而入讀之。家治前。家治拱手聞之。數曰。何圖世有如此書。意次聞之不懌。俄貶良旺。於是乎近臣悸懼。無敢語外事者。雖有水災飢饉。家治不嘗知之。自曰四海無事矣。世子家基卒也。世或曰意次使

醫為之。府下士民視意次如豺狼。上下苦其虐政。先是諸藩財用不足。則借金于大阪富商。至近歲奢侈日長。以國用不給。多不能償之。以故無敢倚者。諸藩大窘。意次下命。大阪富商輸金于幕府。幕府貸之諸藩。而收其息七分一于幕府。稱曰融通金。富商等不懌。輙無輸金者。意次又課諸國社寺及農工商收稅。時水旱災異之餘。正租尚不能貢。況額外之稅乎。衆心洶洶。怨嗟大起。當是時。鬻射利策者皆寵用。於是遊談無產徒爭議功利。鬻油鹽菜魚者悉課其稅。遂至填印旛湖。欲為田。府下囂然。愁苦之聲滿巷。意次

之罷也。府下士民投瓦礫其門以辱之。其卒也無敢會葬者。而拋瓦礫其棺者幾萬人。以散積怨云。八年正月。罷老中阿部正倫。以松平信明為側用人。家齊造假山於庭中。植竹樹。設池沼。貯朱魚及珍奇物。殫極人工。召信明謂曰。頃者孤有假山之樂。汝以為如何。信明對曰。殿下職在經濟。治國安民。可以怡心目。何愛一小假山。為聞者握汗。信明時年二十四。世稱其鯁直不避。而家齊亦虛懷納忠言。特以松平定信充輔佐職。輔佐之為職。古今難其人。先是松平正之。以將家懿親。且耆老。輔佐家綱。定信壯歲充其職。世

以為異數。老中水野忠友。松平康福。相尋罷。以側用人松平信明為老中。收小堀政彌封一万六百三十石。錮政彌於大久保忠顯邑小田原。政彌為伏見奉行。嘗納媚意次。驕奢凌民。及意次見黜。俱謀不良。至是裁其罪。二月。京師大火。松平信彰自其邑丹波龜山。馳入京師。護衛鳳駕。避火。家齊聞之。賞其忠誠。賜信彰物。且遣松平定信於京師。督營宮之役。三月。定信至京師。尋巡視伏見八幡大阪。籍姦商。賑窮民。召見大阪人中井積善。問以政事得失。積善著草茅危言呈之。又薦逸史上之。定信感其學術淵深。有據請

家齊賞之。寛政二年。琉球聘使義灣王子來朝貢方物。是歲皇宮新成。殿堂門廡窓戶陛階。悉倣舊制。尺寸不差。天皇嘉賞。賜御製詩五言一章於家齊。家齊拜載焉。手親摸寫翰。賜定信。天皇亦賜名刀及朗詠集。三十六歌仙詠紙於定信。賞其營宮督役之勞也。仙臺人林子平者。著海國兵談三國通覽等書。以講海防。當是時太平日久。將士忘武。而游惰阿諛之風。遍于天下。子平獨以邊寇為已憂。幕府諸有司聞之議曰。子平張無根之說。煽動人心。擾亂太平。罪固不可宥也。乃禁其書梓行。四年五月。命錮子平於其邑

仙臺。子平為人慷慨負氣節。嘗歷游諸州。畫攻城野戰策。尤留意於邊防。而持論與時不相協。遂吞寃而死。後未數年。魯西亞人寇蝦夷。將士狼狽不應機屢取敗衂。世始服子平遠識。先是。後桃園天皇崩無子。立閑院典仁親王第五子兼仁為嗣。是曰光格天皇。嗣籙以下諸縉上表。請尊皇父典仁親王為太上皇。天皇允可焉。五年八月。使大納言中山愛親大納言正親町公明來議之。老中松平定信戶田氏教松平信明等咸謂。典仁雖父臣也。天皇雖子君也。今也尊典仁為上皇。名分紊亂。恐開諸王覬覦之心矣。不可以為萬世準則也。家齊然之。乃迎愛親公明於幕營。使定信等傳命曰。天子無父母。以日月為父母。典仁親王雖生父。亦人臣也。不可尊以上皇矣。愛親荅曰。天子無父母。豈有外舅哉。天皇以外舅故視將軍。特渥。以日月為父母則將軍亦人臣也。外戚之義恐絕矣。定信等愕然不知所答。於是愛親公明等反覆討論亘日。德川治保居間諭愛親公明。遣還京師。家齊因興賀茂八幡臨時祭。及修學寺離宮修繕等之廢典。獻典仁親王湯沐邑。以荅愛親。公明之使命下。敕免定信職。蓋以失朝命應答之義也。無幾閑院典仁

親王薨。於是上皇推尊之議遂罷。已而列定信於溜班。叅與幕議。定信素宗漢學。而闇朝家典故。至是深悔前日應答之非。專讀國史及朝家典籍。大釐革幕制。七年。世子竹千代卒。以次子敏次郎為世子。八年十二月。賜名。敏次郎命曰家慶。時年四歲。九年三月。天使來傳敕。世子家慶敘從二位。任權大納言。加首服。如前世故事。家齊嘗憂時曆踳駁。奏請改之。乃以大阪人高橋至時長推步。擢為曆官。命開曆局。校訂叅攷。作新曆以上之。天朝。七月天皇敕頒行新曆於天下。家齊又嘗憂蝦夷地方不明劃。使有司巡視測

量卜一年五月。更命伊能忠敬測量蝦夷地方東南沿海以定地度忠敬奉命巡視南蝦夷。著度數譜及行程記以上。亨和元年正月遣松平忠明石川忠房。拓蝦夷地尋置箱館府羽太正養。戶川安倫並補奉行。奏請任正養於安藝守。安倫於筑前守以管蝦夷地方。文化元年九月魯西亞商船送致我漂民四名。於長崎且呈其國書請通敗曰自國遼遠不與貴邦接交者久焉。然自天視之。四海一民萬物同體宜修隣交俱謀通商之利也。長崎奉行肥田賴常馳檄於肥筑諸藩發兵艦備警報變於江戶。家齊聞之。遺目

附遠山景晉等諭魯人曰。往年諭以國制禁通商。命勿至內港。而今復來呈國書。何其强梁乎。若不從我國制則擊斥之耳。魯人怏怏不得要領而去。四年四月魯西亞軍艦時氷海融蕩來侵蝦夷地方窺越關魯勿無戍劫掠民家奪婦女及錢穀衣衾遂縱火村落箱館奉行屬吏戶田茂太夫關屋茂八等率土兵拒之。土兵概無膽勇。一敗塗地。茂太夫茂八狼狽失度。魯兵放礮解舍燬之。是月二十四日邊報始至適南部利敬在江戶即日奉命上程津輕寧親亦入覲未一日即回駕遣兵援之。五月朔魯兵叢銃來薄茂

太夫。茂八。率津輕氏兵。軍越關魯勿。茂太夫恇弱畏魯兵勁鋒走逃寃姥伊無人之地。明日。衆忽失茂太夫。四搜得屍蓋慚愧自殺也。是夜我衆至弗汚概拙。與南部氏兵會。十九日。魯兵進窺函館。視我兵守備整嚴輒去。六月魯人放還前日所捕戍兵八名。附以一書曰。囂者我以禮義議通商隣交貴邦峻拒之。明歲大舉將讓其無禮焉。我兵獲書憤恚。使作報簡責其猖獗。江戶人平山潛者。上書曰。夷狄猶禽獸矣。固不可以常法制之也。請驅酒徒博漢及囚廥罪至大辟者。當之邊戍。其有功者。各減罪一等。如斯則喜應

命必竭力戍役。如楠中將用山賊恐嚇宇津宮公綱。是也。冀勿遲回貽禍于他日。後數日又上書曰。前日戶田某自戕。醜虜所致也。若無報此怨。則大虧國體。威權沮縮土崩瓦解之變。將在旬月間。願選一將帥有偉略者出擊賊虜則天下士氣奮躍。無復北顧之憂。已而家齊遣若年寄堀田正敦巡視松前。目附遠山金四郎使番菅猪右衛門村上大學等屬之。發兵三千人擊魯寇。乃下教奧羽諸藩受正敦節度。八月九日。正敦聞兵于立石。是時魯兵已去。因罸函館奉行羽太正養指麾失宜奪職。關屋茂八。兒玉嘉內等。

以怯懦逃去、收俸放之。更以川尻肥後守村垣淡路守代之。左衛門尉酒井忠器等、以兵備整嚴指麾得宜、賜褒辭賞之。尋遣目附井上左太夫、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総沿海、撿繕熕臺。仍命伊達齊宗松平容衆、遣兵備北邊。於是關東諸侯大修沿海守備。十月琉球聘使谷山王子來朝、貢方物。九年三月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再巡視安房上総沿海、繕熕臺于相模三崎安房洲崎。八月外國軍艦抵長崎洋。皆謂和蘭歲額船也。已而碇于高鉾。長崎奉行松平康英、遣和蘭譯官問其事由。外虜數人跳入我船、以刄劫之。船中擾亂、遂執譯官二人。康英憤怒、將發兵擊之。無幾外人放所執二人、附以一書曰、吾將航廣東、薪水欠乏、乃仰給貴邦。若不允、則吾自有所為矣。康英益怒其倨傲、令屬吏諭之曰、汝等宜速去也。若及遷延、將加大法。外虜不應。因給薪水雞牛等。外虜又乞蔬菜。康英以是侮我也、不可不戒矣。欲乘夜殲之。是歲鍋島齊直當長崎戍役。康英乃命鍋島氏戍將發之。戍將以其兵寡、請待藩兵至而擊之。康英曰、今夜風烈、乘以送火攻。機不可失也。戍將未奉命、且曰、外虜報以自國嘗抱怨於和蘭、這回擒和蘭譯官、意在究訊耳。乃拔錨而去。康英召戍將、責以兵械定額不能應急。是夜康英自刎腹而死。蓋不能速斥外船、而贈薪水物品、乖辱國制、故自引罪云。後數月、老中牧野忠精召鍋島直温、傳命讓宗家怠戍罪、俾其入見。幽齊直一百日。於是其將士係屬引罪皆死者七人。

十二月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鎮戍蝦夷。初堀田正敦之巡視蝦夷也、利敬請曰、僕封土稱十万石、其實不下五十万石。而班猶在津輕上杉諸氏下。願與諸老議進吾班位、陽增封額、稱為二十万石、則奮勵於邊事。若夫封額不大、則不足以督衆也。幕府果允僕所請、割封內田名部八千石獻之。正敦徼禁書而還、稟之家齊。家齊允利敬所請、稱為二十万石。利敬拜命、召諸臣告之。會曰、田名部雖偏小、侯家世襲之地也。而以二十万石虛封換八千石實封、則何面目見先侯于地下乎。然台命既下、無復奈之何。唯遺精忠重學上、極言分疏。不如以謝前日過言也。時有八戶美濃者、年纔過弱冠。前曰、臣雖不敏、請往說幕府。苟得君命、則不生還焉。衆壯之、遂遣之。美濃乃至江戶、謁正敦曰、寡君曩日呈誓書、請獻封地。然無一老臣與議者。今也聞台命、闔藩愕然、不知所為。且臣等

未知其謄書果爲寡君手筆乎否。請一見之。正教輙出示謄書。美濃陽爲諦視其書。遽丸而吞之。正教大怒。美濃不答。而與正教語之諸老。諸老皆曰。藩府欲固執前議。收田名部地。而南部氏臣民擾亂。恐有剌外患。締息内訌。又生非良計也。且陸國有忠臣如此士。豈非幕府之藩屏乎。因罷獻封議。而增賜封邑。如其請。七年二月。皇子惠仁爲皇太子。家齊遣井伊直中於京師獻賀。十月。家齊及世子家慶獻金帛于後櫻町太上皇。賀其懸弧辰。八年二月。接韓使小笠原忠固脇阪安董及林衡。以下赴對馬。先是。以經費甚

繁。停朝鮮聘使至江戶。而受聘禮於對馬。以爲永制。至是朝鮮信使金履喬李勉求以下屬官三百三十六人。照對馬。忠固安董等接之。其饗飾會議一從前世故事。林衡以謂從前接見筆語際。彼我互誇押險韻。誠屬無謂。以互相誇。是白面書生之所爲耳。二國修好。宜重厚勿損國體。因上書請廢從前例。及幕議然之。於是衡等大釐革舊式。九月。忠固以下諸有司自對馬歸。是時下野人蒲生秀實悼山陵荒廢擬近畿諸陵作山陵志上之。於是天朝幕府俱圖其修繕。而事遂不行。秀實又著不恤緯五篇以獻。大忤幕

吉林衡素知其學行。爲救解之。因得免罪。十年十一月。太上皇崩。葬泉涌寺。奉謚曰後櫻町天皇。家齊遣兵部大輔有馬廣壽弔大喪。命列侯從四位及秩十万石以上者獻賻銀。十二年四月。家齊陞右大臣。世子家慶轉右大將。遣使于京師謝恩。十四年二月。天皇賜有章有德惇信浚明及孝恭廟額各四大字。宸翰。孝恭者家治。長子家基也。家基幼而英敏。叙正二位任權大納言。薨年十八。世悼惜之。至是天皇賜其廟額。二月。皇太子惠仁受禪。即天皇位。尊先帝曰上皇。家齊遣松平賴儀于京師獻賀。四月。天皇賜黃櫨

袍單衣及大褂各一襲於家齊。賞獻即位經費。文政元年六月。家齊生父一橋治濟削髮號穆翁。二年十月。立孫嘉千代爲家慶嗣。三年三月。嘉千代卒。五年三月。家齊陞從一位左大臣。夫人島津氏叙從二位。家慶進正二位。夫人有栖川氏叙從三位。遣使於京師及日光廟謝恩。六年二月。徙白河侯松平定永于桑名。桑名侯松平忠堯于忍。忍侯阿部正權于白河。桑名定永舊邑也。有故移封白河。至是復其舊封。蓋賞父定信勳也。七年九月。上皇幸于東山離宮觀楓製紅葉色深和歌。扈從有栖川韶仁親王。關白鷹司

政通左大臣二條齊信前左大臣一條忠良以下諸縉各和之享保中靈元帝嘗幸于此觀花賞月爾後以國費太繁奏請廢行幸典家齊盛意再修離宮獻上皇宸遊經費蓋欲戴天朝之意不減於有德公云有德公八代將軍吉宗也八年二月家慶夫人有栖川氏薨無嗣子養家慶弟政之助為嗣八月一橋穆翁准內大臣時人稱儀同殿初欲迎穆翁於西城尊稱大御所諮諸松平定信松平信明等皆以為不可家齊意猶不已一日召定信於便坐强欲下命定信固執前議家齊變色入于內已而拔刀出將斬定信

近侍平岡賴長在坐為不知其意者呼曰賜雄刀一口于越中守宜拜寵恩家齊聞之棄刀而入後青山忠裕為老中家齊又議之忠裕對曰定信之言萬世公議也殿下用其言實社稷之福矣抑殿下欲尊一橋侯為大御所雖固出天倫至孝然事悖國制也清揚甲公之拜大相國也蓋薨後追尊而有德公生父紀伊侯光貞薨後猶無贈官是可法焉況一橋侯春秋猶富如天下萬世何議遂罷先是家齊欲謁日光廟使老中水野忠成若年寄植村家長巡視沿道諸驛村落忠成復命曰沿道鄉村累罹洪水凶荒不聊

其生者已數年人民頗有菜色請姑緩其期至是止謁廟十年二月准大臣一橋穆翁罹病家齊以生父之故躬臨其邸省之是月二十日穆翁薨葬寬永寺更造一廟私謚曰最樹院三月天皇賜家齊除服宣下為太政大臣世子家慶遷內大臣家齊家慶遣使於京師及日光廟並謝大拜之恩源氏足利氏以來在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而已世以為異數六月遣老中青山忠裕于京師獻金二千兩於天皇銀若干錠於上皇以慰宸慮且贈俸米五百苞於關白鷹司政通資其職經費其他贈遺諸縉有差天皇命

忠裕縱觀東山離宮又命陪蹴鞠宴臨東歸賜御衣一襲勞其行家齊亦賜良硯一枚於忠裕勞之十月陸奧守伊達齊義卒嗣子未定因秘喪老中水野忠成召齊義老臣大條監物告曰聞汝主侯疾病而夫人年猶少乃請幕府公子配之以為嗣如何監物對曰寡君雖疾未死夫人雖少既嫁自嗣侯視之則母也臣未聞奪母為妻者也且寡君若死則擇諸族為嗣乃藩制也忠成勃然曰老臣豈汝一人而已宜恊議以對監物對曰縱令闔國議之亦無或渝矣請敢辭焉忠成憮然而起顧謂左右曰監物雖少偉器也

巨藩養士可知已。議遂罷。十一年四月、天皇詔叙家
慶嗣子政之助正二位、任權大納言。時年五歲。家齊
賜名政之助、以家祥後改家定。加首服、如前世故事。
是歲、家齊下教閱天下民口、男一千四百十六萬七
百三十六口、女一千三百四萬六百六十四口、總計
二千七百二十萬一千四百口、而廷臣縉紳及僧藩
籍者不與焉。因賀其蕃息。十二年二月、天皇詔追贈
正一位太政大臣一橋治濟。後四年、染宸翰大書最
樹院三字賜之、為其廟額。天保二年、遣西城留守居
石川忠房于京師、為家定聘鷹司政通女。三年四月、

家齊召若年寄堀田正敦於便坐、曰、汝為參政、勤恪
奉職四十餘年、始如一日、部下亦整約就緒、實因汝
訓督之力也。乃賜名刀一口、以時衣六襲賞之。正敦拜
戴而退。六月而卒。先是西城老中闕一員、青山忠
裕憫正敦純忠而久不遷職、將薦之、因微諷其意。正
敦固辭焉。或難而問之、正敦曰、欲顯其身、我豈異於
人哉。顧才劣識闇、久待罪于政廷、守拙二字、是吾之
護身符也。若忝計列相位、則益重素餐罪。是所以辭
青山氏之推轂也。其人慚而退。其純厚如此。水野忠
成以幕府多經費、請致加賜二万石。特旨弗允。因請

獻金、資日光廟修繕費。允之。三月、天皇賜寄竹祝言
御製和歌及四季勝畝畫屏、賀家齊六十懸弧辰。四
月、命鳥取、川越、小濱、笠間、延岡諸藩、修理日光廟。藤
堂高猷、酒井忠器亦特獻金、供修廟資。家齊賜名刀
一口于老中大久保忠真、賞日光修廟督役之功。其
他奉修廟役者、賞賜各有差。閏十一月、琉球聘使賀
見城王子來朝、貢方物。四年三月、青山忠裕罹疾、上
疏請免職。家齊曰、忠裕精勤視事數十年、頗稱政府
之望。宜加攝養力疾以復職。亦孤之願也。賜物慰撫
之。無幾、忠裕卒。十一月、命井伊直亮班老中上、議幕

政。六年十二月、削仙石久利封二万八千石、梟其族
仙石左京、放其子小太郎于海島、處宇野甚助、岩田
靜馬於斬。初、左京以侯族擅藩政、圖立己子小太郎、
為侯嗣、遂藥殺先侯久道、將及久利。甚助、靜馬等陰
贊之。其非之者、或戮焉、或幽焉。闔藩側目。有神谷轉
者、亡命、詣寺社奉行脇坂安董、訴之。安董為人方
正、聽訟號廉平。召左京等、與轉對勘、嚴加糺察。事即
白。家齊以安董裁斷得其宜、賜物賞之。八年二月、大
阪町奉行屬吏大塩平八郎、與其子格之助及其黨
數十人、誘同近郊農民數百人、將以巨礮燒町奉行、

邸及天滿市坊進屠大阪城城代土井利位發兵防天滿橋平八郎等轉渡難波橋行縱火商家煙焰漲天死者無數町奉行跡部良弼率部下禦之遇平八郎于淡路街部下阪本鉉之助者鳥銃一發斃平八郎黨梅田源左衛門斬之泩頭渠上以徇於是餘衆潰散松平忠誨致仕在尼崎發兵入援播攝河泉諸侯亦各發兵來援物色平八郎太嚴已而有告匿三好屋某家者町奉行堀利賢遣兵執之平八郎自縱火而死餘黨亦悉伏誅初平八郎為獄吏深文酷烈人皆畏之文政中致仕讀書與海內名士周旋意在

受拔擢也然官不嘗問焉平八郎憤恨彥根人卯木則之丞者遊平八郎門平八郎之舉事也竊謀則之丞則之丞苦諫其非義平八郎不聽則之丞以為禍終不可免也作書致鄉里平八郎聞之懼密議露於外使人縱殺則之丞遂舉事即敗家齊賞酒井忠學松平齊恭阿部長慎松平忠誨等應急之功其他賜賚有差　月家齊奏請辭職天皇弗允乃優詔補准三宮聽乘輦車家齊固辭曰准三宮東照公猶且辭焉何敢臣乎遂讓職于世子家慶老于西城家慶已紹職詔任征夷大將軍轉左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

別當源氏長者家慶世子大納言家定兼右大將十一年三月皇子統仁立為皇太子家慶遣使於京師獻賀十一月上皇崩奉諡曰光格天皇家慶使大藏大輔織田信敬弔大喪列侯各獻賻銀先是天皇欲舉觀幸舊典徵其資于家慶家慶獻金一万兩應敕會上皇登遐遂不果觀幸焉十二年閏正月前大將軍家齊薨壽六十九二月葬寬永寺三月天皇遣右大將花山院家厚少納言石井行光賜諡曰文恭追贈正一位弘化元年三月和蘭使節抵長崎呈書曰嚮大日本政府全權德川家康親賜信牌許通交互

市爾來受待遇不淺且甲必丹以時賜謁厚意有餘感豈可無一言答恩義乎抑方今有不可默止一大急務是非特關兩國交際體制以關貴國政體之故憂未然之患以聞冀因此忠告欲使貴國封內且其民庶安寧其一曰往歲英國師攻清國大戰於廣東清國不利且視歐羅巴人長軍事心信懷悸怖終請和開五港以為交易地由是觀之清國政體錯亂可以知也其二曰繹其禍亂原由距今三十年歐羅巴大亂初治平諸民浴德化如器械製造及合離術日發前古未發不費人力以製幾多物品於是乎商賈

延蔓於諸國，却乏財貨之耕也。夫英國土地豊饒，人民殷盛，而其國財耗乏。特甚焉。是故不擇商賈正路，動開争端，以侵外國。清國禍亂，蓋根於此。而清國之失利也，其兵數千死之，英人乘勝奪其數府，蹂躙無所不至。清人悔悟，遂償數百万金以請和云。其三曰，貴國亦將罹如此禍亂也。禍亂固發於倉卒，請豫議之，以備不虞爾。自今後外國航船到日本海漸多矣，輒與貴國人民開争端，遂釀禍亂必矣。是所以為貴國痛心也。貴國全權逞高明，資早議之方略，可以建安寧策。其四曰，客歳因長崎奉行所宜讀令書審

貴國全權甚明，且外國船優遇之意，然有所未盡矣。顧其所令，嘗謂漂泊船措置也已，若夫不察外國人表厚誼，航貴國之意，妄斥之，則恐開争端，争端必釀兵亂。兵亂或招衰弊。自國人民受貴國待遇二百餘年，今將獻禍亂預防策，以報優恩之萬分。古賢不言乎：欲平易則勿臨危險也，欲平穩則勿致紛冗也。其五曰，通觀古今遠近之形勢，汎愛衆，以結好於四方。是為一大功業。歐羅巴人創製蒸氣船，以米風波之險，如知路萬里之遠，似比隣，而各國相往來，以結和親。當此時獨鎖其國，以失衆心，豈不迂乎。貴邦猶且

仍舊貫，嚴禁海外通交。歐羅巴人之所遍知焉。然智者在位，能保治平，謂之至智。貴國執從前法，或釀造禍亂，因非至智之所為也矣。是故反覆丁寧，所以敢忠告也。冀弛從前禁，嘗以消衰弊之憂矣。夫治平在通懇信。四方通懇信，在俱取交易之利。是非敢謀自國之利，謹請諒察。其六曰，方今所告事情，無所敢疑，則貴國全權可賜親筆，以表誠意也。自國亦差昵近臣，以具狀緊要，如此書，僅舉其概畧而已。其七曰，雖自國在遠隔地，日夜議其方策，適要貴國治平，冀熱慮此事情，以共憂歡。其八曰，贈此書，以軍艦欲獲至

誠答書也。且呈國王肖像，表懇切意也。其他所呈物品，自國學術精究所致，以謝二百年來之恩遇也。其九曰，貴國全權以高明資治平永久，福德圓滿，大日本國萬萬歳靜謐敦和，是祈焉。家慶獲書，意頗逡巡。猶且奉鎖港舊典，而未議之警備。二年，家慶奏請建學校於京師建春門前，使諸縉紳就學焉。天皇嘉之，賜名學習院。三年正月，天皇崩，奉謚曰仁孝天皇。家慶遣使於京師弔大喪。諸侯上聘，皆如前世故事。五月，北亞米利加軍艦二艘到相模三島洋，將入江戸近海。浦賀奉行大久保忠豊稟急於幕府。家慶使松平

齊典松平忠國戍其海濱齊典陣相模觀音崎及大津忠國陣下総富津及竹岡以備不虞忠豊使屬吏抵米國軍艦糺問其事由米人答曰北亜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欲與貴國結好和開通商使僕等直謁貴國全權以請所欲故至於此而已米艦縱凡四十五間横凡十二間巍然聳於海上外面貼以錬鐵而巨砲九十四門列其兩舷戰士各八百人二艘相啣而碇焉兀然如鐵城我兵為之愕然不知其所守忠豊已知米人所請概意乃報曰我國有禁外國船擁兵器者不許入近海先收之于我而後審汝所請焉

米人不答忠豊又報曰外國通交我國所禁汝請之亦無益如其薪水食料欠乏吾敢餽之米人領焉乃給薪水鷄猪及菜瓜若干以遣還是役也米人倨傲視我國人如嬰兒凌侮無所不至戍兵憤怒殺氣塞胸忠國建議曰我國輕舸薄弱不利於砲戰如巨舩進退不適意以之當渠進退如神者不啻勞而無功使我兵卒葬魚腹臣未知其可也且我兵船數百圍守虜艦盛則盛矣而自非青天白日不能爭其鋒也若夫風波晦冥退避之濱港足自示恇弱臣竊視虜艦不避風波不厭晦冥東馳西馳如行坦路左顧右眄似手舞足蹈而砲戰之利非我舟船之比矣故嚴備海岸待彼就陸而後擊之則其名正其事成寧進自受凌侮不如陸戰保必勝也忠豊不可已而米艦解纜轉瞬間不見其帆影四年六月和蘭人冉呈書於幕府條舉亜米利加歐羅巴諸州政體教法及通商景況以聞家慶弗報九月皇太子統仁即大皇位五年二月改元曰嘉永元年家慶令列侯减其騶從以充海防而自屢獵于駒塲野及小金原以試旗下士卒武技且下教許列侯錬兵于江戸近郊二年七月聘前関白一條忠良女為世子家定繼婦蓋以家

定夫人鷹司氏卒也五年使井伊直弼築熕臺于大森六年六月北亜米利加合衆國軍艦四艘來碇於浦賀浦賀奉行戸田氏榮使其屬吏糺問事情往復數次諭以國制米人答曰僕等奉國書至于此者欲逓呈貴國有位官員也宜報僕意於政府如屬吏臣不敢接也氏榮太若焉於是井戸學弘遠賜爵任石見守補浦賀奉行與氏榮偕議其措置目附戸川某松本某代官江川某等與焉家慶下教大發諸侯兵戍其海濱老中牧野忠雅下令使麾下士卒嚴幕府守備若年寄遠藤胤統本多忠德為司令世子右大

將家定為元帥。以備緩急。江戶府下騷然。老幼逃散避變於甲信間。家慶遣使於伊勢大廟及日光廟。祈外患掃攘。雖然將士怠戰日已久。東守西備。多賴兒戲。未足當外兵也。乃使氏榮學弘受米國書牘。氏榮告米人曰。汝所奉書牘。吾將受焉。汝來就于陸。可以呈也。米人難之曰。僕就于陸。則恐有變。願有位官員來就吾艦。可以受之。不然。使貴國貴族為質。氏榮嚇怒。報米人曰。汝犯我國典。抵於此。而其言亦不敬。吾擊却之而已。米人恐怖。遂就于陸。是月九日。氏榮學弘襲正服。迎米國使節於栗濱。受其所奉書牘。其書

曰。北亜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美幹達使提督陂理謹呈書於日本國王陛下。蓋陂理若海軍第一等船將。而航到貴國一隊軍艦總督也。今吾更使陂理對貴國政廷。告明懇切至情。又吾使陂理航到貴國。非嘗有異志也。欲報合衆國與貴國互結好和。開通商之至理耳。余特下令使吾民人嚴守基規。莫妨他邦政教。是所以要貴國安穩也。夫我合衆國封境。自大西洋。達大東洋。而遠禮言洲及角里伏尼亜之地。正與貴國相對。蒸氣船發角里伏尼亜。經十八日。得達貴國焉。而角里伏尼亜大州者。每歲產黃金

六千萬元。白銀若干。水銀若干。寶石若干。及其他幾種物件。貴國亦豐富肥沃。而產幾多貴重物品。其人民亦長諸般技藝。是故欲使二國民人共其利。貴國從來除滿清和蘭之外。嚴禁他邦通商。其制度固所吾知也。然觀宇內各國基規。隨時勢而變換。互採其宜。以行新政。貴國鄉建法制也。自今而觀之。太古矣。歐羅巴人始開亜米利加州也。或名之新世界。曩時居民甚稀少。戶口亦貧陋。而方今民口蕃息。通商甚盛大。是以陛下宜改卓舊律。允準兩國通商法制。以謀其利也。若不欲廢舊律。則限以五年或十年。監其

利與不利。果不利於國。則再復舊律而可也。凡合衆國與他邦締盟約。預限以數年。兩國互觀察其利。而後以再尋盟約為常。今航到貴國水師之提督陂理者。其為人誠實而才能周密。是所以吾委全權奉使於貴國也。貴國亦命有位官吏一員若數員與之會同。數次以交語言。議定兩國和親貿易航海及其他兩國民人切要諸件。書之信牌。欲以固盟約。是我合衆國參政所合議也。且為證。吾使節捺合衆國印信。以附之。請諒察。諸陂理亦上書曰。外國臣陂理統帥東印度支那日本海屯在之兵海軍提督也。方今受

向國帝王命握舰到貴國結好意之大權臣等欲親對貴國合議參謀以應其便宜願陛下速期會同日與貴國有位官吏交語言焉夫合衆國者雖與歐羅巴諸州。不肯合從如其政律縱國人各隨其意奉各國敎法是以如他邦宗旨敎法無肯是非之也抑我亜米利加大州交涉亜細亜與歐羅巴間而往昔歐羅巴人發見日本之際。始發見我大州。爾後歐羅巴人移家來住焉。當時民口稀少貿易未開。既而創造奇巧器械。不費人力。以製幾種貴重物品。田野亦隨肥豊。且封内產金銀寶石尤多。以故方今貿易已恢

弘人民亦繁庶街衢縱横。達南太平海岸而封内建幾多大都府。自角里伏爾亜府駕蒸氣船航到則十八日。若二十日而得達日本封内。由是觀之。自今後自國商舩。粟散於貴國封内。不出于數年也。然貴國從來禁與他邦結交和。是故大統領特呈書於貴國帝王陛下以通厚誼。臣聞貴國人民。對亜米利加人猶視仇讐。請弛從來法制。無速禁其風習則兩國厚誼恐不得保永全也。抑貴國始建外交拒絶之法制也在昔日則可也。方今各國通商非復昔日之比。而貴國獨欲固守舊制亦不可得也外國臣民陝隘

區副言以濟翦嚴伏願速下令可防兩國人民紛爭關之速亦若大統領合衆國以誠實友愛之至情宜速與信牌以締盟約是合衆國之所切望於貴國者而所以臣等以四小船航到貴國者表友愛之至情也貴國延議遷延度數日則合衆國事務之節軍艦數艘來在問貴國異志臣等亦增加軍艦數艘再航貴國而已事態或至於此恐有噬臍之悔願陛下速表好意採公平友和策以俟臣等再航則臣敢詳悉兩國通商法制以祈貴國帝王陛下寧静萬福萬壽無疆而已氏榮獲書稟之幕府乃鞫告陂理

曰自今五閱月後宜航到於長崎港我將有所答焉。汝勿妄犯我國典再到於此矣陂理凡之往復數次。事未決誡拔錨而發是日南風猛烈再碇於武州本牧本牧係細川齊護戍衛。即放狼烟報警於諸營諸營連彈巨砲應之。陂理乃恐悸引艦退走不知其所去而砲聲猶震海岳家慶愕然以為兵端已開振急於旗下諸將士將士奔馳府下騷擾已而獲其實因下教解守備罷戍營是月廿四日家慶薨天皇勅賜謚曰慎德世子右大將家定紹職家定家齊庶子也。家慶以無嗣子立為世子天皇詔任家定征夷大將

軍進從一位内大臣兼，兩院別當。源氏長者皆如前世故事亦其權中納言德川齊昭憂外虜，建議屢上書獻防禦策，至是上表於天朝，奏外國不可和之狀情，天皇嘉納焉。家定亦使齊昭議海防，初米艦入近海也，老中阿部正弘單騎詣水戶邸，竊問防禦策。齊昭憤怒，謂正弘曰，卿等握國家政柄，當以制内民為自得也，未嘗察外國窺窬之情，至如海防，皆置之度外，今日之事果出於不虞，何其惰乎。今而議之抑晚矣。然非吾無策，請為國家陳之。方今諭米人以國論未決，百方慰諭，極延締約期，及其未來侵，可急整武備。吾竊觀諸軍戍衛，旗幟甲冑，美則美矣，而乏海防實效。顧我兵不長於海軍，且舟船薄弱，何以攘外寇。吾嘗憂之，以製軍艦，習海軍，為國家急務，故屢上書諫幕府，當時幕議因循，謀不出於此。以至於今日，宜速使海國諸侯製軍艦，習海軍，以禦彼之入寇。是為方今一策，卿等其勉之。正弘拜謝而退，乃謀諸老，諸老紛議不決，因問列侯以和戰。當時德川慶恕、松平慶永、島津齊彬、毛利慶親、細川齊護、鍋島齊正等，僉曰，外國不可和也，商港不可開也。方今窺窬之情狀，豈獨合衆國哉。若約和於一國，則各國並來，可

知焉。夫欲以孤立小國與幾多大國同利也，抑難矣。臣等知其有害，而未知有其利也。寧自因循取衰敗，不如奮戰拒絕之也。然我國太平日久，將士忘戰，加之舟船薄弱，武備廢弛，未保必勝之利。是故報外人以國典，使彼往復數次，以引時日，而開鎖和戰未決之際，急制海岸防禦策，以有名國待無名師，與之決戰。上報神皇在天之英靈，下答祖宗建國之遺意，臣子以死護國，固其分也。夫敵國外患者，國家之大幸。苟臨有為之時，徒建姑息策，貽毒於邦國，臣等不知其可也。且合衆國書中所載，暴慢不敬，欲以威力制我，而一不見其真理。臣等所以肯上言也。書已入，弗報。其他侯伯亦多言和約通商之不利。諸老有司以為虜情已迫矣，顧方今武備衰廢，整之不易易。且戰鬬之利，不可預期也。不如權締和約，與民庶同安穩矣。如其拒絕，待我武備整嚴之日，然後議之，不亦晚也。麾下將士亦眩外人劫制，心抱畏怖，乃無戰守志。曰，不如和約之安穩也。七年，改元，曰安政元年。正月，米將波理再帥兵艦七艘，入浦賀。家定遣大目附伊澤政義，浦賀奉行戶田氏榮、井戶學弘，及林健、鵜殿長鋭等，按問之。米艦進入本牧，連發虛熕。偶會米將

陂理羅疾氏榮學弘等贈食物數品以問其病且諭而退答曰遠洋航到苦曠日請入江戶上書氏榮等弗允米艦前將阿單須呈書氏榮已而進入品川海伊澤政義等至神奈川接米使諭以國制二月細川齊護請發兵擊米艦弗報家定遂遣井戶學弘林健等饗米使於横濱陂理等上書曰謹承兩國和親之命外臣與有榮焉即欲締條約因制三條曰請求菜肉薪水則取直給之曰許士卒就陸養生曰測量海岸以供通舩之便家定皆許之賜米百斛每苞入五斗使力士搬運之有力士白眞弓某者躬舉八苞頂

戴一苞掌踊一苞米人觀之愕其怪力乃出米國力士二人請其當小柳某者當之角觝少時小柳挾一人躡一人擊一人米人局蹙不已云家定下教撤諸藩戍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至是皆罷歸阿單須饗政義學弘健等十餘人於艦中三月學弘健等會阿單須于横濱許其碇下田箱館二港約直購欠乏物件且約貸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及箱館若干地是時川路聖謨筒井政憲自長崎歸聞米國和約已成乃謂老中阿部正弘曰僕等嚮至長崎諭魯國使節却之盖奉台命也而與幕府今日之議事旨頗

支吾告使節使聞米使之所得必謂幕旨許之而僕等沮之乃欲獲僕等而甘心也必矣僕等固非所恤避焉然事至於此不啻損國體天下志士憤怒必釀喪亂矣故僕之到長崎也告福岡藩曰衆不喜國制皇張則須挑戰僕等二人魯使得挫僕等使命而後通幕府事或決也已然僕等苟生猶日苦諭以拒絶外交乃所以答台命也因與衆戮力唯使命是奉何圖幕府使有司接米國使節允其所請貸以砂子島七里地僕等固知不可以古律今矣然米國書中無請地之言豈非米使所私耶而幕府與所命僕等者

既二其旨盖魯米事情措而不問其如內國紛論何僕等所以肯上言也正弘不答德川齊昭聞之入諫家定曰外國和約事旨重大宜經天朝奏可而後決也不然則破君臣稟行之大典戾人心歸向家定弗省焉遂制定十二條規約其第一條曰日本國與合衆國約永久和親與有背渝且自今後兩國人民協同心一要無差等第二條曰方今新開伊豆下田陸奥箱館兩港欲以給亞米利加人欠乏物品也而下田者即時開港如箱館則以明年三月可始開港凡如兩港所給物品使日本官吏平其價亞米利加人

償之以金銀或錢亦無妨第三條曰合衆國漂船到日本近海則厚加救恤送致難民於下田或箱館可附之合衆國官吏如其費用以兩國互相救恤之故更不及償之第四條曰待航到或漂到人民兩國宜互以寬優雖然其人民亦不得不從兩國法制第五條曰合衆國官吏及商民漂民等下田箱館滯港中港内凡七里地可隨意得徘徊第六條曰兩國要需物品經公撿而後可得互市第七條曰宜以合衆國船舶所載物品換日本國所產物品日本國人不欲購船載物品則以金銀或錢給合衆國人民所要請

物品價値亦無妨第八條曰合衆國人所要請薪水食料石炭及其他物品則經兩國官吏公撿而後可給之第九條曰以當今日本國所禁之條件他日許之他邦則合衆國亦可得速受其許可第十條曰合衆國漂船除下田箱館之外不許碇泊第十一條曰因兩國政府之事故合衆國官吏可得航到于下田箱館兩港然自今後不閲十八月則不許其滯在第十二條曰方今所約條件兩國互相確守以不可違亂矣自今閲十八月之後兩國君上更可互呈信牌以上十二條締約已成老中阿部正弘牧野忠雅松

平乘全松平忠固久世廣周内藤信思連署授條約書於米使九月外國艦一艘來碇于大阪海測量其近海京畿騷然攝津和泉播磨大和近江丹波諸藩出兵備禦急若狹人梅田雲濱性豪宕好謀嘗憤外人凌侮且欲糾十津川鄉兵擊斥之議未整外國艦經紀伊海而去十二月魯西亞國使節布恬廷航到浦賀請通商家定使筒井政憲川路聖謨通和親締條約大率如合衆國締約天皇聞之怒外人犯國典欲收諸國寺院梵鐘銅器鑄造大小砲以置海國樞要之地敕下太政官符使家定管其事延曆寬永

增上諸寺僧徒上表沮之家定亦遂不奉敕二年三月合衆國領事航到下田請沿海測量曰合衆國與清國貿易已盛而其商船經過日本海甚多焉不測量暗礁島嶼則難破之憂不少也夫合衆國與日本國已結好和表誠實友愛之至情以締條約是故測量沿海使商船經過豈不善哉家定遂允之四年七月合衆國使節巴理航到下田港請直謁大將軍呈國書下田奉行井上清直中村時萬沮之應接數次競論懇到巴理不敢服清直等報狀於幕府家定乃會老中以下諸有司議之百口紛然未輙決焉齊昭

上表陳夷狄撫馭之情。請傳外人執謁列侯亦各上書請傳之。廼曰。外使賜謁事體太重。大宜經奏可而後舉行焉。家定弗報。已而蹈寬永以前舊蹤。遂聽巴理謁見。齊昭慚恚。請辭參幕政。弗允。九月。巴理至江戶。以蕃書調所為旅次。十月二十二日。就老中堀田正睦邸。語各國交際及通商情況。曰。方今所申明。特係重大要務。是故自國大統領之用意亦非輕也。頗以支愛惻誠之衷情。敢保將軍閣下安寧。抑貴國之與外國締條約。以合衆國為嚆矢。臣請謹說明各國事情。歐羅巴州之發明蒸氣舩也。欲以五大州化為

一族矣。故與他邦遍結交和。以互通有無。期通商貿易之盛大。乃使兩國事務宰相互管之。亦出于不可已之時勢。且英國之以兵威屢劫奪他人之邦土。將軍閣下所嘗知焉。豈可不議保護預備之策哉。是臣為閣下所敢忠告也。請考察之。正睦等服其學誼。十一月。土岐賴禮川路聖謨等。就巴理旅次。反覆討論。以審查事情。是月廿一日。巴理謁大將軍家定。呈國書。其書曰。北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覲呈書於日本將軍閣下。修正合衆國與日本國所締條約。吏要通商安寧。是故欲使巴理表懇篤之至情。互謀盛大

之利。閣下可親接吾使節。信任其所陳之情狀也。家定優待米使。概如朝鮮人來聘之禮。然外人之術數。素非朝鮮人之比。而其暴慢狡黠。加不敬于我吏員。淩辱我人民。以蔑如我國體。不遑枚舉。於是人民憤恚。誓以死攘外人。是月水戶亡命士信田仁十郎堀江芳之助蓮田藤藏等。憤其猖獗。欲斬陂理回國家之衰運。事覺。捕仁十郎等三人刑之。十二月。老中堀田正睦延見巴理。應接累日。遂修正條約。更為十六條。且製貿易定則。是月。老中連署贈書於京師。使所司代脇坂安宅告傳奏廣橋光成東坊城聰長。曰。北

亞米利加合衆國使節所陳述。實係國家重大之典型。然方今世界形勢一變。各國割據四方。恰如戰國七雄。而互結好和。通有無。以憂歡相恤。同其厚誼。非昔日之比也。由是觀之。我國亦不得結好和通有無。以不同憂歡。當此時。固守舊制。則國勢漸萎薾。更不可期挽回也。夫立非常之功。在非常之時焉。恢弘偉略。更張國威。以是時為一大機會。是故斟酌取捨。思惟內國人心之向背。以欲一新舊制。卿等請領之。乃使林大學頭津田半三郎等西上。中白事狀。光成聰長等延見大學頭。質其事由。大學頭答曰。比年合衆

國使節屢呈國書於幕府事太重大其所陳述條件亦頗繁多且開港開市地彼之所請及十餘所京師大阪亦在請中將軍深憂之將以兵力擯斥矣然不獨合衆國而已歐羅巴諸州群雄併來則我國取衰敗必矣以故參考各國形勢僅約十數條以江戶兵庫長崎新潟箱館五港爲開市地限以各港地方七里許外人徘徊耳時論或曰幕府爲了撫然其意在專要理世安民將軍殊使臣等進言忠告冀諒察內外事情得叡達天聽則不獨將軍之幸亦國家之幸也光成聽長禀之關白九條尚忠太閤鷹司政通尚

忠政通入朝以聞天皇愴然宸憂不淺曰將軍已締條約而後奏焉則失君臣禀行之義嗚呼幕府專斷一至於此乎朕恐國祚不安尚忠政通惶懼不知所對即使光成聽長傳旨於大學頭以報家定曰前日所奏條件天皇甚不怡焉宜下旨于諸臣攄摭衆議而後決之今也宮闕守備不嚴勿使外人妄抵近畿海港大學頭憂苦急報於江戶家定驚悸俄使老中堀田正睦西上取進止五年二月正睦至京師迎傳奏光成聽長于旅亭開示外國事情請以安宸襟曰嚮和蘭國使節齎其國書來呈我幕府告明各國形

勢咬𠺕吧國提督亦來呈書謂變革舊制不問商港則難保永久安寧也抑近時歐羅巴諸州大率漸及治平諸民樂太平五大州共締交易和親之盟約當此時清國獨建鎖港議與各國連戰遂大敗衄乃輸巨多償金講和爾後亞米利加及歐羅巴諸州商船經過日本海尤多是故合衆國爲之魁首使節來請結好和此際用許多應接各國事情始氷解乃權締條約以下田箱館爲商港也然同港風波狂暴不便于滯船以故頻請代港比年獨乙人英吉利人亦連來請通商和蘭國王再致書於我以廢鎖國舊制爲

然也若墨守舊制則受仇四方必陷不可救之危機魯西亞人亦特來報日本大患逼咫尺之形勢箱館港滯留亞米利加人竊告我國人曰近日英國軍艦數艘航到日本將以有大所請若拒之則欲以兵威下手於無人境漸然蠶食遂呑併之勢皆不爲之備恐有噬臍之悔以上外國事情之要領翌日大學頭等已雖進言今又縷述其遺漏雖素有可疑條件然外國新聞紙又舶載器械書籍其他參考實地景況則未可必謂虛喝也初抱疑惑徒漸次會心了悟者今已十八九雖然非舉用之也謹陳外國人所說明

以聞而已如其處措臣等雖無似敢竭股肱之任斟
酌事情以安國家光成聰長以正睦所說入聞焉天
皇宸憂益深矣已而使光成聰長就正睦旅亭傳勅
旨曰方今與外國權締條約事情似不得已雖然往
往無饜夷情漸然增長脅制皇國之深謀已發露彼
之言下是故奉客冬十二月所勅之旨須禁開攝州
兵庫港且皇城及近畿守備不嚴速下命大諸侯數
家可使以嚴守備一旦受彼之凌侮則對神宮及列
聖朕意不安又曰速徵三親藩及大小侯伯讜議可
以達天聽當是時家定贈書於京師使正睦以聞曰

如外國措置蓋非輕易也實為國家一大重事臣家
定深所苦慮焉然至如內國人心家定雖不肖肯綏
帖之冀勿煩叡慮是月大阪城代土屋寅直呈書於
正睦曰大阪之地近接京師殊係南海鎮西之要津
矣若夫開商港於此地恐釀天下中斷之患害而西
南侯伯必唱運輸不便抱異心亦未可知也嚮幕府
與米國使節所約不過于下田箱館二港而彼復請
開大阪兵庫二港彼已背條約其賊心可知耳請禁
外船入攝海以安叡念且町奉行久須美佐渡守等
所言亦頗得其事理冀卿其省之無幾正睦命大學

頭及半三郎巡視兵庫港大學頭至大阪寅直謂之
曰嚮呈書於正睦粗報該地景況僕久奉職於該地
以察人心物情也若夫可開商港則有僕等在焉豈
特煩了之巡視哉於是大學頭遂不視港而去寅直
相摸守彥直子為德川齊昭從兄夙懷尊王攘夷志
故及之云三月廿日天皇召正睦於朝使大納言中
山忠能傳旨曰頃年外夷之來也實係國家安危宜
擇採列藩讜議以奏拒絕策正睦憮然不知所出廿
六日正睦入朝希旨曰幕府已締條約如拒絕恐非
輕易也且生奇變於邊海未可測也則綏猛何以處

之天皇使光成聰長傳敕曰如外交朕之所弗肯允
矣若生奇變則宜竭國力以期掃攘也四月正睦歸
江戶家定傳敕意於列藩以井伊直弼為大老特使
正睦謂巴理曰方今所以條約之難確締者內國人
心不一且京師情狀亦然也巴理答曰兩國協議已
締盟約而後以人心不一延定期萬國之所無而史
書所不見也大府若不能證信則僕等直詣京師決
之而已五月家定賜書於陂理報國情於米國大統
領曰書復亞米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殿下貴
國屢求兩國修睦交慰弗斛且現今派領事官陂理

為使節齎書誅彼兩國人民北通貿易以保永寧意旨懇欵感荷無已乃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期日不得不緩者以有我闔國會同商議之事也幸諒恕之巴理攜書次下田港時魯國軍艦入神奈川米國軍艦入小柴永井尚志井上清直堀利熙岩瀨忠震等往檢問之巴理報曰英佛乘勝清之威將來逼耳所欲償聽僕所請速署前約則僕敢諭英佛二艦保其無事清直等乃遣屬吏報狀於京師往復頗遲緩巴理怒擒我吏員二名清直懲等危懼遂參酌前約定互市規則十四條署印授之六月堀田正睦以下老

中連署奏外事切迫之狀於京師德川慶勝齊昭慶篤慶喜松平慶永等建議曰寧破條約敢不可違敕旨矣於是家定遣松江松山高松安濃津兵于京師備前因幡土佐兵于大阪長門兵于兵庫柳川兵于堺浦越前兵于神奈川二本松兵于富津各戍外寇要衝是月罷堀田正睦脇坂安宅以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水野忠精為老中罷本多忠民以酒井忠義再為所司代先是以家定無嗣子慶勝慶永等憂之欲立刑部卿慶喜為嗣以更張國威慶喜年長有資望衆庶屬意慶勝乃欲謁家定決繼嗣大老井伊直弼

沮之將迎宰相德川慶福為嗣慶勝齊昭慶永咸曰慶福猶幼今也朝命深嚴外事急迫立慶喜紹征夷職以慶福為之世子則世次得順機務萬全矣直弼固執舊制曰幕府故事立世子以親疎何得犯舊規即稟之家定家定遂以慶福為世子更名家茂先是和歌山氏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出襲封齊順生慶福是為家茂直弼以家定命召慶勝齊昭慶永等告繼嗣已決慶勝等憤直弼奸黠專事然直弼勢威日熾亦可以加焉直弼亦漸疎慶勝齊昭慶永及持議議上同謀其擯斥七月五日家定遂黜慶勝齊昭慶

永是時天皇敕徵三親藩及大老家定不奉敕乃遣老中間部詮勝西上入京師六日家定病篤是夜薨時年三十五直弼等秘不發喪以中納言田安慶賴為後見職至八月八日馳訃四方天使權中納言廣幡忠禮來傳敕贈家定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溫恭葬寬永寺十月詔任家茂征夷大將軍轉內大臣兼右近衛大將進正二位補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亦如前世故事家茂時年十三六年二月老中太田資始稟家茂曰臣聞各國錬武事稍有異同近時幕下諸士專繰銃法如不省我劒槍者若夫執

一法恐啓偏倚之弊或失機宜請多選德望長者居我武家茂及之命講習劍槍銃之技以資始管講武所先是時遠江守伊達宗城坐是黜土佐守山内豐信亦罷大田資始職初慶勝齊昭等之議繼嗣也宗城豐信資始協同戮力欲以立慶喜爲嗣所忌遂遭廢黜上家茂奏請獻金五千兩於朝廷以充供御且[illegible]萬兩於親王公卿增關白九條尚忠職俸五百苞米邑千石以表尊王之意是月前關乘谷等數子諭曰卿愼言之不納私奏京師遂使安島等等說公卿譏幕府秕政圖之刑部卿也大卿

之爲仕在輔佐幕府而失行在是者何也遂錮齊昭於水戶浮邸其子慶篤慶喜及太田資始黜岩瀨愿永井尚志川路聖謨淺野長祚鵜殿長鋭及齊昭家宰中山信寶等而慶勝慶永宗城豐信亦皆被幽先是捕與齊昭議者安島帶刀鵜飼幸吉小林民部權大輔等數十人下獄是時資始在職乃建議曰此輩所爲蓋出於愛國之至情宜從寬典也板倉勝靜亦曰若處之極刑則衆怨凝固恐生禍亂直弼弗聽是歲十月家茂下敎竄戮安島以下數十人

續日本外史卷之一　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二

馬杉繫著
賴復閱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二

萬延元年正月、遣外國奉行村垣範正、新見正興、以下二百餘人、於米及英佛諸國修交誼。三月三日、水戸人佐野竹之助、黑澤忠三郎、蓮田市五郎、大關和七郎、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關鐵之助、森山繁之助、岡部三十郎、齋藤監物、山口辰之助、鯉淵要人、廣岡

義次郎、稻田重藏、金子孫次郎、髙橋多一郎、髙橋莊左衛門、海後崎之助、及鹿兒島人有村次左衛門等、要擊大老井伊直弼於櫻田門外、殺之。是日大雪、不辨咫尺。佐野黑澤等數人、蓑衣奴裝、各踞路傍、佯爲訴事者狀、以偵直弼登營。蓮田齋藤關森等數人直衛直弼前、衛所十餘人、從士狼狽。佐野黑澤等窺間、忽然突起、斫輿丁、刺輿窓。直弼被創、將逃走。有村進而馘之、大聲呼曰、獲矣。衆聞之、一鬨相應、將率而去。直弼從士追躡、有村等逆鬪。佐野黑澤等提直弼馘而去。從士益憤怒、急追之。佐野黑澤等返戰、斃數人。遂被創。有村亦已受重創、自察不可逃、至和田倉門外而自裁。佐野黑澤蓮田齋藤等數人逃、詣老中脇坂安宅邸而自首。佐野病創、經數日而死。大關森杉山森山等數人亦逃、投細川齊護邸、白事之顚末。餘不知所之。初佐野黑澤等之自首也、條擧直弼罪曰、挾幼主、擅行黜陟、罪一也。苞苴私謁、無所不至、罪二也。黜尾水越、斷幕府羽翼、罪三也。遣間部酒井等誘同關白九條公、幽青蓮院宮及諸公卿、多殺亡辜、罪四也。爲洋夷所恫喝、不請敕裁而締條約、罪五也。是數者神人所與憤。僕等一死、爲天下誅之。安宅愕然、

急使寺社奉行牧野貞明鞫問曰、汝等莫乃奉前中納言命乎。不然、事不必至於此。黑澤等對曰、前中納言數上書、諫外交、而奸吏沮之、未有鎖絕之實。是故僕等欲首誅奸吏、以副天下士民之望。豈特前中納言意哉。前中納言、德川齊昭也。直弼從士等慙愧之、宣言爲直弼未死、作書上幕府曰、臣直弼登營之途、兇漢凡二十餘人、發銃拔刀以襲臣。前驅從士等防戰、殺傷過當。兇漢逃走、乃欲追捕其徒。臣躬爲之指麾、遂被創、輙不能登營焉。敢以聞。家茂聞之、以爲直弼未死也、遣使慰問其創、且賜人參半斤、充醫藥時

人竊相謂曰，由渦生已，奸黠矣。死，亦狡詐矣。乃謀諡
議之曰，直弼病劇不知愈。數不愈歟，服人參，而病無
顛已。而家茂知直弼死于道路，命諱其喪，日然其批
政矯。幕府於明年七月，削井伊氏封十万石，處黑澤
等數人。於斯是時，老中安藤信正，擬直弼遺權，擅受
賄賂，事見外人於私邸，使侍妓戲之，遂拒敕命，謀築
[illegible]山天皇宸怒。信正聞之，陰謀廢天皇。[illegible]使
[illegible]次郎前田謙助，參其陰謀。外國奉行堀利熙知
之，切齒憤歎，托事諷信正。弗省。利熙憤懣，乃因信正
身補闕老，職僅爲外國尹，其權力威望，固不可抗

也。雖然，均是國家官吏矣。甘受信正凌辱，遜從其兇
狡，不獨予之辱，亦國家之辱也。是歲十一月五日，作
書條陳其罪，以諫信正。是日自伏劍而死。議者悼之。
二年二月，改元曰文久。元年五月，德川慶篤報曰，吾
藩激徒凡二百人，亡命樹黨，據長岡驛，輒言繼故中
納言遺志，將攘斥外夷，納金四兩者，聽從軍。又諭豪
農以尚募軍須，於是游士惡漢嘯集，殆二千人，起寨
於常陸上野下總要衝，方成掎角之勢。因使人採偵
其謀議。激徒分作海陸二軍，曰，一自海路進，略橫濱，
火夷館，鏖夷虜，一自陸路進，入江戶，誅吏締外交者，
濟世安民，更張皇威，以[illegible]中納言志。雖事似冒昧，
其情不測。敢以聞。於是江戶及橫濱戒嚴，家茂下教，
使慶篤追捕其徒。堀田正頌、岡部長寬，警焉，而堀直
賀自北道進，榊原政敬警焉，堀田鴻之丞備下野，
戶田忠恕備于南道，各發兵，遮常野要衝，家茂更部
署麾下士卒，扼江戶諸橋，以備橫濱、麻布、高輪、三田
等外國人旅舍。三月，家茂自西城徙牙城，以備[illegible]變，
益發兵追捕激徒。激徒有賀重信等十四人，潰圍潛
入江戶，襲高輪東禪寺，斫英卒三人。東禪寺英人所
舍，看護郡山藩、西尾藩兵，與麾下將士俱禦之。激徒

健闘，我兵多死。重信亦遂死之。餘或就擒，或逃。因雾
有榊鉞三郎者，自言，僕等不忍坐視神州爲夷狄所
辱，已決心於尊攘之大義。然不足以震國威於海外，
故表微忠寸武，以開攘夷之緒也。故死報國，志士之
常耳。請諒察之。家茂命郡山西尾二藩發兵，捕餘黨。
英國領事聞變，讓安藤信正曰，日本政府無規制，士
民橫逆至此，不可復說也。乃與米佛諸州合兵，將以
問激徒罪。信正等諾之，百方說諭領事，不服，乃迎英
兵於橫濱，都鄙恟恟。因賜洋銀三千元於英卒遺害
者遺族，使信正謝激徒罪，事乃平。十月，英人請曰，自

神奈川至長崎箱館洋中多暗礁。各国測量水路以便航海。家茂然之。乃差吏與英人俱測量航路作圖頒之諸藩。是月英人築館舍於御殿山。十一月會津親子内親王東下。尚家茂。其生母觀行院。又典侍庭田氏從之。觀行院故大納言橋本實久女。仕仁孝帝受寵。生親子。帝崩後削髮稱觀行院。至是與親子同車入幕府。二年正月。激徒河野通桓、平山繁茂、小田朝儀、高畠亂正、黒澤保高、河本親忠、河邊元善、大橋正順、兒島強介、横田祈綱、横田昌綱、石黒簡齋等十餘人竊相議曰。安藤信正紹井伊氏遺意。親昵洋夷。

貸之殿山地。使京尹酒井忠義幽公卿正言者。而陽奉攘夷命。鶩降皇妹。其實係威力攘奪。以謀張幕威壓民心。尚且竊令塙次郎、前田謙助等。搜索廢帝故典。大逆亡道。遂使大幕至奉外夷正朔。受其政令也必矣。豈忍坐視之哉。寧一死爲天下殲元奸。乃書之策。十五日黎明。通桓、繁茂、朝儀、亂正、保高、親忠等六人各懷斬奸趣意書。潜伏坂下門外。以俟信正登營。要擊之。信正從士力拒。通桓以下健鬪皆死之。信正被創僅以身逃。元善悔後其期。詣毛利氏邸。自實於林小五郎自截而死。小五郎後稱木戶準一郎。爲人

慷慨。愛士。元善憑以死焉。蓋欲受其知也。而正順以下。或就縛。或逃亡。通桓初仕藩刊照刊照之所寺也謂通桓曰。君豫門下高汝須照之。通桓深含之矣是誠其宿志云。明年十二月。有人斬殺塙次郎於田次郎與前田謙助承安藤信正逆意。搜索不可謂之故典。其罪當萬死。因加天戮也。當是時。激徒嘯集京畿。張皇攘論。曰天誅。自古武家爲政。名分錯亂不一。而供御廣費。宮闕不完。勘吏等因緣爲奸。以自利。公卿困乏。手力糊口。何其乏耶。乃誘同公卿。將以舉兵。京畿騷然。於是毛利慶親上書諫家茂。弗省。二月

增酒井忠義封一万石。罷老中本多忠民。以水野忠精、板倉勝靜爲老中。釋慶永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罪。使慶永及松平容保參幕議。因罷德川慶賴後見職。蜂須賀茂韶上書曰。膠柱之說。不足以制人也。而初拒外國要請。及其劫請。皆許之。遂開港於近海。建館於内地。殆陷腥羶域矣。乃竟所以取亂。一言也。近時激徒嘯集闕下。人心向背於是乎可見矣。側聽天皇逆鱗。大使將東下。雖事係外務。顧君臣信義。國家安危。亦與焉。則除舊弊。作新氏運。天下幣治之大策。實在今日也。而生釁釀亂。蹉應仁覆轍。亦在今日

也事機易失間不容髮請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
事矣如松平春岳鍋島閑叟藤堂高猷伊達宗城皆
有所長而閑叟殊有賢明之稱宜使之參廟議麾下
亦不乏其人也故德川齊昭故島津齊彬等才識不
凡嘗所建議必有可參酌者矣且採三家三卿意見
諮詢列藩究明公私二字可以伸朝廷尊奉之大義
也昔者北條時宗以鎌倉執權擯斥蒙古入寇全金
甌其功勳不為小也矣今也將軍在征夷之職功烈
不及時宗豈可不慨嘆耶敢陳管見以備采擇曰將
軍宜入覲謝皇妹降嫁之恩曰頻年物價騰貴皇宮

供御不得無欠乏也宜進獻倍舊額曰宜修歷朝山
陵厚忠孝之風曰四方激徒憤受外侮故妄唱攘夷
犯幕法其跡雖可憎而其情可恕矣今也重罪之恐
激生奇變請寬假之使激徒各安其所是亦以權制
宜也曰置蕃館於殿山使彼占據要衝掎角海陸矣
而我品海砲臺屬贅疣非計也然業已許之請諭以
他地代之曰增築內海砲臺設林藪溝渠於諸港以
備火攻曰江戶人口倍息家屋稠密隻有火災請下
教使寄寓者各歸原籍則游民省焉物價低焉曰參
酌古今兵制賦課万石出士卒幾人馬幾匹合之麾

下兵將軍時觀其都肄宜躬督之曰海防至重乃托
海外各國造數十艦使麾下士卒就彼學操船或北
巡魯西亞國境或航朝鮮廣東香港呂宋爪哇諸島
自我開貿易以償損貲曰置造船鑄砲場於五畿七
道使工人習熟技巧書已入而弗報毛利慶親子定
廣藤堂高猷等亦上書請將軍入朝以副中外之望
也弗報是月脇坂安宅再為老中六月左衛門督大
原重德及島津久光奉敕來傳家茂入朝之命且議
外國事務家茂拜天旨因黜老中內藤信思久世廣
周及所司代酒井忠義等嘗誤朝廷尊奉之大義以

貴已並免其職以松平宗秀為所司代宗秀稱病不
赴任遂辭職家茂隻延見慶勝慶喜慶永與議國事
七月家茂命老中板倉勝靜等大行黜陟慶喜為後
見職慶永為政事總裁蓋奉詔旨也八月牧野忠恭
為所司代赴任京師九月以松平容保為京都守護
職給官俸五万石容保辭以國在東僻家茂使慶永
諭拜命是月家茂命井伊直憲刑其臣長野主膳尋
免直憲京師護衛初主膳之仕直弼也姦佞狡黠以
得寵安政中受直弼密旨潛入京師主膳以善和歌
結惟京師大夫士遂與九條氏侍臣島田左近謀矯

言枉事以岡朝旨變更且放陰謀挫正議徙於是激
徒等憤恚竊狙王臣而未獲至是被刑當是時列藩
困凋弊家茂下教緩其會同期使其妻孥各就于國
又釐華衣服制度務省華飾十一月德川慶喜任權
中納言家茂下教削安藤信正封二万石久世廣周
間部詮勝酒井忠義封各一万石黜堀田正陸松平
賴聰松平宗秀松平乘全等以下嘗阿黨井伊氏者
數十人以謝幕議失當罪於朝廷請自貶官天皇優
詔弗允其貶官是月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
公知土佐守山内豐範奉敕來宣曰宜除舊弊釐華

政体以安宸襟曰以明春朝於闕下可會同諸藩俱
議攘夷策家茂拜詔以重禮遣歸實美等乃以戶田
和三郎補山陵奉行命修理其荒廢和三郎西上直
興工詔任和三郎大和守賜封一万石和三郎名忠
至越前守戶田忠恕支族也十二月松平容保赴任
京師是月激徒縱火於殿山燬英館家茂驚悸命德
川慶篤奉行戊午敕旨慶篤曰至今奉之抑晚矣因
辭命焉家茂乃使一橋慶喜詣京師候朝旨且遣榎
本武揚赤松大三郎內田恒次郎等於和蘭傳習操
船術三年正月以鍋島齊正為文武總裁初齊正以

議國政忤幕旨被罪致仕号閑叟至是奉職是時慶
喜已入京師館於東本願寺激徒等憤攘夷則不決
責慶喜慶喜乃報曰吾待將軍入朝而後決也斗激
徒等不可焉當是時游說者以激烈為正義以排幕
府為勤王以依舊拘法為因循先者唱之後者和之
層層相架慶喜容保等憂之謂幕政失當之所致也
然攘夷至難而勢不可回也乃欲賴島津久光謀開
港肥後人轟武平聞之與長門人久坂玄瑞等過關
白鷹司氏促攘夷期是時四方激徒聚京師者數千
人以慫慂攘夷慶喜益苦之乃議曰激徒之情在憂

國宜辨其志而戒其行也三月家茂入京師館於二
條城尋入朝獻金銀貨幣及器具以慰宸慮且親王
公卿以下獻遺有差寬永中家光入朝儀衛太盛方
今天下多事國家疲弊以故朝儀多從省畧先是慶
喜入朝將有所奏請國事局議員沮之已而天皇賜
謁公卿羅列慶喜進奏曰肯請國家事務依舊委將
軍不然則將軍不必朝天皇制可焉慶喜拜謝將退
敕曰事務委將軍須勵精速攘外夷也慶喜拜命而
退由是家茂名望稍定初待家茂入朝將褫其職慶
喜謀知之故有此奏請云是月天皇幸于賀茂廟親

祈攘夷家茂率諸侯扈從家茂未西也以攘夷期已
迫自限以在京十日徳川慶勝時在京師上書留之
家茂逡巡徳川慶篤亦奉詔西上拜攘夷命無幾遂
江戸出羽人清川八郎江戸人安積五郎等唱攘夷
于江戸編新徴隊其部下五百人將襲横濱夷館遠
近騷然扈家茂在京師者日夜内顧或勸家茂東歸
慶勝容保憂之因鷹司輔凞三條實美等請留家茂
是時島津久光松平慶永山内豐信伊達宗城等相
尋就國以攘夷期已迫也四月天皇幸于男山將授
攘夷節刀於家茂家茂心憂之乃以病不扈慶喜代

之扈焉亦稱病俄發至淀而還天皇不懌而攘夷詔
令益急先是薩人殺英人於武州生麥至是英國領
事來責其罪徴償金亦太急慶喜乃曰用戰何以償
金焉容保曰可正名而後攘斥之也然償之有限不
可使彼饜其慾諸老皆然之島津氏聞之請與英人
戰在廷公卿亦多執不可償之議時有流言英佛將
攝海家茂危懼奏請至大阪尋巡視紀淡攝播沿海
議扼要衝修守備有人説姉小路公知曰將軍之南
也陽爲海岸巡視終稱病圖其東歸也公知驚愕以
達天聽即詔公知及毛利氏偵其擧止家茂輙不得

東也已而詔以五月十日爲鎖港期大納言徳川茂
徳留守江戸致書家茂促其東歸東人皆謂朝旨多
不便將軍久留京師徒損幕威耳已而英人與佛人
帥兵艦來徴薩人償金五十万元諸老苦之日待家
茂東歸聞攘夷期已決皆稱病無一人視事者茂徳
欲西上奏請償金慶勝聞之使人留茂徳于途茂徳
遂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慶篤致書關白鷹司氏報
議決於不償鷹司氏奏之老中松平信篤井上正直
在江戸將授償金於英人會老中小笠原長行至自
京師長行謂先鎖港而後償金信篤正直等不可長

行乃至横濱説各國領事曰國人素不好外交動殺
傷外人天皇憂之欲鎖諸港絶外交卿等其諒之領
事對曰條約已成誓以莫或渝今輙渝之以生毋望
之事則恐有毋望之變吾儕奉本國命而來安得縱
斷大事退謀之本國如其裁決僕唯從本國議耳長
行憂苦遂決授償金議當是時慶喜奉鎖港勅東下
途聞償金議決急至江戸召老中及神奈川奉行等
論駁之諸老無敢應者神奈川奉行某陳其状勢不
可回慶喜聞之以其出于不得已使人授洋銀四十
万元于英人以償薩人罪五月家茂自大阪入京師

時攘夷期已過而東報未至傳奏廣幡忠禮飛鳥井雅典責家茂曰攘夷期已過而未奏拒絕之實宸襟不爲安也家茂不知所答慶勝等奏曰嚮遣使關東以督促而其報未至請姑恕焉若夫遷延不奉命則將軍東下親圖之耳時慶喜在江戸不能拒絕外交乃致書于京師奏請曰賤臣無似叨蒙朝眷而未決攘夷勝算亂爲大方所疎臣日夜淬勉欲以報万分而才短智淺終不能審勢知機唯恐不堪負荷因辭幕府後見職以謝尸位罪帝允六月小笠原長行率關東兵千餘人海路西上將入京師朝廷聞之使忠

禮雅典謂容保曰宜出兵留之容保對曰圖書頭非必抗命者何用兵爲已而長行率兵至淀淀人拒之長行不肯朝廷驚愕詔停其入京板倉勝靜馳至淀按問長行意長行曰事已迫矣請見將軍陳之願鎖港太難欲陳臣所視形勢以定廟議家茂怒其暴慢命却長行于大阪乃奏請東下親決外事天皇允可焉八日家茂發京師至大阪將海路歸江戸會外國奉行柴田貞太郎來稟英事家茂益怒使慶勝容保等按其罪十三日家茂航歸江戸尋免長行職幽之大阪黜其屬吏水野井上等數人以答敕意先是或

稟鷹司輔凞曰幕府授償金於英人遂誤鎖港期皆長行之所爲而自率兵欲劫制朝廷以逞私議宜爲之備也輔凞危懼朝議紛擾遂及之云無幾英艦入攝海鳥取兵擊之英艦不戰而去是時幕府諸老已與米英佛以下七國私締盟約天皇宸怒不已乃詔責之曰鎖港自今可限三十日七國不却則宜擯斥之勿使億兆蒙醜夷風塵也信篤正直等皆謂事難施行且俄絕和蘭何也衆議不決天皇敕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京師守護一日不可欠也因使禁裡守衛小栗政寧齎詔東八月詔大阪城代松平信古

曰夷艦入于攝海則速可擊却之遷延勿失機信古拜敕意謂幕府嘗下教勿浪戰焉今也朝命幕令不一吾何以酬國家乃稱病不視事是月十二日詔布大和行幸令容保等沮之十八日更詔停行幸令九月詔以熾仁親王爲特命攘夷敕使使池田茂政從之茂政上書奏曰將軍與慶篤慶喜等皆奉攘夷詔而不奏實功者事体至難矣今也親王監軍必奏實驗然臣與慶喜等爲戚族如嫌疑何請免此行更命臣以一備邊海守衛必嚴防禦以贖今日之責於是朝議遷延家茂聞之急馳使奏鎖港已決於是詔停

攘夷特命使。是月。家茂賜金五萬兩于容保。充在職經費。是時鎖港期復已迫。江戸戒嚴。家茂命關東諸藩備海岸。且下教沿海村邑。使老稚婦女避變。先是松平慶倫欲東下從攘夷。至是停其行。蓋以攘夷議已決也。十月。松平直克爲總裁職。城上野前橋。關東激徒集于江戸者。貼書各所。數詐德川氏祖業將墜。家茂以新徵隊屬酒井忠篤。命捕激徒。十一月。江戸牙城罹災。家茂避火于清水邸。尋徙田安邸。關白二條齊敬憂京師動靜不定。與容保及所司代稻葉正邦等議。使永井尚志促家茂西上。家茂命慶喜先詣京師視事焉。日遣外國奉行池田筑後守等於歐米各國。議鎖港事。筑後守眩英佛國俗之壯麗。遂不傳命而還。家茂怒辱使命。命賜筑後守死。十二月。家茂下令諸道曰。行旅不擁契符者。勿許往來矣。以備激徒横行。

續日本外史卷之二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三

馬杉　繫　著

賴　復　閱

德川氏正記

德川氏三

元治元年正月。家茂西上。總裁松平直克大老酒井忠績以下從焉。天皇使中納言野宮定功賀其入京。十四日。家茂率諸侯入朝。獻眞劔一口白銀千枚綿千把皇子准后親王公卿以下。獻遺有差。天皇召家茂於簾下。賜宸書。書曰。嗚呼汝視方今形勢以爲如何。内則紀綱廢弛。上下解體。庶民苦塗炭。國家將傾。而外受驕虜凌侮。殆罹呑併之禍。其危如累卵。又似燃眉。朕思之。日夜不能安寢食也。豈不堪咽嗚乎。汝以爲如何。是非汝罪也。朕不德所致。而其罪在朕躬矣。天地神人。其謂朕何焉。如此而安得覲祖宗于地下哉。朕愛汝猶子也。汝須視朕猶父也。其親睦厚薄蓋関國勢挽回之成否。豈非重耶。嗚呼汝夙夜焦思苦慮。可以副天下人民意望也。夫醜夷征服者國家大典。遂不可不興膺懲師也。雖然無謀之征戰非朕所好也。議所以然之策。可以聞焉。朕詳論其可否。欲

以定之。良圖矣。傾自古振起大業。皆先在得其人。朕視凡百武將。雖其人不少焉。而如會津中將越前中將島津少將伊達前侍從上佐前侍從等。頗忠實純厚。思慮宏遠。足以任樞機也。朕愛之猶子。汝等宜相親昵。與計大事也。朕與汝誓欲挽回衰運。上報先皇在天之神靈。下救萬民塗炭之愁苦。無其功績則朕與汝之罪也耳。汝其勉旃。二十七日。家茂入朝。再賜宸書曰。朕夙踐天祚。忝受萬世無缺之金甌。每恐背皇民之心。就中嘉永六年以來。洋夷來港。妄逞猖獗。國體殆不可言也。而物價騰貴。生民有菜色。是誰之

過乎。雖然昇平二百年。武威不足以制壓外寇矣。欲俄擧膺懲師。恐罹匪測之禍。是以擴充朕意。釐革幕府十餘世舊典。使各藩省冗費。造巨砲堅艦。則非獨朕之幸。亦國家萬世之幸也。然三條實美等信匹夫激說。不察宇内形勢。不思國家危殆。矯朕命。恣布攘夷令。將以興討幕師也。且毛利慶親臣宰等愚弄其主。妄砲擊夷舶。晴殺幕使。私誘引實美等於其國。狂暴無所不至。皆朕不德之所致焉。實不堪慙悔也。朕又謂我國所製砲艦未足以挫夷膽焉。莫天下一敵愾。待砲艦製備之日。而後絶外交以副朕意。家茂拜

宸書乃奏曰嘉永以降國難薦臻乃反求于與約上以諭臣家茂感泣顧以不肖之資夙辱重任紀綱不振內外紛亂致惱宸衷惶懼何已臣家茂竊奉鎖港攘夷敕而未奏其實功屢蒙譴責焉豈有容身之地乎而尚辱宸顧欲與天下士民同心戮力以盡臣民之道洗除二百餘年舊弊整嚴威武撫馭侯伯欲務禦外夷輕侮以副敕意臣家茂謹請安宸襟天皇嘉納焉時人聞之稱曰反覆綸旨蓋與往日所出詔令大異其旨以故西南諸侯多疑之是月詔拜家茂右大臣左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尋陞從一位二

月家茂增容保封五万石命為軍事總裁以海陸軍屬之以松平慶永為京都守護十八日家茂下敎斬大和五條及但馬生野俘囚平野次郎等三十餘人于京獄是日雷雨晦暝暴風發屋京人以為忠士刑死之祟焉詔曰沿海守備攝播尤急宜整內政定民志以嚴海防也家茂拜詔布告列藩當是時毛利慶親使人詰詔令前後變換家茂拒之於是議翻覆綸旨者遍于西南家茂容保及尊融親王等憂之先是池田慶德秋月種殷長岡護久長岡護美德川慶勝等皆欲執前敕謂事皆出于容保尊融等意於是南海鎮西侯伯多通意毛利氏者家茂不知之皆許容保尊融欲以運天下之大籌慶喜慶永等亦陰惡之毛利慶親使人謂家茂尊融等曰詔令前後其旨皆何乎世未保無如石敬塘者請藩之家茂聞之訴德川茂承備大阪以慶喜為禁裡守護及攝海防禦使免其後見職乃宣言曰是舉也奉詔令備外冦其意蓋在排毛利氏也當是時毛利氏臣僚脫其藩竊入京師圖容保等容保懼托病請辭職就國四月又慶永罷守護職家茂使容保再充之以稻葉正邦為老中松平定敬代牧野忠恭為所司代有人誣尊

融行咒咀而薩人會人干豫其事朝野繹騷是時伊達慶邦以下諸侯多就國乃敕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命為特使政令歸一以鎮人心也然如國家大計必一經奏可而決也如其鎖港攘夷則義勿必緩武勿太忽其處實美慶親等也一切委之汝須以寬典哉其事速安人心家茂奉詔已而上新法十八條其畧曰年獻米二千苞充神宮供御曰將軍紹職諸侯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侯貢土物於朝廷曰西藩會同者先朝于京師曰親王大臣之薨也四海遏密音曲曰廣拓內裡曰停皇子皇女為僧天皇嘉納焉

家茂又奏請獻米十五萬苞充供御詔許後命五月家茂發京師下大阪巡視海岸乘入京師請辭還江戶詔允之是月家茂還江戶水戶人藤田小四郎田丸稻之右衛門等聚兵於常野間欲除其藩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閣老騷擾家茂發兵令水戶藩主德川慶篤又其近藩俱討之藩山國兵部為先鋒其銳幕兵沮喪不敢前水戶藩老武田伊賀亦往戶即往撫之市川黨拒伊賀伊賀憤甚而發兵擊市川黨田丸在筑波山聞之率兵援伊賀屢破幕兵及市川黨六月毛利氏藩老福原元僴等率兵至伏

見請赦三條實美等七卿及慶親父子入京弗省元僴乃條尊融容保罪上書請清君側容保與慶喜相議使永井尚志及容保臣飯田某諭元僴曰汝等率兵抗疏事體不安宜速撤兵不然則當有擯斥耳元僴怒七月十九日昧爽與國司親相分兵入京師直犯禁闕我兵殆破島津氏兵援之擊元僴親相等走之獲慶親父子軍令狀且擒長門人村岡伊助詰問其藩狀伊助曰藩主慶親晴直嗣子定廣和柔人心不和初筑前人眞木和泉平野次郎等唱攘夷說憑慶親激徒東之擯憂國者稱為因循妄招集游士托

攘夷編制新兵呼曰奇兵隊其殺幕使此徒之所為也人曰三條實美等七卿在三田尻中山忠光亦時會之忠光今在長府又曰支藩長府德山等條隷不能制事而清末微弱無自守之心又曰長防兵卒殆數萬而精銳者不滿一萬餘其他皆烏合鳥集而已又曰益田右衛門等沮吉川監物宍戶備前忠諫愚弄慶親父子遂斥備前輩欲除其黨僕與備前同志會明倫館作書諫慶親父子弗省客月福原越後之東也使僕從之僕不審事情輒與越後俱至伏見及兵起覺悟將屠腹顧與暴徒並死世謂之何乃忍

等就擒欲以陳國情雪主冤如十九日暴動實慶親父子之所不知也然暴臣犯闕追討固不可逃矣願僕先於大師與在國忠臣戮力以誅姦人表乎素未了之志容保等弗聽命刑殺伊助詔曰毛利慶親使其老福原元僴托言控訴敢謀不逞國司親相突進驟擾皆出慶親父子意其追討之家茂拜詔八月使伊達宗城傳命于毛利氏曰慶親父子當屏居待命焉慶親乃使其族毛利元純鋼元僴等十餘人無幾詔削慶親以下官爵家茂下教討毛利氏乃部署肥筑薩藝以下二十一藩兵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為

總督松平茂昭松平康恭。副之。命先發。而家茂亦將親總之。乃毀毛利氏第邸在江戶及京阪者。捕其邸吏。九月。家茂下命。諸侯再致妻孥于江戶。是月。給容保月俸一万兩。定敬五千兩。以充京職支費。既而家茂將朝京師。當是時。西有征長師。東受常野亂。幕議紛紜。十月。慶勝茂昭等入京師。尋至大阪。置牙營於安藝廣島。下令山陽山陰南海。以十一月十一日。會師廣島。十六日。慶勝至廣島。以十八日為攻擊期。先是慶親致恭順謝罪意。斬元僩以下十餘人。請還三條實美以下五人于京師。慶勝召吉川經幹等。令四

事。曰。可速毀山口城。曰。宜出實美等五人於封外。曰。慶親父子可自來謝罪。曰。可鎮激徒以禦國亂。經幹拜命。而退。因處其事。十二月。經幹至廣島牙營。告四事皆奉命。毛利隱岐等亦尋至。呈慶親父子及三支藩謝罪書。於是慶勝使其老成瀨正肥率兵千餘人巡視長防二國。及山口城。而撿慶親父子恭順狀。傳命諸軍解兵。是時。水戶藤田黨及武田伊賀等將西上。訴哀于京師。連戰破沿道諸藩兵。至越前敦賀。慶喜自將出軍近江海津。金澤會津桑名福岡小田原兵屬之。且命其近傍諸藩。出兵守要衝。伊賀等不知

所為。遂投前田氏陣。呈書請哀。慶喜弗允。乃命前田氏幽伊賀等八百人於敦賀。凱旋于京師。明年二月。命前田氏悉斬之。慶應元年正月。慶勝以下發廣島。抵大阪。征長兵皆就國。先是家茂欲航至大阪。自處長門事。而幕議不決。乃曰。長門事已定。將軍在江戶處之亦無不可也。遂不西。已而慶勝入京師。初慶勝之在廣島也。小倉人探長防二國內狀。報曰。慶親父子陽為伏罪以緩其攻擊期。未審其情如何。是故慶親等面縛降陣門。致城地以待命。則可也。若納支藩末家分疏請哀。而緩戰期。曠日彌久。恐諸藩解體士

氣沮喪。遂不可挽回也。一旦失機。則恐有噬臍之悔。宜速收其城地也。不肯則急討之。機不可失也。請熟計之。慶勝不省。至是長門人高杉晉作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舉兵于赤馬關。謀回藩威。事聞京師。朝議紛紜。欲徵列藩再議長防事。容保奏曰。臣請東下。促將軍入朝。而後議之。不然則事機失。支吾詔曰。方今物情洶洶。不可守護職去闕下也。因使人召家茂。是時薩摩人土佐人暗通于毛利氏。而我未之知。二月。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入京師。關白二條齊敬見宗秀正耆。曰。詔召將軍。而子等來者何乎。宗

秀對曰常野之亂措置未了故來迎一橋氏也齊敬
曰慶喜代將軍為京攝總督事係詔令豈將軍徵之
乎宗秀等恐怖不知所答天皇聞之詔曰數勞將軍
入朝然東西懸隔事情否塞豈得不召之乃勅宗秀
正耆東下促其入朝三月宗秀奉詔東下趣家茂入
朝家茂拜詔而未發四月下敎曰聞毛利慶親不悔
過更圖不良今將奉詔大舉征之沿道諸侯宜綏東
覲期以待命乃按長防地圖部署諸將所向都肆兵
于駒場野以大納言德川茂德為先鋒總督井伊氏
榊原氏屬之時德川茂承猶少德川慶篤以藩內擾

亂措置失其宜屏居焉因命酒井忠篤留守江戸城
已而茂德上疏辭總督宗秀諭之茂德不肯五月更
以茂承為先鋒總督以茂德為後軍慶勝上書家茂
請止西征麾下士勝安芳亦諫師無名諸老怒黜安
芳十六日家茂發江戸以姬路為行臺一番隊戸田
肥後守貴志大隅守以下步騎兵及河野伊豫守以
下砲銃兵以是月五日六日發二番隊米津丹後守
以下以九日發三番隊本多日向守以下四番隊渡
邊甲斐守以下銃兵以十一日發五番隊遠藤但馬
守以下砲銃兵及六番七番隊老中若年寄從兵以

十三日發八番隊山名壹岐守以下九番隊大老酒
井忠績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松前崇廣松平康
恭若年寄遠山友詳土岐賴之增山正修立花種恭
以下劍槍砲銃兵以十六日發其日家茂上途十番
隊水野伊勢守以下十一番隊老中若年寄從兵以
十九日發十二番隊十三番隊十四番隊砲銃兵以
二十五日發松平伊賀守松平彈正忠以下以二十
七日二十九日發十五番隊久世下野守以下砲銃
兵以閏五月二日發四日榊原政敬五日內藤政脩
松平光則井伊直安六日德川茂承各率兵發江戸

總軍七萬餘人乃議曰將軍屢入朝于京師今又奔
命京師自損幕威也因不謂上洛稱曰進發進發征
毛利氏之意也膳所人河瀨太宰給仕聖護院宮寓
大津竊通毛利氏乃與同盟二十餘人闚伺家茂次
膳所城刺之事覺就縛二十一日家茂抵膳所聞變
俄次大津二十二日入京師詔曰先召慶親父子即
來汝宜按問之不來則其討之汝且在京攝諮于衆
經奏議而後處之家茂奏請討毛利氏朝議不決家
茂即發京師至大阪從兵皆披戰袍擁金扇馬標而
進是日霖雨未霽暴風卷地比至淀橋金扇折而墜

地金扇馬標者家康軍中數用以勝敵矣今為暴風所折股以為凶兆矣家茂之發江戸也霖雨連旬河水瀰漫往來不便將士填咽驛路經五十餘日僅達大阪九月家茂自大阪入朝奏請西征尋抵大阪下敕徴鎭西南海將士不至辭以師無名家茂苦之是時各國公使自横濱航抵攝海稱有所請老中宗秀正耆等憚其近京師諭却之不肯遂入武庫港佛國公使上書家茂曰今貴國形勢上之叡慮不定下之列藩不服二者國之禍也嚮大府違觀宇內形勢締條約于各國然朝廷列侯各持異議故國有内亂而

大府不能鎭之客歲各國欲討長防大府停之今薩長已通使於英約開二國港而大府獨議鎖港何也英國公使亦欲面謁將軍報之也耳大府不善視之則不得不相率入于京師也僕等為貴國憂之若不允條約則各國不傳砲艦奇術貴國何以強兵不如獲敕許而固條約也夫兵強則天子將軍自貴矣開鎖之權固在貴國也速開兵庫港以解英人惑僕等之幸乃貴國之幸也大府其諒之家茂久在大阪西征議未決而内外不相協觀察國家土崩之勢深憂之乃奏曰臣不肖叨辱大任不能策富強輝威武上安宸衷下濟黎民臣族慶喜奉職闕下多歷事故必堪負荷臣將讓職於慶喜請視之猶視臣則臣亦竭股肱力以安宸衷又曰臣家茂察宇內形勢氣運日開萬國往來締條約通有無而皇國特拒絶之則如畏避者恐非持國之體昔年米國使節入下田也參酌時勢以締約變鎖國舊制開富強基址爾後下詔拒絶外交雖然戒無謀攘夷今也會征長事起臣至大阪城何圖夷艦入兵庫更請締條約曰不得命則直入京師親請之臣卻之不肯我國雖武我兵雖強内憂外患湊于一時今與各國戰饒令一朝勝之環

海皆敵連兵結怨未知實祚安危則非陛下覆育意而臣亦失控御任豈不痛哭之至耶願得申約以緩外患弗報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連署奏曰頃日外國至近畿更請締約敕裁且促兵庫開港曰幕府不能決則將詣闕説明之臣等多方緩其期然不得敕裁則不卻而勿卒動兵縱得一攘之彼必連衡來寇我彈丸之地安能支萬國兵乎伏願聖明鑑之速賜敕許詔問諸藩意見多可之者薩摩人上疏請以兵力拒武庫開港五日家茂將朝于京師東兵皆謂鎭西將士未至征長議亦沮且外國事狀切迫朝

議輒不決遷延以亘時日。不如速治裝還江戸乃勸家茂東歸。家茂欲輒東。容保聞之馳至伏見諫其東歸。家茂遂入京師詔允外國條約而特不許開兵庫港。自安政中權締條約物情洶然至是始得締約敕裁。然家茂察内外紛議終不已再奏請讓職于慶喜天皇優詔止之。十一月三日家茂自京師抵大阪遣永井尚志於廣島按長防事。尚志奉命西至廣島召毛利氏臣僚條其八罪詰之。十二月還大阪二年正月免德川茂德從軍更命留守江戸城。二月增閑白二條齊敬年俸七百五十苞以充經費。是月老中小

笠原長行西抵廣島。召毛利氏支藩及吉川氏。以三月十五日為期而不至。更以四月二十一日為期曰。遷延愆期則舉師討之。已因置牙營于廣島。四月。長門兵屯赤馬關者聞東軍逗撓不進。欲絶其糧道航海至備中倉敷縱火侵掠倉敷代官廳所在而糧粟已搬輸廣島。剽粟無寸績。長門兵不得意而去。阿部氏池田氏出兵追躡不及。長行遣廣島人櫻井與四郎寺尾清十郎于岩國促毛利氏支藩至廣島吉川氏遣其臣鹽谷鼎助等于山口説諭奉命。長行更使人謂毛利氏曰。可其光宍戸備前毛利筑前。代慶親父子而來也。支藩亦各可使其重臣來矣。我將選其藩人拘于江戸者。二十三日宍戸備前義子備後及小田村素太郎支藩老毛利伊織福間式部平野鄉右衛門等至廣島吉川氏亦使其老今田靱負于廣島。督將德川茂承欲傳命于備後等。備後稱病不執謁。長行數召備後曰。力疾可以執謁也。備後辭以病漸篤。長行乃召素太郎對曰。僕且執謁于總督不能專對其問也。詰辭焉。茂承乃召伊織等使長行傳命曰。慶親雖已誅元僴以下屏居謝罪。撫御失其宜士民敢謀亂。豈得不罰之。因奉台命處其罪。曰。削其封

地十萬石。曰。禁錮慶親父子。使族興丸承後。曰。絶福原以下後。可。檻致高杉晉作等十二人。以上三條。汝等各傳其主。其主傳之慶親父子。限以本月廿日可復命也。伊織等拜命而去。長行等以備後及素太郎遂不執謁。尚逗于廣島。疑其有異圖發兵執之。且給鹿兒島熊本福岡佐賀久留米五藩護送實美等五人於大阪。客冬實美之去長門也。三條西季知四條隆謌。壬生基修東久世通禧及從士四十八人俱居筑前太宰府。五藩看護之。故有此命。而實美等輒不奉命。茂承下令諸軍曰。業已裁毛利氏罪。然士民沸

騰熇亂其變不測宜備不虞焉伊織等已至高森驛使廣島人報茂承曰削封廢立令已傳播國中士民蜂起道路梗塞故淹留不得達命茂承聞之使人告伊織等曰不許復命後于二十日若有梗道者當以威力而過也是時毛利氏聞備後素太郎之所拘執使人問其事由且托長防紛擾拒削封廢立命茂承報其擊悍狀于大阪六月下令諸軍進兵于長防四境二兵隊及和歌山彥根高田兵與海軍合逼尾瀨川而和歌山別隊及鳥取松江濱田福山兵逼津和野熊本柳川小倉兵與海軍合逼赤馬關參將小笠

原長行航發廣島二日至小倉看督鎭西兵八日部將河野伊豫守戶田肥後守以海軍襲周防大島松山兵屬之適大島無守備我兵上陸結營據之十二日敵兵來戰互有勝敗十五日敵又挑戰我軍追之陷伏大敗松山部將佐久間一舉死之餘衆逃還廣島十四日昧爽彥根高田兵分道濟尾瀨川敵兵拒之銃丸雨注我兵沮靡會敵兵襲我後遂大潰退次于大野敵兵放陰諜挑戰我軍懲尾瀨川敗不輒進老中松平宗秀縱備後素太郎還于長門長行聞之讓宗秀曰子獨怯毛利氏乎宗秀曰非敢怯之以其

無以拘之罪縱之也長行怒督將茂承亦請宗秀失軍機報之大阪家茂召宗秀詰之宗秀對曰臣敢行秘策故不稟事由督將請臣問其宜也然臣使人諭毛利氏謝罪而未得要領乃縱備後者欲以毒制毒而獨斷行之長行實所不知也抑追徵諸藩兵諸藩不輒應或出之多弱兵與農兵而已至麾下將士則務求軍需而無鬭志且我兵多用和銃敵雖農兵亦皆執洋銃是以吾軍不競而敵鋒太銳臣竊聞之薩土七人互通款多潛匿三都搜索我情而無所遺故授旨於備後以緩敵鋒也而事至於此未見其成算

詳許獨斷縱俘罪家茂免宗秀職命幽于大阪無幾釋之命就國十九日敵分兵為二自四十八阪及松原進縱橫襲大野我兵擊却之二十五日黎明敵再自四十八阪來襲我兵駕大艦擊其後會敵別隊自瀧口進我兵在山上俯射敵兵不屈我兵敗退於大野敵已畧大竹小方玖波進據四十八阪扼守險要是役也我軍銃砲多為敵兵所獲不能復戰榊原政敬井伊直安引兵還廣島先是山陰諸軍刻日而進先鋒阿部正方至石州粕淵病俄發輒不得前遣其兵千餘人陣益田濱田城主松平武聰出兵四百屬

之敵將井上聞多以兵八百侵益田正方武聽兵邀戰卻之是夜敵將大村永敏以精兵二千來襲勢頗猖獗正方武聽兵與戰不利軍監三枝刑部及武聽隊將山本半彌以下將士多死之遂棄益田退次三隅是時軍監長谷川久三郎等數人在津和野城城主龜井茲監納款于毛利氏捕久三郎等押送長門敵兵已取益田榜曰長州領我軍日議攻擊和歌山老安藤直裕將兵二千餘人軍周布川島取兵軍長濱松江松山兵軍雲雀山而正方武聽兵軍當麻山七月敵兵將襲濱田來攻雲雀當麻二山正方武聽

兵力戰不利俱棄營而退敵兵乘勝自間道擣周布川軍後和歌山兵狼狽不戰而走敵先鋒千餘人濟周布川兵皆慓悍不可當諸軍恐投濱田以議守備直裕亦收兵至濱田濱田人拒而不納曰其兵尫弱不足恃也直裕憂苦退次鄉田村是時諸軍報急於廣島茂承遣講武所砲兵八百赴援永敏使人說武聽致濱田城武聽卻之永敏怒是月十八日永敏大舉薄濱田島取松江松山兵邀戰不利武聽亦恐銳拒之而敵鋒益銳和歌山兵聞之悸怖無復鬪志直裕輒踰備後潜退廣島餘衆多逃散正方在粕淵以

病稍篤歸福山武聽亦罹病不能親麾兵謂城遂不可保也自縱火而逃海路走出雲講武所砲兵亡發廣島聞濱田城陷途還武聽中納言德川齊昭第十子出為右近將監武成嗣至是亡其城地敵兵已拔濱田遂略大森代官廳盡略石見小倉兵將趣赤馬聞敵兵卻過田之浦小倉部將島村志津馬邀戰破之敵兵不敢再乘走舸上陸志津馬以兵二百擊之自從於中敵兵沮靡燧田之浦奪我兵仗而去是時敵別船逼門司關小倉部將澁田見某擊卻之我兵退扼大里巳而敵將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率兵八

百出據大里田之浦小倉兵攻擊不利敵兵來逼熊本兵千餘人逆戰之赤阪殺傷過當晉作聞急自將來援敵勢復振會日暮兩軍交綏敵次于大里初參將小笠原長行指麾失其宜諸軍屢訴之長行弗省至是熊本柳川部將各引兵而去久留米部將亦怒其無為將收兵就國長行危懼是夜航海而走長崎久留米兵亦遂引去敵聞之將屠小倉城城主小笠原忠幹知其不可支八月朔縱火走香春茂承聞諸軍不振屢取敗衂欲自督諸軍進戰適罹病而不果乃下令大議進擊二日我兵大舉縱左右翼進攻四

十八阪敵兵力拒會霖雨泥滑進步太困自巳至酉
左軍先敗敵乘之右軍亦殆不支俱收兵退廣島是
日和歌山彥根高田兵戰于松原及宮內皆敗退保
大野八日敵分兵為三乘風雨來襲諸軍沮喪無復
戰者遂棄大野走廣島敵已拔大野放精銳追躡我
兵所傷無算時有流言敵兵大舉來襲廣島是時茂
承以病稍篤請辭總督於是諸軍氣益沮喪茂承遂
移病退備中先是家茂在大阪臥病慶喜自京師來
省容保亦欲來省京師有流言曰公卿與激徒謀謀
將乘虛舉事關白齊敬等憂之俾容保去京師天使

飛鳥井雅典就問家茂病家茂上表請讓職於慶喜
優詔弗允乃使慶喜督征長之事慶喜奉詔將西如
廣島而敗聞累至慷慨奉詔奏請召諸藩有資望者
議長防之事帝允可之慶喜乃移手書召德川慶勝
松平慶永黑田慶贊鍋島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
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於京師十一日大將軍家茂
薨于大阪城年二十一勅賜謚曰昭德移柩于江戶
葬增上寺二十五日詔以家茂薨班征長師初西師
之起帑藏不支而師亦不利於是巨藩多不受我節
度十一月詔拜慶喜征夷大將軍進正二位權大納

言尋遷內大臣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源氏長者如
前也故事十二月榎本武揚等傳習航海術自和蘭
歸是月二十五日天皇崩三年正月皇子睦仁踐祚
四月小出大和守石川河內守等至自魯國初文久
中竹內下野守松平石見守等使于魯國也愛儂及
須免連來人種散居各處是故欲以北緯五十度定
兩國境界作地圖以紅青二色分之魯人弗聽曰何
得以此地為貴國之有以與論議之謂之滿州屬島
而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曾見愛儂人種豈以五
十度南北分之乎此地素無堺境可定而強定之則

兩國紛擾然彼此接壤而不界之亦非我之所好也
故我吏員嘗在下田請與貴國權締彼我人民雜居
約貴國措而不問焉曰他日目擊實地以議矣今也
卿等來議境界抑晚矣然無已則以阿尼和港界之
乎下野守等察其言涉荒唐遂有統全島意然不知
其地勢故不能論駁之乃約再就實地定之交取券
而歸具啓其狀故將軍家茂欲更遣使撿其地而內
國多事未果居五年魯國以我使節不至大起土功
開拓樺太島至是慶喜聞之大驚乃遣小出石川二
人於魯國執舊券更議境界魯國為不知之欲以千

島代樺太千島非魯國之有而魯人陽為其有也小出等憤怒讓其食言衆人曰不可以口舌爭也今與貴國借拓之居之不亦善乎小出等意雖論辨盡力魯人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我政府以精幾失機也終約彼我雜居而歸五月慶喜奉詔開兵庫港是時府庫已耗乏乃欲造交鈔補之還延未果以內外事務不舉府庫不支意頗沮之乃欲辭軍職還政權於朝廷九月山内豐信養痾在國使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郎齎書來上慶喜慫慂其辭職慶喜召象次郎及薩摩人小松帶刀於二條城議之二人固執

本議慶喜意即決焉於是召親藩及列侯將士告之曰昔自王綱解紐相家執權時運變遷保平以還大政歸于武門吾祖特蒙朝眷子孫紹述緒業二百餘歳傳至寡人雖寡人奉其職政刑失當不少豈非菲德之所致乎況方外國交際益盛之日政令不出于一則綱紀難立舊習不可除也是以奉還政權敢周皇國保護之基矣若夫竭天下公論與億兆同心力則海外萬國之率服也必矣是所以寡人之報皇國也汝等各陳所見勿以有胞藏焉衆相視愕然咸有沮色薩摩人小松帶刀大久保市藏土佐人寺村左

膳後藤象次郎安藝人辻將曹等在座俱勅本議乃說於中根[illegible]勝靜勝靜不知所答是定以帶刀等所說其要於慶喜慶喜頷之時十月十二日也詰旦上表奏請辭軍職還政權詔曰[illegible]中[illegible]諸侯[illegible]裁其他如[illegible]務循其可[illegible]置也[illegible]賞以下[illegible]次[illegible]而後[illegible]會[illegible]在[illegible]答保[illegible]其[illegible]英國公[illegible]諸[illegible]會勝[illegible]抵[illegible]貴國兵士多次于大阪是我[illegible]由大貴國諸侯之馭兵士也號令不整一

自[illegible]人武在大阪者或恐殺傷之禍是故使兵上各就其[illegible]消禍于未然永全交際是吾所望于貴國也勝靜答曰我國諸侯之率兵上國有[illegible]如撤其中[illegible]政府不得制之[illegible]留[illegible]曰然則自[illegible]亦在兵士[illegible]隨不[illegible]勝靜不知所答歸于京師[illegible]慶喜慶喜[illegible]上書使勝靜[illegible]進止於朝廷[illegible]力日詔[illegible]慶喜軍職解其政權[illegible]府[illegible]閣[illegible]傳奏所司代等[illegible]職而慶喜為內大臣如故容保聞之稱病辭職[illegible]之詔曰詔勅容保定敬於其國[illegible]毛利慶親父子官爵許其入京於是容保定敬等危疑慶喜

亦缺望意不平。會容保定敬於二條城。議曰近日朝
議不似往日。豈得無驕幼主謀私者耶。乃作書奏曰。
臣慶喜謹領往日詔旨。待加賀以下諸藩入朝而臣
不得與大議。遽廢幕府諸職。未知朝旨所在也。昔已
入邪肖時薩摩長門土佐安藝尾張越前兵入護禁
闕。我將士憤恚不自禁。乃以步騎兵萬餘人據二條
城將觀機而發。市民恟恟避變於四方。或說慶喜曰。
事已至此。坐自受箝制。不如退據大阪城扼咽喉以
制事也。慶喜然之。乃宣言曰。退鎮將士暴動焉。十二
日上書稟意於朝廷。是夜率容保以下將士及步騎

兵萬餘人而南。先是關東激徒在江戶者。潛匿島津
氏邸。江戶監護酒井忠篤請逮之。時常野亦報土寇
起。慶喜謂島津氏鼓動朝議。嗾使激徒以擾亂關東。
乃下命追捕之。於是諸將士在江戶者。合忠篤兵圍
島津氏邸。縱火屠之。斬獲無算。慶喜在大阪城。日夜
與諸將議後圖。乃上書奏曰。島津氏無狀。不一請黜
其藩士參朝政者。弗報。是時。公卿諸將士俱奏曰天
子親執政權。宜徵之德川氏以充經費。天皇然之。使
慶勝慶永抵大阪具傳朝旨曰。宜獻管地。解兵備以
鎮衆心。如後事則輕裝入于京師。可以請天裁也。慶

喜拜命而心危之。乃曰。獻土地。則何以養麾下八萬
士卒也。請諒察之。慶勝等不得要領。而還京師。初慶
喜之南也。留新選隊。及所司代町奉行部下數百人
於伏見驛。以窺京師動靜。且徵攝播南海兵。德川茂
承松平賴聰松平勝成酒井忠績等數藩出兵應之。
諸將奮曰。勢已至此。豈可已乎。請進掃清京師。是月
三十日出兵數千。於伏見驛宣言曰。慶喜詣京師。乃
使之為先驅。慶勝臣田中不二麿等馳抵伏見說其
將永井尚志等曰。內府入朝。宜撤兵也。因陳得失利
害。尚志然之。而不能行。當是時。慶喜眞差有東歸意。而

將士不服曰。觀機制變。將士之常耳。今也卻一步則
輸一著。不可使內府東也。因分見兵二萬為二。東向
京師。圖卻薩長土三藩。以復幕府。容保定敬部下為
先鋒。明治元年正月三日。將入京師。為薩長土三藩
兵所破。退欲據于淀城。城主稻葉正邦在江戶。其留
守田邊權太夫以死拒之。我兵失其所據。三藩兵來
擊我。部將佐久間久保田等數十人死之。督將松平
信篤咄嗟麾兵。傷其馬。馬逸。即倒于地。衆視以為信
篤死。退保八幡。敗聞時達于大阪。慶喜謂事終不可
為也。乃作手書。使人贈松平慶永。奏悚懼謹慎狀。六

日。與容保。勝靜。長行。定敬等。航海而東。十二日達于江戶。我兵已失首領。而未知之。據八幡。橋本。諸村力戰。又敗。敗兵聞慶喜東退。經紀伊。伊賀。而皆走。我將佐在江戶者聞之不懌。乃相議曰。為今之計。宜藉外國力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是所以東照公之貽謀也。輪王寺宮者。公現法親王也。或曰先扼函根嶮。下令關東諸侯。可以謀恢復焉。議未決。容保就國。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潛逃東北。與我亡命將士謀恢復。紀伊。水戶。二家將士在江戶者。亦竊通謀。勸慶喜畫戰守策。慶喜弗聽。乃召勝安芳大久保

一翁等。授手書。戒麾下將士曰。謹勿抗官軍。輙抗焉。猶刺刃於吾腹矣。遂出城。屏居寬永寺。以待罪。於是。將士或不懌。往往亡命聚兵。編隊。三兵隊黨之或潛匿江戶。或奔常陸上野。甲斐信濃。三月。東海道先鋒總督。少將橋本實梁。副總督侍從柳原前光。率官軍至品川。田安慶賴。使勝安芳出迎之。因陳慶喜恭順狀。四月四日。實梁前光入江戶城。慶賴及我將士掃道迎之。實梁宣詔曰。宜致江戶城及軍艦銃砲曰。助逆者。特宥死一等。宜斷案奏罪曰。假慶喜死一等。宜屏居水戶。慶賴奉詔。居三日。慶喜退于水戶。已而大

總督有栖川熾仁親王。帥官軍入江戶。以增上寺為行臺。尋徙西城。榎本武揚上書請留軍艦銃砲若干。以供德川氏使用。弗允。執迷者意不能平。相率奔東北。推大鳥圭介。古屋作左衛門。秋月登之助。土方歲三等為將。橫行兩總兩野甲斐信濃間。武揚亦與荒井郁之助等千餘人。以軍艦七艘。脫品川洋。慶賴聞之。遣人追之不及。閏四月。左大將三條實美來。入江戶城。召田安龜之助。傳詔。受慶喜後。龜之助慶賴子。年猶幼。乃命松平確堂攝事。而封額未定。初。勝安芳之迎官軍也。麾下士卒怒。欲刺安芳。及其獻城地兵

仗。益憤激亡命結黨。據寬永寺。五月。熾仁親王下令。討寬永寺賊。平之。無幾。詔以駿遠與羽地七十万石賜龜之助。時有流言。賊徒將奪慶喜去。慶喜在水戶恐有其變。奏請徙于駿河。屏居于靜岡城。於是士卒多從而徙駿河者。十月。詔叙龜之助從三位。任宰相中將。更名家達。後數年。詔宥慶喜罪。更叙從四位。以全家康之裔孫云。

續外史氏曰。天下之言武者。必先屈指於關東。而關東之武。顯於世者。蓋久矣。自從天慶。馴致寬治。源氏數鎮東北。每用斯武。以奏功効。遂相率隸。如君臣然。

降天正慶長之際關東之武多屬德川氏以震懾
四方勢不可復抜矣夫勇悍趫捷重恥輕死我國俗
所自有而家康養之以恩結之以信乃逞吾權管吾
利無所為而不成以此制天下之事如鋭斧斷朽索
矣亦勢之所然也後之論者不詳於此而特稱武門
之專皇威之衰者謬矣余嘗讀藤原豫樂公之論曰
當時使德川氏開府於京師則皇威之衰不止於此
而今與幕府東西相距百有餘里朝家或存告朔之
餼羊者蓋僥倖而已嗚呼公之論可謂能察當世之
勢也然時勢之推移有難固制者家康朝侯伯於江

戸以充國役而麾下將士漸驕慢大率以任俠成風
任俠猶可矣久之為浮薄輕躁乃眞率朴素之風亡
焉於是乎關東之武始衰遂成不可囘之勢譬如齊
桓晉文之業已衰釀成強秦也豈知鋭斧却為朽索
所斷哉伏見鳥羽之一敗可以見矣魏相不言乎救
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
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
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
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德川氏之擧兵於大阪以逼伏見鳥羽

豈非爭恨小故矜人民之衆乎其驕且忿可知矣乃
不免敗滅而何然前内府為人明敏西在京師殆十
年嘗審朝旨藩情輙奉還政權如脫弊屣矣天下誰
不欽仰其明敏也以之躬坐列藩右俱參王政之大
議則可謂不辱為新田氏之胤者也何圖為群下所
煽惑取反逆之名於天下豈可不謂暗且愚乎曩所
謂明敏者果安在焉是時薩長土三藩乃官軍也應
兵也以薩長土不可見焉德川氏乃賊軍也忿兵也
以德川氏不可見焉以賊犯官以忿兵當應兵其彼
勝我敗千古瞭然雖鄙野小人而亦皆知之縱令僥

倖一勝之利官軍不必棄天子而走矣挾以據西南
則不免前内府為尊氏之亜乃奉諸王立為天子尤
不免其為潤位矣然則指前内府為明敏者蓋謬歟
曰否其指為明敏者果不亡矣乃悟驕且忿之遂取
敗滅自悔其過恭順謹恪謝罪朝廷有或勸之逆者
亦皆却而弗納務鎭制群下狂暴移其不忍之心屏
跡恐之罔無復抗衡意則所以前内府之為明敏也
群下或不之察驁悍傲慢偶欲張關東之武者亦皆
誤方向而抗救亂誅暴之王師機幾乎婦人之勇也
關東之武遂亡矣嗚乎悲矣哉余非特為關東歔欷

馬。爲天下悲之。

續日本外史卷之三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四

馬杉繫　著
賴復　閲

德川氏後記
名護屋德川氏
和歌山德川氏
水户德川氏

名護屋德川氏出於大將軍家康。家康第九子曰義直，居尾張名護屋城。母志水氏，稱阿龜，男山祠官志水宗清女也。初嫁山城人竹腰正時，有一男曰正信。正時歿後，阿龜給仕家康，有身生一男，義直是也。義直同母兄正信襲竹腰氏，亦給仕家康。義直受封尾張也，正信隷之，食今尾三万石，任山城守。義直以慶長五年十二月生，稱竹千代。時家康城江戸，乃謂曰：築城郭不以巨石則不固也，治天下不以英俊則不保也。夫巨石英俊皆為國家之基礎，是以呼生兒竹千代可更稱五郎太丸。我邦俗呼巨石謂五郎太，以名兒則其英俊亦不可耶。五郎太丸年甫四歲，賜甲斐五十万石為采邑。慶長十一年八月加首服，名義利，任右兵衛督，叙從四位下。後更名義直。其弟賴宣亦賜常陸五十万石，任常陸介。無幾移紀伊，增采邑五万石。義直傳成瀨正成聞之，請增義直采邑。家康意不決，以諮諸老。諸老皆曰：以移其邑特增常陸君采地，可令也增右兵衛君采地，臣等不知其謂也。議乃決焉。傳命正成。正成曰：如此則宜移義直邑以增采地，以兄居弟下，如倫理何。家康聞之，遂增義直采地五万石，移邑尾張，命城名護屋，課其經費於諸侯。十六年，義直進從三位參議兼右近衛中將。已而會家康討豐臣氏，乃率尾張美濃兵赴大坂，居數月，豐臣氏議和，因引兵入京師。時後水尾帝幸家康二條城，義直率部下兵及三河寄騎衆護衛之。步騎號三万人。遂併寄騎衆采地，領六十一万五千五百石。於是賴宣老臣等憤之，賴宣曰：汝等勿誤焉。孤而食五十五万石，乃足矣，豈有弟犯兄之理哉。事慨定無幾，義直歸名護屋。家康尋發京師歸江戸，途入名護屋城，賞其郛郭櫓樓壯麗。元和元年五月，家康再討大坂，義直率兵從之。是歳七月，豐臣氏亡，是役也，義直在後軍，以故不接鋒於敵，深悔不為先鋒焉。已而從家康入伏見城，尋歸名護屋，歷中納言，至從二位大納言。義直生一男一女。男光友，襲封，累進至從二位

大納言。女某適大納言廣幡忠幸。光友生四男三女。長子綱誠襲封。至從三位中納言。次義行居美濃高洲城。食三万石。任攝津守。綱誠生六男一女。長子吉通襲封。有一男。曰五郎太丸。早逝。以綱誠弟繼友為嗣。繼友襲封。已而讓於弟宗春。吉通以下宗春並拜從三位中納言。宗春為人放慢不羈。好華奢。及襲兄繼友封。寵用胥吏星野彌右衛門。樂藩務。與之議。彌右衛門所言。無不聽焉。彌右衛門累獻阿媚。創游郭於名護屋。徵京師大坂娼妓居之。絃歌之聲達四境。宗春微行留連盡其歡。乃稱病潛遊京師。宿島原及

祇園妓樓。攜妓觀四條橋納涼夜景。尋抵大阪。投新町遊郭。京阪娼妓陽為不知之。使宗春恣其淫遊。宗春遂攜京阪娼妓五百人還。名護屋置之城中。日夜淫宴。委藩務於彌右衛門。彌右衛門專橫。自逞威福。於是士民困苦。訴哀於宗春。宗春弗省焉。已而之江戶。屢遊芳原街。寵娼某。遂賜扁諱。曰小春。元文三年。十二月。宗春遊芳原。日夜沈醉。行人旁午促其歸。至明年正月元日。而還。故事。是日列藩登營獻賀。將軍宗春宿醉未醒。以故不能登營。將軍吉宗聞之。命錮宗春于江戶麴街邸。宗春無嗣。吉宗使其族松平義

淳襲封。因謂義淳曰。卿勿與宗春以父子相接。吾特命賜封於卿也。改名宗勝。宗勝高洲城主松平義孝子。義孝綱誠第二子也。宗勝既入名護屋城。進從二位中納言。初宗春襲封也。正德中。將軍家繼薨而無嗣。宗室及諸老議之。德川綱條年最長。位在宗室第一。專主繼嗣事。曰。德川繼友為祖家康孟孫。宜紹職也。時家繼母勝田氏猶在焉。乃曰。吉宗賴宣孫。為東照公曾孫也。而有民望。且富春秋。不如立也。側用人間部詮房亦以為然。繼友聞之。謙辭以多病。詮房等遂迎吉宗為嗣。於是勝田氏與詮房用事。無幾繼友

薨。宗春意吾以繼友弟襲封。夫尾紀水三藩。幕府之柱石。而尾為伯氏。紀居仲氏。吾兄繼友謙讓。吉宗乘之。終以仲氏侵伯氏。何其驕乎。吾與吉宗。俱宗室庶孽。有何面目。北面事之乎。縱令不能富保四海。樂不可不極也。日夜宴遊無度。遂被廢黜云。宗勝有五子。長子宗睦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宗睦有五子。長子治休。次子治興。早逝。其餘三子亦皆夭。宗睦弟治行襲封。至從三位宰相。治行無嗣。大納言一橋治濟孫齊朝襲封。拜正二位大納言。次齊溫。次齊莊。皆以將軍家齊庶子。相繼襲封。並拜從二位大納言。齊

壯無嗣。田安卿匡子慶臧入襲封。卒無嗣。於是義建子慶恕入襲封。後更名慶勝。累進至正二位大納言。嘉永六年。將軍家定下米國上書於列藩議之。慶勝曰。合衆國使節所要請條件。僕通覽之。舉犯吾祖東照公法制。旨趣非輕也。幕府所不允焉。僕固知之矣。縱令謀一時無事。權允之。彼之貪欲無限。至竟不奪不饜之情況。瞭然乎言下。雖然粗暴抑之。恐非良策焉。僕意不如正信義。溫言謝絕之也。如此則縱令挾鄰附兇心。豈有舉無名師來伐有名國耶。若夫不服吾國制。來侵邊境。則盡闔國之力。決安危於一戰。亦

不可耶。往年魯國之要通商也。幕府不允焉。輙與米國結通商約。魯國必謂疏於甲而親於乙焉。如此則信義果何在乎。且我民心之所不歸嚮。是故斷然謝絕。以全國制。庶幾乎不背祖宗建國之意也。如其漂船流民。付之和蘭人。送還其鄉國。亦無妨焉。又曰。大凡守禦術不保。必攻之勢則不可也。然以吾脆薄木船。當縱橫自在鐵艦。其勢固不可較也。於是速命和蘭人造鐵艦。且購大砲小銃。使列藩及麾下士講習其術。協心戮力。警保護國家。是僕之所願以聞而已。然事關係皇國之安危。如其裁斷。則宜奏以仰天旨。

也。家定詢之諸老。僉曰。慶勝所言。不為無其理。然事情切迫。何暇大裁之。仰且我國太平日久。武備廢弛。未可遽待整頓也。不如姑許彼之所請一一。待武備整頓。而後謝絕矣。終約和親通商。素出家定及諸老專斷。慶勝歎曰。嗚呼。孺子誤國。乃與德川齊昭。松平慶永。山内豐信。鍋島齊正等議外交拒絕策。安政五年六月。家定病篤。因議定繼嗣。慶勝謂一橋慶喜年長才敏。衆望所屬。立以為嗣。皇張武威。亦非難也。乃登營將謁家定決事。大老井伊直弼沮之曰。將軍寢病。不可以聞焉。如繼嗣臣請當其議。於是慶勝不得

要領而退。直弼竊謂。幕府置大老。以將軍幼弱也。若立慶喜為嗣。則吾輩為尸位必矣。不如擁幼主以全自己威福也。遽迎德川慶福為嗣。更名家茂。時年十三。慶勝竊語人曰。直弼專橫可憎也。直弼聞之漸疏慶勝。已而家定下教黜慶勝。因命慶勝弟攝津守義比自高洲入襲封。更名茂德。拜從二位大納言。天皇深憂德川氏內訌。詔宥天下罪囚。家茂危懼。乃釋慶勝幽屏。稱前大納言。命參大議。於是慶勝屢登營與家茂款語移晷。文久三年三月。家茂西上。慶勝從之。乃說曰。君臣和而外夷可攘也。諺曰去者日遠矣。今

也將軍速歸江戶臣恐天幕閒生釁則幾束師當此時英國使節迫江戶責薩人殺英人罪促其賠金甚急江戶為之騷擾東人思歸乃勸家茂東慶勝發之奏請停其東歸天皇優遇家茂使慶勝輔鎖港攘夷議茂德留守江戶城東人咸曰朝命多不利於幕府將軍久延京師恐損幕威茂德乃與幕府諸老謀致書家茂促其東歸已而江戶諸老多稱病不視事茂德憂之將西上有所奏請慶勝在京師聞之使人留茂德於途茂德遂入名護屋城稱病不出尋致仕以慶勝子元千代為嗣慶勝亦移病就國元治元年十

月慶勝奉家茂命使長門讓其國人罪獲罪魁福原元僩等首級而還無幾長門人再搆兵事聞幕府家茂欲躬討之慶應元年四月命茂德為先鋒總督茂德辭曰去年慶勝奉命使長門今以吾代之如不喜慶勝者故辭焉老中松平宗秀說茂德曰非謂兄氏不善處長門事將軍優慰不欲再勞之耳卿即避嫌將不利於幕府也若使兄氏奮起從軍將軍喜可知也茂德不聽於是乎家茂再下命以中納言德川茂承為先鋒茂德為後軍慶勝乃上書於家茂曰毛利氏已刑三渠帥謝罪而今殿下親征之何也彼即有著罪則天下共討之若信細作言加憤於彼彼或有辭慶勝不肖猶且恐宗家隆替在斯舉願殿下熟計焉家茂弗報茂德遂辭命不從軍二年七月家茂薨於大阪城無嗣中納言慶喜在京師奉家茂遺命紹職乃移手書召慶勝以參大議慶勝竭股肱力而議多不協將就國天皇慰諭留之三年十二月慶喜在京師辭職尋抵大阪天皇敕慶勝及松平慶永收幕府歲入於朝廷慶勝奉命抵大阪說慶喜以朝廷既廢幕府政權歸一宜納其歲入以充朝政經費不然則列藩將不利於我德川氏且朝廷更議祿制將班

宗家於列藩上公勿惑之慶喜有沮色是月廿八日慶勝還京師以聞京師戒嚴居數日慶喜將率兵入京師慶勝乃與慶永謀使人諭止之曰聞公將入京師宜輕裝副朝旨願勿用兵馬公若有戒心僕等以尾越兵抵死護之慶喜弗省於是慶勝遂與慶喜絕曰大義滅親焉率兵護禁闕時尾張人私結黨欲以援慶喜慶勝發之賜渡邊新左衛門榊原勘解由等十三人死褫鈴木丹後成瀨豐前等十七人秩以示大義之所係

家康第十子曰賴宣居紀伊和歌山城是為和歌山

德川氏賴宣母正木氏稱阿萬上總大多喜城士左京大夫邦時女仕家康受寵稱後築山殿生賴宣及賴房賴宣幼名長福丸長福丸本為叔父松平定勝幼名家康嘗欽定勝勇壯因襲其名云長福丸甫二歲慶長八年十一月賜水戶二十万石為采邑明年加五万石十一年八月加首服稱賴將任常陸介敘從四位下十四年十二月更賜駿遠兩國食五十万石元和五年移於紀伊和歌山城更加五万石已而更名賴宣敘從三位任宰相中將先是家康攻大阪城賴宣時年十四從在後軍將進戰會聞城陷戰亦已罷馳詣家康陣告曰是役也以兒在後軍不得加一矢於敵豈不多憾耶言未畢揮淚而泣松平正綱諭曰如斯攻城豈何今日而已卿猶幼更可期他日也賴宣變色曰攻城更可期焉幼不可再得也家康聞之喜以賴宣今日之一言實勝萬矢功水野勝成細川忠興等亦在側心服賴宣偉言乃歎曰虎兒喰牛是之謂也賴宣官至從二位大納言有三男二女長子光貞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次賴純曰左京大夫賜邑伊豫西條食三万石二女適左衛門督松平信平及相模守池田光仲季子稱修理早逝光貞

續日本外史　卷四

長子綱教襲封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弟賴職賴方賜邑越前並食三万石綱教無嗣賴職入襲封未數月卒無子弟以賴方為嗣賴方更名吉宗拜從三位中納言當是時幕府無嗣吉宗以賴宣孫出繼之拜從一位大將軍兼左大臣於是賴純子宗直自西條入襲封拜從二位大納言宗直子宗將宗將子重倫相繼襲封並至從三位中納言重倫為人放縱酗酒數以侍臣遂致藩務紊亂藩老憂之時宗直二子賴淳在西條任左京大夫沉勇愛士用意民事令聞四至至是藩老等欲迎之因與重倫女婿一條輝良議請廢重倫迎立賴淳將軍家治聽之乃賜賴淳名治貞治貞入襲封為政深沉偉斷闔國向化先是燕室禦寒設爐四邊治貞厭其侈止設一爐餘悉給侍衛直房其儉德愛人如此頗有懋績世稱之紀麟公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而無子重倫子治寶襲封累進至從二位大納言治寶無嗣家齊第六子齊順自清水邸入襲封官至正二位大納言齊順未有子養其弟齊疆為嗣齊疆至從二位大納言已而齊順生慶福慶福立為齊疆嗣拜從三位宰相無幾慶福出為將軍家定嗣更名家茂拜正二位大將軍兼右大臣

於是右京大夫賴學之子茂承。自西條入襲封。拜從三位中納言。文久三年八月。茂承率兵入京師。館二條城。是時中山忠光舉兵大和。稱曰天忠黨。茂承奉詔。使老臣水野多門率兵伐之。我兵屢失利。多門傷走。茂承欲自將出討。天忠黨無幾大和平。十月。獻捷京師。慶應元年。家茂征長門。也拜茂承為先鋒總督。二年六月。茂承出陣廣島。長門人慓悍奮突。破先鋒井伊直憲榊原政敬兵。將來襲廣島牙營。勢殆不可支。時家茂在大阪城罹病。茂承危懼。遂引兵還大阪。復無西顧之意。明治元年正月。前內大臣慶喜舉兵

大阪。茂承欲佐之。出其兵三千。陣天王寺。無幾慶喜東走。其將佐臣僚。亦皆逃散。或南入紀伊。乞哀。茂承事聞。京師天皇詔。問其嚮背。茂承恐懼。上疏表其無貳志。

賴宣弟曰賴房。居常陸水戶城。水戶德川氏是也。賴房賴宣同母弟。幼名鶴千代。生甫四歲。家康授常陸下妻十万石。為其采邑。慶長十四年。更賜水戶城食二十八万石。十六年加首服。名賴房。叙正四位下。任左衛門督。兼少將。後歷參議。至正三位中納言。賴房有十一男十五女。庶長子賴重。任右京大夫。氏松平。別賜常陸下館城食五万石。後徙於讚岐高松城食十二万石。賴重弟光圀為賴房嗣。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次賴元賴隆賴雄。亦賜封有差。光圀英毅好學。勵精圖治。下士愛民。著書幾千卷。皆傳於世。夙慕泰伯之風。嘗謂賴重有疾。雖兄。別賜封上。而不襲本封也。吾意不為安之。乃納賴重長子賴也。亦為世子。賴世更賜名綱方。拜從四位下左衛門督。未幾而卒。年二十二。於是養綱方弟綱條為嗣。因出長子賴常為賴重嗣。寶永五年。加賜光圀秩七万石。併食三十五万石。明曆三年。光圀始有修國史之意。乃置彰考館。

招才識之士。募求天下遺書。閱歷搜撿。列神功皇后於妃傳。帝大友於本記。以南朝為正統。匡正舊史誤謬。因建碑於攝州湊川。封楠正成墓。使人知其所向焉。後數十年。史成。名曰大日本史。天和二年。朝鮮國使節詣幕府。賀將軍綱吉。紹職書辭驕慢。我國怒。却其書。使節逡巡謝罪。事乃平。三年。光圀奉靈元帝勅。作硯銘。乃賜備武兼文絕代名士之褒語。元祿元年。村民殺園鶴。獄已決。明年春。光圀在那珂別館。主刑所欲手斬。因揮刀擬其頸曰。惡奴殺鶴。典刑所不宥。而乃為斬之。忽呼曰。新八來焉。新八者侍臣中村顧

言也頗言慷慨趨進光圀曰令殺此因死鶴不可復活且爲一禽殺人我所不忍因欲釋之如何頗言俯伏連稱賛盛德光圀遂釋之他日從容謂頗言曰殺鶴者死焉國有常典況殺我園所養者乎然人命至重禽鳥至輕揣其輕重法亦行其中而不忍之心油然而生故釋之顧言對曰此乃邦家無窮之福傳至他邦聞此盛德比例慕効則免於刑戮者或有其人仁愛之至其所關係亦大焉光圀自喜其爲善足嶮光圀年六十三結廬於水戸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止數人耳而人見壹过達中村顧言栗山愿安

積覺等數人尤被親昵十三年十二月光圀薨詔贈從二位大納言綱條累進至從三位中納言綱條子吉孚早逝養松平賴豐子宗堯爲嗣宗堯子宗翰相繼襲封並至從三位宰相宗翰子治保治保子治紀治紀子齊脩皆相繼襲封至從三位宰相或權中納言齊脩無嗣弟齊昭襲封亦拜從三位權中納言先是齊脩罹病藩老議繼嗣將迎清水恒之丞恒之丞者將軍家齊兵子後改名齊彊時彰考館總裁藤田彪者資性英毅峭直頗負氣節慨然奮曰東照公之所以立三親藩欲廣其血胤共輔幕府保宗社磐石之安也不幸而台德大猷二公及尾敬侯之胤既不可見則東照公之統僅係於紀龍侯與我威侯之胤萬一喪威侯之統則獨存紀龍侯之胤耳何不副東照公遺言之甚今而有敬三郎君在焉若奉清水君則奈威侯之統何已而十月朔根本敬義寄書於虎曰青山延于亦憂儲嗣不定清藩老榊原淡路家以論我之所係淡路咽曰子何不通事理之甚三藩均是東照公之胤我侯萬一有不可諱則奉幕府公子繼統何不可之有延于怫然而出云又曰郡中用事者日夜出入閣老水野忠成第事情不測倘使小野

邊氏在江戸則足以破有司之姦書辭甚激烈彪得書謂是乃我藩之大事志士損命報國之秋也直詣山野邊義觀家竊示敬義書且謂曰事急矣夫子盍謀焉義觀乃領焉義觀稱兵庫主水正義質子以門籍別受俸祿列老班彪即會二三同志川瀨教德會澤安吉成信貞飛田勝鈴木宜尊等來集杉山忠亮亦與焉乃議馳赴江戸之策蓋不稟而出境者國有典刑以故其議紛紜不決教德長於決斷輙曰使吾輩幸不死而蒙出境之罪則社稷之福孰大焉議遂決矣時義觀父義質執藩政告以實則不獲發也乃

陽爲稱疾病於靜神社義觀身具而出於是彪及川瀨會澤於山吉成等皆褻衣而出矣時既五更至長岡驛則吉成後矣蓋途要戶田忠敬也忠敬深沉有義氣即振衣與共上途三日抵江戶皆謂藩老有司不足與有爲所頼唯有支藩守山侯耳是夜義觀諸小石川邸候侯病彪等四人請守山侯邸請謁侯泣之其臣遠塚九二八周旋尤力侯遂延四人於燕室而見之具陳飛語紛紜事情不測之狀因請立敬三郎君爲世子侯謙遜持重不肯爲果斷之言徐曰宗藩大事吾不敢竭力然若其成否則非吾之所可豫言

也辭意慇懃四人感激而退然猶竊憾其自任之不腆也詰旦倶詣小石川邸陳所以不稟而出境狀尋叩根本敬義家敬義沈毅尤重節初有侍讀岡井翁者憂君侯無儲嗣屢諷言請立敬三郎君爲世子齊脩頷之然議未決因親裁其事由賜翁及翁病將死以爲敬義可托大事竊示侯書於敬義曰吾老病交至子其識我侯繼嗣有以紹吾志則幸莫大焉敬義感激許諾至是日夜憂苦雖身在下僚自任之厚可想也時桒原信毅吉田令世高須榮清吉村榮藏等至皆有志之士時吉成信貞亦來會於是忠義慷慨

議論奮發水戶同志士不期而南上絡繹相躡者三木之則跡部正生淺利定應鵜殿熊吉戶田忠敬友部好生增子敬茂大嶺六八白石又右衛門小原忠次郎山中市郎右衛門坂場時敏安島彥之允石河幹忠金子敬孝村田彌一郎秋山盛恭太田致德池原六作岡野軍藏馬場盛岡本秀佼菊池彥助後藤安兵衛小瀨軍藏等皆一時之英俊而其留水戶抑而不發隱然致禦侮力者不尠亦無幾齊脩薨諸士相與號慟欷耳侯命未有命令之鎭人心彪等復謁守山侯說曰事太迫願勿猶豫也侯曰戶田吉成桒

原吉田諸輩來責吾亦若子之所言吾不敢竭力予等勿憂也彪因舉義之所在反覆陳說不遺餘蘊既而幕府下令立敬三郎爲嗣至是群議始平敬三郎即齊昭也齊昭爲人英敏有大志竊憂國家形勢日趨衰頽然抑而不發者有年於茲一旦受齊脩遺緒入纘其統數月之間奸臣廢黜無遺佞倖便嬖驅除既盡更舉方正材能士任用耆舊故老不一年奢侈頓止質朴之風被於市野齊昭謂大將軍春秋既高請熟故事而水野忠武林忠交徒威權赫灼天下之事不易遷挽回也無已則匡正我封內俗修文奮武

裨衛幕府以爲中興嚆矢則足矣於是日夜孜孜從事於此者十六年如一日也嘗慨山陵荒廢奏請圖其修繕延欲先修畝傍山陵以序及他陵據下野廢士蒲生君平所著山陵志辨知其方位遠近上地高低適藩人桑原信毅祗役於京師躬至畝傍山詢諸土人或參考舊記以貝原篤信說爲可據始辨山陵志謬蓋篤信時山陵雖廢其趾猶存至君平時其遺趾殆亡所以有謬信毅筆其說爲一卷以上齊昭齊昭建議於幕府謂自神武辛酉元年至今二千四百九十餘年而近及庚子歲將盈二千五百年宜及斯

時修其山陵以明忠孝於天下今議者或曰尊天朝則幕府失威德是何言也山陵荒廢日久或唱忠義者孰不欲遂一抔報國恩而不爲之者蓋憚幕府也若夫謀禍難者修山陵以唱義於天下則非幕府大恥耶是故明忠孝以絕非望之念則天下人民將服幕府忠義何失威德之有幕府遂不能用焉既而天保十一年太上皇崩齊昭又建葬祭之議於幕府且寄書關白鷹司政通以言其志政通深感齊昭之忠誠取其書供天皇乙夜之覽政通以爲葬祭之禮難遽復古然若謚號則不可不奉也因議之將軍家慶

又使齊昭贊成之家慶不敢違遂奉謚曰光格天皇蓋安和天祿以來不奉謚者殆九百年至是始復古儀齊昭與而盡力焉亡幾京師泉涌寺罹災泉涌寺者歷朝山陵之所在齊昭欲因以發其佛刹清其地又謀之閣老及關白事遂不果先是齊昭剏議講兵於野幕府允之乃大蒐於水戸城南仙波原歲以爲例十三年幕府下令瀕海諸藩備外寇齊昭欲毀銅佛及梵鐘鑄造熕銃議者難之齊昭曰昔者大猷公使松平豆州毀京師大佛以鑄錢是亡他變無用爲有益也且聞銅佛能濟衆生銅鐘能戒怠惰今變

之用諸海防以殲腥羶夷賊濟神州之生靈振起天下之怠惰則其功德不亦大且廣乎遂稟之幕府幕議逡巡不決齊昭夙有興隆神教之志蓋藩祖賴房之遺意而光圀之所紹述至是神祇混祭於浮屠者務要區分明晰遂破戒僧者若干其甚罪自逃者亦若干其所謂修驗虛無僧者或轉爲祠官或降爲農商幾千人也因創弘道館使士民徧就學初齊脩在世之季年財用不足諸吏皆謂元和建櫜之日藩祖威侯猶幼倘使東照公迨見威侯之成長則其增封也必矣而我藩地境比之尾紀二藩廣狹懸隔而儀

仗鹵簿及百般事務與二藩頡頏成鼎立之勢所以常苦於窮乏也及齊脩葺財用益窮諸吏惟欲請增封齊昭曰增封者所以賞有功也夫三百諸侯之裕恩澤者皆非其祖先踏鋒鏑冒矢石則以有勲勞於社稷也今吾蒙父祖餘澤雖備員三藩未嘗有毫髮報幕府而徒以窮乏望增封何以示訓於諸侯無已則蝦夷地方乎有司愕然齊昭正色曰昔者天文中南蠻人航海抵大隅種子島是爲洋夷窺窬我邊陲之始當時稱南蠻者伊斯把尼亞杜爾土瓦爾之種屬而其針路皆自南方通故稱南蠻也所謂南蠻人

者乘我國兵馬擾亂屢航海而來於二肥大隅諸州漸布其邪教至弘治永祿際若大友宗麟小西行長唱其法布諸我西南諸州織田氏亦嘗試其法而以聰明資遂察其奸邪非正教欲禁之而不果豊臣氏始設其禁務驅除邪教之徒而洋夷狡黠潛匿各所者未盡除也東照公察其大害於國家嚴令天下搜索追捕命板倉勝重等按撿畿内及西南諸州苟奉其法者皆執而斬之京師四條河原既而又毀其教寺在京師長崎及其他西南各所者破壞其佛像及什器矣而邪教之蠱惑民心者牢固不抜至寛永年間遂有肥前島原之變凡内地之民奉邪教遭刑戮者實是前後二十八萬人云其禍毒可勝言哉大猷公修東照公舊典益明邪教之禁凡橫文之國一切拒絶焉於是洋夷不得復窺窬我邊陲也而獨以和蘭教法與羅馬諸夷異許時往來長崎通有無以爲西洋諸夷間諜使其每歲報告於幕府也然虜之桀驁頑者猶或犯我禁來窺邊陲不啻一再當是時國威方熾必火其船必幽其人於是乎不敢窺邊陲者殆百五十年以承平日久武備稍弛近時鄂羅斯英吉利二夷復注目於我而我苟一日之安或慰諭

遣之至其甚則給薪水雞菓今也徹文政攘夷令則東照大猷二公之貽謀殆荒矣夫洋夷之出沒海上禍必不測是故其武備不可不嚴焉其方畧不可不審焉是吾慨然所以日夜憂苦欲以體祖宗之遺意也縱然彼侵沿海之地燒我村落傷我人民其勢不必保久彼若擾内地逼要衝則我人民必憤怒激昂勇氣自倍苟爲之將帥者蓄其鋭因機制變以我所長禦彼所短則我可以得大捷矣抑又使彼日往來海上數千里間連艦鳴砲張虚聲以震驚内地其始也瀕海騷擾如不耐奔命者其終也肅然不動使彼

自披於往來則勢必不得不就陸地決戰。至是始可逞我志矣。是雖其大勢亦可以察其細理也。由是言之洋夷之出沒海上非不為憂而其禍未必為甚大焉。若夫蝦夷地方神州北門鎖鑰而委之一小諸侯不敢問其人民及經界諸侯亦委之商賈以網瑣末之利。豈知今而不問其經界與人民他日必來國家大害耶。吾聞鄂虜開府於加摸沙徒加進據守留都府而其先鋒既逼惠登呂府之北。守留都府之地舊為蝦夷人漁獵之場近時鄂夷亦來互相漁獵遂就其地為廬舍於是蝦夷人不得漁獵其地寬政中幕。

府吏員近藤守重按撿蝦夷地方北至惠登呂府。則鄂夷既建十字柱於是地時我藩士木村謙者亦從守重而往守重命謙拔十字柱換以木標乃大書曰大日本惠登呂府距今四十餘年而鄂夷用意既已如此。嗚呼謂北虜無圖南之志耶。他日蠶食吞併我蝦夷地方松前失其守則恐函館以北皆為鄂地是其禍與覬覦邊海者不可同日而語矣。因吾竊講其策者日已久。往時大猷公戒長崎奉行曰內地爭戰彼勝我敗亦皆一家之幸不幸耳苟寸壤尺民沒入之外夷則我日本之國辱國害孰大焉。是故雖寸土

尺民可以死守之也夫蝦夷千島本係我神州之地如其加摸沙徒加亦既用蝦夷言語則明知在源豫州經畧範圍之中也。世傳源豫州實不死於奧州竊逃於蝦夷今蝦夷俗極愚戇而歸義經則尊崇不啻安知世傳之非偶然而今鄂夷傲然據其地千島之多我僅保久奈志利惠登呂府耳。而所失之地何啻一寸一尺是為千古悲憤也是故鎮撫術不可不講焉開拓策不可不畫焉而議者或謂蝦夷地瘠鹵不可耕氣候極寒陰霧四塞。僅有沿海諸港之可居而其人暗愚柔弱不知禮義。縱令拓其地不得種穀殖

財得其人不得施教為治。以故幕府措而不問之也。是信尋常迂腐之論倘使有偉畧雄斷如舜禹者隨山伐木浚水得源直踏其中央大移內地之民糞其田耕其野以銷其陰霧。變其氣候。則愚者漸智弱者日強不出十數年。而宛然為一大國也必矣而非櫛風沐雨凌寒冒雪辛楚艱難從事於万死則其大業不易致也故雖請此地於幕府無愧於心矣因出所嘗講之策及地圖一通示之諸吏益恐怖齊昭遂書其由以謀於老中大久保忠真忠真獲齊昭書亦大驚然忠真近時良相也常慨洋夷跋扈文政攘夷令。

蓋出忠真裁斷云以故深感齊昭用心出意表廼往
復辨難者數矣以爲往年幕府以松前氏微弱不能
當折衝之任徙之於梁川新置松前奉行從事於鎮
撫開拓已而復委之松前氏今也欲嚴北門鎖鑰則
在再修往年故事耳然長崎奉行二員才得其選而
更置松前奉行恐乏其人齊昭答曰昔日東北海路
未通外夷之患獨在長崎然而蝦夷直與鄂夷接境
既通舟船路則今日之患在松前而不在長崎也幕
府再置松前奉行鎮之則社稷之福何加焉既不能
置奉行徒以苟安姑息拒吾說不亦異乎忠真持重

未有遽所對也亡幾忠真卒齊昭又謀之於老中水
野忠成忠成陽是其說忠成沈鷙有智畧慮齊昭之
銳氣不可尚暫避其鋒也而齊昭自信愈厚有暇則
按地圖審地形或托田獵放鷹習身於祁寒霜雪居
數年忽有流言曰英人將護送我漂民而至又曰清
國爲英人所侵大取敗衂其說皆出於蘭人於是乎
幕府遽廢文政攘夷令瀕海之國不得輙砕虜舶天
下有志士索然解體矣齊昭歎曰天下之事不可爲
也然若我藩不得不以盡力焉廼稟狀於幕府謂封
內民俗愚戇曰布攘夷令猶恐結交外夷今廢攘夷

令則姦商乘之貿易之弊害遂不可防也請襲文政
令以全我民幕府不能報也齊昭益修武備造船艦
新鑄大砲者數百門議者或諫之齊昭哂而不應蓋
齊昭志在極北千里之外不啻封內二十里海港也
而封內人猶不能察其遠畧則譏間之所由生未爲
亡其謂矣弘化元年四月老中阿部正篤召我老中
山信守詰以七事其一曰中納言君未絕蝦夷之念
耶由是觀之齊昭大志所以來幕府大疑也而蝦夷
之事尤爲有司所忌云是月十八日老中土井利亨
阿部正篤牧野忠雅連署傳幕府命召齊昭齊昭時

在國報已至乃謂諸老臣曰吾以庚子歲就國例當
以翌年詣江戶而如正封內經界建學校事頗繁雜
因更乞暇適文恭公薨吾請奔其喪幕府有旨遂不
果亡幾幕府大張紀綱廢政一新翕然有中興之勢
越一二月牧野忠雅寄書慫慂吾詣江戶意使幕府
用吾耶宜老中連署傳招令倘使其忌吾耶吾既不
奔故將軍喪今因忠雅一人言自請詣江戶則恐招
躁進之謗不如恬退自守以俟命也廼以實答忠雅
何圖旬日間忠雅免職賜吾五六年之暇適水野忠
成寄書曰君固不欲詣江戶故有是命焉嗚呼吾雖

無似以懿親備員於三藩際會中興之運豈無迷謬江戶以補涓埃之志耶自顧庸突進取徒為小人所譏是所以其持重而忠成誣以不欲吾詰江戶不亦異乎吾嘗上中興之議首論日光廟不可不拜也時有外虜之警幕府令諸侯嚴修兵備夫我邦承平日久金革鋤廢兵銃不完一旦補修其費不貲因上自幕府下至諸侯及麾下士傾拜廟費以充金革兵銃之用待風俗儉素財用漸足然後欲議日光之行也而老中皆謂君若不能與日光之行則宜辭以窮乏嗚呼吾藩雖貧豈少數十里行旅之費耶且吾所議

固非一國一家之事而老中疑吾之託正議以營私顧封境已正學校已就器械甲兵頗得繕備國中子弟亦漸知所方而佛教蠹民心者未除僧徒害風俗者未汰神祇荒廢者不復昔日義公定一村一祠之制毀淫祠沙汰無賴僧徒遂毀佛寺者蓋以千數矣百歲之久其弊復生焉豈可不脩遺緒以對幕府盛意乎乃發令致神祇尊崇之誠若浮屠則其如法也賞之其破戒也罰之伽藍傾頹無由其修補者毀之僧侶強壯請為吏者髮之有害於俗無益於民者務除其弊未能行義公十分之一而羣議閙沸僧徒得

罪者極口詆謗至其甚則以吾為懷異志此吾之所為動涉羣疑如此吾不復經意自信愈篤其隙講武備戒不虞者所謂外諸侯之事耳至於親藩則固宜公然示治不忘亂效忠宗室之意於大小砲鑄銃於郊閱兵於野責臣庶以實用實効毫無有隱諱也何圖讒人肉以間之抑亦危矣然大將軍英明絕倫豈信讒而疑骨肉之親使破戒不如法之僧徒甘心於吾哉汝等以為如何諸老臣惶懼不知所對齊昭曰台命至嚴不可依違於是執事結城寅壽番頭雜賀孫市側用人藤田彪等從焉故事三親藩之詣江戶

即日大將軍使老中就第賀之而是日閣焉邸中失望皆曰公必獲嚴譴時中山信守戶田忠敬藤田彪等在座齊昭反覆談論大率如曩日與諸老臣所言信守感悟將退齊昭改容曰吾不肖不能撫育士民以獲罪於幕府固所不辭但以懷異志藏禍心受譴責則不啻吾之辱父祖相承之志廢矣使吾不幸無壽則徒吞冤懷恨而死苟天假餘年則必洗冤雪辱然後已汝等其體吾意聲色俱勵信守等拂泣而退詰旦松平賴胤松平賴誠松平賴繩及老中阿部正篤牧野忠恭就小石川邸傳台命曰中納言君近來

藩政錯雜驕慢自用大將軍不懌之乃退老屛居駒
籠邸宜悔悟恭順嚴加謹戒若其襲封則命諸世子
鶴千代焉齊昭拜命藤田彪亦引罪屛居乃賦詩曰
白髮蒼顏乃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滌洋夷
血却憶常陽舊草廬是使齊昭移駒籠邸鶴千代時
年十三襲封賜名慶篤叙正四位下任少將後至從
三位權中納言已而封內士民詣尾紀二藩及老中
邸分疏請宥齊昭屛居事太喧擾齊昭聞而憂之移
手書諭之是歲九月家慶下令釋齊昭屛居然不得
與藩務嘉永六年六月米國使節巴理奉國書方物

抵相州浦賀乞通信互市幕議紛紜不決家慶賜命
齊昭起參幕議齊昭輙拜命將有所議是月家慶薨
家定紹職安政元年正月米使再抵浦賀齊昭發兵
護衛江戶城累獻外交拒絕策家定弗省焉遂決通
信之議五年八月家定寢病先是齊昭竊謂家定不
肖不能耐征夷職且以其無嗣子謀立一橋慶喜爲
嗣以張國威慶喜齊昭第七子頗有聲望大納言德
川慶勝越前守松平慶永等亦屬意乃欲謁家定定
嗣而不果家定俄幽齊昭及其子權中納言慶篤刑
部卿慶喜黜慶勝慶永先是詔召三親藩於京師至

是家定前以其幽黜不可應勅因又詔召大老井伊
直弼不應齊昭不能自已其臣安島帶刀鮎澤伊太
夫及越前人橋本左內薩摩人日向部伊三次等詣
京師爲齊昭竊請攘夷詔旨且謀以慶喜爲家定嗣
左大臣近衛忠凞右大臣鷹司輔凞內大臣三條實
萬青蓮院尊融法親王以下公卿大夫士多應之遂
爲奏請天皇乃賜書齊昭曰幕府與米國使節私締
條約事情出不得已然未嘗執進止既贈信書於米
使則失天朝尊奉之義往日徵三親藩於輦下且勅
使奏列侯意見將軍依違不奉勅如斯則不獨外夷

之患恐生燃眉之禍夫所以徵三親藩諭列侯意見
者一要公武協同國內治平也雖老中間部詮勝入
朝奏事情議不與朝旨合況際外患切迫之日黜尾
水越三藩是自斷羽翼也汝宜竭肱股力糾合群議
以禦外夷侮齊昭已拜詔書大老井伊直弼等聞之
相議曰水戶氏將以不利於幕府乃馳使聞關白九
條尚忠尚忠大驚即奏曰凡詔令之下以經關白內
覽爲朝典臣雖不肖職拜關白內覽而如賜水戶氏
詔書臣不嘗辱下問豈得非出於左大臣以下之私
意耶於是朝議紛紜遂欲使齊昭收詔書直弼等謀

知之使其中安藤信正來傳旨於我我藩騷然齊昭
嫌拒命作檄諭衆衆稍服焉乃致詔書於幕府爲延
元年八月齊昭甍齊昭剛直議論或與廷中諸帯不
合再坐事落志而終後數年天皇追賞齊昭忠誠詔
贈從二位大納言文久二年詔辭慶勝慶永慶篤慶
喜等幽黜先是我藩亡命徒據長岡驛謀亂至是慶
篤奉家茂命與近傍諸藩出兵討平之下一月詔
以慶篤爲將軍目代委以攘夷討策慶篤即奉詔初
齊昭擢藤田彪戶田忠敬今井惟典等釐革藩政藩
老結城寅壽爲人慧黠忌彪新進用事齊昭乃黜寅

壽寅壽益深怨恚齊昭修武備闢不良諸僧侶亦憤
齊昭議法言誣有其異志由是齊昭幽黜彪等被罪
寅壽再執藩政逐彪寅分黨相軋彪黨者稱正黨爲
寅黨者稱奸黨及齊昭起參幕議再罪寅壽用彪而二
黨如水火亡幾彪死齊昭亦尋甍寅黨市川三左衛
門朝比奈彌太郎等復執權彪子小四郎及其黨田
丸稻之右衛門等憤之欲紹齊昭遺志除寅黨是歲
五月小四郎等載齊昭木主率兵三百唱尊王攘夷
於四境自宇都宮抵大平山行募軍須於栃木驛驛
氏上變幕府幕府下令其近傍諸藩討之不克寅黨

訴急慶篤請援於幕府幕府發兵討之彪黨縱
火燔橡木築柴筑波山據之稱唱尊攘者四方來投
見兵號三千勢太猖獗幕兵與寅黨日夜攻之不克
然彪黨兵皆烏合號令不肅往往失軍機終不能保
也寅黨市川朝比奈等執彪黨在藩者彪黨皆亡將
訴慶篤慶篤時在江戶於是彪黨南走至小金井者
三百人幕府出兵拒之且命慶篤鎮之於是武田伊
賀亦在江戶請鎮彪寅二黨伊賀夙以讜直爲齊昭
所寵八月慶篤遣其族松平賴德鎮之伊賀從焉往
至小金井與彪黨共抵水戶寅黨將市川朝比奈等

出兵拒之伊賀軍亂乃奉賴德走磯濱大議戰守或
曰磐舟山寅黨所據而守備不嚴不如急擊之議輒
決是夜伊賀自將襲磐舟山寅黨將士多死之餘兵
潰走入那珂港伊賀乘勝追擊濟川拔港據之寅黨
將市川等訴哀幕府太急而幕兵三面環攻伊賀逆
戰殺傷相當小四郎時在筑波山欲出兵援伊賀而
兵皆烏合相謂曰吾儕所以至于此者意在攘夷而
已何關彪寅私鬪相率遁去幕兵乘間逼筑波小四
郎等苦之率殘兵三百至那珂港投伊賀軍初小四
郎舉兵也伊賀憂其輕躁將爲之謀而爲寅黨所沮

不得志至是伊賀奉賴德據那珂港合彪黨曰與寅黨及幕兵戰恐宇都宮新發田二本松高崎佐倉壬生福島棚倉諸藩亦出兵討彪黨彪黨慓悍其鋒太鋭幕兵藩兵共沮靡寅黨退保水戶城已而温言招賴德賴德欲輙往伊賀曰渠獨招公而不容臣等者其意不測竊爲公危之賴德不聽遂與從士數人至城下寅黨數賴德曰公受鎭撫命而與賊何也乃矯幕旨自裁賴德不知所爲遂伏劍而死賴德賴房第五子賴雄裔受封宍戶食一万石至是罹奇禍可憫也伊賀益怒焉曰逆豎敢爾乎因與小四郎及其黨

合兵一舉將誅滅寅黨幕府遣參政田沼意尊監軍以討伊賀等伊賀與小四郎急襲幕兵幕兵屢不利壬生兵善戰延代幕兵四面環攻會伊賀糧竭且有内應者藩兵大舉乘之伊賀謂事皆係私鬪縱令血戰仆逆豎終無益於國家不如西上入京師投一橋氏以奏請朝裁也即以見兵八百潰圍走世良田時十月十三日也幕兵追躡伊賀等擊却之是夜濟刀根川取路東山道將赴京師沿道諸藩出兵討伊賀不克伊賀進至越前時一橋慶喜在京師田沼意尊等馳詣京師惡伊賀於慶喜十二月慶喜與松平容

保大發兵扼敦賀海津二道慶喜出陣海津容保留守京師以拒伊賀伊賀苦之投前田慶寧陣乞哀慶寧不能濟遂奉幕旨斬伊賀及小四郎等八百人於敦賀至是彪黨畧盡慶應元年正月慶喜之敗市川朝比奈等竊謀恢復率其黨四百人自上野轉戰五月至越後爲松平容保守長岡小千谷諸道爲官軍所破退投會津藩拒官軍九月容保降於官軍市川朝比奈等逃歸水戶據弘道館水戶人攻之不利乞援官軍官軍輙赴討市川朝比奈等大敗僅以身逃匿下總水戶人追躡斬市川朝比奈餘黨悉伏誅至

是寅黨亦盡先是彪寅二黨相軋慶篤不能鎭之詔讓慶篤不耐藩務幽之已而憾水戶氏累世之忠特詔赦慶篤罪

續外史氏曰尾紀水三家之於德川氏猶魯之有三桓也而魯之政不振威權遂歸三桓可勝歎哉如德川氏則不然使三家輔翼宗室以置三百諸侯上尊則尊矣而不使之執政柄丁國役故寶永明和之政雖宗家不振威柄稍傾而未嘗聞權歸三家矣是所以與魯之三桓同其趣而異其勢也可謂德川氏之馭三家獲其術矣余修史續德川氏以尾紀水二家

續三家以越會二藩。而所謂德川氏三卿者。余不別敘之。所以不敘者。三卿爲内族。未嘗管土地人民。每仰給於宗家。乃尸位而素食。無足固敘者。然德川氏之置三卿。蓋在保胤統接續而已。抑家康之立制也。以德川爲宗族。以松平爲支族。而得冒德川氏者。特尾紀水三家耳。其餘子弟。雖受封分族。而不得冒德川氏焉。秀康爲家康第二子。統譜在三家上。而冒松平氏。蓋有以也。夫三家如三桓。而其勢不同。越會二藩實爲幕府柱石。而班在三家下。勢不得相拮抗也。蓋德川氏之立制大率如此。則非不獲其術也。雖然

及近世幕政衰憊。褒貶失當。所謂三家二藩者。不得相拮抗。不以竭輔翼柱石之力也。然而紀伊氏獨不容喙於其間。黙視世變。如不敢知者。豈非因家茂入紹軍職之故哉。不然。堂堂巨族。烏有視世變不爲議之。如尾水越則首唱攘夷。而其所建議。皆無非佐幕勤王矣。固其分也。當慶喜辭職。尾越二家周旋苦議。爲宗家運籌策。慶喜不輙應。於是二家慨然奮曰。大義滅親焉。相率護衛禁闕。以故其部下擧辨公私。以勤王事。而如紀水二家。亦非不辨之。然其部下或有剽悍敢抗王師者。蓋在奬勵如何歟。顧臨大節忘義者鄙野小人。固不待公私之辨也。然業已不辨之。余恐有異日誤方向者。遂不得不論之。夫幕府。天子之公廳也。將軍。朝廷之公職也。特非德川氏私有之物矣。其興廢與任免。皆在天子之大權。天子詔廢之免之。誰敢拒之。雖三尺女兒。亦所能知焉。況幕府謬政刑喪人心。非一日。慶喜拜職之初。已自知其非。遂上疏辭職。可謂察大勢者矣。鄙野小人。不悟之。或言薩長土三藩恣謀之。以逞私意。何不知大勢之甚。輙亡命所以敢抗王師也。爲其主宰者。雖曰非所與知焉。而亦不得不負醜名之幾分也。世之議者。爲紀水二

家惜之。然如紀之龍侯。水之義侯。偉業有遠光於後世者。庶幾乎二家之醜美。適足以相償焉。

續日本外史卷之四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五

馬杉繫　著
賴　復　閲

德川氏後記

越前松平氏

會津松平氏

越前松平氏出于大將軍德川家康。家康第二子秀康母稱阿萬。給仕家康濱松城。有身。初家康夫人關口氏以今川義元養女入侍。稱築山殿。生一男曰岡崎三郎。後改信康。關口氏性妬悍。會家康出徇東駿

河。關口氏時之。褫阿萬衣。夜逐之城外。時本多重次留守濱松城。夜中聞女聲太悲。俄起詢女所。則妊婦赤裸。泣于外郛樹間。重次憫之。質其事。獲實。因竊置之參河有冨見村民家。供給頗至焉。有富見後改産見。無幾阿萬分娩獲攣子。而失一子。存一子。秀康是也。秀康幼名荻丸。重次取養之。居三年。信康與重次謀。欲使荻丸謁父家康。四年家康會入岡崎城。信康時之。教荻丸請家康燕室。叩其屏障。呼父君一再次。家康陽爲不知。信康請曰。信康有弟。今將執謁父君。何不省之乎。家康乃端坐召荻丸。於是信康教荻丸

請膝下。家康執其手愛撫移時。荻丸時年三歲。家康命重次鞠育焉。蓋避關口氏之憎妬也。及關口氏及信康皆死。家康寵荻丸太甚。豐臣秀吉欲獲家康子養之。天正十二年使人請之。家康欲以與父弟三郎四郎。應其母不聽焉。遂使荻丸赴大坂。秀吉義之。是歲十二月。加荻丸首服。稱曰羽柴秀康。授河内國一萬石爲采邑。明年七月。秀康拜從四位少將兼參河守。初家康爲織田信雄拒秀吉。秀吉攻之不克。遂與信雄和。且就信雄請家康子以通信。然家康猶猜秀吉。於是秀吉恚怒。將殺秀康。家康謂鄕應秀吉請。出

秀康以爲其子矣。則義既非家康子也。然而今將殺之。是秀吉自殺其子也。家康復何關焉。秀康母氏憂之。將西上。共安否其族。村田意齋從之。竊入京師。是歲十二月。信雄使羽柴勝雅來說家康曰。卿與關白非有宿怨也。且爲吾拒關白。吾既與關白和。而卿猶東西相猜。吾不知其謂也。卿若爲吾與關白解。則幸孰大焉。家康首肯焉。十四年正月。勝雅又奉秀吉命。來問我安否。家康延之燕室。歡語移時。勝雅從容謂曰。公不西入京師已久矣。方今都下形勢非復昔日之比。則一遊獲關白父子。對晤以罄其歡。不亦樂耶。

家康曰今也見秀康余亦何語況於其父乎嘗
從故信長西上鴨水嵐峽之勝頗極覽觀無復西遊
之意且放鷹逐狗馳騁山野何暇加之觀[illegible]爲
朝參乃欲使余拜其門也家康別有意汝其代之關
白勝雅恐怖曰是特僕之微衷耳非出關白之意也
乃謝而去十五年秀康從秀吉西討島津氏平之時
年十四下野人結城晴朝無嗣聞秀康勇武欲延爲
嗣十八年春使其臣多賀谷安藝爲秀吉曰晴朝年
既五十餘未有嗣子願賜殿下子以爲嗣秀吉欣然
謂安藝曰宜納秀康爲嗣安藝心喜之乃陽問曰秀

康者何誰之子秀吉大聲呼曰秀康亦秀吉子矣亦
何問焉安藝拜謝而還是歲秀吉東伐北條氏平之
八月送秀康于結城次其館三日晴朝朝光之裔
世爲結城任右衛門督食十万石先是北條氏與
秀吉搆兵也關東諸將多屬之晴朝挺身應秀吉拔
下野諸城秀吉服其義遂出秀康爲晴朝嗣以鎭關
東已而秀康受晴朝讓襲封稱結城殿文祿元年征
韓軍起秀康率兵會秀吉于肥前名古屋無幾韓人
請降秀吉還伏見城秀康從之築邸伏見大坂時相
往來焉[illegible]年還結城慶長三年秀吉薨秀康奔喪過

豐臣氏家宰石田三成㨿其幼主秀頼專權橫恣自
逞成福秀康憤怒將討三成豐臣氏諸將亦深怨三
成家康憂之乃謂秀康曰使三成解職則何[illegible]肖
汝且勿出焉已而家康與諸將議解三成職[illegible]就封
佐和山諸將猶不能平欲遂擊之家康聞之令秀康
護送三成至佐和山以故諸將遂不發三成[illegible]就
封是歲九月家康赴大坂三成黨與憤家康專[illegible]欲
乘間擊之家康危懼時秀康留守伏見城家康使伊
奈圖書馳抵伏見發兵赴難我兵聞之將赴難于大
坂秀康諭曰止矣我內府乘天則步騎百万亦不足

以救難也吾別有策汝等且勿憂焉乃手錄其方略
使圖書急上家康家康視其書歎曰秀康智勇至此
乎已而還伏見四年家康將伐上杉景勝陣下野小
山時有飛語豐臣氏將士作亂陷伏見城家康即西
上將討之召本多正信曰予即西上景勝必追躡以
蹂亂關東不知誰當之者正信對曰智雄不動者獨
有秀康君耳秀康時歷宰相任參議乃使正信召秀
康秀康馳詣小山家康告之曰今也東西軍起予將
伐西汝且當景勝以鎭關東秀康正色曰兒雖不肖
何留于後軍爲願從父君效力西討家康叱曰西軍

皆烏集瓦合固非勁敵也如上杉氏則坂東豪族景勝幼長軍事今既老成其勇冠于天下未可容易接鋒是所以使汝當之也秀康拜命率萬人陣宇都宮景勝持重不敢來侵當是時家康討西軍于關原大克之景勝畏怖倚秀康請降東奥乃定家康時館伏見秀康西上獻捷家康感泣乃賜越前七十万石賞之六年五月秀康城福井徙居焉尋陞從三位中納言兼三河守如故十二年閏四月秀康薨年三十四秀康有六男一女長子長吉丸襲封十六年春長吉丸加首服于大將軍秀忠前賜名曰忠直拜從四位

少將兼三河守是歲九月聘秀忠第四女勝姬爲夫人十七年十月忠直黜其老本多伊豆守久世但馬守弓木左衛門牧主殿上田隼人岡部伊豫竹島周防伊豫欲訴冤于幕府主殿贊其議竊俱出福井忠直驚愕使清水丹波今村掃部留伊豫等伊豫不肯馳詣江戸已而主殿謂是露主之疾惡也遂與伊豫訣入高野山爲僧忠直宥伊豆守罪命討但馬守多賀谷安藝屬之是月十九日伊豆守率千餘人攻但馬守但馬守恚憤屠腹而死弓木左衛門上田隼人竹島周防亦皆自盡前將軍家康聞之召伊豆守及

清水丹波于幕府糾其事遂流丹波及今村掃部使伊豆守佐藩務伊豆守名富正爲人深沉有器度無幾藩論復起將士多訴幕府家康與秀忠相議謂忠直幼弱越前連亂非老臣宿吏得其人則不易鎮定焉因舉藩政托伊豆守使族本多丹下佐之丹下名成重重次子至是賜丸岡城任飛彈守元和元年五月忠直從軍攻大坂城獲眞田三省等首領三千餘級以功拜從三位參議忠直缺望自謂我父秀康爲前將軍次子乃可紹職也而僅領越前一州吾又秀康長子就封越前縱令無大功亦可以拜參議幕府

奏請官爵如此何卑吾一至此乎心深恚之時前將軍家康薨忠直縱酒放蕩數殺亡辜而不朝于幕府者數年諸老臣僚諫之弗聽越前大擾大將軍秀忠憂之屢以密旨勗之忠直不悛九年五月遂被放豐後萩原剃髮號一伯一伯子光長賜封越後光長子綱賢綱賢子綱國共不能馭其下天和中其老小栗正矩陰謀不軌將軍綱吉召綱賢及正矩親決其獄賜正矩死幽綱賢於伊豫松山其子綱國於備後福山越後國除光長從弟大和守直矩在姬路坐聞越後國亂而不能治削其封十五万石之半徙豐後日

田而幕府、附士及越後國人連累獲罪者多。先是忠
直弟忠昌有功于大阪之役、受封信濃居川中島城。
尋徙越後高田城。至是承秀康後、食越前五十万石。
忠昌歷從四位侍從兼伊豫守、至參議正四位。忠昌
子光通襲封、拜從四位少將兼越前守。而無嫡子、以
弟中務大輔昌勝子爲嗣、賜名綱昌。光通有庶子、曰
直堅。廢棄不得爲嗣。直堅情恨竊詣江戸訴將軍綱
吉。綱吉怒、廢綱昌。光通病之、因失心自殺。綱吉乃命
光通弟兵部大輔昌親受後、削封邑之半、爲二十五
万石。賜直堅越後糸魚川一万石。昌親後賜名吉品。

吉品九世齊善、以將軍家齊庶子入襲封。而無子。中
納言田安慶賴弟慶永入襲封。嘉永六年慶永上疏、
曰外國貿易、蓋係國家大禁。除漂民撫恤之外、速固
辭之可也。彼以兵威來侵、則策在必戰耳。抑外患防
禦策。在元帥得其人也。苟得其人、則收天下銅器。以
造銃砲。專嚴兵備、固守沿海。皆在元帥幄籌之中。若
夫締假約、以幾數年、則我國家之命脈、殆幾乎頹廢。
冀莫遲疑。書入將軍家定、弗報。已而天皇詔、拒絕外
交。家定依違不奉敕。慶永乃稟曰、縱令破假約、背覊
情、不可違敕意也。矣家定首肯焉。即部署諸藩兵、沿

海家定。幼有疾、身體痿痺、不能耐軍職。安政五年七
月病革。而無嗣子。慶永憂之、與德川慶勝、德川齊昭
及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相議、欲立一橋慶喜爲嗣。
爲井伊直弼所沮。無幾德川家茂立、爲嗣。乃幽慶永
等數人。慶永屏居自稱春嶽。文久二年六月、家茂奉
詔釋其屏居、擢爲政事總裁職。是時浪士嘯集。竊往
來縉紳武弁間。京阪縛騷。三年二月、慶永入京師、與
一橋慶喜、松平容保議其鎮定。於是浪士益憤激。苟
佐幕議者多罹其殘害。慶永怒、欲逮之。或曰、所謂浪
士者其黨不一。若急之則井伊氏之亞耳。慶永逡巡。

或又說之曰、攘夷期已迫。閣下職在總裁。而不速決、
焉恐生奇禍於蕭墻。慶永答以攘夷至難、無幾稱病
辭職。未得允可。俄發京師、還越前。朝議譴其輕忽。時
將軍家茂在京師。奏請宥之。是歲七月、慶永將率兵
入京師、館東山高臺寺。浪士等疑有異圖、放火高
臺寺以拒其入京。且榜大津驛曰、撒越人輜重者天
誅不旋踵。於是慶永不敢前。元治元年二月、慶永入
京師。代松平容保爲守護職。三月朝廷創置參與職。
詔慶永兼之。已而廢其職。慶永乃以病辭守護職。尋
就國。因留兵於京師、護衛禁闕。初慶永之致仕也。族

松平直廉入贅，封直廉日向守，直春子。初贅直春，封拜日向守，尋越後糸魚川城。安政中爲慶永嗣，賜名茂昭，拜從四位少將，兼大藏大輔，尋轉越前守。是歲七月，長門人國司親相等舉兵犯京師，家茂遣慶勝及茂昭於長門，讓其罪。茂昭西抵廣島，獲親相等首級而還。慶應三年十二月，德川慶喜退于大阪也，慶永與慶勝奉詔抵大阪，諭收其八百万石。慶喜逡巡不輒奉勅，而其將佐憤恚，將有所爲。慶永悟之。是月二十八日，還京師，率兵入護禁闕。明治元年正月，及慶喜兵敗，使人致書慶永以奏曰：臣將詣京師，有所請，何圖途上生紛亂，惶懼無已，是以東退，表恭順意焉。慶永獲書以聞。已而慶永拜議定，歷從三位中將，轉從二位中納言，進叙正二位，歷任民部卿、大學別當。

會津松平氏本姓保科氏，掃部助源賴季裔，世居信濃。天文中有筑前守正則者，稱保科氏。其子彈正忠正俊，隸武田信玄，數樹戰功，世稱鎗彈正。正俊子正直，稱越前守。天正中織田信忠徇甲斐信濃也，正直與仁科信成守高遠城，爲信忠所破，信成死之。正直潰圍走關東。已而爲北條氏直先導，入信濃，復高遠城。尋降德川家康，屢破氏直將小笠原貞慶軍。家康賜書及刀，賞其功。後移下總多古，食一万石。正直初生正光、正重，妻某氏早歿，後聘家康異父妹爲妻，生二男四女，而正光以嫡長受正直後，叙從五位下，任肥後守。慶長中爲家康守濱松城，轉守北莊城，以功賜高遠城，再移信濃，食三万石。元和元年，從將軍秀忠攻大坂，有功。正光迎秀忠第三子幸松丸爲嗣。幸松丸更名正之，冐松平氏，拜從四位下肥後守兼侍從。寛永十二年，正之賜山形城，食二十万石。先是秀忠侍婢有孕而出，生男於其鄉。邦俗端午節，有男兒者樹章幟于門，婢家幟用葵章。吏詰其故，有證左，遂以聞。正光請得爲嗣，正之是也。正之母氏嘗祈江戶城西成就院，因爲檀越。大將軍家光放鷹於驪鄉，叢騎散而自息，家光與近臣數人微行，入成就院。寺僧誰何，家光曰：吾番衆也，願少息于此。僧與坐而談。家光視其壁畫頗雅，謂之曰：貴寺在僻鄉，何以得若是，豈有大檀越耶。曰：無也，唯有保科氏，亦貧矣，不足有爲。吾聞保科君將軍親弟也，小民猶知恤兄弟，貴人何情薄如此。家光色少變，目從者辭謝而出。頃之群騎至，索問之。僧曰：嚮有數少年來息。騎曰：是將軍也。

僧大驚懼誅。居無何家光下教徙正之于山形以增
其封給成就院香火邑云已而正保元年正月正之以
受封會津食二十三万石慶安四年家光薨正之以
其戚挾晢舊受家光遺命輔翼大將軍家綱承憊中。
累進正四位左中將班在幕府諸侯上性敦實好學。
家綱親重之。板倉重宗嘗問正之曰余在京師日與
諸儒論湯武放伐之事而諸說不明晰焉。足下以爲
如何。正之曰桀紂誠暴主也。然放伐之事不可用之
於吾邦矣夫文王。伯夷可以爲我師而湯武不足則
也重宗大感悟。正之生正頼。正經正容正純及三女

子而長子正頼早世。次子正經襲封。任筑前守。而無
子。弟正容襲封拜正四位左中將兼肥後守正容生
正邦正甫容貞容章及二女子容貞襲封拜從四位
少將。兼肥後守。容貞生容頌。容頌襲封拜正四位左
中將兼肥後守。爲人溫毅恭謹。行政慎恤。封内多險
隘不便運搬於是疏瀹一水以達越後至今民利之。
容頌有女無男養叔父容章子容詮爲嗣任駿河守。
早卒。子容住襲封容住子容衆襲封大將軍家賜名
容衆謂曰卿祖容頌積歳勤恪奉職弗懈賞爲列侯
袖領今捨寡人而沒。卿能聿修祖德勿墜家聲亦寡

人之願也。容衆拜恩言孫自奮勵文化五年正月出
兵于蝦夷備魯冦陣列整嚴。世稱其武容衆娉家齊
女元姫爲夫人元姫有姿色家齊夫人島津氏鍾愛
之。嘗謂家齊曰願爲元姫擇壻家自大城應臨觀者
也妾朝夕望之。以遣惓惓之情於是家齊嫁元姫于
容衆蓋以其邸在和田倉門内也而無子弟容敬襲
封。容敬無子攝津守松平義建第六子容保入襲封。
任肥後守。拜從四位下中將。當是時外患内憂頻切
迫東西往復使者櫛比。文久二年五月容保參與幕
議。閏八月幕府創置京都守護職以容保拜之容保

上疏曰臣釆邑在東僻不便于京師請辭之。將軍家
茂使松平慶永諭之曰卿幕府懿親。豈可坐視近狀
耶藩老横山主税亦説容保曰今日之事當從義所
重成敗非所問也。容保意決遂拜幕命自揣曰當審
大計而後從事近時輿論紛起。要之不出尊攘二事。
乃首陳尊王鎖港論。而參酌時勢議纔開三港家茂
納之。初容保拜命也。使二士先入京師觀察時勢無
幾二士歸報曰臣等入謁三條公公曰嚮大原重德
之東下也幕府待敕使典禮不備今吾奉敕東者期
在近幕府因循不改舊禮恐人心向背因以判耳竊

為危之汝速東歸宜報中將以改其禮至京師事吾
將黽勉彌縫之容保因緩西上期制幕府待敕使之
禮壬十二月西上入京師館黑谷光明寺時公卿諸
侯多唱攘夷浪士慫慂之橫行京輦間容保憂之以
謂幕政失當之所致也因下令曰論國事者莫恥避
忌諱宜就我執事建言討議焉猶且辟嫌若吾面議
之有肥後人轟武平者說容保曰將軍業已奉攘夷
詔總裁守護諸職備而幕議紛紜蓋有沮之者也其
可最疑者為一橋公且詔召將軍將軍依違不輙西
如此則分崩離析其如天朝幕府何吾請說一橋公

以促將軍入朝容保陽諾焉是夜使人執武平不獲
先是小笠原長行入京師詣姉小路公知邸談及攘
夷公知誘以甘言長行乃告幕府陰事故武平疑一
橋氏云是時慶喜慶永等在京師憂浪士橫行容保
乃曰諭浪士各歸其主其無主者幕府養之以備國
家不虞不亦可耶因命京都町奉行搜索之更置文
武場為浪士容身之地浪士聞之嗤曰豈食醜幕之
食以求活耶唱集數十人入西山等持院毀足利尊
氏等三世木偶梟其首三條磧揭示曰我國尚義之
風已久矣而賊魁賴朝啓不臣之端北條足利罪惡

貫盈當時干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近日萬機復古
乃罪不臣之秋也故先誅足利三賊以正名然而方
今奸宄有過足利氏者苟不悛則天下志士大舉問
其罪容保議曰浪士橫逆至是不得不制乃命捕之
獲其黨三輪田綱一郎師岡節齋等十餘人容保奏
曰此輩外托尊王內逞私意結黨橫行僇及木偶其
慘虐與發墓戮尸者同罪尊氏等拜大臣大將令朝
廷論黜陟若有意見即可以奏也而借古諷當世以
蠱人心辜不可釋矣因下令曰假名營私者罪之其
精忠正義志在尊攘者將與之同謀大膳大夫毛利

慶親上疏請釋三輪田師岡等罪朝議亦然之容保
慶永等爭之八月容保下令曰浪士橫行日甚放火
毀家戮亡辜企非望宸衷為勞焉因欲使此輩各得
其所下民勿惑無根說乃發兵搜索其黨與九月家
茂賜金五萬兩容保以充經費元治元年正月增容
保封五萬石賞京都守護之功尋轉軍事總裁以海
陸兵屬之是月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固辭曰臣紹
述先臣正之之遺緒以奉職輦下明暦寛文之際學
術未明正之獨信皇學表尊王之意請移任臣者賜
諸正之何榮加之朝議允之至三月追贈正之從三

位。四月容保內任守護職參與朝議。六月長門老福原元僴率兵數百至伏見分疏藩情容保命元僴撤兵變言亦恐其生奇禍使人諭元僴不肯於是容保入朝與凝花洞亡幾長門老國司親相益田親施等率兵踵至親相次嵯峨親施次山崎容保部署諸藩兵扼伏見山崎嵯峨三道七月十九日元僴親施親相等三道來犯親施留山崎以爲應援是日昧爽元僴自伏見入井伊直憲兵邀擊不利元僴鼓譟而進戶田氏將在小原寬伏銃手於道傍瞯兵近擊之元僴兵驚潰死傷太多元僴僵以身免親相自嵯峨入攻蛤

中立賣一門募兵拒之不利島津茂久兵來從橫擊確鬪親相沮靡轉自蛤門進肉薄攻之門兵潰走長門將來島政久等奮戰將收凝花洞親相亦踵進戰宜秋門外我將淀田伴治揮槍力拒死之餘衆始敗會島津氏將仁禮某以兵二百擊親相後我兵亦交戰銃丸雨注敵兵遂潰政久死之容保乃與數騎出凝花洞潛入于建春門直昇紫宸殿階上與慶喜戮力自麾兵護宮闕時兩軍砲聲如萬雷煙焰掩大宮中雜踏或欲遷乘輿于賀茂容保進奏曰臣等猶在焉請莫動宸衷當是時益田親施部兵自山崎入攻

堺町門松平茂昭兵拒之始敗敵將久坂義助入江九一真木和泉等壞鷹司邸後門而入因關白輔熙哀訴本邸諸門戰酣乃進破堺町門攻凝花洞幕兵又井伊直憲松平定敬兵力拒不利我兵與島津氏兵援之敵兵奮鬪突進薄凝華洞視容保之亡不知其所向欲進陣鷹司邸我兵自後道進放大熕司邸敵兵驚遺其將義助九一已蒙數創不能復戰即刎頸而死和泉走投山崎報戰狀于親施親施奮曰予等欲容待各大兵到而後發未爲晚也今皆就則制人之說以致此敗吾既無生還之道寧血戰而死容保

而[illegible]川吾唯有得死而已和泉等不知所出乃謂曰死易生難賴卿執其難以圖再擧吾且留死於此矣是親施與元僴親相等集敗兵與俱西奔容保乃分兵追北島津氏兵向嵯峨不見隻騎乃火其營而還我兵向山崎和泉等數十人自火其營而死時藩兵縱火所在以追敵兵煙焰漲京師延燒文武邸第及市街數萬戶伏屍蔽道初元僴親相等之逼京師也毛利定廣三條西季知三條實美等相踵發長門師至備中聞京師敗遂還於是容保益嚴守備以護京師時家茂在江戶將征長門乃推容保爲

先鋒容保辭以職在京都守護慶應三年十月容保
迎上將軍慶喜以德川氏嗣容保嘗約養喜德已紹
武爲嗣喜德自謂不肖不堪大任欲抑成法自志向
者以讓軍職顧韶武其人也乃將讓一半國以韶風
博讓既出喜德爲容保嗣及月以容保累有勞望
參議十月慶喜上表請辭軍職罷將軍公卿及藩士
諸藩皆當復古第議曰天下將定於一而衆議不斷
半失事機激切論列擧朝爲動容保聞之上書討朝
議朝議請親將入而奏十二月八日守堺町門是日。
禁門外藩備兵拒容保不納容保退而歎曰吾復。爲

髮跣所賣悔問及髮跣者指薩摩人云即上疏請辭
守護職九日詔免之。併免松平定敬兵及我兵護衞
禁門於是定敬亦上疏辭所司代職。定敬容保弟也。
遂相率入二條城。詰旦詔令容保定敬就國當是時
慶喜亦已解軍職。快快不樂。容保乃説慶喜曰在曹
數年努力遂歸小泡不如決戰除君側之急答幕府
累世恩也定敬在側亦然之遽起部署諸兵所向慶
喜叱止之乃徧容保懇諭曰事至此。不可以兵戈爭
也是日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奉詔來議其鎭撫於是
容保等不得發十一日慶喜引兵退于大阪容保定

敬及松谷將節等皆從之明治元年正月三日慶喜
將入京帥容保定敬等發兵先導進向伏見鳥羽二
道爲官軍所拒奮戰不利有騎士神保修理者說
曰我兵累敗官軍大銳不可復抗因勸慶喜東慶喜
倉皇理裝容保乃責修理輕躁誤事修理遂自殺容
保欲留戰勝静等諭止之共船海東走十二日達江
戶東人不擇挺其身而出時論紛騰二月容保屛居。
讓封于喜德因臨寺公現法親王上書謝罪無幾
罪會津日甚不能出容保憂懼就伊達上杉二氏請
由故二氏不肯容保缺望。時關東亡命士累累來投。

藩論益激閏四月伊達慶邦上杉齊憲奉詔進兵
會津容保部下出戰于上湯不利。已而慶邦使其臣
玉蟲左太夫來説容保以謝罪表信齊憲亦使人説
之自是使者傍午容保致書乞哀。二氏乃解兵是時。
官軍督將九條道孝參將澤爲量醍醐忠敬率長
二藩兵分道入奧羽指麾東北諸藩。諸藩危疑號令
不行道孝忠敬在仙臺乃使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
之助等糾合諸軍慶邦出會齊憲于岩沼傳詔命四
方徵奧羽諸軍南部丹羽佐竹等十藩將佐會之。容
保悍懼使其老梶原景武等因慶邦齊憲請誅首謀

長信、覺邢、齊憲首肯之。其中雪容保罪、一由孝道孝將宥之衆。諸皆曰、容保即悔非輸誠、則宜納城地兵仗、以表其實也。而繕修守備、侵掠隣近。今乃分踪之、哀謝罪之道何在。乃詰上杉氏以下藩據官府曼叶。齊憲等不服。乃曰、督將綱言、而參謀沮之、是以翻戕。遲。私意而遂殺參謀世良修藏、以煽動南部諸藩。於是與羽連衡、拒我者十有一藩。遠近騷然。容保自部署兵、扼白川、長岡、又面南諸道、以與官軍抗。官軍來攻、不利。我兵所有國掠、以峙。軍須已而官軍攻白川。我兵邀戰、自辰至午、勝敗未決。官軍奮怒、短兵

薄寨。我兵隊闘之、以小隊衝官軍後。官軍前後受敵、不能支、遂大潰。九月、湖官軍分兵三道來攻白川。我兵守黑川口、已命隊守江戶口、仙臺棚倉二藩守棚倉口、而棚倉口先敗。官軍追躡、棚倉兵奮戰、多死之。於是黑川、江戶二口亦皆敗。官軍乘勢突入白川城。城兵潰、伏止。我將橫山主稅、海老名右門外之出鄉精兵、以身率白川與羽要衝、途通八方、據之則攻守兩便、使兩軍交爭之地。是我兵遂失之、乃拔大田原城。小城下人田原某出而走。官軍已拔白川、據之。將攻人田原。我方寡兵、終不可守、棄城而

退。先是、上杉氏憑我因以振其境之戍、專守三面。時水戶人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率兵四百自城後入投我軍。容保使之扼長岡、小千谷諸道。市川等爲官軍所破、走投長岡。時我兵援長岡、畏官軍已破小千谷、進陣信濃川西岸。我兵守榎峠、嫗見口及金倉山險。榎峠左川右山、爲長岡要路。已而失守。官軍乘之。我兵邀戰不利、走入長岡。官軍追躡、攻長岡。互有勝敗。二十日、我兵出闘、妙見口及榎峠、以絕其路。官軍將黑田了介、山縣狂介等分遣精兵、腹背夾攻、別將三好軍太郎等率兵二百、乘曉霧涉

信濃川。時霖雨水漲、舟絡覆。軍太郎等纔達前岸、橫衝我。我兵狼狽棄守而走。當是時、官軍別部二百餘、亦自下村濟信濃川。於是榎峠、妙見口官軍會之、並進。我兵不能支、遂火長岡、擁城主牧野忠恭退。上援金崎、將略與攸擊官軍于島崎。官軍謀代我兵、我兵謀知之、轉取見附、分兵逼新發田。上杉氏將防之。誠曰溝口氏首鼠兩端、今而不誅之、恐貽禍。八月、川合、仙臺、米澤及我兵攻新發田城。下滿口城之主請降、米澤部將三浦清藏、既出質于我以表信也。不然則焉敢相見耳。五日、誠之進出城

舍清水谷將出為質於是我兵退次五十公野仙米二藩次松崎沼垂時新發田土民四起撤橋扼道以沮賊主且行明日上氏數千鼓譟塡咽城下請以死守誠之進父前主膳正直溥饗清藏等曰上氏嘯聚蓋有嘆之者而勢不可制也了其謀之清藏等退議曰上氏不可以口舌服焉九日仙米諸將會五十公野徵新發田老溝口內匠等議背約數事且使之出其謀主十日內匠等致謀主二人于我軍乃就視之陋劣不類其人諸將怒其詐遣歸是夜內匠來約出兵會米澤將大瀧新藏至于軍乃曰新發田出兵則何必取質為於是溝口氏獲不為質初奧羽連衡以越後事委上杉氏越後為上杉氏舊國是歲係襲祖謙信三百年祭辰有賑濟越人之意故新藏等優待溝口氏如此十一日溝口氏出兵數百會我師是時官軍列寨出雲崎我牙兵陣志戶橋及據尾相持涉日十二日容保出兵襲白川城城兵逆戰和田山我兵潰部將遠山伊左衛門奮鬭死之餘衆保古天神及米村寨城兵乘勝來攻我兵贏敗終棄寨而退先是東名之敗洪親王公現逃投我會津至是公現出奔仙臺以煽我軍威而官軍與越二道來逼我軍既

失白川長岡而新發田亦屬官軍官軍刻日將破越後口忠恭部將河合繼助偵知之二十四日將死士五百人待夜潛過官軍列寨間直薄長岡縱火市塵我兵望之萬砲齊發繼助乘勢猛突官軍驚潰詰旦我部將佐川官兵衛及上杉氏部將千阪某齋藤某等相議曰河合孤軍深入敵中不急援之則衆皆殲於敵即起衛大黑寨又出一隊間道襲官軍背縱火乘之與繼助兵犄角大破官軍逐北斬獲亡算是役也繼助謂衆曰義在見附屢謀復本城會河水暴漲不能進兵今而不擴敵士氣沮喪大事恐去矣願諸子乘機破敵會師長岡直濟信濃川長驅踰米山則高田以南可圖也於是衆俱挺進格鬭遂復長岡然繼助身被數創數日而死自是兵勢不振二十九日昧爽官軍乘大霧自妙見口橫斫我營我兵以復長岡稍懈遂大敗官軍乘勝鼓譟來薄縱火四方諸營棄守而走於是長岡復為官軍所陷長岡自五月至是數罹兵燹城郭市街延燒略盡蕩為荒野當此時官軍別部新自海路來據新發田精銳不可當連陷水原新潟勢如破竹上杉齊憲將上杉主水陣見附松平定敬將山脇十左衛門陣日浦酒井忠篤將石

原多門及我將佐川官兵衞陣志戸橋。乃相議曰。敵已據新發田。絶我糧道。腹背來薄。則我兵寡不足以當之。爲今之計。唯在退阨信濃川。出兵於若松米澤。以討新發田耳。衆然之。獨上杉主水奮曰。今我退一步。則敵進一步。不如濟川先拔與板。而後擊新發田也。議輒不決。於是告急容保。以乞援。已而上杉氏兵在越後者。將撤守就國。先鋒已退過八十里阪。我兵馳要之於途。諭曰。貴藩撤守。則我軍孤。而川西之兵。悉餧於敵。我何以望他日耶。上杉氏部將千阪某曰。聞東北同盟諸城。累陷敵。將入米澤。以故寡君傳命。

續日本外史　卷五　廿三

班越後師。專守吾封境也。且先鋒已退。吾又已報警於川西。約其上途。度當漸東。請子等努力以拒敵。亦寡君之願也。是時川西兵。退次加茂。蓋上杉氏知勢不可支。歸順意已決云。而白川口官軍分兵。逼仙臺諸藩。容保以間糾合諸隊。申嚴邊境守備。東則大平。勢至堂石莚。西則八十里阪。南則五十里阪鹽谷板室。諸寨將士頗精鋭。然新發田已歸順。米澤退兵。官軍乘勢。八月四日陷村松城。城主堀直賀出走津川。我兵漸退嬰扼赤谷石間二關。官軍攻赤谷。我兵邀戰。官軍部將三宅小左衞門等督衆奮鬪。却之。詰旦

官軍大擧。取赤谷石間二道。進陣諏方嶺。容保以兵五千扼會津川。別使兵三百守谷澤村。官軍在西岸。連日砲戰。互相持。二十日白川口官軍發二本松。將登母成嶺。嶺在會津二本松間。我兵俯擊之。官軍不撓。我將田中某分兵橫擊。官軍不利。石莚二枚橋諸寨亦失守。衝圍而退。是役多喪我良。官軍尾擊。二十二日進入猪苗代。我兵方在戸口。乃撤橋而防之。亦不利。部將秋月某死之。二十三日昧爽。官軍薄大野原。我兵邀戰不利。部將上田某死之。餘衆退守瀧澤村。初容保編諸隊爲四。曰朱雀最鋭。曰青龍次之。而

續日本外史　卷五　廿四

老者爲玄武。幼者年自十五至十七爲白虎。是日白虎隊戰瀧澤。不利。或死或走。留者纔十六人。苦戰移晷。知力不可支。馳登飯盛山。望見城外火起。以爲城既陷。乃向城再拜曰。臣事畢矣。各耦刺而死。官軍乘勝直薄城。容保時在瀧澤村。收兵入城。官軍尾擊。拔我外郭。進衝南北二門。北門兵叢銃連射。一無虛發。官軍沮癈不能進。南門將入江總助安藤市藏等與精兵數十人。揮槍突出。呼曰。薩長奸賊矣。吾代天誅之。直殪數十人。官軍辟易殆敗。當是時。我精鋭多出戍疆外。其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稺耳。然而雖致仕養

老者悉出守郭至是白髮禿顱皆揮槍死于敵先是容保令曰衰老猶歩者可出守郭不能者藏之於是婦女耆耋亦執兵而出戰無一不當十有小原右衛門者鬭戰白川被創臥於家及事急策馬將入城官軍銃而斃之初右衛門守東面佐川官兵衛守西面山川大藏守南面戰狀皆可觀云而我老田中土佐神保内藏助出在北郭聞急刳腹而死西郷賴母挈其子入城母及婦女與族西郷小森町田等妻子縱火于家偕伏刄而死容保爲京都守護日賴母勸其辭職失容保旨得罪及戰守急出視事聞白川陷謂

事不可爲也乃主唱歸順説與諸將士議遂不合無幾間行北走仙臺航至箱館及軍敗就降内藤可隱上田爲閑野村監物等年可七八十皆刺其妻子而死或婦女殺兒入城或在家自刄容保乃使城中婦女看護創疾製造彈藥二十四日城兵出擊官軍互有死傷中野平内女名竹者揮薙刀奮戰死之是歲三月以來松平定敬牧野忠恭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及亡命將竹中丹後大鳥圭介土方歳三等舉兵東北抗官軍不利皆來投我會津至是定敬等以下將士九十六人北走米澤尋投仙臺俱謀再舉於是

亡命島合徒及定敬等從兵亦稍稍出城北走圭介再還會津謂曰吾扼石莚而失守無復面目見諸子今方殊死血戰以謝之耳乃約曰吾率兵出突敵後比砲聲震精兵出城高久村兵自西進三面掩擊之則城下之敵可走也因約期率塩川村二十五日黎明城兵出擊官軍於天寧坊官軍却襲其後我兵不利而退是夜復襲官軍官軍伏城北人家出沒發砲城兵射火箭燒之官軍頗苦當是時越後口官軍據平地我兵壘山上陜會津川相持官軍釁濟川來襲我兵擊却之於是乘勢欲悉銳力戰入越後適會津

敗報至二十六日焚谷澤村營引兵轉戰東峠野澤皆不利二十八日退陣船戸及東芳賀阻川相持官軍連射巨炮我兵結寨水岸鑿地穴居避丸船戸距會津壘五里圭介在塩川村爲策應是日官軍自猪苗代進取小田山小田山距城甚近可俯瞰城中乃以野戰砲俯擊城兵力拒容保別出兵爭山官軍築寨於城東南連射變城兵官兵衛乃議曰願率精兵千餘刻期以決戰容保然之乃賜正宗鍛刀於官兵衛勞之衆感奮二十九日官兵衛率兵出城容保送諸鼓門官兵衛乃分兵擊官軍寨官軍力拒官兵衛

轉戰長命寺及織多坊伏兵林藪狙擊殪官軍無算
我兵亦多死之因修寨堡分兵戍數所以通西南糧
道容保出兵搬運米豉薪炭村民亦負擔餉餽輸之
城中絡繹不絕因是獲城中食不乏先是城中撞鐘
徹三十餘日未斷我兵出在城外者聞鐘聲知城未
陷城兵或放紙鳶於城上以示我餘暇初官兵衛刻
期出戰也遣使塩川村豫約大鳥圭介應援至是圭
介不應因以悞軍機是夜官兵衛還城竊憾圭介食
言九月五日官軍自南者拔大內關山長驅至飯寺
村於是乎城中糧道路絕飯寺村距城半里官兵衛

聞警出戰市川三左衛門朝比奈彌太郎等亦自城
東來援我兵戍材木坊者先潰官兵衛叱咤使之反
戰扼片原柳原諸坊而守南境者亦稍稍來援官兵
衛吶喊合擊官軍潰走時我西面兵尚守船戶於是
官軍自南突進略阪下橫衝船戶軍後我兵顧拒之
水南官軍擣其虛我兵前後受敵不能支至是越後
口亦皆敗諸隊退入城以固守焉大鳥圭介察其不
自支棄塩川村潛行至米澤上杉氏不納之遂投仙
臺代將士議曰潛兵南出以決戰容保然之官兵衛
乃自南方出適我別隊自西來會使之襲飯寺不利

而還因部署諸隊向大內官兵衛欲別悉甲間行襲
白川以通仙臺時城中糧方盡容保乃使人報官兵
衛先開糧道官兵衛分兵戍南方諸營親率別隊至
高田村使放兵四出聚糧將破圍輸城時環高田
四面皆官軍容保發出兵乘夜襲官軍官軍不熟地
理殺傷過當十四日我兵出襲諏訪及小田垣營不
利官軍以火箭連射城城兵力拒死傷頗多十五
日官軍大舉齊薄城我兵嬰壁守之官軍不能前容
保乃出兵西與高田村兵夾擊破之時上杉氏既歸
順出兵爲官軍先導我軍援絕勢蹙糧仗亦不支且

聞仙臺諸藩不振乃有請降意將士相議曰孤城受
天下大兵死固其分也今日豈可說降乎不如抗城
決戰慰死者於地下也或曰不如出首謀以申雪君
罪救無辜之民紛論不決於是容保下令曰敢抗官
軍者唯有死耳老臣一瀨要人出戍一瀨至是爲官
軍所破死之十八日官軍大舉圍高田村我兵不能
支大內一瀨敗兵稍稍來聚因屯田島要擊官軍斬
獲頗多然以勢不可終支容保竊議降十九日手代
木勝任秋月胤永面縛至上杉氏陣請旨上杉氏兵
避嫌押送之官軍牙營勝任胤永謝罪乞降官軍參

諜聽之乃授旨二人使容保父子出降軍門致地
兵仗。二十三日容保命城兵樹降旗於西北門是
日容保携嗣子喜德及老臣菅野長修梶原平内
藤信節等出降因上謝罪書約致城池兵仗糧食炒
國寺以待命城兵凡五千餘人皆降佐川官兵衛猶
在城外擬戰及容保手書至就降於塩川村初官軍
之薄城下也。四疆險路不能遏絕續齎十一斤砲斗
故以大兵環攻孤城經三十日不能拔然官軍皆用
連發銃而我兵多用一發銃。所以累敗也。十一
月官軍檻送容保父子于東京刑首謀菅野長修等

數人。十二月詔錮容保于鳥取邸喜德于久留米邸
後徙容保于和歌山邸。明年詔賜斗南三萬石。于保
科容大以奉先祀容大容保子也。

續外史氏曰越前舊係南朝統轄。而新田義貞死於
王事之地也。一旦爲足利氏所攘奪久之朝倉柴田
諸氏代領焉。於是乎州人絕無勤王事者矣慶長中。
松平秀康受封越前秀康爲新田氏遠裔。乃建義貞
祠祀之使人知義之所係焉嘉永安政之際有橋本
左内者首倡勤王爲幕府所忌遂死刑越前氏慨歎
惜之自是州人用意王事者不鮮矣乃足觀建武延
元之舊也嗚乎越前氏以新田氏之裔居義貞死節
之地其不與於朝敵亂賊者是由之歟會津氏之
先正之爲德川秀忠次子亦係新田氏之裔乃倡勤
王。志嚮朝家其輔翼幕府所自守有大可觀者矣而
子孫世居會津奬勵部下申明大義之所在何圖際
元治之變。機務或與西南諸藩不相協其處浮浪志
士。一極慘刻。以故議者或毀之。然廷議亦倚據不二
及王政維新之際。怏怏不懌。終爲奧羽亂賊之倡首
蓋可惜焉若移不懌之心爲相懌之心。俱起勤王事。
可謂不背正之之心也。謀不出於此。以取敗壞。雖勢

出於不得已而誤機務之所致也。詩云。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會津氏之謂也歟。

續日本外史卷之五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六

馬杉繁　著

賴復　閱

天皇前記

島津氏

蜂須賀氏　兩池田氏　鍋島氏　細川氏

續外史氏曰遠察世故近觀時變未嘗不慨然而歎也夫世道之不振名實之不讐以承久元弘為最而新田楠諸豪奮然致力王事將以濟世匡名事或不成使犬羊狐鼠之賊遂呑噬中原於是乎世道名實

幾亡矣至於織豊二氏世道益移時變千狀乘綱維之弛廢逞鴟梟之貪慾有暴悍無忌者焉有雄猜匪測者焉雖所為不同其蔑世道紊名實以營私利乃一耳及德川氏之籠絡英雄開府於江戸延用規式制度一據足利氏也嗚乎是何之言耶取法於犬羊狐鼠所謂世道名實者果安在乎爾後二百年來嘗聞有為之討者如林子平高山正之蒲生君平諸士雖唱義其間欲以洗除宿弊而不果天下萬姓不得仰日月之光者蓋久矣余觀近世之時變至於嘉永安政之際有不可勝言者於是天皇宸怒將攘虜懲

之典幕吏怙恃其陰謀不忍復言也八洲中氏並不被先王之澤況天日照臨遂使幕吏暴行於前而幕議猶與朝旨牴牾厄及窮莫天皇宸憂日甚一日四方志士聞之西東出沒欲以安宸憂矣然大率烏合魚集影響不定或罹幕吏憤怒遭戮就刑者前後數百人頗嘗其慘辣蓋德川氏之指斥志士不啻如馬尿牛尿惡之如蛇蝎也未嘗不毆而竄戮之以為自快法矣何其甚耶於是天下侯伯重跡屏息莫敢言勤王之事者也島津氏以英偉之姿雄略當世之大勢奮然挺身入京師如揭炬暗室再欲濟世道匡

名實維持下憲於萬世之下矣毛利山内二氏亦相踵入京師倶鼓舞四方志士之義氣振起天下侯伯之誠意使之與偕匡濟將亡之世道名實其機會之來間不容髮遂贊成中興之天業使天下萬姓所得仰日月之光亦雖曰屬皇運之泰而非島津氏為之倡焉能至此論者或有比之藤原鎌足者鎌足昵近王室用詭計斃兇如何其易乎如島津氏則建基於西南海隅遠馭兼中原而堂堂之論青紫之議獻替可否不遺餘蘊以拔千載之宿弊當時公卿侯伯之勤王事概聞島津氏之風而起者也嗚呼如島津氏

可謂曠世之名臣矣故余叙天皇記以島津氏為前驅云

島津氏出自源賴朝初賴朝在伊豆寵比企能員妹丹後局局生二子為嫡夫人政子所嫉挈二子出匿能員家畠山重忠憫之養其長子又三郎為女婿名忠久建久七年忠久奉賴朝命出為薩摩守護以避政子猜忌尋討平大隅日向城鹿兒島而居焉建仁二年北條時政殺能員乃矯賴家命罷忠久薩摩守護忠久不應命弟忠季在鎌倉折節隷北條氏承久三年北條泰時犯京師忠季屬之戰死於宇治川忠

久九世陸奥守忠國有二子曰友久春久春久紹職春久子忠昌忠昌三子忠治忠隆勝久相尋紹職而友久曾孫貴久與勝久有隙舉兵討勝久勝久敗走豐後貴久乃紹職有四子曰義久義弘歲久家久義久紹職性豪雋有偉畧攻取筑後肥前肥後將入豐後守護大友義鎮訴急豐臣秀吉先是日向守護伊東祐丘為義久所逐弟祐友給仕秀吉屢謀其恢復秀吉憤島津氏跋扈始有討平之意義鎮聞之天正十四年正月馳入京師慫慂秀吉當是時義久遣其吏臣鎌田刑部於京師請為八國守護秀吉答曰薩摩大隅為島津氏本領可以為其守護也如其他秀吉別有意可給之伊東大友毛利諸氏耳刑部返報義久大怒謂吾以積年勞力攻取之爭地闘兵今日情狀豈受秀吉頤指哉因令諸將輕兵秀吉使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復義久倶帥黒田孝高率山陽兵繼之以備其變義久益怒捕秀久使者錮之乃使弟家久將兵二萬急攻豐後元親合義鎮兵擊家久不利元親子信親死之義鎮棄府内退入高崎城家久已拔府内薄高崎義鎮不能支遂走龍王城義弘自肥後轉戰亦拔豐後諸城於是毛利輝元與孝高

以山陰山陽兵入豐前援義鎮義弘家久等分兵逆戰秀吉在京師聞之怒秀久元親輕舉取敗十五年三月秀吉率畿内南海北陸兵廿五万抵長門先鋒大納言豐臣秀長自豐前豐後秀吉自筑前筑後共剋期而進義久聞大兵掩至使諸將退守日向秀吉分兵來攻義弘等力拒渉數月一向門徒緇通意秀吉薩隅大亂豐臣氏諸將乘間破我要衝直薄鹿兒島義弘等苦戰屢失利伊集院忠棟請秀吉牙營為義弘兄弟議和秀吉輙聽之於是義久剃髮染衣出降弟義弘歲久家久等亦皆降秀吉乃以薩摩為義

久木領割大隅日向各二郡分賜義弘以下忠棟等九州悉平十六年肥後亂義弘出兵與守護佐佐成政討平之已而肥後復亂其將宇土顯輝據薩摩出水山義久出兵擊之顯輝善戰我兵多死之義久怒自將二兩環攻遂斬顯輝先是義久自號入道龍伯至是敘三位法印義弘拜從四位下侍從其子忠恒亦拜從四位下侍從兼陸奧守文祿中秀吉伐朝鮮義弘自將兵一萬進戰泗川大破明軍明人畏怖稱義弘曰武將石曼子聞風皆走石曼子者島津轉語也義弘在朝鮮前後七年大小五十餘戰不一敗

勇名震海外慶長三年諸將七在朝鮮聞秀吉薨意頗沮喪於是義弘快戰大破韓兵殺諸軍而還德川家康與豐臣氏諸將議以義弘功最大奏請任參議陞忠恒左少將加封四万石四年忠恒在伏見邸殺忠棟忠棟衆尤之將擊忠恒家康使人謂忠恒曰聞予有戒心吾請出兵護之忠恒自悔曰忠棟嘗受故太閤眷顧者吾以其微賤殺之殆擾近畿過歸於誰哉輒屏居洛西高雄以俟罪家康為忠恒說豐臣氏諸將明其不可罪乃使數十騎迎忠恒於伏見城發兵護送薩摩時忠棟子久直聞父被殺據日向府內拒要

衛以攻忠恒家康贈鏃二千母衣一領使山口直友寺澤廣高勞忠恒直友謂久直爲臣忠恒爲君以臣恨君理固不是乃說降久直於是義弘忠恒深恩家康而義弘素善於石田三成五年七月及三成舉兵加藤清正黑田孝高說義弘曰三成藉口幼主樹私權不可與也義弘遲疑未決三成乃收義弘妻孥在大阪者爲質以徵其兵甚急義弘終應三成與浮田秀家小早川秀秋等將兵四萬襲家康伏見城陷之遂進陣美濃關原家康時在宇都宮聞變大驚自將來討義弘與三成等諸將逆戰不利姪島津豐久死

之從兵亦多亡義弘曰吾雖敗不肯卻走乃以殘兵五百橫衝東軍而南井伊直政追之義弘殆不免阿多盛淳代死義弘獲間踰鱗尾嶺行破土兵而走大阪欲與毛利輝元增田長盛俱城守二人不答因取其質航歸薩摩加藤清正黑田如水將兵萬餘入肥後陷小西行長宇土城分兵陣津名木水俣以薄鹿兒島義久聞關原軍敗三成等伏誅不肯抗清正如水等因福島正則乞哀曰吾一族素無抗內府意何圖義弘爲三成所誘出兵關原而一敗歸國吾不欲復視義弘放幽之櫻島以待罪願使內府息怒義久

之幸莫大焉正則乃為義久說家康義久亦將親申請之偶臥疾因使其臣鎌田出雲往謝罪於是家康下教清正如水解兵七年三月家康宥義弘死一等剃髮遁世以忠恆為義久嗣義弘退隱自號維新義久欲力疾攜忠恆往謝恩會忠棟族復作亂義久遂不果往十二月忠恆詣伏見城執謁將軍家康十一年九月忠恆再詣伏見執謁家康待忠恆太渥因改忠恆賜名家久命冒松平氏家久乃請曰我封境在僻陬而山險地隘將士俸祿不給故將士賴兵馬以仰食僕以為患也若夫得伐琉球入我版圖以給將

士則備外寇防內亂必矣家康允之十二年二月家久將兵萬餘伐琉球琉球國主出兵拒之戰於大島德島諸島義久義弘亦發兵三面掩擊四月家久進至那霸港大破琉球兵遂獲國主中山王而還七月家康下教以琉球為家久版圖統轄之賞義久義弘功十五年八月家久拉中山王詣駿河謁前將軍家康尋詣江戶謁將軍秀忠貢其方物自是琉球王入朝貢方物慶弔幕府吉凶世為恒例十六年義久薨十九年家康伐大阪家久猶憶豐臣氏舊誼不肯出兵辭以海上風波險惡家康亦不深咎之元和元年

豐臣氏亡家久乃築邸江戶攜妻孥而徙居焉是時鎮西諸將未有移妻孥於江戶者秀忠嘉家久無貳心賞以諸役免除三年家久陞參議五年義弘卒寬永三年家久進從三位權中納言有一男一女長子光久襲封累進左中將兼薩摩守義久從弟右馬頭以久有三子曰彰久重將忠興彰久戰死朝鮮之役重將出為伊集院氏嗣忠興給仕家康任右馬頭賜日向二万石後加賜七千石子孫世居佐土原城慶安四年光久致仕子綱久襲封寬文十三年綱久卒子綱貴襲封綱貴五世重豪累進左近衛中將兼薩

摩守有五男八女而其第二女曰茂姬幼而才思溫秀為近衛經熙所養天明元年嫁一橋豐千代初重豪寵妾令市田勘解由女生茂姬及豐千代為將軍家治嗣茂姬入在西城乃欲與生母市田氏偕市田氏辭曰妾本卑賤今一橋世子入備幕府儲嗣姬君寔如國母也若以所生故攜卑賤女如天下笑何乃出鏡一奩於袖曰是妾晨夕所鑑也儻欲見妾宜對是鏡妾身即鏡中之影也茂姬不能強焉閣淚從其言七年重豪告老以長子齊宣為嗣重豪已致仕猶善理藩政天保元年將軍家齊奏請陞重豪從三位

而齊宣子齊興孫齊彬相繼襲封。齊興拜從三位宰
相。齊彬拜從四位上中將。並兼薩摩守。安政二年。米
國使節詣江戶。謁將軍家慶。齊彬等上書言其不
可。蜂須賀齊裕亦入諫家慶。
蜂須賀氏足利高經裔。天文中有藏人正利者。居尾
張蜂須賀。因氏焉。正利子正勝。幼名小六。後稱彥右
衛門尉。稍長放逸。為父正利所逐。在近江美濃間。與
稻田大炊梶原隼人等結黨。鹵掠四邊。會織田信長
西攻美濃。敵勢太銳。乃欲築壘於洲股河。以一將而
守諸將上危之。莫肯當焉者。信長密謀之木下秀吉。

秀吉曰。僕有一策。請當之。信長喜焉。秀吉乃募藤木。
柏井諸村豪俠大盜。得千二百人。正勝與大炊等亦
應募屬秀吉。攻陷岐阜城。秀吉以伊勢長島為正勝
食邑。天正十一年。以累功賜播磨龍野城。稱修理大
夫。其子家政。亦以功別賜播磨佐用郡。十三年。秀吉
弟秀長征四國。正勝家政以萬餘人屬之。攻拔讚岐
諸城。進入伊豫。降長曾我部元親。秀吉感喜。以阿波
授正勝。家政。十四年。正勝卒。家政任阿波守。朝鮮之
役。與鍋島直茂安國寺惠瓊為軍奉行。出征海外。前
後七年。秀吉薨後。家政子至鎮屬德川家康。從抵宇

都宮。尋西戰關原。擊走三成等。當是時。家政在國。
誣應三成。家政恐悚。遂讓封於至鎮。薙髮號蓬菴。至
鎮任阿波守。慶長之季。至鎮從家康攻大阪。蓬菴自
海路赴關東。為家康守江戶城。以功賜至鎮姓松平。
尋併淡路。食二十五万七千石。元和六年。至鎮先於
父卒。子千松丸襲封。賜名忠英。任阿波守。忠英十二
世曰齊裕。大將軍家齊庶子。天保十四年。入襲封。拜
正四位下左中將。兼阿波守。聘鷹司政通女為夫人。
安政五年二月。齊裕致書政通。曰。頃聞林大學頭津
田半三郎及老中堀田正睦等相踵入京師。以奏米

國條約事。顧時運衰遷。實臨深履薄之世態。天皇宸
憂。衆庶所知。齊裕雖無似。日夜不安寢食。屢諫將軍。
輙為諸老有司所忌。雖然報國之微衷。確然猶存焉。
若夫外夷逼京師。則齊裕欲先於列侯出兵護禁闕。
願賜正睦等。以外夷拒絕之勅。庶幾乎安衆庶挽回
時運。政通服齊裕忠誠。入朝以聞。當是時。鍋島齊正
亦上疏諫將軍家定。弗省。文久元年。再上疏大論國
體。說外夷不可親之狀。家定不肯納。以其忤幕旨。命
黜之。齊正致仕。自稱閑叟。
鍋島氏與龍造寺。大友。二氏同其祖。出於鎮守府將

軍藤原秀鄉秀鄉九世鎮西奉行藤原資賴爲茂尚者居肥前本庄稱鍋島平右衛門尉享祿二年上豪筑紫朝日諸族作亂地頭龍造寺家兼大宰少貳冬尚等討之殆敗絛有數十騎兵皆纓紅縷於胄鍪吶喊來援家兼壓獲克乃召問其名對曰鍋島茂尚與二子清正清房等舉族來援也家兼大喜遂以長子豐後守家純女妻清房授本庄八十町地爲其食邑子孫世隸於龍造寺氏清房有二子曰信房信生信房稱豐前守信生稱左衛門大夫時外祖家純先於父卒弟家門繼家門養家純子周家爲嗣周家早逝

周家子長法師丸受後曰隆信及家門卒隆信猶幼其母憂隆信早孤欲得壯士爲傅乃召清房謂曰聞卿早鰥居吾請爲卿謀之清房謹諾已而駕輿自隆信家至迎而見之則隆信母也清房驚焉母曰卿莫怪焉隆信幼而失怙卿二子皆英傑令吾醮卿欲以興龍造寺也清房意始解次子信生深沈有奇略與父清房兄信房輔翼隆信及隆信長慓悍好勇永祿六年有馬晴純與千葉胤連戰於肥前小代郡隆信信生率兵出援胤連因得破晴純蓋信生幼時爲胤連所育至是報舊恩云於是隆信威名漸震九州元龜元年春大友義鎮欲討隆信四月義鎮將十萬騎入肥前隆信聞之與信生逆戰於高尾破其先鋒八月義鎮大舉來攻其先鋒大友親貞陣今山進薄佐賀城隆信憂懼信生曰衆寡不敵將士沮喪孤城難固保也自坐受其敗不如出決勝於一戰夜率數騎急襲親貞營親貞驚走隆信追躡斬之義鎮聞先鋒敗不復來薄先是義鎮數攻高橋秋月諸族於筑紫諸族皆屬毛利氏者義鎮闘元就遣諸將赴援遂來講和信生素有併鎮西志因勸隆信通好於毛利氏請西討命於京師二年毛利氏援肥前養父郡於信

生以厚情好隆信自恃勇武漸驕恣信生屢諫之弗聽憎信生資望已高陽贊其功陰圖其擯斥天正七年隆信城於筑後柳川使信生移居焉實遠之也十年信生聞織田信長被弑以爲豐臣秀吉必併天下竊通款秀吉贈以南蠻帽時島津義久侵鄰境秀吉乃欲討之而西陲諸豪應之者少焉及信生納款大喜使石田某齋書來謝十二年隆信將討有馬氏信生復諫曰討有馬氏則島津氏必來援吾聞義久兵強突衝無前請君勿輕舉取敗隆信不聽自將兵五萬陣高木郡進攻有馬氏義久果援有馬氏隆信

敗死。長子政家猶幼。而外受強敵。諸將士憂之。急迎信生於佐賀城。令董國事。信生收敗卒。固守。義久弟家久來攻。不克。拔信生更名直茂。稱加賀守。日夜勵精輔佐幼主政家。欲以報隆信仇。屢乞援於秀吉。而大友立花諸族亦送款秀吉。於是秀吉大議西伐。下教鎮西諸侯。俱固守以俟。十五年二月。秀吉自將尾越已西三十七國兵發京師。直茂聞之。欣然告政家曰。雪國辱。紓素懐。在今日。君其勉焉。秀吉進至筑前。政家與直茂。率肥前兵迎秀吉。請為先鋒。秀吉許之。因與前田利家淺野長政。以五萬人自大隅進攻佐

土原。家久出降。乃與諸軍南臨於鹿兒島。義久亦降。九州悉平。九月。秀吉凱旋至大宰府。大論戰功。政家復舊領。使直茂攝國事。已而政家卒。直茂乃奉秀吉命。襲龍造寺氏封。直茂驍勇多機變。每戰未嘗敗績。而襲其封也。黽勉圖治。大得民志。於是域內頗鎮靜。文祿元年。征韓之役。直茂與相良定賴屬加藤清正。直攻尚慶道。清正與小西行長爭先。議不決。遂忿欲鬬。直茂進解之。清正攻咸鏡道也。直茂留永興。自以其輕兵攻拔七城。進逼京城。後及和議破。再與蜂須賀家政。監諸軍戰伐。與有功焉。直茂與德川家康善。

及秀吉薨。石田三成等專樹私權。而嫉家康。家康資望日隆。欲除之。京攝囂然。直茂聞之。往守家康伏見城。家康大喜。直茂從容語家康曰。吾既老耄。終無成事。願使子孫永與公家共存亡也。公亦得傳我言於其子孫。直茂之榮。孰大焉。家康感賞之。慶長五年。家康東伐上杉景勝。三成等欲起兵撓其後。直茂遣長子勝茂屬家康。三成矯秀賴命。要勝茂於近江。告曰。德川內府違故太閤遺命。不利於嗣君。吾輩將糺討之。卿若不忘故太閤眷顧。則勿與違命。勝茂答曰。所以告援內府者。為重故太閤遺命也。今內府叛。嗣君誰敢

援之。終應三成。直茂聞之。急使人謂之曰。大阪之募兵。必非秀賴命。三成等挾幼主。欲以逞私意也。我與內府有舊誼。汝謹勿過事焉。勝茂驚曰。頑愚不知機變。輙陷三成等姦計。殆使家父負醜名。切齒噬臍。慚悔不及。有何面目。復見父。乃欲自刄。從士止之曰。謝罪於內府。弗聽則死焉。未必晚也。勝茂乃止。急使人納款。到伏見。因黑田長政請罪。長政以實告家康。家康曰。直茂曾誓於我。其兒當如此也。不復問。而更令勝茂攻西陲諸豪應於三成者。勝茂感泣且謝曰。以德報怨者。內府之謂也。奮然起。而西乃與直茂攻。

立花宗茂柳川城而拔之將問島津義弘罪進入日
向義弘不戰而降十九年大阪之役遠地諸將皆不
及事獨勝茂東上會家康軍明年軍再起勝茂以備
薩摩不會家康大阪之軍元和四年六月直茂卒家
康賞直茂積年功勞使勝茂領其舊封三十七万石
勝茂長於兵馬間勇敢善戰而不背父之遺囑以服
事於德川氏寬永三年八月勝茂敘從四位下任侍
從十四年故小西行長部下芦塚忠太夫赤星内膳
森宗意軒大矢野作左衛門千千輪五郎左衛門等
逃散在肥前者據島原作亂土豪渡邊小左衛門者

願得民志衆推其子四郎為將四郎時年十七自稱
天草時貞先是天草島民信耶蘇教幕府以其害國
嚴制之島民不肯信之益篤賊因以唱耶蘇教鳩其
民心於是四境翕然與賊相應勢日猖獗近藩寺澤
堅高松倉勝家出兵討之不克訴狀於江戶勝茂時
在江戶聞變直西勝茂二弟紀伊守元茂甲斐守直
澄在佐賀城以事急自將兵一萬出援寺澤松倉二
氏賊徒聞大兵來攻修原山占城而固守十二月將
軍家光下教鎮西諸藩出兵使板倉重昌石谷十藏
監其軍已而諸軍並進賊將蘆塚忠太夫千千輪五

郎左衛門等勇悍有謀略用兵如神屢破東軍直澄
自率兵攻外郭賊兵力拒蔽山亂射我兵辟易不得
進直澄瞋目曰奴輩怯懦勿為士兵所笑乃單騎揮
槍進蹂殺數十人賊楠浦某急薄直澄直澄跳鍛其
左肋賊將五郎左衛門視之挺身來格直澄笑曰野
漢何知槍法五郎左衛門大怒掄鬪數回直澄馬傷
怒刺五郎左衛門不當五郎左衛門曰今日之事須
讓君非輒決死之秋也回馬而退是日立花松倉二
氏大敗殺傷過當諸將報急江戶家光召東北諸將
議之中納言德川光圀進曰是非尋常土寇矣唯恐

東軍輕侮取敗宜揀親藩當其器者以為之元帥家
光頷焉諸老有司皆曰藩兵討土寇何用元帥為更
使老中松平信綱督筑前筑後肥後薩摩兵赴援重
昌謂吾督諸軍攻土寇已有日而戰屢不利幕府使
信綱繼之吾何面目見信綱等及其未來一擊勦滅
賊徒十五年正月元日重昌自率精兵千餘人急攻
平草山直澄時攻牙門聞重昌奮戰決死單騎赴援
會細川立花二氏兵亦來援賊兵不肯出嬰垛亂射
銃丸雨注我兵不屈負楯而進殆破外郭賊將忠太
夫指示曰金甲黃裳者東軍督將誰徃擊之者賊騎

木根八兵衛者精究火術善用鳥銃八兵衛乃注目重昌彈丸一發洞射其胸重昌墜馬而斃賊兵欲出獲重昌首重昌部下爭之八兵衛連射斃其數騎於是諸軍大潰賊兵乘勝開門尾擊直澄衆開横擊賊軍賊兵驚曰甲斐守也勿被蹂殺乃收戰而退細川黒田立花諸氏令兵進戰欲乘城壁堅而不拔是時信綱在豐後府内聞重昌敗死馳至島原與諸將大議攻擊部署其所向黒田忠之攻本門細川忠利攻梻山及平草山島津光久以海軍逼城背毛利立花有馬相良諸氏兵屬信綱備中軍直澄與兄勝茂圍

外郭城兵固守應機善禦數日猶不能拔已而重昌敗聞達於江戶幕府諸老始知非尋常土寇也家光乃拜大納言德川光貞為元帥舉山城以西兵赴討光貞未發使水野勝成先往偵敵情且贊信綱軍略勝成沈毅喜謀幕府當初宿將獨存勝成耳二月勝成至島原乃謂衆曰吾見城中炊烟因知糧食已盡也宜築長圍待其自斃也不然則多亡我兵信綱弗聽即會諸將以廿八日為攻擊期直澄先期一日乘曉霧急攻外郭賊將大江某殊死戰直澄一槍斃之從兵乘勢登城拔其一郭尋攻二郭賊兵出戰斃我

二將部兵亦多死之忽有一騎大聲呼直澄曰九郎左衛門猶在焉嘗與君約死請決鋒揮長槍而進直澄起衆當之奮戰數合遂斬之賊兵潰散直澄麾兵拔一郭細川黒田二氏兵視我先登三面掩擊欲進覆巢窟賊兵殊死防戰二氏兵被擊者數百人請且諸軍齊攻直澄先登拔牙城賊兵潰亂賊將時貞與驍兵數十人伏於荒神洞欲待東軍過決死直澄知之自間道進攻洞背斃忠太夫以下數十人時貞衝圍走平草山細川氏將長岡監物斬之諸軍併城中男女獲三千餘人悉誅之報捷於江戶信綱責直澄

違令罪幽之及光圀與諸將論功以直澄兄弟功冠於諸軍召勝茂於江戶賜物賞之直澄以其功最大新受封於肥前蓮池食五万二千石子孫世襲之十八年勝茂奉家光教與黒田忠之出兵戍長崎港以備外寇自是世作恒制明曆三年勝茂卒長子忠直早世孫光茂襲封先是光茂拜從四位下丹後守家光賜姓及偏諱命受勝茂後任侍從其九世曰齊正拜從四位下肥前守齊正聰慧嗜學曾有藩政隆治之譽天保七年二月齊正就國途宿於川崎驛適一橋齊位出游從卒觀驛頭揭松平某牌命驛吏撤之

驟史[illegible]怒[illegible]其脚踏砌之齊正大怒使人
請[illegible]其無狀[illegible]位作為不知齊正[illegible]怒訴
[illegible]無[illegible]父[illegible]餘蔭[illegible]世
[illegible]赴[illegible]嶋陽當外[illegible]防備重任[illegible]為
[illegible]若無所報則列位諸侯[illegible]
其[illegible]島且松平者[illegible]賜[illegible]氏
門之[illegible]汗鞋下何榮之有[illegible]賜姓[illegible]
島[illegible]家齊大[illegible]
之[illegible]有[illegible]國
[illegible]蔭[illegible]久元年十一月將軍家茂[illegible]

[illegible]芦實蒙[illegible]後更名直大齊正之被
[illegible]笠[illegible]為自[illegible]而齊正敵愾之情日夜
[illegible]應事[illegible]年詔使齊正起參藩政[illegible]為文
[illegible]能勵[illegible]張國威已而奉詔與池田慶德
[illegible]相睦朝京師
[illegible]出於攝津守源賴光賴光裔有奉政者仕
[illegible]世居攝津池田因氏焉奉政十餘世恒
利[illegible]仕足利義晴後從尾張[illegible]織田信秀恒
利[illegible]興生母[illegible]出為信秀子信長乳母以故
賜[illegible]信輝[illegible]名護屋桶峽之役信輝與[illegible]功

元龜[illegible]賜[illegible]城[illegible]一万貫地天正六年荒木村重
叛信[illegible]命信輝及其子之助討之信輝與女婿
森長[illegible]討滅村重以功加賜有岡尼崎花隈地已
而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弒是時信輝奉信長子信雄
在攝津因迎羽柴秀吉於兵庫俱討光秀誅之遂與
諸將會清洲城議信長繼嗣及秀吉奉信長孫秀信
為嗣以攝津[illegible]万石屬信輝先是[illegible]信長
橫死[illegible]號勝入之[illegible]
信[illegible]秀吉樹功秀吉乃嫌[illegible]城賜信
輝[illegible]岐阜城賜之助十二年長湫之役信輝[illegible]死之

助赴援不及亦死之弟輝政奉秀吉命為嗣居岐阜
城賜姓曰羽柴後從吉田城輝政初娶中川清秀女
生[illegible]而中川氏歿再聘德川家康女生[illegible]二女
慶長五年為家康攻援岐阜城進戰關原以功賜播
磨備前[illegible]進左近衛少將兼加淡路[illegible]千石因
領與次子忠繼三子忠雄已而陞[illegible]位參議肖松
平氏以家康女婿也長子利隆[illegible]次子忠繼領
備前利隆子光政從因幡[illegible]以忠雄為嗣
忠雄[illegible]淡路至是從備前寬永九年光政自因幡
徙備前[illegible]万[illegible]千石忠雄子光仲自備前徙

因幡。併伯耆食三十二万石。自是池田氏分為備因兩家。光政拜從四位下左少將。世居岡山城。稱岡山新太郎。頗有政績。資望冠一時。光仲亦拜從四位下左少將。兼相模守。世居鳥取城。而光政九世曰慶政。拜從四位下內藏頭。光仲十一世曰慶德。拜從四位上相模守。慶德。德川齊昭第五子。嘉永三年。入襲封。初。細川慶順專佐幕府。謂吾藩受德川氏恩。不少。而俄棄之不祥也。雖然。方今國勢衰遷。不得不勤王事。乃詢藩老長岡監物等。監物答以天皇叡慮狀。慶順意乃決。

細川氏。出於源義家。義家曾孫義季。稱細川次郎。其裔元常養三淵晴貞子為嗣。名藤孝。藤孝歷仕足利義晴義輝。以英才博識受寵。任兵部大輔。[illegible]中。及義輝所弒。欲奉其第一乘院覺慶為足利氏嗣。覺慶與藤孝潛逃。至近江。更名義昭。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信長為義昭復京師。義昭乃入朝。拜大將軍。然性暗弱。信讒言。信長藤孝數諫之。弗聽。信長怒。欲規諫義昭。義昭拒之。據槇島城。徵兵。藤孝說諭甚到。遂使義昭議和。信長感藤孝忠誠。授山城長岡為采邑。藤孝乃以長岡為氏。居青龍寺城。無幾義昭再據槇島城。將伐信長。信長大怒。率兵西入京師。攻義昭槇島城。藤孝與其子忠興為信長力戰。陷槇島城。忠興稱與一郎。時年十一。忠興有弟曰興元。兄弟數從信長。碎堅陷鋭。信長感喜。天正中封藤孝於丹後。食十一万石。賞其二子忠興興元功。明智光秀以[illegible]弒信長。意忠興為吾女婿。豈有不應哉。使人謂忠興曰。吾將除織田父子。請出兵副我志。忠興不答。既而信長為光秀所弒。藤孝大驚。薙髮表無二心。自稱入道玄旨。號幽齋。忠興亦匿妻於山中。告急羽柴秀吉欲以伐光秀。秀吉時在周防。聞變東上。討光秀。忠興

乃率兵屬之。大破光秀弟光春。自是忠興屬秀吉。屢樹戰功。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文祿中。與諸將俱伐朝鮮。勇名大振。先是秀吉欲以會津賜忠興。忠興辭曰。為國家守東陲。僕雖不肖。豈不拜命。閣下若欲酬尺寸功。則請割西國地以賜之。秀吉不許。及慶長三年。豐臣氏家宰石田三成。竊與前田利家謀。欲伐德川家康。忠興長子忠隆。為利家女婿。而忠興嘗有恩於家康。乃與忠隆為家康說利家曰。三成密先誅家康而後欲戮及卿。以逞其私。必矣。請莫為三成等所賣。利家頗悟之。三成不能輒發。秀賴聞之賞忠

與鎮撫功。援豐後杵築五万石。五年。上杉景勝舉兵。將屠關東諸城。家康在伏見城聞變。東征景勝。忠興率兵從之。時諸將士妻孥在大阪。三成欲取為質。使人徵忠興妻明智氏。不至。三成發兵圍其邸。明智氏乃使上卒拒之。手刺其二子。縱火於邸自盡。三成益怒。發兵五千。攻藤孝於丹後。藤孝豫謀之。自棄宮津城。保田邊城。以待敵兵來。逼藤孝。素長軍略。雖齡已傾。勇武絕倫。傍精和歌。嘗傳古今和歌集秘訣。因自謂。今死焉。則非所憂也。然吾且瞑目。恐皇國固有之歌道亡矣。悉取其書。使人獻朝廷。無幾。敵兵薄城攻

擊。連日。藤孝力拒。多斃敵兵。事聞京師。後陽成帝深惜人材之將亡。使右大辨烏丸光廣諭三成等解兵。三成即傳朝旨於丹後。藤孝已決死戰。方急。帝益憂之。使參議三條西實條馳至丹後。傳勅諭止戰。藤孝感泣拜命。曰。決死。弓矢武門之常情。而藤孝微賤齡亦衰頹。饒令逃一死。餘生復幾何乎。今將戰歿。留武名於後世。雖然。率濱皆王土王臣。況拜勅諭於咫尺。豈不奉命。乃出城。赴高野山。當是時。家康將西討三成等。使忠興先略美濃。忠興進陣大垣。家康踵至。顧忠興謂曰。聞乃父受敵兵於丹後。汝宜赴援也。忠興

對曰。已致身將軍。何顧父為。願賜先鋒。以報父志。家康允之。忠興乃與弟興元。子忠隆。擊西軍於關原。西軍汎靡。忠興突進大破之。加藤清正。黑田長政。池田輝政。井伊直政等諸將。亦大破西軍。敵將小西行長。島津義弘。及三成等皆逃走。是役也。諸將奮戰為家康。破敵者不少焉。然意或持東西兩端。如忠興則父子兄弟舉以致身。及家康奏捷京師。賜豐前於忠興。食三十七万石。忠興意藤孝在孤城受敵。宜快戰力屈而死也。何夫城為。且吾妻明智氏在大阪死節。而忠隆妻前田氏見義而逃。不亦戾乎。乃命忠隆逐其

妻。忠隆曰。兒聞及事急。舉家狼狽。婦姑相攜而走。固難矣。母氏命婦先逃。婦乃奉命。未知母氏果就死也。如知果死。何逃之為。因為前田氏陳謝。忠興叱曰。止矣。何待汝喋喋。自今勿父視吾。吾不欲復子視汝也。乃併前田氏逐之。忠隆悔曰。吾為婦人受父怒。如天下笑何。遂還妻前田氏於其兄利長。剃髮自稱休無。八年。忠興拜從三位參議。弟興元任玄蕃頭。賜封下野茂木食一万石。先是藤孝逃在高野山。已而入京師。結廬於仁和寺側。吟咏風月。逍遙自遣。家康已拜大將軍。而幕府規式未備。謂藤孝少壯歷仕足利氏。

詳花營故事。今幸存。宜就而問。乃使永井直勝傳習
故事。於是乎幕府規式。多係藤孝所制定云。忠興第
二子忠利。初稱內記。為人豪邁。元和元年。為家康與
父忠興叔父興元。攻大阪城有功。五年。忠興致仕。稱
三齋。忠利襲封。任越中守。拜從五位上侍從。累轉從
四位下左少將。寬永九年。徙熊本城。更受封肥後。併
豐後露崎。食五十四万石。時肥前豪民天草時貞者。
據原山古城作亂。其徒二萬人。勢太猖獗。頃傍諸藩。
出兵討之。不克。忠利遣兵攻之。自秋至冬。連戰不能
拔城。忠利怒。使其老長岡監物等急討之。監物少隸

忠興。嘗歷百戰。今已齡踰七旬。而勇武不衰。其子帶
刀。亦慓悍。十五年二月。帶刀與監物將兵一萬。自平
草山進拔其外郭。黑田鍋島諸將。亦環攻城。遂陷。監
物進斬賊將時貞。十八年三月。忠利卒。子光尚襲封。
拜從四位下肥後守。兼侍從。光尚子綱利。孫宣紀。宣
紀子宗孝。相繼襲封。並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
延享四年。宗孝為板倉修理所害。初修理暴虐。土佐
守板倉勝清欲黜之。修理憤恨焉。此歲八月。修理詣
幕府。值勝清。是日。宗孝登幕營。會如廁。修理誤為勝
清。宗孝容顏肖勝清。其服章亦相類。修理以為千載

之一時也。心中急迫如狂。終誤傷宗孝頸。一日宗孝
卒。將軍家重下教。賜修理自盡。益家重為宗孝輕修
理罪。以掩宗孝辱。云。宗孝無子。弟重賢襲封。拜從四
位下侍從兼越中守。明和六年。轉左近衛少將。重賢
好學。及襲封擢用堀勝名。大整理藩政。修文講武。士
風一洗。衆歸朴素。民亦樂其業。野酒村漿。以祭重賢。
稱其仁政。歲以作恒例。古者所謂生祠者是也。時德
川治貞亦善理其藩政。世稱紀麟肥鳳。侍臣聞之以
語重賢。重賢聽曰。吾理我政。益欲酬父祖之恩也。何
圖來此諛辭。以誣吾。侍臣等畏怖。重賢好讀歷史。嘗

剳記古今成敗。名曰紛冗錄。將軍家治賞其多。嘉言
善行。將奏請拜左中將。使人傳意。重賢。重賢對曰。吾
未有寸功之酬國家。況如中將。父祖猶不肯拜請。辭
之。其人握汗而退。家治益歎其英達。無幾致仕讓封。
其子治年。老於江戶。銀臺治年。三世齊護。累進拜從
四位下左中將。兼越中守。嘉永中。米國軍艦入江戶
海。齊護怒其犯國禁。與左近將監立花鑑寬等。請以
部兵擯斥之。將軍家慶意不決。乃竢後命。安政二年。
家慶將見米國使節。齊護聞之。請止延見。家慶使老
中阿部正弘。求諭旨。齊護不能自已。乃與島津齊彬。

伊達慶邦等二十一人連署上疏曰。聞將軍諂寬永以前舊蹤。延見外使。僕等謹拜命。然寬永以前諸蕃來朝。謙辭重禮以貢方物。方今外使則不然。尊大驕慢。以蔑視皇國。幕府有司。申諭國典。彼弗省。以馴致今日。其辱國體孰大焉。吾輩深愧污祖先之武。辱藩屛之任。然時勢之推移。有以口舌不可爭者。請吾輩亦依寬永以前舊蹤。就國以勸奬士民。家慶弗報。萬延元年。齊護致仕。長子慶順襲封。先是筑前人平野國臣。筑後人眞木保臣。肥後人轟武平。京師人田中綏猷等。唱尊王攘夷於薩肥間。有鹿兒島人西鄕隆

盛者。性忠勇敢爲。頗憂時勢陵遲。與保臣綏猷等竊入京師。闚朝家動靜。屢與僧忍向忍海等交。僧東山清水寺住侶也。亦慷慨頗負氣節。因共議時事。已而還薩摩。是歲幕府下敎捕尊攘徒。併及二僧。忍海走東國。途遣捕卒。乃自刄而死。忍向走薩摩依隆盛。具語上國狀。隆盛慨嘆曰。事已至此乎。吾輩恐無噍類。自其死奸吏手。寧蹈海自致。遂乘夜相攜投於海。是夜月明。偶會一小舟來。舟人視。變急濟之。二人已瞑焉。舟人看護懇到。隆盛僅甦。而忍向終死。島津茂久聞之。頗憚物議。乃竄隆盛於大島。隆盛以事被放。

大島者。至是三回。因變姓名。自稱大島三右衛門。茂久諭諸將士。勿輕舉誤大計矣。後數年。隆盛起參藩務。先是齊彬子虎壽丸早逝。因以姪茂久爲嗣。茂久後更名忠義。齊彬弟久光子也。久光初名忠敎。稱和泉。安政五年。茂久襲封。拜從四位下左少將。兼修理大夫。無幾尊攘徒復起。竊相議曰。不誅幕吏。則攘夷之實功遂不可奏也。幕吏聞之。隨捕隨縶。京攝間爲之騷擾。島津久光憂之。欲自請江戸。獻讜議。文久二年四月。發薩摩。途至播磨。國臣等謂。烏合舉事。不如倚七藩也。乃與同盟三百餘人。詣久光旅次請曰。近

者幕府蔑朝命。親外夷。天下殆陷鬼域。臣等憤激。欲戴公以解公卿大臣幽屛。據大阪彥根二條三城。下令列藩。奉皇駕於函嶺東。問幕府罪。併殲滅醜虜。願諒臣等微衷。奏上以策大計。則天下衆庶之幸莫大焉。乃出一書。呈久光。久光危之。因慰諭使國臣等留大阪以俟命。自入京師。因關白近衞忠熙以聞曰。疇日幕府刑戮志士。而志士論憤激。日甚於一日。恐釀國亂。或陷外夷術中。臣不忍坐視焉。將東上爲國家獻微衷。途遇平野國臣等。志士三百餘人。國臣等欲擁臣與事。臣慰諭以俟命。請速得朝裁。以鎭國臣等。

忠煕驚乃倂久光獻言及國臣書奏之帝嘉納焉然
以事涉危激詔使久光護京師國臣以下留大阪者
憤激不能自已有馬新七等廿餘人將入京師直訴
於闕久光聞之使人要於伏見新七等不肯因捕
闘[illegible]所司代酒井忠義俄入二條城以[illegible]
於是乎藩威頓挫而殺伐之風起久光作中師奉[illegible]
累獻謀議帝嘉其忠誠倣備後三郎時詔改其和泉
賜名曰薩摩二郎久光深恩之因說中山忠能以戎
狄是膺荊舒是懲古典所載況赫赫神州受外夷凌
辱四民唉嘆之聲滿於道前年常陸人宮田瀨兵衞

謁老中內藤信思縷縷所說至誠徹於金鐵且聞近
時五六諸侯同心戮力將以舉膺懲之典非敢抗幕
府偏欲雪國辱卿請察之忠能曰近時國[illegible]衰頹
天皇深憂之屢下勅幕府問諸侯意見幕府壅塞勅
意不詢事於諸侯天皇叡嘆憂勅意不貫徹吾輩日
夜侍宮闕豈忍坐視之耶雖然諸紳微弱無肯輔之
者子等請努力焉久光拜謝而退是時齊裕在江戶
意身為幕府藩屏之親豈有默視時變哉乃上書言
朝旨可遵奉外夷不可親狀以諫家茂老中井上正
直水野忠精等拒之於是齊裕竊憤幕吏專恣漸絕

佐幕[illegible]詔旨雖不肯為故家齊子也欲彌縫幕府
而幕吏却疏吾家齊裕在焉或抹吾一言嗚呼家齊
已亡矣寧為不孝之子不欲為不忠之臣也遂致意
京師先是肥後人宮部鼎藏長島二平轟武平松村
源造等竊謂[illegible]以求幕府私結外交以動
吉天皇宸怒將親征外夷島津茂久毛利慶親山內
豐範贊成之伊達慶邦黑田慶贊鍋島茂實蜂須賀
齊裕池田慶德池田慶政龜井茲監等皆相屬焉豈
袖手傍觀之狀耶乃說藩老長岡監物曰時勢已如
此盍奮起建千事哉然人必謂我侯受幕府之眷顧

非一日也今而棄幕府非義是所謂犬羊之見耳宜
詳大義之所在以答幕府盛意也否則我侯雖勇武
何面目見天下之人況我侯未有曾臣事將軍將軍
譬如兄天皇則得非我父耶我父有患難兄不援之
而衆弟援之固無不可也矣況朝旨非敢廢幕府特
欲誅奸吏[illegible]以濟斯民耳我侯遲疑失機則志
士不肖藩制各自為所欲為其孰大焉監物告之
慶順慶順素不決其二弟長岡護久護美等屢諫之
慶順弗聽於是鸕飼二平武平源造等亡命倡勤王
攘夷於四方于是鎮西諸藩為之奮六月久光與左

衛門督大原重德奉勅至江戸爲國家議大計至八
月幕議稍決乃與重德發江戸途過武州生麥英人
鞭馬横衝久光前驅從士叱留之不肯從士怒斬之
英人叩所重德亦憤英人驕慢馳驚於品川驛欲問
罪於幕府將軍家茂聞之使人謂重德曰勅使任重
矣而外人固不知皇國禮尚若欲罪之則不如絕外
交也家茂頗不肯已拜攘夷詔豈甘外人之凌辱哉
如此我斷請姑竢他日重德乃與久光還京師十二
月久光獻米萬石以資朝廷經費三年三月家茂朝
京師詔促攘夷太急家茂輒奉勅而幕吏或沮之久

光奏曰臣連陳鄙見規時事焉而讒口間之謀不行
議或沮滯臣強在闕下恐媒蘖不虞之變且攘夷期
迫矣願賜數日暇就國以養兵詔允之先是英人以
生麥殺傷事詣幕府幕府不能制茂久乃使人稟幕
府曰聞英人欲獲我族久光而甘心焉夫英人失禮
於我我斷之曲在彼而彼求其償何其戾耶吾請用
兵決之當是時公卿將士亦多執不可償之說於是
乎詔以五月十日爲鎖港攘夷期七月英國軍艦入
鹿兒島海徵償金曰幕府既納四十万弗於我而貴
藩未決之請得二万弗以養死者妻孥不然則得其
罪者而甘心焉茂久使人答曰殺人者死焉我法也
然犯勅使鹵簿者亦我國有法也卿等宜教我日本
政府論之英人怒欲輒奪兵艦而去會大風雨我兵
追之英艦七艘旋轉自在砲戰善拒我兵亦砲擊破
其六艘英人死傷過多退其一將不能復戰我兵急
擊之英人倉皇不遑援艦錨逕絕錨索而走我兵乃
奪錨帝聞之是月廿九日詔賞茂久攘夷之功後及
和議成英人來乞所亡之錨茂久輒還與之尋各國
爭鬭洋中奪錨則傳言之四方告戰捷及和成得償
金還之以爲公法是從也英人不償金而得之以故

喜出望外云已而帝憤幕議因循不敢應機欲親征
外夷慶德時在京師上疏曰古者天子親下自爲將
帥耀武於海外國史所載雖然方今內有公卿外有
幕府列藩選其人以征焉亦奚有不可也若我兵敗
績不奏攘斥之功則親王爲之元帥而後議親征是
爲得其序焉今也至尊出征臣不爲得其機且小栗
政寧奉勅歸關東促攘夷期幕府可必副叡旨願莫
輕舉誤大計則國家之幸孰大焉書已入或曰慶德
通意二條齊敬及幕吏以沮親征又曰慶德慷慨豈
沮親征者乎如其蹟奏出於藩吏黑部權之助等意

其奸以口舌不可爭也同藩河田左久馬等二十二
人竊相議曰不除奸吏遂不能見吾侯正議八月十
七日乘夜刺黑部及高澤省巳早川卓之丞而逃加
藤重次郎者亦嘗阿黨黑部聞變恐怖自伏劍而死
先是天皇親征之議起或傳內旨徵久光久光以命
之不公不敢應天皇欲詔召之時朝議疑薩人殺姉
小路公知免禁門宿衛鷹司輔熙三條實美等亦以
公知遇害之故沮久光久光固不知殺公知之事謂
奸人作間也九月茂久與毛利慶親山內豐信率兵
抵大阪上書請斥奸人十月茂久豐信入京師奏請

與家茂慶喜慶永等為慶親議事詔召家茂等元治
元年正月茂久奏曰八月十八日之事臣不堪悲痛
朝令夕革自古為衰世之弊習敢請天皇親與輔弼
公卿俯察時勢人情以建不拔之基明遠大之謀臨
事莫紛紜不然則良法奇策亦屬徒為傳不云乎本
立道生如其大計宜下令列藩以採公議帝嘉納焉
是月詔叙久光從四位下任少將兼大隅守二月茂
久上書請建祠湊川祀親王護良源親房楠正成招
其忠義魂以禱護國攘夷帝優嘉納焉命茂久董其
事是月護久護美奏曰自要港已開激徒橫行有櫻

田阪下變初毛利慶親謀朝幕協和而朝旨幕命未
盡善也如進慶親官又賞馬關之舉皆稱為偽勅臣
未知其謂也毛利氏固執舊詔以新詔為偽勅遂致
紛亂矣請詔召慶親父子若其重臣於大阪說諭懇
到使毛利氏信朝幕協和而後責其勾引七卿暗殺
幕吏等罪則慶親必謝其過也若夫執迷違旨則天
人所俱誅誰敢拒之今也廟筭不出於此臣為國家
危之於是朝廷置參與職以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
城護久充之三月池田茂政策九事一曰定國是和
人心是為攘夷之基本二曰長崎新瀉箱館三港之

外可禁外國船入泊也若犯約則攘斥之三曰可速
舉橫濱鎖港之實四曰省江戶城營繕可以充軍資
五曰將軍宜入大阪城以議海防六曰尾張前亞相
館二條城可以守衛京師七曰募金於富商可以贍
藩力不支者若不修其武備者宜嚴加譴責八曰可
禁藩士游說親王公卿九曰可許毛利氏入京師此
數者今日之急務而一失機則國勢恐土崩不可復
收也家茂頗悟而未能報茂久又奏曰嘉永以來
見內備充實之功將軍推至誠一新天下耳目則攪
四國威亦非太難也願朝廷制大體而幕府不盡其

職掌矣客年弊邑與英人戰以砲艦不完不能遽粉
敵艦遺憾何已誠能充實軍備振起士氣則膺懲之
典可舉也將軍既奉勅而未下攝海守備之令使人
生疑惑請速表實以鎮衆情四川済裕慶德齊正等
累遷參議及宰相並叙從三位慶應元年家茂在大
阪將伐毛利氏徵南海鎮西兵二年四月茂久齊裕
等致書京師奏曰征伐者天下重典其名正理明則
將士不待令而會焉客歲德川慶勝西問毛利氏罪
觀察其悔悟恭順狀解兵而還今復將軍伐之是曰
無名師臣等不欲出兵以援無名師請辭焉使其臣

大久保利通至大阪謁老中板倉勝靜諫其征長細
川慶順亦稟家茂曰將軍逗大阪殆一年將士念歸
動欲擁將軍而東顧不徴將士之意且在大阪而通
意西藩以定人心則今日之事可坐而制也家茂不
納命慶順出兵援幕軍七月慶順部將長岡監物溝
口藏人等擊毛利氏兵於豊前破之幕軍參將小笠
原長行指麾失其宜監物藏人等怒之輙引兵而還
於是幕軍不振長行航走長崎八月小倉城陷茂久
聞長防士民激發幕軍取敗與久光等相議以自國
家受外侮殆十年幕府失統御之術國是未定內訌

之機已發於櫻田尋有五條筑波之亂其肅整內政
急於救溺而將軍不省輙興征長師何也獨德川慶
勝諒毛利氏謝罪班師乃毛利氏已有辭而長防士
民所歎訴幕府一切却之豈可謂公當哉且疑毛利
氏使臣宍戶備後等若夫糺問使備後等無容喙則
其士民亦自知罪焉今則不然妄拘留使臣箝其口
士民益憤恨以幕府不為直況如襲大島郡事頗類
海賊固不忍言也不唯激其士民國家治亂之所係
焉不可以不審也乃致書京師以聞時家茂薨於大
阪帝下詔慶喜議之茂政及蜂須賀茂韶上疏請黜

松平容保等一新天下耳目茂久亦使人謂山階晃
親王曰宜以德川元千代為將軍廢二條齊敬及朝
彥親王松平容保等以寬典處長防也不然則干戈
無止時王請計之親王乃頒焉屢入朝召慶喜等議
事十二月帝崩遺詔勿開兵庫港矣且曰可處毛利
氏以寬典三年四月茂久宗城入京師慶勝慶永等
亦相踵至俱請奉遺詔將軍慶喜不肯上書累奏請
開兵庫港慶德茂政茂久等上書奏曰兵庫港者京
畿接近之地先帝深憂腥羶闌入輦下遺詔勿開港
矣今也將軍所奏事情似不得已雖然先帝所肯不

制可。況陵土未乾。斬帝猶在諒闇。戚屬擯遺詔。何以示信義於天下也。臣聞外人重信義矣。果然則諭彼以此。亦何有不服從。如此則舉知陛下為孝子。而將軍亦應得為忠臣也。臣等殷請。忠孝二道之不淪廢焉。當是時茂久豐信等議與慶喜不相協。各以病辭。國齊正宗城等亦相繼就國。十二月茂久豐信又茂野茂長等奉詔入京師。無幾詔廢幕府。解慶喜容保等職。容保等弗懌。謂茂久等所為也。輙聚兵大阪。茂久奉詔使部將西鄉隆盛伊知地正治等率兵八百。守鳥羽。茂長豐範及毛利氏兵守伏見。明治元年正

月三日。容保定敬分兵萬餘為二道。伏見鳥羽。隆盛正治及毛利氏部將山田市之丞交野十郎等擊卻之。適讓久奉詔北上至大阪。慶喜使人要之。答曰。朝廷傳旨徵臣等。若遲緩忤旨則罪無所謝。況朝廷有戒心。何稽留之為。容保等亦使人百方說示止之。讓久不答。乃率精兵數百發大阪。將入京師。賊兵遮路。讓久大聲呼曰。臣長岡澄之助奉勅赴京師。宜速開路。不然則吾一擊破之。賊兵不能爭。讓久即入京師。帝慰勞之。命護禁闕。方日隆盛正治部下及諸軍並進。賊兵據淀城外設伏挑戰。我兵知其有伏不輙進。

隊長石川厚狄。伊集院與一等。奮曰。武夫失機。如其怯何。與銘手數人進伏。即起厚狄與一等數人血戰皆死之。正治憤激。麾兵大破賊兵。遂取淀城。賊兵退保八幡橋本。我兵又破之。賊兵遂大潰。正治等乘勝與市之丞十郎等分兵追北。十二日進至大阪。將慶喜容保以下已逃。其兵亦皆逃亡。正治等乃遣兵縱火大阪城。奏大捷於京師。已而茂久讓久慶德茂政齊正等奉詔出兵。討東北諸賊。連戰一年。遂平之。

續日本外史卷之六終

續日本外史巻之七

馬杉繫　著
賴復　閱

天皇前記

毛利氏

山内氏　淺野氏
佐竹氏

續外史氏曰。長防之為州。三面皆海。而東控山陰山陽。其收穫之利。殆踰百万石。昔日輝元之削疆土也。僅以長防二州。為其有焉。部下將士。戎困跟縮。輝元使從弟秀元。計其歲入。秀元答曰。大凡不下於七十万石。輝元曰。可矣。由是觀之。當時二州之歲入。已如此。爾來墳海。闢山。其贏利可知耳。毛利氏以累世勤王之勲。舊受眷遇。於天朝。特渥矣。嘉永安政之際。深憂國運衰還。屢上書。諫幕府。弗省焉。猶且欲匡濟之。百方苦議。與幕府諸老反覆論辯。殆碎肝腦。而議遂不相協。乃奉勅入京師。時島津氏先在焉。山内氏亦踵入京師。因勅三氏。挽回衰運。三氏協力。東西馳驅。務副宸慮。幕吏厭苦之。陰謀離間島津氏。素推中川王。毛利氏乃推三條公。勢似相拮抗。山内氏居間務謀之協同。而一旦分崩。釀成癸亥甲子之難。毛利氏

之窘厄。殆至不可援也。然而勤王之宿志。未嘗衰退矣。所以然者何也。蓋長防據山海形便之地。蓄兵馬於南海。鎮西以扼山陰山陽之要衝。加旃有高杉大村山縣諸上川兵如神者。其利不啻踰百万石。以通志於京師。而山内蜂須賀淺野有馬兩池田諸氏皆一時雄藩。俱懷勤王志。乃如晴相應者。島津氏亦復竊結歡以援我窘厄。於是乎幕府大兵。英佛軍艦。雖環攻之。不能遂拔長防矣。賴子成曰。大凡英雄成事。皆以為智慮所致。而其事之合義。有能服人心者。而不自知也。論者徒視其成敗。謂盡成於智慮。而不知天下之事。有出智慮所不及。余謂。大勢一變。毛利氏之再得拜天日者。是不因其智慮。而因其地利與人和。不因其地利與人和。而因其事之合義。子成又曰。昔者孫堅以英雄之姿。志嚮漢室。奮討强賊。出身不顧。又有策權之子。遂能據有江東。以魏武之勢。而不能取焉。余復從贊。今日之毛利氏。毛利氏守志於窘厄之中。以奉宸旨。可謂義之大者也矣。而明治之初。出兵保護王室。討平東北亂賊。其功績非啻孫氏之比。況為國家。畫王政維新之大策。其功之大成果何如。于亦以其事之合義也。

毛利氏大江廣元裔大膳大夫慶親十五世祖曰元就元就生隆元隆元生輝元輝元累進拜權中納言慶長之初降德川家康家康削其山陰山陽之地更授長門周防二國事皆載在前史今不贅之輝元生秀就秀就生綱廣更冒松平氏綱廣而還父子叔姪相繼襲封並拜從四位上大膳大夫文久元年慶親養族淡路守元蕃第定廣爲嗣任長門守慶親後更名敬親定廣亦更名元德二年元德與島津久光山內豐範在京師倶議尊王攘夷策以副叡旨

山內氏出於鎭守府將軍藤原秀鄉秀鄉十世孫首藤義通居相摸山內因氏焉其裔徙居丹波三宮城天文永祿間有久豐者稱山內孫太郎其子盛豐稱但馬守仕織田信安自丹波徙居尾張先是信安與族織田敏定分尾張八郡爲上下敏定領下四郡居淸洲城稱下織田信安領上四郡居岩倉城稱上織田盛豐爲信安守黑田城永祿中敏定裔族信長與信安有隙攻拔岩倉城尋攻黑田城盛豐力戰不利與長子十郎死之次子一豐時年十三受父兄戰沒之餘流寓四方不能自給後數年折節隸信長稱猪右衛門尉有賈人自東奧來鬻馬其馬雄姿龍蹄稱關東無雙而其價貴重衆無購之者賈人將牽而去一豐意望殊急而苦無其資乃歎曰吾新就仕途未嘗表寸功也乃騎如斯名駿以入君家覽觀則足稍表吾武而貧困無其資何遺憾之多於世乎其妻聞之謂一豐曰妾聞名馬價貴矣不知幾許金乎一豐曰黃金十兩也妻曰然則可獲其馬矣妾請給其資輙開鏡匣出十金授一豐一豐大驚罵妻曰身逼貧窶有年於玆汝有金秘之以不救吾困苦憾戾何如此妻答曰卿言信然焉然妾初嫁卿也父授此十金戒曰勿敢供尋常資用也夫士之苦貧亦尋常耳宜

臨夫婿大事以供之也妾守父戒與卿共嘗艱苦蓋久矣頃聞京師有觀馬宴卿騎此名馬以從君侯則不獨卿之榮君侯之名譽亦不爲不多矣是以供之而已一豐因獲購其馬已而信長入京師一豐騎而從之信長觀其馬而驚曰騎之者爲誰左右對曰山內猪右衛門也信長乃召一豐問其所獲一豐答以實信長感嘆久之曰眞個良馬也嚮使與人牽而去恐爲信長家人不識馬吾聞一豐流寓非一日雖纔就仕途家道貧窶可知也何圖獲良馬以示我武威於京師實吾良臣也命屬羽柴秀吉增其給祿一豐

從秀吉連歲力戰。天正十一年賜若狹高濱城，於之十三年從近江長濱城，稱對馬守。十八年以累[illegible]從遠江懸河城，食五万石。慶長五年，家康之東也，一豐從至下野宇都宮。其妻在大阪，使人間行報三成行長等舉兵狀。從家康在下野者，未發。[illegible]閱狀，家康召諸將士問其歸向，衆不輒答。獨稱[illegible]康。一豐亦因家人所報，已審三成等狀，乃進請曰：[illegible]城地在海道要上，族屬及其妻孥，使以質于吉田等兵守懸河，則賊中所積殆支數月。諸將士聞之，遂即決。於是西[illegible]之議立成。家康大喜。爲吉田者家康女婿

池田輝政城地也。一豐乃委質於輝政與正則等，爲先鋒馳赴美濃大戰關原，走敵將行長，以功除土佐守。慶長七年始就國，修高知城居之。明年詣江戶謝恩。家康從容問曰：土佐歲入有幾許乎。一豐對曰：大凡可二十万石。家康驚曰：昔者長曾我部氏在土佐日，故太閤館之，吾亦從至其國，考察地[illegible]，以爲歲入不下百万石，故賜汝以酬其勞，何闇如斯，其小也。一豐感泣，拜慰撫之辱。尋敘從四位下。一豐無子，養弟康豐子爲嗣。大將軍秀忠賜名忠義。前將軍家康養松平定勝女妻之，命冒松平氏。已而忠義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有四子，曰忠豐、忠直、一安、安豐。而長子忠豐襲封，次子分受新地。忠豐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忠豐子豐昌襲封，而無男，修理亮康豐曾孫豐房襲封，亦無男，弟豐隆襲封，自豐隆至豐淳八世相繼。襲封豐淳無子，叔父豐[illegible]豐信封，並拜從四位下土佐守兼侍從。豐信[illegible]英敏，[illegible]諱其嗣[illegible]田繼任土佐守，敘從四位下兼侍從。文久[illegible]京師也。淺野茂長亦使其義子長勳[illegible]

淺野氏出於貞純親王。親王第六子曰經基，經基有武幹，淳爲武臣，賜姓源。經基長子滿仲，居攝津多田。任左馬頭。滿仲長子賴光，任攝津守，相繼爲禁中武衛。賴光七世美濃守光衡，次子判官代光時，以淺野爲氏。其裔從居尾張。永祿中有長勝者，仕織田信長，爲弓隊，無子，養二姪女，長女嫁木下秀吉[illegible]迎族中村彌兵衛子爲嗣，名長政，以次女妻之。長政亦以弓隊事信長。及秀吉受封播磨，信長命隸之，以長政爲秀吉[illegible]，資望起於衆。秀吉亦眷顧不爲不腆，委以家事。長政性忠純，爲秀吉屢策規畫。後班豐臣氏五奉行第一。拜從四位下彈正大弼兼侍從。先是

長政居近江阪本城食若狹九万石後以累功賜甲斐國食廿一万七千石秀吉薨後與石田三成有隙長政子幸長憤滿將擊三成德川家康居間爲解之長政終去職赴其封甲斐尋屏居武藏府中時德川秀忠在府中素知其無罪時使人慰問之幸長猶在京師以秀吉遺托護衛北廳淺野氏慶長五年家康東討上杉氏幸長率兵從之及三成擧兵幸長先驅至美濃攻拔岐阜城長政亦從秀忠自東山道西上會美濃軍幸長進戰關原擊走三成等以功更賜紀伊食三十九万五千石叙從四位下任紀伊守

十二年長政致仕家康特賜常陸眞壁郡近江越智郡以其五万二千石爲養老邑長政乃攜其妻及次子長晟赴江戶以老爲家康奏請以長晟爲右兵衞佐先授備中二万石幸長無子長晟入襲其封任但馬守元和元年爲家康攻大阪有功亦叙從四位下二年以秀忠命娶家康第三女爲夫人五年移賜廣島城徙居焉食安藝備後四十二万六千石已而薨侍從有二子曰長治光晟長治以庶賤不得爲嗣別賜備後五万石依三吉城次子光晟以家康外孫立爲嗣任安藝守拜從四位下侍從冒松平氏尋轉左近衞少將長子綱晟襲封拜從四位下彈正大弼綱晟八世曰茂長任安藝守文久二年詔召茂長茂長會臥病使其義子紀伊守長勳詣京師與島津毛利山內三氏奉詔議國事當是時佐竹氏出兵京師護衛禁闕

佐竹氏出於鎭守府將軍源賴義賴義第三子新羅義光孫昌義者領常陸佐竹因氏焉文治之季昌義孫秀義率兵會源賴朝於下野討藤原泰衡秀義旗幟皆用白與賴朝旗幟無別賴朝乃取月輪扇賜秀義爲其徽號秀義六世貞義隸足利氏其曾孫義盛

無嗣以上杉憲定次子爲女婿名義仁勳舊將士弗懌乃欲奉貞義曾孫興義爲主於是足利持氏使岩松持國攻興義長倉城將士不能支遂立義仁爲主應永之季鎌倉亂義仁率兵援持氏以功賜館號爲關東八家之一義仁六世義重稱常陸介當是時管領上杉氏亡關東豪族悉屬北條氏而常陸下野將士屬義重北條氏直憤之累攻常陸下野義重力戰卻之時有江戶重通者亦爲常陸豪族以其通北條氏義重攻滅之尋取水戶城使長子義宣徙居自老于太田城天正中豐臣秀吉伐北條氏義宣率兵屬

之。以功為常陸三十三館總督已而欲威三十三館併其来地以領焉因石田三成而謀之。秀吉在伏見城義宣赴請曰曩賜殿下信書撫馭本國而豪族等兇暴不肯從指令是蔑殿下也今而不制之恐違戾徒日多願賜其裁斷三成在側累贊義宣所訴秀吉作色曰奴輩凌我固有罪卿為吾處之義宣大喜馳就於國托事徵豪族三十三人悉誅死遂併其地食八十万石於是威權震關東蓋由三成贊成也秀吉薨後三成將罹禍義宣率兵赴援三成僅得不死無幾三成陰圖伐德川家康義宣在常陸遥應三成自

將步騎四萬餘出陣多阿郡欲與上杉景勝前後夾伐家康家康時在宇都宮俄西擊三成等於關原大克之。義宣缺望不知所出族將東政義諍義宣降家康義宣逡巡不決父義重憂懼遣重臣緒貫大藏人見主膳通意家康家康不答義重乃赴伏見謝罪家康視其老悃可憫不肯問罪後數年義宣赴伏見謝恩家康命收常陸國更賜出羽秋田二十万石國老群馬丹波説義宣曰顧我兵有四五萬糧仗亦應支十年盡死守故土義宣曰。令也天下將士悉屬家康吾據我孤國以受天下兵勢固難保也且三十三館

遺族乘機作亂必矣其死於輕卒手辱莫大焉遂率七千餘騎從秋田。群馬在常陸與兵無幾敗死慶長之季義宣與諸將攻大阪大戰今福堤中部將梅津某以下數人最有功家康賜感狀及絹帛賞之義宣累進官至左中將兼右京大夫無子養弟岩城貞隆子為嗣名義隆累遷官至左少將兼修理大夫義隆十一世義睦無子以相馬益胤子為嗣名義堯拜從四位下右京大夫兼侍從後陞從三位左中將先是安政元年正月長門人吉田矩方在江戸疾外人傲慢無禮凌辱我國體慨然講攘斥策意以進退不

使木船當鐵艦如神未可保必勝也。乃謀佐久間修理修理曰察方今宇內形勢自非周遊海外各國傳習軍艦蒸氣要術未可以講海防也矩方乃感發會米國軍艦泊浦賀矩方欲駕遊海外觀其情勢乃與同藩澁木某就米艦而告請艦將不聽詐[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將軍家定使人捕矩方命毛利氏錮之居二年事乃解五年老中間部詮勝請京師奏請開港締約矩方聞之竊欲刺詮勝毛利慶親大驚使人捕矩方再錮於長門幕府召矩方於江戸糺問數條矩方以實答焉六年八月遂刑矩方矩方為人慷慨以國家憂為己

憂慶親不能用遂使之刑死矩方黨麻田幸輔高杉晉作久阪義助入江九一等亦慷慨數諷慶親使勤王攘夷毋慶親乃詣江戶極論外夷不可親之狀家茂弗省慶親謂幕府先締條約於外國而後奏焉朝廷責其專斷幕吏托事左右不肯奉勅雖詔出於不得已而天下爭厥不以幕府為直也夫朝廷幕府相和乃本也而諸港開鎖抑末也於是乎可奠戴王室先立我國體苟國體已立則開鎖之權在我自我航海互市西洋各國亦無妨也文久二年二月慶親說老中久世廣周曰承井伊氏擅政之後未能洗除餘

弊抑和宮之降嫁也將軍當入朝謝恩且如攘夷宜勿誤朝旨令將軍或食言於是天皇震怒世或以幕府為違敕近時自黙鍋島齊正山內豐信伊達宗城等列藩鉄望各為自守之計國勢已如此今而無大處分則必有噬臍之悔也僕為幕府危之廣周納曰卿之所謂大處分者僕不知其為何物請受明教慶親奮曰為今之計在以松平春嶽為大老以刑部卿慶喜為輔將登庸川路聖謨佐佐木顯發等以一新大政不能則吾欲與薩肥諸藩奉詔以令四方也廣周愕然先是慶親使其臣永井雅樂撰上國狀至是

薦雅樂於廣周雅樂專主開港希幕旨廣周乃與諸老議召雅樂授密旨西上說京師四月豐信宗城等奉家茂教解其幽屏雅樂既入京師謁中山忠能說以時勢不可已請得外國條約敕裁當是時京師盛唱攘夷上下俱惡雅樂雅樂終不得要領而東長門人在京師者欲陰刺雅樂要之大津驛雅樂諜知之間行出京師取路東山道壓以身入江戶慶親怒細雅樂於長門遂命自殺乃使人謂細川齊護曰客冬以來數說久世安藤二氏請定國是久世氏乃召我臣其授密旨俾說京師事非容易矣吾深憂之願盡

高議以鎮衆心是月慶親移病就國留嗣子元德於江戶以議國事元德乃說幕府諸老曰近日內憂外患並至人心洶洶將軍宜朝京師會列藩以議國是凡事之大者奉詔令天下則億兆士民將知公議所在矣諸老弗答五月元德留書幕府奉敕入京師帝召之簾下詔曰乃祖元就勤王事已尚矣乃父慶親嘗憂外夷強梁欲佐幕府副朝旨其意可嘉焉今也汝不忘祖先勤王之遺志奉勅入京師朕太喜焉宜在輦下與島津久光戮力以鎮衆心元德感泣奏曰臣雖無似謹奉詔願勿煩宸慮因拜謝而退自是元

德在京師與久光屢入朝獻攘夷策討論國是意謂幕府自締條約開諸港奸商投機恣昂低物貨世舉困之況京師三塞之地上民訴窮乏太切豈可坐視之哉乃使人諭京攝豪商勿恣昂低物貨於是乎京阪士民慕毛利氏如慈父四方志士亦聞其聲攀競入京師贊成元德議者殆千人是時故吉田矩方黨高杉晉作久阪義助入江九一山縣狂介等在長門日議攘夷策乃不論士民揀慓悍耐事者編入兵籍呼曰奇兵隊以備海防八月山内豐範奉勅入京師與島津毛利二氏戮力以襄國是時人仰其威望凡

語尊攘者必先以薩長土稱天皇深嘉三氏忠誠詔曰家茂已奉詔解親王公卿及諸侯幽屏而上疏罹縲絏者未解朕疑其意且如安島帶刀死國事者亦不尠焉今也欲招集其寃魂使子孫長奉祭祀也汝等以爲如何元德拜詔請赴江戸與家茂等議之帝制可焉八月元德赴江戸與幕府諸老反覆討論家茂乃奉叡旨無幾元德還京師以聞已而就國慶親代朝京師十月豐範與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奉勅赴江戸傳攘夷詔令家茂奉旨當是時朝彥親王及近衛忠熙等結於島津氏三條實美姉小路公知等結於毛利山内二氏勢稍相軋松平容保爲京都守護陰謀其排陷天皇不察焉三年正月慶親陞從三位宰相二月有人梟唐橋村農惣助首於豐範邸下揭示曰千種少將嘗助幕吏奸謀將以極不義之榮華遂與島田左近賀川肇等謀誣陷大臣公卿其罪跡有不可舉說者因乞首級至於此如其深旨天地神人所知請諒察焉豐範大驚使人檢其首則非少將也蓋少將引罪屛居於唐橋村惣助乃其里正也嘗得千種氏寵幸故戮之以諷云豐範頗有悟已而就國慶親亦奏請就國巡視長防海岸

嚴其兵備時將軍家茂在京師詔督攘夷期甚急家茂奉詔以是歲五月十日爲期帝乃下詔布告於天下於是列侯各就國以嚴海防幕吏不慊焉將擁家茂歸江戸帝震怒益疾幕吏橫恣五月十日佛國軍艦自豐前海入周防海遂碇赤馬關毛利氏戍兵擊却之廿三日英國軍艦冒風雨來碇我兵在阿彌陀寺礮臺者砲擊破其艦英兵放輕舸來逼戍兵力戰英人死傷太多時英艦在龜山洋者突進來襲我兵死之者數十人英艦亦退去廿六日英艦更自玄海入我兵在觀音寺礮臺者逆戰英艦砲擊龜山礮臺

我兵不屈三而合擊遂破英艦英艦逃走六月朔英艦又自周防洋進阿彌陀寺龜山二臺兵巨砲連射英艦破龜山礮臺向南濱元德聞警率精兵三千自八重山下航向赤馬關英艦望見之要擊元德於龜山洋元德太急赤馬關戍兵以甲眞虎勢二艦援元德英艦砲銃連射以却之元德益急自麾兵取長槍拋英艦英將傷頸而斃於是英兵沮靡甲眞虎勢二艦乘間過英艦英艦急彈甲眞艦艦敗而沈沒虎勢艦踵進英艦不能支乃射火彈於南濱而去元德駕虎勢艦追躡至周防洋不及日已昏暮元德還赤馬

關五日佛艦二艘自周防洋來襲左京亮毛利元周以兵三百力拒不利佛兵駕輕舸縱火前田村而進元德以精兵千餘逆戰大破佛兵斬獲頗多時幕吏數人在獲中元德以爲幕府嗾外夷以攻我也乃決戰欲鏖之佛兵不能支遂棄前田村而退元德告急豐前小倉請戮力攘外寇小倉人不應已而佛艦乘曉霧東去元德使人謂小倉藩主小笠原忠幹曰危急相援鄰國之義今也袖手傍觀特背攘夷詔令一旦有事則對峙之地吾不保彈丸不及卿其領之忠幹答曰將軍在職僕唯知奉幕命未知奉詔令也如

其受彈丸吾不得從命也忠幹官大膳大夫食十五万石其城地正與赤馬關相對而忠幹一意奉幕旨不嘗省詔令之爲何物慶親元德及長門人擧憤忠幹之背大義帝聞慶親父子先諸藩攘斥外夷叡感不淺使少將正親町公董來賜詔以慰勞焉且下詔四方建近藩互相應援以掃攘外寇之制爲懲忠幹不援我之過也是月幕府使目附中根一之允來責妄啓兵端慶親元德怒曰將軍奉詔已布攘夷令限以五月十日吾不怨其期黽勉以攘外寇朝廷賜命慰我軍勞子等以幕府吏員猥矯朝命何其戾乎因

拘留之後有人殺一之允云當是時慶親將士深怨忠幹依公董請征小倉公董報之京師帝欲拜朝彥親王爲督將以征小倉親王沮之事遂罷松平容保憎毛利氏過激謂不除之則難以撓回幕威與朝彥親王謀毛利氏將士在京師者不之察八月十八日容保下令俄解毛利氏宿衛部將高杉晉作入江九一等奮怒不已乃欲詣鷹司邸稟事是日禁門皆閉不許毛利氏兵入禁中晉作益怒遂從鷹司邸後門而入謁關白輔熙曰我藩誠忠世皆知之何圖俄遭擯黜臣等不知其所以也請蒙明示而制部下不

然則朕自瀆動怨生睚眦之變輔煕曰吾雖職居關
白今日之事嘗不與知也吾且入朝希叡旨汝等宜
鎭撫部下以俟後命時前大納言柳原光愛傳詔停
輔煕入朝輔煕驚愕不知所出會中納言一條實美
等數人來投曰臣等聞禁闕驛騷將入難容保兵拒
臣等曰朝廷下令停其入朝於是臣等不得入禁中
不知是那般之變願更明旨以解臣等疑惑輔煕答
曰余知其旨亦已傳詔停吾入朝卿等請察之晉作
在階下怒髮衝天乃進言曰奸賊果為奸臣請一死
欲以雪闕藩之辱併解諸卿之寃言未畢實美諭曰

汝且勿決矣吾輩熟計以處變時國事掛中納言三
條西季知近衛少將東久世通禧侍從四條隆謌
右馬頭錦小路賴德修理權大夫壬生基修主水正
澤宣嘉等亦皆來在坐乃相率投大佛方廣寺毛利
氏兵三千餘人從之近衛兵聞變馳集方廣寺者殆
萬人欲奉實美等討容保晉作乃謀議曰賊皆在禁
中不可襲也請誘之郊外以決戰諸子其努力焉急
部署其所向毛利氏督將讃岐守元純吉川經幹等
諭止之以動干戈以擾輦下其罪不細也不如退而
謀之實美等亦然之謂自非還毛利氏安得掃攘外

夷以安宸慮遂相率而西帝驚遣柳原光愛留之不
及詔削實美以下七人官爵是月詔召豐信與幾禁
毛利氏兵上入京師九月豐信與島津茂久毛利慶
親世大段投書京師曰願斥朝彦親王及松平容保
池田慶德酒井忠績匡正朝議不然則兵甚爭故數
人相見十月上旬公卿危懼莫敢奏達者宗兇諸與
三氏終始者多遭刑死茂久等謂容保等之所為也
十月茂久與豐信率兵入京師將有所奏議時毛利
氏國老益田親施上書請復實美以下官爵慶親亦
因右少辨勸修寺經理上書請入京師皆弗報十二

月慶喜以改國是根本下總井原主計至伏見訴戀
闕之情豐信又說閣護久等欲合而議之或以縱之
入京師則游說公卿其生奇變必矣命却之是月薩
摩商船發兵庫將至長崎泊豐前田野浦亦馬關戍
兵誤認為外國船直砲擊之船中死者三十人島津
氏聞之元治元年正月將軍家茂入朝詔曰毛利慶
親輕忽攘外虜開非朕所望又曰如容保慶永寄志
處宏遠足以任國家樞機朕視汝等猶子也汝等視
朕亦猶父焉家茂感泣奉詔茂久豐信等聞之謂朝
旨前後相反何也然令爭之不可也乃置宿衛兵於

京師而歸。容保益紆細作以謀其離間。自是豊信稱病不輒入京師。六月。慶親使國老福原元僴至伏見。分疏藩情。其部兵四百餘人從之。一橋慶喜。松平容保等使之諭斥從兵。不肯。慶親使國司親相。益田親施率兵五百相踵至嵯峨。山崎助元僴。長門守元德與實美季知等以千餘人繼之。元僴親相親施鞠躬分疏。訴慶親父子寃。併請復實美等官爵。弗報。元僴等憤怒。謂為朝彥親王及慶喜容保等所壅塞。乃相議曰。不進除君側之奸。安得拜天日。七月十九日昧爽。元僴親相分兵三道入京師。將有所請。慶喜容保

等部署官軍二万餘。護京師。元僴親相等猪突奮戰。殆破禁門。官軍縱左右翼擊之。元僴先敗。半田紋吉死之。紋吉名成久。筑後人。嘗在京師唱尊攘。奉前侍從中山忠光舉兵大和。軍敗。與忠光等數々走長門。至是從元僴自伏見進。與官軍戸田氏彬兵戰。蒙銃傷死。親相亦戰不利。多失其良。收兵而還長門。家茂唱毛利氏兵犯闕罪。奏請削慶親以下一族官爵。以大納言德川慶勝。大藏大輔松平茂昭為總督。部署島津氏以下二十一藩將士。所向討長防二國。歐米各國公使亦以軍艦十八艘來襲。蓋報客歲之役也。

八月五日。歐米軍艦來攻赤馬關。我兵砲擊卻之。詰日。外艦數艘復來逼。砲丸雨注。我兵不能支。遂棄礮臺而退。外兵乃用輕舸就陸。自板谷村進。我兵還戰破之。外兵死者無算。而佛艦別隊自前田村進。衝我軍後。我兵敗績。七日。佛兵據山結寨。以狙擊高杉晉作。小田市之丞等分兵格鬪。數合互有勝敗。慶親意今也幕兵在前。而外艦拊我後。是腹背受敵也。我兵雖萬死。未可保必勝也。乃令諸軍以彈藥已竭為名。使人至外軍以議和。外將責以客歲之舉。慶親乃舉攘夷詔書及幕令為證左。外將輙首肯焉。遂戢兵而

去。無幾。各國公使會橫濱相議曰。宜徵償金三百萬弗也。乃詣幕府曰。毛利氏所以讐我者。蓋奉朝旨幕令也。彼已有其證左。何獨以我為讐哉。乃幕府食言以賣我也。宜償軍資三百萬弗以謝我勞也。不然則吾等再抵長門。可直議之已。幕府諸老困之。乃答曰。幕府徵之長門。可以致卿等焉。請勿復煩意慮。公使皆頷之。是月。家茂使伊達宗城傳命慶親曰。曩日其藩士恣入京師。敢犯禁闕。罪非輕也。宜慶親以下一族屏居以待命。慶親答曰。嚮使福原元僴分疏藩情。何圖元僴違節度。率兵犯闕下。亦教戒無素之所致。

也請以寬大至仁緩吾罪則幸甚因使族毛利元純拘執元僩親相親施以下首謀十餘人十月幕軍總督德川慶勝副總督松平茂昭入安藝以廣島為牙營刻期逼長防慶親使人因淺野氏分疏曰聞征討期已迫惡懼不措願審吾衷情以待寬大處分乃慶親元德出山口城屏居天張寺謹愼以待命先是毛利氏將士紛紛議論不相協遂分為二黨吉川經幹宍戸備後毛利能登毛利伊勢等主恭順而麻田幸輔前田孫右衛門等唱戰守目備後等稱俗論黨備後等怒將捕幸輔等幸輔乃引罪自殺其黨三千人

相率投三田尻時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等在三田尻諭就恭順於是乎闔藩肅然經幹備後等毀封內柵門撤要衝守備閉將士邸宅謹愼恭順以表無他幕府大目附及軍目附數人來而檢按焉總督部將成瀨正肥率兵三千屬之我藩諸老有司迎之山口以示恭順之實已而大目附以下還廣島我老相識曰不如速刑元僩等以謝罪也十一月遂斬元僩親相親施等首謀十三人經幹使人至廣島因淺野茂長布旨曰征討日逼慶親父子一族闔藩恐懼泣血不遑待命乃刑首謀魁將以謝罪且實美季知以下

朝紳在三田尻者或徙之封外或還諸京師唯命之從願為我稟總督以中救之茂長稟之總督十三日我老志道安房携元僩以下首級至廣島稟總督曰如首謀宍戸左馬介佐久間左兵衛竹內庄兵衛中村九郎久坂義助寺島忠兵衛來島又兵衛等十餘人或已死京師或令誅之以表誠意無他耳時經幹及毛利伊勢相踵至廣島陳慶親父子愧悔謝罪狀十六日總督慶勝召經幹下令同速毀山口城徙朝紳於境外慶親父子退老可以族子利興丸為嗣以鎮撫士民經幹拜謝而奉命十二月慶勝傳令諸將

士班師而朝紳在三田尻者錦小路賴德以病已死澤宣嘉脫走不知所在至是三條實美三條西季知東久世通禧四條隆謌壬生基修出從筑前其從之者數十人島津細川黑田鍋島有馬五氏出兵看護之先是高杉晉作逃走筑前於是奇兵隊亦逃散潛匿於各所不復見其踪跡及聞元僩等遭刑憤恚不已慶應元年正月晉作潛歸下之關傳檄四方唱聚黨與一朝來屬者五百人皆嘗熟軍事者無一不當百也晉作急與其黨太田市之進山縣狂介等謀畧取下之關管廳奪彈藥峙軍資兵勢大振將逼萩城

斥俗論黨、從於大驚、訴急、幕府出兵擊之、不利、那將
栗原某死之、我兵乃大舉、討晉作等、連戰數日、我軍
大敗、長藩兵咸唉、晉作狂介等乘勝追擊、城兵亂、
兵子向走、晉作乃塞、兵從入城中、豪傑兵德在山口
使人和解之、晉作乃斬俗論黨椋梨藤太等數人、而
軍門閩藩定、鄉皆、國論始歸、晉作變元
德大山口城大膳亦備以幕府之罪、代不役關
等一奮出歎、兵必再致、師皆與皆力戰、以
恩惠其諸皆其努力、當眾皆踴躍、島津
氏陰遣伏人、來通好、曰、當今之時、續兵、那

內亂之者、天下協和戮力、以護皇基、
也、因京師、傳虜我將士相議曰、受孫、
國保必勝之利也、雖然、獨力征伐而已、國、
其分也、今之秋、與他藩通好、後世其謂之怯、
或以議然也、然島津氏學意此絕之、則
理累不知協同戮力我之誠意、天下也、時七
月、為奇兵隊、部長大賢其議、與
島氏而幕府未之知也、聞長防二國內訌、毛利
氏前約、閏五月、家茂大舉至大阪、將討滅我、焉十
月、詔許外國條約、曰、從前幕府所約、皆出於專斷私

議、官中正端緒、斟酌時勢、以制其宜、於是將軍家茂
奉詔下敘諸藩士洽上氏閩之約論豐
範論以古者天子親理天下之大政元、
於海外而中葉以降、紀綱弛、自兵權歸武門上道
相侵伐無止、向暇、光、聖德、於海外也、戎狄大
條元使、元軍、豐臣秀吉攻韓、明勝、明軍
雖非常之變、而不過一時之武威、
殊之制
清和外定事出於一時權宜然而
以我皇國古制者、蓋誤也、嘉永中、米國使節、

來市、大其簡窬、詔拒絕之、幕府不奉、勅私
締國中紛然唱攘夷、以副朝議
斟酌宇內形勢、建締約之制、則復上古之紀也、吾
已奏外交、吾又奏詔、接外人、其進退出處一從
詔今無不可也、蓋接之以信義、則彼應無凌侮我
交雖然、如此條豐臣氏充實武備、以防外侮固
所宜理會、斷意以論氏
聞之相謂曰、幕吏計求食、
者相率長門、十一月、幕府大目附永井尚志、目
附戶川某、松野某等來、次廣島國泰寺、使淺野茂長、

召毛利氏老慶親乃遣宍戸備後木梨彥右衛門等數人至廣島尚志傳命曰聞長防士民情勢頗涉過激紛亂不少將軍深憂之若臣等以審糺之宜不憚忌諱以白其實備後反覆辨論不遺餘蘊尚志乃按八事備後開申答之其一曰今春士民分黨相角是時慶親父子屏居焉不得出制之下令鎭之其二曰慶親父子欲待罪於萩城聞大師來征士民危懼故在山口而鎭之勢出於不得已如其巡行封內撫賞有之其三曰山口城者以東照公有遺旨不可任其荒廢乃芟草夷地已而悔之不復修焉其四曰外夷

逼近海疆親等不堪痛憤然不給欠乏之物件則事不平豈有我士民恣結外交哉其五曰我軍艦已壞損不可復修也乃棄之洋中有人私移於他邦慶親非所與知也其六曰未嘗有恣購求銃砲於外國也其七曰客冬從朝紳五人於筑前也聞他藩士民有隨而跟者如我士民無一人跟之又無嘗相往來焉其八曰藩師從毛利元蕃吉川經幹於大阪元蕃等刻期而逃延者無他士民皆謂東則必死矣相爭留之元蕃等非敢背幕旨且留鎭士民哀訴耳願察慶親父子及闔藩士民情勢不得已速處寬大典則恩威

兩立長防二國士民孰不仰之尚志曰汝所訴吾聽之速稟顚末於將軍及諸老以處之而已汝等歸邑謹可待命十二月尚志以下發廣島先是有人致書尚志曰昔者正親町帝賜大膳大夫於毛利氏祖近世台德公下命使吾藩主冒松平姓以寵其親今上帝亦特拜慶親於宰相令不問罪輕重俄奪之何也夫中川王似社稷而會津氏乃城狐也岳飛不云乎不除內賊焉能掃外夷故欲先清君側副叡意一旦逼闕坐大不敬乃殺三巨帥謝罪總督德川慶勝恕其衷情班師何圖權奸投隙揚言曰毛利氏藉外夷

力以企不良不得不征也因緣以制再討名吾輩尊攘之念終始不渝豈有賴外夷力以討幕府耶吾輩聞之蘭人小倉人等誣我也又聞之英人幕府欲藉外夷力以討毛利氏而英人辭之何自蔽罪責人乎初我之謀攘夷使人探虜情蓋奉以朝廷命意也而幕府私申盟約購求軍器於外夷亦何不自責而譏人乎武田伊賀天下名士筑波太平之衆難得譏於幕府而要之幕府蔑朝命以激其忠憤毋後世修史者將書而曰德川氏不務攘夷而殺忠臣義士矣將軍欲召毛利元蕃吉川經幹以問事然事起於

尊攘。幕府不自責。背朝命而責我。背幕府何也。夫我
長防二國。亦王土也。幕府得擅削之哉。及吾輩嘗與
夷虜戰瀕海。殆成焦土。猶且奉勅不渝。以死報國。欲
以見藩祖元就於地下矣。而幕吏以虛威刼朝紳。人
心疑懼焉。幸以聖明在上。公論徧於下。切望協同鎮
內訌。況天皇嘗賜慶親父子以公平至當四字。而幕
府欲恣削我封土。廢我藩主。以舉不公不當之典。幕
府處事。公平則吾輩自服而已。汝等阿諛權奸。來按
事情。何足以服我士民。誠能解有栖川宮以下二十
餘人幽閉。使三條公等還京師。而後揀其人來諭則

我數百萬士民。汗顏退襞以自服也。夫文久中。及攘
夷詔下。以五月十日為期。然兵權在幕府。慶親特稟
幕府。不愆其期。擊外寇於赤馬關。其七月。勅使西下
賞慶親父子功勞。去年七月。與英佛米蘭戰。而幕府
列藩。傍觀不援。及東兵壓境。不得腹背制勝。以一時
權謀制其變。非如幕府犯朝命。申約開港也。容秋之
變。忠臣所罪。讒人執權。三百諸侯。不奉攘夷詔。却征
我。抑何心也。尚忘獲書。心抱危懼。遂不得要領而去。
一月。老中小笠原長行。率幕兵數千。來陣廣島。使淺
野茂長召毛利讚岐等以下。吉川監物。太急士民鼎

沸。議不輒決。或曰。勿應奸吏命。或曰。宜一舉擊奸吏
長行等。却之。慶親從容諭曰。吾既奉幕府命。自表恭
順。至今俄變之。則不祥也。四月。使宍戶備後。毛利伊
織。福間式部。平野鄉右衛門。今田靱負等。至廣島。長
行乃欲俾幕命裁慶親以下罪。時備後卧病廣島。因
召伊織等。授削封廢立命。曰。不許復命後於二十日。
也。長防士民聞之。悲惋不已。將大舉洩憤於長行等
長行謂備後等之所激成。發兵執備後及小田村素
太郎。備後舊名。山縣半藏。素太郎舊名楫取素彥。皆
長防一時之名士也。長行乃托茂長。錮備後。素太郎。

於廣島城。初備後就執也。顧從士諭曰。汝等恭順謹
肅。勿敢抗幕命。從士七十餘人。皆揮淚而去。伊織等
既發廣島。將俾命慶親。長防士民遮路。伊織等不得
達山口。慶親乃使野村右仲。飯田四郎兵衛。因茂長
請曰。慶親已受嚴譴。而使臣亦見拘執。事皆出望外。
是以國情紛紜。擬議無虛日。未遑拜削封命。請暫緩
之。茂長乃告長行。長行弗聽。五月。先鋒總督德川茂
承。率兵至廣島。召毛利氏重臣。急慶親及長防士民。
因茂長乞哀。茂長居間屢說茂承。長行及松平宗秀
等。請以寬典處毛利氏。曰。竊聞督府裁毛利氏罪。太

深刻也若果然則長防士民沸騰恐不奉命焉夫長
防士民仰毛利氏扶助殆三百年遽削其地斥其主
則將曰君辱則臣死焉幕府樂天下兵勦滅二國猶
磐石壓卵也然外有黠虜窺隙内成列藩割據之勢
一旦動干戈勢遂不可止也顧天下治亂幕府興廢
蓋在斯一擧故慮之不寬則事終難平請審察内外
形勢再議之茂承長行等弗納長防士民又因茂長
控訴曰備後素太郎所拘執未審其事由臣之奉命
於外者固無受譴之理萬一有罪則宜下教責其主
其主自有所處也而事不出於此何乎乃賴貴藩力

以望申救耳是時慶親已傳削封廢立命於封内徧
與士民議之士民皆曰幕府罪我不公不平豈有奉
命之理耶不如致身以殉國也遂分兵扼要衝大修
守備經幹憂之百方説諭衆不肯服焉經幹乃致書
廣島曰國情洶洶殆不可制也請緩復命期茂承乃
使茂長傳命曰慶親刻期而遷延吾唯有討而已長
防士民聞之益憤恚拒其復命慶親與元德元蕃元
周元純及經幹相議曰嘗欲勤王事以安宸襟不自
揣力獻替可否遂為奸吏所忌今也將軍來討顧生
存無益於世不如戰守致身於社稷也乃更名敬親

毅茂長曰吾家自古臨戰必先奏焉故因卿以聞六
月五日使人還付削封廢立令書於廣島茂長復書
傳之幕府茂承益怒乃下令進兵於長防四境十二
日東軍覘我無守備以海軍襲周防大島據之高杉
晉作小縣任介聞警率兵五百擊之東軍不虞晉作
乃設伏佯走東軍乘勝追北伏兵四起殲敵將佐久
間一擧東軍潰亂棄其糧仗航走廣島我兵笑曰東
兵脆弱不足共較也十四日東軍縱左右翼逼岩國
我兵逆戰脇村及八幡山別將太田市之進石川小
五郎率兵三百乘曉霧渡尾瀨川上流衝東軍後東

軍右將木俣土佐戸塚左大夫河手主水等敗走別
將貫名筑後藪苔坂而陣市之進分兵自山上狙擊
筑後傷而退左將原田兵庫中根善次郎建部造酒
亦已潰海路駕輕舸而走我兵取大竹小方玖波東
將榊原政敬與井伊直安陣四十八阪市之進小五
郎合兵縱火襲之政敬直安不能支退保大野我兵
進取四十八阪據之是日斬獲頗多已而贈書東將
井伊榊原二氏曰卿等太疎於武事不嘗類乃祖虓
勇何其怯乎吾擒卿等兵極多今視其尫弱而不忍
殺之也乃每俘附金五兩放還之因榜大竹久波曰

嚮屢託安藝侯嘆訴幕府幕吏弗納遂拘留我使臣其暴戾不可言也我將大舉東入京師有所奏因假道於安藝此東軍受累敗之餘衆意沮喪井伊直憲以下諸將置兵於大野廿日市退投廣島老中松平宗秀在廣島閉營緘備後素太郎以幾我憤激於是二人得歸當是時我部將井上聞多大村永敏以兵千二百軍石見津和野松平武聰松平定安阿部正方兵來逼我兵擊却之進拔濱田城畫略石見時高杉晉作山縣狂介以兵三千守赤馬關先是佛艦自橫濱西過赤馬關致意曰自國已與日本政府締

盟約故不得不為政府討叛者責藩其計之乃留書西抵長崎晉作等相議曰及其不再來當舉事七月二十七日出兵拔豐前大里田之浦將襲小倉小倉城主小笠原忠幹不能支火城而逃我兵追躡日窘忠幹兵以散積怨時佛艦再來碇赤馬關欲覲使人謂曰東軍襲我大島火我聚落多殺亡辜而小倉背隣交啓東軍攻擊日急我豈坐受兵哉應接論辨未了會英艦來居間和解之佛艦乃去或曰幕府囑佛人以助伐也八月我兵進拔大野廿日市據之茂承危懼遂棄廣島牙營托病逃大阪於是東軍悉退九月忠幹因島津細川二氏乞哀二氏使人來解我慍欲覲納之乃與忠幹議和忠幹陳謝豐前稍安而我兵屯大野廿日市者將進逼廣島幕吏勝安芳者諭我部將廣澤兵助井上聞多解兵兵助聞多等以安芳有禮收兵而還先是將軍家茂薨於大阪中納言慶喜在京師憂之移手書促豐信等入朝豐信辭以病漸革二年二月詔召之宗城久光慶永齊正等皆應徵入京師豐信謂時勢切迫力疾入朝以不得不獻鄙見也乃令士氏曰客歲榮輒召已再二吾不幸罹疾不得以應命今也新帝在上而將軍亦新紹職

吾且力疾入京師為國家獻一議而後已矣然事頗重大闔國士民其勿期吾生還四月與族山内整之助以兵三千入京師次大佛方廣寺朝議為之動慶喜容保等憂惧避豐信不輙相見豐信遂不得與之議六月移病就國憂憤不能自已九月致書幕府曰自洋艦航內海物議紛紜東伐西討殆無寧日輙招外國輕侮者蓋因政令出於二途也而天下耳目之所屬亦不同終馴致今日之勢矣抑近時形勢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焉顧可還政權於王室建萬國並立之基以應時變也乃使其臣寺村左膳後藤象次

郎等慫慂慶喜辭政權慶喜召象次郎及薩摩人小松帶刀於二條城諮詢之二人同執前議慶喜意即決豐信在國聞之猶恐其生奇變益修方廣寺營運輸軍須欲以大兵護京師無幾詔召前田齊泰伊達慶邦以下久光豐信等三十三將敬親聞之十二月使族毛利元功及國老毛利内匠率兵五千東至兵庫慶喜使人留之我部將山田市之進參謀交野十郎等弗肯是月八日豐信與茂久茂長各率兵三千入京師是夜入朝朝議徹曉詰旦詔免慶喜又容保等職併廢幕府許毛利氏兵入京師慶喜怏怏弗懌

其僚屬將士亦紛論激發將斥豐信茂久豐信與茂久茂長自將兵入護禁闕十日詔補豐信議定職左勝象次郎等亦相尋補參與十一日元功内匠等入京師詔復敬親以下一族官爵實美季知等五人在筑前者亦皆奉勅入京師詔復其官爵初文久中實美季知等奉勅議攘夷策為幕吏所忌遂奔長門倚毛利氏尋從筑前其在邊陬前後六年至是再得拜天日明治元年二月敬親元德相踵入朝謝恩詔拜敬親於從二位參議元德於從三位左近衛中將尋討與德川慶喜反逆者敬親豐範等奉命出兵東北

諸道進討奧越諸賊五月佐竹義堯與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等奏詔討松平容保無幾慶邦齊憲等皆叛獨義堯與相馬充胤生駒親敬謀出討容保賊將酒井忠篤等遮之義堯據秋田專唱勤王時四邊皆與容保無敢應義堯者從三位澤為量以討賊副將來在秋田城義堯與為量苦之慶邦齊憲等欲說降義堯義堯不應其部下亦憤激斬慶邦使者某等數人徇軍門以表勤王無二心慶邦乃發兵逼秋田義堯與族義謙等擊却之慶邦怒與齊憲忠篤及南部利剛等分兵三道來攻我兵連戰不利部下將士多死

之至是充胤親敬等皆降賊七月義堯欲謀津輕承昭夾擊賊兵會賊兵衆勝縱火我外郛求救義堯窘迫或勸義堯降先是討會總督九條道孝參謀醍醐忠敬在仙臺以鎮撫東北而慶邦已通意於賊容保等誘殺官軍參謀世良脩藏時有流言慶邦部下密謀害道孝等道孝忠敬悸懼逃至盛岡盛岡城主南部利剛亦既與慶邦通拒道孝等道孝忠敬遂來投秋田報急於江戶乞援大總督府初義堯為量之守秋田城也屢報急使者皆為賊所殺至是始得達江戶大總督熾仁親王鎮將三條實美等聞報大驚急

發鹿兒島佐賀高知島原平戸諸藩兵二千自海路赴救。是時慶邦等兵日薄秋田。攻擊甚急。而援兵未至。秋田垂[illegible]迫旦夕。而將士猶嬰壁力戰以待。會官軍繼至。於是義堯兵大振。日與賊戰。遂大破之。慶邦兵退潰。驅爭道奔還。鹿兒島佐賀高知諸將士縱走之。南部利剛等兵亦日退蹙。慶邦以下賊將皆降於官軍。是月。[illegible]隆從三位權中納言。十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凱旋。義堯從而入朝。獻捷闕下。帝感喜嘉詔褒。[illegible]敍從二位左近衛中將。手賜裳衣嘉之。

續日本外史　卷七　卅五

續日本外史卷之七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八

馬杉繫　著
頼復　閲

天皇正記

天皇記一

續外史氏曰我赫赫大八洲基於磤馭盧島磤馭盧之為州與衆俱開之實成於天瓊矛乃我神威之尊嚴可知矣而傳之神孫名曰大日本其土壤膏腴風氣淳美而神孫萬世統御之凡四夷百蠻皆仰我末光稱曰日出之鄉乃世誕於我者有年於此其所以然者我邦巳為日出之郷而陽明正大之氣積為勇武剛直忠愛之誠萬古凝如金鐵矣未嘗易於彼焉藤原也源平也鎌倉也室町也織豐也德川也凡人臣之偷國權肯弄朝憲者盖皆大海之涓埃耳復何足論終能挫我國威於千載之下以致今日之盛者皆我勇武剛直忠愛之誠因万古自素焉由是言之我邦尚武敬神以愛民智以明物者盖列聖經綸之大端遵之則天業恢弘逆之則皇化凌夷汙隆之機捷於影響古者朝廷之祭神天子躬自親之而其征不逞也亦天子親臨之其治民理物也明名分慎

國體布公道以勵實効是天業之所以恢弘中葉以降資法海外倭佛托儒天子居九重之深乃敬神征討之道衰焉而王公大人子不知兵也於是乎尚武之俗移焉皆以目悦綺紈惰忘而愛民之仁亡矣淫風相競官壺不肅名實錯亂官失其守拘格例循邊幡而明物之智蔽矣皇化凌夷國威不振百職並由之故英明之君一出能脩神聖之遺緒則法度紀綱翕然俱擧若光仁桓武宇多後三條後醍醐諸帝或總攬綱紀或殄滅兇賊其功或成或不終而其成者必能遵神聖之道也其不終者必反之也孝明帝以英明之資夙歎皇化凌夷將脩神聖之遺緒三條實萬中山忠能萬里小路正房嵯峨實愛大原重德諸公推我邦勇武剛直忠愛之誠以翼賛帝之英志焉於是乎朝憲國威俱張法度紀綱翕然並擧也因叙天皇記使人知我上政興隆之有素也矣

我天皇陛下出於天照大神大神居高天原以照臨下土其五世神武天皇以英毅資百戰不撓自日向進討東北兇尚半之乃併八大洲子孫統御之至今百二十餘世稱曰大日本帝國天保二年六月孝明天皇生諱統仁仁孝天皇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

正親町氏弘化三年正月仁孝天皇崩二月孝明天皇踐祚時年十六四年九月即帝位鷹司政通關白太政大臣二條齊信左大臣九條尚忠右大臣近衞忠煕內大臣如故十二月右大臣九條尚忠女夙子入爲女御尋進准后嘉永五年九月第一皇子睦仁生稱祐宮母中山氏大納言忠能女名慶子輔新宰相局六年米國使節航到相摸浦賀乞和親帝聞之宸憂不已勅伊勢以下七廟及七寺祈寧謐七年米使帥軍艦七艘再到征夷將軍家定驚悸不經奏可恣締和親貿易條約帝聞之竊怒幕府專斷而未發

之做弘安元寇故事勅慈性法親王祈其退斥當是時東北諸州地震百穀不登皇宮罹災帝益憂懼詔改其嘉永七年曰安政元年是歲十二月下詔於四方毀梵鐘佛具屬虛器者鑄造大小砲礮以備海防一年延曆寛永增上等諸寺僧侶上書哀訴曰竊聞近歲洋夷屢窺邊海事情難測天皇爲憂苦乃令諸寺院毀梵鐘鑄造砲礮以備海防某等伏惟夷虜猖獗凌蔑皇國國家之患無甚於此雖緇流僧侶無不爲之搤腕切齒者且僧侶自古職在禱攘妖氛止修某法之所護盡某力之所致以答國家若梵鐘則雖

寺院不可欠什器苟爲國家有所用則無所顧惜焉然寺院獨僧侶而其實非僧侶之有關寺法器鐘磬皆檀越所寄與檀越所護持非僧侶所得而恣也故鑄一鐘造一器或爲父祖懷追孝之志或爲愛兒祈其後之福不顧其身之凍餓賣衣減食以助其鑄造是以一器一鐘皆千心萬魂所寓也而今將毀壞之雖僧侶盡力極口喩之賤陋頑愚之民不能知國家深慮而頑民或痛惋悲惜不翅恨現住僧侶亦將移恨於他矣頑陋之難喩如此而或將言獨取我儕盡心力之物以造殺人之凶器也強喩之則恐致紛擾

矣蓋民心之所歸依信有不可動者於是乎聖主明公亦以佛教爲人心懷柔之助矣所謂懷柔人心者在今日最不可忽也而毀鐘之事恐非懷柔人心之助矣且夫寺院之設遍於天下而宏壯富有者寡而蕭寂窮乏者十之八九未必寺寺院院具梵鐘雖盡數而取之未足以爲大益也而爲毀天下之梵鐘則其名大而其所得甚少所得少則不足以助國用也其名大則足以驚人心也況乎賤陋頑愚者多而智識聰明者少爲某等所以爲難喩者非乎伏惟課天下寺院換梵鐘以金幣則贍國家急務也大矣願諒

綮之書入朝議然之詔罷毀鎖而外事日切迫三年
十二月幕使林大學頭及目付津田半三郎等西上
就傳奏東防城聽長廣橋光成請奏外事聽長光成
稟之關白九條尚忠前關白鷹司政通尚忠政通沮
之曰外事太重大矣而幕府遣小吏奏之何凌朝廷
之甚聽長光成懼乃傳旨於大學頭四年正月老中
堀田正睦詣京師乃詳悉外事以聞二月尚忠政通
奉敕旨使聽長光成齎書就正睦旅舍傳之曰方今
所奏條件關國人心之所係焉天皇欲親採三親藩
及諸侯意見以處事將軍其徵之以奏正睦缺望乃

請少更書辭聽長然之是日入朝與諸卿議大納言
久我建通前曰是書也雖出關白命即詔旨也不可
更焉聽長語塞因報廷議正睦正睦遂奉旨致詔書
於江戶三月家定使正睦奏曰朝議允當焉然不聽
外使所請則必生禍害臣家定雖無似謹制人心向
背以答國家願勿煩宸衷帝益憂苦大納言中山忠
能正親町實德正親町三條實愛參議八條隆祐中
院通富橋本實麗野宮定功等聞之上疏請徵諸藩
意見而後決事詔召關白及諸大臣議之近衞忠熙
三條實萬不朝使右大臣鷹司輔熙大納言二條齊

敬特命召之忠熙實萬入朝議乃定焉因草詔書示
諸公卿詔書有外國事件一依賴幕府之語公卿多
非之前內大臣德大寺公純輒曰此語適時且勿復
非之群卿默然無肯議之者忠能進謂公純曰主上
素憂祖宗神慮人民向背如何然而敕語如此則舉
朝無人也公等何不思之權大納言万里小路正房
亦曰宜以外交爲不可臣等不欲枉衆心而媚幕府
也諸卿以爲如何衆應聲贊正房議關白尚忠猶執
前議忠能等不服詰且上疏請更詔案實愛亦與公
卿八十餘人俱詣尚忠第請之禁闕騷然事達天聽

帝乃嘉納忠能等直言下詔更詔案初井伊直弼臣
長野主膳竊入京師爲幕府謀朝旨變更主膳素與
尚忠臣島田左近善因與左近說尚忠以利尚忠心
動遂及之云是月二十日詔召正睦正睦與所司代
本多忠民入朝尚忠忠熙輔熙實萬公純建通忠能
正房光成實愛中納言防城俊克大藏卿裏松恭光
等羅列忠能傳敕旨於正睦曰外國事件實爲國家
安危對天祖以降歷朝宸憂殊不淺且發家康遺法
以結外交恐難保其永全況如下田條約夷虜暴慢
事情不測協從允之則國威不振於是將軍宜與群

侯議以副叡旨正睦拜命而退。二十三日正睦入朝。請旨曰夷虜頗猖獗及羣議未決兵艦逼我則寛猛何以處之詔曰外交不可結也條約不可允也夷虜若闖隙則將軍可出征焉正睦大驚然不得復爭之四月將東歸詔曰井伊直弼出兵護京師而其備不完宜命大藩嚴伊勢大廟及京師守備正睦奉命而東六月遣公純於伊勢大廟實愛於賀茂廟忠能於男山廟祈外患掃攘於是四方唱攘夷者漸多是月。幕府爲魯米二使所逼私定互市規約十四條正睦以下諸老連署作書授魯米二使尋致書光成。正房

曰幕府欲徵三親藩及列侯意見有所大議何圖外使來逼甚急若拒之則必踏清國覆轍故欲先奏狀而後決焉外使不聽將軍憂慮乃參觀宇內形勢締條約救其危急也如我內國鎮護將軍謹制之策以安宸衷耳請勿復爲念書入舉朝驚愕皆曰幕府不待勅裁遂締條約其蔑朝廷至此乎帝亦宸怒詔召三親藩及大老井伊直弼等家定不奉命八月老中間部詮勝入京師奏外國締約狀當是時直弼竊結尚忠以誅朝旨變更忠熙輔熙實萬齊敬及有栖川幟仁親王青蓮院尊融法親王大納言一條忠香等。

憤之欲奏請罷尚忠而議未協帝已怒幕府違勅意乃譲詮勝曰嚮徵列藩意見豈嘗一再次而幕議遽延以致今日是無天勅也況外事太重大有司已締約授信書於外使而後聞焉君臣稟行之義何在幕府行政如此其疏放也故公武合議欲一其體制特詔召三家及大老則曰尾水越皆有罪不得應勅也朕雖未審其罪狀當外事太急斥親藩是自剪羽翼也。朝廷所以徵三親藩者不獨外事欲協合公武以安萬姓也汝俯速傳勅意於四方協心戮力。折衝禦侮濟世安民可以答國家詮勝悚懼傳命直弼直弼

謂忠熙等所爲也是月家定薨宰相家茂紹職。九月。忠熙以下親王公卿以事所中尚忠乃奏請幽忠熙輔熙實萬建通忠香齊敬忠能德川齊昭慶篤慶喜。慶勝慶永及尊融法親王等直弼亦下命執中山備前守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茅根伊豫之介鵜飼吉左衛門及其子幸吉小林民部權大輔高橋兵部權大輔春日讚岐守森寺因幡守森寺若狹守丹羽豐前守若松木工頭山科出雲寺藤井但馬守成就院權僧都飯田左馬三國大學兼田伊織入江雅樂伊丹藏人山田勘解由富田織部橋本左內飯泉喜內日

向部伊□□守壽田萬梅田源次郎賴三樹三郎等竊使諸藩士三十餘人。由是京師江戶騷然。乃則年□□長其罪頗極慘酷世人比之明氏東林之禍然帝愛意日夜策攘夷詮勝因奏曰主上欲絶外夷衆亦然之而非朝廷幕府合體則事不可□也。詮以緣之齊制可。七年三月詔改安政曰萬延□□以外患切迫災異荐至也□門家茂使其老姻請□爲氏橋本氏來請尚皇妹親子親子稱和宮。既約適有栖川宮□□以故弗允橋本氏固請不止於中安藤□□□到書奏請曰近來國民不協和是以不

能舉膺懲之師也。若夫降嫁皇妹於將軍則公武一和然天下力以掃攘外夷又奏曰十年內必攘外夷願賜皇妹以尚家茂帝乃與家茂及幕府諸老制攘夷約於親子降嫁九月以皇子睦仁拜親王立爲儲嗣二年以當其革命歲詔改萬延曰文久元年四月以親子補內親王十月親子內親王東下忠能實麗少將岩倉具視少將千種有文中務大輔富小路敬直及生母橋本氏典侍庭田氏幕府老婢姉小路氏橋本氏□小谷氏等扈從二年正月家茂奏請增尚忠俊之十成以下公卿十九人家祿當是時四方激

徒聚京攝間處唱尊王攘夷惡尚忠等納媚幕府極其勢利竊說忠熙輔熙等請斥尚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聞之發吏追捕激徒激徒逃散多走鎭西四月島津久光入京師激徒追隨至大阪將戮忠義等屠二條城舉尊攘師久光慰諭止之激徒不納京攝間復騷然帝憂之勅久光護京師詔召毛利元德山內豐範五月元德入京師是月以宰相大原重德爲左衞門督命與久光赴江戶諭幕吏逡巡不奉勅曰朕惟方今夷狄猖獗幕吏失措置天下騷然万民將墜塗炭朕深憂之仰耻祖宗俯愧蒼生而幕吏奏近來國

民不協和是以不能舉膺懲之師願降嫁皇妹於大樹則公武一和而天下戮力以掃攘夷狄故許其所請焉已而幕吏連署曰十年內必攘夷戎朕甚喜之抽誠祈神以待其成功昨臘和宮入關東也使千種少將岩倉少將諭天下大赦之事且告曰國政仍舊大概委於關東然至如外交則我國一大重事也係其國體者咸問朕而後定焉或使二三外藩臣預聞外夷處置幕吏云宸意甚重大難遽奉行請暫猶豫既而有列藩獻謀議者如薩長二藩殊親來奏事且山陽南海鎭西之士既蜂起密奏云幕吏姑徒自多

正議委地而茂王家睦夷戎物貨濫出國用之耗萬民困弊之極殆至矣而遂受夷戎統轄也可知矣冀擧旌旗奉鸞輿於函嶺誅幕府奸吏又云除太平游惰之弊誅京師奸徒又曰朝廷直下攘夷令於五畿七道諸藩以振皇威於海外如其衆議畢竟雖出於忠誠憂國之至情事甚激烈便諭薩長二藩鎮壓之且召幕老久世廣周往復數日未告唯諾而先行昨臘所諭之大赦大將軍猶弱何失之有蓋幕吏因循偷安施行失術如此則國家傾覆可立而待也朕日憂懼焉所謂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憂者聖賢遺訓

永可鑒矣意內修文德外戒武備以要奏攘夷功於是欲斟酌衆議使德川興祖先功業張天下綱紀因策三事乃揆三事中之一可以擧行焉其一曰將軍率侯伯入朝議治安上慰列聖神意下從義臣歸嚮啓萬民和育基可以比天下於泰山安其二曰依豐太閤故事使沿海大藩五國稱五大老咨決國政議防禦術則環海武備整嚴可必有掃攘夷戎功其三曰使一橋刑部卿佐將軍補越前前中將大老職擧幕府內外政勿以受左袵辱是衆人之所望朕意亦與之不違是故下使於關東周詢群臣群臣無所忌憚各啓沃心肝可以奏讜言家茂奉命然久世廣周酒井忠義等將入朝謝專橫罪列侯亦多慫慂之六月詔罷關白尚忠以忠熙代之七月有人殺尚忠臣宇郷玄蕃頭島田左兵衛權大尉以梟二人首於賀茂川大尉美濃人幼喪父落魄流離從僧入京師爲僧某所育稍長爲島田某贅婿給仕尚忠稱左近性狡黠受井伊直弼安藤信正等內旨周旋百方直弼信正等贈賄左近幾萬金左近竊與尚忠家臣玄蕃頭謀遂使尚忠失其輕重至是遭禍害八月詔幽建通忠能實愛及挙相久世通熙等削具視有文敬直

官爵放之洛外而黜宮嬪今城堀川二氏皆坐其接幕府失當也是月山內豐範入京師詔同島津毛利二氏入朝議攘夷策先是內大臣三條實萬中納言德川齊昭痛國威不振人民殆陷塗炭屢奏讜言以謀其挽回而爲幕吏所忌屏居度歲月終侘傺而薨至是帝追悼其忠純詔贈實萬右大臣齊昭大納言帝又謂幕吏失措置不一再乃欲遣使讓之毛利元德奏曰臣先往說幕府以安宸衷帝嘉納之詔遣元德於江戶十月後醍醐帝芳野山陵毀敗修擧是時西南諸侯入京師者八十餘人上疏請勤王事獨修

理大夫中川久照。將東下。會過伏水。尊融親王使人責之曰。當今時西南諸藩爭先入京師。子獨背之何也。久照答曰。吾知奉幕命赴江戸矣。未知棄幕命勤王事也。尊融怒將發兵要久照於伏水。久照悚懼。入京師謝罪上疏請勤王事。帝不問久照罪命護禁闕。已而召中納言三條實美少將姉小路公知土佐守山内豐範等於簾下。賜勅諭曰。朕聞自聖賢不在位未能必保內外也。亦和寬永以還。將士慣太平二百餘年。游惰爲風。輒忘武備矣。卒然當外夷來逼。不能制之。嘉永癸丑甲寅之際。有司殊失制御之術。事頗

多携接。是以夷虜不知所懼。屢求請締條約通互市。幕府逡巡不能拒。其無饜要請。臨如此大事。屢以旗下小吏奏狀焉。朕知其誣罔。斥之。於是乎幕老堀田正睦及二三小吏來稟事情。切請開港而不止也。夫夷狄之毀俗。紊禮。以害於中國。千古不可勝數矣。一旦親狎。則赫赫神州陷腥膻域。神威陸沈。使斯民破忠孝義烈之風也必矣。當朕在位之日。或缺金甌。則何以謝先皇在天之神靈。是朕之所以憂懼也。因苦慮焦思。諮詢之群臣。皆奏外夷不可親之狀。列藩亦有上疏陳不可者。乃勅將軍徵群議。何圖幕吏不奉

勅。疣贅視朕勅意。雖朕意怒之思德川累世功業。不肯輒出於言外。徒憂國威衰頽。日夜不能安寢食。群臣眄視憂露於色。奮然奏狀。以贊朕意者十八人。其意忠誠。其言亦正義貞實。朕甚喜之。何圖奸臣在朝揚言曰。朕詐不從幕府所請。則必有承久元弘之變。朕益焦苦慮。縱令爲武臣所遷。蒙海島塵亦豈可以一身易祖宗社稷哉。乃申明前令。使正睦東歸。遣使三人解衝踏弘安先蹤。全國體保人民。當是時幕吏不待朕命。既締外國條約。許通交通商。以片紙奏云。時勢切迫事出於不得已。朕雖殊怒其侮慢無禮。未

輒譴責之。將召三家及大老。訊糺幕意。幕吏諜知朕意。以事錮尾水越及二三藩主。因其臣屬以塞朕意。無幾將軍家定棄世。嗣子家茂猶幼。衆人危懼焉。雖然朕不肯論其長幼。任家茂。以重職。姑視幕吏所爲。當時幕吏柔惰而遑自己威福。未曾顧國情如何。恣結親昵於夷虜。以排斥正議徒。其積鬱之氣激生奇變。外夷乘其間。以因緣巧利。朕深憂之。乃下特命於德川齊昭使之與大小諸侯輔佐幕府。除奸吏攘黠虜。以副天下億兆之望。於是乎懼責及其身。東西奸吏謀合。不可言陰謀。使間部詮勝縛收議者。終幽親

王大臣以屈撓朕意。詮勝奏六斷締外國條約者一係先官堀田正睦所爲矣。非方今有司所與知也。而破條約止通市則何以示信於外國。外國亦必激怒。恐生不測之變。今也環海守備不完。且大奸在內。一朝受外患則內憂必乘之。寔係國家存亡之秋。伏願假罪於臣詮勝。姑允幕府申請。則未出數年必回復神州之正氣。以掃絕夷虜。朕熟思詮勝所奏。姑觀天下大勢。無幾浪士刺井伊直弼。雖其所爲似暴慢。要之在憂外夷跋扈。以死諫幕府。且如殺英人襲英館等。其意皆基於此。而外夷益強梁。如對州之難。豆州

之亂。及自兵庫陸行至江戶。海岸測量。殿山借與。類朕屢下勅幕府。諭其不可。幕吏乃奏云。是皆一時之權宜。而浪華開港延期之術策也。又奏請云。天下不協同則難以掃絕外夷。故尚和宮於將軍。以示公武一和於天下也。不然則奸猾隔絕公武。攘夷之功終至不可奏也。朕謂和宮係先帝遺愛。且移皇女於百有餘里外。以尚武臣。古所未曾有也。然幕吏陳述內外事情。切請乖憐。而不止。朕意實雖不忍。亦難以易祖宗天下爲。則斷然決意。聽其所請。將軍乃奏云。速充實環海武備。不出十年。必掃攘外夷。幕老亦連署

奏上。皆請奉朕命意。因使和宮東下。以尚將軍。何圖浪士復刺安藤信正。蓋與往日刺直弼者。意皆出於一。而其視死如歸。可謂義勇士也。嗚呼使此輩少伸其所憤鬱。諭以丁寧誠實。姑儲其勇氣。應異時非常之變用。以衝堅挫鋭。則其成功必有大可觀者。幕府不着意於此。日夜搜索其餘黨。是徒構怨於天下也。於事蓋無益焉。況以威力制天下。激生人變。將軍幼弱。非幕吏以忠實懇篤。副億兆之望。安得挽回衰運。是朕日夜所憂慮也。自往年奉幣三大廟以來。最夕禱請神祇。以期天下清平。且去年改元。與天下更始

一新。釋親王公卿及二三藩主幽屏解。連坐士民。因獄。其生存者扶持之。其死亡者吊祭之。天下同心。武備充實。而後可諭夷虜。以國情斷然謝絕焉。彼若不服。則舉海內全力。興膺懲師。攻守應其機。不失則庶幾乎。然後神州之正氣也矣。而幕議不出於此。因循姑息。厭滕陷夷虜術中。印度覆轍殷鑑不遠也。是故十年內幕府不舉膺懲師。則朕踏神武神功之遺蹤。師公卿百官及天下牧伯。親征夷虜。耳汝等體之。往諭幕府。以副朕意。實美公知豐範等感泣奉勅。是時。毛利元德在江戶。奉勅策攘夷。十一月實美與公知

豐範東下詣幕府宣勅曰將軍應除舊弊釐革政體
以安宸衷也且下敕諸藩可速奏攘夷功矣是時家
茂猶幼未解事理舉以委諸老吏則無攘夷之意然
朝命至重肯奉勅於是幕老憂苦使人就實美公知
說攘夷至難之狀實美等卻之元德豐範等亦諭幕
老懇到切實議遂定十二月實美以下還京師松平
容保尋入京師三年正月近衛忠熙罷關白而內覽
如故以鷹司輔熙為關白二月使尊融法親王蓄髮
尊融避嫌未輙奉詔幕府諸老連署奏請幽左衛門
督大原重德重德往日與島津久光奉勅赴江戶久

光從兵怒英人橫暴捕殺之於是英國使節徵其償
金太急重德坐之云侍從裏辻公愛亦引罪而屏居
大納言正親町實德中納言三條西季知大藏卿豐
岡隨資等詣關白第促攘夷期肥後人轟武平長門
人久坂義助亦詣關白第建言曰請淘汰國事局議
員不論公卿士庶舉賢明當之且曰不黜慶喜慶永
則終難奏攘夷功關白輔熙報之中納言一橋慶喜
以促攘夷期慶喜與容保慶永俱對曰待將軍入朝
而後議矣先是朝廷置國事局以公卿有名望者為
議員而其擬未盡精覈以故二人論之於是詔徵筑

前人平野次郎督局事使藩士及處士有卓識者入
議國事特幕府若年寄小笠原長行在京師日詣
姉小路公知第說及攘夷公知誘以甘言長行撫語
幕府陰事已而悔之竊圖公知公知未之察英國
使節航到橫濱議薩人殺英人罪帝聞之詔急施拒
絕策於是島津毛利山內諸氏以下在京諸侯多就
國嚴環海守備三月家茂入朝慶喜等以為須守幕
吏失政刑不少天皇宸怒列侯亦多不服於是幕府
累世功業恐墜焉乃及家茂未入京師入朝奏曰近
時物議紛紜臣等深憂之請德川祖業依舊委家茂

帝制可乃勅曰汝等與家茂宜勵精圖治以掃攘外
患矣慶喜拜謝而退由是家茂名望稍定是月天皇
幸下上賀茂廟親祈外患掃攘家茂率諸侯扈從詔
課諸侯每萬石貢兵各一人以當親兵家茂奉命當
是時英人逼幕府徵薩人償金益急東人內顧勸家
茂東歸詔曰英人來寇或不待期限也宜使後見慶
喜總裁慶永東下攘外寇東人聞之益危懼帝乃見
家茂曰業已委機務當在京師以指揮諸侯也德川
慶勝松平容保等請從朝旨家茂遂奉詔慶永察事
體至難稱病不朝遂不辭而去朝議譴之命幽越前

尋罷忠煕内覧。四月。天皇幸男山廟。欲親授攘夷節
刀於家茂。家茂稱病不扈。時有流言。前侍從中山忠
光糾合西南浪士。以舉事。慶喜曰。將軍不可來。危也。
僕請代之。乃扈鳳輦至淀城。或曰。浪士潛匿男山以
圖家茂及慶喜。慶喜惶懼。佯逃歸京師。乃奏因疾而
病發焉。四方志士聞之嘆曰。東將畏憚。不足俱策攘
夷矣。乃上書請天皇親征。親兵亦請爲之先鋒。朝廷
慰撫之。而實美管理親兵。專議親征。詔以五月十日。
爲鎖港攘夷期。以布告海内。命諸藩益嚴其兵備。幕
府諸老不奉詔。贈償金於英人。以全其交誼。幕老皆

謂。親征議起。係毛利氏所慫慂也。容嘱米國軍艦襲
長門赤馬關。長門人擊却之。詔賞毛利氏果斷。五月。
家茂自大坂還京師。鎖港期已過。大納言野宮定功。
中納言飛鳥井雅典。傳勅譲幕議遷延。先是慶喜奉
勅東下。專策鎖港攘夷。幕老以其太難。拒之。遂蹟慶
喜。慶喜憂苦。乃致書關白輔煕。請辭後見職。弗允。使
之務策攘夷。是月。有人刺姉小路公知於朔平門外。
公知防之。終傷。而即歸家而斃。賊棄刀及木屐而去。
刀則島津氏徽章。衆因疑島津氏。命松平容保捕薩
摩人田中雄平。仁禮源之允等。雄平自刄而死。於是

衆益疑雄平。詔罷島津氏宿衛。初公知與實美等。奉
勅議國事甚務。然議多與幕旨不協。幕吏將有所訊
糺。是歲三月。奏請二人東下。時朝廷多事。實美公知
不得應幕請。幕吏益怨二人。公知以遭害。朝務多
般。是日入夜而退。賊諜之。以要於途。公知已死。實美
益悼慨。日夜議機務。公知右中將公前子也。累進至
正四位下右少將。時年二十五。帝嘉其忠臣。贈於非
命。詔贈參議左中將。六月。幕老小笠原長行。率東兵
艦至大阪。朝廷命容保出兵留之。容保不應。命長行
進至淀。於是詔禁其入京師。使家茂案其狀。或曰。幕

府贈償金於英人。蓋長行專謀之也。又曰。長行欲張
兵威。以破朝議。一時喧擾。家茂乃罷長行老職。拘之
大阪。黜其屬吏數人。時幕府人心不一。家茂憂之。奏
請歸江戸。詔以少將正親町公董。爲監軍。傳旨於山
陰山陽南海鎭西諸藩曰。兵端已開。而有傍觀者。朕
特憂之。尚爲皇國人民者。見難互相援。勿以受外國
凌侮也。且詔譲小笠原忠幹不援馬關之難。是時幕
府私訂七國盟約。乃詔曰。鎖港可限三十日。而七國
不却。則擊却之。可以奏掃攘功也。家茂悚懼。然察事
不終行。至是抗疏拒勅曰。天旨難輙行也。因請增禁

中伊御加公卿大夫士俸祿以表朝廷尊奉之意公卿益憤曰幕府已違勅乃欲誘朝廷掩其罪皆不厭乎因使容保東下責之容保辭以職在京師守護遂使禁裡守衛士下總守小栗政寧齎朝書東幕府遷延不輙答。七月遣中將東園基敬侍從四條隆調於紀伊及播磨。巡視海岸。紀伊人危疑曰本國爲人所臨何違守京師乃致書實美不待命而南廷議責其私鬭和歌山藩主德川茂承因實美謝罪事乃中輟白輔凞召池田慶德。池田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相議曰。島津毛利諸氏能斷而幕府不斷焉。今有議親征者處之如何。慶德等對曰。主上公卿未慣

軍旅當觀諸藩行軍而後議之也。輔凞入而以聞。八月詔出會津鳥取。岡山德島米澤兵於建春門外。大皇與公卿觀其操練。先是使龜井茲監進講兵馬至是叡意益銳。遂決親征議。十二日布令於天下曰駕親率六師。拜神武天皇山陵。暫駐驛春日山以議軍事。乃命金澤鹿兒島以下六藩貢行幸資。大徵近畿北陸兵。使德川慶勝率美濃尾張兵戍大阪海岸時有流言。議徒驛路嶺以征幕府也。松平容保等憂之。白乃辨論矯謀。因親王公卿止親征。池田慶德亦

上疏請止親征。十六日尊融親王有所奏議。先是自嶋津氏罷宿衛。深自韜藏。至是入朝焉。衆異之。是夜賜書於尊融曰。宜賴容保慶勝力以制事。尊融對曰濟事在名。而專恃力。則或取汚名焉。帝頗悟。尊融意親兵及浪士等聞之皆謂尊融容保及二條齊敬等左通意以拒親征。乃請其第雄辨激說請副叡旨。十七日尊融忠凞齊敬等入朝。朝議俄變而實美以下議親征者未之知。容保及所司代稻葉正邦等及夜入朝。部署諸藩兵。命嚴禁門守備。是夜召大納言實德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光愛。宰相中將公誠及慶德。

茂政茂韶齊憲等。尊融傳詔曰。議奏及國事御議員等妄信毛利氏激說。矯叡旨圖不良。聖上宸怒焉。且親征非大皇之素志也。顧激徒所慫慂諸子其體之。勿以誤機務。乃停關白輔凞以下公卿十三人入朝十八日昧爽。詔停親征。而罷毛利氏禁門宿衛。使其兵員悉就國。毛利氏兵聞之。詣關白第分疏激切。親兵亦聚實美第。訴朝旨變換者千餘人。實美將入朝有所奏議。馳詣宮門。則容保兵叱止之。實美怒乃詣關白第。稟之。帝詔欲召實美。尊融容保等不可。忠凞爭之。時中納言三條西季知左少將東久世通禧。修

理權大夫壬生基修右馬頭錦小路賴德侍從四條
隆謌主水正澤宣嘉亦相踵詣關白第憤奸人來間
當是時親兵及毛利氏兵聚堺町門外將萬人皆將
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益田親施等亦將有所訴柳原
光愛宣詔諭止之不聽廷議欲幽實美等實美聞
之益怒乃與李知等七人退次大佛方廣寺毛利氏
兵將擊尊融容保等實美與元純等議以社稷不可
網爲城孤不可射爲其副叡旨宜特今日而已是夜
與毛利氏兵發京師親兵多請從而西實美揮而去
爲不聽遂俱奔長門詔召實美等不及乃削實美李

續日本外史　卷八　二三

知等七人官爵禁毛利氏兵士入京師尋幽公卿與
親征議者數人先是備前人藤本鐵石三河人松本
奎堂土佐人吉村重鄉等唱尊攘於京攝間會親征
議決乃因實美望爲先鋒遂奉前侍從中山忠光爲
將糾合高知鳥取島原久留米福岡熊本川谷下館
諸藩雄士百折不屈者三十餘人八月十四日乘夜
潛出京師十五日達大阪宣言曰中山前侍從奉勅
赴長門也而大購求戎器彈藥急載之二舟俱駕發
大阪舟到天保山下俄使之達堺浦時北風送帆影
舳艫相啣衆相顧曰已致身命於國家豈有一人期

生還者耶乃斷髮投之海誓海神曰願掃攘外夷併
誅奸臣賣國者以報皇恩乃北望再拜已而衆俱脫
東方爲其意在征幕府以副叡旨云是夜達堺浦十
六日入河內大徵兵仗糧食於是唱尊攘於京攝者
稍稍來屬焉十七日衆詣觀心寺俱拜後村上帝山
陵弔楠正成首塚奠緋甲一領以誓其神靈近傍士
民聞之來集者千餘人忠光與衆踰大藏嶺進入大
和五條村襲殺幕府代官鈴木源內及其屬吏數人
縱火其廳乃言討幕首途是日以櫻井寺爲營自稱
曰天忠黨乃宣言曰嘉永以来天皇陛下屢下攘夷

續日本外史　卷八　二四

詔然耽大平游惰之弊風坐貪榮利者不少焉是以
天皇宸怒欲親征外夷併誅滅奸吏以一洗舊弊乃
率六師先幸於此地決軍議於神武天皇陵下事在
於近臣等乃擧義兵欲以迎鳳輦矣凡爲皇國人民
者其體認斯意各自勵職業可以報三千年来之皇
恩也近傍村民聞之納其軍須者以夜繼日於是數
日間糧仗累累作堆時平野國臣自京師来告曰朝
議一變雲霧蔽天奸賊容保等將黜三條公以下正
義公卿今也爲國家擧義兵恐無益矣速解兵可以
期他日也衆奮曰噫奸賊果爲奸乎僕等豫知之然

事至此不可復已焉乃勞國臣而遣歸久留米人鶴田陶司與國臣偕去偵京狀廿三日忠光結營天川據之遣吉村重郷等數人往募十津川郷兵廿五日十津川郷士野崎主計田中主馬深瀨繁理等率銃手九百八十人來屬焉於是天忠黨大振詰旦忠光自將攻高取城城在山頂城兵據高所下射火箭天忠黨沮靡忠光吶喊麾之而山路險隘衆不能前城兵急擊之遂大敗忠光退據平阪嶺敗兵稍稍來集時有告城兵來擊者忠光謂我兵已疲不可復戰也乃引兵歸入川吉村重郷陣御所村聞忠光敗率精

兵二百馳向平阪嶺時有一軍揭白旗來逼重郷乃分兵扼要衝以待及軍漸近審視之則非敵兵爲藤本鐵石安積五郎那須眞吾澁谷伊與作等殿敗兵而退也即相見憾輕擧取敗重郷因與中垣謙太郎小川佐吉等相議欲乘夜縱火高取城以雪敗軍辱是夜糾合壯士十餘人潛到高取偵之城兵出守外郭太嚴重郷等間行至城下會城將杉野直助者率銃手數十人巡邏城下重郷即自路傍揮鎗縱直助直助蒙傷墜馬重郷將進馘之忽彈丸貫重郷左股重郷即仰倒佐吉謙太郎等突進擊銃手銃手不能

支時天正暗黑邏兵互相擊遂自潰走我兵乘間縱火城下謙太郎佐吉等扶重郷而退重郷已蒙銃傷就醫於五條村於是我兵棄平阪嶺悉歸天川乃相謂曰頃聞三條公以下正義公卿或脫走或幽屛朝權專落中川宮二條公德大寺公之手於是奸人恣矯敕旨以停親征然則奸人必以我爲朝敵爲亂賊必矣當此時以孤兵挽回國勢抑難矣不如退入十津川郷里擬破紀州新宮航走鎭西以謀再擧也議乃決忠光率藤本鐵石伴林六郎以下壯士二十餘人及野崎主計田中主馬等郷兵四百人入十津川

而松本奎堂牧岡鳴平安岡斧太郎等十餘人留在天川時安積五郎池藏太岡見富次郎澁谷伊與作等以河内兵數百出守和田村忠光贈書五郎等退守天川五郎不應命屢與井伊柳澤二氏兵連戰皆克進拔橋本下市斬獲無算因報捷十津川忠光曰我軍奮戰累克而棄之不祥也吾欲攻取五條村通路於大阪諸子以爲如何衆皆然之再至天川營是時和歌山氏兵陣富貴以藤堂氏兵陣五條村共刻期逼天川忠光出陣北曾木以扼要衝使澁谷伊與作至藤堂氏營責其矯敕慮藤堂氏將藤堂新七佯

饗伊與作米其酢使力士縛之會我先鋒陣大日川藤堂氏兵來撃砲戰移時天忠部將安田鐵藏蒙傷而不屈進斃數人岡見富次郎亦銃數人斃之藤堂氏兵潰走我兵追躡斃四十餘人遂大破之是時忠光移營銀峯山連夜焚篝火於數十所以示軍威水郡善之助古川重藏田中楠之助等十餘人以見兵二百守和田村聞忠光移營致書諭其不可忠光不聽於是善之助以下十一人留書逃去後數日皆爲和歌山氏兵所擒已而井伊藤堂柳澤植村諸氏大擧攻銀峯山忠光分兵邀戰部將吉村重鄉裹瘡出

戰彈長捕斃數人日暮兩軍交綏是日井伊氏別軍五百餘人以下市及椎原守兵僅百餘人部將橋本若狹安岡嘉助等奮戰嘉助長銃法乃狙擊井伊氏部將二人斃之已而嘉助蒙銃傷餘衆不能支棄守而退井伊氏兵追躡縱火丹生神祠進陣下市若狹等深脩之謀其怯後是夜森下幾馬森下儀之助前田繁馬田所騰次郎島村忠五郎荒卷半三郎鶴田陶司橋本若狹楠目清馬尾崎濤五郎池田健三郎及十津川鄉兵十四人乘暗間行至下市井伊氏兵特勝不備皆解甲而眠衆竊縱火於十餘所大閧斫

營井伊氏兵以爲大兵來襲僅以身逃幾馬以下奮戰斬殺無算下市前臨吉野川後負高山大嶽而井伊氏兵不審地理狼狽失走路十津川銃手就據處狙撃斃二十餘人井伊氏兵或投火或溺水其將佐亦多死之是夜天忠黨僅以十餘人破井伊氏大兵輜重下市然以兵士甚寡終不可守收其所獲糧仗詰旦歸銀峯山忠光乘勝將攻拔五條村進于大日川營藤堂氏兵不戰而退蓋是日和歌山井伊藤堂諸氏相謀合欲大擧自三道來攻而以井伊氏下市敗衆沮喪故不戰而退云忠光進欲通路大阪時

彈藥告盡衆遂奉忠光歸天川藤堂氏將贈書天川營詞忠光以尊皇勤王事關其分也雖然襲殺五條代官據山林動干戈以苦役人民則不得不負賊名矣今也以忠光所爲論之則爲其朝敵明矣速就吾軍門乞降則吾藩爲之奏上必有所救護焉卿等不從吾言暴動終不已則吾曹大擧將勦滅之忠光獲書大怒使鐵石作答文以贈藤堂氏營曰方今奸徒恣朝政妄矯叡慮黜忠義士就吾曹形蹟論之則似抗官軍雖然吾曹勤王赤心貫天地且萬世無所肯恥矣如足下則形蹟似官軍而其實矯叡慮以阿

黨逆賊松平肥後等況於朝廷幕府之差等書出歟變之理義足下有所謬焉請熟思之戮力我軍門誅奸徒此人曰鷲巣谷伊與作使貴營貴營拘留之不知何軍門如此之禮乎足下可親臨我營以説明之已而忠光留壯士三十餘人於天川自率衆八十津川鄕兵稍稍叛去忠光苦之時和歌山藤堂井伊三氏兵大擧逼天川鐵石奎堂等三十餘人分守要衝和歌山氏兵自富貴口進奎堂邀戰銃丸傷其左目奎堂幼眇右目至是失兩目不能復戰遂退池藏太代進銃和歌山氏將水野多門傷之餘衆輒潰是

時藤堂井伊二氏兵自五條素畚二道來會鐵石揮長槍進斃藤堂氏兵數人遂與其部將某鏖鬪數合鐵石槍法稍亂其獲間鎩鐵石左肋鐵石乃蒙重瘡遂死之藤堂氏兵獲鐵石首大振大忠壯士奮戰格鬪死傷過半餘衆相顧曰敵兵將絶我後道而衆寡尚不可敵矣不如退與忠光戮力以寧死者定也遂火大川營衆共負擔奎堂以下傷者數人乘夜走抜忠光營忠光時在風屋村從兵多逃至是僅餘精兵四十餘人乃欲南行破紀伊本宮取路尾鷲踰嶺渉澗晝夜兼程至伯母谷井伊和歌山二氏兵五百餘

人藥寨圍守忠光欲奮戰破之自麾兵而進井伊氏兵多死之忠光兵亦死傷略盡所餘池藏太上田宗兒鶴田陶司等十餘人力戰奮鬪忠光亦自揮雙刀斃數人然衆寡不敵忠光乃漸從士散去自磐山從間行逃于河内從之者上田宗兒伊吹周吉島浪澗半田紋吉及僕松藏萬吉而已於是奎堂重鄕等數人病瘡痍者皆屠腹而死餘衆悉逃去實九月二十四日也忠光與數人逃至河内自大阪航走長門和歌山藤堂井伊諸氏分兵捕餘黨五十餘人十月檻送京師奏捷大和乃平先是實美等至長門欲撃掃

攘外夷以副叡旨是時前關白忠熙以爲謀議不誠國體始頽吾在重職不能濟之恥亦大矣乃致書輔熙曰熙任重職者以議與薩長二藩相協也今而羅織毛利氏罪以黨賁國賊臣有何面目再見慶親父子等乎告請以死表微衷輔熙得書大驚馳至忠熙第固止其死乃相顧嘆其不能爲矣因俱泣下已而輔熙亦欲辭職以表忠帝聞之詔曰近者激論風生物情紛紜中如十八日公等務佐朕志勿以避嫌輔熙忠熙拜天勅之辱任職如故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藤堂高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勲等奏

曰薩長二藩首唱勤王而遠之非計也請寬長人罪召慶親父子一其敵愾以攘外夷時有詔曰鎖港事太重列藩宜待幕府指麾而後攘外夷也勿輕舉誤事於是唱攘夷者不懌曰朝議果陷姑息相率奔長門時平野國臣在京師上疏請召實美等七人及慶親父子俱議國事弗省國臣謂尊融親王及松平容保等沮之也乃去至長門猶唱親征議以制之策至是推澤宣嘉爲將潜至但馬使荒川主計等說出石城主仙石久利曰嚮朝議俄變三條公以下七人奔長門令將與毛利氏訴冤於朝廷澤公乃其一人也

今已上途而道梗不通恐生變故再觸朝憲故使僕等先入京師探情願卿等速立志可以佐正義也久利憂之遂執主計等馳使京師報之容保時宜嘉已至生野銀山從兵不滿百聞久利執主計等憤惋不已乃襲銀山代官廳略取金穀以充軍須因移書近傍村落曰幕府不奉攘夷詔或潜獻酖毒以圖至尊然賴皇祖大神保護金甌無缺八月之變奸賊松平肥後等猥閉禁門矯詔斥公卿正議解散親兵削弱朝家於是天步艱難主上在賊中皇國人民誰不流涕哉凡爲男兒者實扼臂拋身之秋也但馬國人當

南朝時不屬逆賊足利氏以揚皇威正名分乃忠孝義烈之風其來也尚矣是以奮起戮力速誅奸賊攘外夷可以副大意也書已流傳國中土寇四起欲戴宣嘉東入京師容保急令其近傍諸藩討之國臣意兵仗未備進戰無利引兵據妙見山仙石氏兵來攻國臣等格鬭二日衆耗死傷宣嘉棄營西奔國臣已蒙銃傷不能逃遂爲仙石氏兵所擒餘衆逃散但馬輙平十一月家茂奏增尊融親王俸二千苞廷臣皆言親王爲幕府矯飭旨與容保等相爲奸以故有此賄遺遂書狀於宮壁以辱尊融事頗噪於内外時有

童謡曰禿首戴金柑兮得戴耶不得戴耶請試戴之金柑音通金冠金冠者天子之冠也尊融伏見邦家親王子初入青蓮院爲僧是歲蓄髪稱賀陽宮更名朝彦敍二品親王世因之還俗宮故童謡及之云慶喜慶永容保及黒田慶贊伊達宗城稲葉正邦等上書奏曰側聞宮中閙朝彦親王臣等不堪驚愕也親王進退實係皇國安危豈有聖明爲流言所動耶然衆口鑠金奸宄妨正人害骨肉者今古同其轍苟釁隙一生則不可挽回也臣等請以死保親王無他莫復煩宸慮於是朝彦威望益熾十二月輔煕遂辭關

白右大臣二條齊敬代之陞左大臣內大臣德大寺
公純爲右大臣大納言近衛忠房爲內大臣四年正
月勸修寺濟範奉詔蓄髮更名晃敘二品親王稱山
階宮以參與朝議濟範伏見貞敬親王子也有故幽
於京師東寺多年日至是威望與朝彥比會家茂
入朝議事實美在長門聞之與季知等相語曰聞將
軍率諸侯入朝定國是立廟謨而未見攘夷實効終
以失機則不獨叡慮爲空天下士民失方向邦內瓦
解陷夷虜術中必矣僕等每一念至此泣血悲歎眷
眷之情不可止又曰方今國家多事當趨走闕下鞠

躬副叡旨而進退不謹妄踰疆以取罪戾慚悔何已
斷不自揣欲攘外夷以報霄壤之恩然事觸忌諱
或以爲懷異志憤恨何堪乃齎手書使其臣丹羽正
雄及季知臣河村季興入京師訴情八月正雄季興
至伏見爲容保兵所執尋被誅其所齎書亦遂不得
達天聽秋月種殷奏曰往日幕府奏增朝彥親王俸
二千苞蓋酬其勞也然名不正理不明也夫皇國歲
入固非幕府之有而親王受之幕府如幕府私皇國
而行賄者授受兩失之也若夫下勅幕府以賞親王
勲勞則其名正其理順書入弗報立花鑑寬上疏曰

頃聞有虜艦寇西海如毛利慶親父子雖竭死力可
以禦之一旦失守則皇國安危係焉臣請就國舉兵
爲之應援書入亦弗報是月詔改文久四年曰元治
元年以當革令歲也五月家茂歸江戶六月詔曰將
軍入覲諸侯會同國論已定乃如我內外措置稍妥
之幕府大小諸侯其體之一條實良奏曰陛下親禱
攘夷於伊勢及賀茂男山諸廟臣因信國論一定確
乎不拔然而依頃日所賜將軍之詔則已變攘夷爲
鎖港夫鎖之與攘如有逕庭者然公卿諸侯西馳東
騖鞅掌王事者殆十年皆在期攘夷耳而廟算不出

於此今僅議鎖橫濱一港臣不審其謂也斷將軍與
一橋慶喜業已奉攘夷詔而未見其實將軍知事不
行則當論之其初也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何也臣
以爲大臣大將之出夙班國事參政而才淺識暗未
知幕意所在罪亦大矣請謹致職大原重德亦奏曰
所以再召將軍者在定國是策攘夷使四方嚮風也
而天下洶洶疑叡志變換斷有勅可以實心行實事
又曰不待數年而可奏實功將軍乃云必充實武備
可以奏實功然則非叡志中變也蓋鎖港與攘夷名
異實同鎖之不服必至交戰若夫償金約鎖則神州

瑕瑾天下失望臣決知其無之而將軍有言夷情難
測如我環海與諸藩戮力勉勵以充實武備然則非
内第攘夷外議鎖港耶將軍一歳内朝會同諸侯議
鎖攘其意在保國家慰宸慮耳果如臣所料度則攘
之與鎖非二其意也是故不稱鎖港而稱攘夷布告
中外以示必戰則天下有志之徒必請之先鋒又奏
曰一橋中納言既充攝海防禦之任而未聞有折衝
策請更命嚴之守備以定我民志折彼凶威帝聞之
將有大所議會毛利氏將福原元僴率兵至伏見分
疏藩情朝野騷然時容保兵捕浪士古高俊太郎獲

誣朝彦謀反書且激徒同盟欲縱火京師討朝彦事
皆達天聽京師益戒嚴七月長門人致書所司代松
平定敬條舉容保等罪請黜之以清君側定敬危懼
與容保等入禁中備變毛利氏將國司親相益田親
施率兵入京師攻破禁門將除容保等容保豫知之
麾諸藩兵擊却之帝下勅家茂曰毛利慶親使其臣
福原元僴託言分疏肯謀不逞其陰謀著於慶親父
子所授親施等軍令狀汝其追討之家茂奉勅日衆
西征於是鎖攘之議稍弛米英佛諸國使節乗隙要
請開港太急已而慶應元年九月家茂奏請開港勅

許詔問諸藩意見諸藩或有以開港爲可者茂久久
光等執其不可乃使人奏曰請依前勅帰攘外夷帝
憂苦不已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連署奏請開港
勅裁益切初自嘉永中幕府私締條約物情紛紜至
是朝議遂變詔使大納言飛鳥井雅典中納言野宮
定功賜勅於家茂許其締條約命猶禁兵庫而不許
特開兵庫港以其近京畿也家茂已得開港勅裁二
年二月奏増關白齊敬俸七百五十苞以酬其勞帝
憾毛利氏勤勞欲緩其罪西南諸侯亦多上疏請以
寛典處之家茂不肯六月幕軍討長防二國敗績七

月家茂薨於大阪因班西征師詔以慶喜党家茂後
實愛重德等二十餘人上疏沮之且請黜朝彦親王
及齊敬容保等朝彦聞之與齊敬等議十月幽實愛
以下是親王亦引罪屏居而廷議縱横變遷一無規
約帝深憂之且以素志多違快快不樂十二月二十
五日患痘俄崩壽三十七帝爲人長大魁武而天資
聰明英毅頗辨大體自外國事起以來以皇國危薄
爲憂其所以爲社稷規畫者至深遠焉天下悼其祚
不長三年正月儲宮睦仁親王踐祚時年十六是月
葬先帝於東山後月輪陵奉諡曰孝明天皇以國喪

解親王公卿十餘人幽屏皆嘗受嫌疑而被黜者先
是九條尚忠與井伊直弼安藤信正等通意謀朝旨
變換先帝宸怒褫官爵錮之尚忠乃削髮稱圓眞屏
居者六年至是減罪一等左大臣二條齊敬爲關白
如故十二月詔許毛利氏及實美季知通禧隆謌基
修宣嘉入京師是時不知宣嘉所在後奉詔入京師
又詔解具視有文敬直等數人幽屏實美以下皆復
其田官而廢幕府諸職及關白傳奏議奏等職更置
總裁議定參與三職大釐革天下之政

續日本外史卷之八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九

馬杉繫　著
賴復　閱

天皇正記

天皇記二

明治元年正月德川慶喜松平容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舉兵於大阪將犯京師是月三日過伏見鳥羽二道官軍先鋒島津毛利淺野山內四氏兵擊却之追北至淀詔以仁和寺嘉彰親王爲征討將軍賜節刀錦旗四日將軍嘉彰發京師前少

將東久世通禧侍從烏丸光德少納言五條爲榮前侍從四條隆謌前修理權大夫壬生基修甲斐權介平松時厚前主水正澤宣嘉屬之兵凡二千餘人以東寺爲本營是日下勅曰會大政復古之際各藩已奉朝命何圖德川慶喜在大阪謀不軌大舉北上已開兵端終至不可已之勢是以益明名分條理勤王事雖素不待論而當今之時各藩勉勵戮力可以副朝旨也乃以少將橋本實梁侍從柳原前光拜東海道鎮撫總督令曰方今形勢切迫賊兵將犯京師速出陣大津驛可以嚴守備然詳悉賊之事情可平穩

接之以示朝旨也若夫暴動拒令則宜討平之實梁前光拜命乃率熊本岡山德島彥根大村佐土原兵二千人出陣大津是日征討將軍嘉彰親王發東寺連戰數日進至河內牧方大破賊兵慶喜容保定敬勝靜長行等棄大阪航走江戶乃下詔於遠近曰德川慶喜嚮察天下形勢奉還大政併辭軍職於是朝議一決制可其所請焉何圖奉還大政者蓋虛稱而已是以使德川慶勝松平慶永訊糾其實慶勝等奏云慶喜雖已奉朝旨麾下士卒及容保定敬等不肯服及其暴動亦不可知也乃再使慶勝慶永鎮撫

之朕以爲慶喜恭順實奉朝旨因不問既往罪將處寬典豈圖客冬退京師素出於詐謀而竊唱聚近傍諸侯以麾下兵卒及容保定敬等爲先鋒大舉逼京師輙欲以兵威犯闕下由是觀之慶喜反狀明白始終欺罔朝廷大逆無道其罪不可逃也朕已絕宥恕之念因詔追討之且從來以德川所管之地稱天領者稱呼錯亂固無其謂也自今復古制可更稱天朝御領矣當是時不辨大義通謀賊徒者或使賊徒潛居者皆可以朝敵同罪處嚴科是以各藩將士吏卒以至各地人民速定方向爲國家可竭忠誠焉十二

日詔削慶喜以下官爵且令四方曰客冬德川慶喜託事而南其情不測乃遣慶勝慶永諭其輕裝入朝朕將有善所處如會桑二藩已禁入京師然慶喜使之突進逼京師終至銃丸彈錦旗而一敗東走豈得不征哉以有栖川熾仁親王拜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大徵諸道兵於是西南諸侯爭先入京師官軍大振是時島津毛利二氏兵已屠大阪城縱火城櫓賊兵逃亡多投紀伊乞哀德川茂承茂承意未決先是出兵三千陣天王寺將援慶喜至是將軍嘉彰使人問其方向紀伊兵危懼請屬官軍嘉彰疑其意却

之茂承乃上書表無他志是時侍從鷲尾隆聚水戸人香川敬三等募兵百餘人出屯高野山熊野三山及十津川鄉兵屬之以窺賊徒動靜及其敗入紀伊將下山擊之賊徒狼狽海路欲東走爭船溺死者千餘人會東風猛烈其先發船者亦多沈沒慶勝慶永奉詔巡視大阪城獲慶喜東走書以聞嘉彰亦入大阪陣本願寺支坊以隆謌爲山陽南海二道總督遣岡山龍野德島丸龜須本宇和島兵二千餘人討酒井忠績於姬路松平賴聰於高松松平勝成於松山以糾其不逞大垣鳥羽宮津延岡等兵在大阪者亦

嘗通意賊兵至是皆逃走酒井忠氏在大阪亦應慶喜及軍敗逃丹波將歸若狹先是山陰道鎮撫使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帥兵三百人屯園部忠氏聞之惶懼不知所出乃因園部藩主小出英尚謝罪公望察其可疑狀然不肯問罪使其從兵從事鎮撫命遣歸忠氏於若狹忠氏父忠義聞之怒其事蹟涉曖昧即幽忠氏上書請出兵勤王事以償忠氏罪朝議允之十五日天皇加首服式部卿邦家親王爲加冠左中辨甘露寺勝長爲理髮時兵馬倥傯雖東西未和平典禮規摸皆從前朝故事公卿諸侯各獻劍及馬

賀之是日詔置太政官以復古制乃曰當朝政一新大儀擧行之日欲使天下爲無罪域雖其罪不可容者除朝敵逆賊之外諸國無遺漏一切大赦以副朕意且自今後益審明賞罰可以洗除舊弊也因賜勅嘉彰曰朕聞德川慶喜已棄大阪城而東走宜速令於四方以鎮撫人心如海外各國朕夙所憂慮兼之事務總裁與前中納言三條實美前少將東久世通禧合議急決其處置可以奏也於是通禧奉旨至兵庫岩下左二寺島陶藏陸奥陽之助伊藤俊助吉井幸輔等數人從之通禧接見佛英伊米孛蘭六國

公使乃告曰今日所以勅使至於此者欲布告我天皇陛下叡意也仍示布告書於各國公使佛國公使曰僕寄留貴國有年於茲乃代各國公使以希交語耳自今貴國天皇陛下親執大政及全國和平則各國喜悅何過之通譯曰天皇以親裁大政全國悅從固無論耳佛使曰自天皇親執大政其政令既遍全國乎布告書所載有命有司管掌外國事務語不知何人得其任乎通譯曰仁和寺嘉彰親王已爲外國事務總裁其屬之者數人今也以德川慶喜反逆天皇政令未至布全國雖然不日討平之以布政令於

全國必矣佛使曰布告書所載有德川氏奉還政權文而無德川慶喜反逆語今依勅使所說則知貴國猶有內訌其果信乎通譯曰慶喜已退江戶乃稱待罪然未見服從之狀佛使曰待罪者猶征討之乎通譯曰今現差使節於江戶未得其報答也佛使曰方今有急務一事件往日備前兵士殺吾國人於此地是故自國亦欲出兵以圖安全雖同非規約而事情出於不得已不知貴國許之乎否通譯曰自今以日本政府兵警備此地卿等勿復爲念佛使曰政府出兵以警備則生何等事件亦係政府處分乎通譯曰

固然也又曰以今日所示勅書布告各國帝王及其人民乎佛使曰布告條件請姑置之抑備前兵妄殺我國人之一事以親執政柄天皇善爲之處分乎通譯曰固然也佛使曰談至備前兵暴害則吾輩信不堪痛憤況如對各國公使及發砲實文明國之所不爲也通譯曰如其處分照準各國公論可以受天皇親裁也佛使曰這箇暴害實係大藩重臣所爲吾輩所以深苦慮也通譯曰自今命薩長二藩警備此地吾保其無患焉佛使曰此六人者即六國公使而今日與貴國勅使訂和親通交幸莫大焉通譯曰自今

以大諸侯警備此地外國人安全固無論耳雖然此地在留外國人亦對日本人要其無暴動各國公使皆曰諾通譯曰日本諸侯所有蒸氣船六艘頃日爲外國人所橫奪其處置如何佛使曰往日當備前兵暴害未聞政府布告是以拘引之耳雖然自今以萬機係日本政府所管速可返致之又曰願使卿等留此地以要外國人安全通譯曰諾吾且留此地待全權官吏來代又曰詳悉令所會同交語之事吾可以奏我天皇陛下也至是外國交際始定十八日布令遠近曰外國交際係先帝多年所宸憂而自幕府失

其錯置非態一變至大勢不可已之今日乃斷然決朝議更締和親條約是以上下一和不生疑惑大充實兵備輝皇威於海外謹對祖宗及先帝神靈天下列藩以至士民宜奉體叡旨是日東海道總督橋本實梁柳原前光率兵發大津欲東略桑名城桑名賊將松平定敬城地也先是侍從滋野井公壽前侍從綾小路俊實率兵八十餘人潛出京師至近江會金剛經寺僧徒募勤王義烈士百餘人應之公壽俊實下令近傍大峙糧仗於是四方來屬者三百餘人遂自近江進入美濃遠近響應軍威大振將進略桑名

城實梁前光至四日市責公壽俊實等私募金穀因執公壽俊實押送京師斬其首謀二十餘人於四日市遣歸其徒四百餘人於京師詔詰恣犯朝憲幽公壽俊實及其徒無幾宥之命勤王事是時定敬弟某與其老臣數人出降總督軍門實梁使之屏居寺院以俟後命以藤堂氏兵守之實梁前光進至參河遠江間沿道諸侯各致城地出兵屬官軍號見兵十萬人朝廷益徵征東兵詔曰德川慶喜反狀明白已下追討令於是大小侯伯廢德川氏所授松平姓各復本姓可以表無貳心矣是時東山道總督岩倉具定

及其弟八十丸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祐相踵發京師行徼沿道兵具定已入美濃初大垣城主戶田氏彬兵警備大阪因與慶喜逆謀氏彬在大垣聞之惶懼不自已其重臣小原仁兵衛時在京師拜參與乃爲氏彬上疏謝其罪氏彬亦罰其臣與逆者以陳謝朝廷察氏彬無他命出兵屬具定氏彬感喜其將士亦自奮進徇信濃酒井忠義亦出兵屬永祐以償子忠氏與慶喜罪西南諸侯竊與慶喜者聞風震慄或致城地或獻巨萬金謝罪朝議皆允之命勤王事初伏見鳥羽之役薩長二藩連戰殊竭股肱力其軍須居

多因詔以松平容保官祿及其豫備糧米充二藩經費二藩辭曰謹忝天賜然當朝威更張之日以募官兵購軍艦爲急務請以所賜二藩者移充國家軍需也是以敢辭焉若夫二藩告闕之則更辱恩借耳先是高知藩兵士議與薩長二藩不協至是山內豐信上書以藩情不得已辭出兵天皇慰諭之詔出兵益勤王事豐信遂奉命於是藩情亦定德川慶勝久在京師鞅掌王事客冬置三職也慶勝拜議定謂會宗家錯亂之際鎮撫遲延終使其臣僚至暴動吾居其親藩而辱大任意固不安乃上書辭職弗允二月嘉

彰親王辭外國事務總裁伊達宗城代之乃與東久世通禧至大阪告外國公使曰我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乃儕當之自今當相協議日代天皇陛下欲延見公使子等其領之。公使曰聞征東師起在近吾曹將至橫濱以避變天皇賜謁則請急刻日宗城曰吾保外人無虞勿復爲念。公使曰饒令保外人無虞亦不可曠日也宗城即報京師以刻日或曰召外人於闕下如物議何宗城哂而不答土佐兵戍堺浦佛國夫卒過戍所戍兵止之弗聽乃叢銃傷佛卒十六人。佛國公使大怒意嚮爲備前兵所暴害今又罹此

患何也致書詰之曰政府貴官宜來佛艦謝罪曰可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可出償金十五萬弗曰政府致書可以謝曰可刑日本人爲逆者此數條皆刻三日得報答爽期則吾將有所處焉是時國家多事且以曲在我立決其四事尋命備前土佐兵首十六人自盡是月英佛米蘭公使入京師三十日英國公使入朝處士林田貞堅三枝貞洞竊相議曰外人詣闕下蓋非先帝意也吾輩以死遏之欲使人知義之所在是日襲公使於途衛兵禦之真洞蒙傷不能復戰乃所擒貞堅獲間傷公使即詠和歌自伏

劔而死是日公使不復入朝途還後數日真洞亦詠和歌從容就刑於是下詔四方使人民知朝議所歸三月朔英佛米蘭公使皆入朝天皇賜謁南殿公使獻書賀新政以申交誼是月參與大久保利通上疏曰王師大捷賊酋東走焉而東藩猶背未定外國交誼未盡當是時須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伏惟中古以還天皇垂簾拱手而步不踏地九重深邃侍御座者止公卿數人耳所謂階前萬里者非乎夫敬君上懷人心而共然而推尊失道則天理乖戾上下否隔是古今之通弊也請看破俗論不飾邊幅以從事

於簡易輕便又曰平安僻在一方不足以廓弘聖謨矣伏惟今日急務在建皇宮於大阪還都以一洗宿弊也願聖明裁之是時以二條城爲太政官代裁決庶政天皇數臨幸焉會同公卿諸侯盟曰廣詢衆議機務應決於公論又盟曰賴天地之公道求智識於世界以振起皇基因議拓蝦夷策尋下詔曰朕幼弱猝紹大統何以對峙萬國奉仕列祖竊惟中葉自朝政維衰武門專權雖陽推尊朝廷其實敬而遠之也其君臨於億兆亦唯名也耳朝廷尊重倍於古而朝威倍衰頽上下離隔不啻如霄壤矣今也膺朝政一

新之頭一人不得其處則罪歸朕躬是以勞身骨苦心志欲以踐列祖所踏之艱難爲往昔列祖親識萬機苟有不臣不遜從則自將征之朝政如其簡易然故君臣相親上下相愛德澤洽於天下國威輝於海外近者時宇內開化當各國雄飛於四方之日獨不知世界形勢墨守舊習不謀一新之效徒拱坐於九重內遂受各國凌侮上辱列祖下苦萬姓是朕之所憂慮也故今與百官諸侯相誓繼述列祖偉業不肯問一身艱苦親經營四方綏撫億兆將以置天下於富嶽之安汝億兆慣習舊法不知神州之危急

朕一舉足則驚異非常萬口紛紜是令朕失爲君之道也汝億兆體認朕志相率去私見以公議輔朕業十五日征東大總督有栖川熾仁親王參謀右近衛中將正親町公董左近衛少將西四辻公業帥官兵萬餘人發京師天皇亦尋幸於大阪觀海軍將親征東藩詔使西南官軍分道向江戶鹿兒島山口和歌山鳥取熊本岡山福井安濃津佐土原大村高鍋藩山水口兵自東海道進鹿兒島山口鳥取高知大垣兵自東山北陸道進江戶德川氏隸屬大議守備或曰扼箱根碓氷險以邀戰或曰出水軍襲大阪獨慶

喜恭順悔非出城屏居寬永寺以族命而其部下不服或走常陸下野或走甲斐信濃會東山道先鋒自信濃進向甲斐賊將古屋作左衞門率千餘人在甲府與其土豪合謀設柵於勝沼據險拒官軍高知兵沮靡不能前鳥取高知別隊自間道進左右僥擊大破之斬獲無算遂取甲府使松代兵戍之作左衞門率敗兵五百餘人走越後是時忍兵數百人爲賊扼簗田鹿兒島大垣兵擊走之進薄忍城城主松平忠國刑其將數人謝罪一藩輒歸順總督岩倉具定及八千丸率諸軍進次板橋先是大總督熾仁親王至

駿河輪王寺公現法親王親詣大總督營爲慶喜謝罪靜寬院宮名親子故家茂夫人也天璋院名篤子故家定夫人也亦各馳使駿河乞哀時東海道先鋒總督橋本實梁柳原前光次品川德川氏部下勝安芳出謁參謀西鄕隆盛具稟慶喜恭順狀請其停征討隆盛曰宜表其實以謝罪安芳乃奉命四月實梁前光以江戶城傳勅幽慶喜於水戶無幾大總督熾仁親王入江戶次增上寺實梁前光次久留米藩邸德川氏部下大鳥圭介松平太郎等率步兵二千餘人脫江戶募軍須於上總下野間榎本武揚等亦帥

軍艦七艘脱品川海先是總督之入江戸也命收德
川氏軍艦兵器武揚等抗疏弗允至是留書而去德
川龜之助等聞之發急艀追之不及乃上變職仁親
王怒武揚書辭悖慢因讓龜之助龜之助臣僚悚懼
不知所出職仁乃下令以武揚擬海盜告之各國公
使勿與之相援是時圭介等已說下妻下館諸藩助
逆結城城主水野勝知父勝任應之其臣小幡兵馬
等欲奉勝知歸順逐勝任勝任藉賊徒力襲殺兵馬
會官軍進在宇都宮勝知逃投之圭介累徇上總下
野欲乘勢襲宇都宮報達岩倉具定營參謀香川敬

三率鹿兒島山口高知兵三百人進至千住賊將板
倉勝靜倚官軍井伊氏兵乞降具定命執之宇都宮
錮其臣五十人於壬生是時賊別隊屯流山官軍山
内氏兵擊走之獲賊將近藤勇檻致之板橋營斬徇
軍門送首級於京師梟四條磧文久以來勇在京師
爲新選隊酋而屬松平容保多斃正義士京師士民
無不舉疾之及慶喜容保等南退大阪自率其部下
四百餘人留伏水以偵京師動靜終與大阪兵俱犯
官軍銃傷其股及戰敗逃走江戸煽動德川氏部下
相率至甲府與官軍戰於勝沼不利走逃下野至是

伏誅官軍乘勝攻結城城兵不能支擁勝任而走官
軍乃拔結城敵三等率衆至宇都宮圭介聞結城守
兵太少急攻陷之官兵退投宇都宮圭介遂據結城
無幾圭介率兵二千出戰小山以小隊狙擊官軍毛
利氏隊將南部謙林石川等數人死之是日自巳至
申勝敗不決官軍死傷頗多遂退宇都宮圭介攻椽
木詰且賊將秋月登之助土方歳三等以精兵千餘
人襲宇都宮官軍以彦根大垣宇都宮松代等十藩
兵八百人逆戰城外登之助歳三冒死挺前官軍沮
靡退而守宇都宮城圭介一軍自鹿沼横擊之時會

津賊兵亦踰三王嶺來侵砲聲震天城下火忽起官
軍不能支棄城而退城主戸田忠恕出投館林賊乃
據宇都宮降將板倉勝靜在城中爲賊所奪明日賊
別隊以三百人襲關宿官軍設伏破之賊兵不屈挺
前奮闘殺傷相當官軍別擣其背賊兵爲大潰或降
或逃投宇都宮先是總野諸藩往往歸順出兵擊賊
而兵皆擐甲執槍以故戰多不利警已達江戸總督
橋本實梁更命鹿兒島山口高知鳥取大垣兵赴援
五藩兵至壬生合近傍諸藩兵二十二日昧爽攻宇
都宮賊兵逆戰安塚而賊別隊擣鹿兒島大垣軍後

官軍別隊自雀宮赴援夾擊破之賊兵退入城別把明神八幡二山二十三日官軍大舉進圍宇都宮城四面合擊城兵固守而山上賊兵橫衝官軍官軍殆敗兵士多死之鳥取隊將河田佐久馬奮曰蕞爾流賊多殲天兵逆罪豈可恕哉及日未沒吾必殲賊取城諸子其努力自立矢石之所援桴鼓之咄嗟麾衆鳥取兵應聲殊死戰進踰空濠肉薄攻之遂拔城一角斃賊無算城兵失守圭介等衝圍北走城乃陷是日官軍復宇都宮已而圭介等以千餘人再據日光山官軍擊之今市迭有勝敗尋大破之圭介等率殘

兵數百走投會津是時賊隊將古屋作左衛門以八百人徇越後進入信濃襲飯山飯山兵施奇策擊之作左衛門僅以身逃餘衆亦走投會津已而北陸道官軍入越後賊將松平容保出兵拒之先是德川氏士卒多脫江戸據上總木更津通意於賊將松平容保謀幕府恢復大總督熾仁出兵擊之賊兵將略船橋岡山兵陣八幡安濃津兵陣貝塚福岡兵陣行德佐土原兵陣鎌谷以備之是月天皇自大阪還幸於京師閏四月木更津賊出襲八幡貝塚官軍失守且戰且退賊兵乘勝追躡擠之市川佐土原兵在鎌谷

顧援之賊兵逆戰佐土原兵伏麥畦狙擊更以臼砲殲賊餘衆逃走賊別軍已略八幡貝塚進取船橋佐土原兵自水陸三道掩擊破之福岡安濃津岡山兵亦交戰合擊縱火船橋燹之煙焰蔽天賊軍潰散無幾上總盡平詔以左近衛大將三條實美拜征東監察使是月實美至江戸德川氏亡命徒與無賴失業者私相結納據寬永寺自稱彰義隊欲擁公現法親王作亂僧覺王院者嘗拒朝旨慫慂公現而會津莊內諸賊亦遙為之聲援勢頗猖獗乃傳檄煽動東北諸藩其執迷誤理義者多應之而瓦合烏集素無紀

律恣罵詈官兵或害之途官兵憤懣奏請誅滅之是時脫籍亡命徒失利於總野間悉投會津推圭介為將襲白川城城兵合仙臺二本松三春平泉湯長谷兵邀戰賊縱火城下三面掩擊城兵不能支自火城自後門逃二本松兵為賊內應開前門迎賊賊兵乃拔白川城據之賊隊將田中左內率兵二百餘人會之左內者會津人也二十一日官軍設伏於臨崎村誘白川賊兵擊破之明日又破之白村追北至板室賊隊將小笠原新太郎死之官軍縱火聚落進保大田原賊收敗兵次三斗小屋先是松平容保據會津

謀逆事聞京師天皇宸怒詔拜左大臣九條道孝正
三位澤爲量少將醍醐忠敬爲征討使與羽諸藩
兵伐之上杉齊憲在京師亦奉詔從道孝等就國與
伊達慶邦進兵於會津而奥羽諸藩意未定獨佐竹
義堯津輕承昭牛駒親敬等唱勤王而酒井忠篤據
莊内與容保通謀出兵連陷新莊天童遂逼秋田義
堯兵邀戰不利至是慶邦齊憲竊通容保時道孝忠
敬在仙臺爲量在秋田道孝使參謀世良修藏詰慶
邦齊憲等慶邦怒斬修藏道孝忠敬等危懼去至秋
田與爲量合議報急江戸及京師是時官軍分道向

會津鹿兒島山口金澤名護屋福井高田松代松本
兵自越後進鹿兒島山口別隊及安濃津彦根川越
忍大垣大村兵自白川進會津仙臺棚倉賊兵扼守
白川二十五日官軍攻白川不利越後官軍已戰於
小出島鯨波三國嶺皆勝進薄長岡而官軍白川敗
報達江戸大總督熾仁更使鳥取岡山大村柳川佐
土原笠間兵赴援熾仁謂寛永寺賊益猖獗據以偵
我釁不可不討焉而東北未平不如諭降之也乃與
監察使實美謀傳命德川龜之助諭降之賊不奉命
五月朔官軍再攻白川拔之熾仁使橋本實梁柳原

前光往諭公現法親王實梁等乃至寛永寺欲面諭
公現賊僧覺王院沮之公現輙稱病不見實梁等十
四日熾仁遂與實美等下令討寛永寺賊參謀大村
永敏部署官軍所向鹿兒島熊本鳥取兵自湯島進
山口佐賀久留米大村佐土原兵自本鄉進而以岡
山安濃津德島名護屋和歌山廣島福岡兵爲後援
賊聞之是夜多逃亡所餘殆千人分守寛永寺及谷
中車阪十五日官軍攻寛永寺賊開前門衝突官軍
沮靡不能前會大風雨乃乘風彈大熕破前門一角
賊退據山王山覺王院等驚悸奉公現自間道逃熊

本兵仰攻山王山賊銃手俯彈之熊本兵沮靡鳥取
兵赴援擊走山上賊賊退保樓門以土豚築臺巨砲
連射會官軍自本鄉進者遙以榴彈射樓門火忽起
前門官軍乘之賊兵不能支遂大敗悉自根津車阪
逃官軍追擊斬獲無算於是熾仁實美等下令鎮撫
江戸市民初賊將林忠崇煽動德川氏亡命徒相率
脫江戸橫行總野間屢抗官軍力屈就降官兵撫致
之於江戸熾仁下教錮於大久保忠禮邑小田原至
是忠崇煽動小田原兵出據函根熾仁遣軍監中井
某三雲某於小田原下令忠禮討之忠禮不答中井

怒責忠禮忠禮臣執中井斬之三雲屢以身先鄉江戶啓狀熾仁熾仁出兵問忠禮罪忠禮懼慴引咎謝乞哀官軍進攻函根賊兵三百餘人扼湯本邀衛官軍奮戰破之賊欲退據嶮官軍挺進尾擊忠崇等棄函根走三島遂航投仙臺後議忠禮應賊罪詔削其封邑六月詔建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且使西南諸藩並出兵討奧羽賊是月北陸道總督高倉永祜卒於越後永祜從三位永胤子官爲從四位右少將時年三十一於是官軍喪首領逗撓不進天皇憂之更使大納言久我通久赴援而越後陸奧諸城未下二

十四日東奧官軍攻拔棚倉城二十八日拔泉城賊兵累敗投湯長谷小名濱於是官軍水陸掩擊三十日陷湯長谷城賊退據平城以收敗兵官軍乘勝追躡七月朔攻平城城堅不拔會官軍四百餘人自江戶來援勢太銳十三日再攻平城城兵設伏扼之而其兵多執和銃會雷雨不能彈官軍先鋒柳川兵奮鬭破柴而進鹿兒島兵繼之拔其外郭賊撤橋板隔水拒之柳川兵緣橋桁挺前搏其右翼餘衆亦吶喊掩攻賊兵披靡退入牙城嬰壁力拒銃丸交雨而下聲震於坤軸而城未拔日方暮官軍退次外郭夜方三鼓牙城火起官軍急乘之不見隻騎蓋城中彈丸已竭知其不可支自縱火東走也詰旦官軍取平城平城最嶮而易守難攻於是官軍死傷最多居數日官軍進略富岡須賀川遂攻陷二本松城城主丹羽長國走米澤官軍已取二本松乃與白川官軍謀合將刻日逼會津是時北陸官軍亦已取長岡城據之而賊勢猖獗列寨相持自東北始亂殆涉數月而官軍未奏討平之功天皇深憂之詔以仁和寺嘉彰親王爲討會總督以中納言西園寺公望左少將四條隆謌左衛門權佐壬生基修爲副使舉尾張美濃以

西兵赴伐乃下勅曰速誅滅容保以下亂賊解億兆塗炭之苦以答朕意焉賊若出乞降則宜經奏可而處之朕不肯喜殺戮也聞奧羽九月而雪焉及其天未寒宜速奏平定之功嘉彰等拜勅是日發京師赴越後時新發田城爲賊所圍勢太急官軍乃援新發田賊部將河合繼助諜知長岡守兵寡乘夜攻復長岡城據之詰旦乘勝大舉將濟信濃川來侵官軍懲前夜之敗意頗沮喪輒曰不如却兵於三國嶺避銳擊惰也參謀山縣狂介奮曰今而却一步則失十步之勢焉進一步則得百步之勢焉豈有以一挫折誤

軍機哉且聞東奧官軍據白川連陷諸城顧賊奴顧後不能持久諸子其勉之奴輩役勝必懈吾可一舉而取也二十九日昧爽乘大霧潛兵自妙見口進因使人偵賊營賊兵果懈狂介曰善乃縱火迫徇以精銳數十人斫其營賊兵驚潰因急叢小銃薄長岡城兵避易狂介出嗟庵兵乘之賊遂棄守而逃於是官軍再拔長岡城捕市民通賊者斬徇軍門是時嘉彰親王以下已自松崎進援新發田連陷水原新潟勢如破竹賊部將上杉主水以下退守見附天皇聞仙臺米澤諸藩敢抗官軍詔褫慶邦齊憲等官爵益進

兵追討先是公現及覺王院等在仙臺於是仙臺南部米澤莊內諸賊大振而二本松已陷小村三春諸藩亦已歸順賊勢稍沮喪官軍乃大舉攻駒峰仙臺賊兵二千餘人出拒官軍奮戰破之進取駒峯因分兵討仙臺以下四藩是月詔改江戶稱曰東京八月米澤賊兵在越後者知勢不可支撤守而去官軍在白川二本松者進逼仙臺會津賊兵獲間協合德川氏及總野奧越諸藩亡命徒益修四境守備是時北陸官軍殆徇越後終陷村松城主堀直賀出走會津官軍乘勝而進賊以兵五千餘人扼守會津川官軍臨川而陣連日交戰互相對持參謀伊知地正治板垣退助等在白川相議曰會津者根蒂也如仙臺米澤乃其枝葉耳芟枝而不發其根非計也先拔其根蒂以及枝葉則不伐而仆必矣且會津地方雪早降焉距今三十日冱寒不得輒進此機間不可失矣即率鹿兒島山口高知大垣大村兵千餘人發二本松聲言曰仙臺盟主也吾先伐之而遽轉路踰方成嶺自石筵進向會津賊分兵各所守之正治退助等麾官兵連戰皆破之至猪苗代則不見一人時賊兵退守戶口官軍進擊斃賊將秋月某於是餘衆潰走二

十四日官軍逼城下城中賊兵多出守四疆官軍搗其虛城中窘急出童兵及女兵挑戰官軍擊却之遂結營城外以俟白川官軍至二十五日官軍名護屋和歌山廣島佐賀宇都宮大田原兵千餘人自白川行破沿道賊營黃昏皆會城下是夜城中賊兵來襲官軍擊却之賊守四境者聞急皆入城嬰壁力拒時城中糧食彈藥略盡輒出兵攘糧食官軍乘間取小田山山距城太近可俯射城中乃以野戰砲俯擊城兵窘蹙是月天皇行即位禮納故左大臣一條忠香女壽榮子爲女御即日進皇后親王大臣以下諸官

司官員各獻劍及馬以賀詔賜之酒饌改慶應四年曰明治元年而一世一元以作永式先是朝彥親王資望稍衰擬議不用及德川慶喜之來走通聲息於關東使人課陰謀於慶喜慶喜既悔悟不肯應親王意至是事覺天皇震怒詔削朝彥爵位貶爲庶人謫安藝廣島朝彥舊稱中川宮又稱賀陽宮是時官軍在會津者數日迟撓不肯薄城城兵亦不挑戰城中賊將牧野忠恭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塚本氏及大鳥圭介土方歲三等出城北走官軍在南者進絕城中糧道越後官軍亦已濟會津川以萬餘

人進陣船戶船戶距會津城五里則刻日三面掩擊城兵聞警日夜四出挑戰官軍擊卻之而在小田山及城東南者以巨彈連射樓櫓及本城城兵震死無算參謀止治退助及山縣狂介等相議曰縣軍深入敵地曠日彌久變或生焉不如一舉拔城也即部署諸軍十五日齊薄城先是高知兵士澤本幸則犯法當斬參謀板垣退助宥其罪往說上杉氏幸則雄辯有膽氣輒至米澤說上杉氏以順逆上杉氏素與山內氏爲姻戚喜其忠告因幸則令降至是出兵屬官軍是日上杉氏兵自鹽川進城兵望見其旗章相謂

曰城南糧道已絕焉城北應援亦絕焉孤城受天下之兵死固其分也乃嬰壁拒之容保知力不支已有乞降之意因傳令勿肯抗官軍十九日容保重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面縛出乞降參謀哂曰賊奴果乞降乎乃執二人初高知部卒佯爲狂至城北門城兵見其空手而來不肯銃之卒輒入城勸降城兵執之至是勝任介卒出降卒實高知兵士某也於是參謀相議使容保父子出降軍門致城地納兵仗勝任胤永奉命因刻日放還二人是歲自春至秋東北諸賊未平天皇在京師深憂之欲親征亂賊至是朝議

已決以是月二十日鳳駕發京師詔慰撫沿道人民賞其孝子義僕賜歲六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廢疾者米粟金帛各有差二十二日爲天皇誕辰詔停刑治賜酒饌於諸官諸司以是日制爲天長節二十三日會津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是日容保及其義子喜德與重臣數人出降輒致城地兵仗上疏謝罪官兵護送容保以下於瀧澤妙國寺錮之而容保部將佐川官兵衞以下城兵四千餘人悉就降是時討會總督嘉彰親王陣坂下乃下令賜降兵瘡痍者治療又給米錢於城中老幼兒女蓄仍天皇仁恤之詔旨

云。會津城已陷。德川氏亡命徒及桑名松山唐津等賊兵在城中者悉走仙臺。公見猶在仙臺。意頗沮喪。始悔背約。右伊達慶邦未知會津降。謂一旦與容保締盟約。而先降非義也。於是公規慶邦及南部利剛酒井忠篤等皆相率降。十月三日鳳輦發西京。以西城為行在。容保慶邦以下詣闕待罪。官軍收其城郭兵仗。報大捷於東京。大總督熾仁親將實美以下迎鳳輦。奏為東北鎮定狀。天皇歡喜。優詔犒其軍勞。賜金武官有差。尋詔群臣。議與羽越降人措置。是時德川氏亡命將榎本武揚。帥軍艦。在石卷。日使部

下兵。綜練水陸軍。及奧羽略定。無所容身。會大鳥圭介等來。賊兵二千五百人。自會津來投。乃欲俱奪函館據之。十九日夜。帥回天開陽咸臨觀光蟠龍富士山朝陽七艦。去至鷲木港。時積雪沍寒。四望浩然。港距函館十里。函館府知事清水谷公考在五稜郭。而戍函館者山口岡山津輕松前小倉福山兵營二百餘人。聞賊艦來寇。分守大野文月。報急於東京。已而賊兵上陸。分為二軍。大鳥圭介將一軍。侵函館。土方歲三將一軍。踰川汲嶺。間行入函館。官兵逆擊。卻之。圭介自將。來攻官軍。敗衂。函館府判事。井上石見死。

之。歲三等進略大野文月。襲官軍後。道官軍潰走。清水谷公考走津輕。賊別隊駕長鯨艦者。遇颶不得前。捨艦入鷲木。聞先鋒已交兵。急襲七重村官兵迎戰。破之。多殺賊兵。而官兵亦死傷過當。因棄七重而退。賊先鋒進拔五稜郭。諸艦遂入函館港。無幾賊分兵海陸並攻松前城。官軍迎戰。尻內福島皆不利。賊兵進逼松前。官軍連寨拒之。賊破其一寨。官軍反擊卻賊艦。已而賊兵水陸來薄松前。兵欲據城決戰。部將安田拙造察勢不可支。徙城主松前德廣奔江刺。城兵鈴木某。田崎某等憤之。潛往江刺。刺殺拙造父子。

於是闔藩騷擾。賊乘隙登入城中。城兵縱火力戰。多死之。賊遂陷松前。欲進取江刺及館。水軍賊將榎本武揚以開陽艦夜襲江刺。官兵已退。保熊石。武揚不之知。時北風凜然。大雪蔽海。乃砲擊挑戰。無肯應者。天明。放輕舸上陸。遂據之。陸軍賊將圭介歲三亦侵雪。二道來襲。官軍分兵守小砂子稲倉。石關館諸寨。而小砂子先敗。稲倉石關亦失守。松前德廣聞之。與其臣數十人。自熊石航走津輕。部將松前之京蠣崎民部。以下三百餘人在熊石者皆降。賊是夜雪益烈。風濤大起。賊艦錨索忽斷。蒸氣為暴風所壓。掀翻入

暗礁間武揚在艦中咄嗟麾氷夫欲以避難居四日遂觸暗礁艦殆覆武揚乃携兵銃駕輕舸上岸無幾艦碎函館賊望見之以回天咸臨二艦救爲激浪所阻咸臨艦亦破機關賊別隊已陷鄉合兵至熊石官軍避鋒悉退津輕以俟援兵至武揚圭介歲三等置守兵於要衝還函館連發祝砲賀大捷告狀於在留外國人及英佛船將約貿易諸件一仍舊而武揚爲總裁松平太郎爲副總裁永井尚志爲函館奉行荒井郁之助爲海軍奉行大鳥圭介爲陸軍奉行英佛船將等謂事狀甚危激乃欲爲武揚等說我政府緩

其罪武揚等不悅曰吾何乞哀於政府十二月武揚托書英佛船將通情朝廷曰德川亡命臣昧死白轂旨欲使德川以下降人無凍餒之憂矣凡有生人類豈不戴覆育之仁哉而德川舊臣殆過三十萬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也寧雖填溝壑而不能伍工商是以流離間關其潛匿江戶者亦不爲少焉臣等欲誘徙之蝦夷開拓榛蕪驅無用之人以就有用之業嚮因舊主龜之助歎訴弗省臣等乃就幾千萬人撰其十之三與偕航至仙臺會奥羽平定無復容亡命者臣等跼蹐至蝦夷欲冒沍寒凌風雪指畫地方以守

北門鎖鑰鄙情已倚四條公而陳焉今茲十月入鷲木港欲報狀於清水谷公以俟命而名已爲流賊爲官兵所襲擊固非有抗朝廷之意然一旦交兵清水谷公以下函館吏胥皆自引去市民騷然於是臣等私相議經略其地然以其係外國互市之地遣人報狀松前而使者見殺尋松前人亦走故入視松前事令函館松前農商安堵而開拓亦就緒臣等黨與三千一心然無其首長則猶有手足而無頭目矣終不可得統一也伏請擧蝦夷賜之德川以養舊臣且撰德川血胤一人爲之首長則臣等感奮戮力必變沮

洳場爲富强境嚴全島守備以興內地之利是方今之急務也若其內亂接武甲勝乙敗要之不過兄弟鬩墻耳則士民倒懸足徒招外侮也故臣等固不好亂而戰出於不得已願聖明鑑之頃者英佛艦入函館港臣等出見船將船將憐臣等意欲以調停策臣等謂抑塞之情得徹於天則欲致力神州以報恩德也日夜企翹以待大命不勝戰栗之至今權置首長者倣合衆國例姑從輩望也因以五稜郭爲本營置奉行於函館松前江刺以綜地方庶務徙兵二百餘人於室蘭以武澤某爲奉行將拓蝦夷謹請諒察先

是朝廷聞函館變命德川龜之助討之慶喜請自往。弗允欲更命德川韶武征之及獲此書咸曰賊奴悖慢無禮不可肯假其罪也朝議即決因下征討令是月詔劉容保父子及變邦齊寵以下賊將就降者於東京公現亦已就降詔幽之京師公現伏見邦家親王子也而定敬勝靜長行等以下竄匿各所者亦皆降是月割陸奥爲五國曰磐城曰岩代曰陸前曰陸中曰陸奥又割出羽爲二國曰羽前曰羽後於是天下粗定詔使右兵衛督岩倉具視諭英佛等六國公使廢局外中立令乃示書曰我東北反側徒皆降無

復抗政府者爾後鬻軍艦戎器於我莫亦異議之各國公使奉命初德川氏欲購甲鐵艦是夏米人送致之横濱而奉局外令不輙與焉至是朝廷購得之其艦堅牢精緻各國少其比云是月二十三日鳳駕還幸京師詔曰自今後東西屢行幸親視萬機以副人民望

續日本外史卷之九　終

續日本外史卷之十

馬杉繫　著
賴後　閱

天皇正記

天皇記三

二年正月尾張三河以西諸侯悉朝京師賀正詔賜之酒饌尋徵諸國藩士卓識超衆者補議員以議國事因撤諸道關門便行旅且除朝敵之外宥天下罪囚廢火燎二刑三月再幸東京命諸侯會議政體自是駐驆東京下詔討函館賊乃諭外國公使在函

館者避亂而海陸進軍鹿兒島山口熊本岡山水戸安濃津久留米福山弘前松前德山大野黑石兵凡六千五百人發東京陸路向陸奥而海軍艦將士方堅吉赤塚源六品川四方一中牟田倉之助岡啓三郎石川貞之丞山縣久太郎等帥甲鐵春日丁卯陽春等七艦發品川洋直入南部宮古港賊聞之欲奪甲鐵艦荒井郁之助等帥回天蟠龍高尾三艦發函館港途遇颶風三艦離散而回天艦先進乃佯建米國旗章入宮古港官軍不之察以緩警備回天艦直逼甲鐵艦俄揚日輪旗章銃丸雨注以襲之官軍驚駭魘點火於蒸氣鑵而未遑拔錨賊兵數人乘間躍入甲鐵艦艦將品川七方等揮短槍斃之賊將甲賀源吾等麾兵衝突直彈五十斤砲丸中甲鐵艦官兵多死而艦素堅牢不肯破時春日丁卯陽春諸艦皆來援狙擊源吾遂斃之賊兵沮喪轉艦逃去官艦追之時蟠龍艦避颶鯨浦望見回天艦取敗悔激蹈不及事遂俱走高尾艦亦至宮古近海誤壞蒸氣機關不能進退艦將古川某以下七十餘人自火艦逃倚盛岡藩乞降官艦之追回天艦也見高尾艦火已起還宮古港四月九日官軍進諸艦於江刺擊走賊兵

取江刺賊兵屢來侵官軍累戰不利別攻二股木古內又不利於是賊益猖獗遂欲復江刺十六日黃昏大舉來襲官軍海陸夾擊大破之斃賊無算十七日昧爽海陸官軍合謀長驅直逼松前賊兵力拒彈丸殆竭遂棄松前走官軍乃取松前賊卻保福島一渡尻內木古內二十日官軍乘大霧攻取木古內賊將伊庭八郎苦戰死之在尻內者聞敗來擣官軍後官軍潰走賊又復木古內然以其地勢卑隘難守捨之而去更築寨茂邊地矢不来據之是時官軍諸艦進向函館賊以回天富士二艦逆戰官艦不利已而官

軍人以一艦襲矢不来富川寨別攻二股賊兵固守官艦不能拔之二十四日黎明官軍以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襲函館港賊發回天蟠龍富士三艦拒之距離纔十町左右烈戰海水為沸官艦且進且戰賊知其不可抗欲與辨天礮臺夾擊即渕距離洋却洋心誘官艦官艦咄嗟逐之賊在兩臺皆連彈雨注碎長陽艦中板折其舷官艦不屈[illegible]然以不熟水理在洋心而退是日陸軍攻[illegible]之明日不拔軍監駿井正五郎奮怒乃率兵數十奮前誅破賊營餘衆踵進正五郎吶喊麾兵忽為流彈所殪官

續日本外史　卷十

兵相顧沮喪及日方傾兩軍交綏是役兩軍死傷四百餘人六二十九日官軍海陸並進賊將大島圭介率精兵五百逆戰官兵欲據山擊其左賊扼白山據狙擊官兵多死之輙轉路而進亦敗亡而木道官兵奮前大破賊先鋒會官艦甲鐵等近岸橫擊連射而所砲碎賊中堅賊兵多震死遂大潰走富川是時有川賊兵亦將潰榎本武揚單騎馳至叱咤麾兵銃丸雨碎其帽武揚不屈迎官兵奮戰而兵多潰武揚退戰大鳥亦潰終收敗兵還五稜郭官艦悉驅有川洋丘川剛賊築寨於上餘所分兵守之春日左門澤

紂二郎次通田新道古屋作左衛門松岡四郎次神山赤川大川正三郎菅浪三五郎次龜田原中大川村永井尚志瀧川光太郎島田魁相馬主計守函館中島三郎助星恂太郎次千代岡町由肇次一本木澁澤誠一郎次湯川榎本武揚大鳥圭介土方歲三守五稜郭而水軍將荒井郁之助帥回天艦松岡磐吉帥蟠龍艦森本弘策帥富士艦以遊官軍通日官軍進至七重濱及大野村是夜賊自襲大野村官軍退次追分三日官艦逼函館港賊艦與礮臺兵迎戰春日艦砲丸碎蟠龍艦蒸氣罐甲鐵艦所彈砲丸

續日本外史　卷十

亦殪臺兵數十八富士艦苦戰及日晡交綏是夜富士艦失水路漂辨天洋誤觸暗礁不能進退船將森本弘策慮為官艦所獲毀燬艤棄艦而去陸武揚等怒之召弘策於五稜郭貶為水卒五日黎明官艦又逼函館港忽有一艦來衝甲鐵長陽二艦二艦擊之不應已而逼甲鐵艦艦將憶宮古港之變避之長陽艦急擊之亦不應終過甲鐵長陽二艦間而去二艦將卜異之諦視則闃然無人而機關皆破蓋富士艦之流來也官艦輙奪之進至大森濱彈賊艦而退七日官艦入函館港會蟠龍艦損機關不可以供使

用賊以之代碩臺出回天艦逆戰甲鐵艦連彈巨砲
斃賊兵數十人碎其機關要器賊又置之海潮淺處
爲碩臺以戰是日官艦之威力足剿滅賊艦而官兵
諳水理以故不能破之已而賊將古屋作左衛門等
夜乘風雨以兵二百襲大川村官兵方偃臥作左衛
門獲機急逼官兵敗績是夜賊將大川正次郎率
兵數百縱火七重村所官軍營官兵苦戰擊正二郎
等卻之九日大鳥圭介以兵八百侵七重村官兵設
伏於大川赤川以破之十一日官軍大舉陸路逼函
館別以輕舸遣陸兵於寒川村伏山中出春日陽春

二艦衝函館背而以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逼函館賊
修理蟠龍艦已成乃與碩臺及回天艦屹然相對以
拒官艦時寒川伏兵起賊背縱横奮闘殺傷無算賊
兵潰亂春日艦與甲鐵諸艦連彈碩臺殆獲蟠龍艦
賊艦將松岡磐吉善拒連艦如臂使指乃以榴彈碎
長陽艦硝庫響震海岳烟焔飛揚長陽艦忽覆沒官
艦急放艇舸救溺兵賊在陸者乘間又戰官軍敗退
蟠龍艦乘勝横擊七重村甲鐵春日二艦望見之急
擊蟠龍艦殆碎之蟠龍艦不能支走至碩臺下投大
砲海自縱火蟠龍回天二艦賊兵悉就陸至是賊亡

戰艦氣頓沮喪官軍乘機奮前痛闘遂大破之斃賊
將土方歲三等數人餘衆退守五稜郭及千代岡鞘
天碩臺寄數內退川海岸以戰前後內凡六十二日
甲鐵以下官艦迭逼五稜郭連發榴彈賊將古屋作
左衛門在郭中與衆士飲酒榴丸忽震床閒下左衛
門以下死者十餘人官軍監察片山米右衛門至辨
天碩臺諭降賊將永井尚志相馬主計等不納詰旦
陸軍進逼五稜郭在辨天碩臺者聞之恐懼乃降官
軍部將中山良三入五稜郭諭以順逆利害勸其降
賊將榎本武揚答曰僕不能奉明教願與兄相見於

矢石間以決而已時賊兵多欲降者武揚覺之悍部
下紛紜重禮以謝良三乃取萬國海律全書二卷贈
曰僕嘗學兵於歐羅巴是其所手録由贈以酬兄厚
意苟有裨益於國家請兄公之世僕死不朽先是賊
執支那人在函館者使役之至是附之官軍又放還
津輕松前俘囚曰僕等已分死而不欲與此輩俱亡
故還之川參謀黑田了介寄與書武揚曰汝愛惜天
下寶書鷄鳥有將附於我其意可嘉爲他日或公之
世汝勿以爲念因贈酒五樽酬之武揚乃置酒引滿
屬衆曰待擢書而後死焉不亦可乎衆感激自奮是

時寮順逆不可相抗逃走者二百餘人或欲追之武揚曰事已至此餞令留之亦無所爲也終不追十六日黒田了介使人諭千代岡賊出降賊不答了介郎分兵爲三自七重濱桔梗野進而部將来島頼三率兵五百直攻千代岡賊兵聚柵拒之飛丸忽貫頼三右股頼三不屈挺身奮前自麾兵部下樽澤某等數人躍踰濠排柵餘衆吶喊繼之賊將大鳥圭介瀧川光太郎澁澤誠一郎中島三郎助和田傳兵衛柏寄才一郎等力拒不支或走五稜郭或走湯川獨三郎助與其二子及從兵數人據高處力戰拒之樽澤進

當三郎助身受十餘創流血淋漓而不屈遂殪三郎助二子及從兵數人奮鬪皆死樽澤亦遂死千代岡之餘衆殊死奮戰斃賊兵無算官軍乃取千代岡遣使於五稜郭告曰今日之戰已拔千代岡將進屠五稜郭故先報耳若夫糧仗欠乏不能以戰則吾請給之賊將齋藤辰吉答曰糧仗彈藥未乏且實刀磨在於腰吾有唯待戰而已卿等毋厚意請謝之轅門是夜賊棄寨於郭外設地雷火以待官軍諜知之不輙逼武揚謂衆曰年少者前途猶遠宜歸順以期他日焉吾且屠死以償罪賊兵大塚其諫武揚止其死會

官兵田島敬藏入五稜郭勸武揚降武揚曰請自就刑以救衆死敬藏曰汝若降吾保必有朝廷寬假之恩須謝既往罪以期他日也遂約其納降而還是日武揚出降黒田了介中山良三延見武揚於千代岡營武揚請刻日致五稜郭了介等聽之詰旦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鳥圭介等賊將十餘人就降永井尚志松岡磐吉相馬主計及舊會津藩老西鄉頼母桑名藩老三宅八藏青地源次郎等在室蘭者聞之皆相踵降而賊兵前後就降者千餘人官軍入撿五稜郭收大砲三十餘門小銃千六百挺米五百苞置

兵戍之六月官軍護送俘囚及降人於東京獻大捷函館乃平初武揚之脫品川洋也誘同佛人三名而北及函館敗使之還東京朝廷以其犯中立令報之佛蘭西公使公使執三人押送本國幽之是月詔刑賊藩會津仙臺莊内以下將士首謀者而賞大政維新之際有文武功勞者頒賜有栖川熾仁親王仁和寺嘉彰親王左大臣九條道孝右大臣三條實美以下公卿二十三人及島津毛利山内諸氏以下九十餘藩將士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大村永敏廣澤真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以下百餘人稟米百万石

以爲永祿其他兵士賜金賞戰功各有差八月詔割蝦夷地方爲十一國稱曰北海道先是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自大阪軍敗潛行東北及會津城陷出走仙臺終駕賊艦與榎本武揚等發石卷至函館無幾逃入東京而無所容身乃自首謝罪詔減死一等幽之九月詔賞函館總督清水谷公考參謀黒田了介山田市之丞増田虎之助曾我準造以下海陸軍官八十一人及十六藩兵士戰功賜祿及金各有差遣開拓長官東久世通禧外務大丞丸山作樂等於北海道董樺太開拓之役徳川慶勝松平

慶永島津久光淺野長勲毛利敬親池田慶徳池田茂政鍋島齊正蜂須賀茂韶山内豐信以下參與朝議有功勞者各進爵位賞之是月解徳川慶喜幽屏徴伊達上杉南部阿部酒井牧野丹羽諸氏贓金削其封土命其戚族子弟各受後存其先祀尋賞仙臺人三好監物天童人吉田大八死節賜祭粢金命其藩主伊達宗敦織田信學各旌表其忠節監物性豪宏博涉書史該通國家事理慶應之季徳川慶喜辭職也朝廷欲召前田慶寧伊達慶邦等議之當是時嶋津山内二氏參朝議慶邦僻處於東奥闔藩瞶於

上國事情以故異論紛起二三重臣不知所出慶邦以監物有卓識擢參藩務監物慨然乃曰我藩始祖以來積勞王家今日之事可獨委西南諸侯乎因勸慶邦西上慶邦使監物先詣京師會伏見變起四方義兵集京師爭先議東伐朝廷以仙臺藩雄於東北特詔討會津監物以部下兵與上杉齊憲等奉勅使九條道孝澤爲量醍醐忠敬海路東下傳朝旨於慶邦適藩老坂英力至自江戸宣言曰薩長二藩利聖上幼冲奪徳川氏權其心不測衆以爲然一唱百和牢不可破監物乃指陳大義反復辯論議討會津慶

邦意即決奉勅使督隣近諸藩兵出征會津於是士氣大奮而英力等私結黨與陰通會莊二賊恣放誕言煽動人心害監物持正議讒搆無所不至監物知勢難爭引病辭職已而官軍陷白川磐城諸城賊鋒日挫衆心危懼英力諸輩恐監物再起伏兵召之捕監物同志士悉下獄初英力之召監物也監物豫知不可免乃自奮曰事至此不如斷然引決也見母氏訣別母氏曰汝殉王事吾復何恨監物即作上醍醐忠敬書付三子曰六師臨境汝宜持之爲母請命一家掩泣監物從容命酒作書畫賦和歌談笑自如夜

半屏左右端坐自及氣未絕瞋目曰啗吾賊不難大義吾且期汝輩懸首於闕下也乃絕實明治元年八月十五日也天童人吉田大八亦慶應之季從其藩主織田信學在京師及東北賊起信學爲奥羽鎮撫使先導大八先信學而東下大唱反正勤王時莊内賊襲天童城郭悉灰燼大八奮勵擊賊走之於是大八之名聞遠近無幾仙臺米澤二藩煽動隣近諸藩與偕援會津賊焰日熾大八慨然以討賊爲己任賊疾其不黨私議欲百計除大八大八知其難爭逃避山野以待官軍來然地方皆敵無所容身遂爲賊所

捕是時信學已在天童大議守備而力不能抗遂屈意於賊賊乃押送大八繫天童獄已而山形賊徒數人來逼信學使大八自裁大八乃作與其幼子遺誡及絕命詩從容就死大八自幼耽國史平素慨朝綱衰弛專潛心鈐韜傍究劔槍術至是天皇聞臨物大八二人死於節歎悼不淺特詔表其精忠六三年正月天皇御東京城公卿百官獻賀詔製定新律曰除叛逆私殺強盜放火之外可專從寬恕也尋詔禁廷臣染齒拂眉又詔從會津降人於北海道石狩從事開拓以營生業時長門兵士恃奥羽征討之功勞激

論方熾遂拒藩制改革令推大樂源太郎佐佐木正一內藤源吾富永有隣瀨原泰藏等爲謀主陽托名攘夷煽動神官僧侶及不逞徒欲直通藩廳除要路吏員長防二州爲之騷然知事毛利敬親父子憂之自出加說諭兵士等不聽築寨於要地絕藩廳及知事梗道藩吏奮怒將出兵鎮壓乃使人說其支藩來擊賊徒且報急東京賊徒益猖獗敬親等遣兵與支藩兵戮力大戰於小郡遂大破賊兵朝廷亦出兵赴援藩兵大振賊乃逃散大納言德大寺實則奉朝旨至藩地以鎮撫焉藩吏分兵捕首謀十餘人處死或

流賊魁略盡而獨大樂源太郎脫走久留米久留米人納之朝廷下命久留米藩知事有馬慶賴讓責其納賊魁慶賴臣島田莊太郎等竊殺源太郎以晦其踪跡已而事覺朝廷捕莊太郎及其黨二十人下爲庶人閏十月詔宥朝彥罪使之還京師後數年復其族更叙二品親王稱久邇宮先是削輪王寺公現親王爵位幽於伏見宮公現日夜悔先非欲百方贖罪是月上疏請留學海外勉勵琢磨以酬萬分天皇嘉納其志詔宥東北煽動罪會北白川智成親王薨無嗣因以公現爲北白川宮公現拜詔命之辟就學於

歐羅巴四年正月賊入參議廣澤眞臣家夜方四更眞臣偃臥賊輙殺之眞臣長門人嘗遭國難頗竭股肱力已而際會明治維新之大政致身天朝所獻替甚多焉而皆得其宜以故帝寵顧之詔陞參議至是遭害帝殊悼之因詔贈正三位賜金幣供祭粢且下勅搜索賊五旬未獲於是叡悼益深再下勅四方曰故參議廣澤眞臣之遭變也朕不能保庇之又逃逸其賊抑大政維新以来横井平四郎大村益次郎等身居顯要而罹害其賊雖已就逮捕朕嘗悼之今又暴害及眞臣是朕之不逮而朝憲不振綱紀不肅之

所致朕甚憾之宜令天下搜索嚴密以期賊於必獲也矣於是諸國索賊甚嚴而復不獲六月從二位毛利敬親薨詔贈從一位特賜宣旨賞勤王首唱之元勲初敬親之罹病也朝廷遣大納言岩倉具視就其藩地慰問之併賜宸翰慰問書蓋異數云先是福岡藩吏贋造楮幣至是事覺詔免知事黒田慶贊職刑大參事立花增華以下數人更遣有栖川熾仁親王鎭撫其藩地是月詔曰朕惟際更始維新之時欲内以保安億兆外以與各國對峙則不可不名實相副政令歸一也以故聽納諸藩版籍奉還議新置知藩

事各奉其職然數百年因襲之久或有其名而其實不舉焉何以保安億兆與萬國對峙乎朕深慨之仍廢藩爲縣欲使之去冗就簡除有名無實之弊無政令多岐之憂也汝群臣其體朕意因召鹿兒島山口佐賀高知四藩知事勅賞藩籍奉還首唱功又以熊本名護屋德島鳥取四藩知事嘗有所建議詔賞規畫得宜并解諸藩知事職命爲東京府貫屬華族新建府縣治制八月詔改定官制及吏員等級以太政官爲本官以諸省爲分官而不論官省寮司分課各務者因而又廢從前位官相當制更分官等爲十五

以三等以上爲勅任官以七等以上爲奏任官而八等以下至十五等爲判任官且廢大納言以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爲三職置之勅任官上是月以右大臣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以大納言岩倉具視爲右大臣自餘皆轉官改職大沙汰冗員九月詔賞從三位島津久光積年之功勞別創一家剖宗家賞典祿十万石賜其五万石十一月以右大臣岩倉具視爲全權大使以參議木戸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爲副使遣歐米各國稱曰通信大使大使至明年九月而還十

二月命京都府華族外山光輔愛宕通旭自裁而處光輔家扶比喜多源二及秋田縣士族初岡敬次久留米縣士族小河直文柳河縣士族古川十郎熊本縣士族宮田源吾日田縣農楠本者吾矢野壽助等於斬處秋田縣士族中村恕助以下四十四人於準流及禁錮初光輔以下慨歎政體變遷與王政維新之始朝旨相戾且憤天皇久在東京曾無還幸之期欲除當路有司興起維新之旨意比喜多源次初岡敬次以下爲之謀主其黨六百餘人聚京師而東京官吏亦遙應之者殆數十人將縱火東京城擁天皇

於西京去時山口藩脫兵散在九州地方因竊通其意脫兵亦嘗憤新政變遷以故多應之是歲三月事覺海內洶洶東京戒嚴即下令京都府執光輔通旭以下首謀者至是刑之五年正月解松平容保松平喜德伊達慶邦上杉齊憲酒井忠篤丹羽長國松平定敬小笠原長行板倉勝靜牧野忠恭堀直賀林忠崇竹中重固及仙臺老臣葦名靭負盬森左馬介會津老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等數十人幽閉宥榎本武揚永井尚志松平太郎荒井郁之助大鳥圭介澤太郎左衛門澁澤誠一郎佐野雄之助仙石丹次

郎等百餘人因獄更詔敍德川慶喜於從四位五月天皇海路幸西京大阪赤馬關鹿兒島等西南各地親問民疾苦是月從二位山內豐信薨詔贈從一位賜金幣賞維新之元勳八月天皇航自鎮西還于東京九月琉球國使尚健副使向有恒贊議官向維新等入朝上其主尚泰手書及方物詔以尚泰爲琉球藩王列華族班賜新貨三萬圓勞之並賜其妃及三使什器貨幣各有差十一月廢太陰曆以是歲十二月三日爲六年一月一日因詔曰朕惟我邦所頒行太陰曆者以太陰朔望建月故二三年間不得不必

置閏月也然而置閏前後時有季候遲速終生推步之差殊如舊曆中下段所揭率妄誕無稽妨人智開達者不爲少焉太陽曆者從太陽躔度而建月雖日子有多少異嘗無季候遲速之變每四歲置一日閏不過七歲後僅生一日之差耳比之太陰曆最精密其便不便固不待論也是以自今廢太陰曆更用太陽曆以傳永世百官諸司其體斯旨因頒行新曆民間或多批議之者曰曆者專供種植之用而新曆不便農事也田野頑民喋喋不絕口事漸達天聽天皇憂之更詔併太陰曆而頒行六年五月東京城罹

災以赤阪離宮爲假皇居。是月、遣海軍大輔勝安芳、
侍從西四辻公業於鹿兒島。召島津久光。久光辞、敕
諭抑入朝。詔陞從一位、備內閣顧問。初久光之移病
在鹿兒嶋也、會大駕巡幸。久光獻疑問十條、建議
十四條。帝嘉其憂國之至誠。至是召之。九月、從二
位澤宣嘉薨。宣嘉夙謀王運、挽回頽常、艱苦當維新
之際、奉職黽勉不怠。帝聞其早棄世、哀悼殊深。因詔
贈正一位、賜金幣表其功勞。十月、大藏卿大久保利
通外務卿副島種臣並轉參議。參議大隈重信兼大
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

續日本外史　卷十　十七

轉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轉參議兼海軍
卿、特命全權公使寺島宗則轉參議兼外務卿、陸軍
大將近衛都督兼參議西鄉隆盛・參議副島種臣・後
藤象次郎・江藤新平並奏請辭職。隆盛嘗有詩曰、我
有千絲髮。毿毿黑於漆。我有一寸心。皓皓白於雪。我
髮猶可斷。我心不可截。七年一月、賊要右大臣岩倉
具視於途傷之。無幾捕爲知人武市熊吉等九人下
獄。先是朝議欲修隣交、使外務大丞花房義質齎國
書至朝鮮。朝鮮王以我書辭不遜爲名、遷延不輙答。
遂擲我國書而答書悖慢自尊。參議西鄉・副島・板垣・

江藤諸氏皆謂韓奴加非禮於我、不得不濟兵問其
罪也。即議之朝。右大臣具視執其不可曰、方今北有
鄂羅之患。而內國未至整理、恢非出師之秋。衆然之。
於是征韓議遂罷。西鄉等諸氏不懌、遂稱病辭職。物
情囂然。武市等素主張征韓者、乃竊相謂曰、征韓之
議爲右大臣所沮也。不如除之以動廟議。遂及之云。
後武市以下九人處於絞罪。二月、佐賀人從四位江
藤新平・從四位島義勇據其縣作亂。同縣人朝倉尚
武・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副島義高・重松基吉・村山
長榮・福地常影・中川義純・山田平藏・西義質・中島鼎

續日本外史　卷十　十八

藏等應之。初尚武等在東京、唱征韓。及廟議不決、新
平等辭去、欲以兵力脅動廟議、遂承新平旨至佐賀、
募同志。其應之者頗多。中島鼎藏・山田平藏急入東
京、說新平曰、縣地同志者不少焉。然卿首唱非起動
之、則事遂不擧。新平大喜、使鼎藏先歸佐賀、通謀於
同志。新平亦相踵赴佐賀、自爲征韓謀主。截斷縣下
電線、使人不得報急東京。直略舊藩武庫、掠奪金貨。
大崎權代。先是高木太郎等十三人至佐賀縣廳、建
征韓議。參事森長義諭却之。太郎等不肯、議論紛騰。
遂踏籍縣廳、罵長義等、不措。勢太暴橫、長義危

懼。逃至長門避難。以報變東京。征韓黨將航通東京。東京戒嚴。命陸軍少將野津鎮雄。山田顯義。率大阪鎮臺銃兵。及東京鎮臺砲兵三千餘人。先發。拜參議大久保利通爲總管。以鎮撫之。是時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等別募同志。稱曰憂國黨。島義勇在東京。及聞縣地變。欲自投機。與其弟重松基占。俄發東京至長崎會新平在長崎。義勇告曰。聞熊本鎮臺兵將入佐賀城討我黨。我黨死生在旦夕。然戰或勝。則各獲其志。卿以爲如何。新平曰。僕所見亦不異之。故豫策兵備耳。顧與兄戮力。以僥倖萬一。義勇曰。善矣。即決謀

議。相偕至佐賀。義勇爲憂國黨魁長。宣言曰。天下將大亂。有志之徒。已啓端於東京。勢固不可抑壓焉。今也。本縣士人先機擧事。誰不響應。諸子其努力。衆喜。新平至。且聞義勇宣言。謂二君見時勢。固不謬矣。益固志。士氣大振。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新就職。而猶在東京。聞變即發。是月十日。過長門時。參事森長義在赤馬關。迎高俊告曰。事已遍於一縣。難以寡兵制也。因審語征韓憂國二黨狀。高俊輙使長義至山口縣廳謀之。而高俊直至熊本鎮臺。與陸軍少將谷干城等議。將海陸二道入佐賀。佐賀人前山精一郎者。

素與二黨不協。乃使吉田正之助。諭二黨陰謀於高俊。高俊大喜。賞精一郎等。忽授密旨遣歸。無幾熊本鎮臺兵。海路達早津。而陸路臺兵進至筑後瀨高驛。征韓黨朝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田平藏田中一郎等數人。與新平義勇。欲分兵拒之。而謀議未決。新平奮曰。事已至此。何爲猶豫也。夫人加刄我頭而不拒。猶坐就死乎。不如奮戰制之也。衆然之。議乃決。急使滿閤勇作。傳檄遠近。曰朝鮮王之擯我國書。辱我使節。其暴慢無禮。有不忍言者。是以客歲十月。廷議決征韓。而一二大臣偷安。是圖壅蔽聖德。是所以我儕

扼腕奮起。欲排九重雲霧也。然以大臣等不利於己。恣加兵於我。豈可吾儕無事而止哉。因決戰却之。載錦旗。欲問罪於朝鮮。有志之士。其諒之。以助吾儕。素意四方聞之。來屬者殆三千人。征韓黨以川上爲牙營。憂國黨以寶琳坊爲牙營。專修諸道守備。十五日。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及陸軍大佐山川浩。佐久間左馬太。陸軍大尉和田勇馬以下。海陸二道官兵入佐賀城。二黨謀合。以明日爲侵擊期。時城中無粒米。高俊憂之。急下令徵糧食於縣下。縣民懼二黨横暴。無肯應令者。高俊大苦。使人購求米粟於市街。而又

不獲前山精一郎使吉田正之助告高俊曰今夜二黨將來襲請爲之備高俊因戒將士黎明二黨果來襲三面掩擊城中官兵善拒然糧食不支衆相顧曰城中無糧不如衝圍而出也山川大佐及與大尉大池大尉等率一小隊突然自北門出縱横揮擊賊兵辟易殆潰城兵乘之縱火賊支營獲米三十苞而還是際大池大尉爲賊所斃而山川大佐與大尉等亦已蒙重創日暮兩軍交綏詰旦賊兵復來攻城兵苦戰而城中糧食已盡兵皆疲困乃欲棄城圖再舉是夜衝圍東出濟筑後川賊兵追躡砲擊其舩舩多覆

沒官兵溺死者無算僅以二百人退次筑後府中於是二黨移牙營於城中分兵守諸道勢焰日熾其兵殆萬人砲銃彈藥稱之因使人徼大村平戶島原兵不應詔削新平義勇爵位下征討令於海內拜東伏見嘉彰親王爲征討總督以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爲征討參軍發東京是時總管大久保利通已達博多港使人偵賊動靜賊兵守四境太嚴因會諸將議官軍所向分大阪東京臺兵三千餘人自田代荻原平等寺三道進少將野津鎮雄統之二十一日官軍擊田代賊走之明日進至朝日山下山下林藪蓊蔚最

稱要衝賊兵蔽林而陣瞰射兩江官軍不能前學東少佐以四百人自間道横擊又使四百人擣賊背大破之賊棄營而走官軍取朝日山進逼中原賊據沮隘拒之遂來襲官軍其鋒甚鋭官軍殆敗會官軍別隊來援因併其兵返戰遂却之是夜次中原前山精一郎率同志二百餘人來投時官軍連戰皆勝恃以稍怠賊偵知之四更啣枚來襲官軍狼狽不能支賊乘勢踏籍官兵死傷無算遂大敗是日熊本鎮臺兵濟筑後川進逼江見六田賊營賊反擊官軍官軍不利部將永山中尉本田少尉等死者十二人伍長田

上登等蒙重創者殆三十人遂退西尾小將山田顯義使福岡縣士族大庭弘越智彥四郎村上義儀等募其縣士擊三瀨賊營義儀所率兵爲賊所要擊敗退大庭部下攀三瀨嶺彈臼砲挑戰賊兵自嶺上瞰射答之大庭等不得前會彥四郎部下横擊與大庭部下合攻之賊殆潰其別隊擣彥四郎背於是嶺上賊亦返戰大庭等不利與彥四郎兵皆退保飯場金武二嶺請援顯義顯義佯怒曰子等自取潰敗宜自奮戰以雪恥矣大庭等聞之大恚已而顯義出二小隊赴援於是大庭以下奮激詰旦再攻三瀨嶺力戰

格鬪至日暮大破賊取三瀬嶺二十三日官軍自中原進賊據寒水村逆戰官軍以撒兵擊賊壘壘固不拔賊却迫官軍右翼撒林狙擊官軍苦戰小林中尉死之熊本臺兵聞急赴援直衝賊左翼縱横奮擊遂走之奪壘進至神嵜賊又據田手村拒之官軍奮鬪縱火田手村而去是時海軍已發品川洋達長崎適獲島義勇密書知賊情乃欲進入佐賀二十六日福岡縣士族隊與熊本臺兵擊神崎賊走之時有一卒懷書而過官兵捕之鞠訊卒曰朝倉尚武之密使也佐賀城下兵以明日大擧欲擊官軍因使僕通事於

諸營今獲其答書而還官兵乃奪書具知賊軍密議因決急擊策遣兵絶其援道分總軍爲三道逼驛賊兵力拒殺傷相當賊遂不支相率退佐賀城官軍乘勝將入佐賀會日已暮詰旦畧取蓮池賊兵或懷疑懼往往來降二十七日佐賀人木原隆忠者爲憂國征韓二黨乞降渡邊大佐東郷大尉接之然以其書辭失體却之已而隆忠又與副島義高再呈謝罪書而書辭尚不遜乃使義高改書辭及夜義高更呈書書中有謁大久保參議乞哀語野津鎮雄執其不可因期明日表降伏之實海軍已自長崎陸路至大町

驛將進至牛津驛賊兵毀牛津川橋梁遮之海軍先鋒擊走之濟川至久保驛是日賊部將村山長榮來乞降曰初熊本臺兵入佐賀城也事情齟齬遂至交兵其罪固無所容矣雖然非肯抗王師意勢出于不得已故諭二黨將以表降伏之實願停攻擊以鎮衆心出書乞哀亦以書辭失恭順却之長榮即請改書辭因刻期而遣歸海軍進次妙福寺時已過晡長榮謝書未至於是但馬大尉志岐中尉等率二分隊逼佐賀城賊兵皆出城而逃海軍乃入城三月一日少將野津鎮雄亦率兵入佐賀城於是海軍出城次妙

圓寺是時總督嘉彰親王及參軍山縣有朋率東京臺兵航至兵庫賊徒降伏之報已達東京朝廷下命有朋班其師使嘉彰親王至佐賀行犯賊處刑之事先是新平義勇已逃走因令天下追捕初官軍自田代進新平將至神崎驛指揮諸軍謂義勇曰吾有成算制敵易易耳公等勿復爲念意氣揚揚鞭馬而出已而其兵不振新平以爲終不可支也馳歸佐賀告義勇曰吾欲赴鹿兒島與西郷氏謀以請應援衆聞之而沮然幾新平與中島鼎藏山中一郎香月經五郎等乘夜發佐賀潛航至鹿兒島與西郷氏面議事

遂不諧乃欲走土佐依飫肥人小倉處平與江口十郎船田次郎航發日向戶浦昻藏經五郎等數人亦航逃土佐義勇在佐賀日議降伏而不決其弟副島義高曰聞島津從二位公在鹿兒島乃不如因公謝罪也義勇違依義高即脫佐賀已而恐義勇猶留佐賀變或生使人諭義勇與偕義勇遂與義高等數人走鹿兒島鹿兒嶋縣權令大山綱良命捕之義勇義高及平田重藏刺倉尚武福地常影馬渡雄左衛門成松珍平中島彥助鍋島克一石隈吉郴鳥柳與平石井堅次牟田口孝敬等悉就縛綱良使縣吏押送之於佐賀益追捕其餘黨新平已達伊豫潛行入土佐高知縣吏執香月經五郎中島昻藏等尋捕新平悉檻送佐賀嘉彰親王館佐賀乃與法官議其刑四月設刑場於城中使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以下官吏兵員蒞之處賊魁江藤新平島義勇於梟首處朝倉尚武香月經五郎山中一郎西義質中島昻藏副島義高重松基吉村山長榮福地常影山田平藏中川義純於斬其他削與事者百三十六人族籍處於懲役前山精一郎及其同志二百人以夙屬官軍屢有戰功賜金賞之是役也九州諸士多傾意於賊欲

俱舉事流言曰熊本臺兵亦將應賊島津久光憂之在鹿兒島備其變至是事乃平詔遣萬里小路博房於鹿兒島召久光即詣東京詔任久光左大臣是時朝廷欲遣兵於臺灣問殺琉球漂民罪以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爲長官以陸軍中將西鄉從道爲都督以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使米人李仙得參與謀議是月從道以下海陸兵三千餘人發東京航至長崎重信亦踵發從道使人募兵鹿兒島且告其兄隆盛曰阿兄大志有深謀然或不得全焉不肖弟新拜都督將統海陸兵遠入異域事必期成功請阿兄刮目以俟從道之凱旋因陳募兵事隆盛嘉其志氣壯烈有當爲也輙使驍兵八百餘人會軍長崎隆盛自送之埔頭乃叙別曰自今卿等皆有死而無生宜舉其身委之都督矣衆皆踴躍而發米國公使彬哥謨上疏曰凡同盟國互交兵則不許貸人民船舶矣載在中立規條今貴國有事於臺灣雖曰非兵事而發軍艦及兵卒入清國則清國自做交兵必矣而其所傭役係我人民船舶則清國必目我爲援貴國請速復之以全中立制時英國公使亦言清國必生異議矣於是廷議違依遽傳命長

寄傳其征行且使重信還東京重信驚畏會從道及
李仙得議之從道弗懌曰滞陣已久所齎糧食多闕
與兵士亦已苦無事豈可還延哉時有流言曰熊本
及大阪鎮兵欲直逼東京擬起廷議物情騷然重信
以為斯議已如此不可後如之何也自至從道營具
示內旨以俟後命從道弗聽曰僕嚮拜都督也明以
廷議不諭卿所固知也夫大師出在途而復擅歸十
日已喪軍機尚且曠日何俟後命從道雖無似已奉
敕旨縱令有內廷異議吾不能復變前議卿幸須之
蓋觀我國今日之事朝令暮改使人危疑不遑也今

天下之兵散在各所駕馭一誤其機五分八裂不可
復收焉而且禍亂非一佐賀暴動之比焉是從道所
以焦心苦慮不肯奉內旨也內旨輙止吾千兵先奉
還敕書躬自擣蠻虜巢窟然後已乃清國生異議
咎以脫艦賊徒復當與嫌於政府也言辭激烈意色
如已大隈重信諭曰所以內旨之出者非肯止斯舉
以米國公使有異議欲再議善他日耳從道弗聽是
夜下令諸將士刻解纜期李仙得亦欲速發焉詰旦
廈門領事福島九成及米人甲必瀾括孫及我兵士
二百人駕有功艦先發從道即以其所傭役船舶還
付米英二使吏欲購船舶報已達東京廷議紛然適
大久保利通平定佐賀而還再進利通於長崎與從
道等議其便宜從道將以九月一日發諸軍先且發
一日大張宴饗諸將士李仙得告將士曰我千六百
年間和蘭人佔臺灣將士良彼地事情死者太多觚
等宜戒各隊也二十日日進孟春明光三艦兵凡一千
人發長崎而從道及李仙得未發時大久保利通抵
長崎直與重信從道議以李仙得甲必瀾括孫二人
傭役且使從道勿妄交兵利通攜李仙得還東京從
道即購米英軍艦二艘其容兵五百人者名曰社

寮艦容兵千餘人者名曰高砂艦是月十六日從道
以高砂艦發長崎社寮艦亦尋發而有功孟春
日進各艦已達臺灣置牙營於龜山先鋒軍東城因
出斥兵探偵其東部斥兵進至石門蕃人伏樹間以
弓銃狙擊斥兵苦戰而退二十二日將士決謀議以
兵二百自竹社風港石門三道進石門距龜山二里
巉巖絶壁稱大險蕃人據嶮疊石小銃亂射以拒我
兵仰易不能前因別出兵擣其背蕃人驚悸棄守逃
匿山谷我兵進拔石門寨擊殺酋長斬首三十餘級
捕獲十數人而我兵死之者僅五人是日從道達臺

灣。此地生蕃有十八族，而牡丹族者最獰猂桀黠好殺戮人。間從道至龜山牙營。酋長來乞降者已有七族，而牡丹族募兵爲修守備，將以來襲。從道乃使降人擊牡丹族。牡丹族據巖峽及深樾，而狙擊時或出沒。險無路蹤，我兵爲之蒙傷者頗多。因縱火牡丹族廬舍。擊之，牡丹兵足不着地，躍行山谷，其矯捷奔逸如飛。我兵伏林樾巖峽，以弓銃狙擊。我兵苦之。六月四日，將士收兵，還本營，乃修繕龜山本道，且謀待奔，以爲久屯計。於是清國福建吏員致書從道，以臺灣全部屬其版圖也。不可使他邦兵據之。夫琅嶠十八

村係安南地方，連歲收二千鎰貢稅，而我官吏時巡視山野，撫恤窮之處，斷則賞，以保守南北兩邦蕃民。是故往年蕃人殺害貴國漂民也，我臺灣府吏嘗保庇之，以送致貴國。如琉球漂民嘗罹橫殺，我欲自處其事，不敢煩貴國。願卿等速收兵撤營而去。從道披讀過，晒而卻之。先是從道之發長崎也，詔遣全權公使柳原前光於清國，通臺灣征討旨。於清國總理大臣毛昶熙董恂及記名官道孫士達等接之。舉臺灣全部屬清國版圖證左，大作之說。前光舊怒反覆辯論，證非其版圖也。毛昶熙等不服。前光即報狀於

我東京。兩國將生葛藤。而臺灣屯戍將士及兵卒三千餘人皆苦其事。戍臧觸瘴熱，在病牀者六百餘人。帝聞之，遣大使就問病，慰其勞苦，[illegible]踪人於臺灣，使罹其病者歸朝就醫。其時清國參軍王凱泰將兵一萬，向臺灣。從道等憤恚，欲決戰。帝聞前光報，詔議之，舉朝紛紜。八月，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爲全權大臣，委之和戰權，至清國北京。中佐大佐福原和勝、[illegible]等議官高崎正風等數人從之。九月，利通達天津，我將例事務使李仙得至上海，因偕至北京。前光及清記名官鄭永寧等迎利通。具奏清廷事情。

是月十四日，利通、前光等至總理衙門，與清國親王諸大臣大論蕃地所屬，而不決。利通乃作科目一條，使清官答之。越五日，清官答文至。而其意頗屬渠管。利通、前光再至衙門，詰答文無的證。清廷大臣以我違締約貴之意旨，乃背馳。利通辯論數刻，更舉可疑條件，約獲其答書而退。已而清官答書至，其意旨略如前日。倘以違締約爲言，且其末文有[illegible]再[illegible]斷門不敢[illegible]較等語。利通、前光等[illegible]患[illegible]。十月五日，利通、前光又至衙門，反覆討論，及夜而退。利通以謂議遂不諧，即欲歸朝決於戰。送書衙門曰，自今間五

日答議猶前日則我進退在此一舉因責其辯論支吾以跳斥我其書意雄斷明確憤懣辭色溢於書中清官即致書曰皇帝游南苑親王扈從焉故不能聞五日而答已而董恂沈桂芬成林夏家鎬等至利通館而議事先是利通與清官討議也語及償金事至是利通復議之董恂等答曰如償金僕不能決之當與恭親王及文祥等議之以答也於是利通前光又至衙門一再次適以償金事而議又不諧利通恚然辭俱議事曰如蕃地處措不肯與貴官謀吾可達我之意旨耳乃作色而退前光亦有別所憤因說利通

曰不可一日留斯地也乃欲以是月二十六日發北京朝廷聞和議已破益修武備詔募兵會英國公使迂衛度在北京聞和議破馳至利通館說兩國和戰利害自請居間以理和議利通諾之於是迂衛度周旋兩國間抗辨百方和議殆成利通前光更至衙門與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理藩院和碩恭親王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鋆吏部尚書毛昶熙戶部尚書董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右侍郎成林兵部左侍郎崇厚通政司副使夏家鎬等合議遂締和約

三條一曰這回日本國所辦理固係人民保全之義務清國不以爲不是二曰清國給與銀圓可以撫恤罹兇害日本國民遺族且日本人在蕃地所修築之道路房舍舉供清國使用如其經費銀圓清國可議辦之三曰關這箇事般兩國往復公文互可註銷撤回以永罷彼我之論而如生蕃地方清國設之法制使航客漂民莫再受兇害因照復難代撫恤銀十萬圓龜山道舍修築費銀四十萬圓以日本兵員解蕃地屯戍爲全收銀圓之期初償金之議起也利通前光等要三百萬圓而清官不可且疾償金名義以故

利通等憤怒將決必戰迂衛度憂之爲陳兩國權限條理頗周旋其間因至交締條約云十一月利通前光以下差遣官吏悉發北京清廷使夏家鎬送別利通至天津訪軍事總督李鴻章互慶和議成利通乃自天津航至臺灣就從道營具語清國事情且以和議已成傳解兵之事已而利通發臺灣報已達東京天皇叡喜不淺因詔使東久世通禧就蕃地傳旨從道收其兵而歸從道奉敕率仙得甲世爾等先發十二月從道以下將士兵員悉還東京天皇賜謁利通從道以下慰其勞先是朝鮮國王破隣交之舊誼加

非禮於我不一。朝廷屢遣使諭宇內形勢萬國通信狀，弗納。於是衆議期之必討，物情紛紜。八年九月，朝廷遣雲揚艦測其沿海。艦進入江華灣，朝鮮戍兵誤認以爲襲來，直砲擊之。艦將怒應之，交戰數刻，遂破其戍兵，燬其屯營，奪戎器而還。事喋中外。十月，參議木戶孝允上疏請大舉討朝鮮。帝下之群官以議。左大臣島津久光、參議板垣退助論施政不允當，廟謨不肅清，上疏辭職。孝允亦以建策不決辭職。九年一月，使參議兼開拓長官黑田清隆、三等議官井上馨帥軍艦數艘問罪於朝鮮。清隆、馨等直至朝鮮

京畿，與其大臣討論責之。朝鮮國王謝砲擊罪，以乞和。清隆、馨等獲其信牌而還。五月，朝鮮信使禮曹參議金綺秀、別遣堂上嘉善大夫立昔運、別遣堂上嘉義大夫李容肅等來獻方物，以修通信。帝賜之謁，厚禮遣歸。至是遠近好和，天下浴昇平之澤。

續外史氏曰：余京師人也。幼俯仰禁闕池溝，乃喜曰：御所是也。天子居之。已而訪左右二京之遺跡，按羅城兩陣之遺礎，茫乎不知其所趣。按舊圖觀八省群寮，巍然聳蒼空，特想朝家盛時，乃指曩所喜者，慨然泣下曰：御所是也。陋何甚。時余年廿二三，意丈夫何

徒爲泣，奮然仰天期復古。無幾，事變萬狀。目所見，耳所聞，無不怪且妖焉。而其間勤王忠愛之誠，一綫如縷，有蝸蝸不絕者。使余際會皇運之泰，遭遇復古之春。憶當時論起攘夷，攘夷一變爲鎖港，鎖港一變爲討幕，討幕一變爲廢幕，皆無非出於勤王忠愛之誠焉。而廢幕已成，世爭獻大政復古之策，復古乃成，乃成而一變爲開化文明之邦矣。豈有開化文明變爲野蠻之邦哉。然則事變之變，蓋止於此歟。今也目所見，耳所聞，無不公且明焉。所謂勤王忠愛之誠，如大洋之蒼蒼連天，似高岳之巍巍拔地。嗚呼，開化文明

之政，可勝讚哉。推其所由來，攘夷之爲論，其進開化文明之門歟。苟不叩其門，何得昇其堂。於是乎事變萬狀，亦何足怪。嚮稱浪士激徒者，悲歌慷慨，口唱攘夷，心期復古，乃知開明之機動於慷慨悲歌之中矣。幕老諸輩雖稍察之，而恐洗除舊風汚俗，百方牽強，極力挫悲歌慷慨士，豈知爲斯輩所逼，遂沈淪其身哉。昔者建武中興之天業未終，而天下已歸足利氏。其以身徇芳野者，皆勤王忠愛之士也。而醜然面目仰足利氏鼻息者，皆貪婪無恥之徒也。已職忠愛之士以孤皇家，又聚貪婪無恥之士以成其私，甚矣哉。

足利氏之無道而天之與不仁其亦至此乎足利氏已以不仁得之而天下靡然唯利是求不復知勤王忠愛之爲何物也於是乎黠虜乘間輙肯佈妖教豐臣秀吉察其有害於國雖嘗禁之而其令不肅德川家康更大設憲令奏上以爲國憲凡事係外國者必稟而後行之且慮外事蓋又如此降至家定與歐米諸州私締條約以失稟行之義天皇銳意諭家定等以大憲實定怵懼不知所出然幕老諸輩或因緣世故或爲自知守内之大勢肯犯天皇勅諭矣夫外虜之來可攘則攘焉可和則和焉皆在天皇之宸斷與

人民之嚮背耳況變更國憲安知在天皇之大權哉且彼之乞和非特與德川氏和焉乃與我日本帝國和也何得德川氏專斷之其締約而後稟之所以天下俱怒也而其怒者亦皆勤王忠愛之士德川氏不之察乃擧貪婪無恥之徒以挫勤王忠愛之士欲以孤皇家成其私矣由是觀之天之與不仁豈特足利氏哉以皇憂宸勅徵薩長土三藩與之謀議振起勤王忠愛之士氣訂正大憲以禦外國凌侮德川氏不省之益聚無恥之徒欲以逞其私矣蓋當時之事條約何不可締焉通商何不可滅焉而開化文明之政亦何不可自期焉然而幕議益擴忘其衰殘朝廷豈唯假豚終至貪婪無恥之徒擾亂本邦天皇英明夙察事變之大勢以興復祖宗之大業昭開化文明之政於萬世無疆其盛德遠慮亦大矣哉

續日本外史卷之十終

明治九年九月廿七日版權免許

著者　東京府平民　馬杉繫
第四大區一小區
神田錦町二丁目十五番地

閲著　廣島縣士族　頼又二郎
京都上京二十二區
三本木上町四百五十七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阪上半七
第一大區六小區
呉服町十二番地

發　行

大阪
柳原喜兵衛
前川善兵衛
松村九兵衛
岡田茂兵衛
和田治郎兵衛
田中太右衛門

名古屋
片野東四郎

甲府
内藤傳右衛門

書　肆

東京
北畠茂兵衛
稲田佐兵衛
山中市兵衛
丸家善七
北澤伊八
小林新兵衛
須原鐵二
吉川半七

關機 編 關長雄 標記

近世日本外史

明治九年（一八七六）東京稻田佐兵衛刻本

據明治九年（一八七六）
東京稻田佐兵衛刻本影印

明治九年五月新彫

關機先生著

近世日本外史

東京書賈　三書堂

近世日本外史序

畫工画鬼神易画人物難余謂史家亦然作古史易作近今史難古史遠而虛雖事實多錯而世人率不能知至若龍戰虎鬭之雄略風雲變怪之情狀讀者氣奪魄動嗟賞不措近今之史則近而實事蹟少錯責者隨至乃天下已定政事就緒君臣克艱制禮作樂人或不思其故而徒以為平

平無奇史家苦心其孰諒之是故古今才俊之士擇天下事變之最雄快者最悲愴者最怪奇幽渺者驅之於其筆下或以發其卓犖不羈之才或以洩其牢騷不平之氣如山陽日本外史乃其一也雖然世之大人學士不止此一種詳覈事實講明典故多著書籍以惠後學有若林羅山有若貝原益軒有若源白石就中如白石藩翰

譜以國字書之其意在于耑詳事蹟可徵
已抑夫文章與事實二者宜相合而不可
相離然而以文章見長者事實多錯誤以
事實爲主者文辭率不足觀自山陽而已
不免陷于一偏況其他乎余謂近世史要
在于不失事實而文采則其次也闕君此
編雖或不及山陽之長而如其短處則斷
斷乎免矣嗚呼誰謂如此而不可追配前

人乎誰謂近世名臣碩儒之像遂不及鍾
馗捉鬼穆王八駿之畫乎及其乞敘也不
敢辭而題以是言
明治九年六月十七日
敬宇中邨正直撰
樵山小室書

近世日本外史序

論世之治亂沿革。不可不先論其時與勢。論時
與勢。不可不先論其人。蓋時與勢天也。成時與
勢者人也。善明之。是爲讀史法焉。我國體。或爲
郡縣。或爲封縣。政權或落相家。或歸將門。一治
一亂。一隆一替。其變遷沿革不一而足也。而皆
以時與勢成。成必由其人矣。余嘗謂近世武將。
撥亂反正。尊　王室。安天下者。若織田氏之戰
略。豐臣氏之雄才。皆爲不世出之豪傑。而或半

途而躓。或一傳而滅者。何。蓋恃末而忽本也。何
謂末。才知勇力是也。何謂本。仁義忠信是也。獨
德川氏兼備其本末。子孫亦善守成。以成三百
年雝虞之治。其善政偉蹟。夐超越於鎌倉以來
諸將軍矣。然而自今回顧之。則上者張威福。下
者甘卑屈。不能免擅制抑壓。吁是亦其時與勢
不得不然也。嚮當慶長元和之際。俄改封建爲
郡縣。使諸侯去其國而住東京。臣民離其君而
佃里閭。則皆能首肯乎否。減祿廢刀。解其所職。

則皆能首肯乎否。與海外萬國。通信互市。雇彼爲教師。或遊學彼國。自政體法律軍法學規至服制百工技藝。大率摸倣彼則皆能首肯乎否。余斷知其不首肯。不啻不首肯。尋之用干戈也必矣。安政以還。始解外國通信互市之禁。至慶應明治之際。大將軍辭職。政權復歸　朝廷。諸侯爭奉還封土。爾後駸駸乎進而不止。以至今日之隆。其變遷沿革。亦皆由其時與勢。而成其時與勢。則由人智開達。廣知宇內之狀勢也。豈

得以今日之開明。譏往時之朴陋乎。而時論或譏德川氏之擅制抑壓而不措。是猶求菓實於未花。望時夜於雞卵。何其不思之甚也。關杏宇著近世日本外史。肇慶長八年德川氏爲征夷大將軍。訖明治元年　王師平定函館。敘事簡明。條理井整。所謂時勢由人成者。可以觀矣。刻已成。余乃敘讀史法。使讀者知治亂沿革之非偶然。

明治九年六月十五日　南摩綱紀識

近世日本外史跋

近世外史稿已脱矣或曰先生斯編裨益於當世不尠焉請速鏤梓而公行余曰無以爲也古人云學不必博要之有用仕不必達要之無愧學而無用淦車芻靈也仕而有愧鶴軒廌冠也鶴軒廌冠固非我責淦車芻靈獨不免其歉則如斯編豈可妄禍棃棗乎或曰唯唯否否先生視以爲無用儒以爲有益蓋有說也顧方今洋學盛行人人投時好以爲進取之資乃如學一科率皆耽新奇不免詳彼略我遺近鶩遠之弊甚者近代武治之興廢隆替乃至皇政維新政體之所原風化之

如下脱史字

所由猶不能舉其要領焉斯編所紀適足以啓讀史者心目矯而弊矣其素志於後學生淺少云乎然則先生淦車芻靈之歎拔諸鶴軒廌恬然不去愧於世竟無如獲者其優劣采如何耳是僕之所以請速梓行也余曰子言不敢當矣雖然無用之用猶求得補有用之萬一焉則區區編纂亦不爲徒勞也遂從其請昔明治九年五月上浣也鷗侶閑樵識

淵所老人書

廌下脱冠字

近世日本外史例言

一頼氏所著日本外史。可有一焉。不可有二也。今乃冐其名者。特假爲以表爲將家近世之史耳。豈敢謂續成之乎。覧者幸莫咎其僭妄焉

一頼著創體起例之得宜。而叙事論賛之極其妙者。此其所以獨歩于古今。今此編不擬以其文章議論。不拘以其體裁義例。要在詳近代事蹟焉爾。覧者其諒之

一頼著以帝王年號幾年幾月。繙貫於諸家記中者。條理本極明白。然以其間見錯出也。初學者或不易記認。此編用編年體。則於統紀之所總。古今新舊本末始終之際。瞭然易看也

一此編志寛永而後武治之蹟。則特爲徳川氏正記焉耳。及其末世。列藩勤王翼戴之功。非無可記者。然大權已歸上。四海統一。比諸鎌倉室町之季。事體之異。奚翅霄壤。故頼著列將家而雜以雄長。因署題以見統屬者。不復循其例也

一將軍詣日光廟。韓使來聘。琉球入貢例也。非有異事者略之。如京都所司代大坂城代重臣老職。然非有政蹟者亦略之。若夫諸侯徙封。不遑一一舉之。其係慶讓之重者。必録焉。

一寛永而後汙隆興廢是非得失之所繇。先輩多有所隱諱不敢詳論也。況至嘉永安政而後公武事體之重大者。豈吾輩管見蠡測所能容喙乎。故如論賛皆闕如焉。以竢後來博雅之論定。

一頼著隷筆武治全盛之日。故於當代稱謂。據其奕葉名爵天下公行之稱。今則直指其名。以嚴名分

一王室之事。略於天保弘化而上。詳於嘉永安政而下。古今時勢之異。不得不然也

一丁卯辭職後事皆係於皇室。固勿論也。然戊辰之變。皇政武治之相爲始終者。實爲天下治亂之一大關鍵矣。而徳川氏恭順謝罪之實。亦迨于函館平定之日始貫徹矣。故記載至此而止

一余曩輯新史。以記近世之事。今又撰此書者。蓋從書肆之請焉爾。然文字體裁。旣異其撰。詳略相依彼此互見者。亦頗多矣。讀者冀參看焉

一余輩所撰述。莫非爲黄小計者。如此編。亦唯供其史學之階梯耳。特恐淺學不文。貽誤後生者不尠矣。況至輓近事蹟。舛繆漏脱。尤有失叙者。大雅君子。爲加指擿。爲幸

明治九年五月　關機識

鷗侶關君好修近代史。此編繇寛永而降武治之盛衰。而嘉永癸丑墨舶入港。以迨明治己巳王師平定函館。十餘年間紀事。最加其詳焉。蓋當時上下勤王。鞠躬盡瘁。遂能挽回上下數百年。積衰不振之皇運。以致今日之極盛。實為保平以還海内一大變局矣。然則此編所紀與賴翁外史相為終始。所謂金聲而玉振者非乎。關君又將續輯時事。以黼黻太平。余翹首而俟之。

梅澤繁題

近世日本外史目次

近世日本外史卷一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慶長八年癸卯

十年乙巳
元和二年丙辰
九年癸亥
寛永元年

尾張中納言

三年

天皇幸二條城

七年
明正天皇

後陽成天皇慶長癸卯。詔以源家康為征夷大將軍。其乙巳老焉。世子秀忠襲職。後水尾天皇元和丙辰。家康薨。其癸亥秀忠老焉。世子家光襲職。寛永元年。甲子正月。朔。親藩譜第諸侯賀正于江戶城。二日國主及先代以來列侯朝謁。如前日。著為永制。初家光奏請幸於二條城。斟酌北山聚樂二典。是歲二月。營行宮于城中。命中納言源義直。掃部頭井伊直孝。掌工事。三年。六月。秀忠朝京師。居于二條城。八月。家光入朝。覲二條。館淀城。詔陞秀忠太政大臣。家光右大臣。內外列藩進官位有差。九月六日。天皇幸於二條城。右大臣兼遐內大臣康道前驅。關白左大臣信尋後乘。大將軍家光率大小侯伯扈從。大行享禮。奏舞樂。設歌會。秀忠家光侍坐左右。關白以下公卿及列藩群帥。皆列於御前。天皇賜御製和歌。兩將軍關白以下皆賡之。十日。車駕還宮。金帛珍貴之獻甚多。七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女興子。是為明正天皇。先是天皇傳幕府。以禪讓之內旨。家光大驚曰。遷都以來

九年
秀忠薨

十一年
家光入朝

京師戶口
十四年
島原之役
蘆塚忠太夫
森宗意軒
天草四郎

無女帝久矣。今皇女踐祚。後世或曰外戚專權之所致。固諫不聽。遂立之。九年正月。秀忠有疾。家光親侍湯藥。三親藩及諸侯伯皆朝焉。廿四日遂薨。廿六日葬于增上寺。二月廿日。詔贈正一位。廟號台德。祀典如制。秀忠為人寛仁明斷。嘗朝于京師。後陽成帝謂之曰。乃父家康生長戎馬。未遑行道。卿宜偃武施仁。子孫世々永輔王室。秀忠佩服聖旨。終身勵政。未嘗逸豫。及病革。召家光屬以天下之事。遺命曰。國家典制有未盡善者。予欲有所更張。區畫已定。而嬰疾不能施行。將軍宜繼予志。改革時弊也。嘗謂左右曰。人有恒言云。浮世如夢。寸步外皆闇夜。宜取樂予目前。是謂生涯無定。來日不可恃也。此言大謬矣。既是無定。而不可恃乎。今日為善。豈容有微怠哉。聞者嘆服。以為守成之賢君。十一年。六月。家光入朝。鹵簿通計三十萬七千餘人。天皇以家光為太政大臣。固辭不受。陞從一位左大臣。閏月。賜京師市人銀五千貫。初東照公免京城內市地租。至是又免城外市地租。時昇平已久。戶口歲增。內外市街合一千二百七十九町。民房三萬五千四百餘間云。十四年。八月。故小西氏遺臣蘆塚某森某等。以耶蘇教聚天草民作亂。推

長門守重次
內膳正重昌
左近將監貞清
伊豆守信綱
釆女正氏鐵
兵部大輔忠賴
重矩後內膳正
十五年

天草時貞者爲將入嶋原犯高久城掠其倉穀三萬二千苞火藥甲馬等蔡于原城堙據爲初東照台德之世屢禁耶蘇教至家光時禁令益嚴嶋原民素信其教會城主松倉重次爲政苛酷民皆愁怨於是爭起應賊衆至數萬牧司不能制事聞十月家光命鎭西諸將討之使板倉重昌督其師石谷貞清監之重昌受命即日就途十二月五日至嶋原妖黨聞之據原城固守重昌合細川黑田鍋嶋有馬立花小笠原寺澤等兵十二萬五千攻之不克乃與諸將謀曰賊勢方熾欲速破之死傷必多不如持久以困之因令諸將勿輕戰家光又遣松平信綱戸田氏鐵提督軍務重昌乃會諸將謂之曰嚮吾爲持久之計欲待其窮蹙拔之也今信綱氏鐵受命討賊彼以大兵速拔之吾與諸君何面目視息人間請及兩將未至拔之明日適正旦賊必不設備可乘而襲也乃命有馬忠賴以先鋒重昌子重矩請屬之重昌不聽命屬重次軍十五年正月朔忠賴率兵三千餘大呼薄城諸軍鼓譟而進城中竭力拒守發木火箭如雨我兵死傷無算已而賊兵五千開門出戰我先鋒不利重昌指揮諸軍使前戰相顧不肯進

重昌戰死
日向守勝成
越中守忠利
肥前守勝茂

重昌乃挺鎗下馬先衆而進城上砲箭愈急重昌率部兵奮戰馳突槍折冑碎遂中箭斃木火箭者賊酋駒木根某所造以堅木長六七尺者爲之一筒入二十箭發法如熕世未有此器一時傳奇之於是諸軍大沮喪重矩獨奮欲攻城重次不聽重矩率其部兵策馬而前會軍監貞清被創斂兵而退兵士執韁止之不得進而止初家光之遣信綱以水野勝成宿將更事也命贊其謀戒信綱曰勝成諳練軍機彼若未至愼勿薄城信綱至嶋原按兵不動以待勝成勝成欲長圍困賊故緩其期至二月二十二日乃率兵會之信綱集諸將議事氏鐵進曰幕府命僕等曰以計拔之勿輕戰以亡士卒然則宜待城中粮盡而攻之勝成曰否我軍重圍以至今日是爲良計夫賊徒暴起非素有儲積今粮餉已竭而不攻之復待何時於是議乃決細川忠利鍋島勝茂在側曰僕等屯營去城尤近請率部兵先破羅城諸軍亦當喊叫以助聲勢勝成抗聲曰以二將之兵得拔之二將之功多則多矣然誰復有拱手坐視者嚮諸將爭功多亡士卒大乖幕府之意且夫攻城非諸軍一心不可也今諸將各持異議若無統帥互州受命提督軍務非統帥

勝茂先登
美作守勝俊
筑前守忠之
水戸中納言
忠教宗矩先見
彥左衛門忠教
讚岐守忠勝

而何予當從其令。遂出諸將。乃約以二十八日攻城。二十七日。諸將又會信綱營。已而勝茂不告衆而發。冒矢石先登。破羅城。勝成之子勝俊先馳。繼之諸將爭赴。黑田忠之亦拔出崎城。明日諸將逼牙城。忠利先登。勝茂及其次子直澄等力戰。諸軍盡入城。縱火焚之。烟焰漲天。賊將時貞及蘆塚以下十餘人皆自殺。斬首四萬級。餘黨悉平。四月信綱等還江戸。幕府稱直澄功。封之蓮池。削寺澤堅高之封。收其天草。奪松倉重次之封。流于會津。申耶蘇之教禁於海內。此役也勝茂先登最有功。然以其犯令也。法當國除。幕議既決。中納言賴房聞之。謂家光曰。勝茂功甚大。國家縱不錄其功。寧可抵之罪。夫犯令先登。在卒伍則宜罪之。如勝茂者。身當方面。安得以卒伍之法論之。今處之罪。萬一天下有事。誰復竭節國家者。家光納之。勝茂由是得免罪。初家光命重昌以總督。使貞清監軍。時大久保忠教以前朝耆老尚存。將軍乃使執政召而問之。忠教曰。幕府未命二臣。宜諮臣等。今已命之。問之何為。酒井忠勝曰。子以此為不可乎。曰然。幕府以百姓作乱。心必輕之。然大衆一心。保守險阨。拔之不易。且二臣名位卑瑣。一旦驅諸侯之兵以攻

但馬守宗矩
二十年
後光明天皇
正保元年
二年
慶安四年
家光薨

之。恐衆心不服。不可得用。臣等竊以為宜命宗室三藩。使執政大臣監其軍。乃為得體耳。柳生宗矩亦聞重昌之發。急馳馬追之。至川崎不及而還。乃詣幕府請見。時日已暮矣。家光問其故。宗矩曰。臣今日宴飲某家。聞筑紫民作乱。重昌受征討之命已發。臣欲止之。馳而追之不及。家光曰。卿何故止之。宗矩曰。臣以為重昌必死。故止之。家光作色。徑起入內。宗矩留閤中不去。久之家光出。詰之曰。卿謂重昌必死。何以知之。宗矩曰。無知之民。黨浮屠作乱。為患尤甚。以織田氏之彊。攻長島頓兵。僵將累歲而克。及攻大坂不能拔。假王命以講和。論之近事。三河之乱。亦踰年而平。此皆殿下之所明知也。今以資望未重之將。率不畏服之牧伯。以征不易剪滅之賊。一有不利。則無可奈何矣。當是之時。殿下必將命宗室重臣。以討之。重昌何面目復見殿下。其必死之。且使國家之將。須命於賊民之手。大損國體。願殿下留意。家光不聽。既而皆如二臣所料云。二十年九月。天皇讓位於皇兄紹仁。是為後光明天皇。先是二年。家光長子家綱生。天皇正保元年。次子綱重生。二年。三子綱吉生。而家光以慶安四年四月二十日薨。遺命葬于日光山。勅贈正

家綱拜征夷

己卯為十六年

始置大老

正雪之變
民部助正雪

備前守元勝

玄番頭忠成
阿波守盛季

一位太政大臣。賜諡曰大猷。以御製國詩五首弔世子家綱。家光英邁勇決。尊皇室。敬祖先。文武兼備。恩威並行。嘗曰。烈祖以英武勘定禍亂。台德公亦屢勞軍旅。惟吾生享富貴。無功可稱。故吾常戒偷安。以備不虞。至天下要衝之地。選人材以守之。庶幾以報祖宗之德也。又使林道春日講論經史。以明治術。蓋德川氏奕葉驩虞之治。皆基于此。三世焉。豈偶然乎。七月。以權大納言源家綱。為征夷大將軍。天使就江戶拜之。年甫十一。初家光之在職。名臣良相。駢肩立朝。寬永己卯。伊豆守松平信綱。豐後守阿部忠秋。自少老進老中。其歲始置大老。以大炊頭土井利勝為之。後讚岐守酒井忠勝。掃部頭井伊直孝。相踵任之。而肥後守松平正之。特位于諸老之上。至是利勝已卒。正之以下受遺命輔佐之。有由比正雪者。謀逆。自至駿府。使其黨丸橋忠彌等在江戶。將並起事。覺。幕府令町奉行神尾元勝。石谷貞清。率屬吏夜急圍忠彌宅。忠彌健鬭。殺數人。遂就擒。駒井右京奉教馳至駿府。與城代大久保忠成。加番秋田盛季等。共圍正雪僑寓。正雪與其弟三左及其黨十餘人自殺焉。至十一月。磔忠彌等三十一人于品川。賊悉平。初正雪以

田代又右衛門

信綱識鑒

碩儒姦豪肝膽相照

兵學出入列侯之門。從游者甚多。久圖不軌。與忠彌深相結託。使之為江戶賊帥。至是乘喪而發焉。忠彌最長槍術。蓋長曾我部盛親之遺孽。而冒母之姓者。於是誘火藥奉行某等。酒擣貯火藥。豫伏之地底。及期又使其黨每酒肆置之。以謀一舉火江戶。而正雪約焚駿府。據久能山。遙為應援。忠彌慮軍須或乏。丐金一千兩於素封田代氏。因啗之曰。事成則賞以封矦。田代氏佯諾。而急訴之松平信綱。信綱即朝。與諸老親藩議。命吏逮捕之。賞田代氏以金一千兩。幕府嘉信綱功。增封五千石。先是忠彌遇信綱于和田倉門外。跪而敬。信綱愀然不樂曰。彼有反相。天下有事必為賊魁。後數月忠彌就擒。人服其識鑒。熊澤了介嘗至紀邸。及入見一士人。骨相非凡。相與張目注視。遂不交一言。見藩主曰。余今見一士人。彼何人。曰渠為吾講兵書處士由井民部助者也。了介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他日正雪亦來見藩主曰。前日比退去。見一士。未知其為誰。曰渠說吾以經書。岡山臣熊澤次郎八者也。正雪正色曰。余熟視其貌。以察其意。君勿復近。如彼士。其碩儒姦豪肝膽相照者。亦如此焉。正雪既伏誅。忠勝議曰。

忠秋停逐客令

乙亥為十二年

禁耶穌教停互市

辛巳為十八年

許蘭人入港問西洋戰法

承應二年

三年天皇崩

浮浪之士居江户者甚衆。謀叛者動嘯聚此輩。請一切逐之。阿部忠秋曰。天下天下之天下也。不安一人而悖天下也。夫浮浪之士。未必皆與逆也。所以至江户者。求仕諸侯也。諸侯亦因得異財殊能之士。以裨益於國家者不尠。且出之海外則可。若猶居內地與居江户何異。若驅朝不謀夕之人曰汝必遠徙。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是驅之使為亂也。臣以為不可。家綱竟從忠秋言。初天正以還。我商舶往東京安南。呂宋暹羅柬埔塞等。貿易者不斷。慶長中。京師角倉茶屋等與長崎界浦巨商。謀請幕府之船牌通商海外。稱曰御朱印船。其制堅牢。不讓外邦。寬永乙亥。以嚴耶穌教禁也。令長崎停交趾占城呂宋阿媽港等來互市。其明年又禁我商舶通商海外。後呂宋等諸蕃屢來請復互市。不許。歲辛巳。和蘭舶來獻方物。幕府特命許泊長崎。蓋欲詳海外事情也。又令北條正房問和蘭人以西洋攻戰大熕火箭之法。是歲錄為一書獻之幕府。承應二年。六月。禁內火。天皇避火於上皇宮。明年。幕府營皇宮。課諸侯助役。八月。家綱任右大臣。弟綱重綱吉共任中將。尋源正之亦任之。三年。九月。天皇崩于上皇宮。壽二十二。帝英明剛斷。好

克己不忌雷

斥淫靡書

廢火葬

後西院天皇

周防守重宗

佐渡守親成

伊賀守勝重

己未為五年

程朱學。善屬文。嘗嘉惺窩倡正學。制御序冠其文集。又屢召朝山素心講經御前。常呼白川三位入道不名。帝天資畏雷。因謂克己之道在此矣。一日迅雷。設座于簷外端坐久之。自是不復忌雷。嘗曰。中葉以降。重勢語源語等淫靡之書。徒耽和歌。此皇道之所以日陵遲也。斥其書不好歌詠。然麗藻過人。上皇嘗賜百題。帝一夕賦之以獻。又愛擊劍。板倉重宗奏曰。擊劍非天子事也。幕府聞之必不喜。帝不聽。重宗復奏曰。陛下不停之。臣莫辭以謝幕府。有刳腹而死耳。帝曰。朕未見武人刳腹之狀。宜築壇于南殿自裁也。朕臨視之。重宗慚謝。又嘗欲停天下之士廢去頂髮服短襖。以復烏帽素襖之古俗。而未果。自持統之喪始行火葬。世々相承。莫復葬埋也。帝每歎之。亦將詔革其典。及其崩也。朝議猶依舊章。為荼毘。設有魚户八者。好宋學。以其常出入宮庖也。竊聞之大歎曰。噫聖天子固惡浮屠法。欲廢火浴。今乃奉送其大行。從其所惡。謂之何乎。臣敢諫之。不聽有死耳。乃奔走于行宮及攝關家。號泣不退。朝廷感其忠。遂復葬埋之典云。帝無嗣。皇太弟良仁立。是為後西院天皇。是月。所司代板倉重宗罷。牧野親成代之。重宗自元和己未。

碾茶禱神

家光謝過重宗不拜謝

辛巳為十八年

乙酉為二年

例幣

親王護廟

以父勝重衰老。攝行其事。寛永紀元。勝重卒。遂就眞。在職幾四十年。民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令行禁止。獄訟屏息。其聽訟。常設茶磨於聽事。躬親碾茶。且臨聽事。必西向遥拜。有所默禱。人問其故。重宗曰。我心靜則茶之落磑必細。我心不靜則茶必不細。吾以此認心動靜。然後聽訟。又西向遥拜者。吾聞愛宕之神甚有靈驗。吾聽訟一有不公。欲神殛之。故常以此禱請焉。其純誠奉公。率此類也。家光之時。嘗至江戸。時家光命老臣召飛鳥井亜相。重宗乃乞解職。酒井忠勝固止之。不聽。忠勝見家光。具白其狀。家光即召重宗慰勉曰。吾過矣。卿宜就職。即退。忠勝謂重宗曰。公自謝過。慰諭甚至。而卿不拜謝。敢問其故。重宗曰。予任職京師。委以朝臣之事。而今召飛鳥井亜相。予不與知。是公侵吾職也。且烈祖之制。西州之政。朝臣之事。一委京尹。公偶不之記。故謝過。烈祖爾。予是以不拜謝。其有所守。亦如此。初寛永辛巳。大修日光山廟宇。海内列侯至諸外夷。獻金石彝器。極其壯麗。以銘鴻業。後光明帝正保乙酉。詔賜宮號。其明年。遣使賜幣。自是歳以為例。世稱曰例幣。是歳以皇兄守澄親王為日光山寺主。叙一品。列門跡。親王為日光山

明暦元年

二年

讚岐守賴重

三年

江戸大災

無緣寺即今回向院

諸侯賜告就國

忠成賀災

門主。昉于此。明暦元年十一月。大内成。二年正月。行即位禮。家綱遣松平賴重等於京師賀之。賴重中納言賴房嫡子也。有故不得立。家光之世。封下館。後徙封於高松。至是任少將。三年。正月十八日。江戸大災。十九日。牙城延燒。明日熄。家綱避火于西城。民焚死者十萬八千餘人。幕府設塲數區。為粥食餓者。又發金數萬。賑恤市民。瘞焦屍于牛島。為建一塔。名無緣寺。時諸侯第宅蕩盡。執政議使諸侯就國。或慮其有異圖。諮之忠勝。忠勝曰。國初以來。火災未有若今日者。諸侯罹災。所宜矜恤。賜告就藩。足以弭其急。若有謀不軌者。即撲滅之可也。議遂決。大久保忠成。忠隣弟也。此災。列侯入城吊之。忠成獨賀。家綱命執政問狀。對曰。公生深宮之中。長婦人之手。不知二祖歴艱難成大業。闇變故。忽疾苦。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是蓋祖宗之靈。所以教公也。四世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積。一朝而盡。可謂虧矣。公願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之基。國家之幸。何以加之。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實。都市之匠。胥吏之職。不足煩公慮。臣是以賀。家綱嘉納焉。松平信綱患都下屢火也。欲誅失火者。以懲其後。幕議未決。適井伊直孝朝。信綱以其議語之。

直孝有大臣之量

信勝卒

信勝號羅山又號道春爲民部卿法印

信勝譏直孝

信澄號東舟

恕稱春齋號鵞峰

直孝曰夫火災之起固不可測若三家貴戚遺火何以處之若釋而不問政何以行信綱憮然謝過其議遂寢人因服直孝有大臣之量云林信勝卒年七十三信勝歷仕四朝即位改元行幸入朝之禮及宗廟祭祀之典外國蠻夷之事莫不與議有著書一百三十種文集百五十卷此時信勝邸宅亦罹災乃乘輿赴別墅輿中獨携梁書一卷自加朱發其篤學如此宅中有文庫葺以銅苑蓋係官賜信勝赴別墅數問銅庫存否有人來告曰共爲烏有信勝喟然曰數十年精力一旦爲祝融奪鬱々不樂翌日臥病遂至不

起直孝嘗謂信勝曰人稱樊噲勇然其勇吾亦能之何足深稱信勝曰噲爲所稱者以其排闥直諫也此實非大勇者不能也若夫身當矢石郤敵斬首且其脫戲下之急勇則勇矣然苟擐甲執兵者不以爲難也君盍少愼其言內自省則必有不可及者直孝赧然益是時家光稱疾不見諸侯故信勝以此諷之世以爲格言信勝弟曰信澄先卒信勝子曰恕恕子曰信篤共豪財博覽與信勝齊名子孫世爲幕府儒臣二月幕府再築牙城至九月成是月大村平戶嶋原佐賀諸民修耶蘇教發覺長崎奉行黑川某悉捕之

萬治元年

朱成功乞援兵

由榔桂王子神宗嫡孫

丙戌爲三年

由松福王子神宗孫

唐王聿釗

二年

朱之瑜歸化

之瑜字魯璵號舜水

誅其徒五百餘人萬治元年六月明主朱由榔將朱成功遣使至長崎獻書及方物以乞援兵幕府卻之不答初正保丙戌明將鄭芝龍遣使於長崎乞援兵家光下其議執政及宗室三藩義直曰下官於宗室中年尤長宜遣下官救之賴宣曰下官受封南海漕運尤便宜命下官賴房曰下官待罪於輦下欲隕首於馬前今日之事宜命下官井伊直孝曰三公所言亦皆有理然敝本邦以救外國可謂非計臣以爲無救之便也家光是其議由是援兵之議遂寢芝龍者即歸化民一官慶長年間來在肥前娶平戶人田川

某女寬永初舉子森者後還明以功爲都督南安伯及明主由松爲清兵所執芝龍弟鴻逵與芝龍等議立太祖裔孫聿釗爲主芝龍因進平虜侯專掌兵餉戰守之機遂乞援兵不許森年甫七歲從父赴明後聿釗賜之姓朱改名成功爲御營中軍都督世俗所謂國姓爺者是也至是復乞之成功有弟曰七左衛門留在長崎聞其母田川氏在明死節大悲之亦爲乞之不許及明亡成功遂據臺灣奉其正朔傳子孫凡三世二十餘年而亡云二年明朱之瑜歸化之瑜亦欲乞我援恢復明室來長崎者前後三次遂不得

寬文元年
三藩好學
黏匿名書
正意號杏庵

志及明亡之瑜恥食清粟不肯還後七年德川光圀聞其賢聘為賓師是歲詔以家綱為左大臣家綱以其年猶弱辭之寬文元年七月權中納言賴房卒其兄大納言義直先大猷一年卒義直幼時在駿府諸公子皆學舞曲義直不屑為之常曰此非武弁之所為我何學為及長篤好文學崇尚儒術集書千餘部建先聖殿於名古屋城中行釋奠禮又尊神道正神祠之謬誤作神祇寶典又作東照公年譜及成功記等為人寬弘英毅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然能容納直言嘗在藩有為匿名書黏廳事者列為惡者九人名氏題曰十人義直怪問其故書吏持田某進曰九人之惡人皆知之而一人闕名氏者蓋為書者不欲斥言即公也因條陳十事義直視之大怒欲抵罪竹腰正次聞之戒持田毋出乃入見曰聞持田有所條陳臣亦嘗欲諫之而不能彼乃能之臣實愧之願加超擢以賞其忠義直乃增其俸秩後登庸使與國政賴房亦天資明敏每召儒臣講書又學國朝之道於秋原某通其大旨嗣子光圀幼時不喜學公每使人見卜幽辻聊適勸以讀書光圀由是好學遂以德業著時三藩皆好學聘招名儒尾張有堀正意紀伊有那

道圓號涪所
封綱重綱吉
二年
毀佛鑄錢
忠勝卒
丙申為二年
三年
靈元天皇
禁殉死
出羽守重信
信濃守正信
加賀守正盛
對馬守重次
二臣為山野邊義忠眞木景猶
王代一覽本朝通鑑等書成

波道圓併卜幽皆一時之選也八月家綱奏封其弟綱重於甲府綱吉於館林命讃岐守松平賴重掃部頭井伊直澄常參老中議政事爾後世奉之是歲春皇宮災明年幕府課諸侯營之二年三月幕府毀方廣寺大佛鑄錢世謂之文錢七月酒井忠勝卒忠勝典樞機三十餘年為天下所倚賴明曆丙申致仕至是卒年七十六三年正月天皇傳位於皇太弟識仁是為靈元天皇仍用寬文號是歲五月幕府令天下禁殉死初台德之薨森川重信內田正信殉之大猷之薨堀田正盛阿部重次殉之時四方侯伯承戰國流弊以殉死多相誇故賴房之疾革召光圀遺命曰國俗以殉為禮君而無殉者為不君臣而不殉者稱不臣可謂不仁之甚也及其卒也有二臣欲從死光圀聞之百方曉諭二臣不得違命乃止中將正之亦嘗讀詩黃鳥篇慨嘆不已其後遂禁家臣殉死亡幾幕府亦有斯禁蓋由光圀為首唱正之有所建言云四年初寬永中幕府命諸吏撰諸家系圖傳正保中作輿地諸藩城圖命林信勝撰中朝帝王譜等諸書至承應中林恕作王代一覽獻之後家綱又命之撰續本朝編年至是命索天下祠寺所藏延喜以來武

五年 置京師町奉行

七年 聘神學者

乘以充其引用。尋改書名曰本朝通鑑。凡三百卷。五年。始置京師町奉行。以宮崎若狹為之。先是上杉綱勝坐事。褫其封邑之半。綱勝卒無嗣。命吉良某承其後。是秋。收川上監物一柳直興封。謫之。以其宮城修築過期。及會同違節也。明年夏。京極高國高賴父子相鬩。收邑謫之。七年。家綱聘吉川惟足。惟足界浦人。初為浮屠。嘗聞卜部繁兼精神道。往求為門生。謁者見法衣垢弊不為通。惟足悽然乞紙筆賦和歌。投之而去。繁兼大奇其調。馳人呼反。盡授奧秘。尋還俗遊事會津。至是為幕府神學。著有幽暗集。初酒井忠勝

二河架橋拓地開渠

八年

在政府時。慮行旅之艱辛。因建議請架橋於六鄕隅田二河。或曰二河為武城東南要害之地。不宜架橋。忠勝曰。治天下者以民為固。而不卹其艱苦。失所以為固。夫為政之要。在卹民而已。若不修其政。而苟恃要害。武城不能一日守也。萬治中始架兩國橋。六鄕橋亦嘗一架之。至綱吉時而壞。自後不復修治。如兩國橋。至今民便之。幕府又塡鉄炮洲本所深川沮洳地。以增拓邸宅市廛。多開溝渠。自萬治至是十歲畢功。又改造攝津多田神祠。給下野足利學校以葺屋金。八年二月。江戶大災。是月。鷹原高力隆長驕奢虐

重矩為所司代

九年 捕誅蝦夷酋長

十年

重矩復老職 伊賀守尚庸

扁額自隨

下。因收其封。流之陸奧。五月。以老中板倉重矩為所司代。初牧野親成之代板倉重宗為京尹也。時風俗奢侈。豪猾因緣為姦。及重矩代之。豪彊屛息。不三月風俗大革。九年。七月。先是蝦夷玡緣利酋長勺藷印。將其部衆掩殺我舶商二百七十餘人。家綱命松前泰廣討之。捕勺藷印等五十餘人誅之。燒巢穴而還。泰廣松前藩族也。時藩主兵庫尚幼。故命之。十年。以重矩復為老中。永井尚庸代為所司代。重矩雅性謙謹。不喜奢侈。嘗居本所。灌漑園蔬。扁其室曰咬菜。後分司大坂。入輔大政。權行京尹事。所至以扁額自隨。

雅樂頭忠清 美濃守正則 大和守廣之 但馬守數直

下馬將軍

忠秋救忠清戒諸老

及再為相。賜第瀧口。亦揭以舊額。或問其故。重矩曰。凡人至貴顯。必忘布素之時。予以不才備位宰相。自念祿賜過分。朝夕視之。庶幾不生驕奢之心矣。其恭慎如此。初酒井忠清稻葉正則久世廣之土屋數直等。與重矩前後任老職。而忠清進大老。遂擅威權。嘗欲造誹謗之法。阿部忠秋井伊直孝等止之。其後有設主客論時政得失者。忠清又議欲推之。忠秋執為不可。其議遂寢。忠清日益驕奢。居第近下馬牌。人謂之下馬將軍。屢飲酒列侯家。賈人出入其家。鬻其具。除重矩餘。他執政亦率如此。一日忠秋招忠清及諸

十一年
頼宣卒
淡路守重良
國君之仁不在瑣事
李全直

執政數忠清之不奉法曰足下善予言則已若不善之僕與足下辨于將軍前忠清避坐謝曰微君爲得聞此言既聞君之訓戒不敢不改忠秋因謂正則廣之等曰廐橋之冨非諸君所及也然不尚儉約莫獻衆心諸君何爲競奢侈不思善其職大猷公以臣爲愚戇不諱大漸時命臣國家大事得便言之臣之致仕令公亦以其言命臣臣以爲受命至重利害得失知無不言凡在此坐者咸公之所甚重天下之所瞻仰也今予所言爲天下而不爲身諸君善思焉衆皆敬服是歳幕府奏封源頼宣次子頼純于西條十一年正月權大納言源頼宣卒頼宣豪邁有識量好學能通大體虛己受諫每曰人有所言擇善從之衆人之智即我智也嘗放鷹于郊外見村民曝麥戒從者勿踐村民深感頼宣仁監察及老臣亦皆稱嘆水野重良獨曰國君之仁不在瑣屑之事頼宣深納之嗣子光貞少時學手搏頼宣召其侍臣曰夫手搏匹夫之技非將帥之所宜學也若夫理國家撫卒伍臨戰陣決勝敗此爲將者之所當盡心也汝宜以此言告參議頼宣嘗與其臣李全直共撰創業記考異全直韓人真榮之子真榮文祿役爲俘來業儒寛永中歿

流宗勝
兵部少輔宗勝
原田甲斐
伊達安藝
宗雪一作宗重
直則殺宗雪
十二年

全直喪父尚幼從州儒永田道慶學學成爲頼宣所聘四月流伊達宗勝於土佐収其封一關予之宗藩宗勝政宗季子爲其子娶酒井忠清女倚以爲重竊有奪宗之志及兄陸奧守忠宗卒其子綱宗嗣立乃與仙臺宰原田直則等謀使人誘綱宗耽聲色鳴其失幽之立其子鶴千代年甫二歳宗勝欲殺之承其後事覺遂及之初列宰伊達宗雪稍知宗勝逆謀及鶴千代立使女弟淺岡爲之乳母松前重光爲近侍以陰備不虞宗勝使醫置毒餐中一日淺岡見鶴千代將食心動乃告重光等與犬犬仆宗勝不自安殺醫絶口邸内詾々逆黨神並某者竊盟書走至仙臺自首宗雪乃馳至江戸上書訴之皆有證左板倉重矩等聽獄已決既而直則因忠清請曰僕有一寃事未得白焉願與宗雪復對理諸老中乃莅忠清邸再召二人聽之直則辯論數次辭竟屈共退休于廳緣相距可二丈直則襟出一紙直進謂宗雪曰吾所謂寃事是也言未畢斫殺之左右驚起共殺直則宗勝罪當斬減死一等處流餘黨數十人就刑于仙臺以鶴千代猶幼置而不問焉鶴千代後名綱村十二年春石川凹歿凹初名重之參河人夙就仕籍大坂之

詩仙堂

上歌表志

正意慕陶潛

元々唱和集

道圓剛直

役。挺進先登獲首級。以其犯軍律不得賞。即日棄官養母。從藤原肅遊。善詩及國雅。韓人權式嘗稱為日東李杜。及母沒。棲遲東山。自號六々山人又丈山。築詩仙堂。揭漢晉以來詩三十六首。使狩野守信圖之。起臥其中。鼓琴自娛。諸軒冕來訪者皆謝絕之。唯友林信勝。堀正意及僧日政。陳元贇等。一時盛推其風韻。法皇嘗命作隸書稱旨。命中使賜以酒魚。又嘗召見。固辭。上和歌以表其志。法皇曰。恬退如此。朕豈強之哉。不復召。歿年九十二。正意近江人。師藤原肅。與信勝及那波道圓松永遐年齊名。初游事藝後。仕尾

寬永中來江戶。奉幕旨入弘文院。與諸家系圖傳編修。常慕晉陶潛。為人。壁間懸其畫像。曰對此頓消塵慮。僧日政字元政。姓菅原。京師人。幼仕彥根。有孝行。弱冠厭俗出家。依日豐和尚受業。自稱日峰。為人精力絕倫。傍善詩歌。熊澤了介陳元贇等。共為方外交。嘗創法華律。修深草霞谷廢寺。改曰瑞光寺。元贇字義都。本明虎林人。崇禎進士。嘗避亂來。應名護屋徵。遊京師及江戶。訪諸聞人。傳拳法。嫻邦語。最工詩。與僧日政相識。契合尤厚。其平生所唱酬者。彙為元々唱和集。行于世。道圓號活所。初應肥後辟。不遇。去仕

尺五之門多出士

畫伯探幽

正之卒

紀。為人剛直不苟合。賴宣嘗以佩刀試死囚。應手立斷。左右互辭以讚。道圓獨蹙頞而無言。賴宣問曰。異邦亦有刀利與執刀之妙如此者乎。道圓曰。龍泉大阿干將莫邪之類。是皆名器。其利不讓。又人君手斬人而快於心者。古之人有行之者。桀紂是也。吾邦亦有職斬罪人者。稱穢多。最至卑也。賴宣變色直入內。既而召道圓謝曰。卿言極善。厚加褒賞。賴宣又嘗謂有司曰。予不幸無良士。時道圓在側曰。公不知士之賢否。而誣以無人。是不明也。夫擇賢舉能。不以親疎。豈無智能之士哉。公不自知其不明。厚誣一世。何

其悖也。賴宣大感悟。遐年號尺五。其父貞德。學倭歌于細川幽齋。名播四方。遐年師惺窩。少游事加賀。晚還京教授。當是時。板倉重宗為京師所司代。好學重遐年。數延聽其說。遂為請地於堀川。創一堂。名以講習。從游甚多。木下貞幹。宇都宮三近等。皆出其門。而貞幹之門亦育多士。元寶之際。濟々輩出。實淵源於尺五云。守信號探幽。元信五世孫。善繼其裘。掌畫局。名震一時。子孫世為幕府畫員。十二月。中將源正之卒。正之潛心正學。兼精神道。師吉川惟足。山崎嘉其輔佐家綱。嘗撰輔養篇以進。初蒲生氏之在會津也。

鎭東陲擒賊魁

延寶元年　京師大災　法皇謂後水尾帝　本院謂明正帝　新院謂後西院帝

三年　天下大飢

四年　厄下脫利字　清人告吳三桂之乱

用刑酷虐。正之命咸除之。興學校。建社倉。民懷其德。教化大行。又能修武備。嶋原之乱。諸將相繼發兵。時論謂異日命將。必源肥州也。已而家光召正之曰。西國有變。宜留意東國。御其就國。以鎭東陲。正之拜辭就國。謂老臣曰。賊兵始起。宄黨未集。應時掩擊。一麾可殲也。而西海諸侯。無有爲國家出身以任其事者。故賊得擁大衆。據堅壘。夫將帥之任。國爾忘身。何可顧慮失機會。時出羽白倉民作乱。正之設計擒其魁首三十餘人。即日磔之。遠近震懼。東陲無事。正之之力也。延寶元年。五月。京師災。延燒皇宮及法皇本院新院東福門院四宮。天皇奉神器避火幸右大臣基熙第。民舍罹災者五千餘戸。三年。正月。家綱課諸侯營大内及諸宮。至十一月成。是歲天下大飢。餓莩相望。京師殊甚。家綱奉勅。設場於數所。與粥及米。自三月至五月而止。元和偃武以來。比歲豊熟。米價如土。至是騰貴。斛直銀錢百四十。四年。冬。法皇宮東福門院宮再災。家綱命營二宮。至明年四月成。先是。譜厄亞使來長崎。乞復互市。不允。清人亦來長崎。告吳三桂之乱。三桂。故明將帥。降清爲顯官。後起兵以復明室爲名。遂爲清將所誅。幕府又遣人檢南海諸島。以

六年　賜死綱重

八年　家綱薨

綱吉拜征夷

掃部頭直興　和泉守忠勝　信濃守尚長

法皇崩　天和元年

綱吉親斷越後獄　越後守光長　永見大藏長良　美作正矩

日向守忠能　大和守直矩　上野介近榮

加賀守忠朝　能登守利房

綱紀伊商舶漂至無人島。歸告之也。是歲長崎代官末次父子。竊造商舶。多載刀劍。與清及臺灣貿易。事覺。處流。六年。九月。家綱賜其弟綱重死。綱重驕奢無度。國用告匱。請貸金濟事。酒井忠清議。爲不敬。故有是命。八年。五月。家綱薨。年四十。贈官如前代。賜謚曰嚴有。葬于寛永寺。無嗣。弟綱吉奉遺命。自館林入承後。叙正三位。任權中納言。七月。詔以綱吉爲征夷大將軍。尋陞内大臣。綱吉遣井伊直興入朝謝恩。家綱之葬。内藤忠勝喪心。殺永井尚長於齋場。明日賜死。沒邑并收尚長封。八月。法皇崩。壽八十五。天和元年。六月。越後中將源光長有罪。綱吉收其封。處流。初光長無子。其弟長良冀繼之。衆亦屬望。而光長宰小栗正矩與其子大六等。立長良從子綱國爲之嗣。既而列宰荻田主馬等。與長良同訴幕府曰。正矩大六父子專政。擅定光長繼嗣。獄數年不決。至是綱吉親聽斷之。誅正矩父子。流光長于伊豫。長良主馬于八丈。大老酒井忠清。老中久世廣之。忠清弟忠能。及松平直矩。松平近榮等連坐之。忠清廣之罷職。忠能奪封。放于彥根。直矩削封。徙于日田。近榮亦削封。於是諸侯伯皆畏綱吉威斷。初家綱之晩歲。大久保忠朝。土

筑前守正俊　內膳正重種　豐後守正武　山城守忠昌
二年
朱之瑜歿
光政卒
勝重戒苛察

井利房。堀田正俊。相繼為老中。及綱吉襲職。板倉重種。阿部正武。戶田忠昌。亦任之。是歲冬。正俊遂進大老。二年。三月。去歲飢饉。京師尤甚。至是餓莩載路。綱吉設場於北野祇園。為粥與餓者。四月。朱之瑜歿於水戶藩邸。年八十三。初之瑜抵長崎。時人不知其為文儒。貧困最甚。久之。柳川藩士安東守約。執謁為弟子。分其俸給之無幾。為水戶所聘。賜俸五百石。甚業眷待之。瑜性行高潔。歸化已來不近婦女。有二子。曰大成。大咸。共殉明氏。先父而死。大成子毓仁。延寶中慕瑜至長崎。瑜不見與贖。令還。瑜甚愛櫻花。曰使中國產之。當冠百花。守約輯遺文。曰心喪集語。中納言光圀亦與綱條有所輯。曰舜水文集。刊之。綱條。光圀兄賴重之子。為光圀嗣子。守約字魯默。從松永遐年研究經術。能屬文。遐年沒後。師瑜。得關西巨儒稱。五月。少將池田光政卒。光政稱新太郎。幼英明。夙失怙事母夫人。奉養甚至。嘗問為國之術於板倉勝重。勝重曰。予常從事獄訟。至治國家。吾未之學也。光政彊之。勝重曰。為國之道。如內鹽豉於方器。以飯匙取之。光政默思良久。曰。其妨礙則如之何。勝重歎曰。公明敏絕人。恐過苛察。夫治國家不寬則不能得人心。

舉了介任國政
假顏來諫
近江聖人
聘木下貞幹
山崎嘉歿

故以此試公。果有此問。其在備前也。舉熊澤了介。任以國政。興學校。表孝義。置匭受投書。自聽斷焉。嘗謂老臣曰。吾有不善。卿等宜諫爭。卿等亦宜受人諫語。中川謙叔進曰。公聰明。臨下甚有威嚴。而痘痕滿面。方其赫怒。獰猛不可近。宜假顏色。以來諫者。光政嘉納。了介天性深智儁才。幼仕光政。光政驟加獎眷。將大用。辭以未學。乃游學。師事近江人中江藤樹。越七年。光政召還之。信任愈厚。亡何當要路。於是布德流惠。諸新政。海內驚耳目。稱為明良之遇。至元祿中而沒。藤樹名原。字惟命。幼而如老成。以儒仕大洲藩。弱冠致仕。養母教授鄉里。宅側有大藤。人因稱藤樹先生。篤信王守仁之學。先躬行。後文詞。人無賢愚。感其行之厚。遷善者衆。時稱近江聖人。歿於慶安中。七月。幕府聘木下貞幹於京師。為儒員。貞幹有盛名於世。後光明帝欲辟為直講。會晏駕。乃寢。門人成業者甚多。源璵。室直清等尤著。是歲九月。山崎嘉歿。嘉字敬義。號闇齋。初為僧。後就谷時中受程朱之學。遂斥釋氏。教授京師。時人以為濂洛正傳。爭趨其門。門生向六千人。由是晦翁之學始盛行於世。晚年學神道。於吉川惟足。極其奧祕。所著有朱易衍義中和集說等

梟鳴不祥

貞享元年大島山燒

正休殺正俊 石見守正休

改曆法

數十種有川井正直者。年將五十始學。嘉謂之曰。入道莫如敬。故宜先持敬字矣。汝不幸過時。不必讀書。吾爲汝有言。汝宜每事躬行之。正直服膺其誨。修行不怠。常悔徃日敬親之薄。懼來日養親之短。父母歿。一室爲喪次。不出戶者三年。嘗有告父不慈者。正直不答。流涕。告者異問之。正直曰。子言爲梟鳴不祥甚矣。子之至吾廬者脚也。告不慈者舌也。莫非父母之遺體者。子以枝擊幹。此謂骨肉相噬。天地之所不容。王法之所不宥也。不祥莫大焉。言畢而泣。告者感謝。自是孝於父母云。貞享元年。二月。伊豆大島山燒。

聲如雷。崩沙成山。自十六日至二十七日而止。八月參政稻葉正休殺堀田正俊於營中。初家綱之薨也。諸老議其嗣。酒井忠清欲倣鎌倉故事。迎親王爲關東之主。衆無可否者。獨正俊執爲不可。衆遂贊其議。迎立綱吉。正俊乃代忠清爲大老。以功增祿至十三萬石。稍驕恣多私曲。正休憤其專橫。遂刺之。大久保忠朝。戶田忠昌。阿部正武等大驚。偕擊殺正休。正俊歸第死。時列侯爭赴弔堀田氏。獨中納言光圀與其世子至稻葉氏弔慰之。是歲春。朝廷詔陰陽博士安倍泰福改曆法。至十月成。賜名曰貞享曆。自清和帝

二年

東武實錄武德大成記成

新院崩

減定互市歲額

四年

東山天皇 癸亥爲三年

復立太子之禮

貞觀中廢大衍曆。行宣明曆。不改曆法者。八百二十餘年。至是泰福與弟子澁川都等。據明大統曆及元授時曆改之。是冬。幕府置天文局。命都掌之。以其尤善天文曆數也。子孫世其職。二年。正月。綱吉奉勅獻其日次記二百三十五冊。初寬文中。松平忠冬補其祖所著家忠日記獻之幕府。綱吉又命之撰台德公記。至此成。名東武實錄。又令林信篤。木下貞幹撰武德大成記。至明年成。二月。新院崩。年四十九。六月。阿媽港使送我漂民十二人至長崎。上書曰。我國特尊日本故。護送漂人。非乞互市。幕府使吏答之曰。我邦

嚴禁通信。自今而後。縱有漂人。勿送還之。乃給糧食薪水遣歸。先是。清及紅毛互市。每歲出銅及雜品當銀一萬三千貫錢。至是幕府減省之。清商給銅當銀五千貫錢。雜品當銀一千貫錢。紅毛給銅當銀二千貫錢。雜品當一千貫錢。至元祿元年。定清舶互市之歲額。限七十隻。後增十隻。其明年。又賃清商長崎地立積七千六百。令築館居之。四年。三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朝仁。是爲東山天皇。天和癸亥。立爲皇太子。自上古至後龜山。未曾闕是典。而後龜山傳後小松之後。不復起東宮者十三世。至是復此禮。是歲十一

舉大嘗之典
元祿元年
創二寺
出羽守保明
四年
建學校
右京亮輝貞
儒者列士籍

月行大嘗會自後柏原天皇不舉此典經百數十年之久爭乱相尋不得復行至此修之元祿元年十一月幕府為僧隆光建一寺於神田稱護持院又奏請授隆光大僧正蓋賞其祈禱之功也尋又從其所生本莊氏之請創一寺於牛籠名護國寺以僧尊融為之主初本莊氏為春日局之婢近大猷有身竊令尊融卜之尊融曰所生必男且承其統果如其言本莊氏以為神為請創寺綱吉亦異之因從其請自是屢臨二寺後徙護持院於護國寺內是月綱吉奏賜侍臣柳澤保明祿一萬石十二月奏封德川義直孫義行於駒野明年幕府徵京師詞人季吟伶人狛某秦某及畫工土佐廣澄各供其職四年正月先是幕府命建學校於神田命松平輝貞董役至是成綱吉自書聖廟扁額曰大成殿命林信篤蓄髮解衲奏請任大學頭自室町氏使五山徒掌外國書信經延曆日等事以來業儒者皆倣之祝髮衣衲及國家隆平儒者別立家然猶目為制外之徒不列士林信篤慨然以為儒之道即人之道人之外非有儒之道而斥為制外者可謂弊俗矣時綱吉崇儒術遂更其弊於是信篤之門人列藩之文學以至村學究盡改名變形

以入士籍惟醫師畫工仍襲法樣綱吉常親講諸經于營中令諸侯及諸近侍僧侶醫員等聽之公卿之至江戶亦列講筵又命信篤講四書于營中當直諸士聽之以為月例至是海內承風家讀戶誦知儒教主世用崇文之風大興云

近世日本外史卷一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二

膽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元祿五年
修正成墓

元祿五年。九月。權中納言源光圀。建贈左近衛中將三位楠正成墓碑于湊川。初正成墓歲久荒廢。狐兎爲窟。光圀聞之。遣儒臣修之。親題其碑曰。嗚呼忠臣楠子之墓。刻朱之瑜所作贊語於碑陰。遠近聚觀。莫不感歎。又買傍近之田。屬廣嚴寺僧。永充香火之料。

七年
葵祭

七年。四月。綱吉奏復加茂兩廟祭典。爾後歲納穀千五百石。充祭資。自後醍醐天皇之季年廢此典。至此三百六十年。始復其舊。所謂葵祭是也。初綱吉嬖柳澤保明。屢造其邸。所賜賚前後無算。遷官加封。殆無虛歲。至是遂奏封于川越。又封本莊宗資于笠間。共列諸侯。宗資綱吉外家也。

八年
造狗廬

八年十一月。綱吉命吏造狗廬府下。養狗至十萬餘頭。日食米數百斛。殺之者抵罪。又嚴禁諸殺生。至鷙鳥獸魚鼈者失其業。天和初綱吉喪世子。後百方求嗣不得。僧隆光謂之曰。人之乏嗣。前生多殺之報也。故求子莫善於愛生。將軍生歲在戌。宜尤愛狗。綱吉信之。故有是命。光圀嘗朝。謂老中阿部正武曰。幕府愛民之至。以及禽獸。可謂仁矣。然百姓犯法。不得不刑。況禽獸害人乎。故邸中有狂犬。常使殺之。正武不能答。

下總守忠弘
伊豆守信武　近江守信休　飛驒守重光

先是松平忠弘失政。奏削其封白川。徙之山形。徙松平直矩于白川。是歲織田信武有罪自盡。奏削其封。徙其嗣子信休於栢原。本多重光亦坐不能馭臣下。收其封邑丸岡。放之。

九年

九年。三月。天下大飢。幕府發穀賑貧京師民。十一月。本院崩。壽七十又四。

十年

十年。春。幕府始量定金銀箔工外貨商戶。冬收諸國酒稅。

十一年
日向守信之　相模守政直　佐渡守長重　吉保爲老中

十一年。先是松平信之。土屋政直。小笠原長重爲老中。而井伊直興爲大老。是秋綱吉奏以柳澤保明爲老中。與偏諱。改名吉保。冒松平氏。

備後守成貞

初牧野成貞與吉保。自館林從入。綱吉親信之。從側衆累遷。遂任老職。加封至八萬石。頗弄威福。政。威望過大老。權傾內外。大小侯伯爭候其門。寵幸日盛。

美濃守長成　修理大夫長胤

先是森長成卒無嗣。奏收其封津山。至是小笠原長胤奉使愆期。收其封中津。是冬江戶大火。市人避災溺死隅田川者千二百餘人。幕府發穀賑貧遇災者。明年架永代橋於隅田川下流。

十三年
光圀卒

十三年。十二月。源光圀卒。光圀英明弘毅。天性至孝。賴房之薨。勺飲不入口者三日。少時讀史記伯夷傳。歎曰。不有載籍。

大日本史
禮儀類典

尊王室勵民治

虞夏之文不可得而見不由史筆何以俾後之人有所觀感於是始立修史之志及襲封置彰考館奏請出御府秘冊募天下逸書招致名儒編修檢討究其精自神武天皇至後小松天皇釐為二百三十卷名曰大日本史其如列神功皇后於后妃揭大友皇子於本紀皆出光圀之卓見矣又嘗撰禮儀類典獻之上皇上皇嘉之因又出秘書若干帙增輯之其他所著甚多最尊崇天朝每天使至江戸親藩皆遣使者其館謝之例也光圀謂是非所以敬天朝也乃自詣其館謝之攝家大臣之至亦然常盡心民事旌表孝

十四年
長矩傷義央
內匠頭長矩
上野介義央央或
作央
柳原資廉
高野保春

梶川與三兵衛

交撫恤鰥寡及告老捿遲於西山衡門茅屋不設墻垣侍臣多取老癃不堪事者婢妾纔給洒掃屢巡行封內問疾苦察冤枉闔境被其澤卒年七十二民哀慕之如父母十四年三月淺野長矩擊吉良義央于營中傷之坐大不敬賜死初朝廷答賀正使藤原資廉藤原保春至江戸綱吉命長矩及伊達宗春接伴義央為高家狠練於典章長矩屢就問饗禮義央啣其不賄己不答此日又問之城中義央竟不應又面辱之長矩憤懣拔刀斫之會梶川某擁持之義央蒙創不殊時天使莅白書院將傳詔以變作更就黑書

大學衰微

修六孫王廟
上總介鎭守府將
軍經基

甲斐守賴信
左馬頭賴義
陸奥守鎭守府將
軍義家

十五年
天皇求維楨文
維楨歸仁齋

院行事綱吉怒長矩亡狀因之於田村氏邸即日使自殺沒其封邑赤穗五萬石命其弟長廣屏居私第八月幕府改造六孫王源經基廟廟在八條大通寺即貞純親王經基父子第趾也寺僧因柳澤吉保上書請修之因有此命尋詔進經基神級又進壺井廟神級遣使至廟宣命壺井在河內古市郡即源賴信賴義義家宅趾而各有其廟焉是歲東國大飢江戸餓莩載路幕府設場於本所與粥又救被至明春而止十五年三月天皇聞伊藤維楨名詔求其文章時人榮之維楨自幼穎異其始習句讀意已欲以儒焜

赤穗侯讎
內藏助良雄

燿于一世及稍長堅若自勵家素業賈親戚以為迂利百方沮之維楨志益確初奉宋儒年殆四十始出己見遂為一代儒宗有人著一書以駁維楨弟子持來眎之曰先生作之辯維楨笑而不言弟子曰人著書以恣議己豈可默而止乎先生而不答則請代折之維楨曰君子無所爭如彼果是我果非彼於我為益友如我果是彼果非他日彼學長進則當自知之小子宜深戒為學之要惟虛心平氣以為己為先何毀彼立我徒增茲多口其溫厚有容者如此十二月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襲吉良義央本所邸擊殺之

伯耆守久尚
越中守綱利
隱岐守定直
甲斐守綱元
監物忠之
左兵衛督義固

總右衛門元辰
多川九左衛門
月岡治右衛門

采女正氏定

忠左衛門兼亮

報其主仇自首於大目付仙石久尚幕府命分拘良雄等于細川綱利松平定直毛利綱元水野忠之之第明年二月悉賜自盡流義央子義固於信濃收其邑初良雄在赤穗飛報告變乃會群臣於城中來會者三百餘人良雄謂衆曰主辱臣死死固其分也顧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祀吾輩當以死請幕府不見許則枕城俱亡耳大野九郎兵衛以為要上不可其議良雄反覆辨論者數日九郎兵衛不能從原元辰惡九郎兵衛不義叱而卻之良雄乃遣多川某月岡某於江戶就受城使陳請復會衆議城守九

郎兵衛倡為逃計衆多從之會者僅五十五人良雄曰藉令一國齊心猶恐不能支一月況今離貳如此何以能守不如待公使至相與自殺城上以明殉國衆然之遂刺血盟誓其歲四月二人至江戶受城使既西既而長矩外親戶田氏定令二人還國諭良雄曰群臣不去城適足累大學也長廣亦說諭切至良雄乃議曰事已至此不得不致城諸君宜散去雖今去此豈無死所哉衆或有曉其意者時公使將至鄰國皆出兵境上備變闔城恇擾良雄曰與吉田兼亮及元辰坐廨舍接見吏民應對四方事無壅滯先是

安兵衛武庸金丸子

安藝守綱長

彈正大弼憲綱或作綱憲
伊介宗房
與五郎則休

九郎兵衛用事專務聚斂怨讟紛然至是遂逃亡良雄悉償長矩所嘗借財貨國人大駭以為國猶有人會堀部武庸等至自江戶皆不服輸城之議良雄徐諭之武庸等乃悟而止及公使至倏迎甚謹封倉庫具簿冊以呈良雄見公使陳其主祖先勳蹟請為立後言甚切至公使曰諾吾當為卿哀訴良雄退謂衆曰吾固知公使之言不可恃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公使有以驗於他日矣良雄遂往京師居山科冒外家氏稱池田久右衛門衆皆變名韜迹東西往來互為耳目久之人無知之者既

而義央致仕義固承後幕府不復罪之是歲七月命赤穗宗室淺野綱長錮長廣於安藝良雄乃決意復讎而衆情或沮喪漸與良雄絕良雄擇其忠純者告以其計皆相次赴江戶良雄又變姓名曰垣見五郎兵衛上杉憲綱義央子也遣家臣守義央宅嚴設警備良雄聞之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為商賈伺察讐家動靜又聞憲綱使人伺己乃遊蕩無度耽娼妓與博徒遊讐家聞之防備稍懈時義央適以疾還上杉氏第良雄擇衆中少年分為四次每夜往反兩邸之間以察人出入會義央將招客設宴以十二月十

弥兵衛金丸

十次郎光興　唯七隆重

助右衛門正因

赦之可惜不赦廢法

四日還家。良雄急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丸舍。張飲至夜分。衆皆裹鎖甲。戴兜鍪。著韋服。如救火者狀。攅擔弓槍長梯大挺從之。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刃。乃分衆為二。進至義央第。會天大雪。街衢闃然。於是大喊。梯屋踰門。良雄自前門入。子良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舉邸駭愕。衆爭突入。抗者斬之。逋者不追。進至寢室。義央已逃。衆以手試牀蓐。微暖。皆曰。人去未久。乃急搜之。兼亮等聞側房有人聲。排戸而入。衆前後逼之。間光興揮槍鏦一人。武林隆重擊殪之。衆疑其為義央。乃驗其尸。著白襯衣。肩有刀痕。衆喜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邪。良雄命光興識之。執門者問之。果義央也。又索義固。不出。遲明。良雄等赴泉岳寺。祭長矩墓。焚香羅拜。乃出長矩所嘗賜匕首。擊義央首者三。衆皆拜泣。良雄預作連名狀。途遣兼亮及冨森正因齎詣大目付請罪。久尚召良雄等於其第訊狀。良雄應答如流。已而就拘。綱利等善待之。及賜死。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也賜自盡。死且不朽。良金殉國。年僅十六。良雄遺命皆葬長矩之墓側。都下聞之。往拜者塡咽。香火至今不絕。綱吉嘗謂左右曰。赤穗諸士。忠烈罕儔。赦之固可。

維楨鑒良雄

登屋望火

十六年

修山陵

丙子爲九年

寶永元年　立綱豐爲世子

封吉保於甲斐

惜不赦廢法。有國家者。何太苦心。良雄忠義天性。粗涉書史。酷好論語。諷讀不惓。嘗受業伊藤維楨。一日往聽其講書。時時微睡。衆皆匿笑。退後詬罵曰。惰懶如彼。不如不學。維楨曰。小子勿妄謗。以予觀彼。非庸器。必能堪大事。果如其言。初細井知愼有文武材幹。與堀部武庸學劍于堀內正春。相與親善。聞武庸等有事不成縱火之約也。其夜竊登屋望之。屹立風雪中。終徹曉。其以氣義相許如此。知愼遠江人。號廣澤。最善筆札。書名掩其器。十六年。十一月。江戸大火。既而地大震。天皇以天災荐至。遣使奉幣諸祠。先是三歲。幕府修先王諸陵。至是成。古者山陵頽廢最久矣。民或至耕莾其上。爲京師醫松下秀明者。嘗録帝王累世陵所。自瓊瓊杵尊至正親町帝。至元祿丙子。成名前王廟陵記。細井知愼亦嘗歎之。因柳澤吉保有所建言。於是綱吉命吏考載籍。問古老。植藩籬。正兆域者。凡二十五所。寶永元年十二月。綱吉以甲府參議綱豐為世子。居西城。改名家宣。綱豐綱重嫡子。於綱吉為從子。於是封柳澤吉保於甲斐。食十五萬石。故事甲斐駿河非將軍之親屬。不得封。吉保以特命受封。人皆異之。初吉保有所謀。每綱吉臨己第。出其

二年
維楨歿
之欽歿
三年
乙亥為八年
丁丑為十年
寶字銀

愛妾侍宴。已而生男安暉。吉保常謂安暉不類己。既長。吉保入侍。譏間微言安暉類將軍。綱吉不肯拒。曰。其或然也。於是召內廷。賜名吉里。每入見。飲食金帛之賜甚多。列侯以下敬禮之。間遺日盈其門。及吉保受封。人皆曰。將軍之封吉保。所以封其子也。二年。二月。詔以綱吉為右大臣。家宣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三月。伊藤維楨歿。年七十九。時人以為真儒。每著一篇。四方爭傳。名聞海內。維楨有五子。長曰長胤。次曰長英。長衡。長準。長堅。皆以儒雅聞。長胤繼家。餘皆為諸侯文學。長堅博學能文。名亞長胤。紀伊藩聘之。始侍講。對書不講。滿坐汗掌。以為斯人生長寒陋。不慣說於大人。故視巍巍失措也。藩主促之。不應。已而徐答曰。君公坐褥。未可講聖經也。藩主聞。遽去褥。初講。音吐朗暢。聽者感歎。先是。中村之欽歿。之欽京師人。少維楨二歲。頡頏齊名。其學崇信程朱。以誠敬為本。深非時輩涉異說。著書甚多。室直清推為近代醇儒。三年。六月。初元祿乙亥。幕府奏改鑄大鈑小鈑方金錠銀銀劃。款以元字金幣。面作桐章。其輕重皆如慶長舊制。但小鈑重四錢八分。其丁丑鑄二銖金。額畫桐章。重六分。至是奏改鑄元字銀。款用省文寶字。謂

修根津廟
四年
富士山焚
五年
甲州金
互市出金銀
戊子即元年
癸卯為三年

之寶字銀。以別舊銀幣。初故綱重沈湎酒。其臣根津宇右衛門數切諫不聽。一日捫綱重舉白手以爭。綱重大怒。即手刃之。既而又酌。忽見宇右衛門之狀如故。大驚。因建廟於谷中別莊。至是。家宣以其生父臣也。請綱吉修之。四年。八月。綱吉奉勅。造東宮於凝花洞宮址。命町奉行安藤次誠等監工。至明春成。十月。畿內東海地大震。地裂海溢。十一月二十三日。富士山發火。震動聲如萬雷。雨灰沙。天色晦冥。白晝點燭。府下人大怖。至二十八日熄。江戶距山三十里。積灰盈尺。伊豆相模駿河地積二丈餘。山腹噴出一山。俗呼曰寶永不二。幕府課諸藩。賑武相豆駿之窮民。又大興役。除積灰。其深厚不能除地。皆為不毛。明年冬。淺間岳亦焚。傍近雨灰。五年。三月。京師大災。禁內諸宮及公卿第宅並火。市民屋延燒者二萬餘戶。六月。幕府造皇宮。課諸侯助役。明年七月成。是春。幕府鑄大錢。文曰寶永通寶。以一當十。秋。鑄小鈑于柳澤吉保封內。所謂甲州金是也。初長崎互市。出金銀及銅。正保已前不詳之數。自慶安戊子至是六十一年間。出金三百三十九萬七千六百兩。銀三十七萬四千二百九貫。錢銅則寬文癸卯以來四十六年間出

六年 綱吉薨
采女正利昌 監物秀親
家宣繼職
井伊掃部頭 品川豐前守
天皇禪位尋崩 中御門天皇
七年
頒新令
乾字金

一億一萬一千四百四十九萬八千七百斤。六年。正月十日。將軍綱吉薨。年六十四。贈官如前代。賜謚曰常憲。世子家宣嗣。以本城有土木事。在西城聽政。十二日。褫柳澤吉保之職。罷北城役。尋黜前代諸近侍。停當十錢。毀狗廬。廢殺生禁。尋免酒稅金銀諂課。其他不便下者皆改之。綱吉晩鍾愛柳澤吉里。令其寵姬某氏子養之。欲辞職後共居北城。享其養。客歲增築北城。命細川綱利助役。先是綱吉患麻疹。是歲正月愈。乃欲以甲斐駿河百萬石。封吉保。又加封其親姻諸侯。為吉里羽翼。命未下而薨。二月。前田利昌斫殺織田秀親于寛永寺齋場。賜死收邑。四月。詔以家宣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叙正二位。家宣尋遣井伊直通品川某等。朝獻謝恩。六月。天皇禪位。至十二月崩。年三十五。皇太子慶仁立。是為中御門天皇。八月。詔贈源綱重征夷大將軍太政大臣正一位。七年。三月。頒布新令十七條。令新井君美作句解。是月。幕府奏鑄新銀。款用二寶字。尋鑄三四寶字銀。四月。廢二銖金。改鑄元字小錢。復純質。曰乾字金。重二錢五分。與元字金並行。至享保三年廢之。九月。幕府建東照宮祠於東山吉田。十一月。天皇行即位禮。家宣遣

式部大輔政祐 正德元年
君美草聘韓禮
二年 家宣薨
明年 下總守忠雅
四年 篤信辨益軒

柳原政祐等朝賀。正德元年。十一月。朝鮮王李焞遣趙大億等。上書獻方物。賀大將軍繼職。家宣命筑後守新井君美接遇之。君美玄冠緋袍。進退有節。以爭禮文。大億為屈。賞其英邁。先是幕府賜宴於韓使。例奏散樂。至是始張雅樂。其餘多革舊式。君美初名璵。號白石。其學以經世自任。洽聞多識。倭漢古今之典無不通曉。又善賦詩。年甫十六。錄其所作一萬首。因對馬西山健甫。求評于韓客。客請而接見。遂作序褒揚之。後入木下順庵門。遊事諸侯。不得志而去。家宣在藩。徵而寵用之。及繼職。從而入。嘗請革答韓禮。於是命掌其事。二年。十月。家宣薨。年五十一。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文昭。家宣最好學。和漢群書。靡所不渉獵。及管天下。增置侍講。以三宅緝明室直清土肥元成等充之。常勵精圖治。而以其在職未久也。不能革舊弊。如其志。天下惜焉。十二月。詔以家宣嗣子鍋松為權大納言。叙正二位。上皇賜名家繼。明年。三月。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時年五歲。家繼使松平忠雅等入朝謝恩。四年。五月。貝原篤信歿。年八十五。篤信筑前人。仕藩主。初好陸王說。後信朱熹。為人恭謙篤實。救世之心甚切。其所著百有餘種。多書以國字。語極

不要作拙詩招訟擬符之誚

五年

懇切。田夫紅女童兒隸卒。皆使之篤信好和歌。不好詩。毎謂和歌者我國俗之所宜。而詞意易通曉。故古人歌詠極精絶。其雖婦女亦多能之。唐詩者其詞韻異于國俗之言語。固難摸倣。故雖古昔之名家。其所作拙劣不及于和歌也遠矣。我邦只可以和歌言其志述其情。不要作拙詩以招訟擬符之誚也。州有宮崎安貞者。與篤信兄樂軒為友。嘗著農業全書。樂軒為補正之。民大蒙其利。五年。正月。先是家繼奏改金銀諸幣。復慶長舊。至是減清及和蘭商舶歳額。清限三十隻和蘭二隻。遣使長崎。申令給船牌。皆述文昭

享保元年　家繼薨

紀伊宰相

吉宗拜征夷

讃岐守賴豐　但馬守喬知　丹後守正通　伯耆守正永　加賀守忠增　河內守正岑　豐後守正喬　大和守重之

之遺志也。是歳遣使日光。修東照宮一百年齋。享保元年四月。家繼薨。年八歳。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有章。以權中納言源吉宗為嗣。吉宗賴宣子光貞季子。初封于丹生。寶永中。兄宰相賴職卒無嗣。乃承宗家。後及家繼薨。諸老與中納言綱條等定議。迎立吉宗。吉宗固辭。再三遂聽之。七月。詔以吉宗為權大納言。尋任征夷大將軍。叙正二位。遷內大臣。時年三十三。吉宗遣松平賴豐等入朝謝恩。初常憲之世。秋元喬知。稻葉正通。本多正永。大久保忠增。井上正岑。相繼為老中。至文昭以阿部正喬任之。及家繼久世重之。松

紀伊守信庸　山城守忠真

三年

緝明號觀瀾

復修山陵

四年

平信庸。戶田忠真等執其政。以終其世。先是法皇欲以其女吉子妻家繼。去年七月。家繼使阿部正喬朝院及闕。拜尚吉子之命。尋納其幣。既而家繼薨。寡居京師。至十一年。叙內親王。寶曆八年薨。三年。七月。三宅緝明歿。緝明初從淺見安正。後師木下貞幹。博學能屬文。源光圀見其楠子墓文。感賞。召為文學。正德初擢幕府侍講。致仕歿于京師。年僅四十餘。世惜之。遺書有中興鑒言等。是歳吉宗奏修山陵。初綱吉大修諸陵。不知其所在者尚多矣。至是更據圖按之。或甃石或作欄。數年竣功。四年。十月。朝鮮使者洪致

饗韓使復舊禮

五年

六年

聽獄設匭

中等來聘。賀將軍繼職。幕府更文昭之時。饗禮皆遵舊制。韓使大稱將軍賢明。初新井君美之用事。欲多改制度。吉宗不喜。以為過文。縟一切廢不用。五年。三月。江戶災。東叡山大猷廟延燒。六年。四月。吉宗臨吹上廳。聽三奉行以下決訟獄。三家老中等皆從。尋設匭于評定所。令士庶訟冤告姦。且求直言。有處士山下廣內者。投諫書一卷。廣內兵家者流。其言無可取焉。然吉宗嘉之。賞以白金。吉宗之在藩。伊勢山田民與紀伊民爭事相訟。紀伊民曲。山田奉行憚其為親藩。獄久不決。至大岡忠相代為奉行。速斷之。山田民

擢忠相為町奉行
置浦賀奉行
七年
伊賀守忠周
獻清經解等書
加賀宰相綱紀
水戶宰相宗堯
九年
和泉守忠之
對馬守信友
左近將監乘邑
抑奢靡
神童正朝
十年
田獵講武

大悅。吉宗知其公直。及繼職。擢忠相為江戶町奉行。訟獄平允。至今兒女隸卒亦稱越前守。服其神明。吉宗又屢召見諸吏。試其能否黜陟之。故諸官相勵莫曠其職者。六月。吉宗廢伊豆下田奉行。始置相摸浦賀奉行。七年。五月。法皇賜吉宗本朝世記。去年秋。吉宗遣所司代松平忠周。獻清經解康熙字典於朝廷。至是又獻法皇禮儀類典。先是前田綱紀以稻宣義所著庶物類纂。獻幕府。德川宗堯亦奉敎獻大日本史。九年。七月。初吉宗襲職。水野忠之。安藤信友。松平乘邑等為老中。而吉宗欲矯前代奢靡之風。常儉薄

自奉。執政以下至近侍。皆服澣濯之衣。至是定婦人衣服笄簪之制。禁山王神田兩祠之祭儀華麗過度。定贈遺之度。九月。吉宗召山田正朝。講經於營中。大嘆賞之。賜俸二百石。正朝時年十三。上牋謝之。其文如老成人。正朝。幕府醫員正芳之子。受學伊藤東涯。穎悟夙成。人呼為神童。室直清亦稱為天下第一才子。年二十四病疫歿。是歲。徙柳澤吉里於郡山。以甲府為直隸。十年。三月。吉宗大獵于小金原。初綱吉禁殺生。家宣不好游田。是以田獵久廢。吉宗謂田獵非為盤樂。以講武為主。屢游獵。振勵諸士。每召之演習

柳生小野以下名稱未詳
小笠原孫九郎
酒井與左衛門
吉野左仲
土岐大學
目賀田長門守
左衛門尉忠寄
大友因幡守
君美卒
隼人正忠恒
主水正師就
十一年
兵庫頭氏倫
遠江守久通
吉宗好推步學
十二年
召見茂卿

武技。賞以金帛。處士柳生。小野。山木。山名等。以刀槍之妙著府下。吉宗召之。又聞南都寶藏院僧善槍法。召觀其技。於是麾下之士。長劔槍弓馬者。濟々輩出。嘗嘆騎射法久廢。參考諸家舊記。令諸士學之。已而麾下妙騎射者以千數。小笠原。酒井。吉野。土岐。目賀田等其撰。六。四月。以吉宗長子家重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吉宗使酒井忠寄。大友某入朝謝恩。五月。新井君美卒。君美少有大志。嘗自誦曰。大丈夫生不得封侯。死當為閻羅。所著凡一百六十餘種。藩幹譜。讀史餘論等書尤行于世。七月。水野忠恒喪心。傷毛利

師就於營中。吉宗奏收其邑松本。十月。改鑄大錢金。復慶長舊制。一枚一兩八銖。十一年。正月。吉宗奏以側衆有馬氏倫。加納久通。列諸侯。賜一萬石。初吉宗聽政之暇。好推步學。嘗造測午表。置之于吹上。是歲命幕士建部賢弘。校曆算全書。撰之訓譯。賢弘最精推步。時京師銀工中根元圭者。亦精數學。賢弘與之同撰。至十八年畢功。十二年。四月。吉宗召見荻生茂卿。先是茂卿奉命校群書。吉宗屢加賞賜。又下問政治之要。茂卿乃撰政談獻之。至是特召之。茂卿名雙松。號徂徠。後有所避。以字行。為川越賓師。豪才博洽。

東海出一聖人
撿小笠原島
十三年
救火丁以伊呂波為號
十五年
刊行醫書
十六年
三卿
按外史曰初有徳公為後世深慮就世祿中立管係嗣絶法又欲其二子不復避封以給廩粟于龍賜第于田安一橋悖信公又命例欲其一子賜第于淸水皆為管卿者是也一橋清水並見後

奉明李王之說。風靡一時。每自言熊澤之知。伊藤之行。加之以我學。則東海出一聖人。其自負者如此。至明年。歿。吉宗居恒重儒士。留心名教。嘗命室直清。譯六諭衍義。刊行民間。又命撰五常名義。以為字帖。令公子習之。凡所施為。必問直清。斟酌古典。而後行。故處置咸得其宜云。六月。處士小笠原貞任請撿小笠原島。聽之。貞任曾祖貞頼。為深志城主。嘗奉教撿南海。得一島。命以其氏。每航以収其利。寛永中停之。故貞任有此請。七月。柬埔寨使來長崎。獻書及方物。請互市。幕府給船牌。斥方物。十三年。二月。江戶火。發金

賑遭災者。命使市街皆畜救火丁。以伊呂波字為號。先是。府下市舍多以草為覆。火易延燒。乃命以瓦更之。貸其資財。四月。吉宗謁日光廟。途遣人撿足利學校藏書。七月。畿內東國大水。十五年。正月。初吉宗憐僻地民不得醫療。命醫員林良適。丹羽正伯。譯府庫所藏諸方緊要。為一書。曰普救類方。刊之散民間。六月。命復列藩楮幣。十六年。賜左近衛中將源宗武第于府下田安。給以廩粟。宗武。吉宗第二子。有才學。能和歌。後累進權中納言。是為田安氏。祖後併一橋清水。稱為三卿。五月。故中務卿邦永親王女。嫁世子家

十七年
信篤歿
唯節比丘
法皇崩
十八年
壬寅為七年
辛亥為十六年
西國大飢

重。十七年。六月。林信篤歿。信篤歷事五君。凡六十年。元祿享保最被信任。正德中。新井君美弄權。議頗不諧。數乞致仕。不允。以其名望之隆也。信篤為人豪俊雄邁。其學亦承父祖。為一代碩儒。一日過柳澤氏。藩主使茂卿接伴。信篤謂之曰。聞汝近倡異說。以駁程朱。駁程朱猶恕之。其駁程朱者。乃駁思孟之漸也。至駁思孟。則吾決不少假之。茂卿頓首而謝。又嘗詣貴戚。主人固重信篤。乃延與坐。款語。時天寒。信篤喫煙。且傲然曰。老人頭冷。不得不用巾。即取諸懷中著之。既而主人拊信篤背曰。膚理潤澤。矍鑠哉。老翁也。信

篤曰。肩下作痒。少伸手搔之。主人又曰。寡人敢請一言可守。信篤曰。唯節比丘。此時市街有比丘尼賣淫。故俚言謂好色為比丘。好其豪氣不撓權貴。多此類云。年八十一。致仕。後八年。辛亥。八月。靈元法皇崩。壽七十九。十八年。二月。初自享保壬寅。比年豐穰。至辛亥。米價益賤。京師斛價銀廿六錢。百姓殷富。其明年。西南諸道大蝗。西海山陰山陽尤甚。民大飢。幕府移關東粟。稟貧。西國諸藩。至是益飢。斛米價銀二百錢。餓死者十六萬九千九百餘人。幕府又大發倉廩賑邮之。先是。琉球始貢甘藷於薩摩。長崎亦獲諸外舶種

十九年
二十年
櫻町天皇
掃部頭直定

藝是歟也其民賴以免飢者甚多六月天下大疫先是清儒朱佩章沈變庵騎射師陳采若沈大成醫人陸文齋吳載南朱子章朱來章趙淞陽周岐來馬醫劉經光畫工沈南蘋等並應幕府之徵來僑是歲秋皆還清國十九年四月吉宗奉勅獻禮儀類典天皇嘉光圀以來子孫竭力著作下詔褒之六月室直清歿直清武藏人初仕加賀後侍講家宣最得吉宗之信任所著有論語廣義駿臺雜話等書二十年三月天皇讓位皇太子昭仁是為櫻町天皇十一月行即位禮吉宗使井伊直定等入朝賀之是月細井知慎

元文元年
元字金
長胤歿
圖書集成

歿知慎初事柳澤吉保後為幕府書記靈元上皇嘗覽其書欣賞下內旨書惟南獻壽四字稱旨令菅原長義書褒詔中有字樣奇勝叡賞不淺之語知慎感戴自號奇勝堂其門人三井親和烏石散人皆成一家元文元年五月奏改鑄小錢四銖錠銀碎銀諸幣欵以文字以舊金百圓換新金百六十圓舊銀十貫錢換新銀十五貫錢是月伊藤長胤歿長胤稱源藏號東涯博覽該通能研乃父學著書纂多至弘化中幕府祿其裔孫使永存家學十月先是清圖書集成栢載始至至是幕府以其多錯缺却之更徵全本至

二年
上皇崩
烈祖成蹟
四年
五年
復新嘗
一橋
寬保元年

寶曆中乃貢全部一萬卷吉宗又命吏校寫類聚國史至是畢功二年四月中御門上皇崩壽三十七十一月安積覺歿覺字子先家世水戶臣幼師朱之瑜能為明語及長善文撰烈祖成蹟其他多所論述四年正月吉宗奏罰權中納言源宗春屛居思愆使其從弟少將宗勝襲尾張封五年十一月朝廷復大嘗新嘗天皇聰明恭慎尤敬祖宗新嘗廢者二百八十年于茲至是始行之又復宇佐檀日之奉幣云是月賜左近衛權中將宗尹第于府下一橋宗尹吉宗第四子後進參議是為一橋氏祖寬保元年正月鑾下

武德編年集成
肥後守容貞
左衛門尉忠溫
二年
搜索遺書

木村高敎撰武德編年集成八月詔以吉宗為右大臣世子家重兼右近衛大將補左馬寮御監家重長子家治為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吉宗遣松平容貞酒井忠温等入朝謝恩二年四月遣青木敦書于相摸伊豆參河遠江搜索遺書敦書稱文藏武藏人學伊藤長胤元文中辟寺社奉行屬吏屢奉教到佛寺民家搜古籍移文等後進書物奉行嘗建言凡有罪者流之海嶋要在使終天年然諸嶋乏穀動至餓死雖沃饒之地一遇歲歉民不能無菜色蕃薯良菜其味亞穀願徵其種於薩摩使民間種之幕府乃命刊

甘藷先生
倡蘭學
三年
延享元年

其所著蕃藷考、頒之諸島及東海、後民被其利、號甘藷先生。新井君美始聞和蘭學、而世未知之。敦書欲倡之、乃如長崎、從象胥習洋字、質蘭語。至晩近蘭學浸開、始有種痘法。亦頼其所倡。著有經濟纂要、食貨略、和蘭話譯等。八月。畿内東海東山北陸大水、人多溺死。十月。幕府課細川伊達藤堂阿部仙石間部稻葉諸氏、修東海道被水害諸處。三年。正月。減和蘭互市歳額之半、以銀五百五十貫錢銅五十萬斤為限。延享元年九月。命清商貢冊府元亀續文獻通考百川學海玉海等書、尋徵甘藷苗及其種方於外舶。又

置簡天儀
二年
家重拜征夷
讃岐守頼恭
四年
桃園天皇
和泉守高豐
甲辰為九年
河内守忠周
佐渡守常春
讃岐守忠音
右京大夫輝貞
伊豆守信祝
豐後守直邦
中務大輔忠良
丹後守頼稔
雅樂頭忠知
相模守正亮
隱岐守忠直
伯耆守正珍

求造糖之術。本邦古來不產甘蔗、故仰糖蜜於外國。靡財無算。至是始得之。是歲、幕府置簡天儀于神田。吉宗所自製也。二年。九月。吉宗上書辭軍職。十月。詔以權大納言源家重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敘正二位。家重尋使松平頼恭等入朝謝恩。四年。五月。天皇讓位於皇太子遐仁。是為桃園天皇。九月。行即位禮。家重使藤堂高豐等入朝賀之。初享保甲辰以來、松平忠周大久保常春酒井忠音松平輝貞松平信祝黑田直邦本多忠良土岐頼稔酒井忠知相踵為老中。及家重襲職、堀田正亮西尾忠直本多正珍等

右近將監武元
修理誤殺宗孝
肥後侍從宗孝
庶物類纂
寛延元年
二年
三年
上皇崩
寶曆元年

為之。至是越智武元亦任之。而尤稱其職。先是幕士坂倉修理殺細川宗孝於營中。修理有故、欲殺同族某、誤認宗孝之服章九曜、以為九鼓章、誤斫之。家重賜死修理、收其邑。十月。初丹羽正伯奉吉宗命、撰續庶物類纂、補稻宣義正編。至是成。六百三十八卷、補編五十四卷。合正編為一千五十四卷。韓人序之、稱曠代寶典。十二月。家重奏以大岡忠相列諸侯、賜邑西大平。賞決獄無私、善稱其職也。二年三月。直仁親王女嫁家治。三年。四月。櫻町上皇崩。年三十一。寶曆元年。越後高田地大震。山岳多崩、民舍盡壞、壓死者

吉宗薨
毀四脚門不復修廟
享保中興

一萬六千三百餘人。六月。前將軍吉宗薨。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有德。吉宗仁明恭儉、最尊崇王室。繼職尚居喪。命毀城中四脚門。衆請姑舍之。吉宗曰、先代之過、以謚改為孝。一日舍之、是重一日之過也。速毀之。畏其僭上也。嘗謂天子且七廟。我廟安踰其數。東叡山大猷之廟災也。不復修之。合祀于嚴有之廟。又豫命己有不諱。合祀常憲之廟。自幼留意聖學、兼明曆象、通律令。命大岡忠相石河政武等斟酌古今、定律九十條、頒之。開言路、登賢良、勤儉率下、振勵文武。於是風俗一變、教化大行。民至今稱享保中興云。　終

寶暦三年　改暦法
澁川圖書　西川忠次郎
四年
薩摩守重年
安藝守宗恒
五年　對馬守義蕃
六年
忠光列諸侯
對馬守信尹
兵部少輔賴錦

近世日本外史卷三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寶暦三年。十一月。八日。日南至。勅陰陽頭安倍泰邦。立表測景。幕府天文方澁川某西川某等與焉。尋詔改暦法。至明年十一月成。賜名寶暦暦。四年。春。濬木曾川。幕府命嶋津重年助役。秋。修比叡山。命淺野宗恒助之。先是。清舶至長崎。送歸南部舟子六口。奉行賜舩主米七十苞。餘各二十苞。至是。又送歸相馬舟子數人。五年。七月。家重與金萬兩於朝鮮使宗義蕃給之。時朝鮮疲困。來乞賑恤。故與之。限以三年。六年五月。奏以大岡忠光任出雲守。列諸侯。封于岩槻二萬五千石。忠光從父祖相繼為番士。後進小姓組。及家重寵幸之。遂至側用人。家重平素頗耽溺聲色。病酒口吶。語言不可了。忠光獨能解其意。以故不一日離左右。下教命于執政以下。忠光每代傳之。執政以下啟事。亦因忠光以聞。於是威權自熾。贈遺盈門。其家計比十萬石諸侯。初安藤信尹極侈濫刑。家重奏削其封。加納一萬五千石。誅放其臣數名。命其子信明承後。是歲徙之於磐城平。八年。十月。奏收金森賴

伯耆守正珍　長門守忠央　近江守親義　豐後守照親
貶黜公卿
九年
清水
十年
讃岐守賴恭　肥後守容清
家治拜征夷
掃部頭直幸
十一年
家重薨

錦。封寘之。賴錦亦縱酒色。苛政虐下。為其下所愬。遂及之。老中本多正珍與賴錦姻戚。少老本多忠央。勘定奉行大橋親義。大目付曲淵照親等連坐之。正珍照親褫職。忠央親義奪邑。是歲權大納言藤原光胤。藤原公城。左中辨藤原資望。太宰權師藤原公積。權中納言源通積等以下。公卿十七人有罪。詔削其官爵禁錮之。初有丹波處士竹內式部者。教授京師。受業者甚多。遂因緣出入縉紳家。有所諷諭。公卿喜其言。學射馳馬。日講武技。遂生非望之志。至是事露。家重乃奏貶黜之。執式部問訊之。罪不抵死。遂逐之。九年。九月。家重奏請拜其次子重好宮內卿。兼左近衛權中將。賜第于清水。後進參議權中納言。是為清水氏祖。十年。正月。詔以家重為右大臣。世子家治為右近衛大將。補右馬寮御監。家重尋遣松平賴恭。家治遣松平容清入朝謝恩。四月。家重辭職。七月。詔以家治為征夷大將軍。陞內大臣。敘正二位。十月。家治使井伊直幸等朝獻謝恩。是春。江戶大火。両國日本永代江戶等諸橋皆焚燒。溺而死者八百餘人。是夏旱。十一年。三月。松前大風。壞商舩七十餘隻。六月。前將軍家重薨。年五十一。贈官如前代。賜諡曰惇信。家重

主殿頭意次
越中守正明
左衞門尉忠寄
右京大夫輝高
但馬守凉朝
河內守利容
右近將監武元
播磨守賴明
十二年
天皇崩
後櫻町天皇立
雅樂頭忠恭
十三年
明和二年
修東照公百五十年齋
文字銀
三年
毀京師東郭
德菴院玄以
四位侍從兵部大輔藤孝號幽齋

性多病不視政事。寵臣大岡忠光。田沼意次。稻葉正明等用事。竊權市恩。而酒井忠寄。松平輝高。秋元凉朝。井上利容。前後任老職。而皆不能制焉。獨越智武元受有德之遺囑。嚴毅方正。竭力匡救。故雖群小在中。不能逞其勢。內外依賴。武元水戶支封松平賴明之子。出繼館林。十二年。七月。天皇崩。年二十二。皇姊智子繼位。是為後櫻町天皇。時年二十三。明年十一月。行即位禮。家治使酒井忠恭等入朝賀之。十三年。先是和蘭互市。歲出金千圓為額。至是幕府聽其請。別給銅七萬斤。以換金。出銅歲額稍多。明年減之。限八十萬斤。明和二年。三月。遣參議藤原公雄等。賜幣于日光東照公廟。修百五十年齋。右大臣輔平。青蓮院法親王尊真。梶井法親王常仁詣焉。九月。幕府奏鑄方銀。文曰文字銀。五匁。周彫波紋。又鑄鐵錢。文曰寬永通寶。三年。三月。以家治嗣子家基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家治慶嗣子拜官。赦罪人五百餘名。初幕府毀京師東郭。北自大內之東南。至二條。其後毀二條以南。六條坊門以北。至是又毀坊門以南六條以北。文祿之役。豐臣秀吉在那古耶。獲朝鮮都圖。善其竹堡。摸築之於我京師。命前田玄以細川藤孝掌其

四年
意次爲城主
美濃守信邦
左近將監信浮

事。周廻七里。以象紫微垣。稱其內曰洛中。昇平日久。東郊市街益起。故元祿後毀其東面。更以鴨川為疆云。四年。五月。塡大坂曾根崎京町湟等諸渠。更起市街。七月。家治命田沼意次。築遠江相良治焉。加封為二萬石。意次之父意行。和歌山小吏。及有德繼職。從入為近侍。意次承寵惇信及家治。累進官增邑。遂列諸侯。至此為城主。意次巧慧挾術。拑制上下。威權薰赫。賂遺公行。初秋元凉朝為家治所親任。已而家治倦政。稀見朝。故事諸臣於營中遇執政。必拜而過。例也。意次嘗遇凉朝。趨而不拜。凉朝告之同僚。咎其不敬。而家治不問。凉朝畏讒稱病。屢請罷職。家治遂許之。凉朝謂人曰。不咎意次之不敬。損執政之威。損執政之威。即損將軍威也。益其意力辭職以諷家治。黜意次。而家治不悟。終為意次所詿誤。八月。織田信邦有罪。收其封。小幡徙之高畠。命子信浮嗣。其後。初甲斐人山縣大貳博覽該通。尤善兵學。教授江戶。受業者盈其門。信邦之家宰吉田玄蕃。津田賴母。與之親善。屢相往來。時大貳之友藤井右門。自甲州來寓其家。右門巧擊劍。從學者亦多。既而竹內正庵亦來主大貳。正庵者曩說公卿。勸武技。見放逐者。即式部

誅大貳等

五年

六年

七年
和泉守高悠
大膳大夫利雄
肥前守誠信

政武景漸明決
土佐守政武
甲斐守景漸

後桃園天皇

八年
隱岐守定靜
對馬守義功
釜山獵虎

也衆頗疑其形迹。先是有上變幕府者曰。大貳右門等聚其黨數百人。謀不軌。乃捕之鞫問。雖未計未備論江戸城及甲府要害。大觸忌諱。於是梟大貳右門流正庵信邦以下連坐者猶多。五年。四月。先是幕府鑄新鐵錢於伏水。至是又鑄鍮錢。文曰寬永通寶。背作波紋。以一當四。六年十月。賀茂眞淵歿。眞淵。賀茂廟祝某裔。師荷田春滿。長國學。最善萬葉古風。名噪一時。弟子揖取魚彥荒木田守武加藤宇滿伎等成家者甚多。七年。三月。家治奉勅修櫻町宮。課藤堂高悠南部利雄松浦誠信等助役。六月。京師町奉行石河政武任滿還江戸。民惜其去。相率送至石部。政武聰敏決獄如神。其初就任。有前尹不能折者三十欵。政武曰。予已忝此職。何恐獲罪。一日盡斷之。先是曲淵景漸為大阪町奉行。亦明決。與政武齊名。十一月。天皇讓位皇太子英仁。是為後桃園天皇。年甫十三。八年。四月。行即位禮。家治使松平定靜等入朝賀之。是春宗義功小吏。在朝鮮釜山浦。獵獲二虎。初互市館傍多虎害。我吏患之。故有此舉。韓人驚歎。賦詩傳之。是夏。和蘭人送歸我舟子孫太。明和中。筑前唐泊浦舟子二十口。航東洋。遭颶。至渤泥屬島亜蠟敢嶋。

安永元年
江戸大火

意次為老中
周防守康福
佐渡守勝清

意次薦畫師

二年

居一歲。十人病死。島人貨其餘於四方。孫太為清商所買。後數年。和蘭人請得之。遂抵長崎。奉行與芭米酬之。安永元年。二月。江戸大火。延燒武人大小館舍八千八百餘區。焚死者六千七百餘人。發金賑貸遭災者。五月。田沼意次為老中。先是松平康福板倉勝清並任之。而意次寵幸日盛。及越智武元之卒。無復所畏忌。威震内外。諸藩進退黜陟。以賄賂成。意次嘗謂方今之世。不可令人主近儒生讀書。苟知古今之成敗得失。我輩失勢。令殿下幸好畫。足以消日。於是薦畫伯榮川養川永德等。比官醫。班日侍家治側。又令近臣一切莫聞外間之事。有山村良旺者。深慨之。嘗竊告家治以三河後風土記之事。家治欲見之。良旺乃每宿直。懷書侍讀其前。家治大悅。更服拱手而聽之曰。不圖世有如此書也。意次聞之。不懌。俄出良旺補外官。於是近臣皆拑口。雖有水旱飢饉。家治不復知之。事無大小。取決意次。諸老皆仰其鼻息。不能敢出一語。群下唯知有意次。不知有將軍矣。七月。西州大風。長崎海溢。民多死。八月。東海亦大風。發屋拔樹。九月。奏鑄方銀。背彫法馬。重二錢七分。謂之南鐐。八片直小鈙一圓。二年。秋大風雨。諸道大水。行旅不

三年
計吏伏誅
田村肥後
津田能登
服部左衛門
大炊頭利里

通三年夏山城亦大風雨大阪湟口船壞覆溺千二百餘人八月大内計吏田村廣敬津田義明服部廣雄等數十人作奸伏罪初廣敬等僞稱供御求金於幕府專營私利至是命所司代土井利里等推鞫之廣敬等四人處斬餘處流奪官自是幕府遣勘定奉行數員入掌經費以防内吏專恣

五年

五年四月家治謁日光廟奏大赦天下是月池野無名歿無名京師人幼善書畫自號大雅堂數登不二山作百不二圖又登白山立山妙寫其秀逸峭拔之勢因又號三岳道人又霞樵弟子甚多

百不二圖

六年
出羽守忠友

六年冬家治命水野忠友再築

沼津城治爲

八年
家基薨

八年二月家基薨年十八贈正二位内大臣家基嘗有疾田沼意次薦市井醫池原雲伯賜俸二百苞爲西城侍醫雲伯曰凡人生疾原氣血壅滯令之流通不藥而愈於是世子數郊遊是月又放鷹驪郷臨出有不豫色雲伯強之途疾遽輿而歸明日遂薨朝野驚嘆市街閉戸時上下苦意次等苛虐以家基有賢聲企望其襲職大惜之云去年春伊豆大嶋三原山發火雨石全島晝晦不辨咫尺是歲秋大隅櫻島燓雨燃石灰沙聲如雷同時湧出七小島此災壞民舍沒田園民死一萬六千餘人牛馬二千

櫻島燓

天皇崩
光格天皇

餘頭至冬而熄十月天皇崩年二十二太宰帥親王第五子兼仁立是爲光格天皇天皇東山天皇曾孫於先帝爲再從弟東山天皇生親王直仁直仁生典仁乃上之生父至是踐祚年甫九歲初先帝無子上皇與准后藤原内前謀欲迎立崇光後裔邦仁親王子貞敬而憚關白藤原尚實未敢發及大漸上皇入視使内前呼關白出宮蓋欲屏尚實而親告迎立貞敬尚實性果決即對曰上將登遐臣奚得離左右先帝亦顧尚實曰後嗣之事囑汝言畢而崩尚實定策迎天皇

九年

九年八月詔以家治爲右大臣天使就拜家

玄蕃頭直富
天明元年
雅樂頭忠以

治使井伊直富等朝獻謝恩天明元年三月行即位儀使民縱觀家治使酒井忠以等入朝賀之閏五月家治以一橋左近衛權中將源治濟子豐千代爲嗣子尋命名家齊治濟有德子贈權中納言宗尹之子也

家齊爲世子

七月家治增田沼意次封一萬石加稲葉正明邑列諸侯班

正明列諸侯

二年

二年三月詔以家齊爲權大納言叙從二位家治使松平賴起等入朝謝恩

讃岐守賴起

七月江戸地震相摸尤甚函嶺崩小田原城壞八月江戸海溢溺死者數十人是歲幕府起天文臺于淺草

起天文臺
三年

三年二月江戸復地震六月諸道大水關東尤甚寒如盛冬八丈嶋

淺間岳焚

山城守意知

四年

政言斫意知
善左衛門政言
對馬守忠卿

救世明神
豊後守正允
大和守廣明
越中守貞長

五年

陸奧守重村

焚七月淺間岳噴火雨灰飛石晝晦如夜秉燭張傘腥臭聞數里岳下熱湧出沙水漂沒三十五村死者三萬五千餘人牛馬無算浮屍與大木蕩流於刀根川高崎等地白灰堆齊屋雨白毛長數寸江戶亦雨灰二日八月陸奧隕霜殺菽麥南部尤飢米斗二千五百錢多餓死者十一月家治以田沼意次子意知為少老與歲俸五千苞威焰益熾四年三月幕府士佐野政言斫意知於營內大目付松平忠卿擁持之意知重傷歸第而死政言坐賜死監吏竊告意知死政言莞爾自盡時年二十八意知嘗假政言家譜不還益欲裝飾己家譜也政言每憤意知擅權至是益怒遂害之其妻青山氏有姿容閑於婦道政言豫憐罪及家累託事決絕其妻不知罪歸告父悲哀及聞政言死亦自殺而死其父不哭曰真吾女也都人義政言就其墓拜者絡繹不絕俗稱為救世明神十一月先是家治以阿部正允久世廣明牧野貞長為老中至是以井伊直幸為大老五年正月增松平康福田沼意次封各一萬石增水野忠友五千石任老職去年陸奧大飢伊達重村請幕府鑄方鐵錢行之其管內文曰仙臺通寶是秋琉球飢幕府貸穀萬苞金

薩摩守重豪

六年

大水

融通金

塡印幡湖

意次薦醫

萬兩于島津重豪以賑之六年二月天皇親製和歌以慶家治壽五十江戶屢災聖堂延燒日光火七月武總二毛大雨如注者連旬利根戶田二河汎濫水所淺草下谷千住等悉成巨浸深者六七尺壞郭壘流永代關口奈加等諸橋溺死者亡算幕府出船數百隻拯數萬人與食窮民發金賑貸府下士羅水災者初內外諸藩皆借金於大坂富商近歲奢侈成風國用不給負債日多富商等互相懲誡莫敢貸者諸矦益窮或勸意次下令富商輸金於官以教命貸之令諸矦必償之而收其息七分一於官富商等不悅曰是官奪我輩貨也是月又下命諸國課寺社及農工商寺社從其境大小納金十圓以下農每百石納銀廿五錢鋪肆每六尺納銀五錢限以五年而約幕府必償之名曰融通金貸諸矦收其息時飢歉災異之餘百姓窮困加以額外之稅物情洶洶愁苦之聲滿巷而諸司承風苟有進財利之策者幕府輙採用之油鹽魚菜亦納其稅至欲塡下總印幡湖以墾田上下疲弊於是乎極矣八月家治有疾世子家齊從西城移牙城家治就病也衆治無効有二醫日向陶菴若林敬順者嘗媚事意次於是薦之即日與俸班

家治薨
市民擲瓦礫

侍醫令入診奉方劑家治服之忽嘔吐瞑眩近臣因說以意次之姦邪專横無不至焉家治大怒速命罷融通金及墳湖役收二醫俸廢為庶人意次聞家治病篤也將入侍近臣爭拒議將剃之意次大恐遂退稱疾辭職時諸侯與意次親姻者恐連累罹禍或義絶養子或大歸其婦妻九月家治薨年五十贈官如前代賜謚曰浚明家治臨薨遺命褫意次封夷其城閏十一月家齊數其罪十餘條削其封半屛居別邸及移市民要途爭擲瓦礫如雨其連坐貶黜者亦多是歲自春至冬天下多雨禾稼不登東國殊甚幕府

七年
家齊拜征夷
大飢
丹波守忠意
伊勢守正倫
定信為老中
越中守定信

發金賑貸麾下邑入不及半者七年三月詔以家齊為征夷大將軍遷内大臣家齊時年十五尋使松平賴起入朝謝恩五月天下大飢江戸尤甚飢民嘯聚毀米商大賈千七八百戸諸街鐘柝相報以拒之府下騒擾官吏追捕稍平大阪及林田伏見界浦小田原加奈川飢民亦群起六月米價愈貴餓莩載路京師斛銀錢二百五十江戸倍焉京畿民聚建禮門迴匝宮外祈穀價低下幕府發金穀賑諸民家齊之嗣立烏居忠意阿部正倫為老中至是奏以松平定信拜之任侍從班諸老上定信性聰明好學少著國本

癸卯為三年
久松木工頭定邦
又越中守
聖堂日講

論癸卯之歉悉免封内租痛自節儉衣澣衣食蔬菜盡放家婢其妻衣不曳席及就職初舉有德政禁靡衣峻宇張妓樂厚問遺同列群僚相與自省朝野想望其風采曰京師聖帝在焉關東賢宰出矣天下復淳古可企竢也定信田安宗武第三子出承松平定邦後先是三家相與議薦之家齊遂擢之井伊直幸辭大老家齊優勞使之時與聞政事是月召麾下士志學者講書於營中諸老列坐撿之擢其通經者十餘人充聖堂日講官無貴賤聽之又召柴野邦彦為侍講邦彦讚岐人碩學篤行善詩文及書十

收意次封毀其城
龍助意明
美濃守長備
河内守正甫
伯耆守正温
隱岐守忠移
八年
京師大災
紀伊守信道

一月右大臣經熙養嶋津重豪女嫁家齊十二月先是家齊再下命收田沼意次封二萬七千石賜一萬石其孫意明承後至是遣岡部長備收其相良城使井上正甫本多正温西尾忠移毀之忠移購漁網數張以懸樓櫓轆轤曳倒一日而畢家齊稱其機警責正甫正温之緩譲意次未幾而卒其送葬市人罵復擲瓦石云八年正月京師大災延燒大内諸宮及二條牙營天皇幸聖護院為行宮近畿諸藩皆出兵備非常而亀山松平信道先至奏請扈從及至行宮勅准四位侍從行所司代事尋轉寺社奉行此災也公

石河甚四郎　和泉守乘完　定信為輔佐　伊豆守信明

卿武臣宅百九十區民屋十八萬三千戶佛剎九百二十宇皆燬死者二千六百三十餘人二條城番屬吏石河某議發倉賑都民城番曰所司代未至當請江戶而後發石河曰歲歉且災可謂急矣必稟而行則無及擅發之罪吾自任之遂發數千石事聞幕府賞之擢為大目付家齊遣使朝獻吊災分給數萬金于搢紳稟貸其民免商賈稅令所司代松平乘完入京館高臺寺三月家齊經始皇宮課列藩助役命松平定信等董之四月先是家齊命定信為輔佐至是免水野忠友松平康福老中以松平信明任之五月

和泉守政彌　寬政元年　主膳正久通　甲斐守保光　蝦夷酋襲市場

定信朝聖護院發金二萬兩賑貸市民時大阪及諸國代官多浚民膏營私利幕府檢之誅其尤甚者二人是月小堀政彌有罪奏收其封小室放于小田原其臣僚多見流斬政彌為伏見奉行淫虐奪民婦女起螺旋樓殺戮無辜籍沒其家至是得罪聞者快之十一月家齊於吹上廳聽諸奉行斷訟寬政元年二月家齊遣勘定奉行柳生久通監大內工命柳澤保光等衞工場五月初南部賈人請松前開市於俱奈尻漕運物產賂吏射利夷人憤怨於是其酋月野柄將部下五百餘人襲松前市場殺監吏及賈人九十

志摩守道廣　筑後守金時　置預備倉　禁異學　二年

餘名家齊命松前道廣討之賊逃亡八月初京師町奉行池田金時豪邁善斷嘗言吾律罪一以警百天明災稟貸九衢薄息以其贏增築預備倉至是米商為奸利穀價騰貴金時微服沽米伺察之直斬其首奸商破膽其價頓賤家齊尋命列藩各置預備倉每秩萬石積粟五十石自享保中荻生茂卿等倡古學排擊程朱者相踵而出放言高論不復務躬行大害風教是歲令天下禁異學又停用金銀奢靡服器量定諸國娼戶禁土娼二年三月勅廷臣曰大禮節會拜賀朝儀用其故衣諸進獻減舊額家齊亦申令麾

三大儒　大內及諸宮成　藤原光世

下專節儉講究文武敦厚風俗諸老與松平定信協和黜貪暴舉廉直贈遺無一所受天下翕然向化五月命柴野邦彥岡田恕掌聖堂事尋又召古賀樸尾藤肇為侍講樸字淳風號精里佐賀藩士肇字志尹號二洲二人學術淳正君子儒也與栗山相頡頏時稱三先生為一代泰斗九月大內及諸宮成室町時宮殿在土御門烏丸織田氏更造令地奉準舊制慶長中家康歎禁內隘阻朝儀難行斥拓東北亦準舊及家齊營皇宮天皇勅前左大辨光世進古宮制度光世與博古士藤叔藏據醍醐理性院所藏古禁內

廊謂承明左右廊臺謂河竹呉竹二臺

賜御製詩

圖考其規度更製圖以進於是家齊奉勅改造紫宸清涼二殿起承明玄輝朔平三門及廊臺廢唐門等以復上古制改櫻町宮正門為西門十一月天皇自聖護院徙新宮上皇自青蓮院徙櫻町宮縱民觀儀衛上親製詩賜家齊曰遙慕周文閒不羨漢武臺舊章一是從新築本非催百工忽告竣整駕自東囘拭目向城雉城雉亦美哉兩殿應規矩四門總崔嵬燕雀繞簷集櫻橘接階栽豈其為逸豫講禮共徘徊委佩群僚會將幣九州來素心既已定起臥感鹽梅欣然歌思動乙夜薄言裁上皇亦賦和歌賜之十二月

減外舶歳額

舉産子

家齊賞大内落成之功賜刀於松平定信其餘賜金銀時服有差是秋減外舶歳額先是清限十二隻和蘭二隻特給銅百萬斤至是清減二隻和蘭一隻給銅六十萬斤自慶長中和蘭歳貢獻江戶更命五歳一貢是冬定信賞其封内民常松次良與祿五十斛州俗有一二兒不舉其餘屢禁不止次良謂越後與州同管而多人雖乞丐能舉子迎彼女嫁州人則惡弊自除遂請白川多招越後女子鞠之捐貲餽人後果皆舉産子因賞之命監其郡先是仙臺封内民生女多不舉藩主下令給生女者米錢此弊遂改云三

三年置醫學館

四年温泉岳發

修懷德堂

聖堂科試

年三月家齊觀練兵於駒馬野十月置醫學館于佐久間街命多紀安長司之四年四月温泉嶽焚地熱水涌海亦溢島原溺死三萬人肥後二萬人五月大坂災享保中幕府令京師大阪等諸儒設學舍教庶民於是中井誠之奉教立一黌于尼崎街名懷德堂以其師三宅正名為祭酒正名沒誠之及其弟積善等相繼為教授至是積善以其堂燬上書幕府請再造仍賜金修之積善號竹山弟積德號履軒皆以學術文章稱九月始科試於聖堂設經史論策各科令寄合以下士應之及第者賜時服銀帛有差自後四

錮林子平

歳一試尋於吹上聽命大番頭以下諸士大演武技各有賞賜是歳夏禁錮仙臺處士林子平子平少倜儻有大志每慨昇平日久士習慣宴安敝衣菲食冒寒暑凌危嶮常躡高屐跋涉千里諸國山川要害至刑政得失風俗厚薄莫不諳知最留意海防再遊長崎接海外人詳其情狀其意謂自府下日本橋抵於歐羅巴列國水路相通彼駕大艦航大洋如平地視異域如比隣而我不知備之可謂危矣瀕海要衝之地必嚴築砲臺設戍兵以日本全國為一大城一旦緩急以逸待勞庶幾免外侮又謂我南北諸蠻委之

〔海國兵談 三國通覽〕〔中山大納言〕〔正之拜皇宮〕〔蒲生君平 飛驒守氏郷〕〔今書九志〕

不顧。令彼先據之。異日為患不細。歸著海國兵談及三國通覽二書。既刊行。時人謂是好事誇張。異說以要名譽也。幕府亦以為動人心。至是命毀其梓。錮諸其藩。子平乃作六無歌。以寓無求世之意。自號六無齋主人。子平嘗在京師。謁中山愛親。愛親盛稱高山正之為慷慨氣節士。子平曰。彼有泣癖。方今昇平。何用其泣。特可憂者外寇而已。正之者。上野人。常以尊攘為志。每入平安。至三條橋。遙望皇宮。拜跪地上曰。草莽臣高山彥九郎。途人群笑不顧。又嘗過東寺。見足利尊氏之墓。數其逆罪。鞭之三百。仗劍周遊四方。與豪邁奇傑士交。談及南朝事。慷慨淋漓。聲淚共墮。出入縉紳家。未嘗一日忘皇室。當田沼意次嘗擅政。正之拭涕謂同志曰。將軍無所知。今樹紙旆招集。有志。立得千人。於梟豎子何有。聞者掩耳。既而松平定信任老職。弊政一變。正之喜動顏色。時有蒲生秀實者。魁梧奇偉。與正之同志趣。以其氏鄉之裔也。居恒激昂。欲興祖先聲名。其讀書不守章句訓詁。最留心制度律令。常曰。尊王室以明名分。富諸侯以固邦基。明祀典以教禮敬。禁左道以塞亂源。練武事以備寇賊。斯吾志也。著今書。規當世得失。又欲撰職官神祇

〔三奇士 五年〕〔二卿抗辯〕〔置和學所〕〔群書類聚 壬寅為二年 和泉守秉完 彈正少弼忠籌 采女正氏教 對馬守信成〕〔魯國使節來〕〔二人幸太夫磯吉〕

姓族等志。為九志。嘗訪子平。行裝甚野。子平一見嘲之曰。窮措大何野鄙。秀實怒應聲曰。田舍翁何無狀。遂決去。然論及海外事。常推服子平之先見。當時稱為三奇士。五年二月。議奏中山愛親。正親町公明。應幕府召至江戶。初天皇欲尊生父太宰帥親王為太上天皇。令傳旨幕府。幕府議主上繼大統。父子之義固定。豈有上帥宮尊號之理。遂召二卿詰之。二卿登營抗辯。再三。諸老辭屈。松平定信等僅彌縫之。議終罷。然事不能如聖慮。二卿自引咎。既退。愛親杜門。公明禁出行。尋歸京師。四月。先是家齊獻太宰帥親王廩米千石。至是又加二千石。明年薨。七月。幕府置和學所。命塙保己一司之。己一幼失明。習絃歌。任撿校。好讀國書。受業荻原宗固。洽聞博識。嘗訂正古載籍。編纂群書類聚。至天明壬寅成。凡六百三十五卷。其他所著甚多。先是松平秉完。本多忠籌。戶田氏教為老中。而松平定信屢辭其職。家齊優勞不許。至是罷輔佐。及老中班。溜直。尋安藤信成亦為老中。九月。魯西亞女王豆和屢奴斥使阿陀羊等。至蝦夷根室。乞通信互市。送歸我民二人。家齊臨吹上廳見二人。二人伊勢白子舟子。天明初。過駿河洋。遇颶漂至魯。居十

左近將監忠房　大學義禮

正之自殺

二歲乃還。十一月。遣目付石川忠房・村上義禮等。至松前。諭阿陀牟曰。此地不關外事。宜西至長崎。然至互市不得許之。乃遣歸。先是高山正之聞魯西亞窺邊海。決意北遊。遂航海赴西州。至是寓久留米主森嘉膳家。一日憤氣滿面。寸裂其日乘。遂拔刀屠腹。嘉膳驚問其故。正之曰吾每欲為國家報涓埃。自以為忠為義者。今反為不忠不義。是天殺吾也。嘉膳請加治。不聽。嘉膳曰。然則告藩驗視。否則我亦違法。子宜勿殊。正之曰。諾。談笑自若如平日。問京師方拍手再拜。已吏來驗之。亦問其故。正之曰。吾狂發而已。後無復所答。臨死曰。為我謝天下豪傑。遂瞑。藩主憐之。厚禮葬之。訃其鄉里。正之既死後數月。有一人自刄其墓前。蓋正之友唐崎常陸介也。常陸介亦當時慷慨之士。正之初聞其名。未識其面。正之之寓京師。一日詣聖護院法親王。途遇一士人。狀貌非常。視正之曰。君高山子乎。正之曰君非唐崎子乎。因執其手泣曰天下事何至此。相向而哭。終定交。至是亦死。人無知其故者。正之之北游。蒲生秀實聞之。投袂起追至陸奧石卷。不及。遂還。以為終身憾。其在江戶。事撰述也。家甚貧。至夜吹笛鬻按摩。有相識僧嘗訪之。秀實

炊米論外事

七年

九年

左衛門尉忠温

改曆法

十年

淡路守利虎

定太郎利徵

十一年

志摩守章廣

大膳大夫利敬

越中守寧親

攝津守正敦

寬永重修諸家譜

逸史通語

飛驒守忠英

十二年

倚狂有憂色。僧因問之。秀實曰。終日不食耳。僧走買米來。炊爐上。相對論外虜事。秀實英氣勃勃。就釜蓋上。指畫形勢。議論風生。不知飯既焦。其氣槩如此。七年。三月。家齊狩小金原。九年。二月。以家齊世子家慶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家齊尋使酒井忠温等入朝謝恩。八月。築天文臺于三條朱雀。十月。詔天文博士安倍泰榮改曆法。至十二月成。賜名寬政曆。十年。八月。木下利虎有罪。家齊奏屏居之。命其子利徵襲封。十一年。正月。以參議權中納言治濟為權大納言。敘從二位。後陞從一位。家齊別給廩米歲五萬苞。三月。奏割松前章廣封。以箱館以東直隸幕府。易之以久良喜地。遣書院番頭。勘定奉行。目付等於東蝦夷。撫夷民為交易。命南部利敬・津輕寧親出兵戍箱館。是歲春。家齊命堀田正敦等。修武家寬永以來宗支冊。合之寬永系圖傳。名寬永重修諸家譜。至文化中成。凡一千五百卷。夏。中井積善以其所著逸史獻幕府。賜以金帛。積善又撰草茅危言・積德著通語。而不應幕府徵。積善二子曾弘・曾縮。並有學行。曾縮繼懷德堂教官。長崎奉行中川忠英嘗就清人推問其國俗。錄為一書曰清俗紀聞。十二年。八月。先是松平定信。

孝義錄

享和元年 出羽民嘯聚 但馬守知朝治山形 山城守信愛治上山 左近將監信浮治高畑 伊達政十代 治憲治廣共輝正大綱

尾張權中納言

肥後守重賢

奉教徵諸國良民德行狀。使林信徵・柴野邦彥等撰次之。至是成。名孝義錄。賜版書戶。以布民間。九月。辟安藝賴惟完・薩摩赤崎貞幹等。講經聖堂。二人學宗程朱。惟完弟惟強・惟柔並好學。惟柔仕藝。為郡縣政績。享和元年六月。出羽民嘯聚。侵秋元知朝・松平信愛・織田信浮之封邑。伊達周宗・上杉治廣發兵各守國疆。奥羽騷然。踰月稍定。初治廣兄治憲英明。銳意政治。安永初。聘紀德民。懲革弊政。尋建興讓館。巡行部內。問民疾苦。遍賑給之。治廣承後。亦能繼其志。聲聞四隣。山形上山高畑民歆羨者三十餘年。至是群起。請其邦君倣米澤治。云是歲。德民歿。德民尾張人。受業秋元維寧。學成。教授江戶。仕權中納言宗睦為侍講。司明倫堂。其講書。聽者感泣。後客米澤。大為治憲所知遇。民最被其澤。先是。細川重賢亦仁恕好學。舉賢任能。吏民向化。政治之美。為隣國模範。重賢稱銀臺。治憲稱鷹山。當時語國君賢明。必以二人為稱首。德民著野芹。述米澤治。龜井道載作肥後物語。贊揚熊本政。八月。平宣長歿。宣長本居氏。伊勢人。從加茂眞淵。精究國學。一時推服。圖像傳播。歿年七十二。後有平田篤胤者。慕宣長。詣其墓矣。為弟子。大闡

國學三大人

二年

筑前守安倫 善十郎政長 置箱館奉行 安藝守正養

三年

文化元年

傳佛法于蝦夷

魯使至長崎

金四郎景晉

豐後守賴常

癸丑為寬政五年

明其學。篤胤尤博洽。著書甚多。世併稱為國學三大人。二年二月。先是。家齊遣諸吏。戍越土呂府諸島。越土呂府東蝦夷北界。在函館北三百里。又遣納戶戶川安倫・大河內政長。巡其地方。至是。奏置箱館奉行。以羽太正養及安倫為之。六月。東國水。未幾。山城大水。淀河決。伊加賀・茨田・讚良・若江諸郡。瀰為湖。牧方以西河涸。遭運自河內通。幕府築塞伊加賀。至冬。河道復舊。京攝諸商。漕衣食。賑疲民。三年冬。大島山焚。江戶雨灰。文化元年五月。幕府奏。建等樹・國泰・善光三剎于蝦夷。傳天台・臨濟・淨土三教。蝦夷有佛法始于此。九月。魯西亞王埡麻殉陀羅馬使吟咀涅吐等。至長崎。再送歸我民四人。獻書及方物。乞通信互市。幕府弗聽。明年二月。遣目付遠山景晉於長崎。與奉行肥田賴常傳命。仍賜米鹽綿各若干。給薪水。遣歸。癸丑秋。阿陀牟至根室也。及還。與一牌曰。若重至我邦。以是為信。魯人誤謂許互市。故吟咀涅吐固請不止。賴常抗辯。終不許。四人。仙臺水手。其歲冬。與十六人航磐城洋。値颶。漂至一島。曰蘊提戾都蛤。又乘島舩。西南至屋和都蛤港。共魯人所管也。為其吏所誘。騎而西。多經曠野。六閱月。抵伊留歌都蛤。亦魯屬地

漂人見魯王
癸亥爲三年
備前守忠精
二年
停韓使入内地
三年
江戸大火

也廳司召漂人問其所從來有一譯人曰吾白子漂客寓此已久生三子漂人遂寓其家各營生産居八歳魯王徵之乘馹晝夜西北馳五十日至王都館大臣宅時享和癸亥五月也六人已死王見十人親問欲還否四人求還餘乞留四人在都四旬觀寺院戲場異花奇禽等益王欲再請互市故延見厚待之於是發船送歸四人三十餘日泊漢又刺左望阿蘭陀而南泊南亜墨利加伯刺西兒港在港七旬修船抵其極南海折而西北過我東洋泊加撲楮都蛤亦魯部落而與屋和都蛤接壤南望我蝦夷遂過我南海至是達長崎水路距魯王都一萬餘里吟咱涅吐在船中得疾因請上陸療之且修理其船衆吏守法不聽賴常曰有疾不許療船壞不許修是失信義海外也遂從其請吟咱涅吐感謝而去賴常上狀請破國律罪執政牧野忠精曰遠境奉行宜如此乃賞之二年五月家齊奏增津輕寧親封賞其經理蝦夷也六月初家齊欲停韓使入内地令宗義功傳教曰自今聘獻受之對馬去年夏義功乃命曰朝鮮奉教至是賜金一萬兩義功以其勞聘使之事也三年三月江戸大火延燒諸藩邸六十餘區廛下以下家千百餘

薩摩守齊宣
琉球聘使詣江戸
魯人寇蝦夷
四年
戸田又太夫

戸社寺千三百餘區死者千二百餘人幕府賑濟市民先是嶋津齊宣請率琉球聘使抵于江戸因賑貸金一萬兩米一萬石至是又賜金一萬兩以其來期在近而三邸皆燬也十一月齊宣率琉球使讀谷山王子詣江戸王子獻方物告其王繼世家齊見之命伶童奏樂賜琉球王白金五百枚綿五百屯王子白金二百枚時衣十餘襲其餘所賜有差是秋魯西亜兵艦寇蝦夷樺太焚朧髙栅掠粟執戍卒四人而去四年三月松前章廣坐其父道廣馭蝦夷亡狀褫封徙之梁川松前及西蝦夷直隷幕府南部津輕所遣箱館戍兵分出戍東西蝦夷四月魯西亜兵艦二艘寇越土呂府火名蘭穗栅執戍卒三人進犯舍那寨時戍兵壓數十人力戰殺賊若干人其夜賊兵潛登寨後莱世鹵山發大熕衆寡不敵箱館小吏戸田某殺賊數人死我兵退保蔓米羅山賊乃焚寨掠器去泊朧髙箱館奉行乞援於仙臺南部津輕幕府亦飛檄奥羽諸藩嚴爲之備命仙臺秋田守松前五月賊侵理井尻島焚掠船數隻放歸前所捕樺太四卒齎書至箱館呈之曰敢乞互市若不聽明年大舉攻東西蝦夷幕府尋遣老中堀田正敦大目付中川忠英

置松前奉行
河尻肥後守
村垣淡路守
井上左太夫
金之助容衆
伊左衛門正容
監物義雄
傳十郎景胤
夏目長左衛門

不恤緯

邦彥歿

目付遞山景晉等巡視其地方漕軍粮一萬五千石於箱館奏置松前奉行以河尻某村垣某為之遣鐵砲方井上某巡視下田浦賀及安房上總海岸十二月命松平容衆伊達周宗發兵屯蝦夷諸要害命吏小菅正容村上義雄山岡景胤夏目某往督之以備北寇初吟咱涅吐自長崎還也至加摸赭都蛤誘無賴曰汝等往擾蝦夷地日本必勞奔命許互市於是賊船數來焚掠或云罰吟咱涅吐以辱使命自殺故其屬入寇以報之時昇平日久一旦變作天下騷然蒲生秀實作策五篇名不恤緯獻之執政又上書曰

今日宜祭子平墓謝其靈魂平山潛亦有所建言共不報秀實又嘗慨常憲有德而後不修山陵自跋涉其地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獻之朝廷及幕府有司以為皆非布衣所可議召詰之秀實分疏不屈有司惡其不遜欲處以重法昌平學祭酒林衡素知其為人因謂執政曰草茅有危言士國家之福也終舍不問是歲夏皆川愿歿愿字伯恭號淇園京師人善文工書畫幼與韓人唱和韓人嘆賞冬柴野邦彥歿邦彥受業後藤鈞嘗慨宋學衰廢極力起之名動海內天明中幕府徵愿不起更擢邦彥大信任歿年七十

五年

石見守正倫

諳厄利亞船入侵

圖書頭康英

肥前守齊直

七年

水戶參議

中務大輔安董
大膳大夫忠德

二其子碧海弟貞穀亦以儒雅著五年正月小菅正容等四將發江戶會津仙臺兵六千三百餘人屬焉四月先是幕府褫函館奉行羽太正養職至是又貶戶川安倫坐控御失道也是月起熕臺於相豆房總要害各所命浦賀奉行岩本正倫等掌其事八月諳厄利亞船一艘至長崎邊海即夜潛來輕舸入港剽掠民家上書奉行松平康英乞糧牛薪水康英飛檄肥筑將燒夷之賊乘夜遁去康英悔失機自疏其罪五條自殺以謝舊制使福岡佐賀二藩間歲戍守長崎十一月命松平齊直屏居坐其戍卒不知諳厄利

亞船入浦也正容等四將既抵蝦夷分守松前箱館樺太越土呂府而不見一寇是秋罷歸至是會津仙臺兵亦撤守而還尋命南部利敬總督西蝦津輕寧親總督東蝦進爵增封利敬并原封為二十萬石寧親半之七年二月家齊命松平定信松平容衆戍房總沿海地十一月參議治紀上表進大日本史自光圀撰此書校補累世治紀嘗奏請公大日本史之名天皇許之乃付梓至是先刊紀傳二十六卷獻之是歲家齊賑貸金三萬兩於宗義功一萬五千兩於脇坂安董一萬兩於小笠原忠德以其接韓使在明年

八年　朝鮮使聘對馬

九年　定信致仕

十年

辛未爲八年

也。八年三月。朝鮮使通政大夫金履喬・通訓大夫李勉求・知中樞府事去義洵等三百六十餘人至對馬。上書獻方物。家齊遣安董・忠德・莅義功府中城受之。大小監察及儒員林衡・古賀樸等副之。松崎復為書記。禮畢筆語於客館。履喬等大服衡以下學術文章。至六月賜答書及物遣歸。家齊尋賞義功・忠德・安董等。賜物有差。九年四月。少將越中守松平定信致仕。自稱樂翁。定信好學。最善和歌。所著有求言録・資治清要・集古十種等。其為老中。節用愛民。舉賢使能。賞罰公平。舉世倚頼。嘗擢用柴野邦彦等諸名儒。令天下一學派。風化大行。寛政初政。多可觀者。去年五月。魯西亞將伊利古留船至理井尻。八人上陸詣泊崎。言語不通。戍兵執之。發銃却其船。是歲八月。伊利古留再至理井尻。使我國民三名上陸。請歸前所執八人。不予。伊理古留見掤中兵執火器。迴舳道洋中。掠我商舶而去。三人一越土呂府戍卒。嘗為魯人執者。二尾張・安藝商人。漂至魯。至是而還。十年五月。伊利古留復來。使其去歲所掠舶商上陸詣泊崎掤上言曰。往年犯越土呂府・擽太等。皆屬國加摸赭都蛤無頼徒所為。我王實不知。王已罪之。禁其赴貴國。辛未

伊賀守貞勝

魯寇始平

有年　十一年

修賀茂石清水臨時祭

十二年

修東照宮二百年齋

大膳大夫忠固

五月。臣等入謝。不圖貴國見待如此。請察我無他。賜八俘。六月。松前奉行服部貞勝遣屬吏二人理井尻。報伊利古留曰。獻嚮日所掠舍那嵒械及謝入犯書。則歸八俘。伊利古留大喜。間船往屋和都蛤。九月。又詣箱館。壘獻謝書。歸嵒械。仍賜書及八虜。乃貢方物以謝。悉却之。給糧及薪水遣歸。自魯人擾北邊。至是八歲始平。閏十月。後櫻町上皇崩。年七十四。是歲大有年。京師米斛銀錢四十。天下殷富。十一年二月。和蘭使來聘江戸。先是其商舶載童象一頭。來請獻幕府。命長崎奉行却之。十一月。初賀茂・石清水臨時祭廢者數百年。歷朝欲復之未能。先是勅家齊修之。家齊乃納其資。去年三月。遣廷臣數名于石清水廟。始復其典。至是有事于賀茂上下兩廟。古昔南北祭。皆每歲行之。爾後各間歲一祀為例。十二年四月。遣前大納言源有庸・前大納言藤原忠言等於日光。修東照宮二百年齋。左大臣藤原基前。及青蓮院法親王尊真・梶井法親王承真詣焉。歸途皆謁家齊。八月。初小笠原忠固宰小笠原出雲。狼抗專政。列宰以下多去小倉。家齊以東照宮忌齋。特減忠固罪。錮之於其邸。

卷三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四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文化十三年
肥後守容衆
大和守直温
豊後守信順
河内守信義
對馬守義質

文化十三年。三月。詔以家齊爲右大臣。世子家慶兼右近衞大將。補右馬寮御監。賜名刀各一口。家齊遣松平容衆。松平直温。家慶遣織田信順。中條信義。入朝謝恩。九月。家齊奉勅修仙洞宮。至十二月成。去年秋。朝鮮饑。家齊召宗義質。賜米萬苞以賑之。是秋又賜一萬斛。明年召義質。特加封二萬石。以其累世掌朝鮮通信事。而交易隔絶。國用罄竭也。十月。先是太

備中守資愛
伊豆守信明
備前守忠精
大炊頭利厚
下野守忠祐
若狹守忠進
十四年
孝恭既崩
仁孝天皇
讃岐守頼儀
文政元年
越後守康孝
越前守治好

田資愛。松平信明。牧野忠精。土井利厚。青山忠祐。酒井忠進相踵爲老中。至是忠精。族某有罪。忠精處之不平。遂託病辭其職。十四年。二月。賜勅額於有德惇信浚明孝恭四廟。三月。天皇讓位皇太子。天皇性聰明。好學。精典故。尤長詞章。神儒釋。御製最爲世所欽誦。每勗諸皇子以讀書。皇女亦或渉經史。其在位。正宮殿制。復南北祭。又修廢官數百員。皇太子惠仁立。是爲仁孝天皇。時年十八。九月。行即位禮。家齊使松平頼儀等入朝賀之。文政元年。五月。先是。增津山松平康孝封爲十萬石。至是加松平治好封二萬石。是

襄小字久太郎
二年
大膳大夫頼庸
中務大輔氏敏
改鑄金銀

冬。村瀨之熙歿。之熙字君積。號栲亭。京師人。受業武田欽繇。爲秋田文學。博學善屬文。頼襄嘗訪之。之熙他日謂人曰。久太多才。吾酷愛之。請爲傳言。俶吾博覽。襄聞而不含推服之。江漢司馬峻亦歿。峻傳和蘭蠟畫及銅板於本朝者。二年。二月。天皇患痘。家齊使土岐頼庸入候。及愈。使戸田氏敏賀之。九月。先是比歲稔熟。穀價低下。至是京師米斛銀錢三十。江戸金一圓得米一斛七斗。家齊憐麾下薄禄不給。每百苞加金五圓。百苞見穀四十斛。去年奏鑄八銖金。文曰二分。是歲改鑄元字小鈫四銖金。欵以草書文字。以

三年
刋類聚國史
水戸宰相治紀
譯簿書
四年
鷹司政熙
五年

別古文字。金明年又改鑄文字銀。以草文爲欵。三年。六月。兩肥兩筑水。島原山崩。水涌漂田廬。溺人畜。先是幕士仙石政和。刋類聚國史六十一卷。此書原二百卷。菅贈正一位所修。經喪乱僅存云。尋德川治紀獻大日本史四十五冊。是歲幕士高橋作布。翻譯滿州諸書成。又譯魯西亜書。四年。三月。准三宮前關白政熙適江戸。見家齊父子。政熙爲家齊外舅。故厚待之。十二月。奏增水野忠成封一萬石。免松前章廣罪。再爲松前城主。鎭東西蝦夷。是春諸國疫。家齊賜錢米。於江戸貧民濟之。是夏東國大旱。五年。二月。詔以

家齊為左府　家慶任内府
讚岐守賴恕　左衛門尉忠器
修修學院

家齊為左大臣叙從一位家慶為内大臣叙正二位右大將如故家齊夫人叙從二位家慶夫人叙從三位天使就江户拜焉自家光任左府之後莫復拜之至是以家齊在職最久故進之而鎌倉氏以來世子任大臣是為始家齊使松平賴恕家慶酒井忠器入朝謝恩家齊獻黄金千枚名刀一口良馬一頭家慶獻黄金五百枚名刀一口良馬一頭獻金銀上皇皇太后而關白議奏傳奏及諸嬪皆有問遺初自靈元升遐之後修學院久頽圮是歳五月家齊奏請上皇數游幸修學院以修養天皇嘉許之於是家齊修之

紀伊守信敦
藝下脫苑字
六年
山城守忠懿
大久保六郎左衛門
越中守定永

所司代内藤信敦亦獻橋亭六月清人徐稼圃至長崎求村瀨之煕藝日鈔太田元貞九經談多紀元簡醫賸稼圃善畫墨梅後有墨水道人鼎者倣之善畫鼎性寡欲有膂力拳打鐵兜凹之故仕下館有故見黜寓大阪及墨夷來鑄百十數斤鐵杖曰吾若被赦以是護君是春家齊增土井利厚封一萬石先是盛岡臣相馬大作闕良助有怨津輕寧親欲銃殺之是秋事覺伏誅六年四月西城書院番松平外記以私怨斫殺本多伊織等三人自殺番頭酒井忠懿隊長大久保某等連坐者多是歳徙松平定永于桑名松

下總守忠堯
陝九正權
玄蕃頭意正
七年
上皇幸修學院
大隅守齊興

平忠堯于忍阿部正權于白川命下村田沼意正復其舊封相良七年九月上皇幸東山修學院觀紅葉天皇使前權大納言藤原隆純扈從大臣以下前驅關白後乘所司代信敦等倍從縱民觀儀衛上皇勅群臣賦詩歌奏樂親自吹笛彈琵琶箏琴極歡而還家齊聞鹵簿之盛命畫人圖之明年三月幸賞櫻花十月復幸之爾後歳二回游幸焉是歳番舩一艘入寇薩摩寶島島津齊興發兵討之殺一人餘遁去幕府奏改鑄二銖銀又鑄一銖金文曰一朱上彫桐章至十二年又鑄一銖銀背彫法馬一銖金至天保癸

癸巳為四年
政刑總類
八年
肥後守忠英
九年
國史略成
十年

巳廢幕吏庁山辰世著政刑總類足立左内著魯西亜學筌飜譯至是皆成八年四月家齊奏增其侍臣林忠英秩列諸侯補少老七月詔以前大納言治濟准大臣九年春大舍人助音博士源松苗私修國史略成夏上總土寇起所在抄劫江户亦多盜夜掠殺行人幕吏追捕十年三月初天皇勞家齊在職四十年欲拜之太政大臣客歳冬傳内旨家齊固辭不得既而天使至江户會從一位儀同三司源治濟薨至是家齊奉勅除服拜之賜左右近衛府生二人近衛八人為隨身而家慶叙從一位源氏足利氏以來在

在軍職兼太政大臣
掃部頭直亮
下野守忠裕

一橋齊位
十一年

乙亥為十二年
備前守正精
出羽守忠成
加賀守忠眞
和泉守乘寬
右京大夫輝延
周防守康任
駿河守家長

雅樂頭忠實

十二年
江戶大火

軍職兼太政大臣者。獨家齊耳。家齊乃使井伊直亮松平定永等朝獻謝恩。閏六月。家齊使青山忠裕入朝獻金二千兩。獻上皇銀年百貫錢。充東山幸費。增關白職俸五百苞。諸公卿亦有銀帛之遺。天皇勅忠裕觀修學院。復觀蹴鞠于小御所。上皇賜之狩袷。家齊奏增忠裕封一萬石。又給別俸二萬五千苞。於德川齊位。十一年。正月。酒井忠進卒。初文化乙亥。忠進任老職。後阿部正精。水野忠成。大久保忠眞。松平乘寬。松平輝延。松平康任。植村家長相代為之。而忠進在職質直。及卒天下惜焉。二月。以家齊嫡孫家祥為

權大納言。敘正二位。家齊使酒井忠實等入朝謝恩。七月。東海水。天龍川溢。矢矧橋壞。京師大風。拔木破屋。八月。兩肥兩筑大風雨。水漂民家。西海及下關。舩舶壞者不可勝數。前後死者三千餘人。九月。山陽山陰蝗。十月。禾稼不登。十一月。越後地震。海嘯。死者多。是冬。下高橋作左。下河邊林右於獄。以其以日本地圖與和蘭人也。十二年。正月。先是詔贈治濟內大臣。至是又贈太政大臣。三月。江戶災。燒諸藩邸四十餘區。旗士以下宅九百餘區。市舍十一萬八千戶。死者千九百餘人。幕府各所設場。作食與罹災者。五月。松

定信卒
水戶中納言齊修

天保元年

下詔責己改元大赦

二年
天保山

平定信卒。年七十二。十二月。德川齊修卒。弟齊昭嗣。初家齊多子。尾紀及外藩多子養家齊男。以媚幕府。及齊修病篤。藩士不告而南上者數百人。及齊昭立。事乃定。天保元年。閏三月。伊勢火。延燒子祠八十餘宇。太廟無恙。詔廢朝五日。尋遣使奉幣大廟。虔謝新祀災。七月。京師及龜山地震。二條城壘及諸第墻寺垣多壞。市舍數十戶倒壓。死者數人。勅營新祀宮。十二月。改元曰天保。下詔責己。其畧曰。感禎祥而建號。前史之所記。因變異而改元。後王之所則。朕雖盡夕陽就就之心。致鷄鳴率率之思。政令不節乎。教化不

行乎。何圖宗廟告火。延及京師有地震。災禍宮闈。懷危懼。天下加驚愕。朕之不逮。何能咎之。先擇嘉號。急發恩令。其改文政十三年。為天保元年。大赦天下。今日以前。大辟以下。罪已覺未覺。已詰未詰。輕重咸赦。但犯八虐。故殺謀殺。私鑄錢。强竊二盜。常赦所不釋者。不在此限。復天下今年半徭。廣民僧尼年百歲以上。給穀四斛。九十以上三斛。八十以上二斛。七十以上一斛。玄陰將謝。蹤春陽且布。和尚秉此時令。宜與物更始。普告遠近。俾知朕意。二年。二月。幕府濬安治川。大阪民爭請奉役。浚海口。為一阜。名天保山。尋

皇子生
鷹司政通
左近將監忠房
野田下總守
三年
皇朝史略成
日本外史成記
四年

濬淀河。四月。禁民間名死者以院及居士。壯麗葬儀。
六月。皇子統仁生。七月。蕃船寇東蝦。松前兵砲殺數
人。餘逍去。家齊尋命松前章廣。列諸侯。八月。關白藤
原政通女稼家慶。幕府遣石河忠房。野田某及營婢
等迎之。三年。二月。天皇賜御製和歌慶家齊六十壽
筵。先是水戸史臣青山延于著皇朝史略成。川口長
孺繼延于掌彰考館事。亦著征韓偉畧成。是歲五月。
賴襄歿。襄字子成。號山陽。又以其三樹草堂近望東
山號三十六峰外史。安藝人。惟完之子也。古賀穀堂
稱其文才為天下第一。松平定信嘗徵其所著日本
外史大賞之。其餘所著政記通議等。亦盛行于世。歿
年五十三。子醇亦知名。十月。幕府奏鑄二銖金。元祿
中始鑄之。尋廢。至是復之。四年。二月。賜勅額於贈太
政大臣治濟廟。十一月。家齊立感應寺於府下雜司
谷。蓋家齊子嘗失明。聞日蓮教徒某善祈禱。命禱之。有
驗。為創此刹。尋有故毀之。流寺主。去年諸州飢。飛驒
信濃美濃竹簇實。民取而食之。是歲夏。奧羽凍寒。禾
稼凋落。秋。關東北陸大風洪水。冬。能登輪島海溢。破
市舍數百戸。人多死。年大飢。奧羽尤甚。二國及播磨
伯耆土寇蜂起。幕府發穀賑江戸飢民。又賞市人賑

五年
六年
新莊長瀞並在出羽
沼田在上野
高遠在信濃
嚴槻在武藏
宮京源正亂
山城守賴功
駿河守賴寧
越中守政懿
主膳正忠固
高須笠松並在美濃
仙石左京伏誅
讚岐守久利
播磨守久道
筒井伊賀守
中務大輔安董

飢者。五年。二月。江戸火。六月。復發倉賑飢東國。旱九
月。勅修賀茂廟及御蔭貴船祠。家齊命營之。十二月。
家齊賑貸金萬兩於宗義質。以客歲朝鮮王城災。且
歲飢。而罷與對馬互市也。六年。四月。賞新莊戸澤正
亂。沼田土岐賴功。高遠內藤賴寧。長瀞米津政懿。巖
槻大岡忠固等。能濟部內飢民。高須笠松民嘯聚。至
一萬許人。攻笠松代官野田斧吉。斧吉狼狽走駒野
村。桑名高須發士卒備之。初村民代助修笠松大閘
賂斧吉。不如舊制。至是川漲壞閘。汶損百餘村。斧吉
巡視水災。次代助家。村民憤怨。鳴鐘蜂起。幕府召斧
吉。命大垣捕亂民。擒致魁首十餘人。磔之。斧吉途自
殺。十二月。削出石仙石久利封。誅其宰仙石左京等。
初左京慧黠。為久利父久道所寵。及久利幼襲封。專
横無上。遂欲以己子小太郎代久利。與其黨岩田靜
馬宇野甚助謀。密命醫員己白鵜殺久道。而聞同僚
河野瀨兵衛及江戸邸監神谷轉知其事。恐讒瀨兵
衛於久利斬之。託事召轉。轉出奔為普化僧。改名友
鶩。左京索之弗得。益懼。更遣刺客夜刺久利於江戸
邸。不中。乃請町奉行筒井某執轉。轉至廳愬寃白左
京逆狀。具有證左。因送之寺社奉行。廳時脇坂安董

七年

河內守正春

大飢

八年
大鹽之變
平八郎行素

大炊頭利位

山城守良弼
伊賀守利堅

但馬守胤統

為奉行。以明斷稱。乃召轉訊問。悉得其情。即檻收左京等十餘人。梟首左京。斬甚助靜馬。磔己白於出石。餘屬流放。是歲幕府奏鑄楕形大錢。文曰天保通寶。背曰當百。又鑄新鐵錢。七年。三月。先是老中松平康任。以仙石左京姻戚。坐免其職。至是徙其封濱田。於棚倉。徙棚倉井上正春於館林。館林松平齊厚於濱田。九月。家齊辭征夷職。請家慶襲職。是歲自三月至十月。天下多雨。六月。冷寒著綿衣。諸國大飢。幕府屢賑京師及江戶飢民。天皇勅奉幣大廟。勅賀茂祭使祈年。八年。二月。大坂町奉行屬吏大鹽行素及其子格助。帥同僚瀨田濟之助。渡邉良右。庄司儀左。近藤梶五郎。及小泉某。平山某等數人。糾河內攝津民。作亂。書旗曰救民。黨與凡五百人。縱火營神祠建國寺天滿市民宅舍。進逼市廳。先期一日。有其黨詣奉行自首者。城代土井利位。急檄近國諸侯。修守備。與町奉行跡部良弼。堀利堅。撤天滿天神等橋。拒之。賊更度難波橋。分為二軍。放火箭火豪商家。烟焰漲天。市民驚擾。尼崎郡山岸和田等諸藩。皆聞變出兵。玉造戍將遠藤胤統。部屬坂本鉉助。山崎彌四郎。本多為助。左尾清次郎。岡部官糟谷助藏。及胤統臣畑佐秋

矢部駿河守

家慶拜征夷

助等三十餘人。與良弼執銃追擊。破一軍于平野坊。進戰界筋街。相距可一町。鉉助挺進。銃賊將梅田某。斃之。賊軍驚潰。輜重載路。大坂市舍罹兵燹者。凡一萬八千二百餘戶。城倉司嶋田某等炊飯食飢民。賊之潰走。渠帥混避火者四散。或死或捕。未知行素父子所在。三月。有民告城代曰。行素潛匿于油懸坊。深戶。遣士卒與良弼等圍之。父子縱火自殺。行素有才幹。信王守仁學。自視甚高。諸奉行皆苦其倔強難用。獨矢部某嘗為奉行。能控御之。行素亦得展其才能。時歲連飢。歎行素自鬻書籍器什賑恤飢民。屢說奉行。以除兼并。大濟窮困。而不用。遂煽亂伏罪。大坂民或憐其死云。明年。九月。磔二魁焦屍。黨與數人。于大坂賊悉平。後賞討賊之功。賜胤統鐙一雙。賜佐秋助時服二領。白金二十枚。遷坂本鉉助為鐵炮方。賜白金百枚。及行素所携大銃。其餘所賜有差。初吉見九郎亦黨賊。及巨魁將舉事。俄欲歸順。使其子英太郎等詣良弼自首。因進小普請。英太郎亦得賞。是歲天下大飢。諸道餓莩相望。京師米斗四十錢。幕府糶二條倉穀賑之。八月。以家慶為右大臣。任征夷大將軍。轉左近衛大將。天使就江戶拜之。世子家祥兼右近

隱岐守定穀　保字金銀　德大寺實堅　歷朝要記　九年　西城災　十一年

衛大將家慶家齊第三子。時年四十。家祥後改名家定。十月。前將軍家齊遣松平定穀家慶遣松平賴恕家定遣酒井忠器共朝獻謝恩。是歲奏鑄五兩鈑一分銀廢二分金。改鑄文字小鈑一分金。明年。又改鑄文字諸銀幣共欵曰保。松平賴恕因權大納言實堅。獻歷朝要記六十卷于天朝。此編原係高松氏梶原某撰。自後醍醐天皇至後水尾天皇。賴恕增修上之。有年。物價猶貴。至季冬稍低。九年。三月。西城災。課列藩城之。至明年竣功。八月。甲斐國民相聚煽亂。官吏捕獲誅之。十一年。三月。立儲君統仁親王為皇太子。

上皇崩　大藏大輔信恭　復奉諡典　十二年　家齊薨　十三年

內大臣藤原忠熙傳之修小御所為假東宮。家慶使松平定永等入朝賀之。十一月。上皇崩。壽七十。家慶使織田信恭入弔。先是天皇欲修朝上皇儀。徵其資於家慶。家慶獻金一萬圓。遭上皇登遐不果焉。十二月。葬上皇於泉涌寺。明年春。天皇遣左近衛大將藤原輔熙等於泉涌寺。奉諡上皇曰光格天皇。自宇多天皇停諡。大典廢者。六十世九百年。至是復之。是歲大旱。十二年。閏正月。前將軍源家齊薨。年六十九。二月。贈正一位。賜諡曰文恭。十一月。關白政通之女。適家慶世子家定。十三年。九月。詔陰陽頭安部晴親改

改曆法　掃部頭直亮　越前守忠邦　備後守資始　伊豆守信順　大炊頭利位　備中守正篤　信濃守幸貫

作曆法。賜名天保曆。其節氣復寶曆曆之舊。初幕府令天下。禁用奢靡衣帶笄簪及器什。移劇場于淺草聖天街。俳優之徒。出行必被臺笠。是歲二月。停諸商結社。又定米油薪炭鹽醬餅菓販賣法。以平物價。婚葬飲膳。僕從雜役。類皆有制。市上所鬻圖書冊子。至兒女所玩泥塑紙鳶。禁施五彩。先是井伊直亮為大老。水野忠邦。太田資始。松平信順。土井利位。堀田正篤。真田幸貫。前後任老職。而忠邦慨松平定信政漸廢弛。屢下節儉令。遽欲復之寬政之舊。往々驚人耳目。且政令煩苛。不便下者亦多。衆心不服。十月。遣吏

十四年　齊昭修國政　戶田銀次郎　武田彥九郎

於近江。檢湖邊墾田。將播步弓。傍近地甲賀民聚徒一萬餘人。蜂起拒之。幕府發卒誅其渠帥。其事遂寢。尋議疏印幡湖。通裏海。課諸侯助役。役既興。物論益囂然。是春。江戶町奉行矢部某有罪。拘之桑名。秋家慶召見朝川鼎松崎復鼎字五鼎。號善庵。與復共為當時宿儒。十四年。五月。初中納言齊昭大修國政。擢藤田彪戶田忠敬武田正生等。參與機務。起弘道館振勵文武。抑奢尚儉。至郡吏村正。彬々馴化。先幕府改政者十餘年。時人或曰。幕府新政。倣水戶也。至是家慶召齊昭。賞其嗣封以來。政治德教之美。能繼光

伊勢守正弘
備前守忠雅
弘化元年
江戶牙城火
因碩上書
新論書名
屏居齊昭
二年

囹之遺志。賜以黃金馬鞍寶刀。閏九月。以阿部正弘為老中。尋牧野忠雅亦任之。是冬。谷文晁歿。文晁江戶人。善丹青摸倣元人。別出機杼。弟子成業者甚多。弘化元年。三月。和蘭兵艦一隻抵長崎。告曰。西洋同盟諸國。將率兵入寇。五月。江戶牙城火。幕府依舊課金諸侯城之碁局。僧井上因碩上書曰。方今天下有節儉名。無富强實。列侯疲弊極矣。假令奉命獻資。不過括其封內農商之金。浚天下膏血。以供修築。恐非盛德事。宜用大坂豪商所輸及府下市民所獻。假築之。一切停諸侯課金。示以茅茨土階之儉。必有庶民子來之時。諸執政嘉納之。遂減課金。至明年七月成。因碩好學。不唯妙圍碁。同時林元美亦然。齊昭之修政。一洗舊弊也。最留心海防。採用其史臣會澤某新論。鑄大砲。築礮臺。屢田獵操練兵馬。士卒數万擐甲。整隊旗幟精明。金鼓節制之嚴。銃礮轟發之快。四方來觀者。莫不嘆賞。有或譖之者。幕府疑其有異志。是月。俄召之江戶。責以驕慢恣改制度。屏居于駒込邸。藤田彪以下關國事者皆幽之。闔藩愕然。人心大動搖。二年。二月。北亞墨利加漁船抵浦賀。送歸阿波及南部舟子廿二人。客歲冬遭颶。為之所救。至是得回。

忠邦等黜職
大和守親寚
甲斐守耀
榊原主計頭
建學習院
若狹守忠義
三年
天皇崩
兵部大輔廣衆
孝明天皇
正親町實光
庚子為十一年

三月。老中水野忠邦。參政堀親寚有罪。免其職。屏居之。市民數百人。夜至忠邦邸。拋瓦礫如雨。近傍諸邸。皆出吏卒制之。後削其封二萬石。移之山形。削親寚封一萬石。又籍沒鳥居耀。榊原某。其餘連坐者數十人。初矢部某之拘桑名也。不堪憤惋。遂絕食。幕府聞其病篤。遣醫視之。某憔悴骨立。謂醫曰。吾固決死。何用藥餌。但吾以三月廿一日獲罪。以吾獲罪日報搆陷我者。君幸記之。未幾歿。忠邦等果以是月廿一日廢黜云。十二月。先是京師設黌舍。揭示曰。履聖人之至道。崇皇國之懿風。不讀聖經。何以修身。不通國典。何以養正。辨明之務。行之。大納言三條實万。攝太政大臣政通書至是。家慶奏新建黌於建春門前。天皇嘉之。賜名學習院。以前中納言藤原具善。參議藤原聽長為學頭。家慶獻十三經註疏。史記。漢書等書。所司代酒井忠義亦獻大日本史。資治通鑑。朱子文集等。三年。正月。天皇崩。壽四十七。天皇孝謹好學。光格天皇之寢病。天皇潛出宮。御女輿視疾。家慶尋使有馬廣衆入弔。大喪上聘。二月。皇太子統仁立。是為孝明天皇。先帝第四子。母新待賢門院藤原氏。權中納言實光之女。天保庚子立為皇太子。至是繼位。時年

墨艦入浦賀
因幡守忠豐
大和守齊典
下總守忠固
四年
出羽守齊貴
左京大夫信之
七郎麻呂慶喜
獲大盜

十六三月奉諡先帝曰仁孝天皇葬于泉涌寺閏五月北亞墨利加將必氏萏帥軍艦二隻兵一千人航入浦賀上書奉行大久保忠豐曰我國通信支那冀貴國亦許互市乃奉貴國制度幕府令忠豐傳命曰我國祖宗以來禁與外國肇互市且外事管之長崎不關此港勿復入焉命松平齊典松平忠固嚴修海防六月墨艦還去北亞墨利加當我萬治寛文年間諳厄利亞開之至安永天明寖大今有三十餘國稱合衆國都華盛頓是月墨人七名漂泊越土呂府明年幕府命和蘭人送還之八月英吉利艦入琉球測量近海而去詔嚴海防四年二月幕府命川越彥根戍相摸會津忍戍房總三月先是詔賜和漢經史數十部於學習院關白政通親王儀仁及諸公卿亦多納書籍至是勅開講是月信濃大震松代松本高遠小諸等地尤甚時善光寺開龕遠近來賽壓死者三千餘人幕府貸金松代以下諸藩賑救之九月行即位禮家慶使松平齊貴武田信之等入朝賀之時一橋氏嗣絕家慶命德川慶篤弟七郎麻呂嗣之十二月大和大盜和助佐藏等四人密發垂仁天皇陵竊御劍珠玉朱沙後又誘布留祠人竊祠庫寶劍落大

野史
嘉永元年
九條尚忠
二年
伊豆守氏榮
江川太郎左衛門
一條忠良
貢種痘方
練兵貢士
左衛門尉盛成
伊豆守爲吉

阪賈人手售之關白政通政通該博尤精典故驚曰此劍非世間所有唯布留社藏之命撿之事遂覺至安政中悉磔之奈良是夏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彥著野史成嘉永元年六月近江水宇治川溢醍醐山科等山崩水涌八月大風雨鴨川桂川溢紀伊尾張水伊勢大風拔樹破屋十月以家慶爲左大臣陞從一位追贈廣忠家基正一位太政大臣十二月大婚左大臣尚忠女夙子爲女御尋進准后是歲蕃船往來北海者極多二年三月先是家慶狩駒場是月又率諸侯大狩小金原以講武召老中阿部正弘於中營賜陣袍賞其指揮得宜也去年冬北亞墨利加人十五名漂泊蝦夷幕府命和蘭送還辭至是墨船入長崎受漂人去閏四月英吉利船入浦賀奉行戶田氏榮奉教斥之歸途闖入下田韮山代官江川某諭之遣歸七月前關白忠良養姉淳公久女嫁家慶世子家定去歲鷹司氏卒故再娶之是歲西洋貢種痘方蕃舶至南部津輕松前對馬或上陸或乞薪水糧食者數幕府令內外列藩益修防海守備減其騶從許練兵於江城郭外距離三十町地尋上才達文武士庶姓名命五島盛成松前爲吉新築城瀕海要害三

三年
坦字大道號一齋
蘭人上書
四年
賜謚清麻呂
和泉守乘全
伊賀守忠優
大和守廣周
五年

年。三月。幕府徵二本松臣安積信。為儒員。信號艮齋。受業佐藤坦。學術文章亞之。為林門巨擘。六月。蘭人上言。印度人欲貿易日本。請之英政府。見許。墨亦欲來請。尋墨人三十餘名至東蝦夷。幕府送之長崎。是歲。畿内西國飢。京師兩市廳及知恩院兩本願寺等。發錢米濟窮民。四年三月。詔追贈正二位和氣清麻呂正一位。賜謚曰護王明神。遣大内記菅原在光等。就高雄神護寺宣命。九月。修補内侍所。成。十二月。先是。家慶以松平乘全。松平忠優。為老中。至是。久世廣周亦任之。是歲。幕府課十國修北野菅廟。五年。二月。

西城火
聖誕
起齊昭視事
延朝鮮聘期
六年
加賀守忠毅
誅奸商
錢屋五郎兵衛

勅修營公九百五十年。齋。遣權大納言光成等行之。五月。江戸西城災。明年。課加賀仙臺肥後長門等五十二藩築之。七月。山城丹波大和紀伊水。八月。和蘭報長崎曰。墨人欲明年來請貿易。即急之。將有戰。九月。妃權典侍中山氏。生皇子祐宮。十一月。家慶命齊昭。復起視事。先是。家慶欲接見朝鮮聘使於大阪。令宗義和傳命。至是。以西城災。諸國飢歉水患也。延其期。復告之朝鮮。六年。二月。相摸地震。小田原城壞。函根足柄山崩道塞。四月。賞大久保忠毅金一萬兩。助其修城費。初加賀宮越奸商錢屋某。設肆於秋田弘

墨將彼理入浦賀

前。貿易外國。竊射其利。又欲涸宮越浦方七里湖。以墾闢之。近傍諸村患失漁網利。拒之。某密撒毒湖中。食魚者皆疾。村民大失業。又矯藩主命。購與州山林。鬻巨材。恣其利。富累鉅萬。客冬事覺。至是。收其田八萬五千餘石。劵海船三十五艘。米三萬五千四百石。其他財物稱之。并其三子磔之。加賀臣篠原主殿。篠原主膳等。連坐自殺者十一人。六月三日。北亞墨利加將彼理。帥兵艦四艘。突入浦賀。奉行戸田氏榮。使驕吏問來意。對曰。奉國命。載方物。特來求通信互市。有國書。呈之江戸。屬吏等欲准舊例於長崎接。彼理

石見守弘道

不聽。其狀頗强梁。奉行飛書報之。幕府慮生變。命松平細川黑田毛利蜂須賀立花酒井大久保等諸藩。戍近海。及安房二總伊豆相摸沿海。起館于栗濱。為接使所。命會津彦根二藩。警備水陸。九日。令氏榮及井戸弘道等。率諸吏。接彼理。受國書。彼理以兵三百七十餘人。旗鼓而進。獻書函及方物。請謁將軍。開函。其略曰。北亞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斐謨美辣達欽差大臣水師提督彼理。呈書於日本國大君主殿下。敬請修好互市二事。抑我合衆國産黄金水銀寶玉。許多。貴國亦多産。相貿易。必有大利。試市。或五年或

越中守齊護
飛驒守鑑寛

七廟謂伊勢、石清水、上下加茂、松尾、平野、春日、稲荷
七大寺謂東大西大、興福、元興、大安、藥師法隆
家慶薨
魯使入長崎
筑後守忠篤

十年即不利貴國則罷之加理科吶亞為我一大省。駛火輪船則十八晝夜而到貴國。其至中華者。及捕鯨船之近貴國者時遭颶壞船。願貴國救之我火輪船每費石炭薪水。然不得多載之願給其缺乏我報以銀錢雜貨。前中納言齊昭細川齊護立花鑑寛請以部兵擁之幕議謂昇平日久。武備不完宜先為之備而後絕。十一日。又使氏榮等報阪理曰。奏事天朝。竭衆議明年令長崎和蘭人傳報仍賜本邦物產阪理曰。明年如聽之假一島建商館常貿五十八十二日。四艦皆去初其泊港。時發空熕。隸卒亦屢犯禁上

陸其將歸也。俄入神奈川洋測量吏諭之阪理曰如不許互市更發兵艦吾為之先鋒。故豫量淺深耳幕府使脇坂安宅入奏墨夷事天皇宸憂勅七廟七大寺祈四海靜謐。二十二日。將軍源家慶薨年六十一。尋詔贈太政大臣正一位。賜謚曰愼德七月魯西亞使布恬廷帥兵艦四艘入長崎。福岡佐賀諸藩發兵備之。奉行水野忠篤使吏問之對曰奉王書來謁貴國大臣上之忠篤奉教受之略曰。俄羅斯上宰相子也利羅德欽差大臣水師將軍布恬廷呈書於大日本國貴御老中。以懇乞三大重事其一則修鄰國之

肥前守政憲
左衛門尉聖謨
賜答書

好。二則正樺太島境界相錯之處。使邊民勿失利三則開市於貴國海口。交易貨物暨本國兵船往加摸緒都蛤北亞墨利加者。有急而需物於貴國則給之。或云樺太中我疆內。多產石炭。魯欲奪之故乞正界十月。遣大目付筒井政憲勘定奉行川路聖謨。及儒員古賀增等于長崎。賜老中答書于魯西亞使。略曰。貴國思兩國邊疆之交錯欲加釐正則諭飭邊藩細加查覈。按圖籍確有憑據。不許絲毫疎謬若夫貿易往來之事則祖宗遺法有厲禁歷世所遵奉弗失。故曩者貴國有開市之請而我業已固辭但今宇內貿

易之風駸駸日長。誠不能取古例律今事頃者合衆國亦來乞市日後列國之乞市者必接踵而至夫列國乞市之繁如此。乃是我盡一國之力應承星羅碁布之萬國。其力之給不給未可知也。且如我境內邦土之貢。撿其多寡亦豈旦夕可辨之邪。矧我君主新嗣百度維新。如斯等重大事須奏之京師告之列侯。議定而後從事。顧勢不獲弗費三五年之時月況我國之於貴國壤界相接宜加鄭重故特遣重臣二員於長崎。會晤布恬廷。以盡其曲折。幸有以諒尋布恬廷上陸詣廳受答書至明年正月而去。十一月。詔以

家定拜征夷
讃岐守賴胤
報清亂
爭獻海防策
禁蕃語
徵萬次郎

家定為征夷大將軍。轉内大臣。天使就江戸拜之。家定家慶第三子。家定尋使松平頼胤等朝獻謝恩。先是宗義和上書幕府。告其吏在朝鮮所報清國亂。長崎奉行亦上清舶所告去歲狀。島津齊彬上書曰。墨舶來泊琉球那覇港。圖山量海。時會於在港英人。港上積其所輸石炭三十餘萬斤。既而還去。是月復上書曰。前月墨艦三艘再來那覇港。敝藩乃益修兵備。築熕臺。初墨艦之去。譯其書翰。下列藩及麾下議之。於是曰戰曰和。物情恟恟。文武之士。爭獻其論策。海防之策紛然雜出。里談街話亦莫不陳其利害。時武人講西洋兵。摸其器械。多用蕃語指揮之。幕府下令曰。凡銃礮船艦。取長補短。固其所宜。至指揮亦用彼言語。大損國體。宜用邦語。又徵土佐漂人萬次郎為小普請。萬次宇佐浦漁人。與其同儕四人。以天保末漂流抵無人島。為墨捕鯨船所救。抵蝦巴布國。四人止。此萬次再駕其船。適北亞墨利加。為救者女婿。業釣鯨。數航大洋。居十三年。欲還。乃徙南亞墨利加。摘沙金為路資。歸省舅妻。再航蝦巴布國。誘其二儕。過琉球。去年秋至長崎。獻世界計覧萬國輿地圖及其紀行。西洋奇貨。至是擢之。以其解墨之事情也。幕府

安政元年
陂理復入浦賀
美作守政義
對馬守覺弘
大學頭煒

命會津熊本萩鳥取岡山川越忍柳川諸藩。戍武相房總沿海。十二月。齊昭獻大砲七十二門於幕府。家定賞之。賜以鞍馬。安政元年正月十三日。墨將陂理。再帥兵艦七隻。入浦賀。幕府遣大目付伊澤政義。町奉行井戸覺弘。儒員林煒等。按問之。墨艦進泊本牧。發空熕。量海底。幕府命金澤郡山淀等守京師。命水戸守江戸。仙臺久留米米澤等亦與焉。餘皆扼守近海。時陂理稱疾。浦賀奉行戸田氏榮及政義覺弘等。遺食物數品以問之。且戒退浦賀港。對曰。遠方航海苦曠日。請入江戸上書。不許。二十七日。副將阿單須遂進入神奈川。迫品海。政義等舉國禁停之。阿單須抗辨無退色。遂設假館於横濱。齊昭及細川齊護等。復請衆攘拒絕之。大張國威。老中阿部正弘等不從。二月十日。令煒覺弘等莅假館。接墨使饗之。陂理上書畧曰。謹承兩國相親之命。使臣與有榮。乃欲定條約曰。泊船居留內地。取直給物。許士卒上陸養生。勿禁上岸立標。測量海底。凡我商舶漁船。若絕糧食薪水。乃恤之。幕府賜墨米百斛。二十八日。遂令諸藩撤武相豆總陣營。自去年六月。徵兵三十餘萬人。至是罷歸。陂理饗煒覺弘政義等十餘人於船。三月三日。

始許泊准給物

寅次郎號松陰

禁錮修理等

大内火

辯覺弘等會陂理于横濵。許其泊下田箱館二港。約
直求欠乏物件。居下田沙子島方七里。十三日。墨艦
至下田港。五月。辯覺弘政義等。復會陂理于下田。許
其居箱館地方五里。尋許泊長崎。至六月。墨艦遂去。
初長州士吉田寅次郎。受兵學於代儒臣佐久間修
理。修理號象山。少師事佐藤坦。博學洽聞。兼通蕃書。
善火技。毎曰。方今要務。宜航海審虜情。幕府託和蘭
購兵艦也。修理建言曰。不如遣人殊域。學製艦伎巧。
便宜購之。邦人來往。自熟操船方。頼以審各國形勢。
益莫大焉。幕府不納。寅素有氣慨。聞之感憤。客歳魯

艦之入長崎。欲竊從之航洋。告別修理。修理察其意
賦詩送之。給以旅資。及至長崎。魯艦已去。乃還江戸。
修理之在浦賀警衛中。寅與其門人澁木松太郎同
往謀之。修理乃授之方略。託浦賀小吏吉村一郎。令
二人夜竊入米船。請附載。陂理不聽。護送遣歸。以其
犯國禁也。禁錮其藩。修理亦坐。阿部正弘愛修理才。
喩其主。留在江戸邸。四月。大内火。延燒仙洞宮及公
卿第。民房一萬餘戸。天皇奉三神器。與新待賢門院
及准后九條氏皇子祐宮。避火下鴨廟。尋徙聖護院。
又幸桂宮為行宮。門院及皇妹和宮移青蓮院。市廳

信濃守貞時

土佐守政平

近畿大震

漸涅喇兒上書

為食救市民罹災者。家定遣由良貞時。入朝弔災。獻
黄金五十枚。御裕屏風。准后及公卿宮女。亦有金帛
之遺。尋奉勅造大内。課諸大名助役。老中阿部正弘
掌之。遣勘定奉行石河政平川路聖謨董役。近畿大
震。壓死者殆一千人。七月。咬𠺕吧都督漸涅喇兒使
甲比丹上書長崎奉行水野忠篤。略曰。奉日本政府
命。索戰艦。會西洋各國亂。未得之。得之即上傳。聞貴
國遇魯墨。愈和蘭本國通信年久。請自今得比二國。
今魯將蠶食差我蕪。以及日本。西洋乃防之。而英貎
利太泥亞女王。以僕為東方水軍將。追魯軍。僕欲帥

英使上書

兵艦先發。顧他諸將亦且發。益英望親睦日本政府。
請審事情。許其艦入長崎諸港。幕府議。至八月。答之
略曰。以討魯故乞給欠乏。而魯在昔來請通信。去年
復來。雖未許之。府議將有所處。如以討魯乞之則不
能給。以窮乏乞則給之。但入泊限長崎箱館二港。既
而以其固請。許泊下田。閏月。墨艦至下田。歸我民二
人。二人石船郡牧久村船梢。嘗漂流者。英貎利太泥
亞女王。比倶吐理亞使船至長崎。上書其略曰。近來
鄂國猖獗無狀。有呑併全歐之志。吾王哀全歐人民
罹禍。問罪於鄂國。命將出師。海陸並進。聞昨年鄂國

遣使於大國。約永通音耗。貿易有無。諸執事待以客禮。許其請而遣之。吾王聞之。擗踊曰。大國洵君子國。而鄂國所謂虎狼之秦也。頃者鄂國挾其袄教。凌暴土國。土國孱弱。不能支。告急於英國。吾王傳檄於同盟。發精甲數萬。碎其艨艟十隻。殺其兵數千人。零賊奔竄。吾將草薙而獸獮。殲其醜類。聞鄂將經大國海洋而歸。其邊徼今某等艤軍艦數隻於大國大馬頭者。將蹴鄂國敗兵而鏖之。以作京觀於東洋。毫無關係大國。若以其有條約。不忍旁觀。或英武不勝技癢。有加一彈一箭。以爲其後繼。則某等部下。將渙怒於大國。改旗所指。則大國其何以應之。言至此。雖類不遜。實出精誠。鄂流涎於蹉我蕞者有年。并吞蝦夷千島。自皮及於肉。於骨髓。而終將吸精神而止。吾嘗竊爲大國寒心。大國其熟慮深計焉。今通款大國。竭區區之意。欲使大國先得一著於局面也。英敬天愛人。力可取而義不取。豈效鄂壓小弱而自大乎。此英之所以横行世界。而駕御諸國也。自今以往。英船取道於大國管轄者。不論何地何港。揭徽而入。下錨而泊。繕哨船。取薪水。不必一一請謁。請下令沿海諸道。知無他。今兩國得立盟結義。東西聲援。則鄂形露勢阻。

不得逞其凶虐。吾王東望。欲明衷曲於大國者久矣。軍旅之間。不能盡拜趨之禮。鎮臺其知悉而報諸殿下。速賜報。英使名約蔵私崘。幾大馬頭。藍斥對馬嶋也。八月。奉行忠篤。目付永井岩丞等。奉教。延見英使于廳中。許泊其長崎箱館二港。給欠乏。使船尋去。九月。魯艦用我國字。樹幟曰於呂之也。自南海入大坂洋。奉書請達市廳。幕府檄和歌山以下諸藩。備之。先是。家定命井伊直弼曰。汝家自古護京師。嗣後上國有急。即趨焉。因罷其羽田大森戍。命蜂須賀齊裕。代之。於是直弼發兵四千。陣京師本能寺。郡山淀膳所諸藩扼洛外各所。鹿兒嶋熊本兵亦東上。備之。家定尋使直弼常守衛大内。酒井忠義柳澤保德副焉。使青山忠良稻葉正邦本多康融永井直輝。分戍京師七口。又命和歌山。築熕臺於加田。德嶌築於由良岩屋明石。築於明石。命宮津田邊峯山。各嚴海防。互相應援。十月。魯艦退泊紀伊加田浦。無幾來泊下田。幕府使政憲聖謨政義及目付松本重古賀謹等。接之。十一月。東海南海西海山陽畿内北陸皆震。廬舍多壞。富士山崩。壅川壞橋。阿波土佐海溢。溺死尤多。汝伊豆大島下田最甚。壞鳥羽城邑。安濃津埔溢。濤聲

魯艦入大坂

掃部頭直弼

阿波守齊裕

若狭守忠義

時之助保德

下野守忠良

長門守正邦

隱岐守康融

飛驒守直輝

諸道地震海溢

肥前守齊正
齊正築熕臺
復置箱館奉行
下野守保德
織部正利熙
二年
銷梵鐘令
墨請測量
蘭人獻汽船
齊彬獻昌平船

徹霄。大阪怒濤從黃津川入。諸國死者亡算。幕府以
諸道城郭驛舍毀壞。令長崎停來年和蘭甲比丹朝
江戶。賜其王名刀緋綱繒掩障書案花瓶等。是月。詔
改元曰安政。大赦天下。十二月。政憲等奉教會魯使
布恬廷。許泊下田長崎箱館三港。入錢求乏物件。
借下田犬走嶌方七里。箱館地方五里。魯船之在下
田。遇海溢殆覆。幕吏善遇之。修其破壞。魯人大喜。尋
去。是夏。鍋島齊正築熕臺于神乃伊王二島。成。家定
賜刀賞之。奏復置箱館奉行。以竹內保德為之。尋增
一員。以堀利熙補。秋奏廢五兩錢。二年三月。家定奉

詔令五畿七道銷梵鐘。以鑄大小礮備海防。特餘古
名鐘宗寺鐘報時鐘。既而僧徒訴之。知恩輪王二宮
事沮不行。又下教天下。禁除戎器外以銅鐵錫鉛鑄
佛像佛具諸器玩。是月。墨船至下田。上書乞測量海
底曰。使其往來支那諸舶諳海路。以避覆溺患。四月。
幕府報墨以竢後命。墨量東北海而去。六月。和蘭人
至長崎。獻蒸氣船及小銃。家定尋遣矢田堀景藏勝
麟太郎等於長崎。就和蘭人學操氣船術。八月。島津
齊彬獻昌平船於幕府。摸西洋制所造也。家定賜名
刀賞之。先是。家定令天下益修武備。是月。觀練兵于

皇宮成
江戶大震
陸奧守慶邦
越前守慶永
中納言齊泰
福山卽松前
伊豆守崇廣

吹上庭。九月。皇宮成。十月二日。江戶大震。東北郭壘
多壞。諸侯邸士民宅舍震倒。火發數十處。死者十萬
四千餘人。小川街小石川本所尤甚。幕府許列藩就
國。設場各所。為食賑窮。日光王府亦施食。伊達慶邦
賑米一萬苞。此災水戶臣藤田彪戶田忠敞死于宅
中。二人輔齊昭首唱尊攘者。後水戶人撰彪墓碑。有
天子聞其死震悼語。先是。堀田正篤罷老中。至是復
任之。布節儉令。省郭門守衛。減諸侯騶從。十一月。天
皇自桂殿徙新宮。左大臣尚忠等前驅。關白政通後
乘。所司代安宅以下武士陪從。縱民觀儀衛。准右九

條氏亦自桂殿徙。權大納言幸經等從焉。十二月。家
定賜名刀于阿部正弘。黃綃于少老遠藤胤統。賞造
大內勞。尋使六角廣泰入朝賀。從御諸大名賀使例
各自封內發之。至是以邊備繁劇。始許在京師吏入
賀。唯前田齊泰遣使如例。後天皇賜和歌冊子於奉
造宮役諸藩各一帖。又賜扇於彦根小濱郡山淀膳
所篠原高槻等諸大名。勞其守衛。是歲春。家定命福
山城主松前崇廣。上東西蝦夷地。東自木古內村以
北。西至乙部村以北。以直隸幕府。夏命伊達慶邦戍
東蝦白追以北。愈不津根室越土呂府倶奈尻等。佐

右京大夫義暠　越中守承順　蝦夷地分戍開拓　三年 置蕃書調所　中務少輔長祚　濬治鴨川　墨使巴爾理斯來

竹義暠戍西蝦御神居以北眞霧添矢及北岸知床等。津輕承順守箱館壘。戍江刺乙部及御神居以南松前崇廣戍箱館岬江刺岬。七重濱木古内及東蝦慫慂津久奏。益開蝦夷。命箱館奉行管之。先是清水氏絶嗣。乃遣其遺臣及士庶千餘人於蝦夷使之請文武經田野牧畜種樹。捕鯨採藥及掘石炭鑿鑛山以教化夷民。至季冬。更賜崇廣以伊達郡四萬餘石三年。二月。幕府置蕃書調所于九段坂下。七月。先是幕府築礮臺二于界浦。至是又命高松松江二藩築之於大阪兩川口。初京師町奉行淺野長祚等上請

幕府濬治鴨川。是歲五月興功。至是成。役工三十五萬六千人。費金十萬兩。不給長祚等課豪商助之。九條南北川隘磧中多竹。人行其中。水則不得度焉。至是斥川伐竹開道。堤上民大便之。明年夏四條橋成。亦長祚等告幕府課祇園會境諸街所架云。是月。墨使巴爾理斯持國書來下田。曰本國委僕以滯在貴國。執貿易全權。因請親謁將軍呈其書。老中正弘以下大憂之。密議謂既與之和親貸土地許來泊給欠乏物品。繼之以通商。此禁一弛。其他各國相踵來許彼拒此。忽生亂階。顧我國航海之術未熟。防禦之備

置外國事務總裁　四年　待外國遵寬永前規　肥後守忠震　信濃守清直　許墨使謁見　齊昭及溜直諸藩上諫疏

未全許之國力不給。不許大本猶弱。實國家安危之所關。令大小監察評定長崎浦賀箱館下田等諸奉行。陳其意見。諸吏上封事論之。或曰。墨之應接已失其機會。今噬臍無及。十月。家定以堀田正篤爲外國事務總裁。班同列上。時天災荐臻。加以外憂。阿部正弘等謀分其任云。十二月。家定娶島津齊彬女。是秋。江戶大風海溢。城樓大小武館市舍及永代橋壞。死傷者多。四年。二月。和蘭甲比丹上書長崎曰。交際外國。勿論名義或開釁於鎖事。不可不戒。嚮清國爲英失土地於阿片。今廣東亦見蹂躪。可爲殷鑒。老中以

爲和蘭所說非阿其所好而已。顧使諸蕃積怒。恐踏清覆轍。業已結和。以變寬永後之法。則待之亦不得不遵寬永前之規。遂主偷安。六月。先是岩瀨歷井上清直等自下田還。告巴爾理斯所請謁幕府及開港等事。七月。諸吏以其舊典反覆曉喩巴爾理斯悍然不聽。諸老相議。不得已奏許延見之。先是齊昭辭參幕政。益以待外國不滿其意也。家定賜副刀優勞之。於是齊昭與其子慶篤上疏諫家定。諫延見墨使。尋又上書前關白政通請其傳之。八月。溜直諸藩連署諫家定曰。承奏之京師。許墨使謁見。待之重於和蘭一

美濃守忠民
丹後守泰固

等是非幕下一朝亡其累世職掌耶今許見墨夷則諸蕃必繼踵求之幕下亦豈一一而見之乎今日許謁見則大損國體廢前日雪國辱之令將何以臨天下業已許之雖論無及然微曹世奉重職故雖遂事不爭自獲罪矣別疏利害得失敢請更商議焉溜直寬文初置以監老中本任高松彥根會津後或增之松山桑名忍姬路亦班之是月家定奏以脇坂安宅為老中本多忠民為所司代增侍臣本鄉泰固秩列諸侯班為少老尋以松平忠優復老中九月參議左大辨公變從三位清原宣諭等四十人有罪勅削二

巴爾理斯飛陳

人官爵餘停朝參十月巴爾理斯來江戶詣堀田正篤邸告曰雖上國書于大君今親上言以詳之其略曰合衆國禁有土於異域故諸外邦求屬本國其隔絕者皆辭之但自造氣船以來列國通信萬里比鄰益事互市大致其富孰敢拒交者貴國亦聽之則請二事其一置合衆國宰官一員於貴府下其一縱本國商舶入港互市二者不啻本國請泰西各國所望也曰日本所患在英及歐羅巴列國嚮英將約蔑私崘幾與貴國約事而英主以其不同諸邦也欲伐貴國曰英惡魯欲併滿州及清國以取東印度故與佛

合軍與魯戰亦欲得差我蝦夷以横絕魯軍曰距今十八年清以阿片事與英戰敗終講和失地出金今英佛再伐清而佛覬高麗英覬臺灣初英佛遣使請共攻清然本國不聽曰阿片烟產于東印度距今三十年清國唯廣東行餘省不行今則所在密行每歲為之損二千五百萬両其毒弱體耗神一味之者必不能忘之英欲賣諸日本以專利合衆國為貴國甚危焉與英交易須嚴禁之曰日本開市迎我國宰官督之則不蹈清覆轍諸國遣使約事須咨曰合衆國與我約事其條件如斯則莫有爭者曰亜墨利加教宗從民所好並行不悖若夫互市納稅世界之通義也今墨納稅贍國用餘藏官庫曰僕曩與佛及暹羅約事知英欲屠暹羅故約為防之東印度之為英所并以不與西洋諸國契約也彼如契約則諸國援之請日本鑑東印度開市結約戰艦火器屬應貴國需水陸軍亦送之曰僕會英將某於香港其曰奉命使日本率氣船五十艘往江戶要約二事若不之許則自我動兵又曰今茲三月到江戶其緩者與清戰故也戰止必來佛黨英其來必與偕僕為貴國為方今計不如許互市僕飛書英佛告貴國已與本國

丹波守賴旨
二十一藩上疏
二名爲信田仁十郎蓮田藤藏
延見巴爾理斯
津田半三郎
齊正上疏

約二事則氣船之來亦一二而已貴國信僕言僕爲安全媒是無上幸也其與同列熟慮決之十一月正篤令土岐賴旨川路聖謨等會巴爾理斯于蕃書調所質問其告中疑義金澤鹿兒島仙臺熊本以下二十一藩上書幕府曰承教依寛永以前例延見墨使夫寛永以前諸蕃來朝者卑己謙辭以貢今者墨使尊大己國輕蔑本朝抗言無禮執政申諭不肯則恐允其所請以馴致今日之事損國體莫大焉敢請延見墨使之日皆免牙參況比年物價騰貴諸藩疲於會同敢請依寛永以前例使之自來歳限十年土著以勸農講武富國強兵而備萬一幸甚有水戸人二名夜潛入蕃書調所欲刺巴爾理斯爲幕吏所捕憂刑二十一日家定遂延見巴爾理斯于大廣間受國書賜以時服十五領賜饗十二月正篤會巴爾理斯謝其忠告巴爾理斯再上書固請府下置宰十港開市初幕府奏事於天朝概上書以聞川路聖謨建言謂此事至重宜遣使奏聞而後許於是家定使林韑及目付津田某等西上奏墨事移墨國書及巴爾理斯上書于諸藩各陳所見鍋島齊正上疏曰我邦自神武開國儼乎輝威萬國東照公紹其緒再造天下

美濃守謹敎
旭丸艦成

建功至大定呂不輕令爲墨夷所劫虧損國威諸夷聞之相踵而至已聽墨夷朝見其求皆得之是益豫使彼遂其志也竊聞宸衷爲之憂勞實國家安危之秋也嘗審虜情託事通好窺我釁隙豈非謀簒皇國者乎武士固尚果決暫勞永逸與先安後危孰得孰失幕下絶於彼則彼必入寇然列藩敵愾攘之不必煩麾下啓行先臣齎東照公命置戍長崎以來世辱鎭西重任者二百餘年及聞墨夷入見意如敵兵破後門因請在國以十有八年爲期足食足兵緩急從事時諸藩亦多詣營上疏是歳春清人江星胥等上書長崎報朱賊狀夏幕府命講武所都肄海軍令高松松江二藩守攝海松山守神奈川奏鑄箱館通寶鐵錢行之蝦夷南部謹敎亦請幕府鑄新鐵錢於國文曰寛永通寶背文曰十限七年歳鑄十萬貫文秋延朝鮮聘期者十年冬齊昭奉敎造軍艦成名曰旭丸家定賜黄金百枚時衣三十領賞之

近世日本外史卷四終

安政五年
東坊城聰長廣橋光成共爲大納言

奏墨誤事

備中守正篤
左衞門尉聖謨
肥後守愿

阿波守茂韶

近世日本外史卷五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安政五年。正月。先是林犨等入京。見傳奏菅原聰長。藤原光成。上墨國書及巴爾理士所告諸件。曰。近世萬國風氣一變。盡事互市。歐羅巴諸邦。謀開我鎖港。而墨為之魁。遣陂理求通信。又使巴爾理士齎國書。來見將軍以獻之。今已延見之。受其書。至所乞府下置宰十港開市。幕議又將許其可者。減其十港。除京師。開江戸邊海。以綏宸衷。然事體與嚮許入港給欠乏異。故使臣等奏之。傳奏曰。應俟他日而詳議之。至是家定復命老中堀田正篤西上。具奏其曲折。請勅許。川路聖謨岩瀨愿等副焉。二月。正篤入朝。獻黃金五十枚及金香鳳凰伽羅。准后及關白大閤傳奏亦有獻遺。尋上書奏外事。與林犨所奏稍異。時天皇召大臣以下。參議以上三十餘名議之者再三。公卿各上意見。不悅幕議。蜂須賀茂韶私上書闕下。又呈書太閤政通。切論幕府優柔不斷。馴致今日之事。於是聰長光成傳旨曰。假約開港。雖不得已。而舊臘勅以不使彼泊畿內近海。今能得不開武庫港耶。曰。開數港。建商館。其制未定。彼溪壑無饜。必漸次乞求。能保無反覆耶。曰。皇居無堅郭。故欲使雄藩嚴守闕下及近畿。正篤對曰。彼素欲開市於京攝及江戸。蓋識昔者外舶入界浦而市。南蠻寺亦在京師也。故因以固乞。然百方説諭。特許開武庫。禁其入京畿十里內。濟尼崎猪名川。夫條約素圖兩域無事。我不背條理。彼豈敢亂。今如不和。則變起眉睫。故自今生聚訓練。使彼自服。策無上于此者。若夫京畿護衞。比至開武庫。必嚴之。以安宸衷焉。爾先是巴爾理士歸下田。有疾。幕府賜之書及藥物。使侍醫診之。三月。巴爾理士至

中山忠能
正親町三條實愛

德大寺實堅

萬里小路正房

江戸。促條約押印。曰。聞日本政權在江戸。不圖因循曠日如此。若不得命。吾欲直入京師。得其要領。幕府飛書於正篤。督促之。權大納言忠能。權中納言實愛等。上疏請徵諸大名建言。而後勅幕府。天皇與關白大臣兩奏等定議。召諸公卿示報案。有外國處置依賴幕府之語。公卿多非之。前內大臣實堅前曰。此語適事宜。衆無敢可否。忠能怒責實堅曰。若此語則皇國不立矣。此勅一下。則舉朝無人也。臣不敢從議。奏權大納言正房亦固執。為不可。顧諮左右。左右同聲應之。於是忠能請改報案。與實愛等八十餘人。俱詣

九條尚忠
勅徵三家諸大名
美濃守忠民
峯重自殺
駿河守峯重
島田左兵衛尉
直弼為大老
掃部頭直弼
答墨書

關白尚忠第爭之。天皇嘉忠能等直言。勅改報案。乃召正篤傳勅曰。墨夷之請。神州安危之所係焉。今如所奏。則國威墜地。幕府其下教三家諸大名。更議而奏之。正篤同所司代本多忠民奉詔。事在廿日。前二日。陪衞都筑峯重自殺。初正篤等奏對甚窘。峯重設策。薦彦根臣長野主膳。以主膳與關白家臣島田某善也。依島田說關白。報案之草。蓋尚忠察關東事情也。而事遂不諧。故峯重以死謝正篤云。正篤令岩瀨愿奉勅書東。尋皆歸江戶。四月。幕府移告勅書於列藩。正篤召巴爾理士謂曰。條約之難定。在國內人心之不合。京師亦如此。巴爾理士曰。兩國相議而仍以人心不合延定約之期。萬國之所無。史書所不見也。政府不能捺印。直請京師決之耳。請刻日以報。是月。家定以井伊直弼為大老。特命屢上直視事。五月。幕府答墨書。略曰。肅復亞墨利加合衆國大統領皮兒設殿下。貴國屢求兩國修睦交慰靡鮮。且現今派領事官巴爾理士為使節。齎書翰。謀使兩國人民共通貿易。永以安寧。意旨懇欵。感荷無已。乃宜以章程草案相示也。然期日不得不緩者。以有我闔國會同商議之事也。幸諒恕之。巴爾理士奉之。明日還下田。六

備後守資始
下總守詮勝
和泉守乘全
玄蕃頭尚志
信濃守清直
織部正利熙
定約捺印
尾張大納言慶恕
水戶中納言慶篤
一橋刑部卿慶喜
越前中將慶永
紀伊宰相慶福
議定幕嗣

月。幕府罷堀田正篤老中。以太田資始間部詮勝松平乘全復為老中。本多忠民罷所司代。酒井忠義復之。是月。魯艦入加奈川。墨艦入小柴。遣勘定奉行永井尚志。下田奉行井上清直。箱館奉行堀利熙。目付岩瀨愿等撿之。諸吏問其來意。巴爾理士答曰。英佛軍艦將至。二船先報之也。因曰。二國乘勝清之威。將來乞其所欲。我憂貴國不耐誅求。苟聽我請。署印條約。則我諭二國以同盟之國。居間圖無事。幕吏頗惶惑。報之江戶。大老直弼等以為事已逼。徒俟勅許。踏清國覆轍。乃使清直愿等與巴爾理士計。參酌舊約。定互市則十四條。捺印授之。而後奏之京師。於是德川慶恕慶篤慶喜慶永建言破條約奉勅旨。而諸藩烈士草莽激徒大憤慨。尊攘之說益起。時家定疾篤。迎宰相慶福為世子。改名家茂。家茂為家定從弟。初和歌山無嗣。文恭第六子齊順出繼之。是為家茂生父。先是直弼等議定嗣子。德川齊昭以家定不肖。且無子。欲使己子慶喜為之嗣。以張國威。慶喜年長有聲望。慶恕慶永等亦屬心。求謁家定決事。直弼以其寢病沮之。而會諸老及幕府親族議之。欲迎宰相為嗣。齊昭等曰。宰相尚幼。今也國家多事。宜迎刑部

黜齊昭等

攝津守茂德
日向守直廉
石河土佐守
本鄉石見守
佐々木信濃守

紹征夷職宰相為之世子世次如此而當與直弼等曰舊制立世子以親疏定之奚得違例齊昭抗論詮勝見其耳目異常也趨呼曰將軍召掃部頭即扶之而入齊昭等鞅々而去直弼乃以家定命擁立家茂勢威益熾幕府尋褫本鄉泰固少老杜侍醫岡櫟仙及其子了節等三人門或云家定已為醫所誤薨秘以定其嗣又云至二十八日薨七月黜齊昭慶篤慶喜命慶恕慶永退隱命松平茂德嗣慶恕後松平直廉嗣慶永後茂德慶恕弟直廉慶永族也罷側用人石河政平小性本鄉某貶勘定奉行佐々木顯發時

家定薨

五國同約

慶詔幕府徵三家及大老幕府奏對曰慶恕齊昭慶篤並蒙譴餘則幼弱耳諸藩入津外事冗劇大老亦未得西今更命老中詮勝西上所司代忠義亦將踵發及其入朝宜咨焉八月八日將軍家定薨年三十五天皇遣廷臣二名贈官位如故事賜謚曰温恭准后亦遣使弔之九月清直等已奉教與巴爾理士定互市則尋外國長崎箱館諸奉行會魯英蘭佛四使改舊約印署皆准墨爲至是五國各同其約其條曰永相和親曰自明年六月始互市至七月開神奈川以代下田曰自今後四十月而置市場于江戸五十

下詔起齊昭輔幕府

近衛忠熙
鷹司輔熙
一條忠香
三條實萬
二條齊敬
近衛忠房

月而開武庫置場於大坂不開新潟則別開西州港曰聽設館庫于神奈川武庫長崎箱館等五港居武庫神奈川箱館地各十里但武庫禁入京畿十里內長崎限公有地曰禁糶米麥特給其乏絶曰貨幣五行國內曰銅用要器之餘貿之曰嚴禁阿片烟草先是詔起前中納言齊昭輔幕府左大臣忠熙右大臣輔熙內大臣忠香前內大臣實萬權大納言齊敬忠房同奉旨草詔略曰嚮奏假約墨夷署印事出不得已將使間部詮勝入京奏事是無徵諸大名之勅也如此大事印而後聞稟行之義何在背朝命忽國計

小林民部大輔

勿論外事行政至是何以持國閭水戸尾張越前皆有罪雖未審其狀然當外患事急自剪羽翼奈人心向背何曩徵之者不獨外事欲匡合朝廷幕府以安百姓矣大老老中與三家三卿諸大名及退老者其速會議圖濟世安民折衝禦侮特詔汝儕列及三卿等相與贊成傳勅四方初齊昭之見黜遺憾殊深欲奉勅以遂事於是其京邸監鵜飼吉左及安島帶刀鮎澤伊太夫越前橋本左內等與鷹司家臣小林良典近衛家婢村岡謀欲得勅旨鹿兒島日下部伊三次小性曾我某臣飯泉喜內等在江戸相為聲援尋

大捕水戶黨

中井數馬　大沼又三郎　藤田忠藏

賴三樹三郎　池內大學　梅田源次郎

孟緯號星巖

伊三次西上。周旋頗力。為直弼所沮。事不諧。吉左伊三次等更得起齊昭輔幕府。勑齋來江戶時。直弼使長野主膳諜京師。悉得其狀。又偵知諸藩臣遊士及文儒等。贊成朝論。誹議幕政。乃大索。執帶刀伊三次喜內。其他黨水戶者。鹿兒島藩臣日下部裕進。高松藩臣長谷川宗父子。宇和島藩臣吉見長。先手部屬中井某。下田奉行屬大沼某。鐵砲方屬藤田某。二城留守古賀增。臣藤森恭助。小普請阿部某。臣勝野豐作兄弟。鳳園寺道士。行阿游士一蒲市正等二十七人。遂命詮勝西上。十月。詮勝入京。與關白尚忠所司代酒井忠義謀。俾前關白政通前內大臣實萬削髮。令町奉行岡部豐常等。執王人紀正恒。有栖川家臣飯田忠彥。鷹司家臣藤原俊璹。小林良典。三國大學。兼田伊織。一條家臣藤原則賢。三條家臣高橋常安。冨田織部。久我家臣春日仲襄。西園寺家臣藤原尚弼。青蓮院臣山田勘解由。清水寺宰近藤正愼。僧百甫。大覺寺醫員六物空萬。儒者賴醇。池內時。梅田義質。畫工浮田一蕙。豐常臣筧承三。水戶臣茅根伊豫助及鵜飼父子。橋本左內。婢村岡等三十五人。儒者梁川孟緯。先事三日歿。因得免。尋入朝奏曰。主上欲

家茂任征夷

暴痢行

西鄉吉之助

六年

幽親王諸公卿

絕夷狄。幕府然之。而非朝廷幕府合體。則事不可行。願且綏之。是月。詔以德川家茂任征夷大將軍。他如故事。年甫十三。十二月。幕府檻致京囚於江戶。命寺社奉行大目付鞫之。詮勝告東歸。暇朝廷賜眞劍。詮勝疑懼。初幕府修大阪城。夷天保山。以置熕臺。是春成令彥根起寨于鞍馬口。正篤之告東歸。更勑曰。須命大藩嚴太廟京師守。及曾墨入港。幕府又命高松山桑名三藩起寨杳掛八幡鷹峰。命安濃津備京師非常。岡山鳥取高知戍大阪。萩戍武庫。柳川戍界浦。福井戍神奈川。二本松戍冨津。是秋。始有暴痢。世呼虎狼痢。朝瀉夕死。百藥無效。江戶病死十萬人。大坂三萬人。天下不知其幾億。京師稍少。冬。清水法性院僧月照投薩海死。月照慷慨尚氣。嘗與鹿兒島人西鄉隆盛結交。及直弼逮捕志士。事連月照。月照西走。與隆盛謀曰。事已至是。難必及矣。吾儕有蹈海而死耳。乃乘夜與俱投海。會月明。有舟子濟之。二人已瞑。舟子看護懇至。月照終死。隆盛更生。藩人憚物議。竄之於大島。初隆盛頻坐事見竄。因變名姓曰大島三右。以其流竄大島也。後藩原之。還參其政云。六年。二月。幽粟田宮尊融親王。先是。板倉勝靜罷寺社奉

一條忠香
久我建通
萬里小路博房

行坐論京因也。命伊達宗城退隱。至是山內豐信亦告老。三月。忠熙輔熙并辭官薙髮。一條久我萬里小路皆見黜。五月。天皇賜黃金於尚忠政通忠熙輔熙實萬及兩奏職事諸公卿以慰外事之勞。因勅曰。嚮侍從詮勝入奏事。朕傳旨幕府者再三。今且欲觀幕府措置天下物情。卿等其注意。幕府尋奏獻金五千兩充供御。頒遺金二萬兩於公卿親王朝臣。益關白尚忠職俸五百苞。釆邑一千石。是春。下令徙諸商于神奈川。至夏開橫濱長崎箱館三港。許人民貿易。頒五國條約于天下。禁貿外舶。以律書兵書公鑑武鑑

斷水戶獄

民部少輔長銳
備前守信實

城郭地圖及銅屬。初畫日船標。惟幕府輸漕用之。及令列藩摸造洋艦。許用此標。又令諸海舶帆幔用白布。艫上樹畫日白旗。以別外舶。遂為我全國徽號。七月。有人殺魯人三名於橫濱。罷太田資始老中。八月。幕府斷水戶獄。大老等數齊昭以密奏外事京師。使其臣說公卿謀納刑部卿私請。勅書等事。為失輔弼之任。遂禁錮之水戶。并幽其子慶篤慶喜。屛居太田資始。黜作事奉行岩瀨愿。軍艦奉行永井尚志。西城留守川路聖謨。小普請奉行淺野長祚。駿府町奉行鵜殿長銳。水戶家宰中山信寶等。尋斬鵜飼吉左。其子幸吉。飯泉喜內。橋本左內。茅根伊豫助。吉田松陰。賴醇。梟幸吉首。使安島帶刀自殺。謫鮎澤小林六物勝野池內。日下部裕進等。餘禁錮流竄。左內博覽該通。在獄中註資治通鑑。訖其漢紀。又作詩曰。苦寃難洗恨難禁。俯則痛悲仰則吟。昨夜城中霜始隕。誰知松柏後凋心。伊豫助亦以才學文章著。松陰在藩。嘗坐事禁錮。人或議討關東。松陰作書戒之。後見許還家。及直弼專政。松陰知其不可諭告。乃欲使款人迎廷臣大原重德以鼓動藩人。首唱尊攘。會水戶事起。募死士狙間部詮勝於京師。不中。欵人憚物議。再執

之下獄。亡幾幕府命永井雅樂擒致之於江戶。詰以投匿名書於禁內。與梅田義質密謀等事。而松陰素與義質不善。投書之事實不知也。抗辨不服。更自首以致書重德狙詮勝事。幕吏大驚。由是得罪。時人哀其數奇。著有幽囚錄留魂錄。義質若狹人。號雲濱。其學私淑闇齋。曾舩之抵大坂。十津川人欲起兵擊之。推義質為師。時其妻疾篤。義質不顧而出。賦詩曰。妻臥病牀兒泣飢。挺身直欲拂戎夷。今朝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歸則妻既歿。醇字子春。賴襄之子。號三樹。其罪不至死。幕府欲宥之。而醇有氣節。自比

恭助後號天山

資始等諫直弼

宋文履善詬罵不止遂見斬獄中詩曰排雲手欲掃妖熒失脚墮來江戶城井底痴蛙過憂慮天邊大月缺光明身臨鼎鑊家無信夢斬鯨鯢劍有聲風雨他年苔石表誰題日本古狂生有二兒協復協仕廣嶋復居京師各業儒伊三次幽囚中病歿其始就拘幕吏鞫之伊三次慷慨激昂陳天下利害聽者聳耳其書懷詩曰星斗闌干月滿天書窓深坐不成眠欲知世運隆興兆神武東征戊午年以其奉詔書東下歲次戊午也藤森恭助號弘庵學術醇粹有經世才受齊昭知遇幕吏因欲必置之死地然以其無罪也遂放逐後釋歸江戶病死自題肖像曰後天下之樂而樂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先天下之憂而憂吾聞其語矣世豈無其人哉贊曰布衣憂國如陳亮清議買禍似范傍衆笑其狂獨曰今之時何時吾怪人之不狂嗚呼是真可謂狂初直弼之議刑太田資始諫之曰此輩所為亦出憂國之餘宜從寬典板倉勝靜佐々木顯發亦諫曰若處之極刑為衆怨府必生乱階直弼不從遂以獨斷行之時人謗其濫刑比之漢黨錮明東林禍於是上下屛息大老威焰甚熾九月幕府奏賜蝦夷於仙臺會津久保田盛岡弘前莊內

牙城火

萬延元年

淡路守範正　豐前守正興　木村攝津守　小栗豐後守　森田岡太郎

遣使於墨

對馬守信正　信正或作信睦

櫻田之變

有村治左衛門

六藩開拓之使姬路小倉守品川砲臺江戶牙城火再築之至明年成十二月先是家茂削本鄉泰固祿復黜石河政平佐々木顯發等至是罷間部詮勝老職賞有司逮京囚者是歲七月至十月暴痢復行死者比去年減半萬延元年正月初與墨遣使促日本使節赴二國家茂遂延見佛使至是遣外國奉行村垣範正新見正興軍艦奉行木村某目付小栗某勘定森田某等二百餘人於墨乘鳴津氏所獻太元船及墨蒸氣舶而發至十月復命幕府遣使節于海外是為嚆矢明年遂遣使與佛魯墨蘭普六國是月安藤信正任老職三月三日水戶臣齋藤監物佐野竹之助黑澤忠三郎大關和七郎林忠等二十餘人與鹿兒島臣有村兼治等共擊井伊直弼於外櫻田殺之是日黎明諸士會于愛宕山束裝訣飲伍伍結隊至櫻田門外待直弼登營辰牌直弼衆與從者喝道而來會天大雪不辨咫尺諸士跪路為訴事者狀發銃為號蹶起襲前驅前驅驚擾衛士皆援之水戶人直進斫輿丁左右刺直弼提首而去井伊氏臣加田九郎太名越源次等死者六人傷者二十人林忠闘死稻田重藏關鐵進關泰助海渡崎介被創自殺監

但馬守胤統

高橋多一及子庄左

河崎孫四郎

大和守廣周

物竹之助及蓮田市五郎。詣老中脇坂安宅邸自首。監物。竹之助重傷未幾死。和七郎與森五六郎。杉山彌一郎。森山繁助。詣細川齊護第自首。安島帶刀子某。提一蔵。詣遠藤胤統邸自殺。兼治與廣岡子之次郎。自殺于瀧口。鯉淵要人亦自殺于八代洲河岸。餘不知所之。監物。竹之助等連署上安宅書曰。井伊直弼挾幼主。恣威福。黜列侯。麾下正義人。擯斥三家。殺將軍羽翼。為洋夷所恫喝。不待勅許。摽條約。遣間部酒井等。詿誤九條公。幽諸公卿。多殺亡辜。忌粟田宮英明。幽之。遂至議至尊讓位。臣等不能一日與此奸賊共戴天。為天下誅之。以待斧鉞之刑。寺社奉行大目付會于評定所。訊問諸士。為其暴舉必奉前中納言意。忠三。和七。五六。彌一。繁助等同聲對曰。臣等所為。皆為朝廷幕府。神明所照覽。代天行誅焉爾。不特奉前中納言意也。抗辨不屈。尋高橋父子自殺于大坂四天王寺。河崎某。篠原某自殺于生玉祠前。皆從擊直弼。追來者。有水戶農宮田瀨兵者。詣齊護邸自訴曰。臣後期。不得與櫻田義舉。以為終天憾。然已同其志。願共生死。幕府以為狂錮之。尋直弼罷大老。時秘其喪。至四月發之。閏月。久世廣周為老中。尋本多

大隅守忠良

淑子內親王皇姊也

請尚和宮

齊昭卒

忠民。青山忠良亦任之。五月。木村某等自墨歸。或曰。軍艦奉行。不適墨至佛而還。七月。皇子祐宮為皇太子。英人入江戶。議設館於殿山品川。是月。家茂延見墨英二使。尋見佛使。英人二十餘名上富嶽。幕吏百餘人從之。遂浴熱海溫泉。自下田港去。孛使至江戶。請條約。不聽。八月。時天皇勅倍衞大久保忠良齎詔書。傳之幕府。是月。又命故事宣傳聞奏。置武家傳奏司掌焉。今始不經之而傳。故舉朝不知其為何。或曰。攘夷及闕下置衞陣。開淑子內親王第等數事也。家茂使宮婢勝光院橋本氏西上。奏請尚皇妹和宮。初和宮約適有栖川王府。故不聽。橋本氏固請不止。至冬。天皇遂許降嫁。依吉子內親王東降例云。家茂尋使所司代忠義入朝。納幣黃金百枚及物件。頒金一萬五千兩於親王公卿朝臣。前中納言齊昭卒。年六十餘。私謚曰烈公。齊昭英明。嗜學兼通韜畧。天保末坐事屏居削髮。及墨夷來。幕府起參大政。蠲鐘詔實其所請。而議論與老中不合。再坐事。齎志而終。遺書有明君一班抄等。嘗上疏曰。造三檣舶數百千艘。鑄大熕數百萬門。往來外國互市。今海內有禪宗一萬九千三百八寺。密宗一萬千百寺。一遍教六萬七十

紀伊守信親
利熙死諫

百寺。源空教十四萬二千寺。融通派一千五百寺。一
向派本願門徒四萬五千寺。東本願門徒八萬八千
三百九十四寺。專修門徒七千五百二十寺。日蓮教
八萬三千二十寺。使僧侶盡畜妻子習武藝以備不
虞。初井伊直弼奏請收所賜齊昭勅書。見允。乃遣安
藤信正傳旨水戶藩。內騷擾。齊昭燃梗幕命。作檄諭
衆。衆輒服。遂致勅書於幕府云。其已未發江戶詩曰。
白髮蒼顏萬死餘。平生豪氣未全除。寶刀難染洋夷
血。却想南陽舊草廬。天下爭誦之。浪士三十餘名。夜
詣薩州邸。呈書曰。水戶公既死。海內除貴藩。餘無可
依賴者。願屬貴藩為攘夷先鋒。問其姓名。皆不答。薩
藩啓之幕府。幕府命置之其邸。有人要殺墨使記室
此由斯堅于三田。幕府大索之不獲。明年。幕府與洋
銀一萬元於記室母。幕府割北蝦夷賜之大野藩。九
月。以儲君　睦仁為親王。家茂解慶恕慶喜禁錮。釋
太田資始。本鄉泰固石河政平等罪。十一月。增久世
廣周封一萬石。易內藤信親邑一萬石。賞董牙城役
也。脇坂安宅罷老中。箱館奉行堀利熙與老中安藤
信正大論時事于營中。遂致書自殺。其略曰。墨領
事官詣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尊之如師父。遂結伯

近世

文久元年
水戶藩士脫籍

仲之義。渠贈衣帛珠玉巨萬。閣下酬以刑典數部及
慶長金保金一萬鎰。渠醉倒之際。挑閣下。侍婢閣下
舍而不問。渠請築館于殿山。閣下遂許之。甚則渠論
廢帝之事。閣下使國學者探索舊典。僕竊聞之。血涙
如灑。五內皆裂。天下士皆欲食閣下肉。彥根元老豈
非其前鑑乎。是僕所以為閣下碎肝腦。注腸血。以死
諫之也。或云。此書當時激徒藉口于利熙。以誣信正
之罪也。十二月。天皇聞物價騰貴。衆庶困乏。發內帑
金。先救輦下。詔曰。民國之本。民困窮。罪在朕躬。施予
不周。幕府其助之。恤四海民。是春。幕府命宗義和。復
延朝鮮聘期。是秋。命鹿兒島。緩琉球入貢期。初幕府
奏。鑄小鈑四銖銀二銖銀。是歲。令天下改金幣之直。
保字小鈑當二兩十一銖。正字一分當十一銖。尋奏
改鑄小鈑四銖二銖。比舊稍小。昔者小鈑錠銀碎銀
等。多行如泉布。至文政中猶然。其後小鈑銀子歲耗
天保改鑄之後。行者比舊什二。無幾與文錢等漸次
消亡。而世希見小鈑。至是有改鑄名。無見行鈑金文
久元年。二月。水戶藩士子弟二百人脫籍。屯長岡驛。
游士惡漢嘯聚至千八百人。起寨于常陸上毛下總
要衝。移檄曰。紹故黃門遺志。以舉義旗。將率水軍

堀田伊豫守
筑前守長寛
左京亮直賀
式部大輔政恒
堀田鴻丞
越前守忠恕

高輪東禪寺三田濟海寺麻布善福寺

世弘辨官陰
岩山壯吉

略横濱燒館鏖夷一將率陸軍入江戶悉誅吏許互市者江戶戒嚴命慶篤追捕堀田某岡部長寛屬焉命堀直賀自北路入榊原政恒屬焉命堀田某備本道戶田忠恕備南道郡代寄合先手市廳屬吏扼江戶諸橋遣小普請講武所士三百餘人於横濱守番館命諸侯備東禪濟海善福諸寺皆洋人所館也曾人入對馬剽掠宗義和訴其亡狀後幕府遣吏諭夷去三月家茂自西城移牙城下令麾下振勵文武除舊弊省冗費召見山形臣鹽谷世弘岩村臣若山拯奬其碩學也世弘師松崎復最善文拯師佐藤坦精

襲英館

赤隊

經義五月水戶亡命有賀重信榊鉞三郎等十四人襲東禪寺英館揮槍殺傷英卒三人幕吏及郡山西尾衛士驚起禦之亡臣健鬪殺傷衛士十餘人重信等二人死之鉞三郎等三人見逮餘逃去幕府賞衛士命水戶捕餘黨英使責老中安藤信正曰政府無權不能制群下暴擧請自我制之與佛蘭西使將以兵逼信正等百方說諭事裁平自是英置兵横濱以備不虞戎裝赤目曰赤隊明年與英死者親族洋銀三千元六月家茂召尾紀及溜直諸藩議水戶事命新庄桑名松山守神奈川蕃館尋命福井守品海熕

齊正退隱
蒼翠上疏

臺姬路松代守神奈川横濱七月斬水戶囚大關蓮田杉山森山森等其餘已死英人請幕府曰自神奈川至長崎箱館洋多暗礁願得測量海底幕府許之令外國奉行屬吏入英船與俱測量圖之沿海諸藩縱英人上陸給之食及圖成頒之諸藩毛利慶親曩遣其臣永井雅樂入京奏開港事天皇賞之別下詔旨云十月慶親入江戶十一月島津氏密奏出兵京師幕府命鍋島齊正退隱有恭充長澤蒼翠者上疏幕府曰更張大政復之寬永享保之隆黜陟吏胥皆用正議人使一橋刑部卿輔佐幕府越前前中將爲

和宮入營
親子卽和宮

大老將軍親臨廳聽政而議大事於京師因罷令關白九條公選一條二條近衛公代之又曰今者已尚內親王宜速復上洛禮入朝親謝否則爲姦侫所蔽明春或有天下亡命輻輳京師宜及今遣譜第諸藩護京師陰備之若夫互市鎖横濱箱館仍舊制許長崎種島妥之島津黑田鍋島氏其他如請停賄賂置內監察巡察使等頗切時事云十二月先是詔以皇妹親子爲內親王尋東下權大納言忠能以下公卿少老高家等扈從焉館清水氏遺第至是與其母觀行院典侍局庭田氏皆乘牛車入營儀仗盡善美明

二年
坂下之變
三島三平
豐原國之助
細谷忠齋

年。家茂使井伊直憲等入朝奏賀内親王婚成。頒金一萬五千兩于諸公卿。慶之四位五萬石以上諸大名亦遣使奉賀。幕府自請釐降。費財不知幾鉅萬。蓋閣老等相議。以親睦公武。防激徒動朝論也。二年。正月十五日。三嶋某豐原某細谷某等七人。要撃老中安藤信正于坂下門。信正常多從家臣自衛。三嶋等揮刀奮進。衛士力拒。信正傷肩僅免。七人格鬪皆死。檢屍各懷書。略曰。安藤承井伊氏後。奸謀詭計超過之。蔑如朝廷。親昵洋夷。貸之殿山地。與京尹酒井謀。幽公卿正言者。釐降皇妹。以擅幕威。棄神聖之道。奉邪蘇之教。廢君臣父子大倫。溺夷狄禽獸汚俗。命國學者。索廢帝之古例。將使大將軍流逆名於無窮。蹈北條足利轍。大逆亡道。臣等爲國家誅之。或云。此舉故箱館奉行堀利熙臣甲田顯藏。水戶人黑澤五郎。越後人河本壯太郎等七人。而皆詭其名也。幕府增關白尚忠。參議胤保。中納言俊克。中納言雅典。少將有文。中將具視等十九人官祿。三月。先是。島津茂久上書闕下。請勅幕府盡其職。尋福岡亡命平野國臣著培覆論。以遺茂久重臣。更說帝之親征以攘夷。至是茂久諭其臣曰。聞群下有結交四方。唱尊攘者。吾

廣橋胤保
坊城俊克
飛鳥井雅典
千種有文
岩倉具視
修理大夫茂久
培覆論
平野次郎

慶親說老中

嘉而危之。勿輕舉暴動以謬大計。宜俟吾命。時毛利慶親上書幕府。陳天下利害大要。謂朝廷幕府相和者。本也。諸港開鎖。末也。國基已立。開鎖之權在我。所謂立國基者。在明名義。明名義者。遵奉朝廷焉爾。又見老中久世廣周於營中曰。今承井伊安藤擅政之後。而不能挽回幕氣。和宮之降嫁。卿等連署奏曰。尚宮則大樹上洛。今乃食言。天皇震怒。自黜鍋島氏大藩失望。爲自守之計。方今幕府之危如累卵。有萬一挾天子號令四方者。何以應之。國事已至此。可無大處分乎。廣周等愕眙。請教。慶親睨視不答。頃焉曰。爲今之計。有春岳爲大老。刑部卿爲輔佐。登庸川路佐々木等。以一洗弊政耳。廣周曰。謹奉教。一坐悚然。慶親因薦其臣永井雅樂。審京情。幕府召雅樂。厚遇之。授密旨。入說京師。四月。雅樂上書議奏大納言忠能。陳時勢不可已。請勅許條約。雅樂頗有學術。練達世務。其所條陳。洞見時勢。然當時脫藩士輻輳京畿。出入縉紳門。内外咎雅樂。遂不得要領東歸。長人在京者惡雅樂。欲刺之大津。雅樂諜知之。取道中仙道來原良藏爲雅樂副。至京師。及歸屠腹。遺書曰。爲公武。所議者遂不貫徹。自以爲忠爲義者。今反爲不忠不義

慶永退隱稱春岳
雅樂上奏

田中河内介 荒卷半三郎 森山新五左衛門

國臣等要說久光

故以死謝之明年雅樂亦以事自裁初浮浪魁平野國臣轟武兵安積五郎有馬新七田中某荒卷某森山某等三十餘人唱尊攘於攝播同盟至數百人相謀曰烏合舉事孰與依賴大藩鹿兒島藩宰島津久光將赴關東過姬路國臣等相率投之曰近日幕府蔑朝命親外夷臣等憤激將欲戴公以解公卿大臣幽屛據大坂彥根二條三城下令七道奉皇駕於函嶺東問罪幕府并殲滅醜夷請公察微衷奏之朝廷久光危之慰諭留之伏見自以士卒千餘人入京師因前大納言忠煕上書曰戊午以來幕吏恣許互市黜親王公卿以下列藩正議之徒志士亡命結黨或刺大老或戮醜虜遂欲起義兵幕吏加以嚴刑峻法而志士益激日甚一日臣恐其釀國乱遂陷夷術中與修理大夫議將東建言幕府途過屬士欲迎臣舉事臣諭之竢命以請處分朝議恐其過激留久光鎮京師既而薩之亡命在大阪者憤久光過鎮靜與諸浪士相率將來逼京師久光乃遣藩士要之伏見遂激論鬪争有馬新七以下死者八人藩士亦蒙創時酒井忠義呈書傳奏藤原光成藤原俊克曰仄聞西國亡命嘯聚于兵庫大坂等唱暴戾之說尚公卿密

所司代威令墜地

三郎高德後裔備後守

解公卿諸藩幽屛

慶親茂韶等上書

通其謀必有不測變敢請勿卒爾生事萬一有逼輦下覘威刼者微官竭國力誅夷之及伏見之變起上下驚擾忠義等倉皇入二條城自是所司代威令墜地屬士横行殺伐之風大起吏有力者往々罹其禍與力同心逡巡不能誰何時勢大變尋久光又有所建言天皇嘉其忠誠比之元弘勤王兒島高德賜名三郎詔曰關東奏請限十年絕外夷汝其奉旨運謀以東張國威久光齊彬弟為茂久生父先是家茂奏增酒井忠義封一萬石罷本多忠民安藤信正老中以水野忠精板倉勝靜任之至是釋慶恕慶喜慶永及山内豐信伊達宗城罪尋奉詔解粟田宮鷹司近衛一条久我萬里小路等幽屛時慶親復上書幕府曰近日列藩游士直奏事於天朝勿論得失恐失政躰將軍宜朝京師會列藩議國是凡事之大者奉詔以令天下則天下將知公議所在矣居無何詔召慶親西上同島津氏留鎮屬士五月蜂須賀茂韶亦上書幕府略曰夫膠柱之法不足制究理之夷許之互市亦有廟算而憾其不當竊何也初拒彼之請及見要請皆許之彼之猖獗亦不偶然也茂韶恐行陥腥羶域游士嘯聚闕下人心向背於是乎可見矣側聽

齊正亟隱稱閑叟
宗城稱春山

天皇逆鱗。勅使東下。蓋亦係外事。朝廷幕府親疎。皇國之安危係矣。轉禍為福。措天下於磐石之安。在今日。生釁釀亂。踏應仁之覆轍。亦在今日。事機易失。間不容髮。請選非常之人。以處非常之事矣。若松平春岳。鍋島閑叟。藤堂高猷。伊達春山。皆有所長。而閑叟最賢明。宜使之參廟議。麾下亦不乏其人。故源齊昭。故島津齊彬。才識不凡。嘗所建議。必有可參酌者矣。引三家三卿。陳意見。優待大藩。備諮詢可也。公私二字。治乱判焉。敢陳管見。以備采擇。曰。將軍宜入覲謝鸞降之恩。曰。皇宮供御。宜倍舊額。曰。修歷朝山陵。曰。

四方游士。憤受外侮。遂犯幕法。跡可憎。情可恕。請寬假之。使各歸其藩。其餘尚數條。且曰。海防大事。請命海外各國。造十數艦。使麾下士人。就彼學操船。以熟海路難易。或巡視北邊魯西亜境。或航朝鮮廣東香港呂宋爪哇諸島。自我開貿易。以償捐貲。置造船鑄砲場於五畿七道。一道三所。使工人習熟技巧。藤堂高猷亦請。家茂入朝。以副中外之望。初家茂之嗣立。以德川慶賴為後見。至是罷之。使松平慶永。松平容保。參政事。罷內藤信親老中。以脇坂安宅復之。是春佛人說天主教於横濱。聽者三十二人。幕府捕之。既

田安大納言慶賴

水野筑後守
軍兵斫英人
丹波守光則
大原重德
勅使入營

而原之。是月。英人上書幕府。言小笠原島。非日本有。先是。幕府遣水野某於島撿之。乃引我的證答之。六月。松本臣伊藤軍兵。殺英人二名於高輪東禪寺。而自殺。幕府罷松平光則警衛。出軍兵屍以謝英。尋與洋銀三千元死者族。軍兵居常慨光則警衛洋夷。欲以事致仕。會更戍之日。英人失禮。軍兵憤恚。遂及難。先是。朝廷遣左衛門督源重德。奉詔書東下。令嶋津久光及萩家宰等從之。是月十日。入營傳旨。略曰。朕惟方今外夷猖獗。幕吏失措置。天下騷然。萬民將墜塗炭。朕深憂之。仰恥祖宗。俯愧蒼生。幕府奏曰。近

者人心不協。是以不能舉膺懲之師矣。苟降嫁皇妹於大樹。則公武一和。天下戮力。掃攘外夷矣。故許其所請已。而幕吏連署奏曰。限十年必攘外夷。朕甚嘉之。祈神以待其成功。客臘和宮東下。且告國政仍舊概委幕府。而至議外事。大係國體。故咸奏聞而後定之。或使二三大藩預聞其處置。幕吏依違。未奉行。既而薩長以下列藩獻謀議。且西海山陽南海志士蜂起。其所密奏雖畢出於忠誠憂國之餘。而事甚激烈。故使薩長徒鎮之。因召老中久世廣周。而未西上。幕吏因循偷安。失撫馭術。如斯則國家傾覆立至矣。朕

日憂懼焉所謂偷一日之安忘百年之患聖賢遺訓可鑑也。要須內修文德外整武備逮奏攘夷之功矣。朕欲使德川氏恢祖先功業張天下綱紀因命三事。其一欲使將軍率諸大名入朝議治國家攘戎夷上慰祖神之宸怒下從義臣之歸嚮開萬民和育之基置天下於泰山之安。其二依豐臣秀吉之故典令沿海大藩五國為五大老以決國政防戎夷則環海武備完實。確乎奏攘夷之功。其三使一橋刑部卿輔佐將軍。越前前中將任大老職。行內外之政則必不受左袵之辱矣。將軍撰其三事以行其一也。家茂乃理裝自家光入朝以來。此典廢者二百三十年人或始知有舊典云。

近世日本外史卷五終

伯耆守宗秀
文久二年七月代
見前巻
起慶喜於廢永

九條尚忠
嶋田左兵衛尉
宇郷玄蕃

天誅
近衛忠熙
三條實萬
久我建通
岩倉具視
千種有文
富小路敬直
正親町三條實愛
中山忠能

近世日本外史卷六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家茂之議入朝也。老中脇坂安宅。傳教於內外諸臣
曰。昇平三百年。綱紀弛。武備廢。近年外國事務多端。
天下物情恟恟。終至腦叡慮焉。將軍深恐之。朝廷幕
府素無間。故欲速上洛。直奏事實。徹誠實。一變弊風。
大振武備。使皇國為世界第一富强。以上安天朝。下
保萬民。諸官其體認此意。國家利害。苟有所見。直言
勿諱。家茂因罷久世廣周老中。尋罷所司代酒井忠
義。以松平宗秀代之。七月。命安宅及板倉勝靜等。大
黜陟諸有司。遂奉詔旨。起刑部卿慶喜。為輔佐。中將
慶永為政事總裁職。輿情大喜。尋命井伊直憲。刑長
野主膳。直憲以既誅。答浪士相謀斬尚忠臣嶋田某。
宇郷某。梟之四條磧。揭示其罪狀。蓋以主膳嘗探偵
京師。二人為之耳目也。後與力大河原重藏等數人。
亦梟首稱曰天誅。於是京人畏浪士如虎。八月。先是。
朝廷罷尚忠關白。以忠熙代之。至是詔贈實萬右大
臣。幽屏內大臣建通。中將具視。少將有文。中務大輔
敬直。勅前大納言實愛。前大納言忠能屏居。皆以贊

雅樂頭忠顯
備前守忠恭
殺英人於生麥
置守護職
肥後守容保

關東謀議也。實愛忠能尋復其職。毛利定廣奉勅東
下。傳旨曰。戊午以來。公卿列藩幽黜者。幕府已赦之。
則凡關國事見罪者。無貴賤。宜速釋之。並收養殉難
者妻孥。又曰。故中納言源齊昭。忠烈罕儔。因贈之從
二位大納言。幕府其命慶篤。繼先志圖報效。先是。幕
府以酒井忠顯衛京師。而薩長二藩既護禁闕。威權
甚盛。忠顯無所施設。入館妙滿寺。爾宗秀之為所司
代。稱病未西上而罷。至是。以牧野忠恭代之。山內豐
信入京。詔同薩長鎮闕下。時數賜內勅諸藩。而三藩
威望最盛。尊融忠熙親薩。實美公知親長土。其勢相
軋云。是月。勅使重德西歸。島津久光護之先發。途過
生麥。英人馳馬衝久光前驅。衛士怒殺之。重德駐駕
品川三日而發。程長人桑原良藏入橫濱。欲斬外夷。
見捕自殺。閏月。重德久光復命。天皇勞之。進重德爵。
欲敘任久光從五位下大隅守。報之關東。慶喜慶永
等以有生麥事。請暫停之。朝廷乃以御劍賜久光。後
列諸侯累遷近衛少將。幕府置京師守護職。以松平
容保為之。給官俸五萬石。初容保辭以國在東僻。不
便守護。家茂使慶永諭之曰。卿幕府懿親。忍坐視近
狀乎。容保乃奉命。自揣曰。當審大計。而後從事。乃建

大議舊制

尚忠稱圓真
建通素道
有文自觀
具視交山
敬直敲雲

圖書頭長行
河内守正直

大行黜陟

言首陳尊王之義。及開鎖之論。參酌時勢。議置三港。幕府納之。容保使家臣二人先入京。觀察時勢無幾。還報曰。臣等入謁三條公。公曰。嚮大原之東下也。關東待勅使禮不備。今者吾奉勅東者在近。汝等歸報中將。為我周旋改其禮。至京師事。吾盡力彌縫之。容保乃綏西上期。時幕府大變舊制。以諸侯凋弊。省冗費。廢虚飾。革衣服之制。登營皆以馬。更綏間歲會同之期。許夫人世子悉就國。於是諸藩夫人姬妾。相率上途。紅轎絡繹。綿綺奪目。諸侯妻孥。生長於江戶。其就國為遠謫。思輿中垂泣。出都。都下殷富。亦賴諸侯會同質妻孥。至是二百餘年綺靡繁華之俗。俄索然。

九月。詔放九條圓真。其子幸經。久我素道。千種自觀。岩倉交山。冨小路敲雲於洛外。十月。幕府營淑子內親王第于恭禮門院宮趾。長藩臣前田孫上書朝廷曰。京師神器并列聖山陵之所在。不置親兵。以莫安宸襟。願命關東募親兵於諸藩。朝廷精選之。如往昔兵部練試其武器糧食。亦徵之諸藩。十一月。詔以慶喜任中納言。先是。家茂以小笠原長行為老中。格以井上正直為老中。免井伊直憲京師守護。至是。削其封十萬石。安藤信正二萬石。間部詮勝。內藤信親。久

勅使東下

相模守慶德
安藝守茂長

修理山陵

世。廣周各一萬石。堀田正篤。酒井忠義。松平賴胤。松平宗秀。松平乘全。水野忠寛。亦罰其他黨井伊氏者數十人。皆蒙譴責。家茂亦請貶官位一等。謝從前政治失當。朝廷優勞不許。勅使中納言實美。副使少將公知東下。山內豊範從之。是月廿七日入營。宣敕曰。幕府大除舊弊。改政躰。叡感不少。至攘夷。宸慮確乎不渝。然天下人民不一心。則難奏其功。朕苦慮之。欲營議決攘夷。布告之於諸大名。如其策略。固為征夷職掌。其宜盡衆議。奏距絶之期。幕府待勅使。禮有加於舊云。尋命池田慶德。淺野茂長等。又傳詔幕府。蓋議置親兵也。家茂呈書實美公知等曰。詔布告攘夷於天下。設親兵於京師。臣奉承之。然臣家茂服征夷重任。兼任右近衛大將。則親兵守衛。即臣之職掌。故臣雖不肖。嚴備其守衛。至攘夷。固要皇國全州防禦。故令列藩養國力。以專其任。臣明春上京。具奏其方略。尋實美等復命。豊範及毛利定廣從焉。慶德茂長等。皆歸京師。詔德川慶篤奉行。戊午勅。先是。島津茂久獻米一萬石於朝廷。毛利慶親獻黄金若干。至是。戶田忠恕建白。請命其族戶田和三郎修理山陵。幕府奏之朝廷。乃任大和守。為山陵奉行。十二月。松平

八十餘藩入京
修理大夫久昭

三兵隊
傳習
三年

容保入京館黑谷光明寺德川慶喜館東本願寺初幕府之制不許諸大名私入京師然自毛利氏入洛其制自廢肥後假南禪寺加賀假建仁寺阿波假佛光寺長門假東禪寺皆以舊邸陝小也薩起新邸于相國寺前阿于聖護院南藝于其東肥後于壬生村肥前于西陣筑前因幡備前于堀川長門土佐久留米仙臺安濃津等廣其舊邸至是大名入京師者八十四藩塡咽市街中川久昭東下過伏水尊融及公卿使人責之曰何先江戶而後京師也久昭乃入京有人殺塙次郎於九段坂次郎嘗受安藤信正命按廢帝例者世或寃之又火殿山英館皆亡命所爲云是歲幕府召募編步兵隊又撰麾下士團結騎砲二隊幷曰三兵隊囑和蘭造軍艦遣榎本鏻次郎赤松大三郎內田恒次郎澤太郎左衛門等學習水軍榎本等在蘭技大進及艦成率之歸朝名開陽丸三年正月二日天皇延見守護職松平容保所司代牧野忠恭等勅傳奏藤原光成藤原俊克受在京大名賀正于學習院尋延見中納言慶喜中將池田慶德中將毛利慶親少將毛利定廣侍從山內豐範侍從伊達宗城淡路守毛利廣篤左京亮毛利元周賜御

天盃

處士横行促攘夷

盃及物有差特進慶親任參議御盃俗曰天盃古來武門惟幕使賜之近日則周賜又加以御衣御劍蓋爲殊恩也英國人來江戶告曰英佛將舉兵來家茂以鍋島齊正爲文武總裁諸浪士以攘夷促慶喜慶喜曰待將軍入朝浪士等扼腕而退遂殺千種家臣賀川肇技其首於慶喜館曰爲攘夷血祭呈其左右腕於友山自觀曰公等信肇奸謀故獻之又殺池內大學梟首於大坂難波橋榜曰大學嘗蒙恩於縉紳門與正議士周旋旣而變意通謀姦吏多害志士故誅之拔其片耳於前大納言實愛忠能家曰公等與千種岩倉謀貪賂矯詔嘗親昵酒井若州三日不罷職如大學耳矣又技一首於山內豐信館書曰是唐崎惣助首惣助出入千種家助惡今者攘夷詔下公舉措安危係焉微者之首供轅門旣而實愛忠能罷其職前左大臣忠熙罷關白前右大臣輔熙代之二月詔青蓮院宮尊融蓄髮稱中川宮尊融避嫌未輒奉詔總裁慶永入京居其二條邸肥後人轟武兵長門人久坂玄瑞寺嶋忠三郎土佐人武市半平太等詣關白邸逼之曰慶喜慶永已入京而因循延攘夷期朝廷亦不問之臣等憤激之餘或不能顧尊貴欲血

正親町實德
西三條季知
橋本實麗
豐岡隨資

關國事

議處浪士

又以祭軍神。關白大驚。報之各藩邸。邸監率之去。大納言實德。中納言季知。少將實麗。大藏卿隨資等亦促關白以攘夷。關白報之慶喜。慶喜與容保慶永豐信答之曰。待將軍入朝。儀畢而決之矣。慶喜固知攘夷至難也。欲賴島津久光以謀開港。小笠原長行之嘗訪姊小路公知也。公知誘以甘言。知關東陰事。報之浪士。於是武兵等說容保臣曰。將軍業已奉攘夷詔。後見總裁等職亦備。而紛紜者蓋有沮之者。可疑者一橋公也。尋詔公卿及在京諸藩。早奏攘夷功。及洞開言路。遴選關國事。置參政執事。關國事者撰當時公卿有名望者為之。皆武兵等嘗所建言關白也。慶喜乃與慶永容保豐信宗城等議處浪士。慶喜曰。游士憂國之餘。脫藩籍捐妻子。宜賞其志戒其行。容保曰。賞之渠謂甘言誘之。徒取笑耳。慶喜亦聞武兵玄瑞等逼關白怒慶永。因記數十人姓字。欲逮之。或曰。令犯衆怒急之。則井伊之續耳。容保曰。不如令處士各歸其主。無主者幕府食之。乃命町奉行搜索告諭之。又議置文武場。以為浪士容身之地。初秋田人平田篤胤唱皇學於京師。篤胤歿。其子及門人松山藩士三輪田綱。下總人宮和田勇。青柳健。信濃人高

梟木偶首

英佛責生麥之事

間部安房守
津輕式部少輔
岩城左京大夫
松平山城守
久世鐵吉
安藤陽助
山內遠江守
淺野為五郎

松趙。因幡人仙石佐太。石川一。江戶人師岡節齋。山田總夫。備前人岡元太郎等。論說尊攘。與浪士數十人謀。入等持院。斬足利氏三世木偶首。梟之三條磧揭示曰。賊首賴朝啓不臣之端。至北條足利。罪惡貫盈。當時王綱解紐。不能正名誅賊。今者萬事復古。罪不臣之秋也。故先誅三賊以正名。今日有奸惡過足利者。苟不悛。天下志士將大舉問其罪。矣容保等議曰。橫逆至此。不可不索捕。因奏曰。此輩外托尊王。內逞私意。結黨橫行。僇及木偶。慘虐倖發墓鞭尸。尊氏等雖凶虐。拜大臣大將。今輕朝廷。無幕府。以謗當世蠱人心。辜不可釋也。毛利慶親首請宥三輪田以下。朝議欲假之。慶永容保爭之。遂分拘之諸藩。自是諸國浮浪之徒。欽慕毛利氏如主將。是月。英佛軍艦相踵入橫濱。十九日。呈書幕府。逼曰。願獲島津三郎。否則得償金六十萬元於政府。別取三萬元於鹿兒島。二者不聽。直啓兵端。請自今限二十日賜答。江戶戒嚴。命間部詮實守殿山。津輕朝澄。岩城某守越中島。松平信庸。久世某守濱苑。安藤某守羽田。山內豐福。淺野某守大森。事報京師。詔在京大名曰。英人至橫濱問生麥之事。今將拒絕之。任藩屏者就國整兵。乃

加賀中納言齊泰
三河守慶倫
隱岐守玆監

家茂入朝

天璋院家茂嫡母

令前田齊泰備京師軍糧毛利慶親備對馬援兵軍糧因罷其武庫戍松平慶倫龜井玆監中川久昭代之德川茂德戍二見浦與安濃津同護大廟池田慶德督攝海諸戍兼守隱岐時在京諸藩將迎家茂聞此令多就國詔使藩士處士入學習院縱議國事家茂以十三日發江戸三月四日抵京館二條城尋入朝獻御劍一口鞍馬一頭黃金百枚白金三千枚扒硯香爐步障屏風畫副錦綿等物親王公卿以下獻饋有差内親王親子天璋院敬子亦獻白金緞子紗綾昔者家光入朝儀衛甚盛至是内外多事國家疲弊故極其省畧云先是慶喜因關白請造廷建言關國事沮之至是賜謁公卿羅列慶喜前拜曰將軍在職請委任之天皇曰可其勵精攘夷慶喜拜謝而退由之家茂名望大定天皇行幸於上下加茂廟親祈攘夷也關白輔熙右大臣齊敬權大納言忠禮以下縉紳卄名從焉家茂率中納言慶喜中納言慶篤以下大名十八名護衛前後行幸為數百年廢典縱民觀儀衛初家茂未西也豫詔在京限十日以攘夷之期逼也而英事日急有燒品川高輪之說東人内顧日夜勸家茂東歸時德川慶恕上言曰君臣和而夷

可攘謗曰去者日遠臣恐釁之開不如綏將軍東歸慶喜容保亦說輔熙實美請留家茂天皇燕見家茂待之太渥曰業已委萬事當在此指揮大名家茂感喜先是嶋津茂久臣本多某獻十策於闕下曰築大坂外城引淀河為湟渠其規摸倍豐臣氏而四面起熕臺諸門設大銃數十曰徵近江美濃丹波等不沿海諸州兵守大坂曰尼崎岸和田兩城為大坂羽翼因倣阪城制開周池築熕臺集攝之兵于尼崎泉之兵于岸和田曰和田岬築八稜城亦徵不沿海國兵守焉曰自安治川木津川至山崎八幡峽連築熕臺曰令武庫界浦市人徙京師曰紀伊阿波淡路遣公卿各一人巡視其海防作圖奏之曰沿海各國建土着戰守之策勿勞奔命曰武庫界浦及其他要港置軍艦其十請大將軍留京師指揮列藩至是嶋津久光奏曰臣獻鄙見論時事而讒口間之言不行而在闕下媒孽不虞之變且攘夷期近矣願賜數月暇因留書明日就國以諸藩在京或有議嶋津氏執事者也詔德川慶篤為將軍目代東下秉機舉事慶永亦為諸浪士所逼慶永知其事難俄行也上書辭其職直就國慶永任總裁出於朝旨幕府讓其輕卒命之

新撰新徵

屛居山内豐信伊達宗城等亦前後就國。先是關東召募游士。編曰新撰。以鵜殿鳩翁爲總括。與家茂相先後而西。其人豪俠自任。欲以壓在京處士。會英事急。或請東。或請留。於是幕府又募游士。編新徵團。初出羽人清川八郎。江戶人安積五郎等。唱攘夷於江戶。八郎嘗殺人避仇。經奧羽北越。潛行入京。會攘夷論起。結交薩人長人。及幕府募兵。以八郎爲新徵隊長。赴江戶。其部下村上俊五郎。石坂周造。藤本昇等五百人。亡賴不羈。募軍須於豪民。將襲橫濱。遠近騷然。幕府悔之。令秋田小田原庄內高崎中村五藩巡

延回答期

親兵

攘夷期限

男山行幸

羅江戶。所在捕獲。已八郎爲會津士速水藤四郎。佐々木只次郎等所斬。事寢平。幕府以故淸水氏士二百餘人屬容保。是月八日。幕府延英國回答期十五日。後復延之者再三。四月。先是幕府下教十萬石以上諸藩。募勇士常衞禁闕。萬石一人。期年而代。至是勅分親兵屬左右近衞權中納言實美掌之。尋詔家茂。令十萬石以上諸藩。三藩同戍京師。以百日相代。家茂與慶喜老中以下詣闕。朝廷乃以五月十日爲攘夷期。令家茂下令諸藩。家茂不得已布告之。而竊不奉其旨。既而天皇行幸男山。欲授攘夷節刀於家

薩藩上書

茂。關白輔熙。左大臣忠香。權大納言家信。忠禮。資宗。權中納言實美以下公卿。及中納言慶喜。中將容保。少將毛利定廣。上杉齊憲。南部利綱。侍從宗義達。鹿兒島仙臺等列宰。皆扈從焉。家茂臨期稱病不從。因召慶喜。欲授之。慶喜窮蹙。亦稱病俄下祠。浪士等聞之怒曰。咄。懦夫不足偕爲事。遂通請天皇親征。爲之先鋒。朝廷暫慰藉之。時英夷償金之議久不決。薩人上書幕府曰。聞英人逼政府。欲得吾族三郎而甘心焉。幕府憂勞。夫英人失禮於我。我斬之。曲在於彼。而求償於我。何舛也。我請用兵從事。吾安能爲彼所獲。

豐前守信篤

三郎之言如此。敢請公裁。公卿亦主張不償之說。有英佛寇攝海之說。家茂因奏南巡。修海防。至大坂。尋巡紀淡攝播沿海。輕裝間行市街。不警。尋朝廷詔慶喜輔佐家茂。時德川茂德留守江戶。與老中謀致書家茂。促東歸。東人謂朝命多不便。將軍留京。徒損幕威耳。既而慶喜長行等。奉攘夷詔東下。而英佛人益逼幕府。老中欲與家茂東歸決之。相尋馳駟告急。五月。老中多稱病。至無一人視事者。德川茂德欲西上奏請與償金。慶喜使人留茂德於途。茂德入名古屋城。稱病不出。幕吏無辭延決答期。老中松平信篤。井

與償金

攘夷先鞭

上清直等。遂授償金證券於英人。而會長行至。欲先鎖港而後償之。老中不聽。長行獨至橫濱。告各國公使曰。我邦獨立久矣。邦人皆不喜外交。故京師命幕府鎖港止貿易。請領會之。公使等答曰。此非吾輩所關。貴國當遣使本國議之。然既結約而破之。各國將問背盟罪。貴國何不知宇內形勢之甚。幕府慮英佛生變。宣布市民。市民爭為逃避計。舟車搬運。府下大騷。慶喜途聞償金之議決。馳駰止之。既而召神奈川奉行。聞狀勢不可回。乃入江城。遂使人償洋銀四十萬元於英。事始平。初容保建議。以八幡山崎為山城

前門。築塞堡。使勝麟太郎等董役。是月。家茂命福山守八幡。其藩守山崎。尋詔家茂策三事。曰阪城攝之咽喉。可命大藩鎮之。以扼南海。曰界浦要衝之地。立花鑑寬守之。國力疲弊。宜代以大藩。曰新築制鐵所。使列藩制堅艦大砲。又詔使文武公卿皆每帶劍。自古文官。雖大臣納言。非兼近衛等官。及特敕聽之。不得佩劍。至是。以海內不平也。革其典。先是。毛利慶親遵奉朝命。欲着掃攘先鞭。大修下關堡壘。下關外舶所常往來也。是月十日。戍兵發庚申艦。砲擊墨舶一隻於田浦洋中。墨舶亦進發熕。入夜大雨。海面暗黑。

公知遇害
姉小路公知

西城災

多不達。戍兵又放一艦。交戰數刻。墨人死傷。遂遁。家茂自阪歸京。時攘夷過期。東報未至。而奏讓幕府。慶恕等對曰。遣使促之。尚遷延。將軍東下。計之。慶喜上書曰。賤臣無似。叨蒙朝眷。未見攘夷勝算。幕吏疎臣。為包藏禍心。臣日夜盡力。欲報朝恩。而才短智淺。不能審勢知機。恐不堪負荷。請辭。後見朝廷倚賴慶喜。不允。先是。參政少將公知從侍臣吉村右京。金輪勇二人。過朔平門外。有人要擊之。勇狼狽逃走。右京獨留捍禦。衆寡不敵。公知傷面歸家而斃。賊遺刀及木屐去。皆薩摩製。詔列藩守九門。命會人捕薩人田中

雄平等三人。令町奉行監護之。雄平自殺。詔免薩人乾門守。公知性剛直。天皇寵信之。死年二十七。天皇大嗟悼。贈參議左近衛中將。賞右京。賜黃金三枚。右京出石藩士。後從澤宣嘉戰死於銀山。浪士等殺處士家里新太郎。梟于三條磧。以新太郎主張開國論也。六月三日。家茂入朝。詔許東歸。此日江戶大火。西城亦災。明年又築之。先是。下關之兵與蘭舶戰。互有死傷。是月。墨艦來襲擊。破庚申艦。砲臺亦毀。尋佛艦突入。毀赤馬關壇浦杉谷等砲臺。上陸放火前田村。長人短兵橫衝其隊伍。苦戰僅卻之。初長人砲擊夷

長倉啓隙

艦。小倉對岸不援夷、亦不侵焉。長人責小倉曰、隣國之義、危急相援。今傍觀者、背攘夷之詔也。後我復砲擊夷艦、對岸之地、不保彈丸不及。勿復咎之。小倉人曰、將軍在職、幕命乃勅命。不敢為無謀之擧。彈丸之及、不得從其命。自是長倉有隙。幕府後令中根一之丞・鈴木八十五郎・牧野左近・村上求馬等乘朝陽艦、至長詰問擅啓兵端、且巡察九州。一之丞等過淡路岩屋洋、德島藩長坂貞治誤認為外舶、發熕。後貞治屠腹謝罪。一之丞等將赴小倉、過田浦、長人砲擊之。乃下小艇詰之。長人答曰、幕艦已摸洋製、故擊之。不

長殺幕使

則誤認洋船以為我艦。可乎。左近・求馬等遂巡視九州。而一之丞與八十五郎入萩、詰長事。長重臣答曰、奉朝命幕旨焉爾。何敢擅乎。拘留二使、遂暗殺之。自是幕府大惡長藩、詔列藩曰、攘夷就緒、而有傍觀之藩、宸衷勞矣。長人已首事、當戮力攘之。而奏命容保曰、聞小笠原長行率步兵數百人、海路抵大坂、決死而向京師。可出兵留之。容保曰、長行非抗命者。留之不用兵力。長行入淀。淀人叢銃備之。詔禁長行入京。老中出問長行意。曰、事已迫矣。請見將軍面陳之。其意謂鎖港太難、乃欲陳其所視形勢、以定廟議。家茂令

水野筑後守號凝雲
井上信濃守
向山榮五郎
長門守正邦

監軍西下

長行待命大坂。尋家茂自京至坂。詔案長行罪。會外國奉行柴田某等來啓英事。家茂乃使慶恕・容保等代按長行罪。十三日、艤於大坂。十六日還江戶。尋免長行老中、格拘之。大坂至秋、屏居江戶。黜水野凝雲・井上某・向山某。皆從長行而來者。幕府以酒井忠顯為老中、班於諸老上。罷牧野忠恭、所司代稻葉正邦代之。鳥取人襲英艦於攝海。英不戰而去。後鳥取將屠腹云。詔以少將公董為監軍、遣長防及鎮西、傳攘夷應援之詔於諸藩。水戶・會津・伊達・細川・池田・山內・有馬等親兵數百人從之。特賜紅白御旗於中將慶

七國謂英佛魯米蘭葡孛

親、賞其能敵愾絕外夷。先是慶親聞天使西下、獻其資金一萬兩。於是天皇頒賜之公董及從兵。尋筑前・肥前等諸藩馳使至萩城曰、貴國復有寇、必致援軍。淺野茂勳亦欲援之、奏請就國。詔讓幕府私盟約七國曰、鎖港限三十日。七國不卻、則攘之。老中信篤・正直等謂事難施行、且并絕和蘭何也。廷議命容保東下策之。容保辭以職在守護。乃使禁裏付小栗某東。初朝廷欲糾合小藩守大坂、命容保部分之。容保辨駁不可。幕府欲使慶恕鎮大坂。慶恕辭、尋就國。茂德亦致仕。更詔鳥取・柳川守大坂。是月廿七日、英人帥

薩與英戰

東園基敬
四條隆謌

軍艦七艘抵鹿兒島。曰、生麥之事、與政府既平。更得贖金三萬元於貴藩、以養死者妻孥。不則得主使者。薩人對曰。殺人者死、我法也。今其人亡命、追捕未獲。衝大名鹵簿者、亦有我法禁存焉。議之政府與足下、辨其曲直、而後議養妻孥。七月朔。英人奪我蒸氣舶三隻。及琉球貢船焚之。薩兵見之大怒。會大風雨。乘之邀戰。英艦其一不動。其六宛轉自在、向岸砲擊。丸無虛發。碎我數砲臺。數十砲門火。及鹿兒島市。延燒數百戶。我丸亦能達。傷其六艦。殪二將。死傷者數十人。時薩士二人乘飛舸、入英船、有所說諭。英人即止

戰退去。二士附載至横濱。遂請金二萬兩於幕府、與之。事乃平。初薩摩撰壯士五十名、稱賣菓船、謀分入英艦、刺其船將。薩兵應機一擊、鏖之。以風浪大起、不得近。其計終不成。及戰、英一艦不遑拔錨、絕其纜。薩人奪錨。至和成、英懇請得之。万國之法、奪錨則傳之四方、告戰勝。事平、則出金贖之。英不費一金得之、喜出望外云。茂久上書奏捷。詔賞其功。尋召久光、遣中將基敬巡視加田等沿海。侍從隆謌巡視明石等沿海。淺野藤堂氏宰從基敬、黑田池田氏宰從隆謌。天皇觀會津練兵於建春門外。八月、詔大坂城代松平

伊豆守信古

詔教齟齬

信古曰。番艦如來擊之、勿失。幕府下教曰。既奏請見許。必勿浪戰。時詔教齟齬、率如此。信古因稱病不視事。長人怨小倉不援侵尋之。及公董之西、請征小倉勅。公董曰。吾監攘夷。不監內亂。令人報之京師。朝廷尋召還公董。時公卿或嫉長聲望、右幕府。及嶋津久光者。天皇亦厭長詭激、稍信幕府。先是中川宮尊融上書、請為攘夷先鋒。自薩人去京、王深欽藏此奏一出、人皆異之。至是內勅、欲以尊融為鎮西將軍。尊融辭曰。西方無亂。不須鎮撫。且將軍在東、而又置之西、恐為亂階。天皇依賴尊融。公卿多忌之者。初長藩

欲示攘夷親征朝旨於天下。請先行幸大和、朝議聽之。至是詔曰。拜神武天皇陵、駐驆春日山、議親征。命加薩等六藩、徵行幸資。召近畿大名池田慶德池田茂政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等。力諫、天皇不聽。先是處士殺德大寺臣滋賀某、責以沮攘夷。數擲棄三條橋畔、標榜梟首近畿豪商謀貿易者數十人。燒高臺寺。貼書其門曰。館朝敵春岳。故神火燬之。又貼書於大津曰。搬運越人輜重者天誅。不旋踵。蓋慶永患時事、與其臣横井平四郎等謀、將入京有所奏請。處士等憚之、沮其來也。又投書忠熙忠房齊敬公純第曰。

德大寺公純
滋賀右馬大允

正親町實德
柳原光愛
阿野公誠
山內兵之助

讚岐守元純
古川監物

堺町門

公等沮親征召久光何也處士所為無一非傾關東者而廷臣愛憎不一。若急之所關係不少故守護所司代等持重待之。至是處士屢說尊融齊敬促親征尊融等惡之忠熙忠房公純等亦以投書故怒時尊融忠熙掌內忠房齊敬公純掌外十六日尊融朝有所奏議其夜天皇賜書尊融曰當賴會津島取力以處事尊融答曰濟事在名若專恃力乃取惡名十七日夜半尊融忠熙以下盡朝決議召守護職所司代徵兵備非常議奏傳命鎖九門令薩摩會津因幡備前阿波米澤淀分守之停公卿十三人參朝召大納言實德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光愛宰相中將公誠及池田慶德蜂須賀茂韶上杉齊憲山內其等尊融傳詔曰議奏關國事等信長人之詭激矯詔旨圖不良。天皇宸怒親征非叡旨也諸藩兵士輻輳槍砲成列公卿非當直者不得參朝長州支藩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等不知事由見坊間騷擾為禁內有變急馳詣之朝廷不允入十八日遂詔停行幸免長人堺門之守代以淀兵長人分疏不去與會人薩人相持久之公卿送妻孥於村落市人負擔而立時親兵千餘人聚三條實美邸實美率之詣關白輔熙邸長人亦會

清水谷公正

益田右衛門介

七卿西走
西三條季知
東久世通禧
壬生基修
四條隆謌
錦小路賴德
澤宣嘉

豐岡隨資
滋野井實在
橋本實梁
萬里小路博房
烏丸光德
東園基敬

詔光愛召輔熙實美因輔熙請入朝朝議欲允之容保等不可忠熙等疑懼詔宰相公正責實美屏居不奉勅入關白邸於是元純經幹及益田某等揚言有所訴光愛宣詔諭之曰嚮下勅行幸親征事出急遽且有流言人心疑惑今將鎮撫之然叡旨在攘夷莫之或渝汝主勤王朝廷固倚賴今汝等擁衆闕下不去恐生事變宜速引兵待後命長人不卻薩人請討之更詔齊憲諭之益田等遂留書請復實美等職復守堺門乃奉中納言實美中納言季知少將通禧修理權大夫基修侍從隆謌右馬頭賴德主水正宣嘉而去途至妙法院宮親兵欲從西實美憚擅率親兵揮去之尋詔召實美不及長人擐甲叢槍護七卿自兵庫航而西先是長人多在伏見至是皆去土佐人請追討之不許於是輔熙入朝俯伏請罪尊融等救解之詔奪實美等位官令大藏卿隨資中將實在少將實梁權右中辨博房侍從光德中將基敬等屏居容保正邦慶德茂韶齊憲等寓於施藥院學習院及公卿邸宅以警非常詔曰近者詔令真偽錯出十八日以來詔實出於朕意四方其體之初親征之詔下也處士藤本真金松本泰武安積五郎伴林六郎吉

侍從忠光
天忠党

駿河守家保

村虎太郎等數十人。推中山忠光為將。是月十五日。入大和聚者千餘人。號曰天忠黨。說狹山丹南白木借兵仗。十七日。詣五條代官鈴木源內官舍。謂之曰。天皇親征。我輩為前驅。汝以所管邑入十萬石獻之朝廷。不答。遂殺源內及屬吏長谷川泰次以下五人。梟其首。焚官舍。奪金穀兵仗。驅土人。據櫻井寺。建菊章幟。撤幕府標榜。新揭示曰。皇祖闢國。皇統治國。皇帝天地宗主。汝等辨大義。謹祭祀。報皇恩。信天人一致之道。諭村吏曰。苟為天民。減貢租半。若隸幕府則天誅立至。吾儕之來。誅幕吏。礙攘夷詔。汝等安堵以待朝命。贈書島村壽之助。土方楠佐。通謀於學習院曰。已略五條。不日將率大軍入京。公等促親征。勿失事機。已而聞朝議俄變。止行幸。大驚曰。幕兵必來擊。不如先舉事。廿七日。分兵五百。乘大霧攻高取城。城主植村家保。素修守備。以大砲邀擊卻之。捕五十餘人。天忠黨退據天川。險固守之。時京師大阪戒嚴。長人亦去。浪士等失所依賴。來會者數百人。其勢再振。詔討其黨。是月。尊融始蓄髮。任彈正尹。稱尹宮。九月。紀伊彥根津郡山兵數千人。奉幕命。討天忠黨。五郎等設奇計。夜襲之。或誘出。焚營屢破之。諸藩兵不能

大和守直侯

進。既天忠彈丸糧食捎盡。逃者多。紀伊將水野多門乘之率兵討之。天忠聯銃力拒。多門傷。兵多死。十三日。津將藤堂新七。以兵六百向天川。天忠設伏佯走。津人追之。伏起。津兵潰走。彥根兵援之。津人交戰。天忠敗走。追北至十津川。日暮收兵。天忠夜襲彥根營。死者三十人。十四日。諸砦天忠皆集十津川。津彥根諸軍攻其前。紀伊軍襲其後。津別隊從間道馳入敵中。銃殺數十人。渠帥真金泰武及那須真吾等突入紀伊軍。真金最健鬪。揮大刀。立殪騎卒十餘人。紀伊軍辟易。已而諸軍夾擊。真金泰武中丸殪。真吾亦死。遂潰走。紀伊彥根郡山兵四出追之。五郎等以下五十餘人見擒。忠光率殘兵數十人。間行抵大坂。航海西奔。忠光者前大納言忠能季子。性勇悍。與人激論。動撫劍嘗詣中川宮邸。與論外事。有所忿爭。遂出奔長門。朝廷褫其官位。下關戍兵之砲擊墨舶。忠光偶來在屯中。勸戍將使直襲之。後潛歸京師。居數月。為處士所擁至。是復走長門。變姓名寓益田右衛門介邸云。先是。以太宰帥親王熾仁。為攘夷別勅使。令池田茂政從之東下。尋傳之以關東奏鎖港也。幕府罷青山忠良老中。以松平直侯參政事。尋以牧野忠恭

勸修寺經理

為老中。江戸戒嚴。下教使沿海老稚婦女避之。以鎖
港事迫也。詔止貢親兵禁藩士出入公卿第。令酒井
忠顯東讓幕府攘夷遷延。詔長門按毛利元純等情。
以白慶親父子心事。慶親尋因右少辨經理上書曰。
臣尊攘之念。終始不偷。向賜監察賞臣微功。感戴何
已。況親征在近。臣等踊躍。欲為之先鋒。豈圖遽停。大
和行幸。罷臣堺門警衞。禁入輦下。臣內自不安。竊以
為皆讒人所間。今欲入朝表赤心。而懼叡慮何如。加
以海防事急。令家臣請命。伏願諒臣微衷。賜憐愍諭
其藩臣曰。君臣上下。有分存焉。雖然均是為皇國之

民。而主於皇國者為天朝。汝等能事我。即所以事天
朝矣。我於幕府亦然。今征夷失其職。我欲輔佐匡救。
以和公武。安海內。將軍入朝。攘夷就緒。然而幕吏疎
斥讒謗乘之。朝議變遷。徒得其罪。今我泣血。食不下
咽。汝等鞠躬盡瘁。能使我復調護朝廷幕府。則不負
為皇國之民。先是太閤忠熙致書關白輔熙曰。嚮吾
儕再任重職者。倚薩長之力。今乘勢羅織長罪。為暴
為逆。何面目再見慶親久光乎。請以死表志。輔熙詣
忠熙邸。固止其死。相顧歎其不能為。至是輔熙辭關
白。不允。詔撿長人在京者。松平慶倫。池田慶德。蜂須

銀山擧兵

讃岐守久利

賀茂韶。藤堂高潔。池田茂政。淺野茂勲。連署奏請曰。
薩長首唱勤王。而遠之。列藩生嫌疑。非計也。請寛長
人罪。召宰相父子。一我敵愾。以攘外夷。是月。幕府改
蕃書調所。稱開成所。有人斬佛人一名於加奈川。十
月。平野國臣。南八郎。三牧藤藏。戸原卯橘等。奉澤宣
嘉。擧兵於生野銀山。初國臣逼島津久光。上征攘三
大策於朝廷。以故拘於本藩。朝廷知其赤心。詔解其
幽閉。為學習院長。及大和事起。遣國臣鎮靜之。國臣
乃陳行幸事。制其暴。聞十八日朝議之變。馳歸京師。
請處七卿及毛利氏于寛典。不省。國臣謂尹宮會人

沮之。乃去至長門。復唱親征議。推宣嘉為將。令荒川
主計等。告出石仙石久利曰。嚮朝議乍變。七卿在長。
與毛利氏謀。欲訴冤朝廷。澤氏已上途。而道路梗塞。
恐生變故。再觸朝憲。故遣家臣入京探情。而澤氏待
報於銀山。戒從者禁妄動。猶恐不審事由。故私告之。
出石人捕主計等。報之幕府。於是其黨襲銀山代官
川上猪太郎廨舍。奪金穀充軍須。宣嘉移書於但馬
曰。關東不奉攘夷勅。八月之變。奸賊容保等猥入禁
門。矯詔黜公卿正義者。解散親兵。主上在賊中。苟有
人心者。誰不流涕。但馬嘗南朝時。不屬賊。足利氏揚

牙城災

主水正尚志

鎖港使節　池田筑後守　河津伊豆守　河田相模守

皇威正名分忠孝之風。其來尚矣。勤王事夷奸賊勿後期。土冦群起應之。幕府命出石及姬路龍野等九藩撃之。國臣等據妙見山拒戰。累日。卒不能支。國臣及藤藏等見擒。卯橘等以下十餘人戰死。宜嘉僅以身免。復奔長州。八郎率同志十二人。欲集殘兵留戰適手下誤銃殺村民。土兵數百人叛之。圍山發銃飛丸雨注。衆寡不敵。八郎遂下山就刃阜藎到同志者而後自刎。國臣等後皆就刑。是月。島津久光入朝奏請將軍及慶喜慶永豐信等再入京。朝廷下勅關東。久光尋奏曰。八月之事。臣不堪悲痛。朝令夕改。自古為衰世之弊習。請主上與公卿輔弼之臣。察時勢人情。明遠大之識。建不抜之基。勿臨事紛紜。否則良法奇策。亦屬徒為耳。如其大計。下詔列藩。裁取公議。十一月。江戸牙城災。幕府以内外多費。停再築。家茂徙居田安邸。尋慶喜入京。慶永豐信皆踵至。右大臣齊敬與容保正邦議。令永井尚志東促家茂西上。蓋恐以牙城災其遷延也。家茂遣外國奉行池田某。河津某。目付河田某等於英佛諸國。圖鎖港之事。於是朝廷詔諸藩曰。鎖港待幕府指揮。勿輕舉望動。主張攘夷者聞之不懌曰。朝議復陷姑息。相率奔長。幕府奏

直侯為總裁

左衛門尉忠發

長岡澄之助

長人砲擊薩船

元治元年

家茂入朝

增尹宮秩。別給廩米年二千苞。十二月。慶喜慶永容保等連署奏曰。側聞宮中流言間尹宮。尹宮進退。皇國安危係焉。聖明豈為流言所動。然姦宄之妨正人。害骨肉。古今同轍。臣等以死保尹宮無他。請照鑑之。輔熙再辭關白。右大臣齊敬代之。拜左大臣。以内大臣公純為右大臣。以大納言忠房為内大臣。左大將如故。先是家茂以松平直侯為總裁職。時江戸貼書揭示。物論沸騰。天誅神火事變百出。幕府以新徵團屬酒井忠發。諸道行旅皆持符契往來。長老臣井原主計至伏水控訴。請入京。豐信容保及長岡護久等欲召之問情。或曰。縱之則遊說公卿。生不測變。朝議因斥主計。薩商船發武庫。欲赴長崎。泊於田浦。長人以為蕃艦。砲擊沈之。薩死者三十人。薩人啣之。廿七日。家茂復乘軍艦發江戸。元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家茂入京。居二條城。總裁松平直侯。老中酒井忠顯以下從焉。廿一日。家茂率諸大名朝。獻詔家茂曰。朕愛汝如子。汝親朕當如父。醜夷不可不膺懲。雖然不好倉卒行事。宜以實心行實事。汝議策略有所奏。朕詳悉可否。以定不抜之國是。朕見凡百武將。如會津中將。越前前中將。伊達前侍從。島津少將等。忠實純厚。

軍事総裁

慶德護久等上書

志慮宏遠。汝親之與謀焉。又曰。暴舉攘夷。非朕所好。而三條實美等。不察大勢。矯詔議親征。欲帥師討幕府。而長人遂砲擊夷舶。暗殺幕吏。勾引實美等。其罪大矣。然皆朕不德所致。自今海內一敵愾絕外交。以副朕意。其他賜詔者四十餘藩。時謂之飜覆綸旨。疑之者多。尋詔以家茂拜右大臣左近衛大將右馬寮御監。進從一位。二月。家茂奏曰。臣無似。猥重任。客春入朝。既奉攘夷詔。未能致其績。如橫濱鎖港。亦未奏實效。及再入朝。心期嚴譴。而更蒙寵賞。召見臣等。勸督將來。叡慮戒無謀舉事。臣建全勝策。攘夷鎖港。必致其効。至環海守備。必守職掌。重大處分。請宸裁。奉行之。尋增容保封五萬石。為軍事總裁職。以海陸軍屬之。詔以容保拜參議。容保固辭曰。先臣正之嘗信皇學。夙表尊王之意。伏願移任臣者。賜於正之。何榮如之。朝廷尋追贈正之從三位。家茂以松平慶永為京師守護職。命町奉行誅五條及生野俘囚。薩欲遣使於長。責砲擊其船。幕府慰諭止之。薩人拓邸地於岡崎村。練兵。時鴨川以東。概為諸藩邸地。先是。池田慶德上奏略曰。臣聞之大臣兩卿。信叡慮在攘夷。始終不渝。然而去秋以來。人疑朝議之變者何也。叡

慮一惑。則天下將窺九重淺深。而不信朝命。夫七卿毛利氏之觸朝譴。雖非無跡。然要之遵奉叡旨。為攘夷嚆矢。足以償越境之罪。長人亦服膺慶親父子教。而少年客氣事或出粗暴耳。去冬慶親使家老請命。而禁其入京。長人窘窮。設使慶親父子恭順思愆。然其臣民痛憤。恐生不測之變。况使奉詔攘夷者蒙嚴譴。則人人解體。將曰。不如因循姑息之為愈。是自開釁陷於夷術中也。敢請許七卿及毛利氏入京。以明示積年攘夷之叡慮。一海內人心。至是。長岡護久。與其弟護美奏曰。要港已開。而夷欲無饜。有櫻田坂下之變。而處士橫行。朝廷幕府間隔。而人心危懼。蓋慶親初念。謀協和朝廷幕府。而事勢至此。顧朝旨幕命未盡善。是以激烈之徒。說七卿慶親等輾轉相激爾。朝廷嘗不次陞慶親之官。又賞馬關之舉。特詔下監軍。勢振鎮西。及朝議數變。以八月十八日前後。判敕之真僞。如聞長人固執舊詔為真敕。以新詔為僞敕。然則其不奉幕命而悔悟也必矣。請詔慶親父子若重臣召大坂下敕。瞭然諭之。使以奉幕命。則彼信朝廷幕府之協和。然而委將軍責其勾引七卿。暗殺幕吏。襲擊薩船等罪。則慶親當謝過屈服。於是察其情

禁裡守衛攝海防禦
容保復守護職
慶恕聽更名慶勝
上新法

戒其過。事輙平兵。彼猶執迷。則違勅之罪。天人所誅。誰敢沮之。否則釀成內訌。洋夷乘其釁。黑田慶賛亦有所上奏。大抵如慶德護久等意。其餘上疏論事者。三十餘人。三月。詔以慶喜為禁裡守衛攝海防禦指揮。免其後見。四月。慶永罷守護職。容保復之。稻葉正邦為老中。松平定敬為所司代。詔陞德川慶勝叙正二位。蜂須賀茂韶。伊達慶邦。池田慶德。鍋島齊正。黑田慶賛累遷參議。其他諸藩進位官有差。尋前後就國。以修海防。詔家茂曰。汝入覲。列藩亦會。特旨政令一途。以定人心。歸嚮至國家大計。宜經奏决之。攘夷鎖港。必奏其成功。如實美慶親等處置。一切委之。先是。朝廷置參豫。以忠熙齊敬尊融及容保慶永久光豐信宗城護久等為之。既而廢之。更詔有事則參朝議。以其委將軍一政權也。家茂奏上新法。曰每年獻米二千苞。充神宮供御。曰將軍紹職。大名襲封。各自入朝謝恩。曰諸大名貢土物。曰西藩會同者。先朝京師。曰聖誕及忌辰。停刑戮。曰親王丞相薨。海內遏密八音。曰廢止皇子皇女為僧。曰廣拓內裡。曰復春秋二囬行幸之典。凡十八條。皆表尊崇朝廷意。天皇可之。又奏請獻粟十五萬苞。充供御。詔俟後命。是月。徙

水戶二黨相爭
有馬兵庫頭

大坂城兵千五百人。置於二條城外。分番宿衛禁闕。巡邏市街。五月五日。家茂入朝。賜暇。至大坂。航還江戶。水戶臣藤田小四郎。田丸稻右。田中源藏。山岡喜八郎等。舉兵據下野大平山。初天保中。齊昭擢藤田彪。戶田忠敬。今井惟典等。釐革藩政。家老結城寅壽。為人慧黠挾詐術。忌彪等新進用事。譖之齊昭。齊昭覺其姦。黜寅壽。寅壽怨望。誣告齊昭修武備。圖不良。諸宗僧侶亦憤齊昭議廢佛。流言其有異志。幕府於是幽屛齊昭及彪等。令松平賴胤視水戶事。寅壽再執藩政。由是正姦分黨。有天狗黨書生黨之稱。互自為正。相排擠。及齊昭復起。參幕政。再罷寅壽。用彪等。而彪寅二黨相鬩。如水火。殆無寧日。乙卯之災。彪震死。齊昭亦尋卒。而寅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郎等執權。於是彪子小四郎等。與其党憤之。欲紹齊昭遺志。以除寅黨。乃唱尊攘。戴齊昭木主。率兵三百。自宇都宮抵大平山。募軍須於掾木。市民苦誅求。上變幕府。幕府令近傍諸藩討之。有馬氏兵馳至。與其徒格鬪七合。迭有勝敗。其徒乃縱火。屠掾木驛。市民奔竄。尋其徒抵常陸筑波山。設寨柵守之。三左等乃請慶篤追討之。慶篤請援幕府。幕府與三左等謀。合兵攻

長人逼闕

之。彪党剽悍。其鋒甚鋭。諸兵不能進。六月。大納言實良奏曰。嚮觀下將軍詔。及其奉勅。疏變攘夷為鎖港。何也。夫鎖與攘。如無異。然公卿諸藩。東西奔走。鞅掌王事者。皆在攘夷。事體甚重。今更詔促鎖港。不復及攘夷。嚮將軍慶喜。已奉攘夷詔。然而入則奉詔。出則忌戰。愚不解其故。大原重德亦奏請曰。今天下洶々。疑叡慮中變。臣決知其不然。特願變鎖港為攘夷。布告中外。以示必戰。定民志。先是。水戸人林某。江幡某。劾平岡圓四郎。岡田新太郎。奸曲執事。要其退慶喜。館殺之。二人屠腹其側。有人投書於兩奏。誣告尊融

行呪詛。薩人干豫其事。至是。會士捕游士古高新太郎於木屋坊。得游士同盟縱火京師。及誣尊融謀叛等書。乃逮其黨十數人誅之。七月。初。長藩士屢上書朝廷。請七卿復職。及宥宰相父子入朝。慶親。實美等亦哀訴再三。不省。諸士憤懣。决議曰。除君側惡。餘無他策。至是。其老福原越後。率兵四百來。伏見。復上書。慶喜等恐動兵闕下。命越前因幡諭之。不肯。容保力疾入朝。退直凝華洞。長門將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等。以兵數百。踵至。信濃陣于嵯峨天龍寺。右衛門介陣于山崎天王山。京師戒嚴。部署一橋。會津。加賀。

戸川鉡三郎

仁禮木源之丞
松形清左衛門

吉利郡吉

内田彌三郎

大澤顯一郎
河野外一郎
伊藤友四郎
木俣土佐

越前。肥後。桑名。彦根。大垣等。兵備之。官軍充塞京師。護衛九門。扼伏見鳥羽二道。京民荷擔四奔。慶喜容保等。欲盡人謀以鎮之。令永井尚志。戸川某。及容保臣飯田某等。出諭福原。須刻三日。卻兵。不則奉詔追討之。越後依違答之。時縉紳及列藩上書。請釋其罪。朝議不一。然以率兵騷擾輦下也。十七日。遂下征討詔。十八日。長人致書所司代定敬。罪狀尊融容保。贈書諸藩曰。我輩欲清君側。少時驚輦下。請恕之。十九日昧爽。長人分兵為三隊。信濃以兵五百。向中立賣門。來嶋又兵衛以兵四百。向蛤門。久坂義助。真木和

泉。寺嶋忠三郎。入江九一等。以兵五百。潛據鷹司邸。國司兵先入。與一橋先鋒戰。擊走之。進至蛤門。薩隊長仁禮木某。松方某等。以二百人。襲其後。一橋兵返戰。夾擊破之。來島兵已破蛤門。進入。欲取凝華洞。與會津兵确鬪於唐門。薩隊長吉利某。率生兵數百。横衝之。桑名兵亦合擊。彈丸如雨。又兵衛驍勇。身先士卒。奮擊。手下有內田某。揮鐵槌。挺進。立殪十餘人。諸軍辟易。又兵衛遂中丸墜馬。命左右。刎已。衆不敢近。遂自刎而死。兵士死者三百餘人。義助等與一橋屬將大澤某。河野某。越前將伊藤某。彦根將木俣某。及

小原仁兵衛
高岡三郎兵衛

桂勝三郎
田中誠助

桑名兵戰破之。遂前向華洞。薩會兵來援。两軍酣戰。自卯至巳。短兵交砲熕間。死傷無算。慶喜在禁內。數出督其軍。謂不亟奏捷。大損幕威。於是奏縱火烏丸春日等市舍。容保亦奏請。播鷹司氏邸。急傳命發巨熕火之。會風烈。黑煙卷地。咫尺不辨。長軍反顧。諸軍鬩而乘之。義助等數十人戰死。長別隊攻坊門。肥後軍擊卻之。加賀兵要擊之途。於是長軍皆敗。信濃等僅以身免。越後軍夜半發伏。見與彥根兵遇。破之。乘勢鼓譟而進。大垣將小原寬令其子主計及高岡某。分銃手二百人為二隊。伏道傍。瞯長人近襲之。越後知有伏。然恐其後期也。急下令欲直馳過之。鯖江桑名兵及新徵團長近藤勇等與大垣兵合擊長兵。驚欲走。長隊長桂某田中某等咄嗟而進。會越後中丸墮馬。長人遂潰走。不得會戰。右衛門介留山崎為後援。已而三隊皆敗。真木和泉松山深藏等自京師脫歸投山崎。諭右衛門介等逃。初容保常自公卿門入朝。是日長人潛伏於勸修寺日野二邸。欲狙擊容保。容保覺。自日門洞穴朝事。遂沮。長人又狙擊尊融。亦不中。及戰酣。砲聲如雷。宮中雜亂。或議遷乘輿於加茂。容保定敬固爭止之。退宿直殿下。戰已罷。鷹司火

吉田信太郎
日向直助
神保田內藏助

延燒文武邸宅及寺院市街。煙焰漲京。伏屍蔽道。既而幕府追討所在長人。薩隊長吉田某日向某等向嵯峨。不見隻騎。乃燒營班師。廿一日。會將神保田某等。率兵千五百新徵團為之先鋒。彥根桑名等為之後援。圍山崎攻之。和泉以下五十人。衆寡不敵。力戰燒營自殺。越後信濃右衛門介等。聚殘兵航海西奔。時和歌山戍大坂城京橋玉造砲臺高松津山十餘藩。警衛淀河。此日山崎敗兵。水陸逌走赴大坂。有一船下淀河至春日部村。高松藩士知其為長人也。報之和歌山。和歌山將欲砲擊殲之。使番新見內膳在其側。進曰。敗兵何足費彈丸。請一喝縛之。揮刀跳入船。高松藩士繼之。長人不知所出。屠腹者二十二人。其餘投水。一船皆死。定廣率兵至備前。得敗報。途還。詔曰。毛利慶親令倍臣福原越後託言控訴。謀不逞。與國司信濃益田右衛門介等。驟擾禁闕。見慶親父子印署軍令。其計謀已著。其追討之。家茂奏大賞諸藩戰功。進爵賜物有差。尋詔削慶親以下官爵。

近世日本外史卷六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七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元治元年八月年次見前卷
部署諸將所嚮
外艦寇長
鎖港使節歸朝

八月幕府下教西征部署肥筑薩藝等二十一藩海陸所向以德川慶勝爲總督松平茂昭松平康圭副之家茂亦將親繼之命毀長邸在江戶京攝者時夷艦欲寇長報怨各國公使會議横濱又聞我征長命其將先攻之是月五日英佛墨蘭艦十八艘入豐前洋寇馬關砲擊前田壇浦煩臺長人應之彈丸交注砲烟蔽海日暮交綏六日再戰長人不利徹守走夷上陸進至板谷長人襲敗之殺夷十數人七日夷據山狙擊長人力拒迭有勝敗而我鉛硝既盡乃諭夷約和各國酋長責去年事長人對曰奉朝旨幕命耳出證左謝之乃定約曰嗣後縱外舶往來下關善視之石炭薪水食糧等取價給之外艦遇颶風許上陸停新築我砲臺及修舊如償金與四國議處以公法媾乃成既而各國公使逼幕府曰長事要償金三百万元取之長乎將政府取以授之乎答曰政府取彼與之各國公使督促幕議苦之先是池田某自歐羅巴歸初某等使各國也先至佛說鎖港佛不容某等

游士殺象山
再質諸侯妻孥
武田伊賀
大炊頭賴德

目擊海外交際日隆有所悟遂不歷說各國而歸具陳其由幕府責其辱命削官祿游士殺佐久間修理於京師初修理連坐吉田寅獄幽其藩既而見原入京往來公卿幕吏之間唱開國論游士憎之遂罹難九月幕府命諸侯再質妻孥於江戶詔促家茂至大阪水戶彪黨據筑波者處士群起應之其勢日猖獗然兵皆烏合號令不一幕府兵與寅黨日夜攻之彪黨殆不能保時市川三左等幽彪黨在藩者彪黨將至江戶訴慶篤亡命者三百餘人南至小金幕府出兵拒之令慶篤鎭之會武田正生在江戶請鎭二黨於是幕府更命水戶族松平賴德鎭之令正生從之途率小金之徒將入水戶三左出兵邀戰銃丸交發正生軍亂奉賴德走磯濱議戰守策襲寅黨於磐舟山磐舟山隊長川上某等十人死之其黨走入那阿港正生等濟川追擊拔港據之三左等條正生罪訴幕府執彪黨妻孥出兵討正生殺傷相當藤田小四郎等在筑波陰議欲援正生處士相謂曰吾儕舉事在攘夷何關二黨之私鬪相率遁去幕兵乘間討小四郎等小四郎率殘兵三百入那珂港拔正生軍共奉賴德至水戶寅黨沮之乃還那珂港二黨交戰殆

寅党殺賴德
玄蕃頭意尊

無虛日。寅黨欲分敵勢。溫言招賴德。賴德欲往。正生曰。渠獨招公。不容臣等。其意不測。竊為公危之。不聽。遂從數人至城下。寅黨數賴德曰。公受鎭撫命。而與賊者何也。遂矯幕旨逼之自殺。正生聞。怒曰。逆豎敢爾。終與小四郎合力。拒守幕府命。少老田沼意尊討之。下教諸藩援之。三左與朝比奈彌太屬焉。十月。正生小四郎等據館山。拒幕軍。三左之兵與幕軍二萬合。縱火襲湊村。發火箭巨熕。殺傷二百餘人。正生望火。與小四郎及田丸稻右。山國喜等。率千餘人。馳入幕軍。縱橫奮擊。連破之。又擊三左兵于中根村。走之。

丹波守忠寶
肥田濱五郎
膓屋卯三郎
遠藤太一郎

斬獲甚多。遂還館山。鳥井忠寶兵善戰。諸軍環攻。居十日。彪黨糧竭。又有內應者。正生等大困。議入京訴事幕府。擢筭作貞一。筭作秋坪福澤諭吉。掌蕃書飜譯。以肥田某使蘭。賜黃金若干。時服二襲。令膓屋某自殺。以其贈書長人遠藤某。通關東事也。遠藤亦賜死。當是時。征西總督德川慶勝。副將松平茂昭等入朝京師。尋會大坂城。召列藩重臣。布軍令。以廣嶋為總行營。鍋島齊正入朝。賜以名刀。詔為西討後拒。次大阪。先是幕府使宇和島傳命於長曰。慶親父子闔族當屛居待命。慶親上書曰。嚮使福原越後等出鎭

長奇兵隊

亡命者。不圖越後等違節度。黨於亡命。以逼闕下。勿論其橫逆。亦臣父子教戒無素之所致也。使族毛利元純拘執三渠帥。而父子愼謹竢命於邑。至是又遣使介藝上書總督府曰。聞征討期逼。憂苦不措。慶親父子屛居寺院。以待罪闔藩恭順。今將誅三渠帥。以呈首級。慶親屛居。不得臨境謝過。伏待督府命。初長人新城山口。高壘深塹。皆倣西洋制。其謀攘夷也。高杉晉作與久坂義助入江九一等議曰。肉食者軟弱。多不堪事。乃請不問士庶。揀強健者收之。行伍厚其餼廩。嚴賞罰。故宄儉亡賴者。亦能為之用。目曰奇兵

隊。舊習一變。至是慶親定廣在山口城。奇兵隊護之。時長人分為二黨。吉川經幹及宍戶備後。毛利能登。毛利伊勢等主恭順。淺田幸助。前田孫右等主詭激。目經幹等為俗黨。十一月。毛利元周。毛利元純。吉川經幹等入諫慶親父子。父子退入萩城。先鋒隊五百人護送之。奇兵隊撤守還。三田尻幸助引罪自殺。俗黨毀砲臺。撤柵門。城中每戶閉門。刑三渠帥及在獄者十三人。經幹遣使藝曰。慶親父子及一族闔藩泣血待命。先誅三渠帥參謀者七卿在山口者。請徙之境外。若還京。唯命之從。願告總督府緩大師。既而長

呈三渠帥首

隼人正正肥

令四事

佐渡守長國

重臣志道安房。至廣嶋國泰寺。呈三渠帥以下首。時總督未至。尾張老成瀬正肥與軍監某見之。尋吉川經幹毛利伊豆亦至。陳慶親父子謝罪狀。於是傳檄於諸軍。緩攻擊之期。十六日。慶勝至行營。召經幹。令四事。曰慶親父子自來謝罪。曰鎮激論者。曰出五卿。曰毀山口城。尋慶勝遣使奏。長人伏罪狀。小笠原長國令其臣探長防海陸守禦狀。上書幕府曰。承教慶親父子伏罪。臣未審其狀如何。父子面縛降陣門。納城池以待命可也。若納支藩末族。分疏請哀。而緩戰休兵。諸藩解體。士氣沮喪。失機貽禍。他日噬臍無及。

彪黨西上

右京亮輝照

請熟計之。十二月。經幹及長老毛利隱岐等。至總督府。上慶親父子及三支藩謝罪書。報他三事皆如其命。於是傳命諸藩班師。尾張老石河某。目付戸川鍵三郎。受總督命。率兵千餘人。入撿慶親父子恭順狀。巡視長防二國境界。毀山口城。復命幕府。拘五卿於太宰府。命鹿兒嶋。熊本。福岡。佐賀。久留米五藩監護之。先是。水戸彪党以見兵八百。衝鳥井氏圍。走世良田。乗夜濟刀根川。欲取道中仙道。西入京師。幕軍追躡。沿道諸藩亦討之。正生等擊三左。兵七百餘人。及黑羽那須等兵。奮進破之。入高崎。松平輝照。縱火梅

丹波守光則

因幡守忠誠

澤禦之。正生等力戰克之。至信濃。松平光則。諏訪忠誠。出兵拒之。和田嶺。正生等擊走之。取道美濃。濟太田川。次加納。彦根大垣之兵扼要衝。道梗不通。是月中納言慶喜聞正生等逼京。奏請自討。乃率兵發京。會津。桑名。筑前。阿濃津。小田原等兵二萬餘人從之。以加賀兵四千為先鋒。次草津。正生等轉踰蠅帽子嶺。向大野。大野兵焚村落。軍無所次舍。會天大雪。多凍死者。加賀人戍海津。寨正生遣使曰。吾儕以一藩私鬭。勢不得已。敢抗幕兵。今欲投一橋氏。陳其顛末。請假道於海津。加人不可。既而慶喜以諸軍向海津。

黑川近江守

斬正生小四郎等

正生上書請哀。不聽。正生等不知所出。投加不納。乃致書曰。貴藩賊視吾儕。拒之。臣等已犯大法。其罪不可贖。故束手來降。死固其分也。唯負賊名。終天之憾。不可釋。伏請察微衷。以除賊名。又別陳奉贈大納言遺志。志士慷慨。夙夜勞王事。竟為姦黨三左等所誣。事情乞賜褒。分加人。告之幕府。幕府命幽正生小四郎等於加賀諸藩。先是。彪餘黨在常陸下野等者。至是亦平。幽其俘於佐倉關宿高崎。慶喜西歸。幕府褫賴德封。錮其族邸內。明年二月。田沼意尊大目付黑川某等奉教抵敦賀。斬正生小四郎以下渠帥二十

慶應元年

晉作舉兵

四人。後四年彪黨再起、得終斃寅黨、神其寃。慶應元年正月、征西之師皆還。大納言慶勝至大阪、入朝京師、尋就國。初長門俗黨之幽三渠帥、幷捕高杉晉作。晉作脱走筑前、聞三帥見殺、益憤、欲討俗黨以復其仇。乃歸、嘯聚奇兵隊潛匿者、得五百人、與太田市進山縣狂介等略赤馬關、率兵逼萩城。俗黨大驚、遣使訴之幕府、擁慶親父子於城中。國老粟屋某率先鋒隊七百餘人、與奇兵八幡膺懲諸隊戰于長登川上、破之。既而又戰于太田蔦巢。游擊隊兵張左右翼、彈射先鋒軍。奇兵隊乘之、急擊軍後、遂走之。粟屋等退保萩城。奇兵隊乘勝遂取萩城。吉川經幹欲擊奇兵隊平之。毛利元周・毛利元純等居間和解。晉作等斬俗黨首謀數人、徇軍門、奉慶親父子據山口。議曰、幕府罪我、得三帥首而未慊。今聞吾曹舉事、再起兵。請與諸君力戰、以慰死者。諸君努力。於是一藩定方向、衆皆踊躍。先是家茂欲抵大阪、自處長門事。其議中變。下教曰、長門事已定、將軍不復西。至是朝廷聞長內訌、數召將軍。幕府奏削戶田忠恕封二萬石、以彪黨之舉事、忠恕臣多党之也。天皇以其嘗竭力修陵、命釋之。二月、幕府罷諸藩會同、新制復文久以前舊

伯耆守宗秀
豐後守正耆

大膳大夫宗德
遠江守泰秋
淡路守安斐

美濃守齊溥

修日光廟齋

再征

老中松平宗秀・阿部正耆率兵入京。關白齊敬見之曰、詔召將軍、而卿等來者何也。尋令二人東下、促家茂入朝。幕府命伊達宗德・加藤泰秋・脇坂安斐往召毛利慶親父子詣江戶。幕府固知父子不來、然欲聲其拒命、躬征之、以振起幕威。宗德等辭、以彼有內亂不得入焉。三月、命黑田齊溥等送致實美・季知等于江戶。再命淺野茂長召慶親父子。茂長亦上書辭之。時朝廷令松平定敬傳旨幕府曰、嚮正耆・宗秀之朝傳之以將軍入朝之命者、蓋外夷長州、屢分皆係皇國治亂、而聞召慶親父子及實美等至府下。其事固不易、今又失措置。內亂外寇、以何禦之。又聞復諸藩會同舊制、置其妻子于府下。幕府革舊法、當時詔其適時宜矣。須仍行新令。其餘事件、皆當及將軍入朝大會議。幕府遂罷召慶親・實美等詔。遣參議左近衞中將藤原輔季于日光、修東照公二百五十年齋。親王准后亦遣使。前內大臣藤原家信以下公卿九名、梶井法親王昌仁・知恩院法親王尊秀詣焉。四月、家茂下教曰、聞毛利慶親不悔過、更有非常之計。今將奉詔以五月十六日大舉征之。沿道大名宜綏東覲期以俟命。乃按圖部署所向。以大納言茂德為先

塚原但馬守　御手洗幹一郎　慶勝諫家茂

鋒總督以井伊直憲榊原政敬為先鋒命德川元千代留守江城酒井忠顯佐之尋令中納言茂承代茂德命塚原某御手洗某至小倉柳川報警備應援也五月慶勝遺書於家茂曰長既刑三渠帥以謝罪而令殿下親出征之何也彼即有著罪則天下皆討之若事屬曖昧彼則有辭慶勝恐宗家隆替在斯舉願殿下熟計之

勝安房守

勝安芳亦諫師無名閣老怒黜安芳十六日家茂遂發江戶令曰以姬路為行臺閏月筑前兵可二百人航至大阪入筑邸曰更戍二條城幕府郤之蓋長人在其中云松平宗秀及命奏入朝也美濃尾張諏訪大水太田川木曾川長柯川等皆決漂沒數百村多溺死者加納笠松鄉戶赤坂垂井等為巨浸江戶飢二十一日家茂入京其翌入朝

家茂入朝

詔曰朕召慶親父子即來汝案之不來汝討之朕召列藩汝在京攝諮衆從宜奏而處之家茂尋至大阪城詔慶喜容保往輔家茂視事家茂之發江戶也譜第諸大名分日皆進會霖雨河漲道路不通將士塡咽驛路後發者經五十餘日抵大阪云八月家茂以小笠原

長行初稱圖書頭　後稱壹岐守

長行再為老中九月各國公使自橫濱航入攝海稱

各國公使入武庫

有所請老中憚其近京郊之不肯遂入武庫佛公使

上書於幕府曰嚮政府結條約於各國然朝廷大名各異議故國內亂而政府不能鎮之今薩長已通好於英約開其港而政府獨議鎖港何也英公使欲面議將軍政府不善視之則不得不入京佛為貴國憂之今不許條約則各國不傳砲艦奇術貴國何以強兵不如請勅許堅條約開武庫港以解英人惑當是

家茂上奏

時家茂上奏請讓軍職於中納言慶喜以為慶喜奉職闕下多更事故必堪負荷因別策時務曰今宇內氣運日開萬國相往來結條約通有無獨皇國絕交際則如畏避者非持國之體昔年墨使之入下田參酌時勢申約爾來變鎖國舊制而開富強基趾其後下詔拒絕外交然戒無謀輕戰而西征事起臣入阪城不圖夷艦入武庫要請條約勅許方今內憂外患湊於一時假令與各國戰幸而勝之環海皆寇兵連禍結臣家存亡措而不問未知寶祚安危如何臣不堪痛哭願得賜勅申約則盡力奉行外實防海之備內奏西征之功謹待詔命十月慶喜容保定敬長行等亦連署奏請勅許詔問諸藩意見多可之者五日

條約勅許

家茂入朝令傳奏飛鳥井雅典野野宮定功賜勅於家茂許結條約更正舊約特不許開武庫港自乙卯

尚志按長門事

歲幕府結假條約朝野謗議。至是遂得勅裁云。家茂憂勞内外數奏請讓職詔慰籍之促慶長門事十一月家茂到大阪命大目付永井尚志西按長門事問曰。今春藩人分黨相爭慶親父子身在屛居親出鎮之事實如何。慶親答曰父子屛居下令鎮之耳。曰事已鎮則父子當屛居萩而在山口。巡行境内有諸。曰父子欲待罪於萩而臣民聞大旆來征危懼動搖諭之不信。屛居山口出不得已巡行境内則無之。曰客冬命毀山口城而再修之置兵器有諸。曰山口有東照公遺旨不可任其荒廢乃修之既而悔之停其役焉。置兵器則無之。曰使家臣接待外國人於赤馬關給欠乏物件有諸。曰夷之入固不堪痛憤然不給之則寇。故奉幕旨紓患耳。曰今春典其所有蒸氣船於外邦家臣捺印之有諸。曰我船壞損捨之有人責之非命家臣典之。曰多買大小砲有諸。曰無之。曰移五卿於筑前也。遣使饋之物件。森寺大和守來謝有諸。曰聞他藩人有從行五卿者或誤傳耳。如大和守來謝則無之。曰召淡路監物於大阪託事辭之乃召支藩及老臣刻期而遷延者何也。曰兩人將東而其臣咸謂東者必死遂強留耳。奇隊長亦投書尚志曰正

親町天皇賜大膳大夫啣於藩祖。台德公賜松平姓。以厚其親。今上拜慶親於宰相。今幕府不問罪之輕重一朝奪之何也。曰幕府毀我江戶大阪邸。夫措置未定而毀第捕人奪金穀重罪之疑者何也。夫中川宮社鼠而會津城狐也。岳飛曰不除内姦焉能掃外夷。故欲先除君側一旦逼闕。坐大不敬乃殺三渠帥謝罪總督諒我衷班師。今日再征以假夷力企非望爲名。慶親父子尊攘之念終始不變豈賴外夷力以抗幕府乎。聞之蘭人。是小倉人誣我耳。又聞之英夷幕府欲措夷力以討長而英夷辭之何自蔽罪而反誚人乎。曰責我需兵器於外國。初我謀攘夷使人航海以探虜情非需兵器而幕府已使人申約束囑求器械尋諸藩亦求軍艦亦何不自讓而責人也。曰武田正生天下之士也。筑波大平之擧雖得譴於幕府。要之幕府蔑朝命以激其忠憤耳。後世修史者將書曰德川氏不務攘夷而殺忠臣。廷臣亦不得不分其譏。曰幕府欲召德山岩國二藩於大阪以問事情然事起於尊攘豈有他乎。幕府不自責背朝廷而責我背幕府何也。我與虜戰假令擧國爲焦土奉勅不渝以見藩祖元就於地下耳。歲癸亥攘夷詔下刻五月

二年

十日為期。故闔藩奮戰不愆其期。尋勅使西下賞慶
親父子之功。及再與英佛墨蘭戰。幕府列藩皆傍觀
不援。及幕府大兵壓境。不堪東西受兵。權宜弭戰。給
薪水等以卻之耳。非申約開港。客秋之變。忠臣見罪。
讒人執權。三百大名不務奉詔攘夷。而反征攘夷者。
抑亦何心也。慶親父子感戴公平至當四字詔旨。而
幕府何獨欲削我地廢我主。為不平不當之事乎。幕
府行事公平。則吾人自服。昔三河一向之亂。本多佐
州牧野右馬黨賊。而東照公處以法外之法。假其罪。
二人悔過服德。遂為佐命功臣。誠能解有栖川宮以
下二十餘人幽閉。使三條公等還京。而撰其人為勅
使。則我自服耳。尚志不敢答。乃還大阪。二年二月。幕
府遣小笠原長行永井尚志及目付小林甚六郎西
下召慶親父子三支藩及吉川經幹於廣嶋。以三月
望為期。辭留不至。因更以四月廿一日為期。曰遷延
則討之。時置牙營於廣嶋為總督府。四月。長人屯南
部者。聞東軍逗遶不進。海路亡命者百五十人。奇隊
長憂其輕躁。追之不及。乃遺書於藝。請所在逮捕報
之幕府。表其非出藩主之意。既而亡命者襲備中倉
敷代官櫻井久丞。遁走笠岡。遂放火侵掠北擾淺尾

後藤一兵衛
佐々井半十郎

薩長解怨

肯井山實福寺人着毛利氏徽章袖標書曰長州奇
隊。以立石彌一郎為將。拒山岡山兵邀擊於亀島破
之。幕吏後藤某佐佐井某等率銃手千五百人自藝
至。又討之於阿部川。走之。彌一郎者。倉敷豪商大橋
某子。嘗與久丞爭事。出奔於長。編入奇隊。至是長人
數其罪斬之。備中乃平。初薩藩啣長人砲擊其艦也。
故京師變首擊長兵。多斬獲其良。已而薩謀臣小松
帶刀議曰。方今之世。當諸藩協力保護皇國。而爭雖
雄於邦內。識之小者。西鄉隆盛素勤勞國事。喜其言。
因善視長俘囚。遣密使於長。互解前怨。於是薩長之
交暗合。而朝廷幕府未之知也。尋薩人見攝政齊敬。
請寬長罪。至是又上奏曰。嚮尾張總督諒長事情。容
其謝罪班師。而今復問罪。是為無名師。薩敢辭出兵。
廷議不納。薩人大久保市藏至大坂。見老中諫西征。
伊達宗城亦上書幕府。問長罪狀。時總督更傳命曰。
長老臣宍戸備後。毛利筑前代慶親而來。支藩亦當
出其家臣。二十三日。備後及小田村素太郎。府中臣
毛利伊織。德山臣福間式部。清末臣平野鄉右。岩國
臣今田靱負等至廣嶋。長行召備後於督府。欲傳命。
備後稱病不出。竊馳歸於長。以修守備。五月。長行數

決長罪

拘備後等二人

召備後。辭以不愈。乃召素太郎。曰不能專對。因召伊織等於督府。督將茂承。參將長行傳幕命曰。慶親誅三渠帥。屛居寺院以謝罪。然統御失道。其罪不可逭。幕府特從寬典。乃奉朝旨決三條。曰禁錮慶親父子。嫡孫興九承後。佐以支族四家。曰削封十萬石。曰絕三渠帥後。出高杉晉作挂小五郎等十二人。汝等傳命支藩及經幹。而支藩經幹傳之慶親父子。刻本月廿日復命。伊織等尋去。長行疑備後素太郎。拘執之。初實美季知等在太宰府。至是令薩肥兩兊曰。令遣目付小林甚六郎召實美等五人於大阪。各藩兵其護送之。實美等遂不至。幕府下教諸軍曰。業已裁長人罪。宜進先鋒於國境。以備不虞。已而伊織等至高森驛。託藝人請督府曰。嚮臣等將傳幕命。而其事已傳播。國人危疑。道梗不通。故淹留在此。願貴藩通之督府。督府報之曰。不許復命愆期。如有塞道者。宜討開之。三支藩亦託薩控訴曰。嚮督府召宗家重臣故備後等應召至藝。不幸罹病。不得拜命。督府傳命支藩臣。而倉卒拘二人。不還者何也。萬一有罪。命其主則自有處分。願放還二人。慶親已徇幕府處置。其臣藩內憤恚。益修守備。吉川經幹致書督府曰。國情

進兵四境

恟恟。說諭甚苦。敢請復命之期幾一旬。督府特許之。曰再誤期。則有討耳。長遂不復命。督府乃奏其執悍狀。詔速奏其效。六月。幕府下令進兵於長防四境。兩先鋒三兵隊及紀伊兵與海軍。合自藝入。鳥取松江。濱田福山紀伊兵自石見入。肥後柳川小倉兵偕海軍自豐前入。長行至小倉指揮之。分三兵及松山兵向大島郡。時英艦一隻泊下關。長行贈書曰。長賊方大君命。今將大舉征之。宜速避之。英艦即去。八日。河野某戶田某等乘大艦。率步兵千五百人。攻大島郡。松山兵艦與之合。砲擊陸地。燔聚落。長人不應。東軍上陸。十二日。昧爽。襲敵營取之。高杉晉作山縣狂介等聞警。以水軍來援。至小松。我軍發砲防戰。裨將松平友允以下八人死之。十五日。長人設伏挑戰。東軍擊破之。乘勝追北。伏兵四起。東軍大敗。松山將佐久間一學等死之。東軍飛報於藝。總督茂承發兵援之。不及。遂乘夜收敗兵。航還藝。長人笑曰。東軍脆弱。不足與較也。東軍自藝者。海陸並進。陸軍奉行竹中重固等。與先鋒諸將會議。將攻岩國城。彥根兵三千餘人陣油見玖波玖坂高田。兵二千餘人陣大竹小方立戶。紀伊兵陣中原木津。三兵隊陣四十八坂。為後

長人贈書

距前一日先鋒二軍進至小瀬川東涯發大小銃擊
西涯八幡山挑戰時月未沒長將太田市之進石川
小五郎等率兵八百潛涉小瀬川上流登苗倉山而
東軍未之知也及日昇東西諸山齊發砲燒大竹油
見立戶小方中原等諸村烟焰蔽空彈丸如雨東軍
大亂長兵皆濟川斷走路環攻彥根隊長只木次郎
中村千太等及高田隊長以下數人死之長兵乘勝
入藝取大竹小方玖波三村隔四十八阪扼守險要
東軍退陣大野長人贈書彥根高田營曰卿等太球
武事何不類其祖彪武今將鏖之而為幕府釋之還
俘囚蒙創者療而送之當來取之至器械以兵力援
受之因每俘與金五兩放還又榜大竹玖波曰嚮數
託藩公歎訴幕府敢不侵掠貴國若有犯禁者即告
之罹兵燹者濟之東軍自石見入者刻日攻擊而長
將井上聞多大村益次郎等率兵千餘人經津和野
至濱田部內多田舟師二百亦會乃共發砲破柵門
殺其兵數人而前濱田兵與松江合陣雲雀當麻二
山拒之長人屯山麓絕其後松江兵上巔俯射破之
長人更出兵上當麻散布以狙擊濱田營濱田不能
支棄營走長人取當麻橫擊松江兵於雲雀松江不

濱田陷

右近將監武聰

利退入濱田城時濱田福山別隊千六百人在益田
十七日長人乘曉霧襲之東軍將敗濱田將片岡彈
正麾槍隊連鋒衝敵陣長人却既而長人上山四面
發銃東軍遂潰濱田將山本半彌死之長人取益田
奪糧糗進濟周布川逼濱田紀伊松江福山兵合力
出戰不利監軍三枝刑部奮戰死之十八日濱田兵
自燬城去藩主松平武聰航走出雲東軍卻至藝長
人進奪大森代官廳盡略石見先是二日豐前人將
襲赤馬關晉作狂介等以兵艦三艘逼田浦連彈榴
丸小倉將島村志津馬在陸勵衆砲擊沈其一艦長
人四百乘走舸上陸襲敵營虜其將安志內記小倉
兵千餘人與幕軍數百合大發熕銃數却長人長將
冒丸突入志津馬率別隊邀戰長人遂敗燒田浦民
家五百餘戶及船舶掠兵仗去其翌長二艦向門司
關砲擊熕臺火聚落小倉將澁多見某與幕將小山
左近小笠原幸松丸兵防戰不利左近死之小倉兵
退屯大里肥後久留米出兵援小倉初佛艦自横濱
西過馬關曰佛國與日本政府盟故不得不援政府
討救者貴國其計之今將赴長崎歸路得報留書去
及長攻小倉佛人來詰長人長人曰幕府屠我大島

佛人詰問

燔我聚落。殺戮亡辜民。小倉負隣交。啓東軍攻擊曰
急。我何得坐視不報之。會英船來居間和解。佛人乃
去。或曰。幕府私囑佛以刧長也。尋英人率軍艦及測
量船各一隻泊宇和島。伊達宗城遣吏按之。對曰。政
府無變條約。英豈有異志。遂見宗城宗德父子。去赴
橫濱。十九日。長人分兵一。自四十八阪。一自松原進
乘大霧襲大野。紀將水野忠幹先進。力拒其隊長尾
關信楠以下十餘人死之。三兵隊及大垣兵繼之。亂
發熕砲。長隊長宇山英則奮進。逼紀隊長中村欽一
郎。欽一郎健鬪。斫殺英則。長人潰走。死傷甚多。退舍

宗秀放還備後

玖波。廿五日。黎明。長人踰四十八阪。來襲東軍。東軍
駕大艦。砲擊其後。長人大敗。長別隊自瀧口進。東軍
在山。俯射。長人設散兵。仰射。交以野戰砲。彥根高田
兵多死之。忠幹督戰。其將堀内某斬長隊長二人。幕
兵乘之。多所斬獲。既而交綏。此役兩軍僵屍蔽野。初
松平宗秀代長行在廣嶋。特原宍戸備後。放還之。督
將茂承怒其沮軍機。報之大阪。幕府大驚。召宗秀詰
問之。宗秀曰。臣有祕策。獨斷行之。督府詬臣固宜矣。
然此役未見必勝之筭。且聞薩長已通。欵敵人多潛
匿三都。具搜索我情。臣故投旨備後。以綏敵鋒耳。謹

宮内大輔頼聰
隱岐守勝成
丹波守光則
備後守政擧
豐前守誠成
若狹守忠氏
主水正康秩
主膳正康穰
能登守忠紀
備前守忠恭
佐渡守長國
越中守明實
左京大夫忠敏
近江守綱長
豐前守信民
家茂欲親征

待專决。故停之。罪幕府。因解宗秀職。幽之大阪。當是
時。幕府命藤堂高猷。往援石見軍。遣市岡左太監其
軍。松平頼聰助松平勝成。攻上關。小堀大學監其軍。
松平光則。内藤政擧。牧野誠成。海路援安藝軍。三好
内藏助等監其軍。召酒井忠氏。松平康秩。本多康穰。
本多忠紀。水野忠誠。牧野忠恭。小笠原長國。加藤明
實。青山忠敏。朽木綱張。内藤信民等。譜第諸藩會於
大阪。家茂欲親率之。臨藝督事。先是池田慶德。池田
茂政。遣其老臣荒尾但馬。伊木長門於大阪。上疏曰。
會津中將力勸伐長。防誤社稷大計。請速罷其職。命

窮民蜂起

加賀宰相代之。小笠原長行臨軍。指揮多失士心。請
速召還之。處毛利氏以公平之理。則士民免軍旅之
勞。幕府深仁足以感孚海内。否則雄藩巨鎭各懷割
據之意。土崩瓦解。天下大事去矣。至是前大納言慶
勝。聞家茂欲西下也。亦上疏。固止之。會家茂病作。遂
不果。七月。朝廷遣典藥少允高階經由。福井登於大
阪。診家茂病。賜藥。幕府命仙臺。二本松。中村。福島。三
春等諸藩鎭東國亂民。初秩父名栗。信夫伊達田村
等窮民蜂起。武藏下總上野等民應之。結黨橫行陸
奧諸州。刧豪農巨商出金穀。不聽毀其家。其黨益多。

薩藩諭救長

比至川越殆四五萬人遂據八幡山建旗幟列火器渠魁傳檄曰窮困者須速來投我能撫恤之分寇於藤岡上尾桶川鴻巣熊谷桐生流山等諸驛邑悉毀互市商戸江戸流言八幡山黨欲侵横濱留守德川元千代遣別手部歩兵嚴戍横濱至是又命諸藩鎮之事寢平長人託薩致書督府曰問罪師四面環攻弊邑不得已應之頃者松平伯州察我情以放備後後弊邑翹首待被寛典而聞之道路大師尚來擊不堪恐愕因託薩乞哀薩人為長傳檄三十六藩問長可救解否熊本佐賀安濃津久留米米澤柳川忍諸藩謂幕府奉勅問罪不可釋也嶋津茂久及久光奏曰我國受外侮已閲十年幕府統御失術國是不定勤王諸藩欲輔佐聖朝以挽回衰運憂國士殉難者不可勝數内憂外患加之以水旱幕府將肅整内政保護皇國之不遑而再有征長之舉者何也嚮尾張總督諒謝罪實班師奏事今幕府不奉朝廷寛仁之旨而起討伐之師彼所歎訴一切却之拘留其重臣彼益激怒以我為不義不直如大島之舉事類海賊有不忍言者不啻激其士民國家興亡係焉願盡天下正議下寛大明詔審内外緩急之辨修政振武以

長人上奏

固中興之基上報先王恩下救蒼生苦長人亦託薩人奏曰伏惟慶親父子蒙聖上識鑒受將軍委託多年致力朝廷幕府敢不寧處一旦被譴責不得雪寃枉而大兵再臨境野人不知其故顧雲霧蔽明讒構亂聰臣等知其必非出於叡旨皆幕府專決之所為夫君辱臣死死固其所也豈毫末蔑天朝乎鬼神森列在側願賜垂鑑薩人附奏曰壅蔽不通臣民之情者非昭代之政傍觀不援列藩之急者非武門之習謹具別疏以聞初幕府命薩出師者再三又令老中板倉勝靜促之薩上書辭之至是竟不出兵先是長軍砲擊大里浦營守將應之發巨熕高杉晉作帥瀛艦二隻兵數百人冒丸至分兵上陸乘勢夾攻遂悉燒營及民舍小倉兵大敗長軍追北殆獲長行早知浦守將小笠原貞正來援取敗兵所棄銃以石代丸殪長一隊長長軍遂拔大里田浦築塞壁日與熊本小倉戰小倉不利熊本兵千三百人邀擊赤阪破之長人死者百餘人長人聞急出兵赤馬關勢復振砲戰數合次内裏進侵小倉小笠原長行既航走長崎熊本柳川亦班師小倉孤立八月朔長人旗幟煤印熊本徽章佯為援軍突入二城後軍奮進守將小川

小倉陷

右近將監忠嘉爲宗家長國治子唐津幸松丸治子安志共支族長行長國子

長人變革兵制

癸亥爲文久三年

家茂薨

彈正死之藩主小笠原忠嘉自縱火牙城走杳春其臣小笠原左近負忠嘉嗣子豐千代丸與左右十數人走熊本左近之女有勇力擊殺長兵數人遂與其母自刄二日東軍大舉踰四十八坂海陸並進侵玖波小方長人力拒砲聲震天自巳至申勝敗未決東軍進取玖波時霖雨泥滑東軍尤艱長將石川小五等乘之麾後軍鼓譟而進東軍遂敗縱火玖波退紀伊彥根高田兵亦戰松原宮内不利引入大野八日。長人分兵爲三乘風雨襲大野彥根高田等兵不戰去大垣兵拒戰甚力遂不能支。長人追躡向廣嶋初

東軍尚或擐甲用刀槍而長人皆胡服以銃隊當之。蓋癸亥之役大有所發明變革兵制進退操縱無不如意東軍遂不得入其境云。先是慶喜奏請徃省家茂病有流言公卿激論者乘虛謀擧事齊敬以下大憂勞既而容保請候家茂起居不允以慶喜已南闕下欠守護也天皇遣中納言雅典就問家茂病至是詔慶喜代指揮西師慶喜將如藝敗聞累至諸藩引兵朝野驚駭十一日。大將軍家茂終薨於軍。慶喜悔輙奉詔自引咎辭戎事請延大名有資望者議事奏可慶喜乃手書召德川慶勝。黑田慶贊。鍋島閑叟。山

班征長師

小倉事平

慶喜拜征夷

天皇崩

今上天皇

三年

内容堂。伊達春山島津久光長岡護美等二十五日。以家茂薨布告列藩旋征西師。詔慶喜紹宗家慶喜固辭再三不允九月。長人來陣廣嶋幕府遣勝安芳於藝見長將廣澤兵介。井上聞多陳朝旨幕命以却其兵長人不聽。二將嫌硬朝命。且以安芳有禮諭兵士奉命亡幾班師。時長軍在豐前者。日窘小倉小倉人乞哀薩肥二藩遣使於長慰解之長人要誓小笠原豐千代丸及其支族。連署謝事長人撤守去事始平幕府自西師起帑藏不支自是強藩大鎭多不受關東節度德川氏紀綱大衰。十一月。五日詔以源慶

喜拜征夷大將軍敍正二位爲權大納言天使就二條城拜明年任内大臣十二月天皇患痘廿九日崩。在位二十年。壽三十七。天皇聰明英邁。及外國事起夙夜寢憂總攬群才撰用衆議。欲以恢張王綱大有所規畫大業未成而崩。天下哀之皇太子睦仁立是爲今上天皇先帝第一子生母中山氏大納言忠能女。萬延元年立爲皇太子至是卽位時年十五。諡先帝曰孝明天皇以關白左大臣齊敬爲攝政公純右大臣忠房内大臣如故三年。正月廿七日葬孝明天皇於泉涌寺大將軍慶喜。率諸大名從焉詔免中務

有栖川宮熾仁
正親町實德
德大寺實則
長谷信篤
東園基敬
萬里小路博房
石山基文
平松時言
五條爲定
五辻高仲
石山基正
故關白九條尚忠
小出大和守
石川河內守
壬戌爲文久二年
竹內下野守
松平石見守
議樺太境界

卿親王熾仁。大納言實德。權大納言實則。三位信篤。中將基敬。右中辨博房。少將基文。甲斐權介時言。少納言爲定。大夫高仲。右兵衛權佐基正等。幽屛。以國喪也。特詔弛九條圓真罪。以其齡至古稀也。先是。榎本武揚等。乘開陽艦自蘭歸朝。是春。幕使小出某。石川某等。亦自魯復命。初壬戌之秋。竹內某。松平某。使魯議事。以樺太地。愛儂及須免連來人種。分處各所也。欲限北緯五十度。定兩國境界。魯人爭曰。何得以此地爲貴國之有。以輿論言之。謂之滿州屬島可也。且四十八度以北。未曾見愛儂人種。而徒欲分之五十度乎。此土素無境界可定。然彼此接壤。不界之亦非我所好。故我嘗在下田。與貴國假約。彼我人民雜居。貴國措不問。曰他日目擊實地。以議。今如無已。以阿丹和港界之。二人察其言荒唐不稽。有掠奪全島之意。然茫乎不辨其地勢。遂不能論駁。乃約再就地勢定之。取券歸。具啓其狀於幕府。請命熟知其地理者檢之。而邦內多事。未遣之。居五年。魯幸我使節不至。大起土功。開拓樺太島。事聞。幕府大驚。去年冬。遣小出等至其都府。執舊券議。就地勢定界。而魯爲不知者。欲以千嶋代樺太。蓋誤以千島爲魯有也。小出

武庫開港

等讓其食言。論駁辨難。魯人曰。口舌爭之無益。今與貴國開之。隨開隨居。亦不善乎。小出等議曰。雖論辨盡力。然魯人拓地。已及五十度以南。是吾儕瞥緩失機之所致也。終復約彼我人民雜居而歸。五月。詔開武庫港。先是。各國公使自武庫至大坂。賀幕府襲職。且促開港。慶喜奏請曰。曩者先臣家茂及臣等敢請條約勅許。先帝明察事情。遂許其請。而特禁開武庫。家茂敢不違聖旨。然開港之期。載在盟書。不可渝也。苟渝之。則失信萬國。取禍目前。是以雖已奉勅。未布其令。既而家茂即世。其期亦迫。臣等諭以內亂。而頃者各國促之甚急。臣等以爲交際不可失信。條約不可中變。蓋宇內萬國。雖風殊俗異。均是人耳。豈有彼此。既無彼此。謂之同胞亦可也。是以海外各國皆通好結交。是出天地自然之理。雖然其間有大小強弱之異。則兼并凌奪之弊亦從生矣。故方今交際。迭照準約束。以結信義。強不得凌弱。大不得併小。一定條約。永矢弗諼。其重如此。臣等保彼無他。伏冀陛下詳古今之變。察海宇之勢。從既許之條約。新開武庫。以益建富強之基。滙國威於四域。朝議以其先朝所禁也。詔諮詢列藩。淺野茂長。池田茂政。池田慶德。頗獻

豐信上書

異議其他可之者多終許之幕府乃以本年十二月
為開港期後更期以明年三月六月幕府造交釗憂
帑藏空也方是時幕府執政諸大憂分皆仰朝裁而
松平慶永鍋島齊正山内豐信伊達宗城島津久光
等皆入京參與大政尋豐信以疾就國九月上書幕
府曰比年外交釀内亂東西紛擾者無他以政令出
二門也我中世以還武門執政久矣方今天下大勢
一變不可復墨守舊規也宜奉還大政於朝廷與萬
國並立洪業因謂政權已復朝廷宜急設政院分為
上下二局廢門閥舉賢良凡為議官者咸主公平制

度典禮斟酌古今與天下更始其他如興學校結軍
團及外交處置所陳疏尚數條乃遣其臣寺村左膳
後藤象次郎福岡藤治等代已說之慶喜時慶喜召
鹿兒島臣小松帶刀岡山臣牧野權六郎宇和島臣
都筑莊藏等共論國事亦慫慂以解政權慶喜遂决
意於是作手書示親藩譜第將士曰昔王綱解紐相
家執權保平之亂權移武門爭亂相踵民墜塗炭至
我祖宗撥亂反正勤勞王事特蒙寵眷寄以閫外任
紹述緒業二百有餘年傳至孤孤雖奉其職舉措失
當馴至今日是孤菲德所致悔恨何及顧今外交日

奉還大政

盛而政令異途綱紀不立乃欲奉還大政天下之事
一仰宸斷與列藩同心勠力保護皇國於無窮是孤
所以報涓埃也汝等各陳所見群下愕然閣老參政
以下在江戸者亦觀其書大驚歎議論沸騰十月慶
喜上表請辭軍職奉還政權優詔曰諸侯之賞罰黜
陟朝廷行之其他事務暫依舊管之俟加賀以下三
十三藩入覲更有所議於是朝廷詔天下問復政可
否召諸侯於京師德川慶勝上書朝廷曰將軍慶喜
政刑失當遂辭軍職是不獨慶喜之罪臣慶勝在親
藩不能輔翼終至此焉惶懼何堪願奪臣官爵以罰

紀藩同盟

之朝廷恩其積勞不允更詔慶勝及慶永縱議時務
於是二人勤王志益固十一月紀藩會譜第諸侯之
臣于江戸邸示茂承之書曰將軍奉還政權出曠世
英斷然而臣子之情悲痛不忍言也嚮草莽激徒鳴
幕府罪以殺其權竟成今日之勢諸侯之進退已在
朝廷則忘幕府二百餘年舊恩君臣義絶冠履顛倒
將軍自比肩臣僕諸藩其為忘恩之廷臣乎抑為全
義之陪臣乎明陳其竟見於是諸藩請與德川氏共
生死存亡因議奏官奏曰臣等為德川陪隷以陪隷
妄參朝議不免僭越之罪敢辭入朝又奏對復政詔

小御所會議

旨。論其不如委任德川氏。朝議紛々。或曰。慶喜與攝政齊敬彈正尹尊融善。故通其謀。廟議不斷。公卿及薩土諸藩胥議曰。天下將定於一。而遲疑不決。坐失事機。遂激切論之。擧朝為動。十二月八日。大納言忠能。大納言實愛。中納言實則。右兵衛督具視等。與德川慶勝。松平慶永。嶋津茂久。山内豐信等。會議于小御所。尾張臣成瀨正肥。田宮如雲。越前臣中根雪江。酒井十之丞。薩臣西鄕隆盛。大久保市藏。岩下佐次。土臣後藤象次郎。福岡藤治等侍坐。茂久曰。朝廷已收政權。然不有土地人民。有名無實。宜割德川氏之封。以充經費。具視贊成之。豐信曰。幕府固不任其職。然事至今日者。雖尾越及外藩。亦非無其愆。而今獨收德川氏。有恐非公明正大之旨。諸大名亦宜從國之大小。割其封土。以貢天朝。且如會津。雖處事不免其過。然非有惡意。宜優待令之就國。議論徹曉。九日。

大政復古詔

朝廷遂下詔曰。大政復古。原神武創業之初。發縉紳武弁之門閥。廢政決公議。與天下同休戚。乃停攝關幕府之號。至關國事議奏傳奏守護職所司代。悉罷其職。免會桑九門守衛。以薩土藝諸藩代之。黜齊敬尊融。以其親善德川氏。與譜第諸藩。密沮朝議也。假

設三職

設總裁議定參與三職。以親王熾仁。為總裁。忠能實愛實則。具視慶勝。慶永豐信等。為議定。大原。萬里小路。長谷。橋本等。及尾越薩土藝士數名。為參與。以綜政治。詔曰。今日以往。大小政令。自朝廷出。四方其體之。

實美慶親等復官爵

先是。慶喜在職。與薩土諸藩協議。請召還實美等及慶親父子。奏可。尋毛利工匠等率兵八百至武庫。居亡幾。政歸朝廷。更詔召長人。長人以十一日。入京師。即日。詔復實美慶親以下官爵。獨澤宣嘉不審其所在。故不與。令天下物色之。實美等踵至。於是德川毛利事已平。而搆兵之餘。互相猜忌。容保定敬等自疑懼。慶喜亦鈌望。其意遂變。大會臣屬議曰。朝廷既許事務依舊。而不得與九日之議。且無故罷容保定敬宿衛。是首謀者在中讒間之也。上書論之。不省。時薩長土藝諸大藩守衛宮闕。德川將士據二條城。屹然相對。人情恟恟。口耳相屬。既而德川諸臣有所密議。十二日夜。奉慶喜。微走阪城。

慶喜走阪城

朝議異其擧動。禁會桑二藩入京。飛報至江戶。閣老以下譜第諸侯。悉登營。物議囂然。二十五日。朝議欲召慶喜。納其封五百萬石。賜以三百萬石。為巨藩列。議定職遣慶勝慶永於大阪。諭旨二人。往宣旨。促其入朝。且曰。宜率小隊

塚原但馬守

以朝尾越兵護之決。無虞慶喜乃奉朝旨。然心竊危之。時新撰團隊長近藤勇土方歲三。以兵數千人。仍在伏見。尾臣田中不二麻呂。鷲津宣光等說永井尚志。塚原某。郤其兵於大阪。不則弗慶喜率小隊入朝之意。交覆論之。尚志等乃諾。而勇等未退。尋慶勝慶永復命京師曰。慶喜奉詔而不能審其意也。時慶喜欲東下謀事。會人林權助。佐川官兵。吉村權左等皆止之曰。今薩土等在輦下。不可遽討之。然殿下據阪城。足以鎮動搖。觀時變。宜竢彼罪著。起清側師。是際退一步則輸一著。不可東也。先是庄內兵巡警江戶。

處士數百人。潛伏薩邸。結隊伍。乘夜刧富商。掠金穀。蓄兵仗。又砲擊庄內屯營。庄內兵怒。請襲薩邸。事報大阪。時常野亦土寇蜂起。慶喜謂嚮薩人首鼓舞朝議。今又嗾使處士擾亂關東根本之地。東西相應。可憎之甚。於是奏薩人寇掠之狀。請詰責之。且黜其藩士參朝政者。不省。乃下教江戶。追捕處士。於是庄內以下德川諸將。以兵圍薩邸。縱火殺獲。除夕報至大阪。將士議曰。事已至是。勢不得已。不如先制人也。明治元年正月朔。德川戚屬將佐。交說慶喜曰。尾越之言。不可輒信。此行在清君側。臣等率兵啓行。以死衛

圍攻薩邸

明治元年

伏見鳥羽之役

之。慶喜頷之。乃理裝。決以三日入京。事聞京師。朝廷乃命薩長師。南扼伏見鳥羽二關。以備不虞。薩隊將伊地知正治。長隊將山田市之丞等臨發。請曰。臣等諜知大阪動止非常。大軍必排關過。願得詔旨處之。詔曰。不許德川慶喜帥大兵來。如會桑固禁入京。如不用命。便宜從事。正治等即率兵出。守二關。京軍六千五百人。阪軍稱三萬。以會桑二藩為先驅。佐久間近江。久保田備前等率三兵隊。以高松濱田松山其他譜第諸藩為後援。將兩道入京。三日。德川行人瀧川某來。請過二關。戍兵不許。某曰。寡君奉詔入朝。而

公等沮之。則有戰耳。既而東軍大至。正治等下令發大熕。東軍應之。彈丸交注。時伏見火起。東軍二道並進。官軍苦戰。迭有死傷。酉牌交綏。夜三鼓。官軍偵知東軍傳餐下鳥羽。襲之。東軍狼狽。棄兵仗走。會其遊軍來援。又戰豨突。官軍亂。隊長市木某。大山某。後藤某等勵衆奮進。擊東軍左翼破之。而市木等死之。官軍遂收兵。四日。親王純仁為征討大將軍。向鳥羽。官軍先伏兵鳥羽。篁中東軍兩道來擊。薩兵伊集院與市。山田孫一郎。先服健鬪。破伏見敵。而東兵自鳥羽進者其勢甚銳。既而篁中伏起。連發小銃。擊敵中堅。

松平豊前守

東軍大亂殪者無數總督純仁擎錦旗而進官軍益振衆勢衝突東軍潰踰屍走佐久間久保田以下死者數十人會將林權助白井五郎太亦戰死老中松平信篤馬中丸信篤墮馬衆以為戰死皆奔淀欲入據其城城兵辭之因陣城外此日官軍加治木某平岡某等死者亦數十人五日昧爽東兵伏槍隊於葦蘆中及官軍來出銃手挑之官軍知有伏不進石川厚狹介曰視危苟避非丈夫也乃率銃手數十人進當之衆奮曰勿以我良餒敵爭先突前左右伏起銃手亦奮至先鋒伊東中嶋等死之厚狹介亦殪薩隊

東軍敗走

長伊集院及藤村三浦柳田等督衆咄嗟而進遂大破之東軍退橋本時藤堂氏兵為東軍守山崎關門官軍遣使説以順逆藤堂氏遂奉命而東軍未之知也六日官軍欲攻橋本先誚淀人淀人具陳拒東軍狀請歸順乃以淀為先鋒逼橋本戰已酣藤堂氏兵自山崎發巨熕横擊橋本牙營擂彈連注一軍大亂本道軍衆之鼓躁齊進東軍大敗悉走大阪先是敗聞累至大阪城中恃衆不為意至是上下大驚俄議守備議未決此夜慶喜與容保定敬勝靜長行等倉皇挺身乘開陽艦東走東軍失首領人々氣沮或經

近畿平定

紀伊或過伊賀以東器械糧仗委棄如山監察妻木某欲制逃者不止怒斬二人火城自殺後長將賞之為設祭云九日總督純仁進入大阪次津村坊薩長兵護之官軍欲乘勢定近畿發使問諸藩嚮背皆改圖帖服初東軍據二條城縉紳或恐事起輦下憂悸不措已而東軍退大阪衆情稍安然隊將伊地知正治山田市之丞參謀交野十郎等頗憂之相議曰自古受兵京師保勝者寡彼據大阪絶我糧道以海軍扼兵庫而關東兵自海道進我軍如籠禽無計可出不如豫置兵于但馬及丹波丹後略地方緩急以為

削慶喜以下官爵

應援及師起急遣西園寺中納言率精兵三百出撫其地方彥根大垣之歸順詔彥根扼大津撿東軍西上者以橋本少將為鎮撫使亦在此既而大捷近畿列藩速歸順者以其先扼要衝也先是紀師三千屯大阪天王寺及戰起密遣使請約東參謀議曰紀雖歸順敵之族也不可信不如郤之紀人乃南歸十二日令四方曰曩德川慶喜託事而南遣尾越諭之入朝將有善處之而歎々鈌望如會桑二藩禁其入京而命之以先鋒宣言入朝以大兵逼京師不特要朝廷向錦旗砲擊其罪無所逃因詔削慶喜以下官爵

以親王熾仁任征東大總督授錦旗節刀徵諸道兵當是時諸外國公使在兵庫下局外中立令禁其人民援我東西師鬻兵器至是告公使曰日本政体復古天皇自執政權自今以京師為我政府其領之公使等奉命更許曰近年我人民為貴國人所殺者數十人悲慘不忍言今天皇新聽政切望無復有此等事朝廷布告之四方而國人惡外邦人者倍衆二月

傳命各國公使

會各國公使於大阪本願寺文武諸官盡列外國事務官少將東久世通禧少將伊達宗城傳命曰政府新置外國事務局命吾儕掌之自今相協議裁決萬

事要兩國人民盡誠實且我天皇欲延見公使於京師其領之公使等答曰素所渴望感悅何堪然聞征東師起吾曹將避亂横濱天皇賜謁則敢請急之宗城曰余為外國人在留者保無虞莫以為念公使曰然不欲曠日至是朝廷刻日或曰延夷於闕下如物議何參謀等笑不對時土藩戍界浦者憤佛人横恣砲擊十六人或死或傷而備前士亦殺佛人於神户於是佛公使大怒曰政府諸官已保無虞今仍如此者何也因要以五條曰政府貴官宜入佛艦謝之曰得政府謝罪本國書曰禁日本士官佩刀入外人寓館曰出償金十五萬元曰刑日本人為逆者凡事刻三日得報即爽期我將有所處時朝廷新與外國和尤慎交際且以曲在我邦內亦多事一從其所請遂

賜死害佛人者

執二藩士賜死於妙國寺佛人亦來監西村氏同大石良信杉原義長池上光則等二十餘人以次就死神色自若屠腹如劃水佛人不忍見至十一人合掌者三悚然退去事遂平三月朔英佛米蘭諸公使入

公使入朝

朝拜謁天皇賀大政復古盛典先是英公使入朝途上有浪士二人要擊之衛卒捍之殺一人捕一人公使畏途還是日儀全畢尋朝廷援先朝赦許條約之

例宣示朝議所在於天下於是外事略定畿甸無事京人相賀先是天皇加元服大赦天下詔撤諸道舊榜更揭新令以二條城為太政官代裁決諸政至是

太政官會盟

天皇行幸總裁議定參與諸官悉列御前盟曰廣興會議萬機決公論上下一心盛行經綸再命曰除舊來之陋習基天地之公道求知識於寰宇以振起皇基畢策問開蝦夷尋幸大阪百官皆從初參與大久

大久保氏上表

保市藏上表曰王師大捷賊首東走然而列藩嚮背未定外國交誼未全宜以非常之斷行非常之事伏惟中古以還天皇垂簾拱手步不蹈地九重深邃得

官軍東下　江城群議　尾藩勤王

近御座者。公卿數人耳。所謂階前萬里者。夫敬君上。人心所同然。推尊失道。天理乖戾。上下否隔。是古今之通弊。請破俗論。不飾邊幅。以從事於簡易輕便。又曰。平安僻在一方。不足以大廓聖謨。今日急務。在建行宮於大阪。遷都以一洗宿弊。至是遂幸大阪。後又遷幸江戶。蓋原此議云。時天皇觀水軍。將親征關東。既而諸道官軍。水陸並下。指江戶。薩長紀因肥後備前越前。安濃津。佐土原。龜山。水口。大村。自海道進。薩長因別軍及土佐大垣。自山道進。報曰至江戶。德川氏將佐戚屬為守備。市民騷擾。相警曰。府下將為焦土。爭為逃走之計。車載舟運。什具如山。初慶喜之東走。以正月十二日入江戶城。群下不懌。其挺身道有議者曰。為今之計。在藉外國之力。若擁輪王寺宮以令天下。是或東照公所以貽謀子孫也。或曰。藉外國之力。假令得勝。天下後世謂之何。而奉輪王寺宮。亦大損國體。昔元曆延元。既啓僭亂。今可復行之乎。東照公意蓋不在此。今日不幸負朝敵名。忠邪曲直。天下自有公論。是二策者。皆自累朝敵。罪閣既下。親征詔。何得抗之。有歸順焉爾。初伏見之役。尾紀二藩各分黨議。援宗家。密通謀關東。大納言慶勝憂之。與

慶喜恭順　勝安房守　脫走諸隊　王師徇甲府

其親臣小瀨新太郎。田宮如雲。田中不二麻呂。丹波淳太郎。鷲津宣光等謀曰。是非援宗家。適滅宗家也。遂賜死其首謀重臣榊原勘解由。渡邊新左。石川內藏允。寺尾竹四郎。塚田愨四郎以下十三人。禁錮鈴木丹後。成瀨豐前等十七人。自餘黜罰有差。於是闔藩知方向。而紀藩臣在江戶者。蹈諸藩會議之言。與宗家臣屬通謀。新撰團長近藤勇等首應之。與詰銃隊士亦多黨之。日夜蝟集江城。或欲出兵扼函關。或欲以水軍襲大坂。益逼慶喜。而慶喜一意主恭順。斥群議不用。特傳密旨勝安芳。大久保一翁等。手書禁諸臣暴動。告之曰。謹勿抗官軍。抗官軍。猶剚刃於吾腹也。遂出城屛居寬永寺僧房。而執迷者益不懌。脫籍者相踵。聚兵編隊。潛匿江戶者。屬彰義隊。又有誠忠純義。會義。草風。衡鋒。回天。七聯。傳習。遊擊。進擊等號。三兵隊多黨之。或走常野。或走甲府。會山道官軍自信濃進。徇甲府。於是德川臣屬戍甲府者。與近藤勇等諸亡命合謀。拒官軍於勝沼驛。設栅撤橋。及其來伐。勇等督衆發巨砲擊卻之。又放火其背。官軍大沮。因土別隊登山。左右俯擊。大破之。斬獲略殲。遂令松代守甲府。而向江戶。時薩長大垣師至羽丹生攻

敕使入城
池上本門寺
慶喜屛居水戸

簗田軍走之。進薄忍城。忍將某屠腹謝罪。一藩歸順。於是山道總督岩倉具綱率諸軍次板橋。而海軍總督宮熾仁航至駿河。方是時。慶喜屛居悒鬱。竢罪輪王寺宮慈性憫之。與執當覺王院謀。往駿府陳慶喜恭順謹愼之情。請優寬典。和宮及天璋院亦遣侍女請哀總督宮。以其無實効也。未許之。既而薩兵為海道先鋒。先至品川。勝安芳即詣其館見參謀西鄕隆盛。具陳伏罪狀。請止攻擊。時安芳內鎭暴動之徒。外乞寬宥之命。往來周旋甚力。而隆盛素與安芳相知。信其為人。遂徵其謝罪表。信安芳奉命。於是督府會議。下教諸軍輟戰。置諸道軍於江戸。以戊之四月。先是城中諸有司皆移田安邸。議守備者亦從安芳言。悉出城。四日。勅使柳原侍從。橋本少將入城。德川諸臣掃道供張。盛服迎之。留守田安慶賴接伴之。勅使宣詔曰。德川慶喜已表恭順之誠意。因垂寬大之聖憐。且思祖宗以來功業。及水戸贈大納言盡忠。特減死一等。屛居水戸。曰助逆諸臣宜宥死一等。速處置奏斷案。曰致本城於尾藩。曰軍艦銃砲盡獻之。曰住城內者宜移於郭外。慶賴奉命。勅使退館於本門寺。十一日。慶喜發東台。麾下諸隊欲從者數千人。慶喜

盡揮去。以小隊入水戸。於是麾下不平者皆脫走東北。譜第諸藩或入京或就國。市民亦避亂四疆。府下蕭然。

近世日本外史卷七終

近世日本外史卷八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長雄　標記

喜德德川慶篤季子容保養爲嗣
総野開兵端
日向守勝任
梟近藤勇

初官軍之將東下也。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等。皆已潛匿東北。而松平容保。稟德川氏。致仕屏居。讓封其子喜德。因輪王寺宮及諸藩。上書謝罪。尋就國。憂悖不措。又遣其臣於仙臺米澤。請申救。二藩不肯。會人失望。而德川氏諸亡命投會津。藩論未定。及慶喜屏居水戶。來投者愈多。而其在總野間者。推大鳥圭介。古屋作左。秋月登助。土方歳三等。爲將。橫行地方。諭土豪募軍須。說下妻下館等。皆脅從之。結城城主水野勝任應之。出潛匿小山近傍。欲與脫走合衆。入據其城。其老小幡兵馬。小幡兵八郎。鈴木半之丞等六十人。唱義奉勝任嗣子。拒之城外。勝任擊破之。敍兵馬等。遂棄城。嗣子率其兵投官軍。時彥根等官軍在宇都宮。圭介等欲乘勢壓之。報至板橋。於是參謀香川敬三。與薩將有馬藤太。長將祖式金八郎。土將上田楠次等。率彥根須坂及岡田將。監兵數百人。抵千住。聞賊別將屯流山。潛兵襲之。賊棄兵仗走。追尾獲近藤勇。檻致之板橋。斬以徇軍門。醃首送

結城陷
明治元年四月年次見前卷
青木貞兵衛
石川喜四郎
川崎忠兵衛
宇都宮陷
越前守忠恕

京師。梟四條磧。初勇在京師。擢爲新撰團長。爲會人畫計。及東軍退大阪。率兵屯伏見。王師起。指揮東軍。銃傷其股。及敗東走。煽動德川臣屬。相率赴甲府。防官軍不利。至是就擒。香川祖式等乘勝攻結城。城兵擁勝任棄城走。祖式率須坂師。據結城。香川等以彥根岡田師據宇都宮。既而圭介等以七聯草風二隊。兵攻結城。陷之。官軍走宇都宮。參謀見賊勢張。命館林笠間壬生吹上諸藩出兵。是月十七日。圭介等來擊。彥根大垣及館林諸藩兵邀戰小山驛東。賊自林叢麥畝中。以散兵砲擊三面迫之。官軍皆戰。遂大敗。彥根隊長青木某。館林隊長石川某。笠間隊長川崎某等死之。申牌官軍卻入宇都宮。圭介等次掾木。此役彥根人多死。十九日。黎明。登助歳三率純義回天傳習三隊。襲宇都宮。宇都宮兵與松本笠間。黑羽。彥根。大垣等官軍。逆戰城外。二將冒丸挺前。官軍退。將入城。圭介所率傳習一軍。自鹿沼出。橫擊之。會師亦自三王嶺進。砲聲震天。火起城下。其夜官軍自南門出。退古河及館林。城主戶田忠恕亦投館林。先是板倉勝靜出日光。依彥根降在城中。賊軍奪之據城。二十日。誠忠純義回天三隊。自若井坊出。襲關宿官軍

王師復宇都宮

圭介戰畧

天皇還幸

設伏破之。敵踰屍健鬭，互有死傷。官軍別隊擣其背
走之。令石坂周藏說降之。誠忠遂降。其餘救宇都宮
時諸藩往々歸順。然其兵制槪依舊。故戰多不利。督
報江戶。朝廷命薩長土因及大垣援之。五藩師至壬
生，與諸藩合。二十二日昧爽。大擧攻宇都宮。傳習七
聯，御料草風回天五隊，兵出城逆擊之。安塚別隊自
山道襲薩大垣後。飛丸雨注。其鋒甚銳。會人衆勢挫
前。縱橫奮擊。立殪官兵數十人。官軍辟易將走。因參
謀河田佐久馬揮刀叱曰。寸退者斬。官軍奮勵。薩大
垣別軍自雀宮來援。夾擊破之。賊乃卻入城。分兵扼

明神八幡二山。此日大雨。故官軍不窮追。二十三日。
官軍大擧環攻宇都宮。城中堅守。而在山上者。橫擊
官軍。砲烟蔽空。日色朦朧。天將暮。官軍攻擊益烈。遂
乘城。城中大亂。山上軍亦潰。盡脫走日光。市街皆焚。
此役亡命麕集。賊軍銳甚。官軍殆敗。時圭介出沒日
光山傍。官軍擊之。今市迭有勝敗。既而賊大敗。圭介
率兵數百。奉東照公木主。走會津。云圭介通英佛學。
沉勇有器畧。擢為步兵奉行。其所率皆熟操練。倔強
善戰。官軍尤畏圭介。二十五日。古屋作左率兵襲飯
山。縱火城下。飯山人苦戰卻之。是月天皇還幸京師。

上總平

白川陷

官軍分道進入

閏月。先是德川亡命。據總之木更津。盛峙糧仗。總督
宮熾仁。命諸藩擊之。亡命向船橋。備前兵陣于八幡。
安濃津兵于貝塚。筑前兵于行德。佐土原兵于鎌谷。
以備之。十一日黎明。賊軍俄襲八幡貝塚。備前安濃
津兵大驚擾。退濟市川。溺死者頗多。佐土原兵聞砲
聲馳之。賊別隊逆擊之。官軍伏麥畦。狙擊。更發臼砲。
殺賊無筭。殘兵四走。與牙兵合。略八幡貝塚。舍船橋。
傳飰再為進擊之計。佐土原兵諜知之。一軍決死。水
陸三道進攻之。賊拒戰甚烈。我兵殆不支。筑前安濃
津備前兵來援。合擊。縱火於船橋。燬之。烟焰蔽天。賊

軍潰走。諸軍進戰五井川姉崎。破之。至木更津真里
谷。賊皆逃無蹤。上總盡平。二十日。純義會義等兵百
餘人。襲白川城。仙臺二本松三春平泉湯長谷等兵
邀戰。敵縱火城下。自三面進踰濠。乘城。城兵不支。火
城自後門走。二本松兵殿之。或曰。二本松為內應。開
前門引敵。陽殿而退。賊軍乃入。奪大砲糧仗。會津將
田中左內率兵三百餘人來會。二十一日。官軍設伏
破之鹽崎村。二十二日。又破之百村。追躡抵板室。驚
小笠原新太。燒聚落。入太田原城。左內收敗兵。次三
斗小屋。于是時官軍分道進討。加薩長尾越松代松

九條道孝　醍醐忠順　澤為量

玉蟲左太夫　本滑要人　片山仁一郎

奥羽連衡

本諸藩兵向越後薩長別軍土州忍大村大垣等兵向白河而督將左大臣道孝大納言忠順三位為量別率薩長兵海路先入奥羽為量在秋田道孝忠順在仙臺指揮東北諸藩而諸藩危疑號令不行獨佐竹津輕生駒等歸順而庄內尤倔強不服出兵畧新庄天童數侵掠秋田境內江戶仙臺亡命亦援庄內其勢日猖獗秋田大窘訴急道孝初伊達慶邦上杉齊憲皆受命進兵於會津國境既而慶邦遣其臣玉蟲某等於會津說容保謝罪表信齊憲亦遣其臣木滑某片山某說之自是使者往返容保致書乞哀二

藩乃解兵尋慶邦會齊憲於岩沼傳檄召奥羽諸藩重臣南部二本松三春等十藩會之於是容保令梶原景武等來因慶邦齊憲謝罪請誅首謀表信慶邦齊憲等與之盟乃連署稟之道孝申雪容保罪道孝欲許之參謀世良修藏大山格之助曰渠即悔非輸誠則宜納城池兵仗以表其實今盛修守備侵掠隣境敢抗王師乃上疏乞哀謝罪之道何在乃詰仙臺以下窃援會津卻書絕之促兵討之二藩不服怒曰督將納言而參謀沮之是挾朝威以滅私讐也遂斬世良徇其罪狀以煽動庄內南部二本松中村三春

白川之役

飛驒平常清

諸藩於是奥羽連衡援會津同盟者十有七藩物情恟恟道孝等去入盛岡盛岡亦連衡衛士奉道孝忠順投津輕以其不與盟也既而仙臺棚倉出師援白川城二十五日薩長安濃津川越大垣大村等官軍攻白川城兵與會津及仙臺棚倉援兵出城邀戰互前互却自辰至午勝敗未決官軍數十人鼓勢逼塞城兵山路繞出官軍後其在山上者俯擊應之官軍潰走敗報至江戶詔因備抑川佐土原笠間等援之五月朔官軍分兵三道襲白川時會津守黑川道純義新撰二隊守江戶道仙臺守棚倉道三道戰正酣

而棚倉道先敗官軍追尾棚倉弓隊力拒一團三十六人生者厪六人吉川某登山狙擊官軍十餘人殪之而二道軍皆敗官軍乘勢薄城遂拔之殘兵棄兵仗走此役斬獲六百八十餘人會將横山主稅戰歿海老名右門自盡西鄉頼母厪免白川奥羽要衝四通八達先據之攻守兩便故兩軍大爭之二日敵自板室百村出襲太田原縱火城下城主太田原富清已遁是日官軍在白川而太田原援絕遂陷然敵亦寡兵不能守之拼城去時會津撤北疆之戍專守三面以米澤諸藩同盟也先是關東監察使左大將實

詔德成紹宗家
德成卽龜之助
三河守慶倫號確堂

美至江戶、宣詔、令德成紹宗家、後年尚幼。命松平確
堂攝事、以德川氏謝罪表信也、而封額未定、臣屬危
疑。初在城中議守備者、為勝安芳、大久保一翁所制、
皆怏怏退去、多與彰義隊合、據東台、稱守祖宗廟。其
意在奉輪王寺宮執當覺王院、龍王院與之合議、與
會津諸藩互為聲援。於是脫兵潛伏各所者、皆來會。
又設臥龍、貫義、浩氣諸隊。其勢日張、皇然屯合烏集。
素無紀律、其遊步市街、佩長劍、着高屐、偃蹇亡賴、時
官軍皆以片錦為衣標、彰義諸隊遇諸途、作勢壓之、
嘲弄罵詈、或要殺之。薩肥等兵皆怒、乞誅之。總督宮

及監察使傳命德成、散其兵。彰義隊不聽。勝安芳上
書輪王寺宮曰、以脫兵日嘯聚山内、外間生浮說紛
紜、不可解。大乖寡君恭順謝罪之意。朝廷既定德川
氏繼嗣封土城邑之命、亦將賜之、而山内兵敢抗朝
廷、萬一生變、不啻害德川氏、或為海内亂階。總督宮
亦召法親王、覺王院等、拒之。因召兩執當、亦託事辭
之。廷議遂決征討、贈書法親王告之。參謀大村益次
郎等部署諸軍、薩州、肥後、因州自湯島進、長門、肥前。
筑後、大村、佐土原自本鄉進、肥前、筑後別隊據富山
邸、尾州、備前、安濃津據水戶邸、尾別軍及阿州。新發

東台之役

田扼一橋、水道諸橋、紀州扼大川橋。彰義隊聞官軍
來討、十四日夜擊鼓巡警山下、街市避兵、市民大驚
擾。十五日昧爽、官軍乘風雨逼東台。彰義隊分兵拒
各所。黑門軍先合、砲聲互起。既而賊一軍自山王山
連發大小砲、一軍開門突出、官軍不利、死傷頗多。根
津谷中團子坂官軍亦大苦戰。日已過午、官軍合勢
自廣小路齊進、砲聲益烈。薩一軍連彈巨砲、遂破黑
門一角、諸軍踵入、新黑門亦破、官軍坌入、三面合擊。
山王山之賊走之。覺王院知不可支、倉皇奉法親王、
潛匿谷中市中、遂奔三河島。賊中軍擎東照公旗標、

拒中堂。官軍力戰數合。遂破之、縱火中堂、山内。軍皆
潰突根津谷中團子坂等圍、脫走、官軍尾擊斬獲無
算。此役市街接近東台者。槩罹兵燹。枷欄火益熾、烟
焰焦天、夜二更始滅。自是錦標威震江戶。尋詔以駿
遠奧羽地七十萬石賜德成。初封額未定、臣屬私議。
謂不下三百萬石、至是驚曰、何削減之甚。益以有東
台暴舉也。先是林昌之助上奏請獻其邑朝廷。而躬
臣屬德川氏。既而與諸亡命謀、率兵數百據函嶺、督
府遣監軍中井範五郎、三雲某命小田原討之。小田
原人私援昌之助、殺範五郎、逐三雲、及官軍問罪、小

定德川氏封土

八州畧定

田原恐刑首謀討殘黨以乞哀勅削小田原封昌之助海路走奧羽於是關八州畧定下詔收錄德川氏遺臣自是歸順者多官軍本隊入越後口也破雪嶺賊進分兵各所一軍戰鯨波片貝勝之一軍據柏崎降椎谷出雲崎時水户寅党市川朝比奈等率兵四百共扼長岡小千谷等地其勢日熾官軍襲小千谷破之進隔信濃川陣賊別軍守榎嶺妙見道金倉山榎嶺左川右山為長岡第一險要尾張松代上田師苦戰遂拔榎嶺妙見道賊營更番扼之日環攻長岡迭有勝敗既而敵大舉圍妙見道榎嶺絕河東援路

三好軍太郎
堀潜太郎
竹田十左衛門

官軍孤立是月十九日參謀黑田了介山縣狂介等決策撰河東精兵擣敵腹背隊將三好堀竹田等率長門高田兵二百人乗曉霧啣枚濟筑摩川會霖雨河漲舟殆覆壓得達前岸直進衝敵壘敵狼狽棄守走斬獲甚多奪大砲數門而薩人可三百自植下村濟官軍從之榎嶺妙見官軍亦會大破賊軍鼓躁齊進至長岡城薩州軍先破神田口入城兵列大小砲捍之官軍三面砲擊迅烈不可當城兵術盡縱火城擁城主牧野忠恭間行入橡尾官軍遂取長岡城忠恭尋拔會津時輪王寺宮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

備前守忠恭
官軍拔長岡城

阿部播磨守

原長行竹中春山等亦在會津慈性尋至仙臺六月十二日會人襲白川官軍邀戰之和田山殪其將遠山某又破之古天神及米村時官軍據白川城扼諸要衝將討會津而棚倉平泉諸城未下廿四日黎明官軍分兵一自畑澤進一自本道進戰於鄉户破之遂拔棚倉城城主阿部正耆走須賀川廿八日進拔泉城三十日陷湯長谷於是賊軍悉銳集平城其勢復熾官軍殆不得進七月官軍欲攻平城參謀渡邉清左河田佐久馬等相議因備柳川佐土原隊自湯本進薩長大村及因別軍自小名濱向空地山薩別

平城之役

軍自小名濱出薄礒笠間兵扼仙臺中村援路十三日昧爽三道逼平城城中會津仙臺米澤中村及脱走兵凡二千餘人分隊出城可二里以土豚築砲墩設關距戰而多倭銃會雷雨不能彈射柳川軍乗之破關薩師拔外郭賊軍隔橋砲擊柳川兵百五十人潛緣橋架突進侵賊右翼橋上官兵亦逼賊軍披靡退入牙城諸軍乗勢攻之両軍砲響轟天日已暮官軍乃退夜三鼓牙城火大起官軍即馳之而已不見隻兵益知不可支潛沿海東走也於是官軍略取地方平城於奧羽最稱險岨易守難攻故此役官軍死

左京大夫長國
總督宮入越後

傷過當。十八日。官軍攻富岡。仙臺米澤及春日隊兵
力拒。殺傷相當。二十一日。官軍陷二本松城。城主丹
羽長國走米澤。二十三日。賊縱火須賀川。襲官軍。官
軍擊走之。當是時。討會總督宮純仁入越後。中納言
公望左衛門權佐基修從焉。官軍以長岡為根據。傳
令加州上田飯田松代兵守本城。尾張長州軍守蟲
亀村。薩州軍扼妙見。高遠兵守田口。松代別隊須坂
高田推谷兵守木津。上田別隊守十日町。而長岡兵
一敗不以屈。志德川脫兵會津仙臺米澤及水戶市
川兵與之合。築壘塞各所。出沒山谷要衝地。以控制

溝口誠之助
山崎重三郎

官軍連戰抗之。廿四日。官軍決議。欲破賊砦直向會
津。部署諸軍所嚮。先是。會津師次五十公野。米澤將
千坂某等議曰。新發田首鼠兩端。不及今討之。恐貽
禍。與仙臺會津進兵薄城下。要之曰。藩主出質米澤。
出援兵以表信。不則旗鼓相見。城主溝口某將出質。
新發田士相謀。嗾農民揭旗旆持竹搶。嗔咽城下。或
撤橋梗道。以沮藩主北行。米澤仙臺諸將會會津營。
延新發田老臣溝口工匠及邸監山崎某。責其負約。
工匠等出首謀者二人謝之。而其人愐劣不類首謀。
諸將怒其詐。遣歸會米澤。重臣大瀧新藏至。曰新發

新發田歸順
河合繼助

田出兵。不必要其質。於是藩主遂不出質。為出援兵
數百人。既而屬官軍。於是官軍分兵。駕大艦援新發
田。而諸軍欲以明曉大舉擊賊軍。時長岡將河合某。
在見附。欲復長岡。而河水暴漲。不能進兵。謂衆曰。不
及今攘敵。則士氣沮喪。情見力屈。連合必解。大事去
矣。吾今必復長岡。諸子乘機破敵。會長岡。直濟信濃
川。長驅踰米山。則高田以南可以圖也。至是偵知官
軍進擊。議決。帥死士五百餘人。人持一日糧。來夜傳
發。經八町沖。潛兵過官軍列塞間。直薄長岡。官軍聞
砲聲起。為我兵進擊之號。而聲漸近。細作忽報賊軍

賊陷長岡

至。衆乃驚。束裝未畢。迸丸已集。城賊縱火為號。賊軍
望見之。萬砲齊發。河合乘勢豨突。官軍苦戰郤之。天
已明。會將佐川某。米將千坂某齋藤某等議曰。河合
孤軍深入敵中。不急援之。則皆餕敵。即起衝大黑寨。
或坐或伏。銃丸雨注。又出兵襲官軍背。縱火乘之。與
河合犄角。官軍敗績。死傷甚多。長岡遂陷。初官軍取
長岡。城下婦女日入城中。賣餅菓。軍人爭買之。以其
婦人。不介意。女輩私告城中情狀於賊軍。市民亦為
之耳目。於是進擊之謀。盡洩賊軍。得奏奇功。然河合
被數創。終死。賊軍沮喪。二十六日。官軍一屯援嶺妙

官軍復長岡

秋田勤王

三卿沈醉

見坂一屯。信濃川西南。築寨河岸。而米會兵大舉濟川薄之。或曰。不如卻兵三國嶺避鋭撃惰。參謀山縣狂介奮曰。勝敗常也。豈可以一挫䘐誤軍機乎。且聞東道官軍。據白川。略地方。頑奴輩顧後不能持久。況渠扭勝稍懈。一舉可殲也。二十九日。官軍乘曉霧。自妙見出。遣人諜賊營。果皆倦臥。官軍直入。短兵接戰。殺獲數十。縱火四方。直逼長岡。連彈大小砲。吶喊乘之。賊辟易。拚守走三條及奥羽。官軍遂復長岡。捕市民通敵者斬以徇軍門。長岡自五月至是。城市村落皆罹兵燹。蕩為荒野。官軍之航海者。已至松崎。進據新發田城。連陷水原新瀉。勢如破竹。時米澤陣見附。會津陣島崎。庄内在志戸橋。桑名在日浦。會津將佐川官兵。庄内將石原多聞。桑名將山脇十左等會見附。見其將上杉主水。千坂某。甘糟某等曰。敵據新發田。絶我糧道。則腹背受敵。大議攻守之策。各發使告急。初朝廷聞奥羽連合。大驚。詔削慶邦齊憲等官爵。下詔益進兵追討。及輪王寺宮至仙臺。諸賊軍益得勢。而南部庄内師日蹙秋田。先是。薩參謀大山格之助奉澤卿在秋田。籌書贊謀甚勤。既而九條醍醐二卿從兵士自津輕至。三卿陷兵叉間。苦辛艱難備至。

澁江内膳　戸村大學　梅津隼人　小野崎三郎

和陽宮朝仁卽故尹宮尊融

慶喜屏居靜岡

執迷者傳檄

於是相見悽然。會仙臺志茂某率相馬新庄士來逼秋田。隊將曰。三卿須海路送還京師。薩長士速遂之。大山即啓三卿。決策斬使者十人梟軍門。於是一藩志益堅。庄内仙臺山形上山盛岡一關等諸軍四方來撃。佐竹大和。佐竹三郎。澁江。戸村。梅津。小野崎以下諸將。分兵拒之。苦戰而退。秋田城孤立援絶。危在旦夕。亡幾。土州嶋原平戸軍至。薩長大隊亦至。於是官軍勢大振。一藩踊躍。大山亦始高枕云。是月。詔改稱江戸曰東京。八月。詔褫和陽宮朝仁位官。謫之安藝。初慶喜東也。朝仁竊通聲息於關東。而慶喜拒之不應。至是事覺。遂及之。時慶喜在水戸。有流言舊臣將奪慶喜去。慶喜恐有變。奏請徙駿河。見允。乃屏居靜岡。初德川執迷士傳檄東北曰。我老君奉還政權也。蓋有深意存焉。方今外之交際日盛。内之政令多岐。是故老君翻然退列於諸侯。欲與列藩協心戮力。使神州與萬國并立。否則何解祖宗三百年遺業如棄敝屣乎。然而變革之際。列藩猜忌。至以兵箝制之。老君業已還政柄。豈芥蔕於其間乎。顧主上幼冲。國家危急。臣子之情。不堪痛癢。乃欲入覲建議。而薩長沮先驅。戰于鳥羽伏見。當時詔命有與薩長戰之語。

榎本等亡命

八隻爲開陽回天蟠龍神速千代田長鯨感臨三日保

天下知之。其豈抗錦旗乎。今罔以謀叉。攷之當日。而無跡焉。之千歳而有恨。夫名義者。人之所重。故誅一夫。亦當明罪案以覈之。而况加大師乎。又况使臣討君。弟討兄。支藩討宗家乎。是故或勸老君舉兵淸君側。而老君不納。痛自咎曰。抗官軍者。猶刺刄於吾腹也。蓋謂兵連禍結。洋夷乘釁。則皇國之浮沈係焉。是豈所以奉祖宗遺訓。保護王室乎。身入佛剎。克己恭順。屢馳使哀訴。而大師薄城下。雖有寬典之命。寃罪未白。是吾黨之所以亡命。雖極知背老君之意。而名義之不能已者也。唯有謝罪老君於黃泉而已。獨怪戚屬勳舊。無一人正言訴寃於朝廷者。唯仙臺首唱大義。米澤以下諸藩連衡。會津庄内確乎不撓。北越諸藩同盟守義。而仙臺米澤上書壅蔽不通。會庄亦不能免寃。嗚呼天地晦瞑。一至于此乎。吾党欲雪君寃。死於名義。以維持綱常。夫萬國之法。有伸寃之師。若以我言爲不公。則日月照臨。勿諭神州。附諸萬國公議。東北士民。多爲其所煽動。是月十九日。德川臣榎本武揚。松平太郎。荒井郁等。以鎭撫執遂者爲名。留書於朝廷。帥軍艦八隻。自品川亡命。去入仙臺。其感臨三日保二艦。途遇颶風沈沒。初朝廷收德川軍

米澤撤戍

丹波守直休

艦也。武揚等有所哀訴。乃收富士山等四艦。將賜其餘。其一曰開陽艦。架大砲二十六門。蒸氣力兼四百馬。堅牢稱本朝第一。武揚嘗學兵於和蘭。最長水軍。而部下精鋭。三兵隊之脫江戶。武揚等在品海。潛通謀約。見機相援。及聞奥羽連合。相議曰。吾黨率此堅艦。橫行海上。以應援陸軍。則天下之事可圖也。至是遂脫去。德川氏大驚。使急舸追之。不及。因上變朝廷。怒武揚等書辭悖慢。讓德成。德川氏群下不知所出。朝廷乃擬以海盜。告各國公使。勿與之接。下令天下。禁與糧食。米澤師戍越後者。將撤戍就國。先鋒已過八十里越。會桑長岡人要之橫田曰。貴藩撤戍。則我軍孤立。河西之師悉鏖敵。米將千阪曰。聞東方同盟諸城累陷。敵將入米澤。故藩主傳命班越後師。以守國境。先鋒已旋。不可奈何。嚮報警河西。約其上途。度已東矣。既而河西軍遂更殿卻次加茂。蓋米澤人知勢不支。歸順之意已決也。當是時。官軍在白川及二本松。而中村三春等已歸順。分兵討仙臺諸藩。會津以間糺合亡命。申嚴四境守備。東守大平勢至堂石筵。西扼八十里越。南塞五十里鹽屋板室。及米澤退兵。官軍乘勢徇越後。陷村松城。主堀直休走津川。會

伊地知等議進取

退扼赤谷石間二關。官軍攻赤谷。會逆擊之。山内其將三宅小左等。督衆冒丸奮進。搶刀相接。安藝師新發田師將郤。長將率一隊超過而進。互有死傷。遂不能支。收兵歸新發田。既而官軍大擧拔赤谷石間。進陣諏訪嶺。會兵退沮會津川相持。德川亡命及水戸長岡兵與之合。凡五千三百餘人。官軍倍之。彌漫前岸。連戰無虚日。初官軍定議。欲降奥羽諸城。後向會津。至是參謀伊地知正治板垣退助等在白川相議曰。北地氷雪早至。今若過三旬。進退窮蹙。陷彼術中。不如及今急取會津。夫會津根蔕也。如仙臺米澤技葉也。苟絕根蔕。則技葉隨落。乃分兵備仙臺諸藩。廿日。合薩長土大垣大村五藩師。先張疑兵勢至堂。發二本松至石筵。分兵為三隊。自左右中間道進。賊軍據險設砲壘。薩長兵擊破之。進逼第二砲壘。賊砲擊太烈。長土兵自左右間道會橫擊之。中道諸軍列大熕十門連發。賊軍潰走。進至暮成嶺。嶺為會津二本松境。第三砲壘在其巔。設關門列竹柵。賊將大島寅雄率北辰新撰隊等死守之。二十一日。自嶺上俯擊官軍。官軍不撓。攀樹躡巖而登。連發大小砲。會將田中某橫擊官軍。官軍奮鬬。薩大垣別隊自別路進者

官軍薄若松城

出賊背。夾擊破之。追尾蹙之駿河野。二十二日。進攻猪苗代。會兵寡單。不能支。焚營奔。乃進逼戸口湖橋。湖方三里許。湖口有十六橋。疊石造之。賊欲毀之。長州兵望見急逼之。會人狼狽。僅毀二橋退去。若盡撤此橋。則官軍無進路云。二十三日。未明。進戰大野原強清水。走會兵。其將上田某等督衆苦戰死之。敗兵退守瀧澤村。官軍乘勝直薄若松城下。城中大驚曰。官軍飛來乎。容保在瀧澤村。收兵入城。官軍尾擊拔外郛。時精兵多出戍疆外。在城中者吏胥與老穉耳。雖致仕者亦盡出守郛。至是白髮青年多揮搶死之。官軍進衝城北門。城中連射大砲。丸無虚發。官軍乃退。城南門殆敗。入江惣助。安藤市藏等十餘人揮搶突出。多殪官軍。死。小原右衛門嚮戰白川。被創臥家。此日裹創出。馳馬將入城門。官軍銃斃之。部下馘之入城。家老田中土佐。神保内藏介。出在北郭。及事急。屠腹死。野村監物年八十。入城慷慨自刄。内藤可隱。上田為閑。至其先塋。刺妻子死。初會人出精兵四疆。猪苗代口恃其險。僅備兵數十。故官軍得擣其虚。官軍已逼城下。日發大砲於城内。挫其勢。以竢諸軍來。廿五日。黎明。城兵大出擣官軍。官軍敗績。死傷者多。

行即位禮

參謀乃散兵各所。城兵不敢追躡。是日。尾紀肥前等軍自白川口入藝州。大田原宇都宮等兵自藤原進。擊沿道賊兵。日暮皆會城下。夜三鼓城兵潛襲官軍營。官軍苦戰卻之。爾後城兵屢乘夜來襲。官軍頗苦城北隅濠有藩士家宅。官軍伏其中。出沒發砲。城兵射火箭燔之。於是郭內邸居。延燒無遺。先是。松平定敬牧野忠恭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竹中春山大鳥圭介土方歲三等以下九十六人。前後出城北走。歷米澤管內。赴仙臺。而圭介復還。會津與城將佐川官兵山川大藏萱野權兵衛等。為策應。屢窘官軍。既而佐川等擇精兵千許人。欲刻期決戰。容保親出勞之。賜以名刀。衆皆感喜。二十九日。昧爽。佐川率衆出城。容保送之鼓門。衆辭決而行。即分兵進逼官軍寨。官軍力戰卻之。城兵轉戰長命寺殲多坊。伏田圃林藪。狙擊多殪官軍。而城兵亦多死。更修寨堡。分戍柳原材木桂林諸坊。以通西南糧道。自是城兵時出搬運米鼓薪炭。而村民負擔餅菓蔬菜。納之者絡繹不絕。是月。天皇行即位禮。尋詔天下曰。令將東幸。以平定海內。撫綏萬姓。其輕裝發輦。務去虛飾。莫令沿道諸民苦供億。又詔奥羽追討諸軍曰。嚮官軍進征。拔堅

定勳功式

會津國疆皆敗

挫銳。忠勇義烈。朕甚嘉之。因定勳功式。三等。等各三級。督府參謀軍監等。其以公議錄將士勳功以聞。九月。詔秋田賞其孤立賊中唱大義勤王事。賜以直衣一襲名刀一口。五日。官軍自白川口者。既拔大內關山。自本鄉長驅至餃寺村。絕城中糧道。佐川聞警即起。至河原坊門。水戶兵自城東來援。會城兵出戍材木坊者。捨守走。佐川叱咤叉之。分兵扼庁原。柳原坊及柳堤而戍。南境者亦稍聚。於是吶喊合擊。官軍潰走。先是。越後口官軍。欲入若松。向會津川。會兵隔川連砦八里。官軍勇往奮戰。拔其一角。會兵悉銳力戰道不輙通。薩中山某新發田石川某等就擒。而若松急報至。會人燔谷澤營。引兵轉戰車嶺野澤。皆不利。郤陣船戶。阻川相持。官軍連彈巨砲。乃鑿地穴居避之。旦夕力拒。至是。白川口官軍分兵略阪下。進擣船戶。背會兵。顧潰官軍夾擊大破之。於是國疆皆敗。戍兵多入城。十日。越後口官軍齊進。諸道軍會於城下。勢大振。初官軍取小田山。山距城太近。可瞰城中。乃以野戰砲俯擊城中。出兵爭山。官軍擊卻之。又築塞城東南隅。肥前兵以後裝砲。放榴彈。摧碎樓櫓。城兵震死者多。火數起。城兵緣屋防之不屈。十三日。城兵

米澤歸順

乘夜襲官軍於城東。官軍不諳地理。死傷過當。其翌城兵又出襲諏方及小田垣官軍。擊卻之。於是參謀伊地知正治山縣狂介板垣退助等議曰。官軍深入敵地。曠日彌久。恐生變。不如一舉拔城。乃部勒諸軍所向。十五日。諸軍齊逼城。兵嬰壁守之。是日官軍發大砲千餘云。初官軍之突進城下。城中倉皇修守備。不遑多峙糧食彈藥。至是佐川等率兵次田島。議悉甲間行。襲白川城。據之。遣使仙臺賴穫本等為大舉反戰。而城中糧將竭。遣使報佐川。開糧道。而戍高田村者亦告急。佐川分兵留二隊。扼南方。令一隊守本

道。而自率兵至高田。令人四出聚糧。欲破圍納之。時高田四面皆官軍。未得其策。十八日。官軍大舉圍高田。會兵潰走。既而佐川徙屯田島。逆擊官軍。斬獲甚多。先是土州兵澤本幸則犯法當斬。板垣退助宥其罪。作書附之。往說米澤藩。幸則辯有膽氣。具諭以順逆。米澤以與土州姻戚也。嘉其忠告。遂奉命。因遣使會津仙臺。說之納降。兩藩未有所答。米澤遂歸順。為官軍先鋒。自米澤口進。以是月十四日。至鹽川。城中聞之大沮喪。米澤將復遣密使城中。反覆告諭。城中始知親王為總督也。或曰。天兵不可抗。不如出首謀

容保乞降謝罪
手代木直右衛門
秋月悌次郎
挑澤彥次郎

者。以申雪君罪。濟亡辜民。或曰。孤城受天下兵。死固其所也。今日豈說降乎。不如挑城決戰。慰死者於泉下。議論不一。至是容保傳令曰。敢抗官軍者宜屠腹。議乃決。十九日。會津臣手代木勝任。秋月胤永。挑澤某面縛至米澤營。米人避嫌。遞送土佐營。三人陳情乞降。參謀會議許之。徵容保父子出降軍門。開城納兵器。刻日還之。廿三日。城兵樹降旗於西北二門。總督令軍監中村半次郎。軍曹山縣小太郎。使番唯九十九往受降。胤永等掃道迎之。既而容保及子喜德。重臣萱野長修。梶原景武。內藤信節。山川某。原田某

會津四隊

海老名某等出城降。上謝罪書。納城池兵仗。參謀接見之。互有禮節。頃焉容保父子乘肩輿。從近臣十人。薩土二小隊護之。入瀧澤妙國寺。家族男女三十餘人相踵入。而城兵四千九百餘人皆降。護送之猪苗代。在城外者。護送之鹽川。皆幽閉待命。初會津編諸隊為四。曰朱雀。最銳。曰青龍。次之。而老者為玄武。幼者為白虎。齡皆十五六。官軍自猪苗代突進城下也。白虎隊將日向某率之戰瀧澤。不利。或死或走。留者十六人。苦戰知力不支。馳登飯盛山。望見城外火起。以為城已陷。乃向城再拜曰。臣事畢矣。各耦刺死。又

娘子隊

設病院賜米錢

有娘子隊。執薙刀屢出戰。官軍憫之。盡執送城。既而女隊又出城衝營。官軍不得已砲擊之。女輩皆揮薙刀冒迸丸死。及城中事急。家老西鄉賴母挈其子入城。其母妹妻孥與其族小森町田等妻子。火家偕伏刄。其餘婦女。或逃野自刄。或殺兒入城。城中令之看護創痍。製造彈藥。如城中報時鐘。雖在重圍中。日夜不廢。砲響如雷。而鐘聲和之。會人出戍城外者。聞鐘聲。卜城未陷。或擂彈雨注際。故放紙鳶。以示餘暇。鑿地道于石壘下。架巨材其上。以居容保父子。室內。女輩在樓擔下。積米苞以避彈丸。破裂。又出降。皆蓬頭

垢面。見者憫然動容。官軍入城。死屍橫地。填湟。悽慘不忍見。其死守困苦之狀可想矣。時總督宮在阪下。特命置病院青木小山等地。賜創痍治療。又賑米錢於降人老幼兒女。以至明年秋云。蓋會津為城。往昔英傑所築。塹壘曲折。極其巧妙。壯固罕比。而闔藩將士決死嬰之。而官軍攻之。四疆險阻。不能搬運大砲。皆齎十二斤砲。故諸道兵數萬人環攻孤城三旬。而降之。若仍支一月。嚴冰積雪。官軍或大費其力。而知親王為總督。遂乞降者。雖諸軍勤王籌略得宜之所致。亦足以見天威之不可抗矣。會將佐川等。出戰南

圭介等北走

寅党就誅

奥羽悉平

天長節

一世一元

車駕東幸

熾仁奉還錦旗節刀

方至二十九日。容保書至。即束手就降於鹽川。其他殘兵在檜原熊倉小荒井中野面川氣多宮等者。亦皆四面來降。大鳥圭介及會四疆皆敗。潛出自鹽川。北經米澤。投榎本武揚於仙臺。至是德川氏亡命。又桑名松山唐津等兵。多走仙臺。水戶寅黨市川三左。朝比奈彌太郎其党數百人入水戶。據弘道館。彪党拒之不利。城殆陷。因馳使訴闕下。乃詔近傍諸藩討之。寅黨大破。三左彌太等挺身匿下總。水戶人捕之處斬。極其慘毒。仙臺南部庄內之降後。會津五日。既而南境復亂。官軍擊平之。是月二十二日。為天皇誕

辰。詔天下停刑戮。賜酺群下。詔爾後以是日為天長節。海內祝嘉辰。尋改元明治。詔曰。朕否德賴祖宗靈。親決萬機。乃欲與海內億兆更始。自今以往。以一世一元為永式。四方其體之。十月十三日。天皇行幸東京。尋親王熾仁以東北已定。辭大總督。奉還錦旗節刀。天皇大賞其功。又賜金於征討將士有差。詔群臣議奧羽北越等降人措置。當是時。榎本武揚等在石卷。傭佛人。令部下就之操練。而東北已定。官軍入仙臺城下。及鹽釜。無所容身。會大鳥圭介土方歲三古屋作左等。亦進退既窮。率兵隊二千五百餘人。來投

武揚等議奪函館　清水谷公考　人見勝太郎　本多幸七郎　大川正次郎　瀧川充太郎　星恂太郎　春日左衛門　捨長鯨艦　公考走津輕

武揚等乃議奪函館據之。以是月廿日。帥開陽回天神速蟠龍千代田長鯨六艦。航至鷲木港。港距函館十里。此日風怒浪驚。飛雪蔽空。時知函館府事侍從公考。在亀田五稜郭。而秋田津輕松前大野小倉福山兵數百人戍之。人見某本多某。受武揚等命。欲見公考訴事。乃率兵士三十人。凌風雪上陸。踰茅部嶺抵大野。二十一日。陸軍上陸。分兵為二。大鳥圭介將一軍。與大川某瀧川某等向函館。土方歳三將一軍。與星某春日某向嶺下。二十二日。津輕兵二百餘人。聞人見本多等在大野。乘夜襲之。圭介前隊聞砲聲。急馳援之。官軍敗衂。歳三等踰川汲嶺。間行入函館。分兵略近隣。據大野文月。二十四日。先是彰義隊率長鯨艦。後發仙臺。途遇颶。捨艦入鷲木。無幾大舉。與歳三等合襲七重村。官軍邀擊。砲戰數刻。賊軍不利將退。隊長大岡甲次郎。諏訪部信五郎等。揮刀挺前。賊兵望之。鼓勇叉戰。短兵相接。官軍遂不能支。退入五稜郭。此日賊隊長三好。小久保。杉田等皆死。大岡蒙重創。自刎而死。而官軍亦多死傷。賊取七重村。二十五日。先是公考知官軍不利。去五稜郭至函館。人見等遂不得見公考。通使命尋公考。乘普魯士蒸氣

奪高尾艦　賊拔五稜郭取函館　松前之役

艦走津輕青森。遣判事堀貞五郎於東京報警。至此官兵多乘英舩退青森。時有英艦一隻。仍泊函館港。賊諦視之。則官艦而無英人。即護送官兵於津輕者。因據萬國公法奪之。高尾艦是也。遂進拔五稜郭。建旭日旗章。而開陽回天神速蟠龍諸艦入函館港。不見官軍。輙上陸取函館。推永井尚志為函館奉行。告居留外國人。裁决事務。官軍創痍在五稜郭及函館空舍不能起者。賊善視之。送還之津輕。賊軍已取五稜郭函館。乃議略松前。時松前藩士櫻井恕三郎降。在郭中。武揚等乃令恕三郎齎書至松前遊説之。松前藩大怒殺恕三郎。急為守備。二十八日。水軍率開陽神速蟠龍三艦。自白神洋向松前。陸軍亦自五稜郭進。十一月朔。與官軍戰尻内。破之。二日。向福島攻川戰。破官軍。而蟠龍艦直逼松前。松前城距海岸甚近。然灣中多暗礁。至冬雲濤更猛。雖蒸氣舩不得近。且海岸有砲臺六位。防禦頗嚴。及賊舩入港。其兵自砲臺及山谷樹木間砲擊之。彈丸雨注。賊艦亦發榴彈。縱横運轉。日暮松前兵發二十四斤實彈。自舳右舷穿上官房室。至左舷。其他彈丸連中舳艫。風濤亦益甚。賊艦遂退。五日。諸艦入福島灣。砲擊陸地。而主

志摩守德廣

二艦破碎

石井某太郎

介歲三將陸軍自福島野越來列大砲法華寺境內
隅街市砲擊城中遂進破城後門別隊亦破前門入
城兵拒之正廳田廊短兵相接奮死格鬬流血灑障
壁多殪賊兵然衆寡不敵其將田村量吉縱火於城
遂死之時藩主松前德廣在江刺隊將安田拙造等
知勢不可抗欲徙德廣於外而藩士鈴木織太郎田
崎東怒之徃江刺殺拙造父子闔藩騷然賊乘釁遂
得拔松前城云松前敗兵悉退江刺及館德廣遂走
熊石十二日陸軍分道一自松前一自五稜郭進水
軍將榎本等駕開陽艦自松前灣至江刺時天將曉
北風凛烈大雪蔽海奇寒刺骨乃近岸砲擊不應因
上陸無一守兵土人曰昨夜諸軍悉退熊石遂據之
此夜風濤大起開陽殆覆倍蒸氣力轉向遠洋以避
暗礁而風益烈艦掀飜觸礁進退維谷相見失色在
函館者視之令回天神速二艦援之而風力更猛二
艦不得近去居四日風勢少衰乃携兵仗上陸歷十
餘日開陽神速遂共破碎賊氣大沮喪是時官軍守
小砂子稻倉石關館諸寨有賊石井某者以僧農各
二人爲導諜稻倉官軍執之某知不免張目曰吾聞
諜也請就死如僧與農亡辜之民耳幸宥之官軍盡

館寨之役

横田量三郎

堀覺之助

黑澤正介

德成叙任

幽輪王寺宮

伏見宮邸家

定敬靜勝等降

二十三藩處罪

奥羽分割

殺之十五日歲三等率兵數百踰小砂子抵江刺其
別軍自間道襲稻倉石關拔之逼館寨官軍闔陣門
發大小砲賊以小銃應之越智一朔伊奈誠一郎俛
自門扉下突入啓扉賊乘機奎進官軍接戰隊伍相
亂彼此不辨隊長三上長順自名揮大刀立殪伊奈
横田某小銃來狙又殪之而軍監堀某隊長黑澤某
自後鏦長順斃之長順松前法華寺僧官軍愛其武
幹擢爲正義隊長者於是官軍潰走賊拔館寨自本
道進者亦會德廣聞敗自熊石走津輕廿一日賊合
衆抵熊石不見隻兵乃還五稜郭松前老臣松前右
京蠣崎民部以下降者五百餘人是月詔德成叙從
三位任中將召松平容保其子喜德伊達慶邦上杉
齊憲以下尋輪王寺宮慈性亦自仙臺至詔幽之西
京伏見宮邸初松平定敬板倉勝靜小笠原長行竹
中春山等在函館及官軍未北乘外國艦或向支那
上海或向横濱至是皆降悉幽之十二月特詔減容
保慶邦以下二十三藩主死一等幽之各藩邸褫會
津封削仙臺南部米澤庄內等封三分之一令同族
紹其後又五分陸奥曰磐城磐代陸前陸中陸奥二
分出羽曰羽前羽後以其地僻遠皇化難洽也明年

容大容保男

投票置首長

搜本等上書

特詔賜斗南地三萬石松平容大以存先祀武揚等既取五稜郭函館松前江刺官軍無復抗之者於是發祝砲尋捿函館在留各國領事官及英佛船將議貿易諸件依舊欲假置首長令衆公撰投票以搜本武揚為總裁松平太郎副之荒井郁為海軍奉行大鳥圭介為陸軍奉行盖做合衆國之例從群望也因以五稜郭為本營置奉行於函館松前江刺以綜理地方庶務從兵二百餘人於室蘭以武澤某為奉行將拓蝦夷時英佛船將欲為武揚等辨解其罪謝諸我政府武揚等大悅即託船將上書朝廷哀訴其情實略曰叡旨欲令德川以下降人無凍餒者而德川舊臣過三十萬人固非七十萬石所能養是皆二百餘年所呴濡教訓雖塡溝壑不能伍工商是以間關流離其潛伏江戸者亦不能更僕臣等誘之移住蝦夷開拓榛蕪欲驅無用之人以就有用之業嚮因舊主德成歎訴不允臣等乃與同志者航抵仙臺及奥羽平諸藩無容亡命者臣等跼蹐因四條公陳情欲航蝦夷冒沍寒凌風雪指畫以守北門鎖鑰今玆十月入鷲木港欲啓狀清水谷侍從以竢命而得流賊名遂見襲擊不得已交兵固非有抗天朝之意也而

車駕還幸

一條忠香

外國公使廢中立令

侍從函館吏胥皆自引去市民騷擾於是臣等相議經略其地以其係外國互市之場也遣人報狀松前而使者見殺尋松前人亦走故入松前見事今函館松前農商安堵如故而開拓亦就緒臣等固三千一心然苟無首長則猶有手足無頭目不得統一伏請擧蝦夷賜之舊主以養舊臣而叡裁擇德川氏血胤一人為之總括則臣等感奮致力必變鹵莽之地為殷富之境嚴全島之守備興内地之大利是為方今急務本朝不幸内亂接武士民倒懸有不忍言者要之兄弟鬩牆以招外侮臣等素非好亂皆出不得已願聖明鑑之初朝廷聞函館之變詔德成討之慶喜請自往不允更令德川韶武征之至是以其上書亡狀也下詔天下征討之是月天皇還幸京師祭孝明天皇於宮中尋大婚立女御美子為皇后故前左大臣藤原忠香女是歲春梓行政府日誌頒布天下令衆庶知政體秋結條約於伊斯波尼亜國又傭英人築燈明臺於沿海各地便航海鍼路冬以會津仙臺等皆平也詔右兵衛督具視諭六國公使廢局外中立令與書曰我東北反側子皆降藩主竢罪東京無復抗政府者嗣後賣貸軍艦器械於政府當無異議

得甲鐵艦　二年　郡縣起本　華族 三治一致 祿制　集議院待詔院

其諒之。諸公使商議累日。乃廢中立之稱。布告其人民。於是朝廷新得甲鐵艦。初德川氏購此艦。是歲夏入横濱。而米利堅人自立旗章。執中立。令不輙與。至是得之。堅牢精緻。出開陽之右云。二年正月。近畿西州諸侯入朝賀。正五日。參與横井平四郎退朝。有處士要殺之。蓋平四郎議變政體。有嫉之者。誣以造言。處士信之。遂及之。後逮捕伏誅。是月。薩長肥土四藩上表。請奉還藩籍。大意謂朝廷名器不可一日以假下。舊來幕府僭竊之罪。固無所逭。大小列藩。亦豈可私有封土乎。朝廷宜更下詔勅。可以與者則與之。可以奪者則奪之。明大義。正名分。以與天下更始。此奏一出。列藩傚之。相競建言。朝廷以其關於天下大勢也。廣詢於衆議。不輙決。至函館平定之後。遂許之。因廢公卿大名總稱。曰華族。立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以舊藩主。假充知藩事。後一年。廢藩為縣。舊藩歲入。就現石十分而賜一。以為世祿。遂變封建為郡縣者。皆原此議云。二月。置公議所。徵諸藩士關國事者一人為議員。後改曰集議院。踐戊辰更始。採衆議從公論之言也。三月。又設待詔院。納衆庶建言。後從集議院中。是月。天皇再臨幸東京。先是。召公卿諸侯於東

駐驆東京　函館征討　回天邀擊甲鐵

京。至是。會同皆拜龍顏。賜天盃。尋下問政道。陳其所見。自是天皇駐驆東京。或謂內旨遷都也。尋諸侯各賜暇就國。詔禁警蹕喝道。示虛威。撤諸道之關。以便行旅。廢磔焙二刑。許發兌新聞誌。行楮幣於海內。以兵馬倥偬。府庫告乏也。當是時。函館征討軍。海陸並進。陸軍以伏見親兵。函館府兵。為先鋒。薩長肥後水戶備前。安濃津。久留米。弘前。松前。福山。德山。大野。黑石等諸藩兵。凡六千五百人繼之。海軍以土方堅吉。赤塚源六。品川四方一。中牟田倉之助。石川貞之丞。岡啓三郎。山縣久太郎等為將。駕甲鐵。春日。丁卯。陽春以下八艦。十日。先發品川。海皆建旭日翦桐。艫標入南部宮古港。事聞函館。乃議戰守。荒井郁等。帥回天。蟠龍。高尾三艦。發函館。欲襲擊奪甲鐵艦。遇颶風漂蕩離散。二十五日。回天一隻。建米旗章。進入宮古港。官軍以外國旗章。不為意。及近甲鐵。俄揭日輪旗章。齊發巨熕。官軍大驚。傳令諸艦。諸艦壓點火於蒸氣罐。不遑運轉發砲。回天既架甲鐵艦。大塚浪次郎。野村理三郎。笹間金八郎。加藤作太郎等。揮刃跳入艦中。官軍將土方。品川。脇其等。以短槍小銃捍之。立殺數十人。大塚亦殪。其餘爭逃。而諸艦以回天近擦

斃源吾

燒高尾艦

甲鐵。恐彈丸中甲鐵也。不敢發巨熕。特以小銃亂射
回天賊將甲賀源吾等。倚甲板梁指揮。從兵發五十
斤砲。丸穿甲鐵甲板。達蒸氣室。官兵多傷。既而官艦
八隻。與砲臺夾擊之。而源吾拒戰甚力。官軍連彈狙
源吾。丸中其左股右腕。源吾勵衆不屈。官兵遂斃之。
從兵沮喪。遂逃洋中。官艦追之。凡海軍建他邦旗章。
及進敵港內發砲。揭自國旗章者。海軍律中所許。故
回天倣之云。初賊艦三隻向南部。而為風浪所沮。蟠
龍避颶鯨浦。不知回天已發。既而遇回天。恨不及事。
忽見洋中蒸烟焦天。佛人在艦。以望遠鏡諦視曰。甲
鐵諸艦也。乃避之。官軍之追回天。見高尾無人。火已
發艦中。乃捨之去。蓋高尾艦在宮古近海。蒸氣機關
壞。不能進。古川節藏等七十餘人。燒艦上陸。已降盛
岡藩也。於是官艦約向函館。函館兵出回天蟠龍千
代田三艦。日夜巡警港內。又分陸軍守五稜郭函館。
松前城江刺。福島室蘭等地。先是朝廷告外國公使
在函館者。避戰至是。賊亦報告戒之。外國人盡航去。
四月。朝陽等官艦亦入奧羽諸港。九日。黎明。與甲鐵
春日。丁卯以下。諸艦進過江刺洋。其陸軍至乙部邑
上陸。扼崖山要衝。賊聞官軍上陸。令三木軍司等率

官軍取江刺

兵來襲。至田澤村。官軍據高俯擊。諸艦亦發砲橫擊。
賊兵一敗。退阻土場川。戰既而諸艦轉逼江刺。江刺
及土場川賊兵。駭顧走松前。官軍進取江刺。十一日。
伊庭八郎。松岡四郎。小杉雅之進。大塚鶴之丞等率
兵五百。欲復江刺。決死而進。其勢尤剽悍。官軍邀擊
不利。苦戰屢卻之。而別向幾古內二股者大捷。十三
日。官軍乘曉霧。銜枚復襲幾古內二股。大鳥圭介伏
彰義傳習等兵。於幾古內山谷間。逆戰連發野戰砲。
官軍潰。而二股戰自午牌徹明日。土方歳三。古屋作
左大川正二郎。督衝鋒傳習諸隊。破薩長津輕松前
等官軍。時仙臺脫兵關源二等五百人。乘英船來投
賊軍。賊軍益得勢。其將在松前者。聞捷欲大舉復江
刺。十六日。日暮。至清部邑。春日艦近岸橫擊之。陸軍
亦進。遂大破賊。掘覺之助。三井野左近。小野又次郎。
志內次郎等以下數十人。或死或逃。殘兵皆走松前。
十七日。拂曉。官軍海陸並進。逼松前城。破賊兵於江
良坊。賊卻據折戶寨。狙擊多殪官兵。官兵踏跙。時官
軍別向山道。賊別隊邀戰。官軍奮鬭走之。遶出折戶
後。與本道軍夾擊。賊兵敗績。杉山敬二郎。本山小太
郎。森田彌惣次。渡邊左忠等鬭死者數十人。而官艦

復松前城

二股大戰

函館海戰

直砲擊松前城內。及熕臺市街。賊軍丸竭。十八斤砲裝十二斤彈以防之。已而十二斤彈亦盡。官軍水陸蹙之。賊軍卻保福島。一渡尻內幾古內。官軍遂復松前城。廿日。乘曉霧襲幾古內。賊驚擾。伊庭八郞苦戰。蒙數創而退。官軍取幾古內。以地形不便。徙背山結營。賊在尻內者。聞敗來援。襲官軍後。敗兵又戰。官軍潰。賊遂復幾古內。然以其難守。拚之去。築寨茂邊地。矢不來等地據之。二十三日。甲鐵春日二艦。擊矢不來富川營。別攻二股。賊兵堅守不屈。更出生兵連戰至廿五日。勝敗未決。砲聲如萬雷。海岳爲震。賊軍一

銃殆千發。銃熱不得復握。且浸且發。踰砦衝突。官兵卻退百步。監軍駒井正五郞在高望見。大憤激。麾率兵數十。直馳蹂躪。賊兵官軍得勢又戰。賊敗走。堅守諸砦。此役兩軍死傷四百餘人。駒井遂中流彈殪。前一日。甲鐵春日長陽陽春丁卯五艦。向函館港。賊以回天蟠龍千代田三艦當之。距離十町許。砲戰甚烈。海水欲溢。賊知其不可抗。欲藉應援於辨天砲臺。乃測砲臺着彈距離。佯卻港心。以誘官艦。官艦猛進。逐之。辨天臺彈丸果雨注。碎長陽甲板梁。毀其砲門。官艦乃引去。二十六日。官艦復進逼賊艦。春日陽春二

矢不來役

天野新太郞
秋山茂松
太田直之進

賊軍分守

艦。爲賊彈毀舳。回天亦爲官艦所擊。甲澤源藏等死之。廿九日昧爽。官軍水陸並進。攻矢不來。大鳥圭介率兵五百來戰。官軍分兵。欲先擊其左甄。乃山路踰險而進。賊兵豫築胸壁於山腹。俯擊官軍。多斃之。既而本道戰正酣。砲響益烈。賊地雷火亦發。黑烟蔽空。白日不見太陽。官軍死傷甚多。會甲鐵等五艦。近岸橫擊賊中營。而百斤彈自甲鐵連注。貫胸壁。碎大砲。天野某。秋山某。太田某等。亦中之粉齏。賊兵潰亂退守有川。官軍追躡逼之。榎本武揚馳至。聚敗兵叱咤督之。丸中其帽。不顧。戰於大橋。屢卻官軍。然日暮兵

疲。遂不能支。乃萃五稜郭函館。官軍取有川。方是時。賊軍築寨數所。春日左門澤錄三郞守龜田新道。古屋作左。松岡四郞守神山赤川。大川正二郞。菅浪三五郞守龜田原中大川村。永井玄蕃。瀧川光太郞。島田魁。相馬主計守函館。星恂太郞。中島三郞介守千代岡。町田肇守一本木。澁澤誠一郞守湯川口。而總裁武揚。圭介。歲三守五稜郭。水軍將荒井郁帥回天艦。松岡磐吉帥蟠龍。森本弘策帥千代田。五月二日。官軍進至七重濱及大野邑。賊軍乘夜來襲七重濱營。官軍驚擾卻入。追分賊奪大砲及彈藥而去。明日

函館再戰　弘策棄千代田艦　蟠龍囮天為浮臺

賊兵又乘夜侵大野。官兵苦戰郤之。死傷過當。四日。昧爽。官艦逼函館港。賊出囮天。蟠龍。千代田。三艦邀戰。與諸熕臺齊砲擊。官艦應之。海水為沸。春日彈丸中蟠龍蒸氣鑵。甲鐵彈丸斃熕臺兵數十。日晡交綏。夜千代田艦迷漂。辨天洋觸暗礁。不能動。森本弘策倉皇壞機關。碎大砲火門。棄之乘飛舸上陸。武揚等聞之怒。黜弘策為水手。士官市川新太郎大愧之。屠腹謝罪。五日。黎明。官艦在函館。忽有一艦將近。甲鐵長陽迎擊之。不應。前突。甲鐵鑱宮古港之變。避之。而長陽横擊之。亦不應。終過二艦間去。二艦且懼且異。諦視則闃然無人。機關皆壞。即千代田艦隨潮來也。賊兵望之笑曰。是所謂死諸葛走生仲達也。官軍乃奪千代田。既而官艦入大森濱。與囮天蟠龍戰。自甲鐵發三百斤彈。中之。賊亦彈八十斤中春日。互有勝敗。時官軍復屯七重。攻取大川村。此夜賊將古屋星等。率兵三百。乘大風雨。襲大川村。官軍偃臥驚起邀戰。天暗黑不辨咫尺。狼狽相擊。賊乃踏籍去。而賊將大川亦襲七重村。縱火於營。官兵力拒壓郤之。七日。官艦發有川洋。向函館港。時蟠龍機關壞。置之砲臺傍。以為浮臺。獨出囮天。當之。甲鐵放三百斤彈。

函館大戰　長陽沈沒　賊艦皆壞

殪數十人。碎其器械要器。囮天遂不可轉徙。之淺洲。亦為浮臺。以戰。彈丸適中春日艦艫。官兵有斃者。諸艦乃去。此日水戰距離逼近。至小銃相當攻擊移時。其勢足以覆虜艦。而官軍不諳水理。遂不得大捷云。九日。圭介率兵八百。侵七重村。官軍豫伏兵於大川及赤川。邀戰破之。十一日。官軍大舉薄函館。出春日。陽春二艦。抵尻澤部大森濱。擣函館背。別以萬年艦及輕舸數十隻。送陸軍。寒川川尻澤村伏兵山中。而甲鐵長陽丁卯三艦。進擊函館前面。蟠龍已加修理。賊因故之。與浮臺及諸砲墩應之。時山中伏起。衝突賊兵走之。春日艦亦進前面。與甲鐵以下諸艦。連砲擊砲墩及蟠龍。殆得蟠龍。而松岡磐吉善戰運艦如臂使指。發佛狼機。擂彈中長陽硝庫。黑烟衝天。響撤十里。舩身破壞。歷二分時間。遂沈沒。官艦急救溺。長陽所載殆千人。免死者僅二十餘。海陸賊兵皆拍手呼快。而陸軍交戰。官兵遂敗走七重。蟠龍進横擊七重。而甲鐵春日二艦望之。連彈蟠龍。殆碎之。蟠龍入砲臺下。投大砲壞機關。縱火本艦。及囮天而上陸。至是賊盡失戰艦。官軍無復所顧慮。即奮前硝闘。連破賊兵。殺土方歲三等。賊勢大沮喪。退據五稜郭。及千

酒井兼三郎 松村五郎

奧山八十八郎

創痍者贈書

代岡。辨天砲臺。此日戰甚烈。自卯至酉。神山東照宮廟罹兵燹。十二日。官艦逼五稜郭。距離可三十町。甲鐵連發榴彈。不達。船將更測距離。丸無虛發。郭壘為震。時古屋作左。酒井某。松村某等在郭內。置酒屠牛。流彈破裂。坐上震死者七人。其他戍兵亦多死。前日之役。松前津輕兵。砲擊函館病院。創痍者不能起。奧山某等。見銃丸迸窓戶。度不可免。屠腹而死。薩藩士某知其為病院也。馳來叱兩藩兵退之。依舊療養。是日患者某。託醫員某贈書武揚及松平太郎曰。官軍砲擊此院。僕等皆坐待死耳。豈圖薩士撫恤加治療。

池田次郎兵衛

軍監諭降

用意無不至。僕等蒙天恩。深沁肝肺。而昨夜薩士池田某等以下五名。又來接諏訪常吉。賞諸將士守禦之勞。稱天朝寬大之恩。諭以順逆吉趣。剴切。僕等聞之感荷何堪。願公等深思而熟計。速決大事。武揚等不肯。作答書。與薩人謝絕之。此日官軍戰一本木。敍傷相當。十三日。軍監片山米右。往辨天砲臺。諭令出降。永井玄蕃。相馬主計。至五稜郭議。十四日。官軍擊五稜郭賊。積材代寨。將待其近擊之。夜武揚圭介等。欲襲函館。有故不果。十五日。辨天戍兵已降。先是軍監田島敬藏。來見武揚。勸之歸順。武揚謝其厚意。而

贈書謝恩

無肯之色。田島曰。惜哉鐵石丈夫。今徒死裂。垂泣而去。至是薩中山良三。亦至。反覆說諭。武揚曰。不能奉教。當旗鼓相見。良三壯武揚。為人勸圖報效。武揚頗有所悟。命左右取萬國海律全書二卷。附良三曰。某嘗學兵於歐羅巴。是錄其所聞見者。今贈君聊酬其厚意。苟裨益於皇國。死亦不朽。初執支那人四十一名於函館。役之。於是約送之官軍。又放還津輕松前俘囚。曰某等固分死。不忍令亡辜與禍。後又請徙在函館及郭內創痍二百五十餘人於湯川。官軍特許之。至是武揚張飲。引滿屬衆曰。當待糧盡死戰耳。衆

千代岡戰

二子恒太郎房次郎也

皆感激。又曰。年少者前途遠。宜歸順全命。田村銀介年十五。作色曰。公侮少年乎。今日豈屈志乎。既而逃者二百餘人。或欲追之。武揚曰。事已至此。彼惜生留之無為也。十六日。官軍遣使千代岡。歸順。不聽。辱使者。官軍怒。分兵為三。自七重濱桔梗野進。而隊長來島賴三。以降賊為先鋒。率衆逼千代岡丸。中石股。不顧而進。撙澤上山。岩見白子森首藤等繼之。爭排關踰濠奮戰。數刻。圭介與中島三郎介。瀧川光太郎。澁澤誠一郎。和田傳兵。柏崎才一等。力拒。而三郎介率其二子及柴田。朝夷。近藤。福西等奮進。登堤健鬪。撙

贈酒慰勞

大塚霍之丞

澤挺身當三郎介。七離七合。各受十數創。流血淋漓。遂殪三郎介。而搏澤亦死之。三郎介二子。與柴田等皆鬪死。圭介等遂不支。走入五稜郭。官軍取千代岡。營三郎介故浦賀與力。為人強悍。通洋學。後為開陽軍監。及其亡命。衆推為函館奉行。兼砲兵頭。恆言北海吾埋骨地也。嚮在一本木。流丸中其腹。創痕未愈。聞千代岡急。包創來援。連彈十二斤砲。殪官軍數人。遂戰歿云。參謀與書武揚曰。予愛惜天下珍書。屬烏有。特見寄贈。不知所謝。他日必梓行海內。幸勿為念。因贈酒五樽。以慰將士之勞。又遣薩人某於郭外營。

見齋藤辰吉曰。今日之戰。幸援千代岡。將攻五稜郭。恐貴營動搖。故先報知之。若糧仗告乏。則給之。辰吉勵聲曰。辱厚諭。感荷何堪。然糧食未竭。鈍刀在腰。一樂戰耳。特恐堂堂天兵。敗衂之餘。難與爭衡。請授首以謝孱弱之罪。時武揚欲屠腹。大塚某固諫止之。是夜賊築砦城門外。設地雷火。以待官軍。來十七日。武揚及松平太郎等。會衆諭曰。城陷在旦夕。吾輩固與諸君決死。然以寡兵受大敵。多殺無罪士。非丈夫之志也。我輩當代衆請罪軍門。速就天誅。衆皆涕泣。會田島敬藏復來諭。武揚等遂約就刑以宥衆。請降。武

武揚見參謀

武揚等皆降

送還佛人

誅首謀

容保臣萱野權兵衞。伊達龜三郎臣但木土佐。坂英力。伏誅。酒井繁之助臣石原倉右衞門。上杉式部臣色部長門。丹羽五郎左衞門臣丹羽一學。丹羽新十郎。以既死也。絕其祀。

建招魂社

招魂社以正月三日。五月十五日。九月廿三日為祭日者。以伏水東台會津三役。實海內治亂之所關也。函館之戰。比東台其烈。而不與者。蓋以東台會津之餘波乎。

論功行賞

西鄉隆盛　大村益次郎　大山格之助　山縣狂介　伊地知正治　板垣退助　香川敬藏　木梨誠一郎　河田佐久馬

揚出見參謀黑田了介中山良三於千代岡。刻日開郭。參謀謂武揚曰。使開陽無恙。則恐未得相見。武揚曰。南部之役。使我得甲鐵。則如何。蓋此役武揚等最長於水戰。且所據得要害。官軍不得輙奏其捷。然甲鐵艦所向。常受萬彈不破。賊軍亦大窘之。十八日。武揚及松平太郎。荒井郁。大鳥圭介等出降軍門。軍監前田雅樂。率二小隊入郭。武揚等豫具文簿納大砲三十餘門。小銃千六百餘挺。米五百苞。武揚遣辰吉於室蘭報之。於是永井玄蕃。松岡磐吉。相馬主計等亦降。尋會津老西鄉賴母。桑名老三宅某。青地某。與

室蘭兵皆降。前後降者。凡一千餘人。幽之函館寺院。尋檻致之東京。初武揚等脫品海。與佛人三名偕北。至是還之東京。朝廷報之佛公使。公使罰三人。押送本國。以其犯局外中立令也。是月誅會津以下各藩首謀者。尋設招魂社於九段坂上。以吊死王事者。詔大賞丁卯戊辰以來戰功。兵部卿宮純仁。太宰帥宮熾仁。左大臣道孝三位為量以下二十三卿。島津毛利鍋島山内以下九十餘藩。西鄉大村大山山縣伊地知板垣香川木梨河田黑田中牟田等以下百餘人。賜秩祿及金有差。於是北陲悉平。物情大安。而慶

黒田了介
中牟田倉之助
北陸懸平
解慶喜等幽屏
以下謂南部利剛、
阿部正静、酒井忠
篤、牧野忠訓、丹羽
長國等數十名

喜恭順謝罪之實。益得白於天下。是歲九月。特詔解
輪王寺宮。慶喜及容保。慶邦以下幽屏。至五年。更以
慶喜叙從四位。其他故藩主叙從五位。榎本武揚。松
平太郎。荒井郁。大鳥圭介等亦皆蒙寬典云。

近世日本外史卷八終

明治八年十一月廿八日版權免許
同　九年五月廿八日出版

著者　滋賀縣士族
關機
第二大區一小區内幸町
壹丁目三番地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稲田佐兵衛
第一大區六小區通貳町目
十九番地

發兌
牧野吉兵衛

書林
牧野善兵衛

賣弘
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鴈金屋清吉
須原屋伊八
和泉屋金右衛門
和泉屋市兵衛
椀屋喜兵衛
丸屋善七
紀伊國屋源兵衛
近江屋半七

關機　纂述　關長雄　標記

續近世日本外史

明治十年（一八七七）東京刻本

據明治十年（一八七七）

東京刻本影印

十年一月新彫

關機先生著

續近世日本外史

東京書賈　三書堂

續近世日本外史自叙

曾南豐曰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史豈可苟作乎哉雖然是其微文妙義明褒貶於隻字正黜陟於片言勸懲于無窮榮辱于既死可以充一代正史為百世不刊之典焉若然也如余輩所纂述則大異諸矣家乘耳日録耳人人可私記也顧近時皇運之隆函館戡乱掃蕩妖氛郡縣數治恢廓鴻業大綱既擧萬目畢張善政美事不遑枚挙雖有佐賀之討台灣之役措置得宜事皆立乎内治外交之盛駸

駸乎日進于文明苟有志修史者付之雲烟過眼猶夕死之與罔識寒暄之變而可乎哉余不自揣常汲汲焉從事近代史籍者蓋為之也特恐固陋寡聞加以文辭枯澁不免識小遺大挂一漏百之譏要在供幼蒙課讀俾因以窺國家治教之一斑焉爾抑當纂述之際又有

大感者武治宿弊之未除談涉時事猶或得嚴譴況筆諸其書乎是以慶元偃武以降槪乏史乘天下之事雖智者或有河漢而不測若今也反之事苟得實直筆不諱先輩所撰著既有數種雖以余輩淺學不文亦得據以取舍隱括撮要汲汲弄翰墨其間免醉生夢死徒為太平之民者豈非聖代一樂事乎若夫秉勸懲榮辱之權寓褒貶黜陟之意能稱良史之任南豊所論者則世自有其人焉固非余輩所得而擬萬一也

明治九年九月　杏宇閔機撰

梅澤義剛書

例言

一　此書體裁。概同前編。特錄明治己巳函館戡定後之事。迄其甲戌征臺振旅而止。乙亥已後則竢他日續補。

一　賴氏外史。專誌將家之事。則外字蓋取義閫外之外。余外史兼取野外之外。一家私史。不敢比正史也。所以大政一新以後。仍用此名。

一　所引用諸書。事實有異同者。彼此參考。不留餘力。然照管未至。其齟齬矛盾者。猶恐不尠矣。大方君子。幸賜是正焉。

目次

明治二年五月
七官謂議政行政神祇會計軍務外國刑法。元年五月置之

投票大登庸人才
三条實美
岩倉具視
德大寺實則
鍋島直正

東久世通禧
木戸準一郎
後藤象二郎
副島二郎
大久保市藏
板垣退助
下問時務數条

建彈正臺
架電信機

六月
置通商司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一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　長雄　標記

今上天皇明治二年五月。王師旣戡定函館。海寓寧謐。初朝廷置議政行政以下七官。以綜理天下事務。其後黜陟進退不一。是月。詔曰。朕惟治亂安危之本。在任用得其人與否。今敬告列祖之靈。設公撰之法。更定輔相議定參與以下職員。期神靈降鑑無過失。汝等其奉斯意。因廢議政官。置上下議局。以右大臣實美為輔相。大納言具視大納言實則中納言直正為議定。中將通禧。木戸孝允。後藤元燁。副島種臣。大久保利通。板垣正形。為參與。其他諸官大登庸人才。皆從投票公撰也。尋百官參朝。列坐御前。輔相實美傳勅下問興皇道。置知藩事。開拓蝦夷。及外國交際。會計事務。各陳意見。時建彈正臺。始架電信機。自東京達橫濱。以便報告。本邦用電機。以之為權輿。爾後逐年增加。遂及全國云。六月。以左少辨坊城俊政。為三陸巡察使。後兼磐城。置通商司於東京大坂神奈川。以山口尚芳。井上聞多。伊藤俊介。五代才介等。掌之。令三都府及諸開港場地方官。量內外出入之多

許奉還藩籍
時朝廷新設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總稱公卿大名曰華族。以舊藩主。假充知藩事。已見前編

七月
置三職。定官制

八局謂二官六省。即神祇官太政官。民部省大藏省兵部省刑部省宮內省外務省是也

延遼館

八月

分蝦夷地
十一國謂渡島後志石狩天鹽北見膽振日高十勝釧路根室千島

九月
賊殺大村永敏
永敏即益次郎

靜間青太郎
足立孝之助
吉留音之丞
山田善八郎

寡。流通貨幣。平均物價。以大計貿易運輸之便。尋除東西京大坂餘。廢府為縣。是月。朝廷許諸藩奉還版籍。置左右大臣。大納言。參議。三職。七月。新定官制。罷行政官及上局會議。以刑法官為刑部省。公議所為集議院。待詔局為待詔院。更設位階二十。以從四位以上為勅任。從六位以上為奏任。正七位以下至少初位為判任。蓋大寶以還。官有名無實。至是據名定實。分課為八局。其餘大改正官名云。改稱濱殿石室。曰延遼館。時英國王子遊歷外邦。以是月二十二日來館焉。尋參朝。後外國王族之來。多以之為旅館。八月。合待詔院于集議院。割蝦夷地。置十一國。稱北海道。尋詔金澤鹿兒島靜岡名護屋和歌山熊本山口廣島福岡九藩開拓之。許本願寺僧徒移以教諭土民。移會津降人。九月。兵部大輔大村永敏將經理部下。至西京。次於木屋街山口藩旅營。四日黃昏。本藩神代直人。高知藩岡崎強之助等五六名。突然襲之傷永敏。靜間某足立某吉留某山田某等會在外。聞變馳至。奮鬪。賊遂殺靜間足立山田三人而去。永敏病創竟死。神代等之遁。同賊一人蒙重創瀕死。神代等即刎其首去。撿遺屍。得一書專責永敏溺洋習。或

大論賞勲功

從三位島津忠義
從三位毛利廣封
從四位德川昭武
從四位池田章政
從四位鍋島直大
從四位有馬頼咸
從四位細川韶邦
從五位阿部正桓
從五位松前兼廣

中山忠能
中御門經之
正親町三条實愛
大原重德
東久世通禧
澤宣嘉
山內豐信
伊達宗城
木戸孝允
大久保利通
廣澤真臣
小松清廉
後藤元燁
岩下方平
德川慶勝
松平慶永
淺野長勲

曰永敏性執拗平素失人望故此輩訖事及之永敏自維新始從事軍務頗有勲勞朝廷甚惜其死下褒詞以永表其功尋贈從三位明年逮捕神代以下處斬十四日朝廷大論賞戊辰己巳勲功清水谷公考黑田了介山田市之丞增田虎之助中嶋四郎中牟田倉之助石井富之助石井貞之進駒井正五郎曾我準造以下海陸軍士官八十一人頒賜秩祿及金又別賞島津毛利德川池田鍋島有馬細川阿部松前氏以下諸藩兵士廿六日又大賞皇室中興偉勲詔從二位三條實美正二位岩倉具視曰汝等會皇道衰運期恢復鴻圖夙夜勵精覙畫出將入相遂克成中興大業洵爲國家柱石朕嘉厥偉勲乃賞賜以酬其勞益望將來輔導因各賜永世祿五千石其他千五百石於從一位忠能從二位經之千石於正二位實愛從二位重德正四位通禧八百石於從三位宣嘉五千石於從二位豐信千五百石於從二位宗城千八百石於從四位孝允從四位利通從四位真臣千石於從四位清廉從四位元燁從四位方平正二位慶勝從二位慶永從二位長勲及豐信進位階一級西鄉隆盛叙正三位孝允利通叙從三位島義

大行宥典

輪王寺宮慈性

十月

寬刑罰

開國史編輯局

皇后東幸

十一月

追贈源齊彬

旌表三好吉田二士

勇北嶋秀朝土方久元西尾為忠田宮如雲中根雪江福岡藤次辻將曹江藤新平新田三郎田中不二麻呂神山君風林半七等賜秩祿若金帛有差二十七日天皇臨御集議院聽議員評論廿八日大行宥典解伏見慈性德川慶喜松平容保伊達慶邦南部利剛阿部正靜酒井忠篤牧野忠訓丹羽長國以下數十名禁錮詔曰朕聞明君以德率下庸主以法待人顧亂賊靡常在君德如何今也北疆始平天下粗定如慶喜容保以下宜各有所寬宥以啓自新之途與天下更始是月廢京師皇學所漢學所定彈正臺彈例十月詔刑部省凡除叛逆人命强盗放火餘專主寬恕處流以下許農商私有洋式帆船及蒸氣船米國公使參朝代舊公使呈大統領書請益厚交誼右大臣實美傳勅答之令御堀耕助洋行以察歐國地形開國史編輯局令若松縣建管內戰歿兵士墓碑爾後每歲設招魂祭是月皇后徙御東京城十一月詔贈故贈從三位權中納言源齊彬從一位追賞其方先朝多事之際身在外任心存王室督勵子弟鼓舞闔藩上書獻策盡忠表義終貽其謀後裔以基今日盛業益出朝廷特旨云尋賜仙臺藩士三好監

物。天童藩士吉田大八二人賞詞及祭粢金。令兩藩永旌表其忠節。監物客歲正月。率藩兵一大隊上京。警衛禁內。會會津征討命下。歸藩。先報之時。國老坂英力。宣言王政復古非出朝旨。一藩翕然信之。討會之議。遷延不決。監物大憂之。獨唱大義。百方說諭。益觸嫉忌。竟見排斥。及奧羽諸藩同盟事起。退其采邑。旣而官軍自白川磐城兩道進。於是藩人憚監物。遣捕吏數人圍其居。會監物臥病。徐起謂其母曰。兒命不可復保。然死為忠義鬼。令我君再仰白日。切請恕離膝下之罪。召其子酉助俊治欣吾三人曰。身雖死

矣。魂氣不死。顧不出三句。國論必歸正。汝等其繼余志。又遺國歌一章。在仙臺長子清篤命家隷小寺某等經理後事。遂從容自刄。時八月十五日也。年五十四。監物資性豪邁。略涉書史。後國論果變。如監物所計。人皆服其識。追悼不措。大八亦去年正月。扈其藩主入京。藩主蒙奧羽鎮撫使先導之命。大八因先主東下。戒勅諸士。返正歸順。時庄內陷本藩。大八奮勵竟復之。於是大八之名聞遠邇。其歲四月。仙臺米澤以下東北諸藩。皆決議援會。大惡大八。通謀於本藩欲捕之。大八脫走。晝潛夜行。跋涉山野。然以地方皆

蒲生君平
高山彥九郎

十二月

東伏見宮嘉彰

讐也。終就捕於山形管內冲原。檻致繫本藩獄。至六月。山形藩嶺岸勘解由。秋元鋹輔二人。來陳各藩決議。逼大八自裁。大八乃託以付其幼子遺誡及絕命詞。顏色自若。見死如歸。年三十七。大八自幼耽國史。平素慨王綱解弛。專潛心韜略。尤妙劍槍。至此事聞。同蒙賞典云。朝廷又追感蒲生秀實高山正之二人氣節。錄其子孫。旌表里門。二十日夜。中辨江藤新平退朝。佐賀藩卒六人要擊之。櫻田門內。新平拒之負傷。蓋藩卒等以藩政改革不便。已為事皆出新平在東京所規畫也。遂及之。是月。諸藩銅製大砲已屬無

用者。給直收之朝廷。以鑄造新貨幣也。時朝廷下令按察使曰。審藩縣之情狀。察民政之得失。且便宜糺官吏之非違。具狀奏聞。萬一有不虞。發管內藩兵。臨機處分。速報知兵部省。十二月。詔天下曰。曩者各藩明大義。正名分。察海外諸國之形勢。以奉還其封土。因盡衆議。決公論。令天下萬姓。歸府藩縣三治一致之制。置知藩事。定家祿之制。今更廢中下大夫士以下之稱。總曰士族卒。爾後各貫屬其地方官。宜奉體朝旨。各守分盡職。先是兵部卿親王嘉彰辭職再三。不允。至是又上表。請航行萬國。諦察其事情。研精海

辭知藩事請除華族

家令家扶家從

大學東南校

譯佛法律書
箕作麟祥

三年正月
置宣教使

天神地祇為東座、八神為中央、歷代皇靈為西座。八神、神産日神、高御産日神、玉積産日神、生産日神、足産日神、大宮賣神、御食津神、事代主神是也、

軍圖他日報效優詔罷其職時從四位吉井信謹從五位北条氏恭上表並辭知藩事朝廷遂許之賜家祿設家令家扶家從供其使令其他士卒隷地方官從五位淺野長厚亦上表請奉還位階除華族之列朝議不允令天下曰客歲以來兵馬紛擾國用多端欲施行楮幣償國債宜料諸道不登歲入總計大致鈌乏其宜主節儉省冗費以補益萬一是月改稱大學校為大學開成所為大學南校醫學校為大學東校閉集議院賜謚贈右大臣藤原實萬詔曰故實萬憂乾綱不振慨國威不宣奉事先朝竭盡忠猷至

子實美底厥成功朕深嘉之因謚曰忠成先是朝廷命中博士箕作某飜譯佛蘭西法律書至是成賜金百圓以賞其勞又嘉青山春夢用力國史賜綿若干三年正月三日宣布大教詔曰朕恭惟天神天祖立極垂統列皇相承繼之述之祭政一致億兆同心治教明于上風俗美于下而中世以降時有汚隆道有顯晦矣今也天運循環百度維新宜明治教以宣揚神道也因新命宣教使布教天下汝群臣衆庶其體斯旨尋定神祇八神皇靈鎭座天皇臨御於神祇官宣教使本居某進講日本紀神武帝四年詔於御座

二月
禁涅齒施黛

山口藩騷擾

傍令百官參聽以佛國軍艦請測量自備前尻見以西至長門下關海底也下令報之沿海諸藩二月置造兵司於兵部省中禁廷臣冠禮涅齒施黛山口藩大樂源太郎佐々木正一等作亂遣宣撫使大納言實則以下數員鎭其地方客歲山口藩改革其政減諸士秩祿與資金解其兵藩士等恃維新前後之功勞覬其資金以謂藩制釐革皆出豐上殺下之策耳會年穀不登部下大困於是闔藩分黨源太郎正一及內藤源吾富永有隣瀨原泰藏等為賊魁託事攘夷募農商千八百人設關要害掠奪金穀戰器直圍

藩廳圖悉除要路諸吏管內騷擾知事父子憂之自出曉諭百端源太郎等頑捍不聽分兵萩口宮野德地等部署其所嚮絕藩廳及知事私邸糧道終發故兵部大輔永敏墳墓恣睢暴戾無不至廳吏大怒欲用兵鎭壓之令隊長某等潛赴長府急報事東京請本藩徵兵一大隊將併力擊之而賊勢益熾諸隊長等乃糾合本藩及支藩士是月十一日進小郡激戰數合遂大破賊兵山口藩兵撗山梅之助揖田義助等十餘人死之德山藩兵澄田龍之進岩國藩兵大村寅次郎以下數名亦死之其他蒙創痍者六十餘

移會人於石狩
三月
氣車人力車
三人爲高山幸助鈴木德次郎和泉要助
修船塲
奉還錦旗

人。尋所請徵兵及宣撫使亦至。捕首謀者十餘人。處以流斬。源太郎脫走。投久留米藩。藩人舍匿。爲官吏所譏察。鴻田莊太郎等。暗殺源太郎。以晦其踪蹟。後事露。莊太郎等關事者二十人皆下獄。是月。與清水氏。命水戸藩知事弟常三郎。嗣其後。列華族。先是。朝廷解除會津重臣。其他分拘各藩者四千六百餘人。及函館降人禁錮。至是復移會津遺臣百九十人於北海道石狩。給其資。三月。開集議院。令議員議藩政改革。先是。西班牙國全權公使參朝。呈國書請和親貿易。是月八日約成。時測量自東京至橫濱氣車鐵

路。浪士數名陰忌洋習。以國費夥多。爲口實。請停之。議員頗苦說諭。谷暘卿大慨其徒固陋。作一書。具論利害。呈之集議院。足以說破浪士等頑論。一時傳播。都下。東京人高山某等三人。創造人力車。以代籃輿。人皆便之。漸遍海內。後四年。英米人居留于清國上海者。設其社。輸本邦所製車數百輛。令韃奴輓之。橫須賀修船塲成。靜岡藩知事上表。奉還錦旗。畧曰。臣祖家康。鞅掌王事。戡定禍亂。朝廷特旨賜以日月錦旗。謹藏諸晃廟。文化中。山庫罹災。失其傳記。然其事歷。永存口碑。丁卯辭職之際。錦旗亦當奉還。紛擾怱

前田十郎左衛門
伊月一郎
松浦多氣志郎
四月
錄死節士
獻甲鐵丁卯諸艦
膳所熊本二藩請毀城

期。伏請納之。命鹿兒島藩前田某。德島藩伊月某。付載英國水師提督軍艦。傳習航海術。賞松浦某。賜終身祿十口。以其多年跋渉北海殊方之地。悉山川形勢。著書甚多也。四月。令天下曰。癸丑以來。天下有志。東奔西走。竭力國家。成敗得失。其跡不同。然要皆出忠誠義烈之餘。豈忍湮滅。今編輯之。以供後世龜鑑。凡關其事者。其具狀納之。熊本藩知事獻甲鐵艦一隻。上表論。現今演習航海水戰之爲急務。請徵費用於府藩縣。以精練之。尋山口藩知事。奏請其軍艦第一第二丁卯二隻。并所付載人員。獻之。靜岡藩知事

亦獻洋式行速船。朝廷並嘉納之。是月。膳所藩知事上表請毀其藩城。曰。夫戰鬪攻守。古今異其法。則城郭器械。亦隨變其制。今海外各國。既驗諸實戰。其制屢改。豈獨皇國墨守舊法。況方今形勢一變。樞要咽喉之地。宜不拘我朝成規。取捨異邦殊域之定則。改築以禦外侮。至國郡。仍存舊來城郭。竟是長物。且如本城。斗出湖中。屢爲風波所毀壞。修繕之費。亦莫大焉。請盡廢撤。以省枉費。朝廷聽之。至九月。熊本藩知事亦上奏曰。兵制一變。火器擅長。昔時金城湯池。今已屬無用。顧應仁以來。强族割據。織田氏大築安土。

贋金布令

五月
賞盛岡藩二烈士

諸豪相倣星羅碁峙以馴致今日之形勢今也三治一致之際亂世遺趾尚存方隅豈不乖戾海内一家之宏謨乎本城加藤清正所築宏壯冠西州臣初祖以來據以為藩屏固非無甘棠之念然餘建國之形跡則頑陋舊習何以得一洗願原天下之大體以廢墮之廷議亦欲聽之或曰不如有名城郭暫存焉以供他日考古之一端及後廢藩置縣之制出遂存之云初贋金行世衆庶苦之去年秋令集議院議其措置其冬有令以贋金百圓兌換楮幣三十圓諸議員等還會商其事不行上書沮之然而私造日多漸次

廣布殆不能辨之而諸外國人不論真僞請他日皆兌換真金鹿兒嶋藩以其嘗鑄造為一時周急之計遂釀成今日之大害也大悔之上表具陳其情實以謝犯重法至是令天下曰貨幣僞造固制度所不容然國家擾亂之際各藩往往私鑄以充兵馬之費以救燃眉之急出萬不得已然無智之小民見其流布也忘其為嚴禁終犯重法者不尠是内外多事政令未洽之所致因係於函館平定以前鑄造者一切赦之是月獨逸國公使請巡覽四國九州諸港朝廷許之令外務少丞馬渡某付載其艦五月朝廷追賞盛

岡藩士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忠節賜祭粢金各二百圓蓋表之初德川氏奉還政權隆之進在京師察天下形勢斷然定方嚮歸說藩主南部利剛以名分順逆利剛然之令其族楢山佐渡與隆之進入京周旋王事佐渡意中變謂方今朝旨非真出宸斷以蠱惑其部下隆之進大慨之激昂論難會奥羽諸藩同盟已成衆議一決牢不可破隆之進乃欲潛匿為後圖與同志輩走投長州時源藏亦從佐渡在京及隆之進走仍留諫佐渡者再三不用因憤鬱成疾荏苒大漸然口猶唱正義意氣凛然動人既而佐渡將去

京源藏在牀蹶然而起切齒扼腕面佐渡縱横辯駁以陳順逆佐渡一喝上程源藏乃輿病尾至大阪語人曰主家存亡在此一舉而重臣毫不省我說吾與生見敗亡寧死為忠鬼令主家葵衷達天廷其夜兀坐一室挑燈作遺書從容伏刄適同藩士四戸次郎排戸入驚愕失措源藏睨之曰子以我為何吾無他腸唯是耳因攫臟腑濺之壁上血書奸臣殺忠臣五字時佐渡亦入源藏改容致敬曰僕亡状至此君若有愛恕之心願於國事尚加三思佐渡曰吁予過矣逡巡退去源藏呼其弟賢藏曰我不幸至此凡在官

途者皆然。唯願為忠義鬼而已。汝能代我養汝慈言畢。三刺吭不殊。別取短刀笑顧次郎曰。嘗聞新刀鈍古刀利。今而知古人不欺予。予劍容也。其徵之終瞑。源藏為人方直有所守。每講兵書好論古今。死年四十。隆之進之在長州會久我氏將東上。乃從入越後。聞佐渡等已歸盛岡暴擊秋田流涕語同志曰。主家命運既竭。雖然豈可坐視而不挽回之乎。乃上書久我氏披瀝丹忱。久我氏憫其志頗容之。未幾與羽諸藩相踵歸順。隆之進乃得蒙賞詞奉朝命歸本藩。利剛深嘉之擢家老。時監察使按檢盛岡城。令利剛父

子東上。闔藩疑懼不知所出。隆之進曰。朝廷至仁。悔過輸誠以表反正之實。効何國家覆亡之有。遂從利剛父子抵東京。而朝廷原父子之罪。與隆之進所計。事稍齟齬。藩論騰起。以隆之進為包藏禍心賣其國。讒毀百端。隆之進終蒙命歸藩。途會其子貞次郎東上。因戒之曰。人生朝露。誰期百年。豈讒構以變其志。毀譽以狂其道乎。汝慎勿思安逸。乃訣別。投旅舍。夜三更呼從者至則自刄庭中。掬血大書報國二字於粉牆曰。我無遺憾矣。快斃而已。汝歸鄉為我成立幼孫。令我家永莫有不忠不孝之嗣。言畢而絕。享年四

德島藩內訌

十又七。事在己巳二月八日。至是並得其賞。德島本藩士襲其舊家宰稻田九郎兵衛采邑。毀壞第宅。其臣走他藩訴其顛末。藩內騷擾。初稻田氏恃其門閥隱然與德島藩對峙。如附庸。戊辰之變。別出師。首屬官軍。護衛大總督頗有功勞。本藩士胥議曰。稻田氏僕隸平素蔑視我輩。今將乘時變圖獨立。於是大忌惡之。遂及之。時藩主在東京。令吏說諭本藩士。不聽。九郎兵衛遂抵東京依藩主。是月。盡罰其首謀。或有愧其事不理自刄者。後九郎兵衛遂以出師功叙從五位。併其臣屬徙于北海道。為開拓使貫屬。是月。改

六月

上野景範

七月

盛岡藩知事辭職

正彈正臺彈例。許親王華族遊學于府藩縣。六月。令天下百工以其所製造什物供英國都府博覽會。以大藏大丞上野某為特例辨務使赴英國。七月。南部利綱上表辭知藩事。畧曰。恭惟乾綱新張。皇威煥發。邦內侯伯。爭奉還封土。大革七百年來糊塗摸稜之面目。於是正名責實。其勢必能與海外各國對峙矣。然而諸藩政教兵刑。各異其制。彼此事情。否痛不通。唯見聖上與二三大臣。夙夜求治。汲汲如不及焉爾。大小列藩左顧右眄。未聞有一人之能翊贊宏業。副聖意者也。盖由雖其名既正。其實未舉歟。抑聖朝

横山死諫

所期甚遠。所責甚寬歟。臣甚惑矣。夫如斯焉。望與海外各國對峙。又期何日。請急解臣職。令天下知聖意所在。朝廷嘉其至誠。因罷本官。賜藩租之十一。以充家祿。徙居於東京。遂廢盛岡藩。為縣。管轄其士卒。異日郡縣之制。本藩為之率先云。尋廢喜連川藩。合併之日光縣。先是。遣使於朝鮮。以修隣交。而朝鮮遇之亡狀。於是朝野征韓之論大起。鹿兒島藩士横山正太郎。投諫時掲書於集議院。自裁其傍近。朝廷以其書出誤聞者多也。甚惜其死。賜以祭粢金。時横山諫死之名。藉甚都下。書中陳時弊數條。併駁征韓之説

略曰。方今朝政一新。仍餘幕府舊弊。輔相以下侈靡成風。不顧衆庶凍餒。内外官員務虛飾事。名利不貴方直。不重廉恥。不為官求人。為人求官。故各局奉其職。猶傭工於其主。大小政事。朝令暮改。萬民狐疑。與外國定約。率皆疎妄。每致物論沸騰。黜陟大典未立。賞罰以愛憎成。故廉直之士。往往以私恨負冤罪。凡此數者。皆識者所焦心苦慮。不措者。顧方今主張征韓者。要皆出於忠憤義慨之餘。然而起兵有名有義。何可忽乎。伏惟我邦新政未見其効。億兆未聊其生。隱然有土崩之兆。夫我國威武奚揚。區區朝鮮。豈能

奉謚三帝

聘外國教師

以非禮加我乎。慮不出此。侮慢自喜。妄起師問罪事萬一蹉跌。速國家之大害。恐非計之滅者。聞朝鮮近年屢與西洋諸夷戰。頗慣兵革。豈得與文祿之役一視之乎。夫以豐臣氏蓋世勇略。貔貅數萬。費數年之力。尚且破斧缺斨。以貽黷武之嘲于後世。況非其人非其時乎。為今之計。宜先張綱紀。宣威信。以備蕭牆意外之變矣。何遑問罪於朝鮮乎。是月。奉謚大友帝曰弘文天皇。淡路廢帝曰淳仁天皇。九條廢帝曰仲恭天皇。聘外國教師於大學南校。令諸藩募貢進士。現石十五万石以上三人。五万石以上二人。不滿五

孛佛構兵

八月

禁鴉片烟及販賣童男女

万石者一人。時孛佛兩國構兵於本國。公使各白事於神奈川縣。布告其居留人民。於是泊横濱兩國軍艦商船。互相敵視。動欲交兵。朝廷因下局外中立之令。配我軍艦於諸港。以豫備之。八月。定鴉片烟販賣律。下禁令於各埠在留支那人。時支那人竊買我童男女。勾引之海外。至是捕犯人。嚴禁之。定蠶種製造規則。令養蠶場地方官調査之。以無識細民射目下小利。濫製者多也。更分民部大藏二省寮司。地理。土木。驛遞。鑛山。庶務。聽訟。社寺。鐵道。電信機。燈明臺。製鐵所。管諸民部。造幣。租税。出納。用度。營繕。監督。度量

九月

改定藩制

十月

革兵制

衡。通商。管諸大藏。九月八日。天皇臨幸越中島。大閲練兵。偶暴風雨。海水驟溢。扈從大典醫青木某等溺死。時朝廷將改定度量衡。下大藏省及制度局所草兩考於集議院。議其可否。議員論爭終不決。尋釐革藩制。下令諸藩。其施設方法。斟酌事宜。務除舊弊。名實相副。大要分藩為三等。以十五萬石以上為大藩。五万石以上為中藩。不滿五万石者為小藩。藩廳置知事。大參事。少參事等官員。多寡。大中小藩。各適其宜。大參事不過二員。小參事不過五員。其權官從便闕之。以藩租現石十分一。充知事家祿。餘給公廨諸費。士卒祿。海陸軍資等。凡賞罰典刑。請朝裁行之。其他多所改正。蓋議官曩所論決進奏。至是遂遣議員其藩。新宣布之。自是永閉集議院。特以二七日受諸建言。又令各藩每一萬石。除士官。以兵士六十員為常備。先是丁抹國公使參朝。請厚交誼。是月孛國公使。米國前執政某。及公使等。亦參朝。進大洲大村兩藩知事位階二等。新谷平戶水口津和野西大路五藩知事位階一等。以其多年勤勞王事也。徙從五位水野忠弘於近江。更稱朝日山藩。十月。大革兵制。令天下海軍取法於英。陸軍專用佛式。斟酌以為全國。

定朝集式

閏十月

置工部省

貢陸軍生徒

遣辨務使於各國

褒賞謨度因

壬戌為文久二年

山内豊誠

細川利永

兵制。尋定海軍旗章。定諸藩朝集式。四季更番。合為十二番。三年而一周。主簡易。減其鹵簿。先是朝廷停賜位階。諸藩知事支族。至是華族致仕削髮者皆復飾。改稱大坂洋學所曰開成所。以理學所為其分局。又置漢學所於外務省中。閏月。新設工部省。奬勸百工。管鑛山製鐵燈臺鐵道電信機等。令諸藩貢進陸軍生徒於大坂兵學寮。以大藩九人。中藩六人。小藩三人為額。遣少辨務使鮫島尚信於英佛孛。森有禮於米國。管理交際事務。及留學生等。白耳義國公使參朝。定東京居留外國人遊步期程。蘭醫謨度因歸本國。朝廷賜賞詞及金三千圓。初謨度因以壬戌秋。應德川氏徵。自長崎來大坂。維新之始。遂抵東京。不特妙方技。其教授生徒。耳提面命。能盡闡奧。開我國醫學之進步者不尠焉。因有此賜云。宥和陽宮罪。復其本貫。尋聽故輪王寺宮留學海外。輪王寺宮去年自奧歸。褫位階。屛居于伏見邸。日夜悔非。欲贖前罪。至是乃復稱宮。允其所請。先是彥根熊本姬路諸藩。相踵奏請納其家祿之半。或欲以充海陸軍資。公廨費用。或欲以償藩債。賑恤窮民。其他如從五位山內某細川某等。請以管下士卒。合併其本藩。移住東京。

士族奉還家祿

十一月
高知藩議案

徵兵令

傷英人二名

朝廷並允之。而長岡藩知事亦免其本官。以屢上表辭職也。是月。苗木藩大參事石原某。與其僚屬四名請奉還家祿。以編民戶。被允。石原等嘗竊謂因襲之久。身負士族之名。無功而食祿。則識者所愧。宜從事農桑。以一變舊習耳。近日士族奉還家祿。以此為唱首矣。十一月。高知藩知事。上藩政改革議案六條。其一。解士族文武之常職。歸同一人民之族類。其二。革祿制。給以祿券。視與家產同。其三。官員兵士。設官等官祿。撰擧之於平民中。其四。既解士族常職。則不可不別置常備兵。因削士族從來世祿。以充其俸。其五。士卒平民。特各異其業爾。至農工商。宜皆與族稱不相關渉。其六。以藩廳視做民政司。設國民一般戶籍法。因請先施諸管下。漸及天下。朝廷允之。頒徵兵令於天下。不問各道府藩縣士卒庶人。撰身体強壯堪兵役者。貢進於大阪兵部省。以一萬石五人為比例。除四親王。他所新立親王。二世以下賜姓。更列華族。是月。與瑞典及那耳田國結本條約。南校教師英人倫具。陀良斯二人。經過神田鍋町。時方晡。杵築藩加藤龍吉。與關宿藩黑川友次郎。遽揮刀薄之。傷二人。二人狼狽避之。適薩藩肥後壯吉。遇之於途。又追傷

准流法

十二月
頒新律綱領

改正親王以下祿制

倫具一市大駭。既而三人就縛。明年處龍壯以絞刑。黑川准流十年。時停流刑。設准流法。加役限五徒之上。為一等徒役五年。二等徒役七年。三等徒役十年。以分尋常徒人。以北海道配所未定也。十二月。新律綱領刻成。頒諸天下。勅曰。朕勅刑部改定律令。乃奏進綱領六卷。今與在廷諸臣胥議。以頒布海內。汝百僚諸臣。其遵奉之。毋敢或違。至明年四月。外務卿澤宣嘉贈綱領於英米佛蘭等締約各國公使。索各示其本國律書標題。諸公使即呈其書目。報其政府。獻之。改正親王故公卿官人以下祿制。告諭之曰。應仁以還。寰宇歸將門之有。至德川氏。雖稍尊崇王室。朝廷依然擁虛器。朝紳俸祿。皆仰諸幕府。攝籙門閥。尚不如小藩家宰。況於小臣乎。是天下志士之所慨歎。今也王政復古。大權歸朝。縉紳在文武職。以俗情思惟之。宜加祿秩。然而維新更始之際。務洗滌宿弊。以伸天下之真理。故大小列藩賜以十一之祿。至士卒亦皆削減其俸。如縉紳則朝家近臣。須率先天下。以遵奉朝意。朝廷處分固要內外一視公平無偏。豈得獨私近臣。以厚其俸祿乎。不則勢必陷前古覆轍。諸臣宜自反省。守分奉職。定海軍服制。及陸軍徽章。布

獻金鴟尾
金澤藩建言

告各藩常備兵編制式。海外留學規則。名古屋藩知事奏請撤本城天主閣金鴟尾。及城內房舍。以省修繕冗費。補公廳闕乏。金澤藩知事建言。造築太政官於東京牙城內。天皇日臨御。以令闔國人民知朝憲所出。因欲獻家祿二万石。補其造營万一。其他膳所。西尾。亀山。泉等諸藩。亦欲減家祿給諸公費。朝廷並嘉納之。高須藩知事請合本藩名古屋。為其權知事。佐賀藩知事請遊歷於海外各國。以目擊形勢。亦見允。先是浮浪徒蜂起豐後。命岡府內。杵築。臼杵。豐津中津。福岡。久留米諸藩捕縛之。是月。遣按察使陸軍

四條隆謌
梟龍雄
四年正月
盜殺真臣

少將隆謌等於日田縣以鎮之。中野縣土寇亦起。命名古屋。松代。大垣等。鎮撫其地方。米澤藩雲井龍雄。託名於德川氏恢復。以窃圖不軌。招聚府下不逞之徒。畜鉛硝峙糧仗。而已遙在藩地。為之策應。事漸泄。是歲七月。命其藩士捕龍雄及增岡審吉二人。檻致之東京。至是梟之。都下戒嚴。人皆比諸慶安由井氏之變云。四年正月九日。質明。有盜掩殺參議廣澤真臣其卧內而逃。人莫知其故。真臣躬際維新之會。獻替規畫。尤有功勞。天皇悼惜。為進一階。追贈正三位。並賜金幣三千圓。即令天下大索盜賊。五旬而未得。

德島藩上書

乃下詔曰。故參議廣澤真臣。不幸遇變。朕既不能庇大臣。又逸其賊。抑維新以降。大臣須命於盜賊者。前後已迨三人。此誠由於朝憲之不立。而綱紀之不肅焉耳。朕甚憾焉。其令天下嚴逮捕之。敢或舍匿者同其罪。從五位南部信民請奉還位記。博與士民接。以開知見。許之。德島藩知事蜂須賀茂韶上書。以為藩屏之名可用之於封建之世。不可用之於今日。因請改知藩事曰知州事。以為在廷內官。從各藩管轄之廣狹。分為二三縣。或四五縣。以現今正權大參事。充其知縣事。而知州事親奉聖意。下令知縣事施行之。

二月
親兵
毀白石城

知藩兵總括之於兵部省。以明統一之政體。尋多度津藩知事京極高典。丸亀藩知事京極朗徹。亦奏請改藩為縣。罷其知事職。朝廷因廢多度津藩。合倉敷縣。廢丸亀藩。置丸亀縣。以朗徹任其知事。二月。命薩長土三藩。精撰其兵為親兵。徵步兵四大隊。砲兵四隊於薩。步兵三大隊於長。步兵二大隊。騎兵二小隊。砲兵二隊於土。尋分宮內省定額金十萬圓。給親兵用度。蓋出特旨也。時改稱久保田藩曰秋田。柴山藩曰松尾。谷田部藩曰茂木。大網藩曰龍崎。先是毀白石城。以其故村賜仙臺藩士片倉小十郎。賞其北海

開造幣寮　三條右大臣　大隈參議　伊達大藏卿　澤外務卿　四辻大阪府知事

郵便

電信

三月　神祖祭典

高島嘉右衛門

四月

道管轄地開懇盡力也。是月開大坂造幣寮右大臣。參議大藏卿外務卿。大坂府知事以下諸官三十四名。英米佛班蘭公使其他書記官岡士等五十餘名皆會焉。置郵便廳於各地方。以便內國文書之往復。令吏管轄之納債於官。日配達四方。其法漸具至明年廢債為税。押以公章。以糊貼文書封表。遂大行海內。無復壅滯。民大便之。丁抹國電信會社。謀架電機於印度支那等。遂經上海。以海底線達我長崎。請許可。朝廷從其所請。後以東京架長崎電線接續之。以便海外報告。三月。行神武天皇祭典。因令天下每年

三月十一日。於地方官行遙拜式。令武官朝拜用軍裝。以二條城為京都府管轄。横濱商高島某上表以謂國家欠軍備。雖農商不能營其生業。因請倣西洋各國商税。獻利金以補軍資萬一。乃獻千圓。朝廷嘉納之。東條信耕所著聖世紹亂錄。以屬杜撰也。禁發兌。是月。獨逸國公使參朝。告本國一新。普魯士王為獨逸國矦伯所推。登其皇位。英國公使伯具士參朝。告任滿還本國。代以阿陀謨斯。因下勅賜金裝刀花瓓等。賞其居留有功勞也。四月。米國公使涅倫久參朝。告委任特派全權公使。呈大統領峨蘭杜手書。請

遣使於清

正戶籍

置鎭臺

慶親卒

五月

請士卒歸田

厚交誼。以大藏卿伊達宗城為欽差大臣。外務大丞柳原前光為副使。遣於清國修盟約。外務權大丞津田真道。文書權正鄭永寧。文部少丞長炗等從焉。尋遣參議副島種臣於魯國保西越土灣。議樺太境界。改正戶籍法三十三則。告諭海內曰。夫全國人民之保護。為大政之本務。固不竢言。然而不詳其所保護。何得效其實。此政府所以不可不詳戶籍也。人民各安其所。遂其生者。莫不由政府之保護。苟逃其籍。則保護所不及。近乎為化外之民。中古以來。戶籍錯雜。流亡轉遷。逃復靡常。沿襲之久。至人人自付度外。今

定全國戶籍法。衆庶其普辨通義。莫敢或忽焉。置鎭臺于東山西海二道。東山道以石卷為本營。福島盛岡為分營。西海道以小倉為本營。日田博多為分營。從二位毛利慶親卒。遣侍從堀川康隆於其藩。追賞其勤王首唱之偉勲。贈從一位。五月。先是郡山。二本松。宮川。鳥羽。津和野。龍野。延岡。高槻。福岡諸藩知事。相踵奏請减家祿。以充諸公費。至是刈谷藩知事土井利教。上士卒歸田策。尋三田藩知事九鬼隆義亦建議。大略以謂天下之獨立。成于一國之獨立。一國之獨立。起于一人之獨立。然則全國之獨立。其責近

官幣社國幣社

燈臺燈船

六月

在乎衆庶之身。豈可不人人同心戮力研智修業以為屹然獨立之計乎。苟欲獨立無他。在奉還世祿以漸歸農商而已。願賜臣不以十一之祿委臣以歸農商之策。期五年闔藩必底其績。因請除華士族名稱。朝廷並許行其歸田策。不允去族稱。尋罷毛利元蕃。大給恒知藩事。廢徳山藩合併山口藩。廢龍岡藩分轄伊那中野二縣。亦從其請也。廢舊神官。叙爵伊勢兩宮世襲神官。至村邑小祠社家。皆新補任之。神祇官所祭為官幣社。地方官所祭為國幣社。各分大中小。神祇官管之。其他諸社。地方官管之。因定神官職員及其祿制。去年冬。始築西洋式燈臺於相州城嶌。為航海目標。罷從來篝火。至是大坂天保山神戸碇泊場。兵庫和田岬。淡路北岬。燈臺成。置燈船於函館港。燈船赤色。船体有二檣。而掲赤球艄檣上者。設工部省大小校於東京虎門内。聘英國教師數名。是月十八日。關西大風雨。兵庫神戸大阪。天保山沿海地方。海立川溢。内外人民死亡者。凡七百餘人。大阪神戸間所架電線。為之中斷。布告逃亡例新貨條例於天下。六月。廢仁和寺大覺寺以下御所門跡。院家院室等名稱。及執奏等。管之地方官。改正府藩縣交渉

熊本名古屋建言

丁卯為慶應三年

訴訟。准判規程。分部光謙。亀井茲監。辭知藩事。並允之。廢二藩。隷大溝於大津縣。津和野於濱田縣。尋若松縣知事四條隆平。以其縣下風化漸行。舊俗稍改。請罷其職。亦允之。令嚴原藩禁輸入朝鮮牛皮。以米人有所報告。豫防傳染疫毒也。先是。朝廷與布哇國修盟約。米國公使為代理。關其事。是月。公使參朝。呈布哇國書。尋結本條約。英國公使與我締約各國公使。定遊獵規則。各布告其居留人民。從政府請也。熊本藩知事上表曰。維新以來。迨今日。百事就緒。然而治教未浹洽。土寇蜂起四方。宄賊徘徊輦下。蓋官不得其人之所致。今日政體。置二官。建六省。不能免官員煩冗政務叢脞之弊。至各藩知事。多擧門閥。材不副其職。不及今為之計。其弊不可復測。恭惟聖躬以敬神至誠之徳。臨御海内。日令三職。裁決万機。假令不備二官六省。政体簡嚴。又易得其人。臣不肖妄負重任。冀退歸士族。名古屋藩知事亦建言曰。天下之勢。不從其所趨。為之制。其極不可收拾。丁卯以降。開化日進。列藩爭有所建議。其施設方法。不一而足。當是時。朝廷不早定經國大體。令天下知其所嚮。百綱弛廢。人心渙散。將何以繫持之。今以八十四州。為八

七月
廢藩爲縣
宣布大教

十四政府土地人民兵馬之權。悉總之於太政官。以
令莫彼我之間。則庶乎制勢之道得其宜。如其條目。
有先其名而責其實者。有先其實正其名者。敢請盡
朝議。時鳥取藩亦上疏。切論時務云。七月十四日。廢
藩爲縣。召在京諸矦於御座傍。詔曰。朕惟大政更始
之際。欲內以保安億兆。外以對峙萬國。宜當名實相
副。政令一致。朕曩者聽納諸藩版籍奉還之議。新命
以知藩事。各奉其職。然而數百年因襲之久。其名僅
正其實未舉。非迨今之時。振而釐革之。安得恢宏丕
基並鴻號於無窮也哉。朕有深慨於此。更廢藩爲縣。

汰冗就簡。欲以除有名無實之弊。解政令多岐之惑。
令天下億兆知其所嚮也。汝群臣同心勠力務體朕
意。因勅鹿兒嶋。山口。佐賀。高知。四藩知事曰。汝等曩
慨大義不明。憂名分不正。首唱封土奉還之議。朕深
嘉之。今也廢藩爲縣。欲更張綱紀。汝等其各有所翼
贊。又勅熊本。名護屋。德島。鳥取。四藩知事。賞能規畫
將來。尤得其宜。遂解諸藩知事職。悉從之東京。爲府
下貫屬。時揭大教旨要。令宣教使宣布之。畧曰。大教
之要。在敬神明明人倫。使萬姓正其心。効其職。以奉
事朝廷。無教以導之。則不能正其心。無政以治之。不

司法省
文部省
正院左右院
實美爲太政大臣
有栖川親王
八月
神祇省
大改官制

能効其職。是所以政教相須。而不可分也。神武天皇
創造鴻業。崇神天皇經營四方。今也萬機維新。欲繼
述而振起之。莫先宣布大教焉。夫人萬物之靈。神明
最所惠顧。自天孫奉皇太神勅。君臨斯土。撫字萬姓。
列聖相承。亦皆莫不以太神之心爲心焉。然而太政
之所以盛衰汙隆者。以世異古今。時有否泰也。故宣
布大教者。誠能黽勉從事。察人情省風俗。提撕警覺。
以開神賦知識。明人倫大道。令四海蒼生報神明惠
顧之洪恩。奉聖朝撫育之盛旨可也。是月。廢大藏省
中通商司。以其事務管於本省。廢刑部省及彈正臺。

更置司法省。廢大學。置文部省。以管東南兩校。廢民
部省。罷太政官中左右大臣等。新設正院左右院官
制。以從一位三條實美爲太政大臣。罷澤宣嘉外務
卿。以大納言岩倉具視代之。先是。故福岡藩大參事
立花增美。矢野安雄等。贋造楮幣。事露被捕。增美等
四人處斬。其餘八名處以准流若徒罪。屏居少參事
西島劣以下卅餘人。因罷其知事黑田長知。代以親
王熾仁。及廢藩令出。更任知縣事。八月。改神祇官曰
神祇省。以樺太開拓使合北海道開拓使。尋大改官
制。以太政官爲本官。諸省爲分官。寮設三等。司二等。

輕裝行幸

許散髮脫刀
廢穢多非人

解常備兵設鎮臺

凡亡論官省寮司各務分課者名曰局更立官級分
為十五等三等以上為敕任七等以上為奏任八等
以下為判任廢納言復置左右大臣其他悉改官名
以集議院管於左院廢留守官自是月十七日車駕
輕裝行幸於離宮及其他停警蹕道路如平日尋定
前驅旗章又允華族之與平民通婚嫁及允士民上
下皆平時散髮脫刀廢穢多非人之稱令齒平民初
朝廷設公議所森有禮首呈除官吏兵隊餘廢刀任
意議案議員大以為不可海內士族論駁者甚多尋
加藤弘之請廢穢多非人之稱朝廷不輒允至是果

行其他若神田孝平廢赦令革稅法津田真道禁賣
買奴婢及停擡頭闕字闕畫帆足龍吉納地稅鈴木
唯一禁不待刑法絕人命諸議後遂皆為所採用云
解故各藩常備兵更置鎮臺於各所定其管地東京
鎮臺以新潟上田名古屋為分營大阪鎮臺以小濱
高松為分營鎮西鎮臺假以小倉為本營以廣嶋鹿
兒嶋為分營東北鎮臺假以石卷為本營以青森為
分營地方城郭悉管之兵部省大小砲兵器納之縣
廳焚棄舊藩楮幣製造器械徵米國農學教師希夫
崘是月參朝勅令輔我北海道開拓長官司其事務

九月
賞久光

時報砲

月給
十月
遣使於歐米各國

勅諭華族

澳國貴族比由伯爾稱兒亦參朝以其在本國政府負
荷重任屢奉使於大國所見聞亦博也下勅令有所
啓沃九月賞從三位島津久光功勞最大命別立一
家分賜宗藩所受賞典祿十萬石之半尋陞久光於
從二位嶋津忠義於從三位時兵部大輔山縣有朋
建議請撤諸縣所出皇城戍兵鎖半藏竹橋兩門大
手坂下車寄三門以親兵戍之且常令親兵一大隊
屯于城内晝夜巡行以守護皇城朝廷從之特開半
藏竹橋兩門如故尋設時号砲於城内每日一發以
報正午文部省中置編輯寮司法省中置明法寮革

官祿為月給十月以外務卿岩倉具視任右大臣為
特命全權大使參議木戶孝允大藏卿大久保利通
工部大輔伊藤博文外務少輔山口尚芳為其副使
司法大輔佐佐木高行侍從長東久世通禧陸軍少
將山田顯義戶籍頭田中光顯文部大丞田中不二
麻呂為理事官遣於歐米各國召華族於小御所咸
列御前親勅諭之曰朕惟宇內列國得開化富强之
稱者莫不其國民孜孜勉勵之由苟為國民者致勉
勵之力然後為能盡其本分今我國欲一洗舊弊與
列國駢鶩以日進乎開化之域非上下一心竭勉勵

譯官
遷卒
十一月
姬路土冦起

之力將何以致之列華族者門閥履行固為衆庶標準豈得不更勵精進修率先而鼓舞之乎夫進修之方莫先於開智研才開智研才莫要於察寰宇形勢今不問老少男女周遊海外或留學之必足以增益才智且我邦女學之制未立是以婦女多不解事理況幼童成立關母氏教導者居多實為切要事務赴海外者併挈妻女姉妹亦足以曉有名各國女教有素育兒有法誠能人人注意於茲勵精進修開化富強之基於是乎立與列國對峙亦不難矣汝等能体斯意各盡其本分以副朕所期望諸開港開市場設

譯官自一等至七等解朝鮮地方獸皮輸入之禁置遷卒三千人於東京府下十一月伊勢度會地方浮浪徒三百餘人號守護太廟煽動村民縣吏鎮制之盡捕首謀尋姬路土冦蜂起壞縣廳殺官吏但播二國大擾初官伍穢多非人於平民姬路村民不服所在屯集欲討滅穢多以甘心至是遂犯但馬火其村落逼生野縣廳縣吏白洲文吾山本源六欲鎮撫之說諭甚力不聽其首仙右衛門麾衆逼之文吾等奮鬭衆寡不敵遂斃於賊手既而土冦長驅焚掠鑛山支廳縣廳遂請發鎮臺兵一舉勦誅事遂平明年正

行幸造船所
行大嘗會
領事官
十二月

月捕其巨魁十人處以斬絞弔文吾源六賜以祭粢賞參議大隈重信大藏大輔井上馨工部大輔伊藤博文以下十六名賜金有差以其創建造幣寮勵精竭力也二十一日天皇御軍艦行幸橫須賀造船所各國軍艦揭國旗發祝砲廿九日行大嘗會其翌以豐明節會賜酺群下是月外務省中置領事官以府縣學校為文部省管轄東校中設種痘局置開拓使官園於東京除官林餘解良材伐木之禁以新造軍艦也英人請測量周防洋内海及四國東南諸港佛人二名請遊覽西京朝廷並聽之十二月華族外山

光輔愛宕通旭有罪賜死初光輔等憤維新以降政體變更天皇駐蹕東京還幸無期欲除當路有司將縱火於皇城奉主上於西京以號令四方通旭家扶比喜多源二等為之謀主秋田縣士族中村恕助初岡敬次久留米縣士族小河真文柳川縣士族古河十郎熊本縣士族川上彦齋事高田源兵日田縣農楠本省吾矢野壽助及山口藩脫隊仍在九州者約為之應援天下洶洶舉朝為之震駭是月三日光輔通旭等伏誅斬源二恕助等十數人其他處以準流禁獄命大坂府下津守國華島根縣下北島全孝千

許非役華族以下營農商
縣令
三府七十二縣
順序謂東京京都大坂及神奈川縣以下迄鹿兒島縣
東京裁判所
女學校
澳國條約
五年正月
大行賞典
葦名靱負
鹽森左馬介
手代木直右衛門
秋月悌次郎
海老名郡次
澤太郎左衛門
澁澤誠一郎
佐野雄之助
仙石丹次郎
保臣為故久留米縣管下社家

家尊澄。列華族。聽華士族卒不就官途者。營農工商職業。罷士族卒歸農商者。合五年間祿下賜之。廢府下舊來武家地町地之稱。一般發地劵收其租。凡疏水行。開險路。架橋梁。以便運輸者。聽及竣工計其費。期年月收其稅。初廢藩之令出。各道諸縣。廢置分合。或遷徙改稱者。不遑枚舉。尋改知縣事曰縣令。是月。定三府七十二縣。順序。布告縣治條例。司法省中設東京裁判所。管理聽訟斷獄事務。置女學校於府下。傭英人某妻為教師。與澳地利國結本條約。先是發圓形新貨幣。至是定新貨楮幣比較。及舊銅貨品位。

五年正月。詔伏見朝彥。更賜宮號。宥松平容保。松平喜德。松平定敬。板倉勝靜。丹羽丹波。東京林忠崇。竹中重固。仙臺葦名某。鹽森某。會津手代木某。秋月某海老名某以下十餘人罪。又釋榎本武揚。松平太郎荒井郁。永井玄蕃。大鳥圭介。澤。澁澤。佐野。仙石等出獄。叙德川慶喜於從四位。東北舊藩主於從五位。尋以圭介玄蕃任少議官。武揚等亦就官。時騷亂之餘。人心未定。各懷疑懼。朝廷勵精圖治。恩威並行。遠近大悅服。追悼故和泉守真木保臣。首唱大義。殉于國事。歲賜祭粢米十石。又褒故近衛氏婢津崎。村岡二

北白川宮薨
博覽會事務局
二月
海陸軍二省
停賣買祿劵
遣使於清國
府下大火

人志操。賜穀二十石。以終其身。是月。北白川宮薨。定海軍服制。許糶大藏省所餘米麥於海外。開澳國博覽會事務局。二月。廢兵部省。置海陸軍二省。定其軍律兵士關軍務犯罪者。付本營本隊處分之。其他付地方官。停舊諸藩所施行歸田法。及士族卒賣買祿劵。遣外務大丞兼少辨務使柳原前光於清國。獨逸國公使參朝。奉呈國書。有人欲闖入大手門訴事。戍兵止之。不聽。揮刀直進。戍兵砲殺其四名。縛六名。和田倉門內陸軍省分局失火。延燒市街四十餘町。朝廷賜金遇災民。諸官及奉職外國人等亦賑恤之。定

三月
教部省
近衛兵
忠韶獻書
設守線法
四月
皇太后徙御東京

皇居近傍失火及非常號砲。是月。石州地震。壓死者百餘人。發行洋製楮幣。三月。廢神祇省。置教部省。尋遷神座于宮中。以其祀典管於式部寮。設教導職。令神官僧侶掌之。管之教部省。改稱親兵曰近衛兵。令開港場縣廳揭國旗。編輯寮出仕塙忠韶。獻其祖保己一所藏書籍二千餘部。賜金三百圓賞之。初架電線。自東京達長崎也。僻地陋民。所在驚駭。唱無稽之說。以為出幾利支丹之妖術。浚婦女生血用之。相謀毀器械。絕線路。至是命地方官嚴設守線方法。四月。先是皇太后啓行東京。十一日。天皇親迎之於品川

習志野原

陸軍裁判所
禁文身裸體等

定海程

募公債於海外

信越土寇

驛。尋天皇御龍驤艦行幸浦賀港。又率近衛兵行幸下總大和田。露營駐蹕二夕。大練隊伍。更名其地曰習志野原。永為演武地。廢陸軍省中糺問司。置陸軍裁判所。許華士族子弟支族編入民籍。禁文身裸躰。或袒裼往來道路。及男女混浴。鬻淫褻器玩。婦女子散髮等。許僧侶蓄髮及肉食育妻孥。測道程。自千住驛經水戶達岩沼驛。稱陸前濱街道。令海軍省定海上里程。以一度六十分之一為一里。蓋陸程十六町餘云。賜勅書於米利幹合衆國大統領。及不列顛國王。時朝廷遣大藏少輔吉田清成。及米人某於米國及歐羅巴諸邦。將募緊貳千萬圓公債。發行其證書。先至華盛頓。華盛頓派在我少辨務使森有禮聞之。為事關已職務。與清成會大論其利害。又前後以書往復。大要爭內外公債之損益。政府買收士族家祿之是非。又覆辯駁。至萬餘言。有禮又與書米人。譏其所負荷失當。米人亦囬答。論說不遺餘力。清成米人竝呈書於參議西鄉隆盛大藏大輔井上馨。具狀有禮容異議。副以往復書辭。既而事播米國中外。不欲應其募。遂赴于歐洲。起一千萬圓外債於英國。至六月。有禮亦呈書於諸參議。要政府再議云。外務權大

信越土寇

五月
宮津在丹後

容堂卒

獻樂器銅盤

丞丸山作樂。竊圖聚黨襲朝鮮。是月事覺下獄。信越土寇群起。先是故會津藩士渡邊悌輔。近藤慶次吉田藤太郎等。與故莊內藩吉川大介。故米澤藩竹田某。自奧羽事平。流寓信越之間。沈滯轗軻。不聊其生。會官疏鑿大川。徵發土民。民厭苦之。既而有訛言云。官有廢佛之議。於是嘯聚相與哀訴縣廳。請罷工役。與佛教。及停新潟貿易。復租稅舊法。廳吏說諭切至。土寇不服。渡邊等乘機與月岡村安正寺僧月岡某者會議。煽動土民。土民大得勢。遂推戴月岡渡邊等。以為魁首。蠭屯烏集。殆至二萬人。是月四日。土寇潮湧。進向大津川口。五日昧爽。進逼柏崎。放火沿道諸村。將侵新潟港。地方騷擾。參事松平正直。南部信近。其他諸吏。曉諭甚力。土寇益傲然。縣吏有死傷者。縣廳乃請鎮臺四小隊。進勦於平嶋村。彈丸如注。土寇鳥竄獸奔。事立平。因捕月岡悌輔等數人。悉處之刑。五月。宮津土寇亦起。其徒三百餘人。毀港埠。縱火各所。豐岡縣廳出兵。捕縛四十餘人。平之。從二位山內容堂卒。天使就其私邸。賞維新偉勳。賜金幣。尋贈從一位。先是德川昭武。獻其祖先光圀以來所愛藏古樂器。至是藤堂高潔獻古銅水盤。置之延遼館庭中。

神官列華族
西州巡幸
六月
製絲場
神葬祭
七月
両本願寺等列華族
八月
甲州土寇

周圍三丈。盛水八斛。蓋其祖高虎。征韓之役所獲云。以度會縣下河邊教長。熊本縣下阿蘇惟敦。小倉縣下到津公誼。宮成公矩。和歌山縣下紀俊尚。愛知縣下千秋季福。列華族。令士民禁併稱俗字實名。定用其一。以朝鮮國草梁倭館。及交際事務。為外務省管轄。二十三日。天皇海路巡狩西國。觀風問俗。以撫綏地方。踰月還駕。六月。皇太后皇后。遊覽富岡製絲場。製絲場洋式摸造之盛大。併橫須賀造船場。大阪造幣寮。現今東洋諸邦。未見其比云。停府縣城壘不經朝裁毀之。撤北海道日高州幌泉灣海關。更設之於膽振州室蘭釧路州厚岸兩灣。改稱後志州手宮港曰小樽港。除後志膽振兩國以北。餘內國一般設郵便。令天下禁私葬。必託神官僧侶。尋定東京府下士民神葬地。七月。先是朝廷命西本願寺光尊。東本願寺光勝。與正寺攝信。佛光寺六十。滋賀縣下錦織寺賢慈。安濃津縣下專修寺圓祝。列華族。至是賜物品於光尊光勝攝信。以際大政更始。頗有勳勞也。八月。甲州山梨縣下土寇又大起。甲之為國。古屬武田氏。當時薄其租稅。務收民心。及德川氏時。率由舊章。未曾變更。維新以降。以貢法失當。欲釐革之。於是東郡

伏見宮薨
府縣裁判所
遣使於朝鮮
九月
鐵道竣工
點瓦斯燈
高島嘉右衛門
冊封琉球王

民與中西二郡議。欲請仍其舊。附和者九十七村。三千七百餘人。胥率逼其縣廳。縣吏不聽。士民大憤。各挈槍銃。焚掠市街。毀壞怨家。勢甚猖狂。縣吏不能制之。乃報事於上田分營。借兵力一舉平之。明年三月。誅主謀小澤島田等。處以絞刑。其他黨與悉處罪。是月。一品伏見宮薨。置東京鎮臺第四分營於水戶城。管常陸下野兩國。設裁判所於神奈川。埼玉。入間三縣。尋兵庫大阪等亦置之。將各道諸縣漸次及之。移博覽會事務局府下故鹿兒嶋藩裝束邸。以英國龍動府每歲設博覽會也。輸送什物準澳國。尋許明年京都博覽會外國人縱觀之。遣外務大丞花房義質等於朝鮮修交誼。九月。東京至橫濱鐵道竣工。十二日。行開業式。天皇御汽車臨幸橫濱鐵道館。文武諸僚。及外國公使等皆從焉。令庶民縱觀之。品海所碇泊軍艦。及屯日比谷門外操練場近衛砲隊。一齊發祝砲。響轟街衢。本邦用汽車。以此為始。尋點瓦斯燈於橫濱市中。其商高島某創造之。十四日。琉球王尚泰遣正使尚建。副使向有恒等入朝。上表獻方物。因封尚泰為琉球藩王。列華族。待以一等官。賜新貨幣三萬圓。其餘賜賚極厚。琉球始曰沖繩島。為我南海

十月
合文部教部二省
置領事官於清國諸港

十二島之一。上古有天孫氏創其國。延及七百年前。舜天王尊敦代立。實為源為朝之子。初我保元之亂。為朝流于伊豆大島。後適至此國。娶大里按司之妹。舉一男。是為尊敦。尊敦幼有器局。年甫十五。國人推之為浦添按司。當是時。天孫氏二十五世之孫德徽主其國。既而大臣利勇弒德徽自立。尊敦乃起義軍。一舉討滅利勇。國人大悅。遂推戴尊敦即位。厥後歷三世。天孫氏之裔再興。又復尚姓。是以其王族並稱源尚二姓。皆以時來聘貢方物。明洪武中。始受明封爵。衣冠悉用其製。遂闕入貢者數十年。我慶長十四年。島津氏發兵討之。終屬於島津氏。至清康熙元年。遣冊封使。封以國王。間歲入貢。著為恒典。然其間來聘本朝。納稅島津氏。彼我兩屬。仰為父母國。至是遂為我藩。王因遣外務大藏二省諸吏於其國。以其從前與諸外國所結定條約。管理於外務省。十月。合併文部省教部省。廢外務省中大中少辨務使大少記等。更置特命全權公使。辨理公使。代理公使。書記官等。尋設本廳於清國福州上海香港。遣領事井田讓於福州。兼管廈門臺灣淡水三口事務。遣領事品川忠道於上海。兼管鎮江漢口九口寧波四口事務。遣

放解娼妓

十一月
行陽曆

副領事林道三郎於香港。兼管廣州汕頭瓊州三口事務。魯國王子來朝。二十一日。天皇携王子行幸日比谷門外操練場。覽陸軍行軍式。後四日。復携之。御汽車。行幸橫濱。覽海軍操練。王子令為魯國海軍士官。及其還。以軍艦一隻送之函館。是月。令天下悉放解娼妓。以免娼家苦使。但娼妓淪落無所依賴。請再鬻其身者。皆從其所欲。不必禁之。設法解其倒懸。初白露國人在支那澳門。艦載其賣奴數百人。將赴其國。既而遇颶風。漂泊橫濱。其在舟中遇賣奴極苛酷。賣奴相告語曰。今而虐使如斯。他日憂苦可知耳。及抵橫濱。有一人潛投海。來請哀本地縣廳。欲歸本國。縣吏叩其顛末。或曰。為惡漢所誑。或曰。一時為彼所傭。修理其艦。遂解纜至此。蓋白露人不待賣奴首肯。强而勾引之也。縣吏愍之。裁決護送之其國。支那人大服我厚誼。有議者曰。我邦娼家之虐使娼妓。與外邦所謂賣奴者何以異也。愍外邦賣奴。宜當自我始。於是官出此令云。十一月。廢太陰曆。頒行太陽曆。因以本年十二月三日。更為明治六年一月一日。詔曰。朕惟我邦通行之曆。以太陰盈虧立月。不合太陽躔度。是以每二三年。不得不置閏月。其前後季候有早

紀元
定服制

晩。終致推歩生差謬。況如暦面中下二段所掲率屬荒誕無稽。要非所以閉達神智敬授人事之旨也。如陽暦則不然。立月以太陽躔度。故月雖有日子之差。年則無時節之忒。每四年以置一日之閏。不過至七年後僅生一日之差矣。較諸彼陰暦精粗優劣。固不待其辯也。自今以往廢陰暦用陽暦。著為永制。汝諸僚百司其遵奉之。遂推歩月日。以改定天長節及諸官祭等。以神武天皇即位年。定為本邦紀元。定勅奏判官員其他非役有位之大禮服。及上下一般通常禮服。以從來衣冠為祭服。如直垂狩衣上下服。一皆廢止之。而武官則仍其舊。布告元始祭式。孝明天皇遙拜式。神武天皇即位日遙拜式每歲行之。及平民就官者。不問勅奏判。奉職內待其子孫以士族。於天下。設銀行創立方法。亦頒布之。是月白川縣下阿蘇山大鳴動。雨砂石。白川流出硫黃。魚介盡死。是歳。以楠氏豐國東照三社。列官幣社。

銀行
官幣三社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一終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二

膳所　關機　纂述

男　長雄　標記

六年一月

神武天皇即位紀元二千五百三十三年。明治六年。

一月。廢五節。以神武天皇即位。天長節兩日。為祝日。定諸官省休暇日。時頒布徵兵令于天下。詔曰。朕惟昔我邦郡縣為制。募全國丁壯。以設軍團。扞衛國家。固無兵農之異。中世以降。相家秉鈞。兵馬大權。遂歸武門。於是乎兵農始分。而封建之勢全成矣。以馴致王室陵夷。紀綱不振。迨戊辰維新之秋。秉豐亨豫大

徵兵令

之運。立經綸締造之策。行千有餘年未曾有之大變革。國體既變。海陸兵制。亦不可不從時而更張也。今推原我邦古制。斟酌海外兵制。欲以立全國募兵法。固國家保護之基。汝百官有司。其體朕意。普宣布全國。尋出血稅令。蓋以生血報國恩之意云。是月。以東京仙臺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為六鎮臺。別置營所於東京佐倉新瀉。仙臺青森。名古屋金澤。大阪大津。姬路。廣島丸龜。熊本小倉。三府及其他人民所輻湊。勝區舊跡。從來蠲其稅者。永為萬民偕樂之地。稱曰。公園。二月。令天下禁復讎。曰。殺人者固國家大禁。而

血稅

六鎮臺

公園

二月　禁復讐

罰殺人者則政府公權然。而世之為子弟者。若有其父兄為人所傷害者。坐薪嘗膽。不與共戴天。必殺而後止焉。古今循守。以此為孝且義。風習之久牢不可破矣。此固雖出於骨肉至情無已之餘。要之以私義犯公權。遂不免擅殺之罪。蓋不問事之故誤。不辨理之當否。假復讐之名義。濫相傷害。為弊不淺。豈非無謂之甚哉。自今以往。不幸有骨肉至親為人所傷害者。其速具狀以聞。論情行罰。均在官裁。若夫有不用此命。泥故習擅殺人者。照律處罪。毋有所赦。從三位前田慶寧。請納家祿一萬石於文部省。以充興學經

費。朝廷嘉納之。除伊勢太廟。餘諸社官祭。命地方官行之。三月。天皇剃髮。皇太后皇后不復施黛涅齒。定行幸途上立禮式。先是。令天下停睦惠統三字闕畫。至是又停諱歷世帝王御名。但二名以上連用者。仍遵舊制。以外務卿副島種臣。為特命全權大使。遣於清國。尋結條約。至七月。歸朝。白露國使節亦來結約。至八月。賜答書。初神奈川縣吏。護送清國賣奴其國。白露人怏々不服。至是復論爭之。諸有司諭以理義。彼亦固執已說。是非不輒決。遂相與愬之魯國。託以公裁。魯人許諾。將期他日。以審理之。允邦人與外國

三月　天皇剃髮

停闕畫又諱

清及白露條約

託賣奴公裁於魯

允與海外人嫁娶

地券　荒山焚　四月 行幸鎌倉　五月 東京城災　起久光　井上等上表辭職

人通婚嫁。先是小樽港至札幌架電機接續函館之線。至是長門赤間關前田至豐前小倉雨窪施海底線。發行地券更正各地名稱區別皇宮地廳地等特除其稅。去年夏上野荒山焚。是月復震動。響如雷飛散巨石。利根川濁流混硫黃。其狀卒如阿蘇山噴火。四月。天皇行幸鎌倉。覽陸軍野營演習。更定海陸軍律及武官等級。以故松前城為開拓使管轄。設其廳居。先是英國代理公使其參朝。是月布哇國全權公使亦參朝。共奉呈國書。五月五日。未明。東京城災。天皇遷幸赤坂離宮。皇后亦從焉。因以故教部省為太政官代。尋以國用夥多也。勅緩再築之期。先是遣海軍大輔勝安芳及侍從西四辻公業于鹿兒島。就問嶋津久光病。且勅之曰。客歲西巡。駐蹕本縣。汝久光上疏陳時事。當時未遑答批。今熟讀之。切中時弊。咸出於憂國之至衷。朕深嘉之。欲面有所諮詢。汝久光其速東上。至于闕下。以副朕所望。至是入朝。尋備內閣顧問。時大藏大輔井上馨。三等出仕澁澤榮一。上表辭其職。其書大要謂政理與民力相矛盾。以請政府深省。因陳現今負債及一千萬圓。而一歲經費亦致一千萬不足。頗有所刺規。太政大臣實美。令參議

琉球藩邸　諸縣土寇　六月

兼大藏省総裁大隈重信再査覈之。重信乃劾二人臆算作國家歲計表。以示中外。中外互左袒其說。物論紛然。初冊封琉球王。賜其藩邸於府下九段坂上。至是尚泰上謝表。令與那原親方及屬吏數員來覲居留。是月。北條縣下土寇起。初徵兵令之出也。縣民不解血稅為何事。竊以謂此浚人民膏血。以供國家之用耳。其他新政多忌害之。所在蜂屯。剽掠其近邑縣廳募地方士族防之。報事於大阪鎮臺。僅鎮壓之。尋鳥取縣民逼其本廳。訴以五事。曰禁縣下外國人通行。曰減米價。曰復舊曆。曰停斷髮。曰廢止小黌會縣下小黌教員小倉哲一。拉一奴欲游伯耆。過一小村。憩茶肆。見小兒游戲。語其奴曰。寧馨兒敏捷可愛。若令之就黌舍。異日成業可期也。小兒謬聞驚怪。走告之茶肆主人。主人吠虛報告。有訛言曰。頃有怪異人。浚取小兒生血。事播遠邇。地方騷然。相誡為之備。哲一惶惧。與其奴取路山中。僅得免。里民益怪。大物色之。遂群起訴事縣吏。說諭百端。事得寢。六月。敦賀縣土民亦蜂起。及二萬餘人。以擯斥耶蘇。與一向宗教為名。衣服旗幟。悉署以南無阿彌陀佛字。宣言曰。斷髮洋服則耶蘇之俗耳。三条教則耶蘇之教耳。

廢集議院

改定律例

學校洋籍則耶蘇之文耳。遠近響應。賊勢益熾。將逼其縣廳。縣吏大驚。發名古屋鎮臺兵。悉討夷之。終捕斬其首領最勝寺專乘專福寺顯順。及農民高橋某等。時福岡縣民亦不怡奉新令。會大旱彌月。穀價騰貴。於是結党健訟。曰。邀舊知事也。復士族祿也。停外縣采用吏也。廢新曆也。止地券也。三年賜田租之半也。且曰。比歲旱魃。皆電機所致。遂截斷近傍電線。焚滅地券牒簿。放火官舍。以蹂躪縣下。縣廳即募地方士族。又假鎮臺兵以討平之。捕斬賊魁穗波石井等。兇党遂平。先是撿查權助中村義心。紙幣少屬宮尾矯等。在福岡地方。納舊諸藩楮幣。將東歸。土寇事起。因欲與本縣諸吏合力鎮之。急赴之。兇徒數人知之。要殺義心於途。矯亦為衆兇所尾。知其不能免。遂自刄而死。其他縣吏時技明。堀川俊雄。西郷稱作。縣下士族中村用六。八代利征。柴田彌七。山崎常等亦死事。後皆賜以祭資。廢集議院。以其事務管於左院。重修新律綱領成。勅曰。朕曩勅司法。原國家成憲。酌各國定律。改定律例。今也編纂告成。朕乃與內閣諸臣辯論裁定。頒行之。爾臣僚其遵守之。以宇都宮縣合掾木縣。廢印幡木更津二縣。置熊谷縣。是月。諸縣下

七月

定地租

德川慶勝

松平慶永

鐵道會社

名東縣土寇

牛疫大行。至明年。其斃者殆不可計算云。七月。詔廢貢納舊法。更定地租。盖照地券。隨地價高下。而定其租。征以百分之三。詔曰。朕惟租稅國家大事。人民休戚之所係焉。而古制非一。寬苛重輕。率不獲其平。今欲悉釐革之。乃廣採諸有司地方官衆議。更與內閣諸臣論定。以設公平畫一之方法。頒布天下。庶幾賦無厚薄之弊。民免勞逸之偏。主者其奉行之。以赤坂離宮狹隘也。德川茂承請獻其舊藩邸。朝廷許之。賞賜金二萬圓。時從二位蜂須賀茂韶留學於英國。贈書從一位慶勝。正二位慶永以下同族十家。謀以私貲設鐵路建築會社於本邦。慶勝等皆是之。欲奮與事。乃連署請之朝廷。改定鑛山及諸坑業規則。凡關其事者。管之工部省。大藏省中置國債寮。許米麥除海關稅。以糶海外。然從內國便宜。有時停其糶云。是月。名東縣下土民訴新政不便。所在群起。波及于讚之西方。豐田。三野。多度。那呵。其他諸郡。傷戸長。執邏卒。大掠奪地方。縣廳乃募丸亀士族。備之。急報事於高松大尉森某。武田某等率兵隊進討。丸亀及瀑宮此變也。土寇所橫行殆三十里。焚百三十餘村。戸長官舍。學校寺院等。罹災者甚多。斬其巨魁矢野。橫田

暑中休暇
八月
九月
葉室光子
皇子生
宣嘉卒
託軍醫於和蘭
十月
開成學校
內務省

等四人。其他悉處罪。始賜暑中休暇於諸宮。八月。天皇行幸宮下温泉場。行後鳥羽土御門順德三帝還幸式。合祀於攝津水無瀨宮。奉迎淳仁帝神靈。合祀於京都白峰宮。定大禮佩劍制。許用從前刀。先是禁火葬。至是又禁府下朱抹地內埋葬。九月。權典侍光子生皇子。即日薨。葬於護國寺後阜豐嶋岡。謚稚瑞照彥尊。從三位澤宣嘉卒。宣嘉畢生盡瘁王事。所輔翼不尠。天皇悼惜。為追贈正三位。並賜金幣。永世表其功勞。特命全權大使岩倉具視以下一行。使於歐米各國者。以是月歸朝。時和蘭與亞珍開戰端。率軍艦向之。朝議因囑我軍醫監林紀於和蘭。從其軍研究醫事。及其攻擊亞珍。紀備其醫員。療兵士創傷。大得經驗其實際。佛國全權公使參朝。奉呈國書。至十月。賜答書。伊太利國王族亦入覲。尋去。十月。東京第一大學區開成學校成。天皇親臨覽開業式。置內務省。時大藏卿大久保利通。外務卿副島種臣。並任參議。種臣尋罷參議。大藏省總裁大隈重信兼大藏卿。參議大木喬任兼司法卿。工部大輔伊藤博文遷參議兼工部卿。海軍大輔勝安芳遷參議兼海軍卿。特命全權公使寺嶋宗則遷參議兼外務卿。陸軍大將

佐賀亂原
十一月
橋本夏子
皇女生
十二月
賜撮影御容
許奉還家祿
煉化石室

近衛都督兼參議西鄉隆盛。參議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並罷其本官。初朝廷之屢遣使於朝鮮。更修隣好也。彼乃因循不決。託事擯國書。其答書亦多不遜者。於是內閣征韓之議復大興。隆盛種臣等首欲起問罪之師。右大臣具視執為不可。曰方今東有鄂羅之患。而國事多端。未遑整理。要非出師之時也。議遂止焉。隆盛怏怏不樂。遂謝病歸鹿兒島。種臣等相踵辭其職。朝廷並聽之。於是內外物論紛紜。布告我士民清國居留規則。修函館至札幌道路。更稱札幌本道。設亭驛。定里程。米國特命全權公使參朝。奉呈國書。十一月。權典侍夏子舉皇女。即日薨。葬於豐嶋岡。謚稚高依姬尊。十二月。詔頒賜撮影御容于各府縣廳。時太政大臣實美。罹病在于橋場別邸。辭其職。天皇臨幸優詔不許。蓋實美於廟議。大有所杞憂云。詔皇族自今從事海陸軍。更定海軍旗章。先是朝廷收華士族祿稅。以充海陸軍資。至是士族家祿及賞典祿不滿百石者。特許其奉還。合六年間所賜。一時給之。以各就其產業。至明年十一月。百石以上者亦許之。初陸軍省分局之災。以都下多火災也。廟議欲以煉化石造家屋。是月東京銀座街建築

七年一月

請起民撰議院

盗傷具視

先成。都下構石室。起市街。以之為始。葡萄牙及白耳義國公使相踵參朝。賜伊太利國王。不列顚國政府。米合衆國大統領等以璽書。朝鮮國漁民四人。漂泊筑前。付長崎縣對馬支廳。還之本國。七年。一月。故參議副島種臣。後藤象次郎。板垣退助。江藤新平。其他由利公正。小室信夫。岡本鍵三郎。古澤迂郎等。連署請起民撰議院。大要謂會諸國代議士於輦下。採用輿論公議。以樹立國憲。以防有司專制。民權於是乎振作。國本於是乎鞏固。實為當今急務。疏上。加藤弘之首作書駁之。以謂我邦人文未開。不如姑舍焉。以為後圖。而馬城某又駁之。申說議院之不可不速起。自是諸士横議。互主張其說。付諸新聞紙。以公布天下。旬日間。衆論紛起。以動朝野。是月十四日。右大臣具視退朝。賊徒數人要之於喰違。揮刀蹶起。遮車前。直斫御者。具視亦為其所傷。時日已暮。暗黑不辨咫尺。具視挺身投濠裏。潛匿焉。賊等百方搜索。不得。遂分路逃去。時御者負大傷。走報事皇居。衆皆驚駭。急迎具視。會具視自扶出濠。將復至皇居。衆胥與護送之。明日御者終殪。既而捕賊武市熊吉。武市喜久萬。山崎則雄以下九人於島原客舍。共係高知縣士族。

軍旗授與式

青山御所

警視廳

二月

歳計表

佐賀擾亂

皆雷同征韓說者。欲除具視以動廟議。遂及事云。具視之創尋愈。至七月。處武市等。悉以斬罪。廿三日。天皇率文武庶僚。臨御于日比谷操練場。行陸軍軍旗授與式。爾後每編成新兵。必行之。新置皇宮于府下青山。稱青山御所。皇太后徙御之。特旨宮中用度每歳分三萬六千圓。充兵備。設警視廳。改稱邏卒曰巡查。設東京琉球間郵便船。以琉球藩攝政准四等官。其三司准六等。戊辰己巳徇國難者。爾後官費修其墳墓。發行新銅貨幣。二月。先是大藏卿重信復條奏去年全國地租等總計。一曰為田三百五十一萬六千零七十九町有餘。其租則米千百五十八萬八千六百石。金百卅萬零九百圓。而海關其他諸税則不與算。二曰現今全國人口三千三百十一萬有餘。三曰新鑄造貨幣。金銀銅三幣既備。四曰國債價位。客春發行百位證劵。當時其價不過九十二半。爾後價位漸貴。至冬騰百位半。五曰。舊諸藩逋債減其數。止却金總為二百萬三千圓。而內外國債則金三千六百八十八萬四千八百七十二圓云。佐賀人前參議江藤新平。前秋田縣令嶋義勇。據本縣作亂。其士族

征韓黨

朝倉尚武香月桂五等二十餘人首應之地方大擾初新平辭其職也仍留在東京屛居無聊益有不平色會尚武亦來寓府下大眼新平征韓之議還謀之其同志應者數十人是歲一月一日其党中島鼎藏山田平藏等東上說新平曰本縣同志者固不乏其人矣唯非得先輩首唱不足以成大事也願公速還本縣以振勵之僕輩先還以得通其意新平心大動欣然從之其二十五日新平遂至佐賀為征韓黨首謀其党大得勢募兵士四方略官舍武庫峙糧食兵仗截斷縣下電線是月二日剽起圍小野組銀行劫

掠其貨幣一縣騷擾爭先四走不復問縣廳賊勢益振將襲殺參事森長義初征韓之議起也其黨高木太郎等十餘名逼長義欲借本縣議事局以謀事長義郤之不聽太郎等憤恚踏藉其器什出惡言而去至是欲先除之時佐賀縣權令岩村高俊未赴其任猶在東京而大屬以下為縣吏者率皆為佐賀貫屬多黨賊者長義力不能制之避難於小倉當是時福岡電機屢報急於東京府下戒嚴四日朝廷下令陸軍省命熊本鎮臺出兵鎮之先是本縣士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等除征韓黨起別立議募其同志名曰封

封建黨

建黨或呼憂國黨時義勇亦辭官在東京悒鬱不得志遙聞縣地動靜竊以謂是可以投機逞志也將拉重松基吉入佐賀先抵長崎適江藤亦在長崎乃謂之曰側聞熊本鎮臺出兵將征吾党我黨死生實決於今日矣雖然勝敗天也幸而一捷庶幾得以遂其宿志也公以為如何新平大悅曰是先獲我心矣遂決策與俱赴佐賀而義勇為封建党魁首義高基吉皆義勇之弟冒他姓者於是義勇諭言誘其徒曰天下之變在近日有志徒已開端於輦下其勢非可抑遏今而本縣首唱先機擧事天下其孰有不響應者

利通総管全軍

哉其徒既悅江藤之至又信義勇之說皆以謂二人明眼足以洞見時勢也踊躍欲從事十二日朝廷發大阪鎮臺兵二大隊東京鎮臺砲兵一大隊遣陸軍少將野津鎮雄山田顯義等將之遣海軍大佐林清康海軍秘書遠武秀行等率雲揚艦東艦先發赴長崎特旨使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総管全軍剋日向佐賀縣兵殆三千先是權令高俊建言勢不可坐視急赴其任前二日過長門參事長義先至赤間關迎而犒之具陳賊黨暴擧之狀且曰二黨蔓衍已及闔縣今以寡制衆非計之得者也高俊即遣長義

高俊抵熊本

熊本發兵

詣山口縣廳謀事。躬自抵熊本鎭臺。初熊本鎭臺受出兵之令也。議曰。臺兵二大隊。其半大隊分戍對馬及日田分營。今又以其半大隊守臺。出戰者不過一大隊。若急遽擧事。一取蹉跌。近隣諸縣持兩端者。必乘勢蜂起。遂不可支。不如報急於東京。發海陸諸軍。待其來合力勦誅之。乃馳使東上。既而高俊至。乞護衛之兵。臺議因謂。鄕奉朝命。今又得權令之請。義不可已也。十四日。決議分步兵一大隊。爲左右二隊。陸軍少佐佐久間佐馬太。大尉山代清三等。將右隊由陸路進。陸軍少佐山川浩。大尉和田勇馬等。率左隊

利通以下發艦

二魁議守備

由海路進。而權令高俊與左隊長官。駕蒸氣船乃母舞鶴二隻。皆發高橋港。是日。内務卿利通以下諸將帥。乘北海艦。發横濱。江島二魁之入佐賀也。即夜會尚武。桂五。及山田平藏。山中一郎等數人。議防禦之策。徹曉不決。新平曰。事已逼矣。庸詎猶豫之爲。今有人擬白刄我頭上。猶且不與之抗。束手待死乎。諺曰。先則制人。諸君以爲何如。衆皆從之。乃移檄遠邇曰。朝鮮亡狀。擯斥我國書。凌辱吾使節。尊大自居。敢驕上國。是以去年十月。廟議悉決征韓。然而一二大臣。苟偷一時。壅塞上下。事遂止焉。不獨吾輩切齒扼腕。

高俊等入城

苟有士氣者。孰不憤恚哉。今大臣以其不便於己也。又欲發兵加我輩。我輩雖無似。豈徒髠首面縛以就族誅哉。必也欲先清君側。以通上下之情。遂奉錦旗。問罪於朝鮮。冀四方有志之士。速定方嚮。雲合霧集。以一洗國辱。於是征韓黨以川上爲本營。而封建党則軍於寶琳坊。二黨兵凡二千五百餘人。乃部署備諸道。十五日。舞鶴乃母二船共抵早津江上陸。高俊遂率臺兵入佐賀城。時城中糧乏。徵糴于縣下。縣民憚二黨。無敢應者。僅獲數斗於坊間。以支持旦夕。新平偵知。馳鼎藏。桂五于寶琳坊。約明日攻城。是日。陸

保護党

賊兵逼城

路右隊早發高瀨驛。進陣三池驛。是夜。本縣士族前山精一遣其徒吉田某。竊來謁高俊。具語兇徒情狀。以明無貳。且誡曰。今夜兩黨將襲城。請速備之。高俊大嘉精一之志。授以密旨。慰吉田還之。因急戒將士。以嚴守備。精一者。爲保護黨魁。嘗慨江島二兇蔑朝旨煽亂。卓然守義。懇諭士民。欲居間箝制二黨。而二黨逆燄益熾。遂不能鎭之。避在諸冨。至此來通款云。十六日。黎明。兩黨競進圍城。數匝。特解東門一角。三面合擊。砲丸雨注。臺兵善拒。然城中不設大砲。加以衆寡不敵。糧乏兵疲。乃欲潰圍衝突。陸軍大尉奧保

保輩等力戰

輩等率二分隊。開其北門直侵賊軍。賊據城外武庫。自樓上亂射。丸傷保輩左腕。保輩不屈。麾兵奮戰。丸又洞其胷。遂不能進。少佐山川浩。大尉大池蔓二等繼進。少尉西嶋助義。伍長澁谷某等確鬪。所向披靡。無不一當百。遂放火於賊營。奪其糧仗而還。是日。蔓二遂殪于攢丸下。浩亦被重傷。十七日。賊兵四集。砲擊連晝夜。官兵力拒。而城中糧益乏。兵益疲。陸路臺兵亦未至。無計可為。將出城圖再舉。十八日質明。乃分其兵。大尉山脇鍹太郎。及少尉助義等為前隊。中尉津井城郷吉。天野繼吉等。擁權令高俊及士卒。蒙創病者為中隊。大尉安田宗直等為後隊。開後門冒死突出賊圍。城累日。城外多設砲墩。攻具頗備。見官

官軍且戰且走

軍出。亂發銃砲。飛丸霰集。鍹太郎以下勵士卒。且戰且卻。將由蓮池間道出諸冨。賊乘勝尾擊甚急。途遇一隊兵。官軍以為前山隊。馳入問之。賊佯答曰。然。官軍因命郷導賊。誘陷之伏中。四面合擊。官兵殊死戰。僅脫其圍。將濟筑後河。賊兵躡至。官兵半溺水。半殪銃丸。死傷畧盡。郷吉知不免。自刄洲上。鍹太郎。繼吉等以殘兵走。助義等後。所率僅二十餘人。沿河而走。為賊所追擊。逃入民舍。將自殺。先刎部下蒙創不能

自盡者三名。石嵜某以洋刀自刺不入。以短銃洞胷而死。其他自刄者十二人。助義將屠腹。衆皆止之曰。君而先死。有一欲苟免者。終為逆賊所辱。待我輩盡死從容就死。未晚也。會有賊石井某者。率一小隊馳來。

賊擒助義等

將捕之。助義曰。我雖罷駑。以武事國。待罪行間。死固其分。顧自殺以免。其餘衆不聽。請俱共死。賊遂併助義皆擒而去。宗直等率九十餘人。亦後走至蓮池。捕賊斥兵二人。斬之。出直鳥村。有一小河。東岸見賊旗。乃擊走之。旣而追兵又至。衆皆奮鬪。僅卻之。將達筑後河卒谷村某。進計曰。官兵不諳地理。故屢為賊所尾。以至此。意住吉津距此必不遠。願僕獨行至津。艤舟以待之。若途遇賊。賊必銃僕。僕亦應之。諸君卜銃聲更取他道。僕一死以為諸君郷導。衆皆感歎遣之。某進至津。不見隻兵。乃艤舟以迎宗直等。皆得濟河。

官軍退屯府中

而全軍遂退屯筑後府中。於是二魁相議移軍於城中。分兵守四境。當是時。除大村平戸島原。餘肥前闔國悉應賊。軍兵集者殆及八大隊。器械彈藥皆稱之。

小倉人探賊情

其勢猖狂日甚。有小倉人岡部某者。欲探賊情。單身拔刺於軍門。面新平叩以征韓之意。曰。朝鮮倨傲。苟有義膽者。孰不慨之。薩土仙會之士。亦欲同盟與事。

下征討令東伏見宮嘉彰

利通入博多

乃鎮臺兵反討伐我儕我不得已一擊走之耳其曰前山氏何以叛去曰渠恐悖不堪事故脫去耳聞今臺兵敗衂渠必復來投豈足芥蔕其曰征韓憂國分其党者抑亦何故曰其名雖異其實則同卿亦有意于茲乎宜鼓動同志速舉兵設關於田代以為聲援其陽諾而去先是敕褫江島二魁位記十九日遂下賊軍征討之令於海內以二品親王嘉彰為征討總督陸軍中將山縣有朋海軍少將伊東祐麿為之參軍將旨以近衛兵第二聯隊從焉刻日發征物情恟然是日內務卿利通督軍入於筑前博多港置本營

旭山之役

於中島多出間諜窺伺賊動息即與諸將會議分兵三道陸軍少佐茨木惟昭率步兵一大隊陸軍大尉山崎成高率砲兵隊並向田代口陸軍少佐厚東武直率半大隊由萩原口進陸軍大尉某率半大隊由平等寺口進而陸軍少將野津鎮雄督全軍發博多二十一日官軍進田代驛一擊走賊二十二日鼓行抵旭山下旭山堀起曠原最為要衝賊葺林木築砲墩俯擊官軍武直布撒兵薄其正面繼以砲隊砲響互起山岳為震官軍分二隊其一取路于山浦間道衝賊軍之橫其一由宿村間道繞出其背三面合勢

吶喊逼之賊兵弃守而遁官軍奪其砲臺進至中原驛賊兵據險死鬪其鋒甚鋭官軍將退會諸道官軍來援其勢復振賊兵狼狽踏藉棄器仗逃是夜官軍陣中原驛前山黨來合之因分其兵於各隊以為嚮導是日熊本官軍發府中濟筑後河沿流而下遙聞旭山砲聲狠大奮直進千栗及豆津賊據要害拒守我軍即以撒兵狙之遂走賊兵進于江見六田賊又大舉驟至衆寡不敵中尉永山貞應死之少尉本田宗七負重創其他死傷甚多賊兵乘勢衝突大尉和田勇馬勵部兵力拒軍遂敗績退濟筑後河舍千栗

田主村之戰

二十三日官軍發中原由本道進賊據寒水村要害邀戰連彈大小砲官軍布撒兵發巨熕獨擊賊壘壘固不拔官軍苦戰移時賊勢愈熾張左右翼奮進官軍殆敗少將鎮雄自立彈丸下叱咤督戰時少佐武直率部下沿北山轉戰行破賊兵聞本道軍急突然出賊背賊兵驚顧官軍投機夾擊賊遂潰亂相蹂躪而走於是兩隊齊進將乘勢攻神崎部署所嚮其前隊進至吉田村賊扼田手村其地原野廣邈林樹叢植賊熟地理出沒善戰官兵偃地潛溝以應之勝敗未決因令砲隊隔我銃隊連彈大砲飛丸超過我頭

阿部正通
兒玉源太郎

鍋島市之丞

得義勇尚武等書

上。逆射賊軍前面。左右二中隊襲擊其横。兩軍砲聲如雷。煙焰蔽野。殆不辨人馬。大尉青山朗帥別隊濟田手川。急衝賊背。熊本官軍亦來援。賊兵終不能支。退走神崎。全軍合勢追躡。賊縱火村落而去。以日暮不窮追。退屯苔野。熊本官軍舍目達原。此役大尉阿部某。兒玉某以下。死傷頗多。移博多本營於轟木驛。而海軍以此日達長崎。二十四日。官軍以連戰士卒困頓也。下令息戰。内務卿利通來苔野勞軍。因出斥候於神崎。問土民以賊狀。土民曰。昨日之役。隊長鍋島某等戰死。以故其勢沮喪。而巨魁新平亦既遁。廿五日。先是。肥前武雄人旗嶋某。夜竊來見我中尉某。袖間出一書呈之。則義勇贈武雄公孫乙之聲援者。略曰。側聞薩長兵自長崎進。事果信。是援我也。即欲擊我乎。必非薩長之兵。蓋大村及其他諸縣兵。聲言張虛勢。以沮我軍情耳。敢請審其狀。實速出援軍。是日。斥候兵又捕一卒於神崎。鞫之。則北山隊長朝倉尚武。發密使於佐賀。諜事。弘道館西耕藏野田辰藏等。今獲其報而還者。輒奪書視之。具載其計策。因問賊之所在。曰。兵多集佐賀城及北山。明日大舉且襲官軍。意書中當有此事。於是官軍悉獲賊要領。嚴斥

姉村境原之役

貫屬隊
大庭弘
越智彦四郎
村上義儀

候。斷橋梁。扼諸要衝。以絶賊進路。賊軍遂不至。二十七日。全軍進神崎。一軍由本道向姉村。一軍取路仁比山。向川久保。一軍由蓮池進入。既而本道軍達姉村。賊俄起於林藪中。亂射官軍。官軍發大小砲應之。此地亦曠野。溝渠縱横。進退不如意。賊熟地邀戰。殺傷過當。官軍冒死匍匐膝行。且戰且進。賊三面彈射。銃丸霰集。砲煙蔽空。日色晦冥。官軍殆危。會拓搦彈連中賊堡壘。其兵披靡。官軍得勢猛進。賊遂奔潰。官軍進陣境原。向川久保者進戰朝日村城原山之間。克之。賊保野田村松林。又擊破之。賊盡走。高保我軍略地方。而日已暮。退合境原。營向蓮池口者。分爲二隊。一進境原。一進蓮池。襲賊後。縱火其營。境原賊田顧駭走。因馳使本道。移其軍。既而賊又反戰來侵境原。防禦頗苦。蓮池軍來援。夾擊賊兵。悉潰。恐黑夜有伏。不敢追躡。亦次境原。此役諸道官軍激戰竟日。以境原皆罷兵發也。露營徹曉。風霜凛烈。更嚴警備。我兵最極艱苦。而賊勢至是頓挫云。初官軍之入博多港。下令福岡小倉等諸縣。募其管下士民。各自編兵。名貫屬隊。是日。少將顯義。令故福岡縣士族大庭越智村上等。別率兵由三道進擊三瀨之賊。村上兵途

取三瀨嶺

隆忠義高等請降

長榮來謁參軍

為賊所要擊互有死傷既而大庭兵遂攀三瀨半腹發臼砲以挑嶺上敵賊兵俯射彈丸如注會越智兵横擊賊壘取其胸壁賊亦分兵出我軍後嶺上賊叉之我軍腹背受敵遂不能支退保飯場金武二山越智發間使令請顯義曰事急敢請速出援兵顯義欲激而勵之陽罵曰兵之敗卿等自取之也何不自奮鬪以贖前敗使者逡巡大愧而去既而發麾下二小隊赴援於是越智感憤與大庭村上合力激戰數合至日暮遂走賊兵取三瀨嶺貫屬隊死傷甚多而賊亦衆失其驍卒廿八日木原隆忠代二党揭白旗

請降境原軍門呈謝罪書陸軍少佐渡邊央大尉東鄉直一延接之以書辭無禮却之遣還隆忠進軍至蓮池而隆忠與副島義高復來請謁書辭又不遜乃留隆忠還義高刻時而來既夜義高馳使呈書請乞哀於大久保内務卿少將鎮雄却書不聽期明日午前十時以表恭順之實先是海軍秘書官遠武秀行率海兵山口縣士族河内直方率長崎貫屬隊將由大村口入佐賀是日抵大町驛沿道之賊乞降者陸續相踵至牛津川賊兵百餘人將撤橋梁遮官軍亦兵擊走之進至賀瀨賊隊長村山長榮來請謁軍門

從二位久光

海陸軍入城

三月

班近衛兵

秀行接之長榮白曰鎮臺兵入城事皆齟齬與吾党衷情相背遂輕舉暴動以致今日之變噬臍不及其罪不可逭矣雖然吾党固非敢抗王師圖不軌也聞島津從二位奉勅鎮撫地方恐懼何堪今將說諭闔國以効謝罪之實焉伏願緩大旆進討之期以允其降附因出書請哀以文辭失體亦却之長榮請改寫乃刻晷遣之駐軍竢之及期不至遂進軍佐賀賊兵前後空城而出所在潰散不能復戰海軍皆入城三月一日義高等報愆期不至少將鎮雄等乃分全軍由本道及蓮池進途不見隻賊亦皆入城内務卿利

通少將顯義等在城外宗龍寺以為本營而前山精一等亦從臺兵入城自賊徒圍城至是實旬有四日官軍遂復之而陸軍少佐以下死傷者不過三百五十餘人乃下令縣下曰兇徒既平士民各安其堵但賊魁新平義勇等逃亡未審其所在敢舍匿者同其罪因令天下嚴逮捕之初少尉助義等就擒繫其獄至是賊棄之而去因皆得歸是日總督宮嘉彰參軍有朋等率東京鎮臺及近衛兵駕龍驤艦發橫濱三日抵神戸港將向佐賀未發朝廷電報偶至報以賊狀命有朋班近衛兵東歸初官軍由田代口進新平

西郷隆盛
新平訪隆盛
捕義勇等
總督宮西下

將赴神崎驛指揮諸軍謂義勇等曰我既有成算敵軍送死固易與耳新平而在焉公等其安之意氣揚揚策馬而行既而屢爲官軍所敗自度不可支走還佐賀告義勇等曰吾今欲赴鹿兒嶋緣西郷氏以請營救衆皆疑懼不敢聽既而與香月桂五中島鼎藏山中一郎決議赴某港夜半奪船航鹿兒島以官軍入城之日訪隆盛語以衷情欲與謀事議不諧去轉至飫肥依小倉某僦船發戶浦桂五鼎藏等亦尋發先是島義勇在佐賀日會党與議降附未得其策弟義高議曰側聞從二位島津公適在鹿兒島今緣公謝罪或可以霽朝威僥倖萬一也義勇等不能決義高先發佐賀既而不忍棄去也途馳使强招義勇與俱發往江港抵鹿兒島七日本縣權令大山綱良發吏捕之義勇義高及朝倉尚武平田重藏福地常彰渡邊左中島彥助鍋島克一石隈吉輔成松陳平高柳與平石井堅次牟田口孝敬等皆就縛尋押送于佐賀縣廳九日龍驤艦達博多港總督宮入福岡城十四日入佐賀以其士族鍋島直高家爲牙營於是內務卿利通解軍務廿七日總督宮移牙營於熊本初新平之去戶浦晝伏夜行跋涉山野經宇和島以

浦新平等
四月
新平義勇以下伏罪
賞精一
奏賊徒平定

前三日至於高知縣下桂五鼎藏及橫山萬里橫山彌助中島又吉山中一郎等先被捕縛廿九日吏遂捕新平于甲浦併押送之佐賀縣四月四日朝廷罷親王嘉彰征討總督更委以正典刑處後事令內務卿利通取其決海陸諸軍以次凱旋假置裁判所於佐賀縣時賊山田平藏牛島太郎生田源八等自首於鹿兒島縣所在賊徒率皆就捕十三日設刑場於城中權令高俊權參事野村某莅之令步兵一小隊邏卒數人監護之梟新平義勇二魁朝倉尚武香月桂五副島義高山中一郎西義質中島鼎藏重松基吉村山長榮福地常彰山田平藏中川義純十一人悉處之斬其他兇徒配之京攝兩府及滋賀廣嶋以下七縣就徵役者百卅九人除族者二百卅三人禁錮者七人凡脅從與事得宥其罪者一萬零六百五十餘人西國悉平以前山精一夙定方嚮率其同志二百人勳勞最大也賜金帛賞之於是親王嘉彰內務卿利通其他諸官相踵發諸港還會神戶廿四日達橫濱即日詣闕奏其成功初二魁之唱亂也僻鄉頑陋之徒仍慕封建之舊制欲託事逞其志者甚多是以遠近觀望及賊兵屢破官軍胥率響應熊本臺

戸籍表

臺灣征討

生番熟番

兵亦有私投之者。若今東京大阪臺兵進征僅綫數日。其禍將及九州全國。今得速奏捷者。蓋由電機報事無出師淹滯之患云。是月。全國戸籍表成。置東京鎮臺騎兵營於八代洲町。先是布哇國公使參朝。告其王踐祚及王弟登儲位。朝廷廢我領事館在於伊國邊尼斯者。新置之佛國馬塞里港。及清國廈門。至是頒牌記於居留清人。奉其規則。蓋以清國政府未駐劄領事官於我各埠也。時王師將有事於臺灣島。臺灣。清國海岸屬嶋中巨大者。在福建省泉州府廈門港之東南。隔海峽僅四十餘里。其幅員南北九十八里。東西不過三十餘里。山脈中分全島。為東西二部。西部已屬清。清人呼其民曰熟番。風氣稍開。土沃物豐。開埠於臺灣府淡水廳二所。以貿通有無。其東部則今猶不隸他邦。分其部落為十八社。社必有一酋長。若曰牡丹曰狻獅猾曰尔乃龍鑾曰竹社曰射不栗其著稱者。土番獰猛。言語鴃舌。弗解文字。帶古制小銃若半室短劍。又人必提一柄槍。其鋒纏繞頭髮。以表殺人之多少。常弋飛走。以代耕織。有漂民不幸抵此土。番嘯聚爭掠奪其行李。甚則至殺而啗其肉。熟番畏之。居常警戒。絕弗交通。清人呼為內山生

末次平藏

濱田彌兵其弟小左

鄭成功據臺灣

成功名森。歸化人芝龍娶肥前平戸人某女。生成功。事詳前編

辛未為明治四年

琉人遇害

癸酉為六年

質臺事於清

番。明天啓初。其海盜海澄人顏振泉。據此島。而泉州人鄭芝龍亦黨之。勢震海上。及振泉死。芝龍降明。又為紅毛所據。我寛永中。長崎商末次某船。過其海灣。為紅毛所劫掠。其歸。訴其鄉人濱田兄弟。往報之。奪紅毛船一隻。及其酋質子而還。其後芝龍子成功。欲恢復明室。我萬治中。遣使到長崎。獻書及方物。乞援兵。幕府以書辭不遜不允。既而明亡。成功遂據此以奉其正朔。傳子經及孫克塽。至清康熙二十一年。竟降之。臺灣始為覺羅氏有焉。歳辛未十一月。我琉球藩船遇颶海上。漂至臺灣。為其所劫殺者五十四人。藩王憤恚。具狀以聞。癸酉三月。小田縣民四名亦漂到遭害。朝議因謂臺灣豺狼不可不膺懲矣。特以其有生番熟番之異也。欲先質其經界於清。其月。會前外務卿副島種臣。為全權大使赴北京。與清修盟約。乃命種臣併議臺地之事。種臣因遣其副使柳原前光。別見彼大臣毛昶熙董恂等於總理衙門。詰問之。昶熙等答曰。番民之殺琉人。其事恂然。其害貴國人。我未聞之也。夫二島俱係我屬土。屬土之人相殺。其裁決固在我矣。況我恤吾琉人。自有措置存焉。何關貴國事。前光因大爭琉球之為我版圖。具證小田縣

命征臺諸將

民遇害狀。且曰。貴國已知救恤琉人。而其不懲支臺虜者何也。曰。蕃民暴殺琉人者。皆屬生蕃。故且措之化外。不敢窮治焉爾。前光曰。生蕃殘害人。貴國舍焉不治。我民莫一非天子之赤子。赤子遇殘害。恝然不問。安在爲之父母。是所以我邦將自往問罪島人也。特爲盟好故。使某等先告之貴國。反覆論詰者累日。昶熙等所答曖昧。多遁辭。遂不畢其議而還。於是朝廷征臺之議始決矣。是歲三月。以陸軍中將西郷從道爲都督。陸軍少將谷干城海軍少將赤松則良爲參軍。將兵赴臺灣。陸軍少佐福島九成爲清廈門領

李仙得參謀議

事。遣以兼管蕃事。別延米人日內拉李仙得參謀議。其炭顛加塞及留第甯和生亦從焉。而特旨命參議兼大藏卿大隈重信綜理之。李仙得者。嘗爲本國領事官在廈門。善諳臺地之事。後爲我外務省所聘。曩者種臣之使清國。亦隨行。常專管外事云。四月十五日。從道以下率海陸軍。駕有功大有諸艦發品川。英米傭船從之。十八日。抵長崎。權以舊薩邸爲蕃地事務局。尋重信九成及加塞和生等亦至。先是廟議欲就蕃地植兵民。因命從道募兵鹿兒島縣。從道途遣阪本某。告其兄隆盛。以新奉都督之命。因託徵集之

米公使執中立規律

事。隆盛壯之。急募驍兵八百餘名。躬送至埔頭。訣別曰。自今子等一身。第委之都督。敵愾決死。以揚我武。衆皆激昂踴躍。誓欲繼豐臣氏征韓之役。以觀國光。時米國駐箚公使某固執局外中立規律。建言曰。今大邦之問罪臺灣。雖未必在討之。而既率軍艦兵卒。入清境內。則彼之以大邦爲寇邊也必矣。而我船舶人民。苟爲大邦之所傭役。則彼之以米國爲援大邦也亦必矣。我之與清。亦爲同盟。不獲有獨私大邦。請所傭役。凡係我米國所有者。一切返之。英公使等亦言。清國必生異議。於是內閣將更有所審議。十九日。

內旨停師

急遣權少內史金井之恭于長崎。傳內旨於重信。止其軍行。且使重信歸京。重信驚異。卽如李仙得次舍呼從道。會之。告以內旨。從道不懌。時頓軍已久。我兵苦無事。而乃聞內旨停師也。皆大失望。有流言曰。熊本及大阪鎭臺兵。直東上叩闕。請出師之命。以振起內閣姑息軍情大擾。是爲二十四日。越一日。重信復就從道舍。說俟後命。從道不肯。曰。其雖無似。旣忝奉都督之命矣。議之不或渝。公亦知之矣。縱使內閣大臣西下親諭之。亦不能從之。公幸舍諸。其觀朝廷方令之政。朝令暮改。令人危疑不遑。甚乖治國之術矣。

今也軍逗撓不進。徒曠時日。尚何竢後命之為。況所在兵團。蓄鋭竢事。駕馭誤機宜。潰裂四出。不可復拾收。其禍不測。豈止佐賀之比乎哉。其為國家所焦慮者。蓋為之而已。即欲強留某乎。某則奉還勅書。躬自擣醜虜巢窟。斃而後已矣。萬一清國生異議。乎朝廷目臣等以亡命流賊。則於答之乎何有。意色甚決。

九成等先發

重信曰。内旨非必停師。特以諸外國公使有言也。欲深謀遠慮。以善後圖耳。懇諭百端。從道竟不肯。即夜下令。剋日發征。諸艦爭備薪水。其翌領事九成及加塞和生奉都督命。率兵二百餘人。乘有功艦先發。重信

五月

乃電報奏從道之不可留。朝議憂之。會内務卿大久保利通至自討佐賀。即命赴長崎。便宜處事。利通乃以二十九日發京。而從道期五月二日啓航。先期一日。大張讌。參軍以下皆會。酒三行。李仙得謂衆曰。西曆千六百年間。和蘭人征臺灣。食其葉實殪者無算。

先鋒諸艦發寄港

此役請戒之。於是日進孟春三國諸艦。遂舳艫相銜。發寄港。皆如其期。惟從道且留。以待利通。

利通還京

來尋利通至。直與重信從道議。決蕃地處分。勿妄交兵以黷我武。因解米客任。六日利通以李仙得還京。在崎僅二日也。時領事九成既抵廈門。告事其政府。是日開帆直向臺灣。泊于社寮港。尋先鋒兵艦悉達。乃上布陣。社寮之地。無崇山峻嶺。原野平曠。可以耕桑。而車城尤稱殷賑。社寮酋長曰彌亞。先衆降附。

熟蕃降服

於是熟蕃讋服。不敢抗王師。獨生蕃十八社。頑固不屈。適日進艦放小艜。按海行。投測鉛。生蕃伺之。出攻岸上。發小銃狙擊。諸軍欲徑搗其巢窟。而懼禍及無辜也。乃移陣龜山。絶内山之衝路。十八日遣伍長北川某。率輕兵斥候。入山三里許。溪壑深阻。牡丹生蕃伏匿在茂草中。猝起邀擊。殪北川。其兵死傷各一。有一卒走而報之。我軍大怒。欲擊而殲之。越二日再出。見兵十餘人

試之。令彌亞為鄉導。生蕃二十餘人。又起於榛莽中。連射我兵。我兵不動。發銃於莽。斃一虜。餘皆禽奔。欲追躡逼之。彌亞警其佯走有伏也。乃退。於是諸將胥議。決進討。

石門之役

二十二日質明。發薩州熊本等兵二百餘人。自竹社風口石門三道進。石門距龜山三里。巉巖壁立。稱為天險。生蕃疊石為胷壁。據險力拒。彈丸霰集。我兵不能進。別道軍繞出其背。據峻壁俯擊。敵駭顧奔竄。薩人乘機奮擊。交以短兵。追北殺獲三十餘人。其所馘者十二級。熟蕃為鄉導者。特取二級。胥罵鞭之曰。是久逞其虐者。

牡丹酋長授元

蓋牡丹酋長父子之元也。我

從道入臺

議院憲法

兵死者廑二人。傷者若干。先是有一土蕃。日來我營。呈媚賣物。我兵知其為間諜也。相目攝。欲捕之。土蕃覺先遁。我兵追之。矯捷如猱。遂失其所之。至此生擒。斬以徇于軍門。初以米英公使有言也。所賃舩舶解約悉還之。於是運輸失便。不能悉載兵士。衆皆憤懣。乃謀購收。則外舶概倍其價。米艦一隻容兵五百者。其直六萬弗。收之命名社寮。英艦容兵千。載物千十九噸。汽力兼四百馬者。其直十萬弗。亦收之高砂艦是也。從道遂以十六日。駕高砂艦發崎港。截浪而南。社寮艦亦繼發。是日從道始達車城郷瑯璚灣。直臨軍

以龜山為牙營。軍大振。清人乃遣士官數人來請曰。願得見西都督從道。以公事叢沓辭之。期明日相見。廿三日。支那行人來踐約。詰我兵航海所由。都督告以漂民遭害之事。使者領旨去。既而生蕃震慴。其酋長往往有送欵者。請屬前軍。勅牡丹餘衆。從道盛陳兵衛。延見之。各授國旗一旒。饗遣之。號令明白。恩威並行。土蕃悦服。悔其不蚤請降。是月。朝廷頒布議院憲法及其規則。勅諭期本年九月。徴地方官於東京。蓋基踐祚初所誓聖旨。漸次擴充。召集全國人民代議人。洞開言路。暢達下情。取衆議。定國律。令海内匹

民事控訴畧則

正董建言

華族會議

大阪神戸鐵道成

夫皆知有負荷國家重任之義務也。又布告民事控訴畧則。蓋刑典外。凡為權利之所妨害。控訴受屈者。皆得仰上等裁判。蓋亦令一民無寃枉之憂也。大阪府下士族北田正董。呈一書於左院。議客歳所頒新聞發行條例中。類抑制人民自主自由之權理者數條。以為爭戾維新誓旨。請悉改之。以伸萬民抑欝之情。雖朝廷不輙刪改之。爾來新聞紙上。直言抗議。大得權理者。原此議云。華族伊達宗城以下二十餘名。連署請開華族會議。後朝廷允之。置會館於府下永田街。世人擬之議院中上院。大阪神戸間鐵道竣工。

六月

復討牡丹

遠之御前崎轉旋燈臺亦成。六月一日。我軍大擧三道並進。復討牡丹部落。向四重溪。是地距牙營壘里許。塗有一河。諸水奔注。加以霖潦。勢如激箭。諸軍提挈。亂流而渡。兵或漂溺。既而各深入山谷。澗水横流。泥淖沒踝。土蕃伐木塞路。我兵捫葛藤攀巖角。蝸付魚貫而行。屢為土蕃所狙。尚能鼓勇奮進。所在殲擊。放火燒其屋舍。蕃人徒跣渉險而逃。其捷如飛。我兵不能追獲。獨虜一女。年可十二三歳。黎面深目。言語侏離。不能知為何人子。因加撫恤。尋致之東京。教以文字女紅。及事平。又賜路資遣歸。少女涕泣感謝而

為屯田持久之計

去三日。全軍悉會于牡丹社。都督從道等以諭各地土番弃村里。潛匿山谷。有時出沒。狙我兵。我兵忿而擊之。彼己鳥遁獸逸。失其所在。功弗償其勞。今杜彼巢窟。絕彼饟道。彼計盡術窮。將悔非悟過。以乞悲哀之不遑焉。以威讋之。不如以術制之也。衆皆然之。乃寘戍于雙溪石門風港諸道。收軍還龜山。遂為持久計。大峙糧仗。就其本營造都督府。設病院。脩橋道。將為屯田。曰辟荒蕪。牡丹生番於是窘窮。遂託他酋謝罪焉。而南方生蕃。曰窒刺卒塔。曰史阿爾楚。曰葛徠。曰快仔等酋長。前後納欵者。或張所賜國旗。候迎我將吏。或攜其兒子來降轅門。率循我約束。而熟蕃晝作夜行。無復刼掠之警。至有湖内山諸溪漁釣者。蕃民皆謳歌我事。聞清。清人猜懼。以為我將畧有全嶋據以圖己也。

前光赴北京

初王師發長崎也。朝廷復遣駐劄全權公使柳原前光於北京。路經上海。會清使沈葆貞。將如臺灣。使其副使某過見前光。固執前議。諭以朝廷征臺之旨。因告三事。一曰。蕃人殘害我民者。正罪處法。二曰。生蕃猖狂。或抗我者。以軍法從事。三曰。爾後矯兇暴剽掠之俗。勿使之復作航客之害。衆頑革面。能循人理而後止焉。足下到彼土。亦幸為我經畫。以

兩國有搆兵之勢

全二國交誼。葆貞依違答之。既而前光入北京。日議臺事。牴牾弗決。報狀我。於是二國勢將搆兵。我則俄徵兵海内。新買外國船舶若干隻。更欲購甲鐵大艦於英國。彼則遽雇英人。築礮臺於彭湖羣島。又設海底線於臺灣廈門之間。又捐五十萬金。收新法洋搶三萬捍於普國。而歐米海客在兩土者。論彼我曲直强弱。日付之新聞紙。乘機煽動。以射奇利。其間是以兩國諸港。船艦兵仗之價頓三倍。而清國物論日益洶々。或曰。政府欲以救燃眉之急。則不得不償軍費于日本。或曰。日本多輸送農具於蕃地。欲施屯田之策。其志固非淺小也。不攘而除之。必貽異日之大害。

清有訛言

有訛言焉。日本發大軍。侵襲廈門。都鄙騷擾。皆荷擔而立。先是。領事九成亦贈書于福建官吏曰。去年副島大使以下。既報告貴國政府。今將起師聊問罪于貴國化外之蕃地。然至貴國聲教所暨。則秋毫不犯冀以疆埸密邇。毋致騷擾。官吏復書曰。臺灣全島。我所管領。土蕃犯國禁。敢行刼掠。又何借日本政府之兵力。以問其罪之為哉。且貴國人民四名之遇禍者。我臺灣府吏實救庇之。送致之貴疆。至琉球人之死。亦我處分已定矣。請速收兵退我地。莫以啓二國之

禄貞等來見從道

釁書辭頗慢從道見之不懌二十一日清使者沉葆貞等聯駕軍艦二隻而至說從道曰貴國出問罪之師宜當速馳一价見報知其事由也弊邦以賦從三軍後誅暴弭亂弗復費力也今吾提兵莅疆貴國既已奏釐功令僕弗迨事僕何面目復視人乎言未訖從道答之曰其所謂出問罪之師者客歳以來我使臣屢報之貴國總理衙門此貴國所稔知今足下當路豈有不知之理耶清使語殆塞焉從道曰某等問罪土蕃要在除土蕃兇暴令將來航海者保其幸福焉爾是所以出師暫留以至今日卿輩抑以某等爲

詭兵婪功者耶清使曰都督暫留果圖慶幸於將來不知有何良策如聞遺蕃未平尚潛匿山谷僕亦欲出偏師爲聲援從道辭曰問罪我事則其所獨擅況討區區土蕃何仰大國之援如將來策略則有未易明者存焉論辨累日清使更請嚴法度明約束不令土蕃復爲後患納任子以表其信從道弗聽曰貴國於是役又覆表裏不可信者居多嚮者遣我大使謀議蕃地事務也貴國政府答以化外之蕃民而今又以全島爲所轄其不可信者一也我政府欲起問罪師首報之貴國而貴國讓以報告後期其不可信者

二也抑我漂民爲土蕃所虐殺業已經二年矣貴國恬如不知者而今以討伐爲己任其不可信者三也夫已有三不可信者饒令貴國固設約束以禁土蕃暴行我知其決不可保也清使愧赧冷汗浹背然而所論爭尚數條至二十七日而去臨去留書仍請返旆從道笑卻之是月魯國代理公使某參朝獻其王真影及瑪瑙花瓶我船嘗搭載貨物赴澳國展覽會者至是會畢還至豆洋遇颶覆沒官因命肥後天草

撈海底物

會社投海撈其物貨蓋去年天草人發明撈物海底之術新開會社故遙召命之先是稻田氏發淡路航

於函館過紀海亦會風濤大起悉沒其什器託社撈之社長即發水夫八人搜索海底悉獲之矣中有純金刀鐔係豐太閤所賜稻田氏祖某者稻田氏因特取之其餘物品悉頒與會社以酬其勞云以明年米國費拉特費亞府博覽會也令海內許輸送什物

七月　北地殖民

七月初明治紀元函館權判事岡本某徙内地民二百人於樺太其二年外務大丞丸山某與岡本等議又徙東京民三百人期三年給扶助而荏苒已閲數年其民未能立生計開拓使憂之至是轉移其民三百餘人於函館小樽等繁殖之地以便其營業時以各

延會議期

遣醫賜氷

國條約改定之期也。諸外國公使等。請先其人民縱遊行内地。朝廷有所顧慮。不輙聽之。有故延地方官會議之期。散遣縣令以下既會京者。或曰。以臺灣事務方劇也。防議員構議。時蕃地炎暑如燬。我兵為是病且斃者甚多。上聞之大憂憫。特遣侍醫伊藤盛貞及外國醫員某等往療之。又下御庫製冰器械。造速賜衆。衆皆感戴。一嚼醫渴。不知夏日可畏也。先是赤松則良往上海。以察清情。至是報云。王凱泰將兵二萬向臺地。我兵苦久無事。喜曰。兩國戰鬪在近矣。然而以陣中多疾疫也。諸將大憂之。適朝廷發遣生兵。

利通等赴清

八月

福勳見利通

罷歸病者。我軍益得勢。既而朝議更有所決定。遂以參議大久保利通為辨理大臣。赴於清國。和戰之權一委之焉。陸軍大佐福原和勝。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税助吉原重俊。權少内史金井之恭。鐵道權頭太田資政。内務省七等出仕池田寛治。司法省七等出仕名村泰藏。開拓使七等出仕小牧昌業。陸軍中尉關定暉。坂本常光等從之。別以佛人玻薩拿參機密。皆以八月六日發東京。十九日達上海。同知陳福勳來見利通曰。久聞其名。今得接謦欬。幸甚。知使搓為臺事至矣。冀與我政府議。務計二國輯和。不破其盟

運轉砲

尼格賴之徒播宗教

好也。利通曰。曩者敝邦佐賀縣之亂。聞殘賊逃貴地。因遣吏員索捕之。大煩貴道臺同知。深荷厚意。福勳曰。前年白露船勾引貴奴。貴國脱我民三百餘名之窮厄。恩惠何極。款晤移時而去。是月。大阪以西諸縣暴風雨海溢。船舶多覆没。埔頭家屋為之顛倒。司法省下令各所裁判所。停驗治罪囚。漫用拷掠。蓋以津田真道嘗引歐米諸國刑典。有所建議也。先是米國大統領獻運轉砲。至是天皇臨御濱苑離宮覽其射的。米國陸軍將某。請抵大坂熊本兩鎮臺。撿本邦築城舊制。朝廷聽之。初處士影田某。富田某等。受耶蘇

羅馬招魂祭

祆教及鳥銃起原

波羅士特宗教於其教師東京駿河臺居留魯人尼格賴之門。是歳春。設教場於名古屋近藤某舊邸。至是其生徒已迨千二百餘人。尋法華宗僧弟子梁川潮旭。其他緇徒入學者三十名。將所在置庠舍。派出成業者。以播宗教焉。又伊多利國羅馬法王。行我邦人招魂祭其本國。昔者我天文十一年。西暦千五百四十二年。距今三百三十二年前。波爾杜尾爾人來多褹島。乞互市。其船長二人。一曰牟良州舍。一曰喜利志多孟太。我國稱天主教曰幾利支丹。即喜利志太也。天教之入我國。以是為濫觴焉。又始傳鳥銃。尋

九月

伊太利亜教僧亦至。大友義鎮首崇奉天教。自是其法浸盛。及織田氏時。松永久秀。高山友祥等亦奉之。天正二年南蠻入貢。稱宇留嘉伴伴天連。信長召至安土。問其所以來。對曰。欲弘天教。信長館之立正寺。召群臣議之。刑部正則曰。戎狄異類不知人倫之道。異日必為害。不如逐之。信長曰。昔百濟貢佛像。尊崇至今。由是觀之。彼徒所奉。必有可取。乃建南蠻寺於京師。授以土田。其徒百方誑誘。歸之者愈衆。信長稍悟其姦。欲逐其徒。會遇弑不果。時西洋人託商賈來播其宗教者。陸續不絶。至文祿四年。豐臣氏怒其惑民。乃収伴天連六人及其徒二十餘人。械送長崎磔之。令海内禁天教。然而所在蔓延。浸滛其教者。不能輒改之。遂就刑者甚衆。至德川氏時。教禁益嚴。至寛永中島原之變。勦誅殆殲。初教僧之前後在我者。窃録我就刑者姓名。収其遺骨。遺之羅馬王城。法王乃建靈魂堂埋葬遺骨。香花至今不絶。至是今法王某。又新下令。歲必一祀。且追贈教僧始航本邦者。以尊位謚號。又創立日本語學校。延我吉田某為師。就學者現有百三十名。而多屬教僧。蓋欲以時大宣布其教於本邦也。九月。捕高知縣士族千屋孝卿。宮崎岬。

神狂
秀親斬晋人

康哉歸朝

甲寅為元年

新潟縣士族戸田九思郎。除族處斬。初孝卿之與岬。憤袄教日熾。併志教院混淆神佛。自謂欲興神道掃妖教。莫如先焚燬梵刹。客歲除夕。放火府下增上寺大教院燬之。九思亦與二人同志。乃唱議曰。佛之蠱惑人心者。不遑屈指。而淺草寺觀音為其最。今束其伽欄付之焦土。則以足輝神威矣。是歲一月八日相謀放火觀音堂。未發而事覺。竟見逮捕。時人呼此輩為神狂。秋田縣士族田崎秀親亦有罪處斬。秀親平素耽國學。自謂國學之衰廢。原外國之和親。欲殺洋人以漏怒氣。先是辭鄕里。寓箱館。適邂逅晋國代領事某於其地方。急揮刀逼之。某驚駭閃躱。將踰路傍垣牆而遁。秀親一躍斫其背。某終殪。秀親乃自首其縣廳。事在八月。至是處刑。故掛川藩士橘康哉歸自魯國。康哉在江戸。天保中與人闘争。獲罪幕府。亡投于伊豆山寺為僧。捕吏物色索之不獲。康哉後折節讀書。畧通字義。安政甲寅。魯國兵艦來泊下田。為海嘯所破。乃上陸修之。適其船將就土人求稍解文字者。土人答以康哉。康哉有辯才。船將一見大悦之。後益親昵。康哉竊語以其情。請與如魯國。船將諾之。遂挈歸本國。與姓字曰大和斯計。斯計蓋譯助也。會其

利通等至天津

國人古士希必。撰述日本辭書命斯計校之既而物星變遷。遥聞大政維新之盛桑梓之念不能自禁迨我全權公使榎本武揚駐箚俄國乃就之求還鄉里。公使具狀付書送之。至是得歸云。利通等一行使臣。以是月一日達天津。所乘龍驤孟春二艦。掩港而進。清人固慮我入侵也驟戒嚴乘大估砲臺既而知其為使者。乃放祝砲以慶我焉。砲臺頗堅峻。亦係屢我所新脩。其翌李仙得亦至天津。初李仙得之罷役也。更任我特例辨務使赴廈門。米人捕之。蓋以福建官吏嘗就廈門駐箚米國領事官有所告領事因以為背本國中立之令也。李仙得不服曰。日米互得用其人者。固有條約。況日本聘我在臺事未起之前。今而擅禁其使用我則使我米國失信日本焉耳而可耶。領事謝而釋之。李仙得遂得肆力我國事。至是來會。

利通等詣衙門大論台事

利通等乃相與艤船而發。經内河過通州以十日遂抵北京。假寓普人客館。與前光相會議。十四日。俱詣總理衙門。與彼親王及樞要諸臣。首討論蕃地所隸之經界不決。利通乃付問目二條約急答之。答至書意多屬無稽。十九日。利通前光再如詰之。彼則嘖嘖然責我背盟。反覆應酬。至十月未獲要領。其五日更

十月

如論責意旨牴牾。相持半日。及夜而還。利通因謂徒議曠日毋為也。不如一囬艦奏事以圖再舉。乃貽書云。貴官所言。輙引條約罪我。是陽唱和而陰疎斥我也。我已治裝。開帆在近。因期十五日。必要貴朝囬答。改舊套。衙門諸吏大驚。則復書云。我皇帝適遊南苑。恭親王扈出不在。不得囬答。如其期請更緩五日。時利通等求清輸償金。十八日。董恂沉桂芬成林夏家鎬等。詣利通舍館。有所議。且曰。如償金之約。吾輩不得專斷。謀諸恭親王及文祥。經上奏然後答之。二十日。利通前光復詣衙門。論議達夜。彼意蓋謂顯輸償

爭請從役獻金

金大失其國體。故且以皇帝賑恤漂民遇害者之後為名。俟我撤臺灣之兵致之。庶幾可也。越一日。利通等復詣辯説互迫。枘鑿背馳。事竟不諧。利通怒謝曰。吾不能復與卿等商議。若夫蕃地處分。我當從吾意。作色而去。衆皆憤恚。欲干戈從事。急戒歸期。期在二十六日。當是時清國和議殆將破。電報連達。我敵愾之氣溢于海内。故鹿兒島藩士。首願不假公費以身從役者。凡一萬八千人。於是各道縣下如高知。廣嶋。彦根。郡山。古河。川越。高崎。宇都宮。金澤。庄内等舊藩士。聞風爭欲勤王事者。不知幾萬。平民僧侶亦有願

佛人請減傭金

威達調停

定盟約條款

從之者。而朝廷益嚴戎備其用度亦不貲也。天皇為損供御。以儉躬先。桂宮靜寛院宮兩内親王亦納湯沐資各若干金。諸官省皆省其費。而開拓使廳資用。所減殆十萬金。其長官黒田清隆上書。請分所賜月俸并納之。其他華族之與富民。相競願獻金助賦。佛人沒拉注者。奉仕神奈川縣。覩我敵愾之風亦感奮。乃請奉還每月傭金之半。以補軍資之萬一。獨清商之居留我諸港者。蹙頞相語曰。日本與我果開釁端必捕捉吾儕。以沒入其財貨。人人自危。將逃去。朝廷因告喩之曰。我國不得已。至與清有事。汝衆商何咎。

自非其為間諜蠧害我者。何敢妄捕捉沒入之為。汝等其宜各營其業。安堵如故。清商聞之相慶。利通等之治行。清國物議沸騰。事變且不測。會英人威達以其公使駐在都下。衙門諸吏乃託以居間調停之。於是威達詳悉彼我意。來往周旋。慰解甚勉。李仙得亦合議。大竭其力。時歸期已迫。將以明日辭都。利通命卸装。為留者數日。乃以三十一日。為訂盟期。利通前光等皆抵衙門。彼親王大臣以下十有餘人悉會焉。定盟約條款。其辭曰。為會議條款互立辦法文據事。照得各國自設法行保全。如在何國有事。應由何國自

行查辦。茲以臺灣生蕃曾將日本國政府屬民等妄為加害。日本國本意為該蕃是問。遂遣兵往彼向該生蕃等詰責。今與清國議明退兵並善後辦法。開列三條于後。一曰。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起見。清國不指以為不是。二曰。前次所有遭害難民之家。清國定可給撫恤銀兩。日本所有在該處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先行議定籌補銀兩。別有議辦之據。三曰。所有此事兩國一切往來公文。彼此撤回而註銷。永為罷論。至該處生蕃。清國自宜設法妥為約束。以永期保航客不令受兇害。又有憑單一道。曰。為會議憑單事。臺蕃之事。現在業經英國威大臣與兩國同議明。並本日互立辦法文據。日本從前被害難民之家。清國先給撫恤銀十萬兩。又日本退兵也。在臺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清國願留自用。給費銀四十萬兩。亦經議於日本國明治七年十二月廿日。清國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日本國全行退兵。清國准全數附給。均不得愆期。日本國兵未經全數退盡之時。清國銀兩亦不全數附給。立此為據彼此各執一紙存照。於是我辦理大臣利通駐劄公使前光以下。彼欽命總理各國事務理藩院和碩恭

十一月

與李鴻章會晤

親王軍機大臣大學士管理工部事務文祥。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寶鋆。吏部尚書毛昶熙。戶部尚書董恂。工部尚書崇綸。軍機大臣兵部尚書沈桂芬。右侍郎成林。頭品頂戴兵部左侍郎崇厚。三品頂戴通政司副使夏家鎬等。連署鈐印。文祥揚言曰。兩國既盟之後。或相侵掠。而不照此條款者。有如皎日。至是數月論難。一旦氷釋。二國之交。復全矣。其夜。利通等直訪威達。以謝講和之勞。且與敍別。十一月一日。利通悉率其僚屬。遂發北京。清遣夏家鎬送別。威達亦至焉。三日。還抵天津。初前光之赴北京。路經天津。直督李鴻章。以才學聞。邀前光議臺事。前光慮其議論牴牾。別生枝蔓。遷延曠日也。以他事答之。不復及時事。鴻章望羊。束手而別。及事平鈐印。衙門談偶及李鴻章。文祥謂利通曰。鴻章在我京咽喉之地。各國使臣入京。必先見彼。貴大臣來時。公事方急。顧當不遑枉駕。願歸途必一訪鴻章。至是利通令太田資政通意於道臺孫士達。鴻章欣然邀之。賀臺事平。約爾後兩國緩急相援。與歐米諸國相對峙。傾懷欵晤。尋士達誘鴻章來送。利通置酒饗之。鴻章曰。近日我選領事官。以駐紮貴國也。與罄歡而別。七日。至

利通等復命

上海。遣大佐福原和勝。先歸奏與清成之狀於朝廷。十六日。抵臺灣。與從道相見。建一碑島中。以勒征臺顛末。并刻陣亡兵士之名。二十六日。歸達横濱。翌日入京復命。天皇御正院。賜謁。詔深賞其功勞。李仙得及加塞等先利通歸朝。天皇延見。慰勞之。而英國公使亦參朝。得蒙優詔。蓋以威達與李仙得等調停竭力也。先是定皇族大禮佩劍制。賜永世祿於舊神官列華族者。允北海道置屯田憲兵。又許發賣從五位內田正學中口秀平所製西洋式權衡。是月。合祀佐賀縣下騷擾之際死事者縣官以下十六名於招魂

十二月

傳習歐州樂

東京點瓦斯燈

試驗金星

社。改定陸軍武官表。十二月。更定陸軍步騎砲聯隊軍旗步兵大隊及其嚮導旗。命式部寮伶官數員。傳習歐州樂於海軍省。始點瓦斯燈東京市街。金杉至京橋。府下將以漸遍設之。先是米佛星學博士某等。來請在我長崎實測金星。朝廷聽之。為設司天臺。令我學徒隨行。尋文部省所聘教官米人某。亦奏其說。裝置觀天器械於宮內省中。以供天覽。至是月九日。太陽中果認一小黑點。以金星躔次在其面也。蓋星官定太陽躔度。金星經過之際。最便其術。故外邦人豫算定。不拘何國何地方。捐資驗之云。初和勝之先

班臺灣師

歸奏事朝廷即命侍從長東久世通禧赴臺灣班師至是月二十七日從道振旅歸自臺灣奏功闕下上亦親見之以慰其勞焉初利通之要償金於清國不下三百萬圓而彼大譁其名低囬不肯至事將破威達等居間和解利通遂大減銀額且為上奏請除彼償金之名以撫恤籌補銀而宣言海內朝廷特旨許之識者於是知利通為國家有所深慮而益仰朝廷寬仁有容不黷武於海外以能敦鄰交云

續近世日本外史卷二終

明治九年十月十七日版權免許
同　十年一月廿八日出版

編輯者　滋賀縣士族　關機

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稻田佐兵衛
第二大區壹小區内幸町壹丁目三番地

發兌人　牧野吉兵衛
第壹大區六小區通貳町目拾九番地
牧野善兵衛

賣弘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鴈金屋清吉
須原屋伊八
和泉屋金右衛門
和泉屋市兵衛
椀屋喜兵衛
丸屋善七
紀伊國屋源兵衛
近江屋半七

岡田僑 撰

日本外史補

嘉永三年（一八五〇）刻本

據嘉永三年（一八五〇）
刻本影印

日本外史補

岡田氏藏板

日本外史補自序

文政戊子秋僑從先師山陽賴先生於京師讀其所著外史上起源平二氏下訖今代凡六百餘年其治亂興廢之勢與忠邪得失之跡瞭然如視之掌上特恨元龜天正間豪雄之割據四國鎮西及奧羽諸方隅者其事蹟未完備也後歸家每讀野乘稗史苟有可以補益外史輙録之以備遺忘辛卯春僑復之京師謁先師先師方著日本政記校讎之次話偶及此先師曰余欲補之而未暇焉今託之汝汝其代而輯之僑感奮乃不自揣略編次篋中舊草欲攜往就正而先師以其明年夏罹疾竟不起矣爾來追念其言恐因循不果終負師命於是竊倣外史躰裁記十四將家事拮据編纂殆二十年至今茲五月始脫稿矣蓋此書專補外史所遺漏故雖爲諸將立家傳而事載外史者略之特明其系譜始末亦先師之意也僑才乏學陋不敢當先師所囑然世之讀外史者取以參考庶幾有禆補於萬一焉若夫見聞淺狹事蹟疎謬則謹

竢博雅君子正之。

嘉永三年庚戌秋八月。　淡路　岡田僑撰

日本外史補凡例

一中古至足利氏初史籍不乏加之常藩之史博證廣引足以取正矣及近代記載紛然年月有先後事蹟有異同今採其最明確者每段分注所採書其或異說難裁者不敢臆斷直載其說略加辨析以俟博古者定焉

一引書再見者節略其名其不可略者及易混者則否

一此編專係足利氏末而足利氏以前則置而不

記非遺之也當源平二氏時天下紛一無敢抗命立國者外史既盡之矣及足利氏末天下瓜分群雄割據人人欲自立而謀略攻戰之跡有足記者外史專記其最大者而細者不及盡取此余所以止於足利氏

一此編壹倣外史躰裁一記中或挿入數家事蹟錯綜敘之要識當時成敗分合之勢耳外史記新田氏而附載護良親王記足利氏而合敘鎌倉余之記嶋津大友二氏而附載伊東立花諸家亦此意

一十四將家之外猶有如前田氏等而遺之者以事詳于外史也

一將家及雄長更名者例皆書後名如書足利義材曰義植書伊東祐清曰義祐是也

一外史織田豐臣諸記往往稱　東照公以德川公余恐其稱謂易混故今盡書其謚號

一當戰國時武人往往以官名爲通稱皆書曰稱某以示非　朝廷所命

一編中有書通稱者以名闕也名與通稱共闕者書其號

一諸家通稱及地名難認知者都邑古今異名者皆書之行首以便披閱

一將家之歿因其官位書薨書卒者據喪葬令也外史除足利織田豐臣德川諸記外皆書曰卒盖據左傳及史記也

日本外史補目次

日本外史補引用書目

神皇正統記　南方紀傳
櫻雲記　保曆間記
細細要記　元弘日記
元弘日記裏書　關城書
園大曆　椿葉記
北畠系圖　北畠物語
勢陽雜記　勢州兵亂記
一本兵亂記　伊勢卷

結城文書　相馬家傳
諸家傳　大河內記
多藝記　歷名土代
伊勢國司分限帳　舟木系圖
野呂系圖　內宮子良館舊記
內宮延德記　北畠陣沒法名帳
一社奉幣記　關岡家始末
澤家文書　羽林咏草
兩宮兵亂記　太平記

異本太平記　應仁外記
應永記　重編應仁記
歷代記　建內記
室町日記　足利官位記
菅原和長記　尊卑分脈
公卿補任　足利季世記
二川分流記　王代一覽
寬永系譜　藩翰譜
武德大成記　武德編年集成

武德安民記　京都將軍譜
信長記　總見記
織田信長譜　信長記拾遺
太閤記　豐臣秀吉譜
大內義隆記　大內系圖
大內記　吉田物語
安西軍策　尼子系圖
陶系譜　野上系譜
中國治亂記　今川系圖

今川記　三好系圖
阿州將裔記　三好別記
三好記　三好成立記
十河物語　讀史餘論
南海治亂記　平嶋系圖
土佐軍記　土佐物語
南路志　長曾我部元親記
土佐國蠹簡集　嶋津世祿記
嶋津記　嶋津家譜

薩州舊傳記　薩摩兵亂記
九州記　九州治亂記
九州軍記　日向記
大友記　大友系圖
大友興廢記　豐後國史
豐前覺書　立齋舊聞記
立花家譜　淺川聞書
國恩錄　鷹野家譜
近代實錄　高橋記

淺井三代記　淺井物語
鎌倉物語　結城物語
赤松記　朝倉始末記
朝倉義景記　加越鬬爭記
舩田軍記　明智軍記
伽這兒　一向宗大系圖
浦上浮田兩家記　備前軍記
伊達成實記　伊達便覽志
伊達三代略　命期集

仙臺武鑑　會津四家合考
葦名家記　冢上記
義光功績錄　里見記
里見代代記　里見九代記
房總治亂記　房總軍記
相州兵亂記　關東古戰錄
蒲生軍記　蒲生家記
蒲生感滅記　蒲生氏鄉記
氏鄉武功錄　關原記

慶長軍記　關原記大全
關原合戰誌　石卯餘史
關原誌記　魔釋記
落穗集　朝鮮聞書
朝鮮征伐記　征韓録
大阪城中日記　難波戰記
渭水聞見録　元和先鋒録
黒田家譜　甲陽軍鑑
川中嶋五戰記　明良洪範

常山紀談　武功實録
責而者草　武野燭談
窓之須佐美　雨夜燈
武家盛衰記　武將感狀記
諸家大秘録　老人雜話
寛永小説　岩淵夜話
上杉家將士列傳　勇士武功傳
智將名言集　駿臺雜話
武事紀談　兵家茶話

熊澤了介事跡考　鹽尻
武邊咄聞書　勇士物語一言集
武者物語　武家閑談
元寛日記　駿河土産
奥羽永慶軍記　義公行實
政談　伊勢國司紀略
大日本史　烈祖成績
逸史　羅山文集

錦里文集　南浦文集
立齋墓誌　丈山年譜
丈山墓誌銘　南郭文集
懲毖録

日本外史補卷之一

北畠氏

建武之亂以廟堂垂紳之臣居帷幄節制之任與楠氏新田氏方駕並馳者唯北畠氏爲然外史於楠氏記中附載北畠氏而至顯能子孫以伊勢國司勤王事則闕如不無遺憾也夫正平以降南朝日衰兵寡力微僅保彈丸之地而足利氏舉數十倍之兵犯吉野竟不得逞其志者以北畠氏爲行宮應援也當是時北畠氏國富兵強屢抗禦大敵

屹爲藩屛南朝賴守神器者五十餘年其所關係豈少小哉故余最詳國司之事使覽者知其功不出楠新田二氏之下云

北畠氏姓源其先出於　村上天皇子具平親王親王子師房賜姓源師房孫曰雅實稱久我氏雅實子曰雅定稱中院氏雅定曾孫通方通方第三子曰雅家始稱北畠氏雅家生師親師親生師重師重子曰親房世爲公卿（北畠系圖）永仁元年親房敍從四位下後歷左少辨參議右近衞中

中院入道雅定
土御門大納言通方
萬里小路雅家

將補撿非違使別當拜權大納言兼淳和奬學兩院別當陸奥出羽按察使敍正二位爲世良親王傅元德二年世良親王薨親房不堪悲悼削髮辭官親房歷事五朝有時望及其退居朝野惜之親房長子顯家年甫十四元弘元年任參議兼左近衞中將二年　後醍醐天皇討北條高時親房再出准大臣敍從一位三年顯家任彈正大弼時高時既伏誅帝以東陲未定拜顯家爲陸奥守奉義良親王出鎭陸奥出羽命親房輔之顯家固辭

不許親書旗銘幷戎器衣馬賜之親房父子至任踰月二國盡服親房乃歸京師建武元年顯家以功敍從二位（大日本史）二年親房以三子顯信顯能顯雄如伊勢尋歸京師（南方紀傳櫻雲記按伊勢國司紀畧曰諸家系圖纂云顯能中院中將源貞平子也親房子養之大日本史據之然寬永系譜及諸本系圖皆以顯能爲親房第三子與尊卑分脉同系圖纂之說未知所據恐非是）時　帝使足利尊氏討北條時行或告其懷異志　帝始疑尊氏將討之親房與藤原公明諫曰尊氏罪狀未著而遽加顯誅恐人心搖請姑察其動息帝嘉納之欲

遣使喩旨使未逮往而尊氏反據鎌倉十一月
帝使新田義貞率諸軍奉尊良親王以討尊氏（太平記）
詔顯家兼鎮守府將軍（神皇正統記、公卿補任。按太平記顯家爲鎮守府將軍係延元元年誤）發兵與義貞俱攻鎌倉顯家集兵
管內少應者乃率見兵奉義良親王轉戰而進（關城書、太平記。按大日本史顯家傳引二書曰延元元年詔顯家奉義良親王與新田義貞俱攻足利尊氏於鎌倉今閱太平記建武二年十一月義貞東伐時詔顯家發兵討尊氏非延元元年也）逮
抵鎌倉義貞等軍既敗退尊氏追而西上時西北
官軍新田義興千葉貞胤等來屬凡五萬餘人顯

家率諸軍以尾尊氏晝夜兼行明年正月至近江（太平記）
尊氏既陷京師親房從　駕赴叡山（異本太平記）顯家使
大館幸氏攻取觀音寺城斬首五百級直泛湖至坂
本與義貞攻細川定禪於園城寺走之遂與諸將分
道攻京師顯家以兵三萬自粟田口縱火而進與尊
氏戰于四條勝敗未決義貞以三萬人橫擊破之（太平記）
斬尊氏叔父上杉憲房父子（櫻雲記）二月尊氏棄京
師走攝津我軍追戰豐嶋顯家挺身而進諸軍繼之
尊氏大敗走筑紫　車駕還京師顯家與義貞等凱

旋兼右衞門督撿非違使別當　帝以四方賊黨
猶繁拜顯家權中納言奉義良親王復如陸奧顯家
上書請爲鎮守府大將軍詔許之（大日本史）五月顯家攻
那須城遂拔小高城斬相馬光胤兄弟（南方紀傳、櫻雲記）是
月足利尊氏率鎮西兵東上犯京師新田義貞楠
正成等拒之于兵庫大敗正成歿之京師震駭親
房復從　駕赴叡山（大日本史）冬　帝納尊氏降還
京師尊氏幽　帝於花山院親房與顯能走伊
勢顯信在伊勢俱起兵擊國中叛徒盡平之（參取異本）

（太平記、細細要記、伊勢卷）顯信密奏請圖恢復　帝因潛幸
吉野（保曆間記）親房聞之乃赴行在延元二年陸奧將
士聞京師再陷　帝被幽多叛應足利氏顯家
與戰不利奉義良親王保靈山城（大日本史）既而使者
至自吉野詔顯家擧兵顯家大喜附使者奏曰臣
當速夷本州之亂赴行宮七月顯家遣東禰九郎
楠左近藏人伐佐竹義篤吉原源藏人（南方紀傳、櫻雲記）
馳檄遠近徵兵結城宗廣首應之伊達信夫南部
諸郡兵來集六千餘人先是顯信來在陸奧顯家

靈山城在伊達郡

上野介宗廣剃髮號道忠

民部大輔憲顯
播磨守直常
兵衞入道禪可

以爲副將自統諸軍奉義良親王而西至白河關兵來屬者十餘萬顯家欲先攻鎌倉十二月入下野足利尊氏子義詮在鎌倉遣兵拒之利根川顯家擊大破之（太平記）進至武藏戰薊山安保原克之遂入鎌倉戰小壺及松本前濱腰越皆破之義詮力盡出走（南方紀傳櫻雲記）三年正月顯家發鎌倉西上至尾張大官司源雄堀口貞光等來屬我軍大振既而上杉憲顯桃井直常芳賀禪可等收敗兵躡我軍後（南方紀傳）今川範國吉良滿義土岐賴遠等並起應之（櫻雲記）顯家至垂井還擊直常賴遠等於青野原破之二月足利尊氏使其將高師泰率兵來拒之于黑地川顯家聞之轉道伊勢赴吉野（南方紀傳）師泰尾至雲津川顯家返擊卻之遂抵南都將攻京師尊氏大懼使桃井直常等來拒顯家邀擊之于般若坂我軍遠來兵疲戰不利顯家走河內使顯信據男山而自軍天王寺義良親王歸吉野五月敵將高師直圍男山自簡精兵來攻天王寺顯家與戰克之既而再戰大敗以二十餘騎潰圍走過安

部野中流矢薨年二十一從騎皆殲之師直合兵復攻男山顯信拒戰七月師直乘夜火石清水祠城中驚擾賊兵乘之競登顯信棄城走河內敗聞至吉野舉朝震懼（太平記）帝悼惜顯家贈從一位（關城書）右大臣（系圖）子顯成事吉野爲撿非違使別當從二位權大納言閏七月顯能敘從四位下爲伊勢國司治于多藝（南方紀傳櫻雲記按伊勢卷顯能爲伊勢國司係建武二年）是時新田義貞亦戰歿于越前足羽官軍不振結城宗廣奏請重遣親王鎮陸奧詔以顯信敘從三位任中將兼陸奧介鎮守將軍宗廣副之奉義良親王往鎮焉親房復爲之輔東國官軍盡從節度九月自伊勢航海遇颶風親房與親王及顯信宗廣等相失漂抵常陸依小田治久于小田城招輯東北諸國顯信護義良親王還至伊勢（正統記元弘日記裏書關城書南方紀傳太平記）十月歸吉野（細細要記）四年二月顯信如陸奧（正統記細細要記）五月治于白河城（元弘日記裏書南方紀傳櫻雲記三書皆係興國元年今據南朝古文書改之按國司紀略曰南方紀傳櫻雲記諸書皆以爲興國元年之事是由以延元四年爲興國元年致誤也太平記亦以延元四年己卯爲興國元年非也南朝古文書金石遺文並以延元五年

庚辰改元興國可證按先是顯信爲陸奥介王是爲陸奥守歟櫻雲記云是時顯信爲陸奥國司太平記是歲八月之條曰奥州新國司顯信云云凡南朝叙任公卿補任不載故不得其詳發兵
入下總襲足利基氏將高師冬於駒城師冬火城
而走遂下八丁目垣本鷲宮善光寺四城進拔飯沼
東國悉平結城文書八月　天皇崩義良親王即位是
爲　後村上天皇時　帝幼不能親政親房遥
奏請權大納言藤原實世中納言藤原隆資總括機
務從之太平記興國三年秋親房仍在小田城先是宇
津峰親王至常陸親房迎奉之於城中四年三月佐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一　〇七　岡田氏藏版

竹相馬結城諸族合兵來圍小田城親房擊破之
斬結城直朝敵以薪草填濠募礦夫鑿地道俄而
土崩礦夫盡壓死又樹重柵於城外我兵出爭之
破柵結城文書按國司紀略曰大日本史據結城文書以此戰爲攻關城今閱結城文書乃攻小田城非關城也會高師冬將大軍來攻五月親房遣使
請援於結城親朝親朝宗廣子也宗廣既死親朝
觀望不肯出援六月師冬迫城親房出擊大破之
斬首千餘級既而粮竭賊兵益張相持累月小田
治久叛降師冬親房使春日中將顯時奉守津峰

親王從大寶城而自徙關城師冬分兵圍二城陣
其中間城中益困親房數遣使趣親朝手書懇至
親朝不來結城文書櫻雲記五年二月親房又貽書讓以
大義曰去夏與賊相持小田城守拒艮苦所仰唯
在足下之援前得報書聽出兵相救苟至仲冬而
治久畏懦降賊自徙關城以來又亘三月未見一
人來援也方今東國爲官軍守者下妻眞壁中郡
西明寺伊佐與關城而已危急不可道然得足下
來援則伊達以西必有響應者而足下坐失機會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一　〇八　岡田氏藏版

洵可惜也夫我國神聖承紵苟圖不軌者不旋踵
殄滅高氏何爲者盜據中原已七年罪惡貫盈在
昔逆臣如平將門六年而滅安倍貞任十二年而
夷則彼之顛擠天將有待而發也自古大奸巨猾
所以得保首領延歲月者誠以其智勇有過衆也
彼則非有偉度遠略可以庇其子孫使家奴師直
輩憑藉虎狼之威凌轢世家將種罪浮于前日之
高時所謂世家本皆王臣保平以還降隷源平承
久以後又屬陪臣靚乃家譜豈不心愧方今遭逢

聖運。親承綸言。朝爵復故。誠志士盡忠之秋也。天慶之役。公遠祖鎮守府將軍。夙著勳功。子孫屹爲名流。論其門閥。豈出源平下。乃父上野介朝臣。深存忠貞。圖恢復。振家聲。乃兄親光朝臣。又以死義著名。足下爲家嗣。宜繼前志以耀後昆。乃依違觀望。將何顏見祖考於地下也。親房受先帝遺託。據孤城以控八州。恐一旦隕命。四方解體。且賤息出鎮三年。資性淺劣。傍無輔翼。衆情危疑。親房死後。可與濟事者誰也。今日足下有異圖則已矣。苟欲全忠義。豈不勉力。所以云云者。爲天下。而非敢愛餘命也。（節取關城書）親朝辭以兵寡。遂叛降足利尊氏。親房遣使命顯信來救。亦爲親朝所沮不果。來城竟陷。親房脫走歸吉野。大寶城亦陷。宇津峰親王。走依顯信于白河。（關城書裏書　結城文書）關東官軍不復振。近畿獨有楠和田諸族。護吉野行宮。而顯能據伊勢。爲之應援。先是足利氏將高師秋。攻伊勢。顯能拒之。連年。北伊勢豪族工藤藤房。以長野城叛降師秋。顯能攻長野。不利。桑名鈴鹿安濃諸郡皆附

播磨守藤房

師秋。親房之走吉野也。過伊勢。其從兵有佐野某。藤房族也。顯能因令佐野招降藤房族雲林院出羽細野掃部。七年三月。顯能遣兵攻長野。出羽掃部以五百騎來屬。城中有應者。導納我兵。城卽下。藤房自殺。割其邑賞二人。使出羽守長野。九月。高師秋來攻長野。顯能遣兵赴救。援戰不決。明年春。我兵乘風雨襲師秋。縱火其營。城兵出夾擊。破之。師秋遁去。正平二年春。顯能遣大官尾張守略志摩。盡定之。（伊勢卷）九月。顯信與吉良貞家等戰。不利。逃走出羽。（飯野文書）三年。高師秋復來攻長野。顯能自將擊卻之。四年正月。楠正行和田正朝。與高師直戰于四條畷。死之。師直遂犯吉野。顯能得報。不暇聚兵。自將五百騎赴援。明日抵大和橘寺。比兵既以前夜去。見卒數百守其粮餉。而南望吉野。烟焰接天。顯能切齒曰。吾悔後期。使賊至此。直擊破橘寺。焚粮。師直既火行宮。帝避賊於穴生。賊窮追。期必獲之。聞我焚其粮。乃懼引兵去。顯能欲追擊。春日部高貞諫之。乃赴吉野。入謁。時官軍新敗。群臣恟懼。及顯能至。衆

判官高貞

情稍安。顯能輸材於吉野營皇宮。帝賞其功。敘顯能從三位(伊勢卷)。五年足利尊氏弟直義與尊氏生隙。上書請歸順。廷議不決。親房奏請納降。帝從之(太平記)。高師直恃足利氏寵擅橫。衆嫉之。其姪師秋憑勢數侵伊勢。是歲復入伊勢攻長野。顯能擊大破之。師秋竄走保矢田城。及直義降。北伊勢盡畔師秋。六年正月師秋棄矢田城走。土兵蜂起遮路。盡亡其兵。獨身微服過鈴鹿。我兵捕之伏誅(伊勢卷)。二月直義叛走關東。尊氏欲往擊之。恐官軍窺其後。請歸順。

帝知其情。亦佯許之。尊氏乃留其子義詮京師而東(參取太平記、園太曆、毛利家天正本太平記)。是月顯信在出羽。遣書相馬親胤招之。尋舉兵。國中多應者。九月顯信奉宇津峰親王。發出羽入陸奥。親胤送款約出兵。既而負約不來(白河文書、相馬文書)。是歲親房准三宮。聽乘輦入宮。顯能任右近衛大將(大日本史)。七年春。帝親將討足利義詮軍天王寺。親房輔之。使諸將攻京師。顯能率伊勢伊賀兵會行營。與楠正儀和田正忠等分道進擊。復京師。義詮走近江。帝駐駕男山。敕親房顯能

總決京師諸務。執北帝崇光及光嚴光明二上皇。幽之吉野。既而義詮兵來攻。顯能邀戰大渡。不利。退拒之園殿口。賊縱火民家。乘烟而進。我兵不支。顯能走至男山行營。遂與親房從駕還吉野(參取太平記、園太曆、毛利家天正本太平記、祇園執行日記)。是時足利氏將仁木義長爲伊勢守護。入北伊勢。攻陷長野。遂迫多藝。留守大官尾張守拒戰卻之。顯能尋就國。將攻長野。有疾不果(伊勢卷)。八年五月顯信屢與賊戰不利。再走出羽。尋歸吉野。(飯野文書)九年四月親房有疾。薨于賀名生。年六十二。[賀名生即穴生也。正平七年正月改爲賀名生。]

四子。顯家顯信顯能顯雄。顯雄不詳所終(大日本史)。女爲中宮(細細要記)。親房受先帝遺託。輔幼主。深嘆中興不遂。皇統垂絕。乃作神皇正統記。明南朝爲正統。其探微闡幽。有合春秋遺旨云。所著有職原鈔、東家祕傳、元元集、古今集註(大日本史)。十年夏足利氏將六角氏賴侵伊賀。[判官氏賴削髮號崇永。]春日部高貞爲伊賀目代。拒戰中箭。衆兵潰。顯能自將赴救。擊氏賴走之。命高貞子高宗襲父職。[彌太郎高宗。]天花寺源藏人秋山右京亮爲副。十五年二月足利義詮與足利基氏宰畠山國清合兵二十萬侵吉野。

大膳大夫賴遠

帝避賊於賀名生。顯能聞警。將三千騎。軍伊賀大和界。欲襲義詮營。會官軍不利。諸城皆陷。賊進逼行在。顯能分兵塞賊粮道。賊乏食。多逃亡。義詮國清引去。顯能遂狥大和。楠氏和田氏亦擊破河內紀伊賊。伊勢卷十六年。仁木義長以長野降官軍。先是義長在京師。恃足利氏寵。驕縱。與畠山國清等生隙。遁來據長野。與六角氏賴土岐賴康戰敗。至是由顯能乞降吉野。北伊勢盡屬官軍。細細要記太平記。是歲大館氏清為伊賀關岡城主。屬顯能。關岡家始末十九

年。義長叛顯能。伐之。踰年。義長走京師。伊勢卷二十二年。平一揆自武藏來奔。平一揆者。平重盛裔也。世居關東。屬官軍。與葛山次郎爭邑。據川越城。足利基氏助次郎。攻陷川越。以故來奔。居鈴鹿郡關谷。久我因稱關氏。南方紀傳。櫻雲記。按國司紀略曰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並云。關氏本屬足利氏。與櫻雲記不合。恐非。顯能給以關河崎鹿伏兇國府諸邑。由是關氏深戴顯能。其黨有關盛弘峰長門守鹿伏兇左京亮國府彈正忠神戶盛遠。皆屬部下。細細要記。南方紀傳。二十三年。天皇崩。皇太子寛

正親町位。是為長慶天皇。大日本史二十四年九月。顯能與土岐賴康戰。克之。遂入三重郡。攻下諸城。是歲。顯能拜內大臣。細細要記。南方紀傳。按伊勢卷顯能為內大臣係正平二十三年。建德元年八月。顯能奉敕自將。徇伊賀。九月。遣兵略近江。與六角氏戰信樂。破之。二年六月。略安濃郡。與土岐康政戰。走之。復安濃。文中元年。仁木義長復來侵。顯能擊卻之。參取南方紀傳。櫻雲記。細細要記。大館氏清自伊賀來援。要擊義長於鈴鹿山。獲其族義信。關岡家始末十一月。顯能敘從一位。任右大臣。細細要記

伊勢卷。按南方紀傳作九月。二年。天皇讓位皇太弟熙成。是為後龜山天皇。三年春。顯能發兵略大和。天授三年秋。伊賀賊起。顯能自將平之。細細要記六年十一月。顯信薨。南方紀傳。櫻雲記。按國司紀略曰。北畠系圖云。正平十四年。顯信戰歿于筑後川。大日本史據之。按系圖多後人追錄者。不可盡信。太平記載歿筑後川之戰有北畠源中納言者。作系圖者誤認以為顯信。採以記之。所謂中納言者。乃櫻雲記所記顯信子信親。非顯信也。顯信進右大臣。是歲薨。細細要記。南方紀傳。櫻雲記等載之詳矣。三子。信親守親親紵。系圖。尊卑分脉。信親任中納言。正平中。從征西將軍懷良親王。討少貳賴信於筑前。戰死于筑後川。太平

記櫻雲記守親爲嗣正平中爲陸奥國司糾合伊達信
夫田村諸郡數與白川彈正少弼戰細細要記櫻雲記共
裔居波岡世襲國司號一本系圖弘和三年七月顯能
薨櫻雲記顯能爲人忠勇常以恢復爲任其志見吟
咏事見新葉集生二子長子顯泰嗣次子顯俊爲木造
城主因稱木造氏寬永系譜按國司紀略曰尊卑分脈以顯泰爲顯俊弟非也泰
一作康當是時顯家顯信子孫皆微而顯能之後獨
顯于伊勢世襲國司管轄南伊勢五郡伊賀名張
郡大和宇多郡紀伊熊野及志摩以藩屛南朝南方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一　○十五　岡田氏藏版

紀傳櫻雲記元中九年足利義滿奏請吉野講和議顯
泰聞之上奏極陳其不可　帝不聽十月駕
還京師讓位　後小松天皇朝臣不欲扈從者
皆來奔義滿使大納言久我某來諭以和顯泰不
肯義滿再說以兩統迭立如元弘以前故事且遺
誓書顯泰意解和議乃成是歲北朝明德三年也
伊勢卷明德四年九月義滿來伊勢拜神祠遂見
顯泰授偏名其長子親能更名滿泰南方紀傳櫻雲記
應永六年大內義弘叛據堺城義滿發諸國兵

討之自將軍男山顯泰往會于軍十二月以輕騎
三百與義弘戰不利滿泰死之顯泰走東野聚散
兵兵皆飢適有薤埋者顯泰就播間取食以佛蓋
爲旗號再進薄城力戰大破之義弘既亡義滿賞
之以伊賀半州及近江甲賀郡自是北畠氏世以
佛蓋爲旗號寬永系譜九年十月顯泰薨南方紀傳按伊勢卷係應
永三年至正二位權大納言系圖分脈諸家傳兼右大將南方
紀傳次子滿雅嗣任左近衛中將寬永系譜諸家傳十九年
八月　後小松天皇讓位皇子實仁是爲

日本外史補　卷之一　○十六　岡田氏藏版

稱光天皇初足利氏約兩統迭立至是　後龜
山皇子當立時義滿既死子義持爲將軍不欲立
南朝之後以故立　稱光椿葉記按國司紀略曰伊勢卷後小
松禪位係應永二十一年誤也又以滿泰爲滿雅父乖謬尤甚應永六年堺城之戰滿泰死之滿雅
以弟承父顯泰後南方紀傳諸書可徵滿雅訴之欲如約足利氏不
聽乃謀起兵四方官軍並起應之二十一年九月
滿雅徵發管內兵關神戶峰國府鹿伏兎諸族及
伊賀大和志摩諸軍來集獨木造俊康從足利氏
於京師俊康顯俊子也二十二年滿雅攻下木造

左京大夫持益
大膳大夫康政

城令俊康弟雅俊守之（南方紀傳櫻雲記本書皆以雅俊爲滿雅弟今據分脉正之）
留兵多藝及坂内田丸諸城而自據阿射加
令弟顯雅守大河内城顯雅因稱大河内氏既而
足利義持使土岐持益及木造俊康世保康政仁
木滿長等來攻陷拜野城遂圍木造城雅俊不能
拒棄城走坂内俊康入守城滿雅遣兵拒岩田川
不利持益分兵二道來圍阿射加（南方紀傳櫻雲記）滿雅
以六千人拒守（伊勢卷）敵兵薄八田某所守柵滿雅
命舟木正尚助八田正尚驍武以勍弓巨箭射殪

敵（舟木系圖）敵乃退築長圍爲持久之計滿雅覘其惰
襲破敵營敵又絕水道城中苦渴滿雅令國人撒
米於馬背爲浴馬之狀敵望見以爲水不乏也意
大沮會今徳榊原八田諸城並起塞敵糧道持益
懼引去（南方紀傳櫻雲記伊勢卷）滿雅拘俊康使其子持康承
後（系圖按伊勢卷以持康爲雅俊子誤）八月足利氏遣使來講和約
帝後當傳南朝皇子滿雅乃聽和四方官軍亦息
兵正長元年七月　稱光天皇崩無嗣將軍足
利義教復索北朝皇族立之是爲　後花園天

皇　後龜山皇子小倉王與其子自京師來奔
滿雅憤足利氏數倍約乃奉小倉王起兵（南方紀傳櫻雲記小倉王事從椿葉記按國司紀略曰小倉王名不詳南方紀傳櫻雲記伊勢卷並作寛成親王非也當從椿葉記椿葉記唯稱小倉官其子名亦不詳後爲勸修寺大僧正稱教尊巡狩録辨之）永
享元年七月足利氏將仁木持長一色義貫來攻
滿雅拒戰破之土岐與安世保持賴援持長滿雅
邀擊之于岩田川走之亂次追躡既而與安持賴
返戰我軍不利滿雅厲衆格鬭死（南方紀傳椿葉記按國司紀略曰伊勢卷永享十二年滿雅以病卒櫻雲記岩田川之役滿雅與顯雅俱降足利氏永享十二年卒）

（皆難信今按後崇光院所記椿葉記曰梟滿雅首於四塚則死于岩田川之戰無疑）子教具
嗣猶幼叔父大河内顯雅攝國事（參取補任分脉寛永系譜按國司紀略曰南方紀傳櫻雲記並以顯雅爲滿雅子又以顯雅爲真國司皆誤）足利氏欲
乘我喪攻之見其有備乃復議和顯雅亦以新喪
主許之（南方紀傳櫻雲記）享德元年九月顯雅削髮而老
教具始親政（補任）應仁元年管領細川勝元與山名
持豐構兵於京師教具遣兵援勝元以衛皇宮將
軍足利義政以伊勢守護一色義直黨持豐褫其
職命世保政康代之來治于五箇莊八月義政弟

義視避亂來奔教具厚奉之調發國中以充供費政康沮命教具怒擊政康（應仁畧記）二年義視還京師教具送至白子政康出遮路七月教具攻政康拔上箕田林崎二城政康走神戶我兵追斬之（重編應仁記）文明三年三月教具薨年四十九至從二位權大納言（補任）長子政鄉嗣次子親鄉出繼大河內氏（分脉 政鄉初名政具）十三年政鄉削髮號無外逸方傳封長子材親（系圖 諸家傳 勢陽雜記）十八年十二月材親出兵山田先是神祠屬官分爲二屬內祠者曰宇治黨屬

外祠者曰山田黨至是兩黨生隙山田黨置關於岡本絕內祠路宇治黨來訴材親命山田撤關不從宇治之食再來訴材親大怒討山田誅其魁村上武則餘黨悉平既而宇治恃我專恣山田竊懷忿怨（內宮子良館舊記 內宮延德記 兩宮兵亂記 按國司紀畧曰北畠物語兵家茶話重編應仁記並以山田之役係天文三年正月爲晴具爲國司時之事誤也）延德元年六月山田黨起兵攻破宇治（子良館舊記 延德記 兩宮兵亂記）三年復攻宇治縱火（一社奉幣記）上野邑人據伊蘇城以應山田明應二年七月材親自將攻下伊蘇斬首千餘

級遂伐山田縱火三保（子良館舊記 延德記）永正五年十二月逸方卒（分脉 系圖）至從四位上（歷名土代 諸家傳）右近衛中將（分脉 諸家傳）生五子長爲材親次曰親忠次曰親泰並出繼大河內氏次曰孝緣爲興福寺別當東門院僧正（分脉）次曰具盛出繼神戶氏稱藏人（北畠物語）八年三月材親有疾削髮（補任）號江心從大石山上十四年十二月薨年五十（永迎寺緣起）至正三位權大納言（補任）子晴具嗣天文五年晴具削髮（補任 歷名土代）號天祐傳封長子具教而老二十三年具教遣兵伐長

野藤定（勢陽雜記）永祿元年藤定請和養具教次子具藤爲嗣五年五月藤定沒具教乃略北伊勢（北畠物語 勢州兵亂記）六年五月天祐卒年六十一（補任 寬永系譜 諸家傳）至從四位下參議（補任 歷名土代）生三子長爲具教次曰具政稱兵庫頭出繼木造氏次曰具親爲南都東門院主（諸家系圖）具教歷參議左近衛中將至正三位權中納言（補任）十年尾張國主織田信長使其將瀧川一益將兵攻北伊勢木俣茂福諸族皆降當是時信長略取美濃據岐阜威震遠近八月信長入

桒名攻陷諸城遂攻高岡高岡神戸氏屬城也守將山路彈正拒戰信長留一益而去十一年信長將兵再來侵千草宇野稻生諸族皆附信長信長復攻高岡城兵堅守信長度其難猝下乃議和以其子三七爲神戸氏義子是爲信孝於是北伊勢悉屬信長信長遂攻安濃城城屬長野具藤守將細野藤敦驍悍力拒其弟川北內匠分部左京叛降信長請更立長野氏後信長令弟信包冒長野氏（北畠物語本書信包作信弟今據信長記信長譜改之）使內匠左京招藤

敦不從或讒藤敦懷貳具藤怒將誅藤敦藤敦聞之乃叛攻具藤於鑪鞴湯城具藤逃歸多藝（勢陽雜記）信長使織田掃部守安濃瀧川一益守蟹江引兵而去掃部攻奥山常陸於今德城常陸固守具教赴援是歲信長擁足利義昭西上破六角氏遂入京師破三好氏悉定畿內具教聞之修大河內城徙焉以備之傳封長子具房而親決軍事（北畠物語本書具房作信意今從歷名土代澤家文書）十二年正月具教聞信長將大舉來攻大修守備遣兵守今德小森八田阿坂

三郎兵衛勝雅

諸城日置大膳葵細頸城而入援會三好氏復起兵京師信長擊之不果來五月木造具政叛具政素爲具教所疎怨望其臣柘植三郎左衛門與僧源淨院俱勸具政通款於織田氏源淨院木造氏族也後蓄髮稱瀧川勝雅具教聞之大怒遣兵攻木造城先是柘植氏致其幼女爲質至是串殺質子視之城中城兵不下（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源淨院稱瀧川勝雅據總見記）八月信長既平三好氏黨率美濃尾張近江及畿內兵五萬來攻（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入木造城以柘植

爲鄉導縱火民家進攻八田城守將大多和兵部少輔堅守敵不敢迫信長遣使阿坂城議和城將大宮含忍齋不肯信長使其將木下秀吉攻之含忍齋力拒其子大之丞以驍勇聞射秀吉中其左股秀吉怒攻之益急會城中有叛者以水灌火藥城兵不能拒含忍齋父子致城而走（大河內記北畠物語勢陽雜記大之丞父名不詳今據信長記書其號）信長遂圍大河內軍城東桂瀨山諸軍環城而屯城據山臨壑東帶大河內川具教分兵守要害使日置大膳家木之清舟木光春河村政房守廣坂

主水祐之清
左馬助光春

新左衛門政房
勝三郎信輝
五郎左衛門長秀
伊豫守長通
三左衛門光經
三右衛門光敎

口敵將池田信輝夜來攻大膳等出拒不利光春進射殪敵六騎政房督衆力戰卻之（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二書並不載光春政房事光春事據舟木系圖政房事據兵家茶話）具教潛令諸城襲敵營九月舩江城將本田親康夜襲破敵將氏家常陸於丹生寺二十八日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稻葉長通潛兵夜從龍藏庵口入薄第二城我兵投炬弓銃亂發敵兵不能進大膳之淸等奮戰大破之獲朝日孫八郎波多野彌藏等十三騎（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二十八日據大河內記）城兵有空圓者見敵卻走開門呼曰老

者守壯者出衆爭出追北乃閉門備敵返擊及衆還撿察納之具教稱其智略十月瀧川一益將北伊勢兵從眞蟲谷來攻我兵齊發銃人馬共斃一益勵衆進傅城具教豫製竹槍數萬令士卒登陴捍禦叢槍下垂如蝟敵墜崖谷死者無算一益引退（北畠物語勢陽雜記）舟木光經及子光敎追擊光敎戰死光經斬三騎而還（舟木系圖）信長合圍踰月不能下乃使人攀大樹向城罵曰大腹御所啗餌具房腰腹肥大世因號大腹御所具房怒命善射者諸木

野彌三郎射罵者矢洞胸貫樹（勢陽雜記）信長百方誘降城兵無應者野呂左近陰謀內應發覺斬之以徇信長四絕粮道欲以疲城兵具教宰鳥屋尾石見守豫慮粮不給令軍中糝草木具敎身與士卒同食以故食不乏也（北畠物語勢陽雜記）信長知不可力取乃遣使城中議和且請以次子茶筅爲具房義子具教召諸將議之藏田行俊進曰信長欲一舉滅我合圍五旬未能取一障壁曠日持久糧食不繼將自潰我乘其弊信長可擒也且彼請和出於一

時詐謀豈足恃乎不如堅守以竢其有變水谷刑部少輔曰假令信長懷奸詐旣以茶筅爲子是送質於我也何足爲患具教以爲然乃許和（大河內記）養茶筅爲子更名信雄信長以織田掃部爲南伊勢奉行輔信雄收兵去（北畠物語勢陽雜記按國司紀略曰信長記八月二十三日信長入木造城以木下秀吉爲先鋒攻淺香城城兵不能拒乞降二十九日信長以五萬騎圍國司大河內城使池田信輝丹羽長秀稻葉長通繞出城背疾攻之城將大宮兵部少輔父含忍齋年八十削髮出降信長宥死輸城中貲財於大和云云是謬混阿坂大河內兩城之戰爲一也且旣云國司大河內城又云城將大宮兵部少輔父含忍齋何也可謂疎漏甚矣神戶良政勢州兵亂記自

（跋曰先考外記君嘗云信長記載伊勢之事多謬誤外記當時之人也所言必實）十二月
掃部受信長旨隳南伊勢諸城曾原城將天花寺
小次郎拒之元龜元年掃部攻曾原不下潮田長
助城四五百森拒織田氏是歲具教削髮號不智
齋二年夏信長趣具房攻曾原天花寺小次郎拒
戰死城乃下（北畠物語勢陽雜記）具房養妹爲子以配信雄
不智齋城三瀨自從而信雄居大河內城勢日熾
不智齋竊嘆否運欲待時舉兵天正元年正月不
智齋聞武田晴信破德川氏將西攻信長潛遣使

通款晴信三月再遣使謂曰公若西上吾且爲公
具船以竢無幾晴信死計終不成信長頗知之亦
不問（北畠物語勢州兵亂記）三年信長諭具房讓封信雄信
雄徙居田丸城具房亦同徙而老四年正月具房
使鳥屋尾石見守鳥屋尾右近將監如岐阜賀正
信長留使者不見二使怒出信長召返之列幣於
庭上盛氣引見使者手揮薙刀以覗之自是猜隙
益深夏熊野人堀內安藝守起兵不智齋陰誘之
攻拔長嶋城不智齋既與織田氏惡居常怏怏兩

家將士交相凌轢信雄近臣嘗入第捕鳥雀我士
輘辱之信雄愧憤訴之信長信長怒命織田掃部
給拘具房誘北畠氏舊臣藤方刑部奧山常陸長
野左京圖不智齋啗以邑授印書爲證及期常陸
稱疾返印書而遁刑部使其臣輕大膳代已往於
是左京大膳潛兵詣三瀨上謁不智齋不覺延見
二人左京直取帽上槍刺不智齋不智齋驚起避
之將拔刀左右有內應者膠其鞘刃不脫不智齋
瞋目睨曰吾常疑汝有異圖果然左京遂弑不智

齋及幼兒二人（北畠物語輕大膳一作加留左京）近臣大橋七兵
衛松田右衛門等十四人死之左京使其奴重內
持不智齋首去芝山秀時大宮吉守大久保清左
衛門松井新九郎及弟新次郎等聞難赴之路遇
重內直擊殺之奉不智齋首赴多藝追兵來逼清
左衛門及松井兄弟留戰死秀時吉守得間而走
是日多藝守將北畠政成獲信雄刺客處三瀨有
變令芝山出羽往護之出羽秀時父也遇之于野
野口聞變驚愕謂秀時吉守曰吾將葬主公首於

此汝第速去赴南都報東門院二人卽去出羽埋其首留拒追兵馬上含刀投瀑布死實十一月二十五日也（多藝記按寬永系譜天正四年具教有疾瀧川三郎兵衛柘植三郎左衛門辞兵逆明踰城入時宿衛臣已散獨有僧元作及童子數人侍左右元作適出拜日見賊兵大驚走入白之具教欲出拒拔刀左右有內應者折其刃乃提薙刀而出賊兵三百餘見具教皆慴伏具教大呼曰奴輩盍來取吾頭賊益懼不敢進具教揮薙刀殺十九人傷百餘人登樓櫓自殺近臣方阿彌馳來焚樓殉之城兵盡死實十一月二十五日也三郎兵衛三郎左衛門因瀧川一益請賞信長薄其爲人不賞與本書及北畠物語不合錄以備考）後八日多藝城陷政成死之初信雄將攻多藝先遣二刺客刺政成政成

方憑几讀書二人跳進欲搏之政成有膂力引碁局投之腦碎斃一人逃走擲小刀殺之又有縱火城下者政成盡捕斬之既而大宮大之丞芝山小平太相津喜兵衛等聞難來集者數百人分守四門誓以必死日置大膳叛降信雄與長野左京來攻櫃坂門城兵擊卻之敵又攻白口門政成令士卒拒之自簡精兵欲襲田丸城會敵將木下秀吉將三千人合北伊勢兵攻破櫻嶺口兵競入有一人先衆進詐呼曰我秀吉也大之丞以阿坂之役

不獲秀吉爲憾射之應弦而斃又有詐呼者眞秀吉在此大之丞怒欲射之矢盡卽拔刀挺身而進斬呼者自殺喜兵衛犯陣斬左京子團丸而死松永藤兵衛生獲大膳弟六兵衛輕大膳于幸助磔之城上殺傷二十八人歿之政成血戰屢射殪敵敵兵益進部下兵歿傷略盡乃入城自殺舉族死之（多藝記）不智齋見弑日其族坂內萬輔大河內教通波瀨具祐石內光安等十三人皆遇害田丸直昌以降免具房素不得愛於不智齋且爲信雄

義父以故免死因於瀧川一益家（北畠物語具祐先安據法名帳本書直昌作具直今從澤家文書）藤方刑部之弑不智齋也父慶由質于田丸城刑部往謁慶由怒視曰汝獸心敢行大逆何顏來見也刑部謝曰兒憂大人爲質謀出於不得已慶由益怒曰汝向聞其謀盍速白之主公也苟然吾身死死亦無憾事已至此言之無益乃投井死（北畠物語按勢州兵亂記慶由投瀨戸淵而死未知是否）刑部後落魄爲人所殺（一本兵亂記）輕大膳亦得疾身強直死世以爲弑逆之報（北畠物語甲陽軍鑑）具房後得釋削髮八

十六兵衛實有　十之右衛門實將　三郎實德

年卒年三十四(羽林咏艸)至左近衛少將(歴名土代)無子慶長中其宗中院中納言通勝子親顯承具房後(北畠物語諸家傳兵家茶話)親顯歴從五位上侍從至正四位下參議寛永七年八月卒年二十八無嗣祀絕(補任)初不智齋弟東門院聞北畠氏難憤激潛出南都抵伊賀蓄髮稱宮內少輔具親密招義故圖恢復於是北畠氏舊臣峰森烏屋尾家木諸族應之奉具親於森城築壘于鋏中守之天正五年春信雄使瀧川勝雅日置大膳等來攻鋏中具親兵力拒死

傷甚多遂棄城而退山崎菅谷三竹諸城皆陷獨波瀨峰城堅守大膳合兵攻之城將峰某力盡自殺其弟及乙栗栖某爲擒不屈見殺(北畠物語)敵遂追森城具親拒戰不支脫身走備後依毛利氏家木之清從具親于城中城陷走川俣山匿大樹上追兵來圍之清奮戰死山副實有及弟六呂木實將甥波多瀨實德皆見捕不屈將就刑實德年十五貌韶秀信雄憐之欲宥死實德不肯曰三人同爲擒我何面目獨生實有實將謂實德曰我老矣餘

新次郎清秀　兵部少輔定義

命不足惜汝年少何爲爾實德不聽倶見殺有玉井清秀者亦從具親及具親敗與父定義匿神戶搜索見捕定義謂清秀曰汝捨生取義謀爲君報仇吾復何憾乃酌水訣飲倶就死(北畠物語勢陽雜記)具親在備後久之復讐之志不衰十年織田信長爲其將明智光秀所殺其下爭權相攻先是木下秀吉更姓羽柴威權漸熾而織田氏益衰具親謂時不可失乃如伊勢招致舊臣於是安保大藏岸江大炊助稻生雅樂助等數百人奉具親據笹山十二

月晦出兵大河內縱火民家十一年正月信雄使津川玄蕃田丸直昌日置大膳來攻具親力拒衆寡不敵乃走伊賀瀧川勝雅來攻我兵盡散具親竄匿潛往來伊勢欲再舉兵(北畠物語)十二年羽柴秀吉與信雄有隙以南伊勢予其將蒲生氏鄉八月氏鄉將兵攻拔信雄屬城佐田南出遂圍奧佐田城具親聞之自伊賀往說氏鄉曰織田氏我之深仇吾欲假羽柴公力以復仇本州我祖累世所據多歸心者子若見許我請說之城可不攻而降也

氏鄉從之且親乃遣使城中招之城將堀山次郎左衛門致城去十一月秀吉與信雄和思且親功欲賞以有爾村千石且親辭曰躬爲武臣非素志願在京師事朝廷秀吉爲奏請且親未及如京師以病沒時人惜之武德編年集成勢陽雜記按國司紀略曰寬永系譜勢州之戰且親屢有功信雄予且親以國東寺三千石然且親無緣爲信雄立戰功蓋謬傳秀吉事也

岡田僑曰准后親房之乞救於結城親朝也源義公論之曰關城之圍急於睢陽而親朝觀望之罪浮於賀蘭進明人或疑之謂親朝罪浮進明似矣

張巡守城而死准后棄城而走二賢之行相反者何也曰所處之勢異而所任者不同也夫睢陽爲江淮咽喉無睢陽是無江淮也所係至重故巡不可以去睢陽唐因得全江淮財賦以濟中興則巡之事畢矣關城之於朝廷非如睢陽之重也准后之所以去吉野而東者用結城宗廣計欲奉後村上帝如陸奥圖恢復也不幸沮風船漂至常陸宗廣路病死親朝以父死懷異圖小田治久亦叛是以入保關城非其初志也准后爲國元老內輔佐幼主外籌畫軍旅實與國家共休戚不可守一城而已也其意以爲嬰孤墉徒死無益不若還輔君爲後圖也此大臣爲國家深慮者准后之不可死於關城猶巡之不可不死於睢陽使巡爲准后亦不過爲准后所爲而已所謂死輕於鴻毛亦重於泰山非此之謂邪准后三子皆勇敢重義而顯家舉陸奥兵敗尊氏於京師再舉敗義詮於鎌倉其功烈最偉矣惜其不守要害懸軍長驅賊躡其後一敗殞命非由失地利邪方顯家取鎌倉關

東奥羽多屬尊氏者未可遽出兵也使其據鎌倉招致東北官軍蓄力養威族其兵集使弟顯信率諸軍西向則有應援之繼而無回顧之患尊氏既失關東之援勢沮意懼不能久留京師也我因與楠和田諸族合勢伺釁乘機可以制勝此萬全之策也計不出於此以無繼之兵當猖獗方張之賊宜其取挫衂也雖然當時至尊播越顯家切於勤王奉命即就途不暇其他亦足見臣節之純矣

日本外史補卷之一

日本外史補卷之二

大內氏

大內氏其先出於百濟王餘璋。推古天皇時。餘璋子琳聖投化居周防多多良濱其子正恒從大內。帝賜姓多多良子孫以大內爲氏大內系圖世所傳大內系圖有數本多異同而求武久所藏系圖作者係文明明應年間最近於古其系至大內政弘而止今原其書旁參取諸本明確者按大日本史朝廷賜琳聖姓多多良藩翰譜以正恒爲琳聖七世孫蓋據大系圖正恒之裔曰滿盛事源賴朝以功任周防權介滿盛子弘成其子弘貞孫弘家皆事

北條氏弘家子重弘爲六波羅評定衆重弘子曰弘幸弘幸子曰弘世系圖弘世敘從五位上任周防權介元弘建武之亂略定周防長門以應王師正平十九年叛降足利義詮因授二州守護後加授石見守護大日本史文中三年弘世與長子義弘從足利義滿擊菊池氏爲先鋒天授六年十月弘世卒義弘襲父職加授豐前筑前守護拜從四位上左京權大夫系圖明德之役以功益封和泉紀伊事詳于外史元中九年義弘受足利義滿旨奏請南朝講和。駕還

伊豫守滿弘稱三郎
三郎弘茂
六郎盛見

京師授神器於北朝皇紵歸一其功居多應永四年足利義滿命義弘擊少貳某菊池某義弘遣弟滿弘擊之以兵寡不能戰義弘自將擊平之應永記義弘弟名據系圖六年義弘舉兵叛戰死于和泉弟弘茂盛見遁歸周防乞降義滿削和泉紀伊使義弘子持世承後既而其臣鷲頭某謀簒立盛見起兵誅鷲頭以持世猶少攝國事盛見有子國人屬望盛見慮其子與持世生隙爭國終殺之持世拜從四位上刑部少輔爲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守護系圖按一本系

圖足利義滿使弘茂承義弘後應永八年十二月弘茂戰死于長門豐浦郡下山盛見承後今閱末武氏藏本系圖義弘子持世嗣父後而弘茂盛見嗣立之事不載則知攝國事而非嗣立也按應永記義弘之敗死于和泉次子持盛降削其封之半外史據之與本書不合藩翰譜曰義弘弟盛見立生二子長曰持世爲嗣次曰持盛持世死子教弘幼持盛攝國事非也持世持盛皆義弘子而教弘乃持盛子也蓋藩翰譜據一本系圖持世承盛見後說致誤也吉田物語曰盛見弟弘茂承義弘後四年而卒持盛代立三年而卒持世代立亦誤嘉吉元年六月赤松滿祐饗將軍足利義教於其第弑之時持世從義教被創踰垣而逃七月病亟遺言曰我死之後勿修葬事宜速發兵討賊遂卒建內記按一本系圖義教既見弑持世與管領細川

持之議立義教子義勝爲將軍徵兵諸道討滿祐九月滿祐伏誅少貳嘉賴黨滿祐不應徵十一月持世奉命擊破之嘉賴奔對馬乃賞賜嘉賴邑於持世嘉吉二年七月持世病創卒年四十八恐誤

伊豫守通春

備中守元明

無嗣翁持盛子教弘承後拜從四位下左京大夫寬正六年九月卒子政弘嗣拜從四位上左京大夫系圖應仁元年山名持豐與管領細川勝元搆兵於京師政弘舉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兵應山名氏與伊豫河野通春合兵二萬入攝津擊其守護代秋庭元明及赤松氏兵於井烏野破之進入京師攻三寶院縱火元明與赤松浦上諸族軍岩倉八

右衛門佐義就

教幸號道頓教弘弟

月政弘攻岩倉不利當是時細川氏兵軍相國寺山名氏兵軍武衛氏東西相持九月政弘受持豐旨與畠山義就等攻拔三寶院及淨花院十月攻相國寺寺僧陰通款舉火爲應政弘望烟與義就等疾攻大破之伏尸塡街衢我軍既取相國寺收所獲首級載以車八輛致之持豐重編應仁記文明元年政弘臣仁保弘直叛擁政弘叔父教幸爲主送款於細川氏少貳嘉賴子教賴亦起兵對馬侵筑前圖復舊地政弘聞變馳歸國討教幸弘直明年

賊平治于山口威振西土系圖應仁外記按重編應仁記文明四年東西軍猶張而西軍勢稍衰政弘久屯京師之糧會紛內有叛者乃送款於東軍引兵歸與本書不合恐非明應四年九月政弘卒年五十子義興嗣任左京大夫系圖六年前將軍足利義植來奔先是義植爲管領細川政元所幽遁走越前依朝倉氏是歲冬義植率朝倉氏兵入近江與將軍足利義澄兵戰不利遂來奔欲賴我以圖興復義興素有大志欲定京畿乃迎義植厚奉之足利官位記菅原和長記永正四年細川政元爲其下所殺其義子澄之澄元高國

伊豫守經久

爭立三好長輝擁澄元起兵殺澄之立澄元爲管領既而奈良元吉伊丹元扶等嫉長輝專恣謀廢澄元迎高國於阿波立爲主來請援義興謂時不可失也乃馳檄徵中國西海兵重編應仁記高國爲政元義子據三好系圖五年四月義興奉義植而東出雲尼子經久豐後大友親治及原田宗像秋月諸族屬焉兵總三萬沿道諸城皆迎降高國來會于攝津六月義興紓諸軍入京師足利義澄及澄元長輝走近江近畿盡定朝廷尊義澄官爵再任義植征夷大將

軍義興以功爲管領斯波細川畠山三家之外爲
管領義興爲始八年七月細川澄元族細川政賢
率四國兵援澄元至和泉與三好長輝畠山義英
等合兵將攻京師赤松氏亦起兵應澄元細川高
國遣兵拒之于攝津不利是時諸國援兵多罷歸
兵寡難守義興欲誘敵京師伺惰襲之八月與高
國等奉足利義植奔丹波澄元入京師城舟岡山
使政賢長輝義英等守之自軍小川二十三日義
興與六角定頼大友親治伊勢貞宗等合兵三萬

發丹波明日攻舟岡山殺傷過當義興督戰自揮
薙刀殪敵三騎定頼橫衝政賢陣大破之政賢長
輝走小川我軍追擊獲政賢斬首二千餘級澄元
長輝脫身走赤松氏方攻伊丹聞之解去義植還
京師（重編應仁記舟岡山之役本書舉兩說一說係永正五年非也一說係永正八年與諸書合可從按足利季世記義興爲管領係永正八年舟岡山之役後與本書不合）九年三月
義興敘從三位以舟岡山之功也（系圖京都將軍譜）十五
年尼子經久謀攻周防義興聞變歸山口經久本
京極氏其祖父持久事京極持清持清令持久如

出雲治國務至經久滅鹽冶某取富田城據之遂
攻略山陰諸國（尼子系圖）及義興輔足利義植專京畿
政經久從在京師恥受其制常怏怏潛去歸出雲
攻國內不從者盡定之石見安藝備後多通經久
者以故義興就國備之（安西軍策）義興在京師十一年
爲政公平近畿稍治及其去細川高國獨用事多
偏私三好氏乘間起兵京師復亂（歷代記）大永二年
春義興發兵入安藝下諸城邑城鏡山令藏田備
中藏田日向守之當是時安藝平賀大野阿曾沼

竹原諸族皆應我獨吉川經基武田光和毛利元
就附尼子氏三年六月尼子經久入安藝與毛利
元就攻鏡山藏田備中死之藏田日向出降被殺
自是大內尼子爭安藝石見連歲攻擊不已四年
五月義興將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兵二萬五千入
安藝分兵使嗣子義隆攻武田光和於銀山陶興
房杉重矩問田隆盛等屬焉而親攻草津及二保
嶋遂攻櫻尾不下退軍廿日市安藝人熊谷某山
中某等起兵援銀山屯坂上六月重矩隆盛議襲

（尾張守興房號道麒　伯耆守重矩　掃部助隆盛）

能登守秀綱
遠江守信通

坂上。與房以爲不可。隆盛等不聽。果遇伏而走。城兵出戰。與房擊卻之。（吉田物語。本書。陶興房作陶道麒。即其號也。諸本或作持長。今據系圖改之。）七月。尼子氏將龜井秀綱。牛尾信通。以五千人援銀山。與毛利元就等來戰。義隆督諸將。邀擊破之。八月。元就乘風雨來襲。我兵多死傷。義隆引兵攻狠森城。拔之。至廿日市。與義興合。義興急攻櫻尾。不下。會尼子經久自將來。陣佐藤。義興留兵備櫻尾。而自拒經久。既而聞肥前龍造寺氏。起兵侵筑前。乃旋軍。五年三月。義興將兵入筑後。

與龍造寺氏小田氏戰。六戰皆克之。二氏請和。許之。筑後星野氏。肥後菊池氏。皆送款。義興還屯博多。修政務。六年二月。歸山口。三月。略石見。攻尼子氏屬邑。連下六城。七月。攻三角兼隆。踰月降。還次濱田。尼子經久自將救兼隆。聞其降。怒來戰。義興拒之。互有勝敗。經久引去。石見盡屬我。義興欲直攻出雲。得疾還軍。享祿元年十二月薨。（吉田物語）年五十二。義隆嗣。（系圖）三年秋。義隆令杉興連援筑紫尚門。朝日賴貫攻少貳冬尚。龍造寺家兼援冬尚。邀

拒其部將鍋嶋清久。橫衝我軍。我軍不利。尚門賴貫戰沒。天文二年。義隆遣陶興房再略肥前。攻少貳冬尚於勢福寺。分兵攻龍造寺家兼於佐嘉。不克。義隆率大兵赴援。攻冬尚。三年四月。義隆與冬尚家兼議和。留興房而還。（九州記。本書。龍造寺家兼作龍造寺胤久。今從龍造寺記。藩翰譜。諸書。）於是秋月原田菊池諸族。皆送款於我。朝廷賞義隆功。敍從四位下。（室町日記）初義興臨終。召義隆及陶興房等。遺言曰。我輔足利氏。定京畿。領防長豐筑。而東定安藝石見。西服龍造寺大友諸族。獨

民部大輔晴久
後修理大夫

憾尼子氏未附。毛利元就有雄才。聞元就與尼子氏生隙。宜及此時厚禮求好。以爲我援。是歲。尼子經久授國其孫晴久。晴久爲人悍厲。不禮諸將。元就等憤惋。至是義隆奉遺命。求好元就。元就乃應我。而與尼子氏絕。（大內記）攻國內屬尼子氏者。取五城。又出兵備後。備後諸城多送款於我。（吉田物語）五年五月。義隆入朝。爲太宰大貳。（系圖）兼周防長門豐前筑前守護。管山陽鎮西之事。尼子晴久聞之曰。義隆雖奉敕。我終不能爲之詘。乃將兵次青野鼻。義

越中守敬興
三郎左衛門爲虎
彈正左衛門久扶

隆大怒自將伐之會晴久嬰疾引去義隆乃旋軍（室町日記）六年春義隆叙從四位上（系圖）八年春陶興房死初興房有子曰義清爲人輕躁好慢人興房疑其有異志毒殺之養其姊夫問田紀伊守爲嗣是爲隆房（陶系圖）興房歷仕義興義隆數有功自興房死大內氏政亂九年九月尼子晴久入安藝攻毛利元就於吉田城義隆聞急使隆房及內藤興盛將兵赴援十二月入安藝以大雪休戰十年正月擊晴久大破之斬其族尼子興久晴久引去尼子氏

屬城皆下於是石見人本莊敬興出雲人三澤爲虎三刀屋久扶等皆倍尼子氏來通欵請導我兵秋元就來山口謝其援也（吉田物語按安西軍策尼子晴久入安藝係八月又按大內記九月十一日隆房入安藝明日與晴久戰破之獲尼子下野守久幸明年正月晴久引兵去並與本書不合）十二月義隆進從三位（系圖寛永系譜）十一年義隆謀攻尼子氏七月將兵二萬五千至安藝毛利元就宍戸隆家吉川興經等迎謁八月以元就爲先鋒入出雲拔赤穴城十二年正月義隆軍畦地山召諸將議戰田子兵庫曰請徙牙營於經

式部大輔誠久

羅木山以薄富田元就曰富田以險聞兵衆食足未易下也不如距城三四里多築壘寨見隙而進可以制勝義隆恃衆欲急攻富田進軍經羅木山三月令平賀隆宗益田藤兼攻洞光寺尼子氏將尼子誠久來救我兵不利吉川興經赴援橫擊走之義隆遣二將守富田河北會霖雨河漲城兵度我不能援攻之元就渡河赴救擊卻之既而敵扼我歸路我軍乏食諸將危懼四月晦興經及本莊敬興三澤爲虎等叛入城我軍將潰五月七日黎

明義隆收兵走湯谷遂從白潟歸嗣子義房自湯谷上船衆爭船義房覆沒義房義隆姊夫土佐國司一條房家子也義隆養以爲嗣於是備後安藝石見諸城復附尼子氏（吉田物語義隆嗣子名據系圖系圖曰義房初名恆持後更晴持又更隆廣又更今名按中國治亂記天文十一年春義隆入出雲軍經良木山五月七日與尼子氏戰不利義隆自八杉浦乘船逃可疑又以義房爲一條房基次子誤）十三年春義隆任侍從十四年叙正三位十六年春任兵部卿（系圖寛永系譜）十七年八月毛利元就率子隆元元春隆景來山口熊谷香川飯田諸族亦從元就來

遠江守武任

義隆厚饗之養內藤興盛女妻隆元令陶隆房與元春約爲兄弟吉田物語是歲義隆進從二位系圖寬永系譜至是義隆寢驕侈耽歌詠不恤政事時皇室衰微公卿避亂來山口義隆欲遷帝都于其國中國治亂記又崇佛教大興土木營宇佐箱崎嚴嶋諸祠義隆記隆房久掌兵義隆嬖臣相良武任狡佞有才恃寵擅威福衆畏之不敢忤武任欲以女妻隆房子長房請之義隆義隆使人諭其意隆房恚曰爲我兒婦者杉內藤若右田氏而可彼則非偶也

辭之武任聞之怒乃以女妻右田左馬助左馬助陶氏宗家也武任因謀搆陷隆房以左馬助代之乃說義隆曰周防德地三千貫本爲南都東大寺興福寺屬邑而隆房奪之是爲政不公也請返其邑如故義隆從之隆房益憤怨吉田物語按義隆記隆房無子武任欲使己子爲之嗣隆房不肯由是武任恨隆房讒之非也內藤興盛杉重矩嘗受足利氏眷遇許用傘囊鞍帕武任說義隆沮格之二人以故怨義隆與武任生隙隆房因與二人相結謀除武任十九年九月有事于氷上祠隆房欲乘是時除武任陰聚兵武任聞之大懼走訴義隆曰聞隆房與興盛重矩謀殺臣其實圖君也請君備之義隆驚急徵兵城下民荷擔而走義隆遣使責讓隆房曰聞汝與武任修怨擅聚兵卒豈欲反邪隆房佯驚謝曰臣以氷上神會集家僕命祭事也豈有他乎興盛重矩亦陳謝義隆不復問武任不自安夜遁入龍福寺削髮爲僧遂奔筑前據花尾城吉田物語義隆記武任據花尾城據安西軍策本書武任奔石見依吉見正賴遂奔筑前恐非隆房與興盛重矩謀曰事既至此主公豈

終釋然於我曹不如還我邑先禍未至而圖之乃詐請義隆曰奸臣武任既逃竄臣亦自分誅戮不圖蒙寬假不知所謝恩臣願乞骸骨屛居私邑法衣參禪無復干豫人事義隆許之冷泉隆豐諫曰隆房還邑欲爲反計耳不如及其入辭刺殺之不聽十一月隆房還其邑若山隆豐切齒曰事去矣安西軍策野上正忠憂義隆失政數諫之不聽至是削髮遁於高野野上系圖二十年八月足利氏使者及大友氏使者並來山口二十六日義隆合饗兩使

近江守隆像
右衞門大夫隆景

命散樂。適有告變者曰。隆房叛。將來犯。於是上下大擾。義隆急修守備。召興盛重矩。不來。冷泉隆豐請先誅二人。義隆曰。彼非黨賊者。義隆毋與興盛妻重矩毋並爲姊妹。義隆特寵任興盛。益食邑。以故不之疑也。隆豐憂懣。與黑川隆像岡部隆景交說曰。事急矣。請背城力戰。不克君自爲圖。臣等以死從之。義隆猶豫未決。衆咸欲出城避賊。佐波新助進曰。去將何之。唯當死社稷而已。勿爲賊所辱。孌臣安富源內淸四郎素有異志。勸義隆保法泉

三位中將信房

新介義尊

寺。義隆從之。遽從法泉寺。兵從者三千。即夜逃亡。僅餘千人。旦日。隆房與興盛重矩。以五千人來圍法泉寺。義隆窮迫。請和不聽。欲自殺。四郎勸義隆赴筑紫。義隆乘夜而遁。前關白藤原尹房及諸公卿避亂來寓者。盡遇害。尹房子信房爲義隆義子。從義隆。四郎路逃走。爲賊追殺。源內降賊。義隆自瀨戶崎航海赴筑紫。沮風還入大寧寺。賊兵來圍。九月朔。義隆囑其子義尊及信房於寺僧異雪。作絕命詞。自殺。年四十五。隆豐燒寺匿其屍。拒戰矢

藤內隆良

盡。遁入經堂。割腹死。黑川隆像岡部隆景天野隆良右田隆次等死之。異雪奉義尊信房而走。爲賊所追。義尊時年十二。顧近臣小幡某曰。吾請與大人共死。不得。偷生至此。有遺憾。汝可盡我命。小幡即刃義尊而自殺。信房亦死。參取義隆記吉田物語。二書云。義隆之出法泉寺也。令其夫人遁。夫人走入妙喜寺削髮爲尼。遂匿廣嚴寺。義隆子及藤原尹房子。二書並不記名。今據系圖補之。一本系圖。義尊作弘貞。與義隆俱死。時七歲。義隆記云。義隆子爲賊所捕遇害。皆不同。按安西軍策。僧異雪奉三位中將及大內新介。遁山中。爲賊所捜索。小幡四郎及新介而自殺。與吉田物語合。今從之。旣而相良武任亦爲隆房兵所殺。

大藏大輔正賴
津和野屬石見

大郎左衞門高
弘

二十一年。隆房旣滅大內氏。盡幷其地。更名晴賢。削髮號全薑。恐四隣來討歸罪。杉重矩殺之。迎大友義鎭弟義長。立爲主。二十三年。吉見正賴起兵津和野。討晴賢。請援於毛利元就。元就將兵屯神領爲應援。弘治元年。晴賢攻元就。元就邀擊於嚴嶋。大破之。晴賢自殺。子長房留守若山。杉隆重起兵襲若山。長房走死。隆重重矩子也。大內氏亡後五年。而晴賢伏誅。又三年。而義長爲元就所攻殺。周防長門。盡屬毛利氏。初義興弟高弘與義隆有隙。

奔京師要名輝弘遂如出雲依尼子氏後奔豐後依大友氏永祿十二年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入筑前大友義鎮拒之兵結不解義鎮使輝弘將兵三千襲周防十月輝弘自鶴崎航抵長門長驅取山口兵來屬者三千人勢稍振松木一佐說曰先下鴻峰城據之出兵秋穗白松扼諸路輝弘不從據山口修守備既而元春隆景旋軍至長門士卒稍稍叛去輝弘大懼欲還豐後圖再舉抵秋穗索舩不得敵兵來逼松木一佐甲斐左馬

助拒戰死輝弘走據茶磨山兵皆散乃自殺波多野石見城井小三郎死之（吉田物語）

岡田僑曰大內義弘從足利義滿伐山名氏清為先鋒立殊功義滿加之封土禮遇殊渥諸將無出其右義弘何所慊於心而倍叛蹈山名氏覆轍也蓋正平以來武臣大率負功驕傲叛服無定而足利氏一切行姑息之政紀律蕩然積習之久遂以倍叛為常耳如義興奉足利義植以定京師蓋似有鑒於義弘者矣夫犯君父者天下所不與其勢雖強大難以成功故善用兵者以義聲為先必有所擁戴以號令天下則雖其心未盡出於公然名順義正天下之耳目屬焉初應仁之亂義弘父政弘屬山名持豐拒細川勝元既而持豐勝元相尋歿勝元子政元遂專權廢義植而三好長輝又輔政元子澄元以亂京師則細川三好不獨大內氏仇亦天下之所同惡也義興奉其君討天下之所同惡山陽山陰鎮西四國響應皆受其指揮長驅東上莫之能禦遂植幟京師復義植身任管領以

制近畿是無他故以義聲為先其勢固足以鼓舞一時也所惜者義興失形勢之利離根本之地遠寓客土糧食不繼敵窺其虛是以不久而復失京師然後之豪傑起方隅者人人無不欲為義興之所為義興有大志知人善任臨終遺命與毛利氏和以拒尼子氏亦可以見其智略有過於人矣義隆文弱不能負荷先業得陶興房扶持僅能守國興房死後政事廢弛姦臣專權終取簒弑之禍可勝嘆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二

日本外史補　卷之二　〇十七　岡田氏藏版

日本外史補卷之三

今川氏

今川義元之事。無可稱道。而余所以紀之者。以累世故家。跨有數國。人民之多。兵馬之富。比肩於當時群雄。常欲繼父志。角逐中原。其意蓋非安一方者。而我　東照公實由是而興矣。昔劉表據荊州。帶甲數萬。劉備窮而歸焉。及曹操擊表。會表死。其子琮庸懦。不與備同謀。而降于操。他日備據其地。以開鼎峙之業。夫義元矜伐致敗。雖與表之偏安

觀望時變不同。然氏眞闇弱失國。與琮無異。而今川氏故地竟歸　東照公。肇建大業。以致今日之隆治。雖非備所敢比也。其時勢畧有相類者焉。蓋自氏親定遠江。勢威頗振。義元繼之。取參河。兼幷三國。今川氏之盛。極於此。而其衰亦兆於此矣。及至氏眞。瑣尾流離。僅延殘喘耳。故今詳義元之事。歷敘其終始。使讀者於治亂興敗之間。有所鑒焉。

五郎左衞門長氏

今川氏。出於源義家。孫義康。義康四世之孫。曰長氏。領參河吉良莊。後長氏讓政務長子滿氏。擕次

四郎國氏　藏人太郎基氏

子國氏。老于幡豆郡今川村。因氏焉。世事北條氏。而滿氏之後爲吉良氏。弘安中。國氏以功賜遠江引間莊。長氏因授傳家名刀龍王於國氏。國氏生基氏。今川系圖。今川記。基氏子範國。稱五郎。嘉曆中。削髮號心省。及北條氏亡。屬足利尊氏。爲遠江守護。延元元年秋。尊氏入京師。軍東寺。官軍絕其糧道。心省與官軍戰于阿彌陀峰。破之。尋與仁木義長拒官軍於西宮。二年春。與桃井直常等。擊鎭守府大將軍源顯家於青野原。直常敗。心省更進擊。手斬數人。遂

五郎範氏　三郎貞世號了俊

大敗之。尊氏賞其功。爲駿河守護。與采邑數十。正平中。從高師直。敗楠正行於四條畷。從尊氏擊其弟直義於薩埵山。弘和三年卒。年九十。心省五子。範氏。貞世。氏兼。仲秋。直世。範氏爲中務大輔。上總介。從足利義詮。犯吉野。貞世爲左京亮。伊豫守。建德二年。菊池武政奉懷良親王。起兵肥後。足利義滿以貞世爲九州探題。有功。初心省欲以駿河與貞世。貞世以兄範氏故。固讓不受。及範氏卒。貞世復讓於範氏子氏家。心省甚嘉之。臨終遺言。令貞

世幹掌門族事。氏家亦深感貞世之志。臨卒遺命以封與貞世子貞臣。貞臣不聽。氏家無子。乃召其弟爲僧居建長寺者。使還俗。更名泰範。立爲嗣。足利義滿爲分駿河。給半于貞世。（大日本史）泰範又疑貞世常欲并其封。會大內義弘作亂。泰範因屢譖貞世。義滿疑之。召貞世。貞世入京師。義滿思其功。待之如初。踰年卒。義滿乃令養子仲秋襲其封。如細川賴元故事。及仲秋卒。泰範遂并其封。（難太平記）元中五年九月。泰範卒。爲上總介民部大輔子範政嗣。

左兵衛督持氏

氏憲號禪秀

世治于府中。應永二十三年。關東管領足利持氏。爲前宰上杉氏憲所攻。來奔範政。使其將瀨名陸奧守等以三百人迎之。馳使告急於京師。將軍足利義持下教關東將士討氏憲。於是鎌倉宰上杉憲基起兵越後。江戶氏。豐嶋氏。二階堂氏。並起兵武藏。十二月。擊氏憲兵於入間川。破之。二十四年正月。氏憲擁持氏叔父滿隆。來戰于武藏豐嶋。二階堂等兵不利。範政使其將三浦次郎左衛門。石川相摸赴援。踰箱根。關東將士皆背氏憲附持氏。

俱進攻鎌倉。滿隆氏憲自殺。持氏乃歸鎌倉。義持賜書褒獎範政。常陸人小栗滿重。下野人宇都宮持綱。倍持氏。範政遣兵擊滿重。持綱獲之。餘黨悉平。正長元年正月。足利義持薨。無嗣。持氏冀立。及義持弟義教嗣立。持氏怏怏。數出怨言。有異心。範政聞之。遺書持氏極諫。不聽。由是與持氏有隙。（系圖）永享四年。將軍足利義教游駿河。範政迎館之。（今川記。京都將軍譜。按系圖係永享元年誤。）五年五月。範政卒。年五十。爲上總介民部大輔子範忠嗣。（系圖。按今川記範政卒係嘉吉二年恐誤。）

持房氏憲子

早川尻成田屬相摸

十年。足利持氏宰上杉憲實數諫持氏。持氏怒擊憲實。憲實訴之義教。義教徵兵東海東山諸道救憲實。討持氏。範忠應徵遣兵。踰足柄山。從上杉持房與持氏兵戰早川尻成田。破之。遂攻鎌倉。有功。嘉吉元年四月。範忠卒。年三十三。爲上總介治部大輔子義忠嗣。（系圖）應仁之役。義忠將千餘人赴京師。山名持豐招之。不應。屬管領細川勝元。護幕府。勝元大喜。居久之。勝元謂義忠曰。東海一道動輒附斯波氏。欲舉兵向京師。公亟還鎮海道。義

忠乃就國圖斯波氏斯波氏世據尾張數犯遠江參河（今川記）文明十一年遠江人横地某勝間田某叛降斯波氏義忠自將擊破之斬横地勝間田引兵還至鹽見坂餘黨復起遮路義忠中流矢重創卒年四十四爲上總介（系圖按今川記鹽見坂之戰係文明七年而義忠卒年二十八誤也外史義忠卒係文明八年未詳其所據）子氏親幼其族瀨名某其老朝比奈某等各植黨相鬭氏親母抱氏親走山西匿小川法榮家上杉政憲上杉定正奉足利政知令發兵定駿河軍狐﨑八幡山使人

責今川氏將士曰汝等新喪主不勠力輔孺子恣爲私鬭何故苟背孺子者皆我仇也我將問其罪將士不荅有伊勢長氏者氏親舅也說政憲定正曰國内將士無叛者特以主幼國疑故植黨耳臣願以二公之意諭將士不聽而後討之政憲等從之長氏廼會將士諭之將士皆聽命誓焉於是迎氏親母子歸入府第政憲定正引兵去長氏故爲足利義視近士應仁中從義視奔伊勢遂自伊勢來依義忠至是將士皆以長氏爲功給下方

莊守高國寺城是爲北條早雲氏親旣復召法榮子爲近昵（今川記按系圖義忠卒氏親猶幼其族範滿有異志謀簒立結上杉定正爲援氏親母子避難於山西老臣朝比奈某菴原某等素歸心氏親與範滿鬭伊勢長氏居間講和範滿攝國事從府第氏親加首服於小川法榮家無幾範滿見殺氏親乃歸府第與本書不合仍竢後考）延德三年氏親聞足利政知爲其子茶茶所弒使伊勢長氏將兵往討茶茶誅之遂取伊豆因以與長氏（今川記）永正三年八月氏親率一萬人略參河使長氏攻岩津城德川棹舟公來救戰于矢矧河我兵不利退軍吉田使牧野傳三守吉田而還（武德大成記）

氏親爲人豪邁蚤有意定京畿欲略遠江尾張以開西上之路是時大河内貞綱糾合信濃參

備前守貞綱

河兵據遠江引間城以附斯波氏十年春氏親率

治部大輔義達

軍入遠江屯笠井斯波義達援貞綱據深嶽城氏親使前軍將朝比奈泰以夜襲深嶽拔之義達脫走遂攻引間貞綱棄城遁十一年甲斐武田信昌兄弟生隙相攻信昌來請援氏親遺兵赴援大河内貞綱窺間與斯波義達復據引間縱火所在氏親率六千騎赴遠江六月造浮橋渡天龍河義達

貞綱迎拒氏親擊敗之義達貞綱退保引間我兵隨而圍城絕水道八月城陷貞綱戰死斬首千餘級義達出降氏親宥死囚之普濟寺遠江平重編應仁記按系圖敘武田信昌滅大河内貞綱並係永正十二年今從本書及總見記貞綱一作欠綱大永六年氏親卒年五十六為修理大夫子氏輝嗣天文五年氏輝卒無子遺言召其同母弟為僧居善德寺者蓄髮嗣立更名義元敘從四位下任治部大輔義元為人有膽略欲續父氏親之志系圖先是德川善德公為其下所弒善德公棹舟公孫也子瑞雲公嗣善德公叔父信定圖篡之瑞雲公走伊勢是歲瑞雲公自伊勢至遠江其老安倍定吉來請援十月義元遣兵助瑞雲公入牟呂遂歸岡崎於是德川氏以參河屬我大成記七年武田信虎為其子晴信所逐來寓信虎義元妻父也甲陽軍鑑十六年故滿氏之裔吉良義鄉反降織田信秀義元攻殺義鄉系圖信秀斯波氏臣也及斯波氏衰據尾張數侵參河平為我勍敵參河上和田守將松平三左衛門素屬織田氏是歲為刺客所殺信秀使

大隅守信廣

庶子信廣代守益築六砦以逼岡崎岡崎危急瑞雲公遣使來乞救質其嗣子竹千代是為東照公路為織田氏所奪瑞雲公來告曰不敢以賤息故背貴國也義元義而許其請十七年三月義元使朝比奈泰能岡部真幸將兵會岡崎兵擊

備中守泰能　五郎兵衛真幸　孫三郎信光

信秀於小豆坂破之信秀留弟信光守上和田信廣守安祥而去武德編年集成按烈祖成績義元令臨濟寺僧雪齋將兵數千援岡崎朝比奈泰能岡部長教為副與本書不合十八年三月瑞雲公卒時東照公在尾張衆疑懼義元聞訃急使朝比奈泰能岡部真幸率三百騎往守岡崎由是岡崎將士屬我十一月義元使叔父僧大原及朝比

大原號雪齋

奈泰能將駿河遠江參河兵攻織田信廣於安祥破之取其郛信廣壓嬰內城是時織田信秀已死子信長至鳴海不敢進大原使人謂信長請以信廣易竹千代信長許之於是信廣得出城而　東照公還岡崎尋質于我事詳于外史義元築館于宮崎寘　公自是參河為我屬國其將士交來執役編年集成按外史織田氏記信秀以天文二十年死而德川氏記則死于天文十八年二記齟

臨今以本書及大成記信長譜諸書考之十八年爲是 二十二年二月義元
略參河先是吉良義安嘗沼定繼叛通織田氏義
元攻義安於東條城擒之會北條氏康窺虛來攻
氏康早雲孫也據相摸威服隣國義元之入參河
慮氏康來侵請援於武田晴信至是晴信入援與
氏康前軍相拒義元尋還軍三月氏康子氏政陣
刈屋川我兵拒之殺傷甚衆既而議和三家合好
義元以女嫁晴信子義信爲嗣子氏眞娶氏康女
二十三年正月義元入參河下鳴原遂入尾張欲

下野守信元

攻小川築砦于村木使松平長勝守之下寺本城
小川守將水野信元乞救於織田信長我軍不利
村木陷弘治元年義元出兵尾張攻蟹江二年八
月參河人與平貞勝以作手城叛屬織田氏築砦
于雨山使其族與平貞良守之義元遣兵攻雨山
貞勝赴救我兵疾攻下之永祿元年二月義元使
東照公略西參河攻寺部廣瀨擧母梅坪伊保
諸城復其舊地有功義元賞之以賀茂郡山中
三百貫德川瑞雲公之卒也義元悉收參河將

左馬助弘定

士食邑約及嗣子長還之是歲 東照公年十七
義元未之還參河將士竊憤怨當是時義元國富
兵衆武田北條皆合好獨織田氏屢擾西邊二年
義元使岡部眞幸守鳴海葛山備中三浦義就守
笠寺鵜殿長持守大高沓懸 東照公守科野將
大擧攻織田氏信長聞之修中嶋善照寺鷲津丸
根諸城守之來攻大高城城中食竭告急義元使
公赴援納糧先是織田氏驍將山口弘定以
鳴海中村來降義元築砦于笠寺使其將戸部

大學助盛重

新左衛門守之用弘定計取大高沓懸多招降尾
張將士孌臣淺田小八郎譖弘定有反心義元怒
殺弘定又信織田氏反間殺新左衛門由是諸將
皆危懼三年五月義元以嗣子氏眞爲留守自將
駿河遠江參河兵攻尾張十七日至池鯉鮒 東
照公自岡崎來會義元命爲先鋒編年集成十九日黎
明 公拔丸根獲守將佐久間盛重是日朝比
奈泰能攻鷲津拔之斬守將飯尾定宗等義元
使 公守大高距前軍十町餘軍桶峽義元旣

拔兩城意頗驕織田信長在清須聞敗自將赴援至中嶋其先鋒佐佐隼人千秋新四郎來戰我前軍逆擊破之斬隼人等來獻首級義元滋驕張宴山間犒士卒不設備信長諜知之間道來襲直突牙營時雷雨晦暝事起不意營中大擾義元揭幄叱之信長士服部小平太進刺義元義元拔刀斫其膝身被創格鬭死我兵終大潰喪軍二千五百人（烈祖成績按編年集成桶峽之役義元爲信長所襲以三百騎走敵兵追躡義元返戰僅餘五十騎終戰死總見記亦然與本書及桶峽間合戰記不合桶峽間合戰記曰永祿三年五月十九日黎明　東照公拔丸根守大高義元前軍將朝比奈泰能等拔鷲津進至鳴海時信長合丹家中嶋兵赴善照寺先鋒佐佐隼人千秋新四郎望之不待信長令襲泰能陣敗死信長嚴禁輕進與泰能等相持是日義元出沓懸至田樂峽得丸根鷲津及鳴海捷報大喜意頗驕張宴閱首級松井宗信等爲先鋒三浦左馬助由比美作守關口越中守爲後拒距牙營各十町餘信長聞之留其將柴田勝家池田信輝等自將兵三千間道赴桶峽時烈風暴雨信長先衆而進直斫牙營事起不意士卒擾亂義元踞牀揭幕叱之信長士桑原甚内進逼義元親兵殺之服部小平太以槍鏦義元義元拔刀斫槍幹及其膝毛利新助進刺義元獲其首松井三浦等聞牙營戰聲各赴援聞義元已死延皆戰死是役今川氏兵死者二千百人與本書及外史略同）　東照公棄大高還岡崎諸城皆解散獨鳴海守將岡部眞幸堅守

信長使人說眞幸降眞幸曰苟返主公喪則致城信長義之送義元首眞幸致城退將入參河謂其衆曰吾無功而退甚慙焉今敵新勝而驕欲乘其不備拔一城以藉口乃陰使人覘刈屋城城將水野信元在小川其弟信近留守眞幸急攻刈屋斬信近既而信元來救眞幸迺收兵歸府中（編年集成）義元既卒氏眞嗣叙從四位下任刑部大輔兼上總介（系圖）氏眞性庸闇信讒間諸將多叛降岡崎四年氏眞聞　東照公與織田氏和遣使讓之德川氏使者來謝氏眞不復問七月參河兵拔鳥屋根東條西尾諸城掛川城主奧平貞能及西鄕正勝菅沼定盈等皆叛附參河氏眞怒與德川氏絕德川氏與織田氏連和數來攻五年三月參河兵攻西郡城守將鵜殿長持敗走其二子爲虜先是　東照公夫人關口氏及世子信康質于我至是氏眞欲殺之會德川氏將石川數正來因我將關口親永請以長持二子易質親永關口氏父也氏眞素重親永長持且憫其二子也許之乃送關口氏及世

子於參河。而長持二子還駿河。既而氏真悔之。怒殺親永。參河將士質在吉田城。氏真持以誘降。無應者。氏真命串殺之。是月。井伊谷城主井伊直親井伊谷屬遠江以冤死。初直親臣小野某怨直親。潛來府中。讒之氏真曰。直親與織田德川通謀。氏真怒欲誅之。新野左馬助諫曰。直親不應有他。恐有讒搆。臣請驗其實。乃使人以情問直親。直親大驚曰。先臣直盛死桶峽之役。則織田氏不獨先君仇也。今織田德川合好。臣何苦事不共戴天之仇乎。左馬助具以

聞。事遂寢。直親將如府中分疏其事。途經掛川。掛川城將朝比奈泰能不知直親冤。既雪。出兵擊殺直親。氏真沒其釆邑。六月。堀越氏延以見付叛。見付在遠江今小原鎮實肥前守鎮實擊之。氏延自殺。七月。奧山貞澄以嵩山嵩山城在遠江城叛附參河。氏真怒。遣兵攻拔其城。使朝比奈泰長入參河。襲西鄉正勝於五本松。斬之。九月。參河將酒井忠次松平親俊攻佐脇。守將板倉重定與牛窪二連木合兵邀拒小坂井。東敗之。 東照公來援。我兵不利。重定死之。佐脇八幡皆陷。六年三

月。 東照公築砦于小坂井及牛窪傍。小原鎮實攻之不克。十月。參河針崎野寺土呂一向僧徒叛。德川氏國內大擾。織田信長方與美濃齋藤氏搆兵。不能赴援。兵連踰年不解。而氏真終無窺隙之意。七年四月。幡豆牛窪諸城叛附參河。 東照公欲攻吉田及田原城。築砦于船形山。絕我援路。五月。氏真將兵二萬救吉田。屯佐脇及八幡。分兵攻一宮寨。使武田信虎將八千。備岡崎援路。公將二千人擊破信虎。過八幡佐脇間。至本能原。

兵銳甚。飯尾致實豐前守致實陰通于敵。稱疾還其邑。引間。行縱火。荒井白須賀驛舍。流言信虎亦通參河。氏真驚。留兵諸城。歸府中。六月。參河將酒井忠次來攻小原鎮實於吉田。鎮實棄城走。保宇都山。編年集成鎮實近江人。來仕義元。其子三浦義鎮。以面首為氏真所寵。好蹴歌。勸氏真觀之。氏真大喜。盛行之。國中靡然成風。成績本書鎮實作資良義鎮作右衛門今從編年集成小倉資久內藏助資久亦得寵於氏真。桶峽之役。舊臣朝比奈葛山等不能死難。逃歸者二十餘人。皆羞杜門不出。由是

新進用事政權盡歸鎮實父子及資久舊臣嫉之懷攜貳八年冬氏真誅飯尾致實其臣江馬安藝江馬加賀以引間屬岡崎武田信虎陰與氏真老臣謀奪駿河事露氏真大怒逐信虎信虎奔京師使人告其子晴信取駿河晴信謂岡崎曰盛而今川氏曰衰駿遠必爲岡崎之有坐生大敵於肘腋非計也乃使人來告欲與俱攻岡崎氏真不懌曰彼非援我者是欺我也我豈墮其術中耶晴信聞之乃與德川氏連和圖我續成十年十一月晴信殺

其子義信義信妻大歸終與武田氏絕十一年二月久野二股高數西塚諸城皆叛附參河三月參河兵入遠江拔堀川攻宇都山小原鎮實逃走保花澤城氏真疆土日縮財用不足三浦義鎮爲急賦斂摘諸將小過沒收食邑以給其用諸將益憤惋叛者相繼十二月武田晴信來侵已空總氏真將兵一萬五千軍清見寺分兵使庵原安房據薩埵山朝比奈政貞葛山備中等十八將拒八幡平晴信向八幡平政貞等陰通晴信不戰而走諸軍

花澤城在駿河

皆潰安房弃薩埵山退與氏真合峙麾下兵逃亡餘八十騎氏真走入府中武田氏將山縣昌景馬場信房來逼臨濟寺氏真惶懼弃府中走遠江據掛川城城將朝比奈泰能與三浦義鎮有隙義鎮不欲從入掛川路亡去從其父鎮實于花澤城武田氏兵入府中剽掠縱火二十二日參河兵來逼掛川我兵出拒不利敵築砦于桑田村曾我金丸諸山編年集成是月氏真攻引間守將江馬安藝江馬加賀以城降既而加賀叛降岡崎安藝疑其貳已

殺加賀加賀從士小野田某殺安藝以降岡崎續成按本書分註曰德川記德川歷代年譜附尾亟云永祿十年飯尾豐前見殺其妻守引間城東照公遣使諭之曰若肯致城賜爾舊邑不使家士流離妻對曰妾雖婦女致城乞降非素志也十二月二十四日東照公遣兵攻引間不利翌日攻破外郭城兵死者二百餘人我兵戰死三百餘人妻擐甲亂髮提眉尖刀率侍女十七人開門而出縱橫突戰我兵披靡妻與侍女皆戰死公惜之其事頗偉然年譜正文創業記家忠日記松梨紀事等皆不載豐前被殺實在八年而江馬安藝江馬加賀自八年至是歲守引間蓋豐前妻在城中不從安藝加賀也十二年正月參河兵復來圍掛川我兵拒之夜襲金丸山參河兵來救我兵不利氏真使人說金丸山城將久能某

久能佯約內應氏真夜遣精兵赴金丸山遇伏而敗三月參河兵復來攻朝比奈泰能出拒不利敵兵競進我舟師出其後敵乃退入引間是月氣賀堀川諸寨皆陷泰能說氏真曰疆內盡叛孤城無救援是坐待亡也臣明旦出城決戰突敵中軍不利即死之請君乘間奔相摸徐為後圖岡部正綱（次郎左衛門正綱）曰非計也為主公盡忠何在一死不如與德川氏和依北條氏以為計議未決會德川氏使者來說曰我與公父祖世結好敢忘之惟公誤用讒臣

是以至於此今若以遠江被與則我與北條氏謀復公於駿河氏真狐疑小倉資久固勸之乃送誓書和成五月氏真致掛川城自懸塚航赴相摸北條氏康使其子氏規來迎　東照公為送糧食於是遠江悉屬　公編年集成初義元書誡氏真曰汝年既長未棄幼志鬭雞走狗文武兩廢今而弗悛其喪邦覆宗必矣言甚剴切至是果驗成續是月　東照公攻武田氏將山縣昌景於府中走之遣使謂北條氏康與俱復氏真氏真聞昌景既去府中使小倉

資久森川日向修府城命岡部正綱守之自是德川氏北條氏與武田氏戰爭不絕十一月北條氏康與武田晴信戰不利晴信遂攻府中城兵不能支正綱出降元龜元年正月花澤城陷鎮實義鎮走高天神為城將小笠原長忠所殺氏真之依北條氏氏康憫之築館于早川寘之及氏康死子氏政遇氏真無狀與武田氏和圖除氏真氏真懼走濱松（濱松即引間也先是　東照公改引間曰濱松）依　東照公　公思舊誼厚遇之其得駿河也請信長以駿河半封氏真信長不聽編年集成天正

三年三月氏真去寓京師謁信長獻其遺寶信長聞氏真善蹴踘招廷臣與氏真對戲聞者醜之是歲氏真剃髮號宗誾成續剃髮號宗誾據編年集成慶長中　台德公賜宅地徙江戶品川歷十餘年而卒生三子範以高久澄存範以（左馬介範以）先父而死生子範英　台德公召範英賜祿五百石世襲今川氏及　大猷公時加賜五百石高久（新六郎高久）以慶長三年謁　台德公賜祿千石更姓品川以別宗家兩家子孫世事幕府系圖按編年集成慶長中　東照公老于駿府氏真携二子往謁　公請仕　公訴之　台德

公錄二子列家臣以其名家使宗子世襲今川氏庶子稱品川氏別之慶長十九年氏真以壽終于駿府與本書不合本書氏真長子範以慶長十二年冬死于京師而　東照公老于駿府即其年春也中間不見氏真父子如駿府事且本書載氏真從江戶品川卒葬牛込萬昌院則終于駿府之事可疑故不取

岡田僑曰今川義元因父祖遺業幷駿遠參食足兵衆與武田北條二氏連和舉三國兵西向以伐尾張當是時義元目中無織田氏而桶峽之敗身首異處將士瓦解強隣乘釁嚮所修好結婚者盡變爲飲血之讎終致失其國者豈非以恆勝恃衆而然邪自古恆勝者必敗恃衆者必危雖豪傑雄武之主不能免也余嘗察義元所施行其背義乖人心者多矣初義元儻役參河將士盡收其食邑既而負約不之還而參河將士之心離矣殺山口戶部二將而部下之兵亦離矣夫人主之所以能使群臣爲我用蹈湯火而不避者以有服其心也義元徒恃兵馬之富不知衆心既已離猶誰與爲戰乎則其敗不待桶峽之役而後知也上杉謙信之入小田原也將十萬兵勢如雷霆宜一鼓舉北

條氏也而一辱成田長泰則八州之士皆叛以謙信雄武辱一士猶且如此而况於辱一國之衆殺熊羆之臣乎桶峽之役率其離心之衆不幸而又有功以驕其心是天奪之魄也古創業之君於平居無事之時與士卒同甘苦結之以恩信而謹刑殺使其不忍負我故臨事赴急如手足之捍腹心明太祖嘗語將士曰張士誠恃財富陳友諒恃兵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嗚呼明祖之所謂不嗜殺人乃我　東照公之所以興也而士誠友諒之恃富強乃義元之所以自敗歟

日本外史補卷之三

二郎遠光　孫次郎長房　信濃守義長　民部少輔高國又武藏守右京大夫

日本外史補卷之四

三好氏

三好氏出於源義光玄孫小笠原長清長清父曰加賀見遠光遠光長子光朝次子卽長清生于甲斐小笠原（大日本史）長清次子長房居阿波三好郡因氏焉自細川氏領四國子孫世屬其部下長房後八世曰義長義長孫曰之長後更名長輝稱筑前守（三好系圖讀史餘論之長更名長輝據重編應仁記按三好別記長清嫡子太郎長經封阿波居三好郡蓋誤）事細川義春爲家宰初細川賴之之後世爲管領居京曰上館賴之弟詮春居阿波勝瑞曰下館義春卽詮春裔也任讚岐守是時管領細川政元無子養族政春子高國又養藤原政基子澄之皆不中意以澄之任丹波守護更養義春子澄元爲嗣澄元稱六郎以其猶幼留勝瑞（重編應仁記養族政春子高國據系圖按二川分流記藤原政基作藤原尙經讀史餘論曰澄元讚岐守元晴子也又曰據系圖觀之爲讚岐守義元子外史曰澄元爲細川元勝子又曰細川賴之二弟詮春滿之世領讚岐阿波曰下館詮春之後爲政春滿之之後爲元勝未詳其所據分流記曰澄元爲細川讚岐守慈雲院孫慈雲院卽義春父成之也與本書合可從）永正二年長輝與高畠

又六郎元長　修理進元吉　兵庫助元扶

其護澄元如京師謁政元竟留輔澄元政元爲人褊躁信鬼神說好潔齋舉動無常其宰香西元長藥師寺三郎左衞門擅權忌長輝四年六月元長與三郎左衞門謀曰主公近狀如狂其禍不遠若六郎代立長輝必用事我不得不爲之下不如速行大事擁立九郎九郎澄之也乃誘政元近臣福井四郎竹田孫七等覗政元入浴室弒之遂攻澄元館長輝與高畠等拒戰不克奉澄元走近江元長等迎澄之立爲主據嵐山八月長輝糾合近江伊賀大和河內淡路兵攻破嵐山斬元長等澄之自殺餘黨悉平（參取分流記重編應仁記按重編應仁記細川澄元如京師係永正三年香西元長作香西元近且云元近與藥師寺三郎左衞門謀誘政元書佐戶倉某覗政元入浴室弒之今從分流記餘畧同南海治亂記曰政元遇害時澄元在阿波長輝聞變發兵奉澄元攻嵐山外史據之蓋誤）長輝請將軍足利義澄以澄元爲管領任右京大夫而自專其政削髮號奇雲三好氏始盛旣而奈良元吉伊丹元扶等嫉奇雲專恣謀廢澄元迎高國於阿波立爲主請援於大內氏先是前將軍足利義植爲政元所廢奔周防依大內義

下總守長秀

興義興聞細川氏亂欲復義植乃許之五年四月
義興大擧擁義植而東高國將兵會義興于攝津
奇雲聞之奉澄元奔近江據甲賀山長子長秀次
子賴澄奔伊勢爲國司北畠材親所殺近畿諸城
皆應義興六月義興糾諸軍入京師足利義澄遁
近江朝廷奪其官爵再任義植征夷大將軍以義
興爲管領重編應仁記按足利季世記義興爲管領係永正八年王代一覽南海治亂記
並云永正五年四月奇雲奉澄元奔阿波五月奇雲自將阿波淡路和泉河內攝津兵二萬與六角
定賴連和擊大內義興於京師不利自殺于百萬遍寺外史據之誤八年七月澄

右馬頭政賢

上總介義英

尾張守尚順削髮號卜山

元族細川政賢以四國兵來援至和泉擊高國兵
走之奇雲與政賢畠山義英等從澄元進入京師
義興高國奉義植走丹波既而與六角定賴大友
親治畠山尚順等合兵三萬來攻澄元軍小川奇
雲與政賢義英拒之于舟岡山大敗政賢戰死奇
雲從澄元脫走歸阿波重編應仁記舟岡山之役本書擧兩說一說係永正
五年一說係八年諸書多作八年今從之十五年八月大內義興歸周
防細川高國代義興專京師政十六年冬奇雲從
澄元至兵庫攻細川高國將川原林正賴於越水

城高國來救十七年春與高國戰不決既而城
中食竭正賴棄城走高國退屯尼崎我兵進攻
高國夜拔營而遁澄元軍伊丹令奇雲追高國高
國走近江奇雲乃入京師意寢驕將士解體五月
高國與六角氏朝倉氏合兵四萬來攻奇雲不設
備香川某安富某等皆叛降高國奇雲戰敗兵散
乃走曇華院請降高國囚奇雲百萬遍寺將釋之
先是奇雲以事殺細川成春成春子尚春降高國
至是欲復父仇請高國鬮百萬遍寺奇雲與子長

則長光俱死澄元得敗報走播磨遂歸阿波高國
爲管領拜武藏守長秀之死伊勢也奇雲以長秀
子元長爲嗣於是元長以嫡孫承奇雲後稱筑前
守參取分流記重編應仁記按阿州將畜記三好別記並以元長爲奇雲子且別記載三好氏畧
系云奇雲子三人曰筑前守曰宗三曰笑嵒而長秀賴澄長則長光四人皆不載其疎漏不足信也
六月澄元卒季世記三好記子晴元立元長輔之重編應仁記按
讀史餘論以晴元爲澄元弟大永元年細川高國廢足利義植
迎故將軍足利義澄次子義晴於播磨立爲將軍
義植奔淡路重編應仁記按外史足利義澄有二子長曰義晴季曰義維蓋據大系圖

四郎左衛門元盛

備後守植通

尊卑分脉今按平嶋系圖以義維爲義晴兄與本書合大系圖等說恐非是六年高國殺其臣香西元盛元盛兄波多野植通與弟柳本彈正叛起兵丹波時京師政令大亂元長聞之謀攻高國以故細川政賢子澄賢爲將十二月至堺浦植通彈正以丹波來歸七年二月與高國戰桂川破之高國走近江七月元長從晴元圍伊丹城不下十月高國請援於朝倉氏將其兵入京師軍東寺及七條鳥羽元長聞之解圍與畠山義英等俱赴京師義英與朝倉氏兵戰不利元長赴救殺

彌三郎國扶

神五郎政長號宗三

傷甚多享祿元年正月晴元與高國議和彈兵守堺城伊丹國扶以伊丹降元長族三好政長忌元長威權與柳本彈正讒之晴元曰元長貳於高國晴元信之由是和敗高國奔近江遂如播磨請援於浦上氏二年正月柳本彈正攻殺伊丹國扶國扶與元長有姻元長族三好遠江攻彈正於山崎城彈正棄城走枚方晴元益疑元長元長怨望八月辭歸阿波參取分流記重編應仁記三年九月細川高國與浦上村宗合兵自播磨入

攝津攻拔富松城晴元遣兵拒之大敗保大物城十一月高國攻陷大物城晴元意悔召元長四年二月元長往謁晴元于堺城晴元大喜命拒高國高國村宗列營天王寺及今宮神戸波邊將攻堺城三月細川之持以八千人來援之持義春子也元長合其兵軍住吉赤松晴政應高國徵來軍神咒寺初晴政父義村爲村宗所攻殺至是晴政欲復父仇陰送款於我約內應六月晴政射村宗營營中驚元長進擊大破之斬村宗村宗

左京亮長政

驍將嶋村彈正奮戰與我兵相搏投水而死斬首二千餘級高國走尼崎匿染戸甕中我兵搜獲殺之重編應仁記本書赤松晴政作赤松政村今據赤松記改之分流記曰高國匿染戸三好康長圍之迫令自裁高國遂入廣德寺自殺於是晴元爲管領任右京大夫元長輔之居堺城晴元既滅高國稍疎元長而寵木澤長政長政畠山義英臣也倍義英來仕說晴元攻義英破之結三好政長欲奪元長權屢譖之天文元年正月元長使三好一秀殺柳本彈正子甚四郎爲伊丹國扶報怨也晴元聞之大怒將

備前守實休
攝津守冬康
左衛門督一存

誅元長。元長懼、屏居堺浦南莊、剃髮號海雲。因細川之持謝罪、不釋。六月、晴元誘本願寺僧徒及和泉・河內・攝津兵、攻海雲於南莊。海雲逸妻子於阿波、而入顯本寺自殺。三好一秀・鹽田若狹等二十餘人死之。海雲生四子、範長・實休・冬康・一存。範長嗣、幼名千熊、稱孫次郎。重編應仁記按室町日記、範長作義長、薙髮號長慶。三好別記作永義、後稱長慶、皆與本書不合。季世記・分流記、實休作之康、從初名也。本書云、實休初名之康、後更義賢、又更實休。初範長母娠、出三好川浴七夜、祈曰、男乎、執天下之權、女乎、爲天子之后。既而產範長。範長狀貌魁偉、有權略。南海治亂記 細川之持薦範長於晴元、爲宰。十年九月、範長與三好政長・波多野備前等入攝津、攻鹽川政年於一藏城。木澤左馬允援政年、範長・政長解圍退守越水城、徵淡路兵、攻拔富松城。十二年七月、故細川高國遺臣立高國族細川氏綱爲主、起兵入堺浦。和泉人王井某等屬焉。晴元命範長伐氏綱。八月、範長將兵擊王井於橫山、破之。重編應仁記按讀史餘論、天文九年十月、細川右馬頭實時子氏綱起兵、圍細川晴元於堺浦。晴元遣使召長慶。時長慶掌細川持隆兵、有威權、以父海雲故、深怨晴元。

高屋城在河內

不肯應召。弟實休諫之、乃發兵至兵庫、守越水城。三好政長迎長慶、與俱伐氏綱、與本書不合。攷分流記、氏綱爲高國後、係天文十二年七月十九日、與本書合、可從。外史晴元召長慶、係天文十五年、未詳其所據。十四年夏、丹波人內藤顯勝據關城、應細川氏綱。波多野晴通欲攻關城、來請援。範長與三好政長赴援、攻下關城。十五年、足利義晴右細川氏綱、與畠山政國謀討晴元。政國尙順子也。承兄植長後、世據高屋城。至是遣其臣遊佐長教、與氏綱兵來攻晴元。使範長拒之、不利。徵兵阿波・讚岐・淡路。九月、範長弟冬康以淡路兵來援。長教等攻大塚城。範長與政長・冬康救大塚。攝津人三宅某・池田某並叛應氏綱。我兵連戰不利。大塚陷。十月、範長弟實休將阿波兵二萬來援、我兵又振。將攻義晴、義晴避之坂本、傳職於子義輝。是歲範長更名長慶、稱筑前守。十六年春、長慶與實休・冬康等入攝津、攻拔三宅城、將攻畠山政國。聞足利義晴軍北白川、以應畠山氏、乃勸晴元攻義晴、而自留備氏綱。四月、晴元入京師、軍東山。尋還軍下芥川城。長慶請援於六角定賴。定賴晴元妻父也。七月、

晴元再入京師。軍相國寺。定賴與子義賢將兵來援。共攻義晴於北白川。破之。義晴尋講和。歸京師。是月。長慶與政國戰于天王寺。破之。追入河內。重編應仁記 十七年四月。與政國和。長慶既壯。屢有戰功。憾三好政長嘗讒殺父。欲除之。乃訴晴元曰。臣父祖世爲國盡忠。當先公辭世。君年尚弱。先臣元長輔君。滅高國。以報先公之仇。乃爲政長所讒殺。今縱不加誅。豈可使其預事。宜速解其兵權。不然臣不能復戴君也。晴元忌長慶威權右政長。長慶益

憤怨。遂降細川氏綱。與遊佐長教等攻政長子政勝於榎並城。晴元大怒。討長慶。徵兵阿波讚岐。是時。實休掌細川持隆兵。持隆之持子也。冬康爲淡路安宅氏後。一存爲讚岐十河氏後。三弟各以其兵羽翼長慶。拒晴元。三好氏勢益盛。參取重編應仁記。南海治亂記。 十八年正月。長慶發兵。縱火伊丹。三月。攻細川晴賢於中嶋城。三好政長適來在城中。與出拒。長慶擊大破之。政長晴賢逃走榎並城。晴元在京師。赴援。入攝津。守一藏城。五月。長慶遣三好長緣擊

日向守長緣

香西元成於西川原。破之。元成走保三宅城。晴元救元成。入三宅。長慶聞之曰。敵萃二城。是自送擒也。六月。長慶將分兵攻三宅榎並。聞政長出軍江口。乃赴江口。與政長相持。冬康一存軍三宅榎並間。絕粮道。諸將慮六角氏援晴元。請先其未至攻三宅。長慶不從。一存以部兵往攻三宅。破柵踰壘。城垂陷。一存曰。使右京大夫自殺。恐非阿兄意。乃留兵備之。還赴江口。共擊政長。斬之。政勝棄榎並走。晴元亦棄三宅。奔京師。九月。長慶擁細川氏綱

入京師。京師震駭。晴元從足利義晴。奔坂本。十九年正月。長慶連下伊丹富松諸城。悉定攝津。遂如京師。五月。足利義晴薨于穴太山中。義輝徙比叡衞。二十年二月。長慶與足利氏臣伊勢貞教。判決畿內政。重編應仁記 課京師之民出地子錢。將軍譜 六角義賢遣使來議和。請復足利義輝。二十一年春。義賢再遣使來請和。長慶對曰。臣不敢抗將軍命。特恨右京大夫右臣仇政長。欲誅臣。是以至此。今臣仇已除。使右京大夫解職。以氏綱爲管領。而右京

大夫子聰明承其後臣則奉命於是和成義輝歸
京師晴元送其子聰明爲質削髮匿堅田長慶寘
聰明於越水城以氏綱爲管領任右京大夫長慶
輔氏綱擅畿內南海兵（重編應仁記）使松永久秀掌京
師政久秀本西岡賈人爲人傾險多智爲長慶所
親任擅威權（南海治亂記）四月長慶自將畧丹波攻波
多野晴通於屋上城聞芥川某以芥川城應晴通
乃引兵還攝津是歲實休弑其主細川持隆奪其
妾擊不從已者悉定阿波自稱豐前守（重編應仁記按將爲）

孫次郞慶興

（記天文二十一年八月十九日三好實休誘細川持隆遊獵伏兵攻之從臣奔散星合彌三郎蓮池清助獨留拒之持隆得間走見性寺實休弟十河一存圍見性寺彌三郎清助赴見性寺俱奮戰持隆自殺二人殉之分流記季世記並係天文二十二年五月蓋誤）二十二年七月
長慶攻芥川細川晴元潛入京師說足利義輝起
兵義輝苦三好氏專橫召六角氏兵晴元遂焚三
好氏第長慶聞之大怒與畠山高政合兵二萬入
京師高政政國子也晴元從義輝奔近江長慶再
攻芥川拔之徙細川聰明於芥川使子慶興守之
二十三年九月長慶令三好長緣將兵畧播磨弘

治元年正月遣實休再徇播磨攻三木城長慶自
將繼之屯大山寺三木城主別所某降播磨悉定
永祿元年五月足利義輝與細川晴元六角義賢
起兵軍坂本長慶使松永久秀拒之于白河徵兵
四國六月義輝軍地藏山久秀以五千人與六角
氏戰不決實休將阿波兵冬康將淡路兵並來援
六角氏請和許之十一月義輝歸京師晴元遁走
長慶還芥川是歲畠山高政爲其臣安見美作所
迫奔紀伊美作代守高屋河內盡附美作長慶欲

伐美作根來僧徒應美作二年五月長慶遣一存
及松永久秀擊根來不利六月長慶自將入河內
美作與野尻丹後等邀拒七月赤松氏別所氏率
播磨兵來援八月長慶率諸軍攻高屋美作棄城
走飯森城隨而圍之美作脫身走大和長慶復高
政于高屋徙細川氏綱于淀三年正月長慶攜慶
興如京師謁足利義輝義輝奏請以長慶叙從四
位下任修理大夫慶興任筑前守賜其偏名更名
義長松永久秀任彈正少弼久秀讒實休有異圖長

山城守康長號笑嵒

慶怒欲誅實休三好康長諫止四月長慶如淡路實休削髮自阿波來謝長慶待之如初尋還芥川畠山高政之復高屋以湯川直光爲宰直光粗暴貪黷國人不附高政復召安見美作以代直光長慶聞之怒攻高政高政與美作奔堺浦十一月長慶徒飯森使實休守高屋遣松永久秀徇大和下澤口萬歲諸城大和平命久秀守志貴是歳一存在岸和田墮馬病創沒四年正月長慶義長如京師謁足利義輝三月饗義輝於義長新第五月寘

富田普門寺在攝津

細川晴元於富田普門寺七月六角義賢糾合細川氏遺臣據地藏山畠山氏遺臣亦擁高政起兵紀伊河內兵多應者長慶聞警使義長屯梅津久秀屯西院以拒六角氏冬康守岸和田以備畠山氏更命實休據堺城爲應援十二月高政與根來僧徒入河內陷三箇城五年春高政以二萬人圍岸和田城中兵寡告急實休實休使篠原長房赴援守岸和田自將萬人出陣久米田長房望見出城戰不利敵兵進犯實休陣實休拒戰被創死軍

教興寺在河內

終大敗冬康棄城走飯森時長慶方會客爲聯歌聞敗自如松永久秀入援諫長慶速出兵長慶曰討賊之事一委汝等吾何必出也既而義長亦入援與冬康等出擊高政於教興寺大破之高政遁走根來僧徒等皆降重編應仁記久米田之役三好記係永祿三年三月三好別記係永祿四年事實亦不同按分流記永祿五年三月三好實休陣久米田畠山高政與安見美作根來僧徒合兵來攻實休先鋒篠原長房擊美作等走之追北而進高政橫衝實休麾下麾下兵寡戰不利實休被重創死由是軍大潰高政遂入高屋使美作等攻飯盛安宅冬康松永久秀援飯盛五月三好康長襲湯川直光及根來兵於教興寺斬直光斬首六百級美作等聞之遁去高政棄

高屋走堺亦與本書不合而年月全同無幾長慶有疾專任久秀久秀威權出三好氏上義長心不平久秀忌義長才望陰謀除之六年八月久秀遂毒殺義長長慶養一存子義詰爲嗣任左京大夫爾後長慶悲哀恍惚不復省事是歳細川晴元細川氏綱相尋卒七年夏松永久秀讒冬康有叛心長慶怒殺冬康既而知其無辜恨悔由是疾益劇七月卒年四十三義詰猶幼三好長縁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稱三好三黨爭權政大亂重編應仁記義詰一作義次又作義繼邦訓皆通按分流

下野守政康號釣閑

主稅助左通

左馬頭義維

左馬頭義榮

記以三好日向守政康三好下野守定逸岩成主税助左通爲三黨讀史餘論以三好康長三好政康三好政勝爲三黨與本書不合外史以三好康長三好政康岩成左通爲三黨未詳其所據實休之死久米田子長治嗣其臣井澤某篠原某專其政成立記按本書細川持隆之遭害其妻大内氏歸周防爲尾其妾岡本美作女也義賢納之生二子長曰長治稱彥次郎次曰存保稱孫六郎八年五月松永久秀與三好三黨擁義詔入京師圍足利義輝於二條城義輝縱火自殺重編應仁記初足利義植之奔淡路攜足利義澄長子義維養爲嗣居阿波平嶋至是久秀與三黨議迎義維子義榮於阿波欲立爲將軍

平嶋系圖足利官位記義維一作義冬未至久秀與三黨生隙三黨擁義詔徙高屋重編應仁記九年二月畠山高政安見美作應久秀屯堺浦義詔與三黨擊高政美作破之久秀赴救度勢難抗請和罷兵六月足利義榮自阿波至攝津十二月入普門寺十年二月朝廷勅義榮爲征夷大將軍叙正四位下三黨負功驕恣不禮義詔義詔怒其乳母子金山駿河說義詔奔堺浦歸松永久秀四月久秀擁義詔據志貴尋入南都守多門城三黨來攻軍東大寺十月久秀襲東大寺焚之三黨遁走十一年正月義詔徙津田使細川藤賢守志貴初足利義輝二弟曰覺慶爲南都一乘院主曰周暠爲鹿苑寺主久秀殺周暠幽覺慶覺慶逃走蓄髮更名義昭歷抵諸國遂依織田信長於美濃九月信長大舉擁義昭入近江攻六角氏連下諸城京師震駭義詔久秀不能拒信長長驅入京師攻岩成左通於青龍寺降之以左通爲鄉導入攝津三好政康棄飯森三好康長棄高屋三好長緣棄芥川皆奔四國攝津河内諸城悉陷十月足利義榮病癰卒義詔終與久秀等降信長參取重編應仁記將軍譜信長譜信長割河内封義詔及畠山高政以大和封久秀信長還入京師立義昭爲將軍館本國寺引兵而去義詔徙若江重編應仁記十二年正月三好長緣等伺信長不在自阿波入攝津松永久秀岩成左通畔應之入京師圍義昭於本國寺義詔爲義昭妹婿助義昭擊長緣等走之久秀復降信長天正元年信長與義昭生隙逐之遂攻義詔於若江城中多叛者義詔自度

不免登樓櫓割腹死近臣遊佐與傳焚樓自殺自
長房起阿波至義詰十四世三百八十餘年乃亡
將齋記按讀史餘論天正元年義詰與松永久秀攻畠山高政滅之信長大怒遣兵來攻若江十一月義詰臣多羅尾丹波沼左京殺義詰以降與本書不合義詰亡後五年三好
長治爲其臣一宮成助井澤賴俊所弒阿波大擾三好記土佐國王長曾我部元親乘間數來侵長治
弟曰存保出繼十河一存後在堺浦於是長治族
迎存保爲主據勝瑞元親畧取大西及重清存保
攻之不克乃降織田信長乞救十年四月信長使

其子信孝及丹羽長秀赴援會信長爲明智光秀
所弒不果元親日夜來侵八月存保與元親戰于
中富川大敗保勝瑞元親來圍會霖雨浸城存保
奔讚岐守十河城阿波讚岐諸城盡陷十一年元
親攻拔虎丸遂圍十河城中粮竭不能支存保潰
圍走京師降豐臣秀吉及秀吉平四國封存保於
讚岐二萬石十四年秀吉將討嶋津氏先命仙石
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及存保率兵至豐後與嶋津
氏戰于戸次川大敗死之十河氏亡參取十河物語土佐物語

松永久秀後義詰之亡四年而復叛信長爲其攻
殺三好三黨或降或滅不詳其所終信長譜

岡田僑曰先師於政記論足利氏君臣曰細川氏
之事足利氏志不在足利氏而患己之得失而已
是以其臣之事之者志不在細川氏一彼一此唯
己之得失是視而無所不至者酷相似也是豈細
川氏之罪哉足利氏事王家也爭其兩統以便於
己亦由其志不在王家而患己之得失其源如此
宜其末流轉相倣傚也故三好氏之臣之亂三好

氏猶三好氏之亂細川氏三好氏之亂細川氏猶
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細川氏之亂足利氏猶足利
氏之亂王家信哉此言余脩史至三好氏之事廢
書而歎焉譬猶與奸奴黠僕俱奪人之財致暴富
後又失之於奸奴黠僕何者既已共事則不得不
分其利彼挾其功以邀於我我惡其無饜欲除之
則爲其所反噬無他以我之致富本出於私也細
川氏世奪足利氏之權皆出於私者也三好氏世
輔細川氏有共事之功而長輝元長享其利未久

而斃。至長慶。則懷無饜之欲。盡并其利而奪之者也。甚矣天道好還。上已無道。下轉相傚。其禍循環無窮也。長慶已廢晴元。立氏綱。盡除已所憚者。以爲天下之事。無復足慮。無幾松永久秀毒殺義長。絕其嗣。以奪三好氏之權。而長慶飲恨而沒。豈非亦傚我之奪細川氏之權也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四

日本外史補卷之五

長曾我部氏

長曾我部氏。出於秦河勝。河勝二十五世之裔曰能俊。自信濃徙土佐。居長岡郡曾我部。因氏焉。能俊後十世曰信能。事足利尊氏。及細川氏領四國。子孫世屬其部下。爲岡豐城主。食邑三千貫。（土佐物語。本書曾我部作宗我部。今據土佐軍記。武德大成記諸書改之。按土佐軍記。長岡郡有曾我部。香美郡亦有曾我部。因加郡名一字。別之。在長岡曰長曾我部。在香美曰香曾我部。本書之說亦然。其作宗我部者。蓋以曾宗邦音相通。致謬混耳。）信能生兼能。兼能生兼綱。

兼綱生能重。能重生元親。元親子曰文兼。當文兼時。足利氏衰。天下爭亂。文明中。一條教房避京師亂。挈次子房家至土佐。將軍足利義政奏請房家爲土佐國司。治于幡多郡中村。房家幼。文兼翼戴之。與本山安藝大平津野吉良山田六族俱輔政。號七郡司。國內稍治。（土佐物語。教房至土佐事。土佐軍記諸書不載。按應仁外記。應仁之亂。一條房家。與父奔土佐。與本書合。可從。本書曰。七郡司之外。有香曾我部氏。片岡氏。中村氏等。國士六十人。）文兼二子。元門雄親相繼。至雄親子兼序。驕橫擅威權。永正六年。本山茂宗。嫉兼序專肆。

左近大夫茂宗
剃髮號梅慶

與大平山城吉良駿河等。攻兼序。兼序拒戰。自度不免。託一子其臣近藤某。而自殺。中嶋某等十二人死之。（土佐物語。按蠹簡集。係永正五年。非也。土佐軍記。兼序作元秀。）近藤抱兒投房家。房家憫而撫之。兒甫六歲。稱千雄。及長。房家爲加首服。命名國親。悉予其舊邑。（土佐物語。本書千雄作千翁。土佐軍記作千王。今從蠹簡集。國親名亦有異同。土佐軍記作元國。南海治亂記作元家。恐非。蠹簡集曰。千雄生于文龜二年。以永正五年。投房家。時年七歲。誤也。國親以永祿三年死。年五十七。推而上之。則永正六年。國親六歲矣。）國親既復。慨然欲復父仇。以茂宗爲其首謀。最恨之。而患其多黨。吉田城主吉田

吉田備中守

周孝。爲人勇而多智。國親欲因以爲援。乃通好。妻以妹。密與謀復仇。周孝曰。公欲舉大事。宜先懷人心。國親於是撫循境內。恩惠備至。人之遠近服從。房家聞之。欲以國親女妻茂宗子茂辰。以解憾。諭之國親。先是。國親與香曾我部秀義約婚。且以茂宗爲宿仇也。欲辭之。周孝說曰。是可以間彼黨也。願公許之。國親從之。遽倍秀義約。更以女嫁本山氏。秀義怒。將攻國親。周孝爲請。秀義謝罪。秀義意乃釋。而深憾茂宗。由是六族互懷危疑。周孝因說

式部少輔茂辰
出羽守秀義

治部少輔元義一作丹波守

國親曰可以舉大事矣天文十三年國親發兵攻大津城拔之介良下田城兵並起遮我歸路國親擊破之降介良城主横山某遂攻下田城主下田駿河虐使其民有一寡婦其子以逋租見殺至是導我兵潛入城縱火國親伏兵城外鼓譟攻之城兵驚潰駿河自殺於是金山十市諸城皆降杳會我部秀義請養國親子親泰爲嗣國親許之（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香會我部秀義請養親泰。係永禄六年。秀義作景好。）十六年國親剃髮號覺世二十年攻山田元義降之（土佐物語。）

（本書攻山田元義。係天文十二年。蠹簡集係弘治二年。皆非也。今據土佐軍記改之。）永禄三年五月覺世納粮於種崎城潮江海賊掠奪其粮潮江本山氏屬邑也覺世大怒時茂宗既死子茂辰聞之大驚斬賊三人來謝覺世不釋諜攻其屬城長濵初岡豐工人福原某得罪奔長濵至是潛來請爲内應覺世遣兵從種崎乘風雨襲長濵福原縱火城中應之守將大窪某棄城逃覺世得捷報自將赴種崎路聞茂辰來救乃逆戰長濵覺世長子元親長身白皙美容儀常沉默居内不

左京進親貞　伊賀守重康　備後守親家

與外事衆輕侮之目爲處女覺世不予視之時年二十二始從軍自率二十騎離本軍而陣將士皆爲之危覺世望見罵曰痴漢當餒敵既而茂辰兵來圍元親馬上揮槍大呼殪三騎而敵兵大至覺世驚喜使次子親貞及吉田重康江村親家赴援親家驍勇多力提帆柱衝陣大破之茂辰走浦戸隨而鬭之茂辰遂棄城走朝倉（土佐物語。本書作元親年十八。然以元親慶長四年卒年六十一推之。則當年二十二。故改之。按土佐軍記。長濵之戰。係弘治二年。誤。）覺世收兵入種崎得疾留兵浦戸種崎

隨長濵而歸元親後發謂衆曰兵端因潮江賊他日當先攻之我將取路宇津山觀潮江形勢而歸衆諫之不聽率兵三百踰宇津山土寇百餘自山上投大石巨木元親怒勵衆仰攻走之既上嶺潮江城在眼下元親熟視曰城無人可取也即下山直破城門而入果空城也將士驚歎問曰何以知城無人元親曰城上飛鳥不驚且土寇之走無一人顧城吾是以知城無人將士皆服六月覺世疾劇自知不起召元親遺言曰吾欲復父讎而志不

忠兵衞忠澄

能遂汝謹勿忘言訖而絕年五十七。土佐物語按蠹簡集作國親年五十九非也余聞諸土佐士人瑞應寺有國親牌主卒年五十七可徵按土佐軍記覺世己拔長濱暴病令嗣子元親守長濱而歸岡豐疾益劇自度不起召元親遺言云云與本書不合四子元親親貞親泰親房元親嗣稱官內少輔奉父遺訓屢攻本山氏下木塚秋山森山諸城泰泉寺吉松稻毛諸族皆來降九月元親遣兵徇土佐郡使吉田周孝守井口城谷忠澄守米本城忠澄爲人機敏有策略其兄爲僧曰非有爲瀧本寺主有器幹與忠澄周孝參與軍

將監親茂

議當是時一條氏衰元親託復讎陰有兼幷之志屢略取隣疆而一條氏不能制五年九月元親攻本山茂辰於朝倉城茂辰子親茂勇悍力拒我軍不利退明日復攻城茂辰逆拒之于鴨部死傷甚多元親還軍六年正月茂辰焚朝倉保本山城先是本山氏滅吉良駿河取弘岡至是戍兵棄城逃吾川土佐二郡平元親命弟親貞冒吉良氏守弘岡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南海治亂記永祿六年元親徇土佐郡攻吉良駿河取弘岡駿河走讚岐與本書不合本書云天文中本山茂宗讓本山城於茂

備後守國虎一作修理亮

康政初名兼定後剃髮號自得宗性

備後守重俊

辰而徙朝倉城朝倉與弘岡接境茂宗何吉良駿河遊獵熱殿河掩擊之駿河自殺據此滅駿河者即本山氏非元親也七年安藝國虎乞援於一條康政合兵來攻康政房家曾孫也時城兵僅五百人元親堅守會吉田重俊自夜須城來援斷敵後元親出城擊破之重俊周孝弟也是歲本山茂辰棄本山保瓜生野元親自將攻瓜生野茂辰窘蹙送致其妻子於我而走阿波土佐物語按蠹簡集滅本山式部係永祿十一年又按土佐軍記永祿五年元親攻朝倉遣使城中說降梅慶卽降剃髮號宗元梅慶卽茂宗號也而又號宗元可疑且本書梅慶死于永祿二年故不取十二

孫次郎親忠

年元親遣使安藝國虎議和不肯七月徇安藝郡攻下姬倉金岡遂圍國虎於安喜城國虎自殺元親命親泰守其城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攻安喜城係永祿八年且云修理亮棄城走野根依野根七郎元親遂圍野根拔之未知是否於是幷土佐五郡獨津野氏據高岡郡屬一條氏吉良親貞說元親攻一條氏屬城蓮池陰招其戍兵戍兵多送欵者元龜元年十一月親貞襲蓮池城兵走保戶波城親貞遂攻下戶波津野勝興懼而降請養一子爲嗣元親使第三子親忠嗣津

野氏天正元年元親既滅六族康政僅保幡多一郡而耽宴好內其老土井宗三諫之康政怒殺宗三於是老臣安並某爲松某羽生某覗康政遊獵要之讓政嗣子內政既而安並等聞康政怒欲誅己懼通款於元親圖康政明年遂逐康政康政奔豐後依大友氏元親從內政於大津以女配之國中悉屬元親後康政入伊豫舉兵來討尋爲舊臣入江左近所紿弒（土佐物語按土佐一條譜康政母修理大夫大友義鑑女也天正五年康政爲元親所迫薙髮奔豐後依大友氏又按土佐軍記元親既滅六族誅除康政而康政耽宴自如其老土井宗算諫之不聽元親因間之詐修好宗算數遣使贈遺康政果疑宗算與元親有私殺之群臣皆危懼元親又誘殺康政老臣安並和泉爲松若狹由是叛者相繼康政乃奔豐後依大友義鎮義鎮其妻父也後康政入伊豫舉兵舊臣多來屬者元親聞之誘一條氏舊臣入江左近紿弒康政並與本書不合錄以備考）是時織田信長定畿內宇喜多直家據備前美作元親求好二氏以自固而阿波有三好氏讃岐有香川氏香西氏伊豫有河野西園寺宇都宮諸族兵爭不絕元親窺間欲并四國（土佐軍記）三年三好氏臣一宮成助來通款（阿州將裔記）八月元親自將略阿波初元親弟親房有疾

嶋親房稱彌九郎

海部屬阿波

就醫京師路泊海部爲其戍將海部越前所殺至是欲先攻海部以修宿憾進陣宍喰越前邀拒元親擊走之遂攻海部越前棄城逃日和佐椿泊皆降使香曾我部親泰守海部四年春略伊豫宇都宮元綱臣菅田直之據大津城與佐久間安房相攻元綱方與河野氏搆兵不能援直之直之來乞救元親遣兵助直之攻安房於鍜治城拔之八幡城望風而潰令直之守二城（土佐物語）夏阿波大西覺養以大西來降質其弟上野既而叛附三好氏諸將請殺其質元親曰質子何罪釋之上野感激請自效五年一宮成助弒其主三好長治阿波大擾元親以大西上野爲鄉導攻大西覺養致城而逼以其邑予上野尋召還覺養城羽久地置戍遂登雲邉寺寺面伊豫讃岐元親慨然指之曰豫讃在我掌中矣（參取土佐物語南海治亂記按土佐軍記元親記並以大西上野爲覺養甥治亂記以爲覺養子今從物語三好記）六年十河存保攻一宮成助於一宮城成助走大栗山存保長治弟也爲十河一存義子長治死後其族迎存保立爲主據勝瑞（將裔）

上野初稱七郎兵衛

羽久地屬阿波三好郡

雲邉寺在讃岐阿波界

山城守康長號笑巖

記」大西上野下重清使覺養守之。既而爲存保所攻陷。阿波諸城多應存保。元親自將自大西攻重清。存保來救。元親擊走之。遂攻岩倉。岩倉三好康長屬城也。其子式部以城降。康長在河內。訴之織田信長。信長移書元親曰。阿波讚岐伊豫皆我之隸。汝謹勿犯。若敢犯吾必加兵于汝。元親不聽。遣大西上野。說降伊豫河江城主妻鳥氏。新居宇摩諸郡皆降。「南海治亂記」香川信景據西讚岐四郡。與十河存保善。既而生隙。元親聞之。招降信景。信景請

五郎次郎親和

養元親子爲嗣。元親大喜。使次子親和嗣香川氏。」七年春。元親略讚岐。圍財田城。城主財田佐兵衛衝圍出戰。横山源兵衛與格鬬斬其首。佐兵衛臣小森菊之丞刺殺源兵衛。奪主首投之火中而逃。源兵衛子源三郎追斬菊之丞。獻其首。元親賜以父邑。遂攻羽床氏。降之。「土佐物語。元親賜源三郎以父邑。據土佐軍記。」是歲三好式部誘殺存保三驍將。存保勢益衰。於是元親幷阿波七郡。威震四國。「南海治亂記」八年五月。波川玄蕃謀反伏誅。玄蕃元親妹婿也。流言一條嗣

君同謀。元親怒放內政於伊豫法華津。一條氏亡。十河存保攻讚岐藤目城。城將齋藤政賴告急。元親遣兵赴援。不克。城陷。政賴遁走。元親自將攻取之。納政賴。「土佐物語」使一將率萬人助一宮成助。攻下一宮城。納成助。「將脩記」大西當阿波讚岐界。其險可守。而便於出兵。元親因以爲根據。築壘于西長尾。置兵以通大西。羽久地糧道。九年春。三好康長入阿波。復其邑美馬三好。子式部以岩倉叛應康長。康長與香西某扼綾坂。元親在西莊。留香川信景

木津屬阿波

而還大西。七月。十河存保募讚岐阿波淡路兵一萬。與康長圍西莊。信景棄城走。織田信長使仙石秀久援存保。徇淡路。羽柴秀吉運糧於木津。是時河野通直與宇都宮元綱戰不決。元綱使菅田直之來乞援。元親將攻河野氏。使一將助直之。守大津。而大西上野自喜多。久武內藏助自宇和。二道迫之。通直乞救於安藝毛利氏。毛利氏以兵一萬赴援。圍元綱于興居嶋。攻陷大津。直之戰死。元親不敢援元綱。元綱竟降毛利氏。毛利氏引去。元親聞之

乃出攻興居嶋元綱棄城逃通直走來嶋乞降通直先曰通盛事足利尊氏授伊豫守護世爲著姓至是而亡伊豫悉平南海治亂記通直先通盛事足利氏據大日本史本書通直作通昌元綱作豊綱與居嶋作松山今據土佐軍記改之按土佐物語天正九年四月元親命久武內藏助親直率七千人畧西伊豫從美間攻岡本城不利中丸死而通直之降係天正十一年土佐軍記內藏助戰死係天正五年攻宇都宮元綱係天正八年事實亦不同仍竢後考十年四月織田信長聞元親苶滅隣國大怒遣其子信孝及丹羽長秀來攻次和泉三好康長爲先鋒攻一宮巒山下之會信長爲其下所弑信孝長秀路

還軍康長奔河內元親聞之大議進取八月自將入阿波與十河存保戰于中富河大破之存保走勝瑞隨而圍勝瑞不下九月霖澇浸城存保奔讚岐守十河城元親旣下勝瑞諸城望風解散土佐物語按土佐軍記中富河之戰係天正五年八月誤三好康長之入阿波也有告一宮成助及富岡城主新開道善通康長至是元親誘殺二人將喬記令江村親俊守一宮東條關兵衛守木津阿波悉定十月元親自將攻存保於十河城不下十一年春再畧讚岐拔虎丸城分兵

徇引田仙石秀久援存保至引田逆戰我兵不利元親聞砲聲赴援擊破之秀久遁去遂圍十河城存保潰圍走京師讚岐平元親自起兵二十四年而幷四國土佐物語拔虎丸城及存保走京師據十河物語本書拔虎丸城係天正十年恐誤十二年羽柴秀吉與織田信雄搆兵於尾張紀伊雜賀及根來僧徒並應信雄欲夾攻秀吉來請援元親遣香曾我部親泰將兵二萬赴援聞信雄與秀吉和乃止土佐物語土佐軍記十三年秀吉平紀伊將征四國元親欲邀拒之于和泉谷忠澄說曰秀吉

大舉國家存亡決於此矣臣請先見秀吉請和以緩其事觀釁而動未晚也元親從之忠澄乃往見秀吉於堺浦曰弊邑以兵亂故絕使聘非敢有他君若有事於四方寡君舉四國兵爲前驅秀吉讓曰汝主横奪四國罪當誅今以其來謝特宥之速可致伊豫讚岐不則大兵臨汝疆忠澄復命因勸元親削二國結和元親怒曰吾百戰取四國今無故付之他人人謂我何若以弓箭失之非所悔也不聽南海治亂記秀吉使弟秀長甥秀次將舟師五萬

自阿波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自伊豫宇喜多氏兵自讚岐並來攻元親命嗣子信親留守而自軍羽久地遣諸將四守疆上以一宮當敵衝使忠澄助江村親俊拒守秀長秀次攻木津東條關兵衞棄城走有告關兵衞通于敵元親誅之秀長進圍一宮阿波諸城多叛者伊豫金子石川諸城亦為元春隆景所攻陷元親計築壘于讚岐植田置羸卒以誘敵於險而間道自羽久地夾擊宇喜多氏監軍黒田孝高覺之與宇喜多氏兵赴

阿波與秀長合兵攻一宮親俊忠澄堅守秀長遣使城中議和忠澄自度衆寡不敵乃如羽久地勸元親和元親不肯衆交諫之乃因秀長謝罪秀吉怒其不亟降削阿波讚岐伊豫（土佐物語元親築壘于讚岐植田誘敵據南海治亂記）十月元親如京師謁秀吉及進見元親昂然注目秀吉不轉視其意有變欲刺之也秀吉溫言待之以故不發既辭出左右笑其不嫺禮節秀吉曰否吾視渠眼光殊可畏也是歲秀吉任關白更姓豐臣十四年正月元親如大阪謁秀吉秀吉俱登天主閣厚饗之（土佐物語）拜從四位下侍從（南路志按土佐物語係天正十六年誤）秀吉將討嶋津義久九月令仙石秀久十河存保及信親率兵赴豐後援大友氏元親助信親俱往臨發秀吉誡秀久曰義久若不服且勿與戰以竢我至秀久先遣書義久致秀吉命促其入朝義久不聽使其弟義弘家久將兵並進入豐後十二月家久攻鶴城元親與秀久存保助大友義紡拒之于戸次川秀久欲濟而戰元親曰敵兵甚銳且恐南岸有伏不如待敵濟而邀擊

秀久以引田之役與元親有隙不聽曰公不欲戰吾欲獨戰乃亂流而進元親不得已與信親俱進果遇伏銃丸雨注我軍大敗存保死之秀久義紡脫身走家久縱兵追擊信親留戰揮薙刀斬二十餘騎而死元親欲親決戰十市新右衞門諫之乃以殘兵數十騎走上原遂抵伊豫不敢歸國秀吉怒秀久違命奪其封元親以信親死宥罪明年春從秀吉伐義久義久降七月歸土佐（參取土佐物語南海治亂記按二書秀吉以元親伐島津氏功加封大隅元親愧前敗辭不受可疑嶋津氏之降秀吉使囚故）

左京進親實親貞子也
掃部助親興
市左衛門政重

（士領薩隅日恐無賜元親之理）十六年四月　後陽成天皇幸
聚樂第元親從秀吉扈衞是歲元親從大高坂信
親歿後元親悲哀踰歲未立嗣庶子香川親和津野
親忠並爲衆所服而元親獨愛少子千熊嬖臣久
武親信希意數稱千熊賢於是元親欲立千熊爲
嗣妻以信親女召將士議之吉良親實諫曰立嗣
以長禮也香川氏年最長次當立即有不當立津
野氏在焉且以姪配叔奈人倫何比江山親興亦
爭之元親不懌而罷親信素與親實有隙譖之曰

香川津野皆非負荷之器而親實等欲立之其意
不可測矣元親信之乃殺親實親興遂立千熊爲
嗣命名盛親十八年秀吉討北條氏元親與加藤
嘉明將水軍屯佐川口沿海有一寨元親與嘉明
以巨艦攻拔寨（土佐物語按元親記小田原之役元親戰艦號大黑丸艦極大櫓大二百人過伊豆崎諸軍皆觀之秀吉遣使襃之）文祿元年秀吉征朝鮮元
親與生駒親正將第六軍（秀吉譜）率三千人航海四
月朝鮮兵艦數百艘抵熊川元親與加藤嘉明脇
坂安治等攻之元親臣香曾我部親氏吉田政重

等奮戰奪虜哨船焚巨艦三艘二年從元帥宇喜
多秀家攻晉州拔之是役慶州將朴好仁來援入
城守禦甚勉及城陷潰圍走吉田政重生獲之元
親以好仁歸土佐以其有將材遇之以賓禮（土佐物語）
（本書曰朴好仁子孫改稱秋月氏其餘所俘獲八十餘人元親憫之賜宅地居之皆販鬻爲業所居稱唐人街云）慶長二年和議敗再航海與藤堂高虎等
將第六軍八月從宇喜多秀家攻下南原進下全
州三年六月元親與諸將歸自朝鮮謁秀吉（秀吉譜）
四年春元親拜正四位少將爲土佐守五月得疾

卒年六十一（土佐物語按蠹簡集四月元親如京師得疾五月卒于伏見邸）盛親
嗣當是時秀吉既薨子秀頼幼　東照公代決天
下政五年　公東下討上杉景勝盛親遣使送款
公尋發軍而石田三成起兵關西遏我使者以
要盛親盛親乃應三成與宇喜多秀家等攻伏見
城拔之八月下阿濃津遂赴關原軍南宮山麓會
小早川秀秋等應東軍西軍大敗盛親不戰而走
入多羅尾山經伊勢伊賀至和泉欲與毛利輝元
俱拒東軍抵大阪聞三成等已被捕輝元乞降乃

航歸土佐。遣使就井伊直政謝罪。土佐物語。東照公特釋之。令直政趣盛親來謝。盛親將赴大阪。久武親信說曰。津野親忠。雅歸心內府。且與藤堂高虎善。高虎推引。恐割本州予之。不如先除之。而後就召。盛親然之。逼親忠自殺。十月。盛親至大阪。寓天滿學校寺。關原記大全。按土佐物語。久武親信勸盛親殺津野親忠。盛親不從。親信乃矯命。迫親忠自殺。又云。東照公命盛親使居大阪第。與本書不合。公優容之。使居伏見故第。召藤堂高虎。問津野親忠何在。高虎具白以見殺之狀。公大怒。褫盛親封。罪當死。直

政為請哀。自詣盛親第。諭曰。主公怒不可回。當以本州付我。盛親乃致封。大全土佐物語。寓京師。削髮號祐夢。大阪之役。所司代板倉勝重。慮盛親有異圖。遣兵監舘舍。盛親請勝重曰。僕與淺野氏有舊。願如紀伊。立功償罪。不聽。會豐臣秀賴密遣使招盛親。許以復舊封。盛親即夜潛入大阪。秀賴大悅。賜印章。使其招四國兵。大成記。按土佐物語。甲寅之役。盛親見所司代板倉勝重曰。聞有事于大阪。僕願効力行間。以償罪。勝重曰。主公不日當發駕。我將為子請之。盛親陽喜謝去。於是招平日所交市人。置酒極歡。衆既散。即夜盛親潛乘輕舸直赴大阪。與本書不合。書以備考。明

仁右衛門高刑
勘解由氏勝

年五月。東將藤堂高虎。井伊直孝。入矢尾久寶寺。秀賴使盛親及木村重成。各將萬人拒之。重成陣若江。拒井伊氏。盛親陣矢尾。上隄望藤堂氏旗。乃潛伏隄下。高虎前軍將藤堂高刑。桑名一孝。藤堂氏勝等馳。追盛親。乃起大呼擊走之。重成游兵亦來援。獲高刑一孝等。一孝稱彌次兵衛。故長曾我部氏臣也。從軍屢有功。盛親褫封後。散遣將士。一孝去仕藤堂氏。及盛親應大阪。舊臣多來屬者。獨一孝不來。人或問其故。對曰。既已委質事人。而又

背之不義。我有一死以報新主之恩。且成故主之名。至是果致死。我軍既克。盛親縱兵追擊。會高虎將渡邊掃部。細井主殿。橫衝我軍。盛親與接戰不利。藤堂高吉。渡邊了。繼來戰。我軍終大敗。重成亦為井伊氏所破戰死。盛親與真田幸村等。自平野退入城。明日。出拒京橋口。望城中火起。乃棄旗走八幡。從兵盡散。獨與近習二人伏葭葦中。城陷後四日。為蜂須賀氏臣長坂某所擒。斬于二條磧。參取土佐物語。難波戰記。元和先鋒錄。按難波戰記。矢尾之戰。盛親獲藤堂勘解由。取其冑。置諸左右。感

其勇也。及被囚。託守兵。遺之勘解由家云。今按先鋒錄。勘解由。與元親姪主水鬪。被殺。子小大夫。年十六。刺殺主水。取父首還。事平。高虎論功。屬高刑一孝等者。以其將爲敵所獲。賞不及。獨屬勘解由者。以復其首得賞。據此。則難波戰記之說誤。按烈祖成績分注。載浪花戰記之說曰。七日。秀賴使盛親守京橋口。是日。城兵戰敗。逃亡相繼。盛親子右衞門太郎。年十三。中夜逃出。盛親不忍棄。亦走。欲歸土佐。道梗塞。乃匿八幡村里蘆葦中。有人告之伏見。松平隱岐守。設計捕之。右衞門太郎走至良岑。被捕。與難波戰記。渭水聞見錄諸書不合。蓋誤。

岡田僑曰。長曾我部兼序。以專肆亡其身。國親以其遺孤。爲一條房家所庇。遂復舊邑。乃負恩擅起兵擊六族。而元親又託復讐。幷呑其國。其罪固不容誅也。而一條氏之所以得禍者。蓋亦有自取焉。自古小人得寵於君。往往馴致簒奪之禍。而其初未必不起於忽微也。人君已不慎之於初。及其勢不可制而悔焉。亦已晚矣。房家不懲兼序之專。而庇國親者。蓋以文兼嘗有翼戴我之功。欲存其後耳。苟欲存其後。豈無處之之道。乃過寵以驕其心。予之邑以益其勢。是猶傅虎翼也。及其加兵於六族。一條氏悔之。而其勢既成。不可復制。無他。不慎之於初。其取滅亡固宜也。余嘗論長曾我部氏之

於一條氏。猶宇喜多氏之於浦上氏。皆忸恩以致反噬也。宇喜多能家爲嶋村豐後所殺。浦上宗景召其孫直家寵之。使其殺豐後復祖讐。割其邑予之。於是直家翹然自恣。盡除己所忌者。遂弑宗景。奪其國。國親不遂其志而死。雖未至如直家弑逆。而元親續成父志。盡滅六族。迫逐其君。有酷肖焉者。蓋宗景房家之於直家國親。其初皆小兒畜之。其意以謂我撫而育焉。何敢負我。不知彼皆懷豺狼無饜之心。非盡奪其國則不已。而二君者不自意其禍之至於此也。房家本肉食紈袴。其子孫皆務安逸。非有治國經世之才。其孱懦與宗景等耳。則其取禍固不足異焉。獨怪直家元親皆犯簒奪之罪。而脫天誅。全首領。可謂之有天道耶。然庚子之役。其子秀家盛親皆應西軍。失其國。一傳而絶祀。識者以爲其父積惡之報。則天道之好還果可不懼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五

豐後守忠久
能負妹丹後局
陸奧守忠國
右馬頭友久

日本外史補卷之六

嶋津氏

嶋津氏其先出於源忠久右大將源賴朝寵比企能負妹有娠夫人政子性妬潛避赴西國路過攝津住吉祠適分娩是爲忠久爲惟宗廣言壻冒姓惟宗後更嶋津氏建久四年忠久任薩摩守護使其臣本田次郎如薩摩治國務而自居京師七年忠久就國居出水山後徙鹿嶋藩翰譜忠久後九世曰忠國忠國生二子曰友久春久春久嗣其子忠

陸奧守春久
陸奧守忠昌
陸奧守忠治稱又三郎
修理大夫忠隆稱又六郎
修理大夫勝久初名忠兼稱八郎
相摸守忠良

昌生三子曰忠治忠隆勝久兄弟以次相繼嶋津系圖嶋津世祿記按藩翰譜以勝久爲忠隆兄誤至勝久無嗣族嶋津實久冀以其子義虎爲之嗣勝久養友久曾孫虎壽爲嗣更名貴久任其父忠良以政由是實久觖望有異志大永六年勝久讓封貴久明年老于伊佐既而與忠良生隙實久因媒孽之謀除忠良忠良走保其邑田布施貴久聞變出鹿嶋赴田布施實久說勝久入鹿嶋廢貴久貴久憤怨與忠良起兵攻勝久勝久爲人不慧嬖臣末弘伯耆竹內小倉擅

三位入道義祐
新山城在日向

權政大亂其老川上大和諫勝久不聽天文三年大和殺伯耆勝久奔禰寢四年勝久自禰寢歸鹿嶋誅大和實久懼而叛縱火城下勝久奔伊佐五年勝久居真幸遂奔豐後貴久與忠良伐實久連年結兵實久力竭出奔餘黨悉平嶋津氏將士立貴久爲主貴久爲人寬弘恤民國內大服二十一年貴久任修理大夫參取薩州舊傳記世祿記弘治二年貴久略大隅下松坂蒲生諸城世祿記永祿元年伊東義祐陷新山城守將知良見大和伊

飫肥城在日向
兵庫頭忠平後更義弘
右馬頭忠將

知地美作吉田治部左衛門殁之日向記義祐工藤祐經裔也祐經世領伊豆事源賴朝有寵子祐時任日向地頭使族人往治之建武中祐時玄孫祐持屬足利氏徙日向自是世據日向以其與我接疆壤終爲仇讎日向記藩翰譜三年貴久聞伊東義祐將襲飫肥使次子忠平往守飫肥四年五月大隅肝付兼續叛據廻城貴久發兵攻之七月與兼續戰于竹原山貴久弟忠將歿之貴久怒益兵疾戰破之兼續脫走貴久留兵守廻城召還忠平

使嶋津忠親代守飫肥。世禄記。按日向記。肝付兼續作肝付良兼。五年。略日向拔飯野城。日向記五月。伊東義祐來攻飫肥。忠親棄城退保福嶋。九月。忠親攻飫肥復之。七年三月。貴久任陸奥守。九年二月。貴久削髮號伯囿。伊東義祐城三山。將襲飯野。伯囿使長子義久攻三山。不利。當是時。三山以東屬伊東氏。飯野以西屬我。世禄記十年十月。伯囿使義久忠平攻三山。破外郭。守將米良筑後隨機防禦。義久忠平乃引兵還。日向記先是。菱刈某叛。據大口城。應肥後相

良氏。十一月。伯囿伐菱刈氏。以忠平爲先鋒。攻馬越城。斬城將井手籠駿河。遂攻湯尾橫川。下之。斬首五百級。平城曾木守將皆遁走。相良義陽將八

武藏守忠元

千人援菱刈氏。伯囿令新納忠元守市山城。參取嶋津家譜。世禄記。十一年正月。伊東義祐將二萬人屯篠嶺。分兵攻飫肥。日向記伯囿使忠平守曾木城。三月。相良菱刈入來院祁答院諸族合兵來圍曾木。忠平擊破之。世禄記六月。與伊東氏和。日向記十二年五月。伯囿遣兵擊相良義陽於戶上嶽麓。破之。菱刈氏乞降。致城徙平城。伯囿使新納刑部守大口。家譜是歲。伊東義祐長子義益軍田原山。與相良氏謀攻飯野。得疾暴死。義祐悲哀。由是勢大沮。日向記。按家譜。永祿十一年。義祐死。然本書及世禄記不載。元龜二年六月。伯囿卒。年

左衛門大夫歲久。一作左兵衛尉。中務大輔家久

五十八。生四子。義久忠平歲久家久。義久嗣。舊傳記。世禄記。三年五月。伊東氏將伊東加賀伊東修理等四將。來圍加久藤城。義久使忠平赴援。敵已破城。退次岡尾平。不設備。忠平潛兵出栗野橫川間。掩擊大破之。敵驍將柚木崎丹後。以槍狙鏦忠平。忠平

馬驚而蹶。槍汰冑上。我兵來遮。攢槍殪之。獲加賀修理等。斬首二百級。日向記。按世禄記。義祐自將攻加久藤城。與本書不合。本書曰。元龜三年五月。伊東氏將伊東加賀伊東新次郎。伊東又次郎。伊東修理。將兵攻加久藤城。加賀陣妙見山下。以備飯野。三將進圍城。破之。退次岡尾平。侮敵不備。嶋津忠平潛兵出栗野橫川間。掩擊大破之。加賀修理收敗卒而退。聞新次郎又次郎等死。即返戰死。荒武某將死。謂其弟曰。吾欲遺一物妻子。以爲訣。弟曰。武夫臨戰不顧家。而今如此。無乃致訾議乎。兄笑曰。臨戰不顧家者。嫌其怯懦畏死也。今己必死。而愁然於妻子。非人情也。乃嚙刀笄。留齒痕。使奴齎歸。俱犯陣死。柚木崎丹後驍勇善槍。被髮裂去袖標。混敵兵。狙鏦忠平。忠平馬驚而蹶。槍汰冑上。嶋津氏兵來遮。攢槍殪之。佐七原八郎兵衛。聞諸將皆死。曰。闔鄉皆哭。而我家獨不然可乎。我亦將使吾妻孥哭。乃奮戰死。米良

筑後曰如是我兵將殲乃鳌從卒據嶮以毆既而薩兵闖至筑後大呼突戰薩兵披靡解而復合者數四終亦死之由是觀之義祐攻加久藤遣其將而不自出也且諸將忠死甚偉并錄以備考加久藤一作覺頭九月義久使歲久略大隅圍小濱小濱根占重長屬城也義久自將援歲久攻拔之重長乞降世祿記日向記根占一作禰寢天正元年春義久再略大隅伐肝付兼續破之三年復伐兼續拔茶園尾兼續乃降大隅平世祿記四年伊東義祐奪其將米良美濃食邑美濃憤恚以須木城來降八月義久略日向攻高原城城將福永平右衛門以城降初義祐勇

決綜練軍事雄張一時自義益死志氣頓衰奢侈近群小猜疑尤甚將士不自安至是伊東氏勢益削弱九月義久使上原尚近守高原五年伊東氏將福永丹波守野尻城上原尚近僞作丹波叛書以間義祐義祐果疑丹波丹波忿怨因尚近送款十二月夜導我兵入城伊東氏戍兵驚走義久馳入野尻內山城將野村刑部紙屋城將米良主稅等皆降義祐窮蹙與孫義賢奔豐後乞救大友氏日向記按家譜義久攻高原城福永野村遁欵竝係元龜年間與本書不合家譜又云天正五年十

新助有信

二月七日義久遣兵三百人入野尻明日義久自將陣城外戶崎守兵焚城遁伊東氏勢益蹙義祐孫祐兵奔豐後亦與本書不合本書祐兵乃義祐次子非孫也當是時大友義鎮并二豐二筑及肥後勢最強六年秋義鎮大舉攻日向義久使家久助高城守將山田有信拒守義鎮軍務志賀兵凡七萬使其將田原紹忍濟耳川圍高城義久聞急將步騎二萬五千赴援至佐土原敵乃解圍卻夾水而陣十一月十日敵前軍將齋藤鎮實吉弘鑑理臼杵鎮次等夜濟川來攻我兵邀戰獲鎮實明旦又戰家久有信出城夾擊大

敗之獲鑑理鎮次等十一將斬首三千餘級我兵追北擠之川敵溺死無算義鎮遁去於是鎮西豪傑皆背大友氏我軍大振大友記九州治亂記按大友記吉弘鑑理作吉弘鑑直今從治亂記耳川之役本書竝係天正五年今據藩翰譜家譜世祿記諸書攺之山田有信爲高城守將據舊傳記舊傳記曰大友氏之圍高城有信在城中適得報其妻新舉一男有信喜曰我既有嗣矣復何憾男名有榮稱彌九郎九年五月義久敘從四位下世祿記先是義久與肥前龍造寺隆信爭肥後隆信據佐賀城威服隣國大友氏既敗於耳川宇土城主宇土行興等附隆信義

久數招行興至是行興與相良義陽來降三府城主甲斐宗運爲大友氏堅守義久築砦于川尻使行興守之以備宗運踰年宗運死由是肥後諸城多降大友記九州治亂記按治亂記宗運作宗雲今從九州記又按家譜曰天正六年隈本城主城親冬宇土城主源行興來降義久使鎌田道觀助親冬守隈本七年相良賴房與阿蘇惟前合兵據矢崎城義久使新納忠元與道觀攻矢崎拔之八年八月義久自將略肥後相良賴房以八代城降後爲甲斐宗運所攻殺其部下來乞救義久使伊集院忠棟守八代與本書不合書以備考

修理大夫義純

十年肥前原城主有馬義純背龍造寺氏來通款十一年夏龍造寺隆信攻

有馬義純義純來乞救義久使新納刑部川上左京赴援下安德城遂攻深江城刑部被創死家譜十二年三月龍造寺隆信以兵三萬攻有馬義純義純告急時義久在八代召將士問計將士皆畏隆信曰衆寡不敵救之不可義久曰成敗在天我爲彼所賴寧可坐視其急乎乃命家久將三千人赴援家久自八代航達洲川浦悉毀舟具陣嶋原設二伏令曰敵來勿動勿不待令而發銃敵果侮我寡來攻我陣不動敵已薄

八代屬肥後

洲川浦屬肥前

家久令曰銃銃丸雨注敵前軍走隆信怒以麾下進家久邀戰良久伏起夾擊大破之川上左京獲隆信斬首七百級九州治亂記按家譜天正十二年春義久自將入肥前軍佐志木欲攻嶋原使家久及新納忠元川上左京等將兵三千自深江至安德龍造寺隆信將二萬五千人來軍嶋原隆信恃衆侮敵家久急擊大破之左京進斬隆信與本書不合藩翰譜曰是時隆信將五萬騎

是役家久子豐久從焉年甫十五臨戰家久爲被冑斷纓餘曰使敵謂我兒決死我雖入泉豈不怡懌若軍有利幸而不死吾爲汝解其結及戰已克乃解之常山紀談隆信死

又七郎豐久初名忠豐

後龍造寺氏衰蒲池草野星野諸族皆降而筑前秋月氏原田氏亦來送款嶋津氏兵威益熾是歲義久以忠平爲嗣更名義弘十三年義久遣兵入肥後擊甲斐親則走之親則宗運子也阿蘇大宮司懼而降肥後平十四年義久欲略二筑六月自將至肥後次八代遣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筑紫廣門廣門以勝尾城降囚之大善寺遂圍巖屋城肥後肥前筑後兵來會者四萬人遣使城中說降城將高橋鎮種堅守不降忠

圖書頭忠長

右衛門大夫忠棟號幸侃

長忠棟益兵疾攻拔之鎮種自殺誘下寶滿城遂圍立花城不下義久以兵疲命二將還軍（家譜按九州治亂記義久使義弘擊筑紫廣門攻立花巖屋使家久攻豐府立齋舊聞記亦云兵庫頭攻巖屋皆誤圍立花事本書不載今據治亂記舊傳記書之）先是大友義鎮乞救於豐臣秀吉是時秀吉代織田氏專制畿內之政勢甚熾義久聞之亦遣使秀吉曰苟見授鎮西八國守護職則奉朝貢秀吉曰以薩摩大隅封之及日向肥後筑後各半餘盡致之使者還報義久怒曰我以吾力并八國何遽予之他人且攻城侵地何世無之彼何爲者欲坐制我至是秀吉使其將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率軍至豐後黑田孝高與毛利輝元至豐前秀吉移書義久徵其朝貢義久益怒大舉擊大友氏（參取藩翰譜家譜薩摩兵亂記）十月命義弘將六萬人自肥後家久將一萬餘人自日向而義久自將繼之至日向立牙于鹽見沿道諸城皆下秋月高橋城井長野諸族素屬我以故孝高等不敢動我軍二道並進入豐後（參取家譜薩摩兵亂記按藩翰譜是時義久分兵二萬入豐後九州記曰義弘將二萬三千人家久將二萬人皆不同今從兵亂記）

十二月家久軍牟滿是時義鎮守臼杵子義統在豐前家久分兵使野村備中白濱周防攻臼杵自圍戶次利光於鶴城義統聞急與秀久元親存保等來救家久乃解圍邀擊謂士卒曰今日與中國兒戰汝等當決死勿欲生奉書義久告訣分兵爲三隊戰戶次川大破之獲存保及元親子信親斬首千餘級義統秀久等走府內家久下鶴城長驅迫府內義統棄府內保高崎遂走豐前秀久元親皆遁家久乃據府內（九州記斬首千餘級據家譜）義弘進軍管見分兵攻野上木部江良株木降之遠近震怖明年春義弘遣兵攻拔下莊津牟禮諸城既而秀吉前軍將羽柴秀長至豐前秀吉率諸軍繼之義久聞之馳入府內秀吉遣僧興山來議和義久不肯與義弘議留家久俱引兵退沿道諸城皆畔土寇並起遮路義久義弘轉鬬至日向軍都於郡秀長進入日向伊東祐兵爲導築五十一砦圍高城城將山田有信堅守義弘以二萬人襲敵將宮部繼潤南條元續營不利嶋津忠親死之義久乃引兵

右馬頭征久

歸麑嶋。義弘亦退軍真幸。（家譜。薩摩兵亂記。伊東祐兵爲鄉導。據日向記。按逕史外史並云。家久襲宮部南條營。盛據陰德太平記等書。與本書及太閤記。秀吉譜諸書不合。恐非。）秀吉兵來圍府內。家久拒戰。不能支。夜乘風雨逃。至日向。遂以佐土原降秀長。（太閤記。秀吉譜。以佐土原降秀長。據家譜。）義弘之在豐後也。遣嶋津征久新納忠元町田久信徇筑前。征久等欲與秋月氏合。從野上經肥田。至北里。聞義弘還軍。乃退守八代。忠元與伊集院忠棟。保合志城。歲久在白根。亦引兵歸薩摩。秀吉既拔巖石城。徇二筑。降

秋月種實等。進入肥後。鎮西震駭。忠元忠棟棄合志城退。欲守隈本城。城主城親冬叛拒之。宇土隈莊諸城亦叛。遮路。忠元忠棟縱火津森木山三舟。擊破土寇。退守關城。城兵逃亡。廼奔八代。與征久久信合。俱乘夜遁歸薩摩。秀吉入八代。肥後諸城悉陷。（家譜。薩摩兵亂記。）先是。野村備中白濱周防。去臼杵。與伊集院美作。攻鶴崎城。城主吉岡掃部寡婦妙林。以城降。至是三將棄城退。爲妙林所誑殺。（嶋津記。九州記。按薩摩兵亂記。野村備中作平田新右衞門。又按家譜。義久義弘之去府內。伊集院美作。

山城守忠昉初名神祇

平田新右衞門。白濱周防爲殿。與本書不合。）五月。秀吉進入薩摩。軍太平寺。分兵攻諸城。諸城連陷。桂忠昉守平佐城。敵將小西行長脇坂安治等來攻。忠昉拒戰。其妻擐甲助夫。捍禦。乘風散灰。敵兵目眯。不能進。因開門突戰。擠之淖中。斬獲頗多。既而衆寡不敵。城終陷。忠昉乃降。秀長等合兵來薄麑嶋。嶋津氏將士交勸義久。因秀長謝罪。削髮。號龍伯。詣太平寺降。（薩摩兵亂記。秀吉譜。桂忠昉夫妻防戰。據舊傳記。）秀吉自平佐城。過宮城。歲久在宮城。陰與新納忠元謀。誘秀吉兵于九尾路

險惡。士卒飢困。刈麥食之。歲久臣本田某。狙射秀吉。不中。是時龍伯既降。獨歲久忠元。不肯降。忠元憤慨。說龍伯曰。秀吉蹂躪我城下。如入無人之境。及今不加一矢。使薩摩男子盡爲婦女。臣聞曹操以百萬衆蔑視吳蜀。而有赤壁之敗。田單以莒卽墨二城。卻燕二十萬兵。悉復舊物。今敵方窘於九尾之險。我以精兵據險與之持久。則彼勢屈不戰自潰。願君委臣以興復之任。龍伯不從。秀吉嘉忠元忠。召見。賜薙刀曰。汝猶能向我彎弓也。對曰。寡

又市郎久保

君若許臣不敢辭秀吉壯之（世禄記）於是秀吉還軍至太宰府乃命龍伯領其故土薩摩而賜大隅於義弘分日向賜義弘長子久保及伊東祐兵等祐兵義祐次子也（日向記按藩翰譜秀吉使義久領其故土薩摩大隅日向而就大隅日向各削二郡賜義弘父子及伊集院忠棟新納忠元云云而賜伊東祐兵等事不載）初龍伯之降山田有信猶守高城龍伯遣使命致城退有信不肯再諭之曰汝不速致城君臣義絶矣有信不得已而退秀吉嘉其忠封之以肥後天草有信辭曰若以其地爲寡君之邑臣則拜命若以臣

列君之近臣臣死且不拜命秀吉不能奪而止由是龍伯重有信（舊傳記）六月龍伯發麑嶋從秀吉如大阪（藩翰譜）是月家久得疾沒家久爲人勇悍佐龍伯經略鎭西世惜之（嶋津記本書曰五月家久見羽柴秀長秀長忌家久毒殺之）十六年肥後人叛攻其主佐佐成政義弘發兵救成政明年賊平歸麑嶋餘黨宇土顯輝來匿出水龍伯捕誅之（藩翰譜）八月龍伯如京師謁秀吉於聚樂第（世禄記本書曰初龍伯之降質其愛女至是龍伯將去不忍與女別作歌示之細川藤孝曰二世登波契羅奴物遠親登子乃別連武袖乃泉連遠茂志連藤孝以獻秀吉秀吉覽之憫然即還其質）是歲龍伯叙三位法印義弘四位侍從削髮號惟新（藩翰譜）文禄元年朝鮮之役作惟新與黒田長政大友義紡等將第三軍率一萬人航海久保從焉（征韓録秀吉譜）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既下都城據之七月朝鮮將元均李舜臣等列戰艦巨濟唐嶋數十里惟新與加藤嘉明脇坂安治等攻唐嶋奪虜艦大戰海中朝鮮兵素練水軍我兵多死傷惟新見其難於進退令士卒曰弗必取敵艦彼求戰則射卻之既而虜兵疲斂兵退（朝鮮征伐記本書攻唐嶋係文

禄二年六月攻晉州之後今據懲毖録改之）十月明將李如松來援朝鮮我將帥宇喜多秀家等議都城旁築寨以備之城東有金化春川二城使惟新守之時惟新在永平城令嶋津豐久以五百人守春川明兵來圍豐久告急惟新赴援擊却之既而明兵復來攻衆寡不敵豐久謂士卒曰城壁未完救援不可竢唯有死耳乃爲圓陣直衝明軍殊死戰大破之盡劓其所獲獻之名護屋行營秀吉賜書賞之十二月惟新父子徙金化金化當咸鏡江原慶尚三道要衝

又八郎忠恒

明兵三道來攻久保率輕騎突戰走之是歲龍伯
至名護屋謁秀吉會我臣梅北國兼田尻但馬叛
據佐敷城將攻八代既而肥後人松羅某安田某
誅二賊秀吉以國兼等叛爲龍伯之罪將誅之
東照公爲白其冤秀吉乃命龍伯還平餘賊而遂
歸罪於歲久賜之死其實修九尾之憾也征韓録按南浦文集略曰秀吉征韓時歲久患痿躄不能從有譖其非病者秀吉怒命細川幽齋殺之未知是否
二年正月李如松逼都城小早川隆景與立花宗
茂等拒之碧蹄館惟新遣有馬重純往援宗茂宗

茂等既破明軍晉州牧司出兵扼釜山王城之間
二月惟新自金化徙龍仁城以備牧司四月議和
諸將皆引兵退屯釜山惟新屯唐嶋六月與諸將
俱攻晉州踰月下之還復屯唐嶋九月久保病卒
于唐嶋久保爲人精悍嘗出曠野調騎射明兵數
十騎來殺我蒐豎久保怒單騎追明兵斬二騎而
還又嘗射獵遇猛虎虎負隅騰向久保從者皆怖
久保發銃斃之惟新聞之戒久保禁田獵及卒深
悼惜以次子忠恒爲嗣征韓録按舊傳記伊集院忠棟有異志忌久保壯武

陰設誅殺之而以病死聞三年忠恒請秀吉從父於朝鮮以十
月晦至唐嶋四年秀吉撿薩摩大隅日向地召惟
新惟新留忠恒發唐嶋忠恒尋徙加德嶋六月惟
新歸自朝鮮謁秀吉於伏見八月歸麑嶋慶長元
年秀吉以和成令諸將撤軍還忠恒受惟新旨守
加德嶋不去征韓録二年和敗諸將再航海惟新將
第五軍征伐記秀吉譜四月入朝鮮屯加德嶋七月諸將
進入慶州惟新乃與刻期令嶋津豐久從加藤嘉
明藤堂高虎脇坂安治夜襲朝鮮將元均舟師於

閑山而自與忠恒從陸攻之率兵三千抵唐嶋聞
舟師喊聲亦發喊豐久跳登一敵艦其臣樺山某
先登中箭而倒甲斐某大倉某繼之奮戰悉殺其
兵奪艦及天明虜艦三百艘來救諸將發大砲急
攻虜棄艦上陸逃惟新預伏兵擊殲之奪艦百六
十艘斬首數千級溺死者無算秀吉賜書褒賞之
八月惟新屬宇喜多秀家攻南原城時明將陳愚
衷守全州將援南原秀家聞之使惟新及加藤嘉
明備全州援路愚衷不敢出諸將夜襲南原守

將揚元自西門逃適月明如晝惟新望見與嘉明等掩擊斬首四百級南原已陷愚衷棄全州走於是慶尚全羅平定諸將相議小西行長紛管全羅道惟新紛管慶尚道揭榜於二道令逃民還其鄉里務農事逃匿不出者處之刑十月惟新與忠恒入海南城黜撿賦税經略忠清道朝鮮人據城者皆望風遁去無迎戰者遂還全羅道屯泗川二年五月秀吉諭諸將悉罷歸獨留惟新及加藤清正小西行長等十餘將於是惟新築海畔以爲根據

六郎兵衞忠實
玄蕃助賴豐

與忠恒守之號曰新寨使川上忠實相良賴豐勝目兵右衞門守泗川征韓録本書曰使川上忠實等守舊館城按舊館城即泗川城也蓋對新寨有是名本書乃以爲別城而謬泥泗川與新寨爲一曰泗川一名新寨明人呼泗川爲新寨恐不然今從秀吉譜諸書改之築望津永春昆陽固城金海五寨分兵守之秀吉譜九月明將董一元將兵二十萬至晉州與望津隔江而屯憚我兵不敢濟江惟新欲誘致以擊之命諸寨守將留兵而退會明捕虜郭國安在望津通款明裨將茅國器國器說一元攻望津使國安爲內應擧火爲信至期國器

引兵臨江既而寨中火起明兵濟江攻望津縱火焚之忠恒請赴援惟新不許一元分兵攻陷永春昆陽盡焚之我守兵走新寨一元已陷三寨意頗輕我遣使來議和惟新卻之趣川上忠實等棄泗川退忠實等將退會明兵夜來襲忠實拒戰獲明驍將李寧黎明明兵益來我兵血戰發銃殪明將盧得功忠實遂潰圍走相良賴豐戰沒勝目兵右衞門聞賴豐死曰我嘗與相良約共死生寧可負乎即回馬冒明軍死忠恒聞泗川急請赴援惟新

兵部少輔貞昌

不許命伊勢貞昌往偵之貞昌單騎馳赴泗川遇忠實與明兵且戰且退貞昌代殿而還一城驗然將士皆悔不救望津泗川惟新曰彼焚望津者由郭國安內應猶可謂得計今不據永春昆陽以窺我虛實乃并焚之大軍野次暴雨露我知其易與且彼戰勝而驕當不出三日而來我深壁堅守以逸待勞可一戰而殲也若分兵四出敵乘其虛悔何及乃下令嚴禁輕出十月朔一元果盡衆而來以國器葉邦榮彭信古爲先鋒郝三聘師道立馬

新左衛門宗位

呈文藍芳威分爲左右軍圍新寨忠恒欲出拒惟新曰未也明兵以大熕摧城門拔柵薄壘我兵拒戰會敵熕炸破火藥齊燃烟焰四迸明軍亂惟新乃命忠恒曰可矣忠恒與數百騎開門出戰明軍披靡擊信古兵大敗之乘勝窮追明兵三騎忽回馬向忠恒忠恒殪一騎下馬將馘二騎迫之忠恒兵平田宗位來並佐助擊走二騎忠恒馬逸宗位追獲馬授忠恒忠恒復馳追敵三騁道立見信古敗亦走國器邦榮乘虛將以萬人橫入城惟新預

整陣備之嶋津忠長以百騎衝國器邦榮軍樺山久高寺山久兼等方追北上北嶺顧見忠長與國器等戰乃繞出敵後擊輜重明兵驚擾惟新命野添某本田某援忠長夾擊大敗之國器邦榮走望津芳威望見先逃國器欲據望津以拒我軍一元不聽遂奔星州我兵追至江而止斬首三萬八千級盛其所劓馘於大樽獻于名護屋行營明音呼嶋津爲石曼子自是明韓兵愈畏石曼子 參取征韓録秀吉譜 是歲八月秀吉以疾薨至是凶問適至諸將潛

相告稍稍治歸裝明軍諜知躡我後然創新寨之敗不敢薄十一月惟新去新寨至釜山小西行長有馬修理等五將在順天明將陳璘陳蠶鄧子龍馬文煥李金張良相等將水陸軍八千與朝鮮將李舜臣沉理合兵扼順天海口列兵艦數百艘行長等不能退惟新聞急曰令行長等死異域我邦之恥也即與立花宗茂等乘艦赴援子龍以輕舸迎我兵我兵發大砲摧其舸獲子龍舜臣來救又擊破之既而陳蠶李金沉理齊進惟新勵士卒弓

銃亂發虜以火器投我艦艦燒多溺死惟新奮戰奪虜艦六艘行長宗茂等俱扞戰卻之順天圍解行長等自南海退惟新與宗茂等至唐嶋我臣樺山忠征等艦爲敵所燒乃率兵上南海嶋惟新又舟迎取行長等亦各以船赴救我軍盡達對馬惟新與諸將俱至伏見見秀吉嗣子秀頼大老奉行慰勞之惟新從外征之役前後七年我得全兵而還者由新寨之捷也 參取征韓録世祿記 四年正月 東照公在伏見時豐臣秀頼幼不能親政 公代裁决

志摩守廣高

天下事。與大老奉行議。外征諸將之功。以惟新功
最大。賜公田在薩摩者四萬石。（藩翰譜上）三月。伊集院
忠棟有異志。忠恒誅之於伏見第。以其擅殺重臣。
屏居高雄。竢罪。公與大老奉行議。釋忠恒。還伏
見第。忠棟子久直。據邑叛。忠恒請假還討之。公
遣其臣山口直友。遺之鏃二千。暑衣百領。又命寺
澤廣高。赴援。久直乃降。（藩翰譜。烈祖成績。武德安民記。按舊傳記。久直作忠
直。）五年。公討上杉景勝。石田三成。與景勝合謀
起兵。移書遠近。抑畱西諸侯赴江戶者。先是惟新

奉書。公明其無異志。而三成固要之。黑田長
政勸惟新歸東軍。惟新素與三成善。遂應西軍。
（成績）七月。發兵會大阪。與宇喜多秀家。小早川秀
秋等。攻拔伏見城。進至美濃。會大垣。八月。東軍
攻岐阜。惟新與三成等赴援。陣呂久川。遣兵三
千。進至合渡。東將黑田長政。藤堂高虎。乘霧雨
來攻。我兵不利。敵追至呂久川。惟新謂三成曰。
前軍雖敗。吾與子整兵橫擊則勝。三成不從。收
兵還大垣。東軍已拔岐阜。進屯赤坂。（關原記）九月

岡山今呼曰御勝山

十四月。公軍岡山。惟新欲及暮潛兵襲赤坂
及岡山營。三成曰。明日之戰。保必勝。不須夜戰。
惟新曰。何以保之。三成曰。田中兵部。通於我。約
內應。惟新曰。是豈足信乎。吾恐爲其所誑。今內府
新來兵疲。宜及止舍未定而擊之。必有利。三成不
從。（慶長軍記。本書曰。初三成遣書田中兵部招之。兵部獻其書東照公。公使兵部佯應焉。三成
信之。故不從惟新言。）昧爽。東西軍大集關原。惟新率四千人
渡藤川。陣王村。三成陣其左。小西行長陣其右。宇
喜多秀家。又陣其右。（關原誌記）惟新馳使行長趣戰。行

長不肯。（關原記大全）東將井伊直政。奉下野守忠吉。率
輕騎來突我先鋒。先鋒與接戰。既而忠吉直政。以
其全隊。與細川忠興。稻葉典通。加藤貞泰等。合兵
來戰。惟新分兵爲八隊。更代而戰。東西交鋒。烟塵
蔽空。西軍勢甚熾。三成以麾下兵二千。橫衝東軍。
爲本多忠勝所破而退。忠勝又橫擊我先鋒。先鋒
敗。三成秀家前軍。亦爲黑田長政福嶋正則所破。
行長先衆敗走。於是惟新與三成秀家。各以麾下
兵殊死戰。勢又張。會小早川秀秋應東軍。擊大谷吉

刑部少輔正之正則子

隆東軍競進由是西軍大敗三成秀家走膽吹山惟新謂我雖敗卻走非武率殘兵五百以銃自環取路多羅尾山直過東軍而南福嶋正之遏之我兵擊卻之東軍猶尾擊嶋津豐久以二百騎返戰死惟新自度不免將決死阿多盛淳叩馬曰是非大將死所請君破一方退冒其馬驅之自留植牙旗呼曰嶋津義弘死于此東軍麕集盛淳奮戰與部兵十餘人共死惟新得間脫走既而忠吉直政又率輕騎追躡惟新令親兵以種島銃狙射直政傷臂而退譜記本書

加藤貞泰作加藤直泰蓋寫誤今據藩翰譜改之按舊傳記載釋覺山撰阿多盛淳碑文略曰盛淳號長壽院父曰島山賴國為三好氏所攻自河內來奔義久待之以賓禮生二子長為盛淳賴國謂亡國之餘不宜置後嗣使二子為僧盛淳幼去經歷諸國勤行八年歸麑島義久以盛淳為安養院主為人辯捷有氣節義久愛之參與軍國謀議時人語曰諸事不決問義僧後義久令盛淳還俗冐阿多氏為隊將關原之役義弘在大阪馳使召盛淳盛淳與妻子訣即日航海抵大阪聞義弘在大垣乃馳如大垣謁義弘既而東西軍大戰關原西軍敗義弘以殘兵五百退東軍追躡義弘將決鬪死盛淳諫之代死義弘因得與近臣數十騎脫於走還國義久嘉盛淳節義命其子忠棠襲父祿

是惟新與數十騎踰嶺間道歷伊勢伊賀至伏見毛利輝元在大阪惟新使人謂曰關原事雖不成公與我合力守城猶足以有為公豈有意乎輝元不應惟新怒曰怯夫不足與謀至大阪奪毛利氏船歸薩摩參取安民記慶長軍記惟新夫人在大阪第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以計脫之以船三艘護夫人泊周防海上夜半乘風潮揭灯一艘先發夫人及左京助兵衛後發時黒田孝高置戍船富來浦以撿往來左京助兵衛望見戍船篝火認為前船灯距富來一里天向曉覺之遽轉柁走戍船怪之來追發銃左京助兵衛乞降不聽二人自度不脫相

謂曰決死一戰不克則勸夫人自裁吾輩殉之耳乃分二艘為左右連發鳥銃戍船八艘分攻左右我兵拒戰勝敗未決會戍船火蓬投之左右船一時悉燒舟中婦女悲泣夫人端坐焚死左京助兵衛力戰死之餘衆燒溺無脫者唯舟師十三人婦女八人被俘孝高使人護送薩摩成績黒田家譜按安民記惟新至大阪取其質命伊集院左京有川助兵衛護婦女船抵周防泊島尻夜半拔碇齊發揭一灯牙船諸船認從之時黒田氏哨船五十艘扼海路左京等誤認哨船篝火以為牙船也從之天向曉覺之大驚拒戰左京助兵衛皆被重創死死者三百人既而我兵來救敵乃解去與本書不合又按常山

紀談。大阪賈人。有左近者。嘗往來薩摩。受惟新眷顧。是役預艤船以待惟新。惟新之至大阪。先使人詣左近。左近迎問曰。主公何在。使者詐曰。昨戰死。左近泣曰。僕聞關原敗。日夜俟主公。今已矣。將投水。使者遽止之。告以實。惟新蹕至。左近大喜。乃匿惟新于船腹。載酒樽。從如薩摩。後左近子仕島津氏云。未知是否。書以備者。先是加藤清正應東軍。攻宇土。悉下小西氏城邑。龍伯發兵援小西氏。攻佐敷。清正既拔宇土。與黑田氏合兵臨薩摩。龍伯聞關原敗。不敢與清正孝高抗。因福島正則謝罪曰。近日之事。舍弟義弘所爲。義久非敢有貳。今既因義弘謹族罪。於是　東照公令清正孝高弭兵。龍伯欲如大阪面謝。有疾。使其臣鎌田政近請哀。七年四月。得釋。盡賜其舊封於龍伯。龍伯大喜。以忠恒爲嗣。將如大阪謝恩。會伊集院久直復叛。不果。十二月。忠恒如伏見謁　公。十一年九月。忠恒謁　公於伏見城。　公賜其偏名。更名家久。藩翰譜　初。永亨中。足利義教賜琉球於忠國。世來貢。方貴久時。國內多難。絕使聘。天正中。遣使來貢。通互市。自朝鮮之役作。不復通。家久欲復琉球。請之　公。許之。成績。舊傳記。　於是家久遣僧龍雲於琉球。責其

龍雲本新納氏日向大慈寺主

來貢。國王尚寧不從命。琉球有三司官。世祿重臣。更任其職。適其官缺。舉佞臣邪那者補之。邪那見我使輕蔑之。龍雲復命。具圖其所過山川地形獻之。參取舊傳記。南浦文集。　十四年。家久命樺山久高爲將。平田增宗爲副。以征琉球。以龍雲參軍事。兵總八千。久高既受命。士卒以其無重望。意輕之。及軍發。新納一氏送久高。張帳置酒。衆皆會。一氏推久高上坐。曰。今日之事。卿代主公任重職。不得不然。由是士卒服久高。家久出屯山川。爲策應。三月。久高攻破大島及德島鬼界永良部諸島。四月。至運天。時尚寧城那覇港。張鐵鏁於港中。屯精兵以拒守。久高乃從運天陸行。擊破諸城。過那覇港後。直逼都城。敵專備那覇港。而都城兵寡。不敢邀拒。我兵一鼓拔城。擒尚寧。斬獲數百級。三司官以下悉降。久高嚴禁鹵掠。五月。收兵。以尚寧歸薩摩。家久馳使告駿府及江戶。幕議以琉球賜家久。自是琉球世爲我屬國。舊傳記。本書樺山久高將三千人。今從成績。按成績。家久以樺山久高爲將。平田太郎左衛門爲副。率兵八千。艤百餘艘。伐琉球。抵德嶋。琉球王尚寧以五千人拒之於日本

權左衛門久高太郎左衛門增宗

山山在我日本界距王都百里久高擊破之斬首三百餘級琉球兵潰走島民悉降四月朔我軍主那覇津餘與本書略同遂史外史並云以新納一氏為將其記戰亦與本書大異蓋據琉球征代記致誤十五年八月家久率中山王尚寧謁　東照公於駿府遂如江戶謁　台德公十六年十二月龍伯薨年七十八藩翰譜按舊傳記龍伯薨係十六年正月龍伯晚屬意治道務節儉國分城門茅茨蘁墙有司請曰城門甚陋不可以視外賓請易茅以板龍伯曰他邦來者其人賢乎則屬意民俗城門雖美民窮俗敝則知其政不治汝等患民之不富勿患城門之陋舊傳

記惟新嘗謂龍伯曰天下偃武庶士漸趨怠惰犯法令請用威刑以檢不恪龍伯曰下之所以犯法者由不知禮義上教之以義率之以禮則下有恥且格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威刑安得淳風化致休和哉惟新愧服窓之須佐美大阪之役家久以海路不穩不出兵事平率其妻子徙之江戶鎮西諸侯質妻子於江戶始於家久云元和三年七月家久進參議五年七月惟新卒年八十五藩翰譜惟新自奉甚儉冬月不襲衣其在朝鮮方冬嘗中設一長

爐與士卒俱伸兩脚圍之同臥起飲食加藤清正聞之歎曰兵庫頭得士心其強盛不亦宜乎舊傳記寬永三年八月家久累進從三位權中納言十五年二月薨年六十子光久嗣藩翰譜岡田僑曰島津氏以源氏之裔世有薩摩至龍伯威武大振盡并九州而惟新家久皆雄悍善戰所向莫不摧破及與豐臣氏接兵始取挫衄然竟不失其舊封也或曰島津北條皆拒豐臣氏命而北條氏不免島津氏獨得自全何也曰二氏之罪非

有輕重也其所以除彼存此者蓋以其地形異歟古稱關東八州可以敵天下自源氏北條氏至足利氏皆據關東以興焉早雲以不世出之雄開基於伊豆子孫相續遂并八州五世養兵據形勝之地又與　東照公連姻他日或一翹足則天下之事不可測此豐臣氏所以深忌北條氏而除之也龍伯兄弟善用兵非氏政父子所及也然其所據遠在西陲殆如外國歷鎌倉室町變故無有窺其國者其地形險狹不如八州沃野千里用武之地

嶋津氏雖幷九州然得之日淺兵非故附者又無強援之可恃所以得自全也且秀吉意已在除北條氏則雖欲復除島津氏亦時勢有不可者焉何者創業之君討叛撫服務存大體使其得自新故費力少而收功多若夫欲盡鋤天下故國則人人自知不免出死力拒之招危亡之道也則其於島津氏吾未知成敗如何也故曰時勢有不可也余嘗論薩兵勇而輕死至今遺風猶存亦足見龍伯兄弟養士有素焉其謀略戰攻之跡多可稱道而

最功於天下者爲征韓新寨之捷當是之時主沒於內兵連於外天下恟恟如蹈薄氷向使惟新無新寨之捷則韓兵尾擊躡我後十萬軍卒爲海外鬼未可知也庚子之役侯伯抗東師貶遷流竄失國者不可勝數而島津氏封土依然雄峙於鎮西豈不以其有大功於天下也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六

日本外史補卷之七

大友氏 附立花氏

經家女利根局

大友氏出於左近將監源能直。右大將源賴朝幸大友經家女。有身。賜之藤原親範。生能直。冒外祖姓稱大友。（大日本史按藩翰譜大友經家作大友經宗。大友記藤原親範作大友親義。）能直幼字市法師。賴朝嘗詣箱根。親範攜市法師謁賴朝。自是市法師常侍賴朝。建久四年。從獵富士野。會曾我祐成與弟時致夜殺工藤祐經以復父讎。營中大擾。賴朝擐甲欲親出拒。市法師年甫十一。牽袂諫曰。闇夜小鬬。不足親勞手。君非征夷大將軍邪。何不自重。賴朝大奇之。後以功爲左近將監豐後豐前守護。名能直。治于藤北。後徙居府內。（大友記。治于藤北。據大友系譜。）能直五世孫曰貞宗。爲左近將監左衞門尉。兼近江守。元弘中。後醍醐天皇在舩上。貞宗與菊池武時少貳貞經謀勤王。既而與貞經俱叛應足利尊氏。攻菊池氏。尊氏之走筑紫。菊池武俊迎戰多多良濱。貞宗從尊氏。弟直義擊敗之。及尊氏再向京師。貞宗復從直義攻拔福山。進

藤北屬大野郡
府內屬大分郡

戰湊川。敗楠正成。尋與諸將拒新田義貞於東寺。卻之。貞宗生六子。貞順。貞載。宗匡。氏泰。氏行。氏時。貞載爲結城親光所殺。尊氏命氏泰承貞載後。氏泰無子。以弟氏時爲嗣。（大日本史。氏時子親世。）爲修理權大夫。幼有異質。及壯豪邁。屢與菊池武政戰不利。議和。及武政死。親世攻武政子武朝。不利。請援於足利氏。足利氏使大內義弘赴援。自肥前進親世。踰阿蘇。入益城郡。與義弘俱乘曉霧襲武朝於託摩原。大敗武朝。既勝而意驕。親世謂我當以計取之。乃縱反間於肥後曰。託摩原之役。義弘被創。不能復出兵。親世亦病。頃之親世僞病死。葬萬壽寺。潛剃髮號祖高。武朝聞之喜曰。親世死。無復足慮。曰縱酒弛備。親世諜知之。陰與義弘約期急攻武朝。大破之。武朝乞降。親世朝京師。爲筑紫探題。（九州記。按菊池傳記。託摩原之役。及武朝乞降。並與本書不合。）親世卒。二子持直親隆。皆幼。弟親著承後。親著長子孝親。爲人粗厲驕縱。親著惡之。欲傳國次子親綱。孝親聞之憤怨。應永十三年冬。孝親弒親著而自殺。持直盡誅賊

親綱初名花市

丹後守親眞

黨自立。永亨五年春。持直讓國親綱。寶德二年春。親綱讓國持直弟親隆。親隆讓國親綱弟親繁。親繁卒。子政親嗣。文明十六年。政親傳國長子義右。既而生隙。明應五年。義右弑政親。義右亦見殺。政親弟親治起兵。平義右黨。自立。尋傳國長子義長而老。永正十五年秋。義長卒。子義鑑嗣。猶幼。親治決國事。大永四年春。親治卒。義鑑始親政。天文十六年春。義鑑如京師。謁將軍足利義輝。叙從三位。任左馬頭。先是。菊池武朝之裔能運死無嗣。族政

隆承後。國人不服。廢政隆。更立宇治惟乘子惟長爲主。更名武經。既而武經驕恣嗜殺。將士怨叛。逐武經。分取其地。國中大擾。御舟城主甲斐宗運。素歸心於我。請來攻。十七年八月。義鑑令長子義鎭將兵伐肥後。以宗運爲鄉導。攻合志親爲於竹迫城。降之。遂攻下宇土。津守。木山。八代諸城。肥後平。義鑑令弟義武冒菊池氏。鎭肥後。(九州記。按菊池傳記。係天文二十年。)義鑑性剛暴。好內。疎義鎭。而愛少子八郎。八郎母有寵。欲立其子爲嗣。結義鑑嬖臣入田親眞爲

伯耆守鑑連。後稱丹後守。剃髮號道雪

兵部少輔鎭實

援。親眞爲數稱八郎賢。由是義鑑有易嫡之意。十九年二月。義鑑將廢義鎭。召其老齋藤播磨。小佐井大和。田口玄蕃。津久見美作。議之。四人交諫曰。世子聰明無過。廢長立庶。非禮也。義鑑不懌。起入內。是夕。復召四人。玄蕃美作辭以疾。播磨大和入見。義鑑殺之。玄蕃美作聞之。惶急。即夜合謀突入臥內。弑義鑑及八郎母子。而自殺。義鎭適浴別府溫泉。聞變馳歸。令戶次鑑連。齋藤鎭實。擊親眞。親眞奔肥後。投宇治惟豐。惟豐其妻父也。謂曰。汝不

能死君難。欲求活於吾。吾安得私汝。乃斬親眞。來獻其首。義鎭命梟之於市。(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親眞一作親誠。按治亂記。八郎作到明子。誤也。到明即義鑑謚也。又按豐後國志。義鑑之見弑。義鎭發日田玖珠兵擊親眞。親眞拒戰不支。走小松寨自殺。或曰。今小松尾山林中有二墳。一親眞。一其女墓。未知是否。)義鎭既立。慨然欲復遠祖親世之業。勸學勵武。二十年。大內氏臣陶晴賢弑其主義隆。明年。晴賢請義鎭弟義長立爲主。(九州治亂記)弘治元年。安藝國主毛利元就討晴賢誅之。大內義長保山口。元就攻之。三年。義長棄山口。走長門自殺。於是元就謀弁

三河守鑑種
越中守鑑速
秋月城在筑前

豐前筑前。陰招鎭西諸豪。筑前秋月文種。原田隆種。肥前筑紫惟門。素屬我。文種隆種。皆漢高祖之裔。惟門。太宰少貳賴鎁之後也。三家皆以門地自負。我將士以其勢微。待之甚倨。三家常忿怨。至是陰送款於毛利氏。義鎭聞之。遣戶次鑑連高橋鑑種。臼杵鑑速。伐之。七月攻文種於秋月城。拔之。文種自殺。八月進攻惟門。惟門敗走。保五箇山。遂奔安藝。義鎭令鑑種守巖屋。參取大友記。九州軍記。永祿五年。毛利元就既定山陽諸國。十月使小早川隆景將

左近大夫鑑理

兵入豐前。攻門司。守將奴留湯主水棄城走。義鎭聞警。遣戶次鑑連。齋藤鎭實。吉弘鑑理。以二萬人赴救。至立石原。分兵爲二。鑑連循安達山西出柳浦。鎭實鑑理。次魚野鵙野。約待前軍。已合踰山擊敵後。十三日。鑑連與隆景戰于柳浦。令弓手亂發。每矢刻己名。敵陣頗動。既而鎭實等踰山鼓譟夾擊。破之。隆景走保門司。隨而圍之。隆景棄城逃。我兵追擊蹙之海。敵兵爭舩覆溺死者無算。隆景僅免。於是豐前二筑復屬我。威震鎭西。九州治亂記。按吉田物語。門司之戰。係永祿四年。事實亦與本書大異。當是時。肥前有龍造寺氏。薩摩有嶋津氏。皆爲勍敵。義鎭既破毛利氏。寖驕恣。多內寵。日事宴樂。好歌舞。戶次鑑連欲諫。不得見。乃選歌舞童女。獻之。義鎭欣然召見。鑑連因諫曰。先公怠政。失撫御之道。致疆內怨叛。其鑒不遠。今毛利氏憤門司之敗。日夜伺我。君曾不以爲慮。自宴樂深宮中。臣切恐不獨外患。衆之雖疆內亦不可保也。願君以先公爲戒。義鎭納之。大友記。是歲義鎭削髮。號宗麟。大友興廢記。按九州記。九州治亂記。係永祿八年。

巖屋在筑前
寶滿山在筑前

十年。高橋鑑種以巖屋叛。降毛利氏。初鑑種兄一萬田彈正。妻有容色。宗麟殺彈正。納其妻。鑑種怨之。以故叛。糾合秋月種實等。種實文種子也。文種之死。種實猶幼。竄匿陰圖復仇。至是乞援於毛利氏。筑紫惟門子廣門。亦據三條城應鑑種。鑑種城寶滿山據之。使其族守巖屋。參取藩翰譜。大友記。九州記。宗麟殺一萬田彈正。納其妻。據藩翰譜。高橋記。按大友記。初宗麟以鑑種伐秋月氏功。賜巖屋城。鑑種懷觖望。以故叛。恐非。宗麟聞之大驚。遣戶次鑑連等伐之。七月鑑種出城逆拒我軍。擊破之。分兵攻拔巖屋。遂圍寶

鑑忠號宗歡

滿以城險不下退軍山麓宗麟令齋藤鎮實將八千人伐廣門廣門降（九州記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鎮實引兵與鑑連等圍寶滿會種實將毛利氏兵據秋月城將援寶滿二筑騷然八月鑑連議留鎮實及吉岡鑑忠當寶滿而自與臼杵鑑速吉弘鑑理擊種實於甘水長谷山種實退保秋月明日疾攻拔城種實脫身走古所山鑑連等屯休松及觀音岳道場山以逼古所山種實鑑種告急毛利氏豐前筑前兵陰通毛利氏稍稍叛去宗麟聞之命諸

將還屯筑後以備毛利氏於是鎮實鑑忠退而屯松尾鑑速鑑理將退種實夜襲其營二將敗走種實轉攻鑑連營鑑連擊走之追至古所山下（九州軍記）（按大友記九州記並云鑑理鑑速屯莊山）十一年立花鑑載以立花城叛陷白嶽城（九州記）鑑載能直裔宗匡六世孫也世爲立花城主屬大友氏至是降毛利氏（立齋舊聞記）四月毛利氏將清水左近率兵來助鑑載宗麟遣戸次鑑連等三將攻立花城城兵潰鑑載自殺左近走名嶋鑑連使奴留湯主水津留原掃部守立花

而軍野田及小竹青柳既而左近恥敗來圍立花主水掃部告急鑑連等赴援擊大破之左近脫身遁（九州記）秋月種實聞左近敗懼乞降以弟元種爲質千手長野宗像原田諸族皆降十一月宗麟命菊池鎮成攻龍造寺隆信敗死鎮成義武子也十二年正月隆信與高橋鑑種謀導毛利氏以攻我宗麟聞之欲及毛利氏未至伐隆信使戸次鑑連吉岡鑑忠等將三萬人入肥前軍今山隆信邀拒月餘不決鑑忠僞作書遺隆信將古館某八重某

如與有約者射之敵營或得書以獻隆信其將士交相疑隆信懼請和乃還軍四月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將山陽山陰兵來圍立花守將津留原掃部等拒戰不能支致城去元春隆景既取立花軍博多五月宗麟自將至筑後軍高良山分兵備寶滿使戸次鑑連等赴博多擊元春隆景於多多良濱破之元春隆景走保立花（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我軍遂圍立花相持不戰六月宗麟留諸軍歸府內十月吉岡鑑忠說宗麟曰毛利氏久屯客

太郎左衞門輝弘

地兵疲糧盡方今天漸寒彼且運衣食我預扼周
防長門海路奪敵糧舶遣一將入周防擣其虛必
有利宗麟曰誰將者對曰大內輝弘可輝弘大內
義隆叔父也與義隆有隙亡歷抵諸國遂來奔於
是宗麟遣兵扼海路使輝弘將兵三千航海入長
門縱火民家長驅入山口是時毛利氏兵多在鎮
西以故無敢拒尼子氏臣山中幸盛亦擁尼子勝
久自丹後入出雲遺臣爭聚元就聞之大驚使元
春隆景還軍十一月二將夜棄城逃參取大友記九州記九州

治亂記輝弘將兵三千據吉田物語豐前覺書按九州記以輝弘爲義隆從弟外史以爲義隆諸兄皆誤今據大內系圖改之藩翰譜外史並以立花之役爲永祿十一年亦似誤高橋鑑種
聞元春等去大懼乞降宗麟宥其罪徙之于小倉

小倉屬豐前
鎮種剏髮號紹運

令吉弘鎮理冐高橋氏鎮理鑑理子也更名鎮種
守巖屋寶滿九州軍記令戶次鑑連屯山限盡罷諸軍
豐前覺書輝弘之入山口留數日勢稍張聞元春隆景
旋軍乃懼欲還豐後圖再舉抵秋穗爲元春所攻
殺九州治亂記元龜二年宗麟令戶次鑑連冐立花氏
守立花以鎮筑前豐前覺書按九州治亂記鑑連守立花係元龜元年大友記興

廢記係永祿十二年皆似誤宗麟既并鎮西六國而嶋津義久
數鈔略日向與伊東義祐攻擊不已天正五年義
祐爲義久所敗來奔因嬖臣田原紹忍請伐義久
宗麟許之嶋津世祿記日向記按嶋津家譜與本書不合說具嶋津氏記中紹忍
爲人便佞恃寵擅權政事縱弛諸將怨望宗麟信
耶蘇教盡壞國中神祠宮中數有怪宗麟不以爲
意大友記六年八月宗麟將伐嶋津氏會諸將議之
齋藤鎮實諫曰踰國犯險伐無釁敵臣恐毛利氏
乘間來侵龍造寺秋月並起應之是危道也不聽

宗麟自將至日向諸國兵來會者七萬人立牙于
務志賀使田原紹忍攻高城齋藤鎮實吉弘鑑理
爲先鋒九月十八日諸軍濟耳川嶋津義久弟家
久助城將山田有信拒守遣使來請和且約割飫
肥地千町獻之紹忍欲請宗麟許和臼杵鎮次曰
彼非畏我者無故求和是欲紓我兵以竢援不然
謀乘我惰掩擊也新田中將之於赤松氏可爲明
鑑紹忍猶執和議鎮次怒曰公陷敵術中今見其
敗矣吾固以身許國不能從公等苟免也廼拔刀

而出以部兵百五十騎向高城諸軍從而攻城會
義久赴援至佐土原乃解圍退與義久夾水而陣
鎭實鑑理馳使務志賀請進麾下紹忍沮之二將
再馳使說曰我軍雖衆烏合之兵其心不一無他
奇道難以制勝敵欲待我濟川逆戰我退屯臼杵
與彼相持遣一將自肥後徑赴薩摩襲其虛則彼
顧而潰我因追擊勝可必也宗麟不從趣諸將進
戰於是諸將分兵爲二鎭實爲左先鋒鑑理爲右
先鋒十一月十日夜鑑理以舟渡上流鎭實騎而

渡下流敵兵迎拒我先鋒擊卻之諸軍盡渡鎭實
先衆進戰死左右軍合兵擊義久義久退陣猿馬
場明旦復戰勝敗未決鎭次鑑理等直衝義久麾
下麾下擾亂紹忍將後隊性素恇怯望見義久馬
標搖動大懼以爲敵競進也廼策馬走諸軍顧而
大潰義久追躡我軍墜水溺死無算鑑理鎭次等
皆死之蒲池鑑盛冒義久陣健鬬聞鑑理等死卽
自殺從兵皆死鑑盛筑後人初使其子鎭漣會軍
鎭漣有異志至肥後而還鑑盛怒自往而會焉至

近江守鑑盛號宗雪爲柳河城主

是致死紹忍至務志賀勸宗麟收兵還於是鎭西
豪傑秋月氏筑紫氏皆畔大友氏衰不復振（參取大友記九州記九州治亂記島津家久助山田有信守高城據薩州舊傳記嶋津家譜按大友記興廢記並係天正五年今從九州記嶋津家譜世祿記藩翰譜）七年正月宗麟傳國
嗣子義統老于臼杵以義統猶弱親決軍務是月
秋月種實與筑紫廣門攻高橋鎭種於巖屋城鎭
種擊卻之宗麟遣志賀道輝赴援守巖戸三月種
實出兵石坂道輝與安樂平城將小田部紹叱鷲
嶽城將大鶴式部擊種實麻生元重宗像彈正原

田鑑尙並叛斷道輝軍後鎭種救道輝擊破種實
於石栗嶺立花鑑連亦出兵擊彈正等走之道輝
乃還巖戸既而廣門攻安樂平及鷲嶽鎭種赴救
拒之于御笠（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八月元重彈正鑑尙復
出兵筥崎鑑連邀拒之潛遣一將夜涉多多良川
襲焚上松城俘元重妻子元重彈正遙望烟走保
許斐城元重陰乞降鑑連使其焚城爲內應彈正
覺之殺元重九月鑑連鎭種擊鑑尙彈正彈正走
鑑尙降道輝誅之（九州記）十月龍造寺氏臣修行某

圖書頭忠長
武藏守忠元

太田某來侵筑前筑紫廣門援之大鶴式部小田部紹叱拒戰不克鎮種擊修行等卻之與廣門相拒月餘聞秋月種實將攻巖屋乃還兵廣門追躡鑑連聞之赴救擊廣門走之（九州治亂記）八年二月宗麟遣田北紹鉄等略豐前攻寶森城拔之屯猪膝秋月種實來襲我軍大敗保中津城三月嶋津氏將嶋津忠長新納忠元將兵入日向四月攻淺岡城城將戶次鎮秀與志賀親安朽網鑑康等拒戰不利退守臼杵（九州記）十二年春嶋津義久遣弟家

高良山在筑後

久擊龍造寺隆信於嶋原大破之斬隆信秋月氏長野氏皆附義久（嶋津家譜）七月宗麟遣兵略筑後圍猫尾城月餘不下立花鑑連高橋鎮種赴援疾攻拔之進下山下城十月收兵軍高良山十三年九月鑑連得病死于軍我衆大沮諸將收兵退筑紫廣門陷寶滿城兵遁走巖屋宗麟聞鑑連死深悼惜（薦野家譜）鑑連忠亮有勇削髮號道雪嘗夏日架涼棚大樹下晝寢暴雷震擊拔刀斬之雷傷其足既而視刀有奇文因號曰斬雷後赴軍常乘轎（興廢記）

耳川之役大友氏宿將略盡獨鑑連與高橋鎮種以立花巖屋相犄角為府內藩屏至是筑前無復應援十四年春宗麟聞嶋津氏將來攻自度力不能抗念四方可與謀事者當是時豐臣秀吉代織田氏執京畿政威震四方宗麟欲乞救於秀吉乃如京師謁秀吉請曰自臣祖親世為探題世任其職而嶋津義久妄稱受探題之任頻侵奪隣國前迫逐伊東義祐後攻殺龍造寺隆信聞又將圖臣國願君舉大師討義久臣請為前驅秀吉許之宗

麟大喜辭歸臼杵（參取九州治亂記薦野家譜）九月秀吉使仙石秀久長曾我部元親十河存保將南海兵來援至豐後使黑田孝高毛利輝元赴豐前十月豐前城井某長野某起兵並叛宗麟使義紡赴討志賀道易柴田紹菴素送款嶋津氏乞援至是義久使弟義弘自肥後家久自日向二道來侵義久自將繼之國中震駭家久使白濱周防野村備中攻臼杵而自圍鶴城宗麟馳使告急義紡義紡驚引兵赴救秀久元親存保助之十二月與家久戰于

募兵備統幸

戸次川大敗存保戰死義統與秀久等走保府内家久陷鶴城長驅迫府内義統棄府内走高崎秀久等皆遁義統欲據龍王以殘兵四千走豐前兵多逃亡宗像鎭次吉弘統幸等從焉（參取九州記嶋津家譜）近臣足達圖書後至義統曰汝來何遲對曰臣恐妻子爲敵辱還殺之火家而來是以後矣義統憫然流涕既而追兵追圖書拒戰死梨津某村山某皆義統近臣也義統踈梨津寵村山路亡去梨津與圖書俱田馬死義統纔達龍王（九州治亂記本書龍王作妙見嶽今從九州記島津家譜）於是臼杵救援絕柴田禮能從宗麟於城中其族紹菴在敵軍宗麟疑禮能與紹菴有私禮能憂憤欲誘殺紹菴以明己意乃出城佯以好言呼紹菴紹菴疑而不出禮能與其子玄蕃衝圍殺傷數人而死周防備中以城難拔解圍退與伊集院美作攻鶴崎城城將吉岡掃部寡婦妙林修守備設穽以待三將進兵薄城陷穽死者百餘人妙林自被戰袍提薙刀率婢三十五人皆同裝晝夜巡城中督戰既而食竭佯降（九州記）是時

義弘軍嘗見分兵攻下諸城邑獨栂牟禮及岡不下（島津家譜）岡城將志賀親次以驍勇聞閉城堅守其友某說曰國中皆叛子猶守孤城欲誰爲哉親次正色曰子非吾故人耶當以忠義被勉勵乃反說降也其友愧謝請同守時城兵僅三百人敵兵來攻親次設伏險要縱輕兵邀戰佯走者三敵以爲怯縱火而進伏發親次出城鼓譟夾擊破之（武將感狀記）十五年春秀吉大舉征嶋津氏時宗麟以病卒于臼杵義統從秀吉爲鄉導嶋津氏降義統封豐後初妙林以鶴崎降也數邀饗嶋津氏三將及豐臣氏前軍至豐前三將棄城退妙林佯約與俱往而豫伏兵歸路斬三將獻其首於義統秀吉至豐後聞之召妙林妙林以疾辭（九州治亂記）朝鮮之役義統與黑田長政等將第三軍守鳳山小西行長在平壤爲明兵所圍馳使來告急義統性素柔懦見使者大懼以爲平壤既陷即棄城走都城秀吉聞之怒褫其封附義統于毛利輝元嗣子義延于 東照公 公矜義延賜采邑（參取秀吉譜烈祖成績拔朝鮮征伐記附義統子于）

加藤清正誤。關原之役。義紘從輝元于大阪。輝元使義紘將兵赴豐後。徇其舊封。未發。會吉弘紘幸來謁。義紘之失封也。紘幸依從弟立花宗茂于柳河。紘幸素以驍武顯。聞石田三成起兵。而義延在關東。謂東西舉兵。利在東。吾且奉郎君以圖興復。乃謂宗茂曰。故君之子在關東。義當從死之。請自是辭。即東上抵大阪。聞義紘在堺浦。往見義紘。義紘喜曰。因毛利氏推輓豐臣氏。使我將一面。且賜舊領豐後。紘幸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義紘曰。何也。

上關屬周防

濱脇屬豐後

對曰。三成託事幼主。欲營私利。天下孰與焉。智者因義致命。垂名竹帛。今君爲小人所欺。棄義壞名。假令軍有利。何爲。況萬無利乎。願君察焉。義紘不聽。紘幸乃辭出。低徊久之曰。彼此皆我主。今見其不濟。棄之而東。我不忍也。乃還。義紘大喜。俱航海抵上關。黑田孝高遣使齎書來議和。不聽。九月。至濱脇。舊臣來集五千人。宗像鎮次。田原紹忍。亦來謁。義紘示以孝高書。二人交勸和。義紘曰。吾受毛利氏眷顧。不可負。惟當死墳墓地耳。紘幸知其不可

木付今杵築也

諫。乃與鎮次約死。義紘欲先取木付。據之。使紘幸鎮次攻之。木付細川氏屬城也。守將松井康之。有吉立行。乞救於孝高。孝高遣兵赴援。而自將繼之。義紘聞之。軍立石。紘幸鎮次解圍。還赴立石。孝高與康之等來攻。紘幸鎮次拒之于石垣原。擊破其前隊。義紘馳使命紘幸收兵退。紘幸不肯。麾兵而進。自揮槍殪數十人而死。鎮次亦死。我軍大敗。義紘恇悸。不能復戰。孝高使人來說降。義紘乃降。參取魔釋記。黑田家譜。按魔釋記。義延作義信。紘幸作宗行。今據成績改之。尋放于常陸。

慶長十年七月卒。九州記義延事東照公。子孫世爲麾下士。大友氏亡後。起於其族將而顯者。爲立花氏。

初名紘虎。後更宗虎。正成。親成。尚政。後正。又更宗茂。

立花宗茂。初名紘虎。父曰高橋鎮種。削髮號紹運。娶齋藤氏。生二子。長即宗茂。次紘增。後更直次。宗茂幼時。從群童放鷹於野。卒遇猘狗。童奴奔散。狗騰向宗茂。宗茂側身以刀脊擊之。狗走逐鎮種。聞之謂宗茂曰。汝何不斬之。對曰。兒聞劍以斬敵。未聞斬狗也。鎮種嘉其膽力。而深戒矜伐。舊聞記天正

三河守增時

九年立花鑑連請養宗茂爲嗣鎭種許之鑑連以女配焉於是宗茂繼立花氏十年十一月宗茂從鑑連鎭種擊秋月種實於石坂獲敵驍將堀江備前時年十六（薦野家譜）十三年鑑連鎭種略筑後宗茂與其臣薦野增時等留守立花秋月種實窺虛來攻城中危懼宗茂謂增時曰彼侮吾少弱必不設備可襲而破也增時曰我兵寡單宜堅守不宜出戰宗茂憤激曰勝敗天也縱令守城豈保必全卿等不從吾獨往矣增時不敢違宗茂夜以三百人

出襲秋月氏營種實果不設備營中擾亂不戰而走九月鑑連軍高良山以病沒當是時大友氏既衰四隣並叛附嶋津氏宗茂堅守立花（備鬪記按立花家譜）立花鑑連本戸次氏承立花鑑載後戸次氏亦出於能直裔戸次重秀鑑連其十五世孫也十四年春宗茂聞嶋津氏大舉且至與鎭種議遣使乞救於豐臣秀吉秀吉許之而未發（薦野家譜）六月嶋津氏將嶋津忠長伊集院忠棟攻筑紫廣門破之進軍大宰府兵四萬餘人國中震怖諸城皆下不下者立花巖屋寶滿三城而已（嶋津家譜薩摩兵亂記按舊鬪記九州治亂記記出條皆誤）先是筑紫氏兵守寶滿鎭種與筑紫氏和使子直次助守寶滿而自守巖屋（高橋記）七月嶋津氏二將攻巖屋宗茂聞之慮巖屋兵寡難守遣使勸鎭種棄巖屋守寶滿鎭種不肯曰我兵雖寡防守當支旬日旬日之後城陷則敵亦疲矣必不能猝拔立花也相持數日乃豐臣氏援兵至吾生不足惜顧與道雪交深分厚不可使其無後苟汝而在吾死無憾使者還報宗茂流涕謂將士曰巖屋急矣不可不赴援誰可者衆奮請往於是宗

右京連正
隼人種任

茂令吉田連正後藤種任等四十餘人赴援既而圍合鎭種勵士卒拒戰殺傷過當嶋津氏二將使新納藏人遙呼說城中曰君盡守禦之術以寡破衆其武亦多矣今大友氏既衰九州盡屬我而君猶守孤城非計也何不議和謀富貴也無爲空自破滅鎭種登櫓應之曰我荷大友氏殊遇見衰背之義所不忍豐臣氏援兵今將至公等之死立可竢矣公等亦將棄舊主乎士乘時成功易臨危守節難我寧爲難者而死二將又使莊巖寺僧來說

鎮種不答。二將知其不可降。益兵四面齊攻。二十餘日城乃陷。鎮種自殺。城兵無一人逃者。連正種任等皆戰死。參取九州軍記九州治亂記　二將遂下寶滿。執直次。轉兵圍立花。遣使城中。說降宗茂。曰必欲得城。以旗鼓取之。徒勞口舌無爲也。二將以兵疲解圍去。宗茂出兵追擊。大破之。明日宗茂自將攻拔高鳥井城。斬城將星野吉實。遂克復巖屋。舊聞記　十五年豐臣秀吉將諸道軍至筑前。宗茂往謁秀吉。嘉其堅守孤城。賜名馬寶刀。命爲先鋒。討嶋津氏。

嶋津氏降。以功封筑後四郡。食十三萬石。治于柳河。任左近將監。秀吉召見直次。以其父死節。賜筑後三池郡一萬石。使屬宗茂。參取藩翰譜立花事實記古文書　是歲肥後賊起。圍平山城。城中食竭。國主佐佐成政討賊。納糧於平山。爲賊所奪。請援於鍋嶋直茂。直茂救之。與賊戰不利。秀吉命宗茂討之。宗茂率八百人赴援。次南關。分兵爲三。以一軍攻賊魁有動大隅。一軍納糧於平山。自將一軍繼之。賊兵出遮。宗茂擊走之。終納糧而還。賊伏兵山谷間。要我歸路。宗茂乃宣言曰。寡兵踰

次郎兵衛紓春

和泉守鎮幸

險。恐爲賊所遮。我且俟援而還。賊聞之不備。宗茂急提軍而過。賊覺之追躡。十時源兵衛立花紓春等死之。賊將有動下總舉槍鏦宗茂。傷其左手。宗茂怒。直奪槍拉下總。伏之鞍橋。斬其首。小野鎮幸在後軍。聞急以二百騎馳至。夾擊破之。賊別將守大田黒城。宗茂攻拔之。賊勢稍衰。九月宗茂還軍。明年大隅伏誅。餘黨盡平。舊聞記　宗茂如京師謁秀吉。秀吉謂曰。吾欲賞子功。公田在四國九州者。唯子所欲。對曰。臣荷殿下恩。有甲兵三千。天下有事。

足以當一方。封土非所望也。殿下苟欲録臣微功。願賜官階。秀吉爲奏請。拜從四位下侍從。藩翰譜　文禄元年秀吉征朝鮮。宗茂與小早川隆景高橋直次等。將第七軍。征伐記秀吉譜　率兵三千航海。四月我軍既下釜山東萊諸城。會軍師宇喜多秀家營議戰。諸將皆欲直赴都城。秀家曰。宜先聞太閤而後發也。福嶋正則加藤清正等議不合。隆景問計宗茂。宗茂曰。僕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出兵海外。每事遙取進止。恐誤機會。今王城警備未周。國中

召募未集。機不可失也。隆景曰。何以知警備不周。召募未集。對曰。若根本堅固。釜山東萊不應如此崩潰。以釜山東萊無備。知王城亦無備。且僕問王城道程于生口。曰。有艱嶮要害地數所。若我猶豫。彼據險守要。明兵來援。則難猝拔。不如及其未定進取也。諸將從之。遂進下都城。（朝鮮聞書。國恩録。）虜兵屯城西北五六里外。扼釜山之路。秀家使宗茂乘夜襲擊。燒柵斬首七百餘級。虜兵逃散。（舊聞記。）七月。小西行長擊破明將祖承訓史儒。守平壤。（秀吉譜。按舊聞記。七月。明將祖承訓史儒。將兵至安定館。小西行長黒田長政擊之。宇喜多秀家趣大友義統及宗茂援行長。與明軍相持。史儒乘風雨襲行長。行長敗走。長政救行長。擊史儒走之。既而朝鮮兵三萬援史儒。圍長政。長政危窘。義統不敢救。宗茂聞急赴救。與長政擊史儒。大破之。行長亦返戰。獲史儒斬首三千五百級。行長祕以爲己功。與本書及懲毖録諸書不合。）大友義統距平壤南四里屯鳳山。宗茂屯其傍近。而隆景直次守開城。互爲應援。二年正月。明將李如松率兵二十萬來圍平壤。行長告急義統。義統大懼。走都城。過宗茂營。欲共去。宗茂不從。將救行長。會直次聞急來援。宗茂大悅。俱進赴平壤。遇行長潰圍遁走。宗茂

迎問之。行長曰。賊鋒不可犯。今且至矣。即策馬去。直次曰。與行長俱退耶。將拒敵耶。欲拒敵。宜留行長。宗茂曰。敗軍之將。留之何益。乃設五伏以待。既而追兵至。伏發夾擊。大破之。斬首三千級。宗茂收兵還營。我諸將在都城者。議使大同以東諸城撤兵退。於是宗茂與隆景直次等還都城。如松乘勝鼓行而進。屯開城。將攻都城。諸將議戰守。秀家等皆懲平壤之敗。恐衆寡不敵。欲守都城以待援軍。獨隆景欲戰。議不合。宗茂進曰。虜恎勝侮我。謂不能復戰。我出其不意。可一戰而敗也。今不急擊之。曠日持久。彼知我情狀。築長圍。絶釜山糧道。是危道也。今日之計。唯有戰而已。隆景贊之。議乃決。部署所向。（舊聞記。）隆景軍南大門。宗茂直次及毛利元康毛利秀包等屬焉。如松果輕我軍。謂和兵精銳殲於平壤。乃留兵開城。親率步騎十萬。以高昇孫守廉祖承訓爲先鋒。朝鮮兵爲後軍。進至碧蹄館。我軍慮明兵來襲。每夜遠斥候以備之。二十五日夜。宗茂候騎與明副總兵査大受朝鮮將高彥伯。

遇碧蹄南礪石嶺暗中相擊死傷甚多黎明遙望明兵相距一里餘於是隆景爲先軍宗茂及元康秀包直次爲奇兵陣其傍秀家等陣其後既而隆景與明兵戰稍卻宗茂與元康等橫衝如松中軍隆景勵衆督戰自巳至午如松所領皆北兵劍槊鈍劣我軍長刀精利無敢當其鋒如松見勢危遽徵後軍未至我軍急薄終大敗之如松脫身逃秀吉賜書褒獎之參取征伐記秀吉譜懲毖錄拔戰錄舊聞記諸書正月二十五日夜宗茂與高橋直次率三千餘人發都城分兵爲三小野鎮幸立花三左衛門將前隊十時連久內

田忠右衛門將二隊宗茂及直次將後隊黎明遇李如松先鋒連久踰前隊進戰破之乘勝追擊遇伏而敗連久以下二百餘人死之明兵競進鎮幸等擊却之明軍萬餘復至我兵僅八百弓銃齊發殺獲甚多而明兵益加我軍將潰宗茂以二千騎來救馬上揮偃月刀督戰將士皆奮擊莫不一當百斬首二千九百級明軍稍卻宗茂休兵犒以酒殽會宇喜多秀家小早川隆景來援軍益振既而如松又驅大衆而至秀家迎戰不利卻隆景繼進力戰良久宗茂與直次橫衝如松中軍殊死戰呼聲動天地明軍大敗如松僅以身逃我兵追至蹦湘河明兵墜河溺死無算此役宗茂獲首級六千餘監軍大谷吉隆忌其功署曰三千二百級與本書不合錄以備考三年四月從宇喜多秀家攻晉州明將劉綎來援宗茂請往拒之乃以毛利秀包副之五月宗茂秀包拒之城外設伏

大破綎兵由是諸將得拔晉州四年六月宗茂自朝鮮歸十月至伏見謁秀吉秀吉賞其功賜第於伏見爲宿衛將五年秀吉修伏見羅城宗茂受命與小早川秀秋各遣其將吏董役兩家役卒爭事相鬬殺小早川氏卒秀秋怒勒兵將攻宗茂宗茂適與高橋直次詣淺野氏第聞變辭去直詣秀秋謝之事得寢而秀秋意終不解宗茂常有戒心慶長二年和議敗再航海從宇喜多秀家守釜山三年正月明兵圍蔚山諸將發兵赴救會明將牧務

遼窺虛率兵數萬抵般丹秀家大驚使宗茂擊之宗茂卽夜將八百騎發釜山天方雨雪衆皆請竢天明發宗茂曰使敵知兵寡非我之利我且出其不意卽發夜半抵般丹寒甚明兵困臥不備宗茂縱火虜營鼓譟攻之務遼駭走斬獲甚多舊聞記本書般丹作般舟蓋誤逐史外史皆作般丹今從之按征伐記慶長三年正月宗茂與毛利秀元黑田長政吉川廣家等救蔚山而不載攻般丹事淺川聞書曰宗茂再救蔚山前役明朝鮮兵據八卜塞蔚山釜山之道宗茂夜襲破之遂赴蔚山以正月二日會諸將于蔚山吉川藏人以部兵與明兵戰小早川黑田諸將援之宗茂亦赴援攻敵背破之按八卜地名不詳豈指般丹乎然舊聞記以襲般丹爲

（正月二日夜。則無以是日會諸將于蔚山之理。必有誤。）五月。宇喜多秀家。毛利秀元等。受秀吉旨。罷兵歸。其餘留者。分爲四屯。加藤清正守蔚山。小西行長守順天。嶋津義弘守新寨。宗茂從小早川秀秋。守釜山。九月。明分兵圍三屯。秀秋聞之。議赴援。諸將皆懼無敢出。計宗茂獨奮曰。蔚山圍解。則新寨順天自解。吾請往。秀秋素與宗茂有隙。曰。子欲往。當以一軍往。不可求援他人。諸將咸危之。秀秋曰。渠素小家。死亦不足惜矣。宗茂憤然。欲與之交刺。既而謂以私忿壞公事。

非忠也。乃率千人赴援。值明兵五千于元濆。乘曉霧擊走之。追北。小野鎮幸慮虜有後軍。諫之。宗茂曰。虜馬足亂。可追不追。虜知我寡。追擊又破之。既舍。逐囚。衆咸怪之。宗茂曰。今朝虜不知我寡。我逐囚。是視寡誘虜也。乃設五伏以待。夜半明兵來襲。伏起。復克之。斬首四百級。明日至全澄。距蔚山十里。明將麻貴解蔚山圍而退。宗茂與清正夾擊大破之。初清正不知有援。怪明兵終夜喧騷。見宗茂以孤軍來援。驚謝曰。夙聞公勇。今則過所聞矣。麻

貴既解去。宗茂引兵還釜山。（舊聞記。本書麻貴作梅栢。今據征伐記懲毖録改之。明分兵圍三屯。本書不記月。今據懲毖録征韓録補之。按征伐記秀吉譜皆云。五月。秀秋秀家秀元俱罷兵歸。非也。罷兵歸者。即秀家秀元。非秀秋也。）十月。秀吉訃至。諸將潛相告治裝。十一月。嶋津義弘去新寨。抵釜山。小西行長將去順天。明將陳璘陳蠶與朝鮮將李舜臣等扼順天海口。宗茂與義弘等赴援擊破之。行長自南海退。遂與俱歸。宗茂從外征。前後七年。數建功。監軍石田三成大谷吉隆等忌之。每抑其功。以故賞不酬勲。秀吉既薨。子秀賴幼。　東照公

代決天下政。（參取征韓録舊聞記。）五年。公討上杉景勝。石田三成矯秀賴命起兵。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應之。徵書至。宗茂集將士議之。小野鎮幸等請應徵。薦野增時曰。內府長兵略。能料未然。馬首未東。既知關西有事。然則舍上杉佐竹。而與池田福嶋諸將還軍西上。大老奉行雖假秀賴命。其志不一。戰必不利。黒田孝高加藤清正與三成有隙。必當左袒內府。不如據城與孝高清正協謀。定西討之議。則國家可以久安。宗茂曰。我浴太閤之恩。且與輝

元有舊不論成敗唯視義所當爲宜從輝元指揮
竭力從事以翼戴秀頼是我志也乃將二千五百
人往會大阪關原記大全按本書一說宗茂聞關西繹驛集將士問謀衆議不決宗茂
曰秀頼幼弱內府代之爲政宜屬內府乃遣其臣山田正兵衛輸款東照公旣而秀家輝元書至
勉以翼戴秀頼宗茂乃變志赴大阪又按舊聞記毛利輝元應三成招宗茂及毛利秀包宗茂固知
三成奸詐與秀包俱如安藝說輝元以利害言甚剴切輝元不聽宗茂乃率軍會大阪二說皆可疑
故不取九月赴美濃抵勢田聞京極高次以大津城
應東軍乃與毛利秀包伊藤民部等攻大津排土
豚發大砲宗茂臣由布大炊中江新八等肉薄而

登諸軍繼進破第三郭會高野僧興山來議和高
次致城去宗茂將赴大垣聞小早川秀秋等應東
軍西軍大敗于關原乃還入京師秀秋父木下家
定在京師宗茂遣使謂家定曰貴息之事旣無可
奈何公能助嗣君守大阪僕請與共致死家定答
曰子先往矣吾亦將繼發因急閉門登埤宗茂卽
去至大阪使謂輝元曰公苟城守願扞一方輝元
曰請議而後答宗茂罵曰今日復何議乃取質航
海歸柳川修守備舊聞記按大全是時宗茂遣薦野親次詣東照公謝罪乞歸

肥後守家定本姓杉原

正未知是否加藤清正以蔚山之援與宗茂善至是遣
使來說致城宗茂乃降　東照公沒其封以柳河
賜田中吉政宗茂去依清正小野鎭幸以下皆從
八年秋宗茂遊江戸舊聞記按淺川聞書小野鎭幸從宗茂往限本謁加藤清
正辭出清正目送謂近臣曰渠以一槍扞一方有餘矣汝輩宜倣爲後清正親近鎭幸數召見或與
圍碁嘗侍坐有近臣隔障諍鬬殺人騷中大駭清正將起止之鎭幸牽袖諫曰君何輕卒乃爾假令
狂奴來侵此坐猶有愚臣在請以身當焉不克而後君當親勞手清正愧而止嘗問鎭幸曰武道何
事最難對曰處死最難清正稱善久之清正臣飯田覺兵衛森本義大夫等每與鎭幸宴會輙請語
其戰功鎭幸絶口不言覺兵衛等意頗輕之相謂曰彼在柳河特稱雄在限本則凡庸耳鎭幸聞之

意不悅他日宴會衆復請之如前鎭幸乃起解衣滿身四十餘創因歷指其創痕曰某役得此槍創
某戰得此刀創一座驚嘆又出示大友氏及宗茂父子感狀遍讀曰某役一番槍某戰二番首攻某
城先登讀畢曰僕之微功大畧如此抑有欲請諸君者吾主雖屢莅陣然冒鋒刃者不過如吾曹其
親下手者無幾矣聞主計頭公每劇戰手揮十字槍至折其片枝君猶如此況爲之臣者乎願待聞
其詳衆黙然不敢發一言鎭幸素蓄貲及宗茂游江戸獻金充費以故無所匱乏其復舊封鎭幸之
功居多九年七月　公召宗茂賜五千石爲麾下士
十一年正月封陸奥棚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從
台德公參謀議以功加賜二萬石立花古文書按舊聞記慶長八年宗
茂遊江戸東照公聞之召宗茂封陸奥棚倉食一萬石大阪之役以功加賜五千五百石誤元和

筑後守忠政

六年。田中吉政子忠政夭。無嗣封除。　合德公賜宗茂舊封。再徙柳河。近代實録　公以其誠直無他。爲宿衛臣。親近之。每宴會。與丹羽長重侍。世呼稱相伴衆。舊聞記　寛永十四年冬。肥前嶋原賊起。　大猷公下教西海諸侯。遣板倉重昌監其軍討之。尋命松平信綱赴討。召宗茂問計。對曰。賊雖死守。食竭則自潰。臣度賊資粮。當不支明春。若欲急夷之。宜退軍三四里。下令誅止魁首。脅從者盡宥之。安居復業。如此則豪將強兵守之。猶且相疑離叛。況於烏合之衆乎。

尾張侯義直

我因乘釁疾攻。即城可拔也。　公曰。吾欲盡誅賊黨。以懲將來。乃從竭粮之策。命宗茂佐信綱。嗣子忠茂從焉。明年二月。賊果食竭。宗茂忠茂與諸將擊之。賊盡伏誅。淺川聞書。忠茂高橋直次子也。宗茂養以爲嗣。是歳宗茂傳封忠茂。而老。削髮號立齋。　公臨其第。賜刀及服。十九年十一月卒。年七十六。墓誌　立齋爲人忠勇有謀略。善射事。　大猷公寵遇優渥。屢召見。問戰功。及年老。賜帽杖。許殿上用之。初立齋之封棚倉也。謁合德公謝恩。遂見大納言義直。義直饗之。語次從

容謂曰。請爲我語大津之役。聞卿每戰以寡破衆。用何兵法。立齋對曰。當時僕罪不容誅。然僕實蒙故太閤恩。方其攻大津。欲盡屠城兵。會和議成而止。僕所用兵法。無所主。臨時制宜耳。僕平日待部卒。無所親疎。唯以愛矜撫恤爲務。以故臨事致死。此其所以制勝。僕非有他術也。義直聞之嘆稱。義直性嚴峻。其下多得罪者。立齋蓋諷之也。其再封柳河也。立花壹岐謂曰。故田中侯好治邸宅。今君承之。視外賓不敝陋。不亦可乎。立齋曰。否。美宅生

驕。田中氏據筑後全國。以大阪之役欠用度。招謗議。無他。費財土木。上已驕。下亦惰焉。吾不欲傚彼也。壹岐愧服。淺川聞書　立齋既卒。忠茂任侍從。爲飛驒守。高橋直次關原之役。得罪没封。慶長十八年。東照公賜直次常陸國內五千石。冒姓立花。至子種次。復舊封。兩家子孫相繼至今。藩翰譜。玉峰記。

岡田僑曰。余嘗遊府內。觀大友氏城址。既而過門司。追想其與毛利氏構兵。慨然嘆興敗之有由焉。嗚呼。國之有小人。猶身之有疢疾也。人誰不知疢

疾之可畏。而常嗜甘味。不自戒者。以其甘於口也。世主誰不知小人之可惡。而常寵任不悟者。以其阿諛承順。喜功興事。深合己意也。蓋人主之用兵。其初莫不惴懼自戒。及其稍得志。則謂無復足懼。遂凌侮敵國。輕用甲兵。而老臣宿將。遠慮持重者。皆斥遠之。以爲老怯不足任。於是無識無耻貪權懷利之徒。爭迎合其君。僥倖其成功。功成則益固其權。不成則歸咎於其君。此大友氏所以寵田原紹忍。取覆亡之禍也。宗麟初志在復遠祖親世之

業。而親世所領。不過豐筑肥數州耳。宗麟用戶次鑑連。齋藤鎮實等。勵精養鋭。數破毛利氏。所向有功。盡復其舊圖。於是意滿志驕。欲幷遠祖。未能幷之國。輕舉妄動。遠攻嶋津氏。當是之時。諸將皆以爲不可。宗麟乖衆議。獨聽紹忍。一敗喪氣。不復振。猶武田勝賴。用長坂跡部之言。取長篠之敗也。勝賴承信玄緒業。固與宗麟經營鎮西不同。然恆於勝鋭於功名。委任小人。以致敗者。未嘗異也。蓋勝賴之亡。兆於高天神之功。宗麟之亡。始於門司之捷。勝賴有高天神之功。而高坂馬場諸將之計不用。宗麟有門司之捷。而鑑連鎮實等之諫不聽。嚮使此二君當用兵之初。稍失利。有所懲戒。則其禍不至如此之速也。悲夫。至如義統。柔懦不斷。庚子之役。有一縷幸。不能用。其亡不亦宜哉。

又曰。大友氏事。無可稱道。而立花氏以其族將起身。功烈甚偉。而余所深感者。爲立花氏之役。方嶋津氏攻二筑。鎮西震駭。不下者巖屋寶滿立花數城而已。紹運宗茂各守孤城。拯援四絕。而巖屋先受

圍。紹運守節死之。吾觀其答新納藏人。引義慷慨。誓死不顧。雖張巡睢陽之守。蓋不過之。嶋津氏兵。已陷巖屋寶滿。以爲立花可不攻而下也。而宗茂不屈。以死拒之。及敵兵去。尾擊破之。又攻拔高鳥井城。是其最難者也。異日朝鮮之役。數畫策建大功者。已兆於此矣。或曰。宗茂慮巖屋難守。勸其父守寶滿。紹運不肯。宗茂觀父之急。不自赴援。而遣其將何也。曰。各有城守之責也。道雪以大友氏宿將。積功勞領立花。而宗茂繼道雪後。則義當與城

存亡不得棄之從父也且是時敵兵方猖獗乘累勝之勢圍彈丸黒子之城萬無活路惟得死所而死此宗茂之意而豈圖得其全哉故宗茂之不自赴援猶紹運之不肯棄城也豊臣太閤嘗曰方今勇士西則立花宗茂東則本多忠勝長湫之役忠勝以五百騎躡太閤數萬之衆宗茂以孤城拒嶋津氏皆出於節義而太閤所以深稱二人者亦以此歟

日本外史補卷之七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二輯

維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89
SS号=14664089